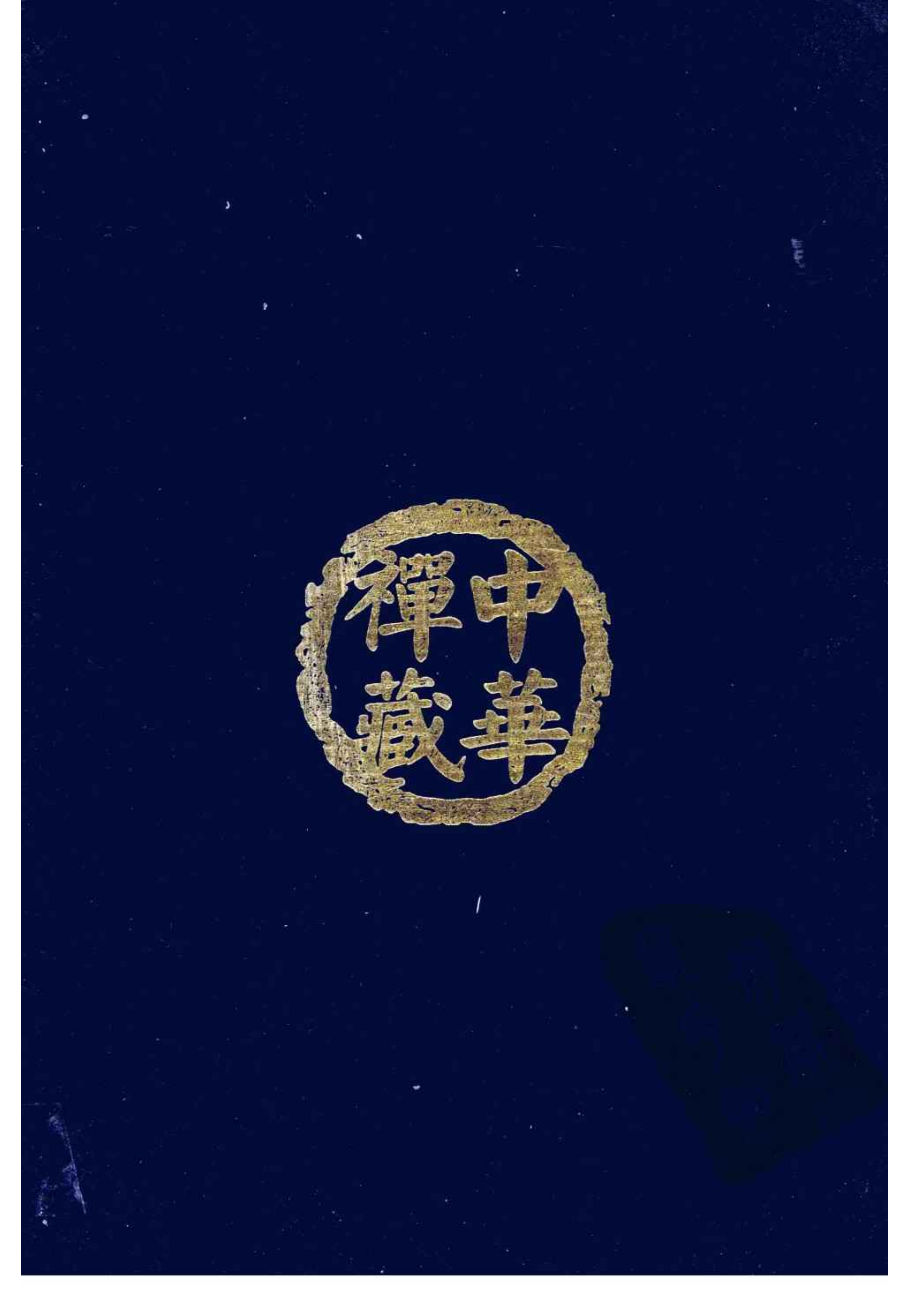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雜集部三

（86）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目次

壹、從容錄……一
序……三
書……四
卷上目次……五
卷上：世尊陞座——仰山心境……六
音義……六一
卷中目次……六三
卷中：三聖金鱗——九峯頭尾……六四
音義……一一三
卷下目次……一一四
卷下：嚴經智慧——瑯琊山河……一一五
音義……一七四
貳、請益錄……一七五

序……一七七
原書目次……一七七
卷上：文殊過夏——陸亘坐臥……一七九
卷下：文殊出定——洞山鉢袋……二二四

叁、空谷集

叁、空谷集……二六九
序……二七一
原書目次……二七一
卷一：青原堦級——吸盡西江……二七三
卷二：僧問長沙——投子劫火……二九三
卷三：米胡問悟——仰山山河……三〇九
卷四：首山菩提——洛浦藏敎……三二八
卷五：芭蕉法身——國師侍者……三四五
卷六：幽棲上堂——浮山骨堆……三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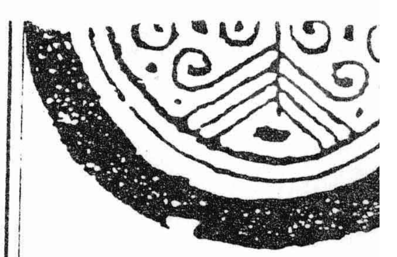
肆、虛堂集

肆、虛堂集……三八一
序……三八二
原書目次……三八二
卷一：青原堦級——洞山大事……三八四
卷二：洞山鳥道——四禪入井……四〇五

卷三：海胡行道——青林逕往……四一九
卷四：二鼠侵藤——同安家風……四三六
卷五：依經解義——石門家風……四五五
卷六：淨衆蓮花——三界唯心……四六五
伍、柳塘外集
伍、柳塘外集……四八七
原書目次……四八九
提要……四九三
卷一：五言古詩……四九五
七言古詩……四九九
五言律詩……五〇二
七言律詩……五〇三
七言絕句……五〇四
卷二：銘……五〇九
記……五一六
卷三：序……五二五
文……五三七
疏……五三八
書……五三九

卷四・塔銘

墓誌……五四三
壙誌……五四五
祭文……五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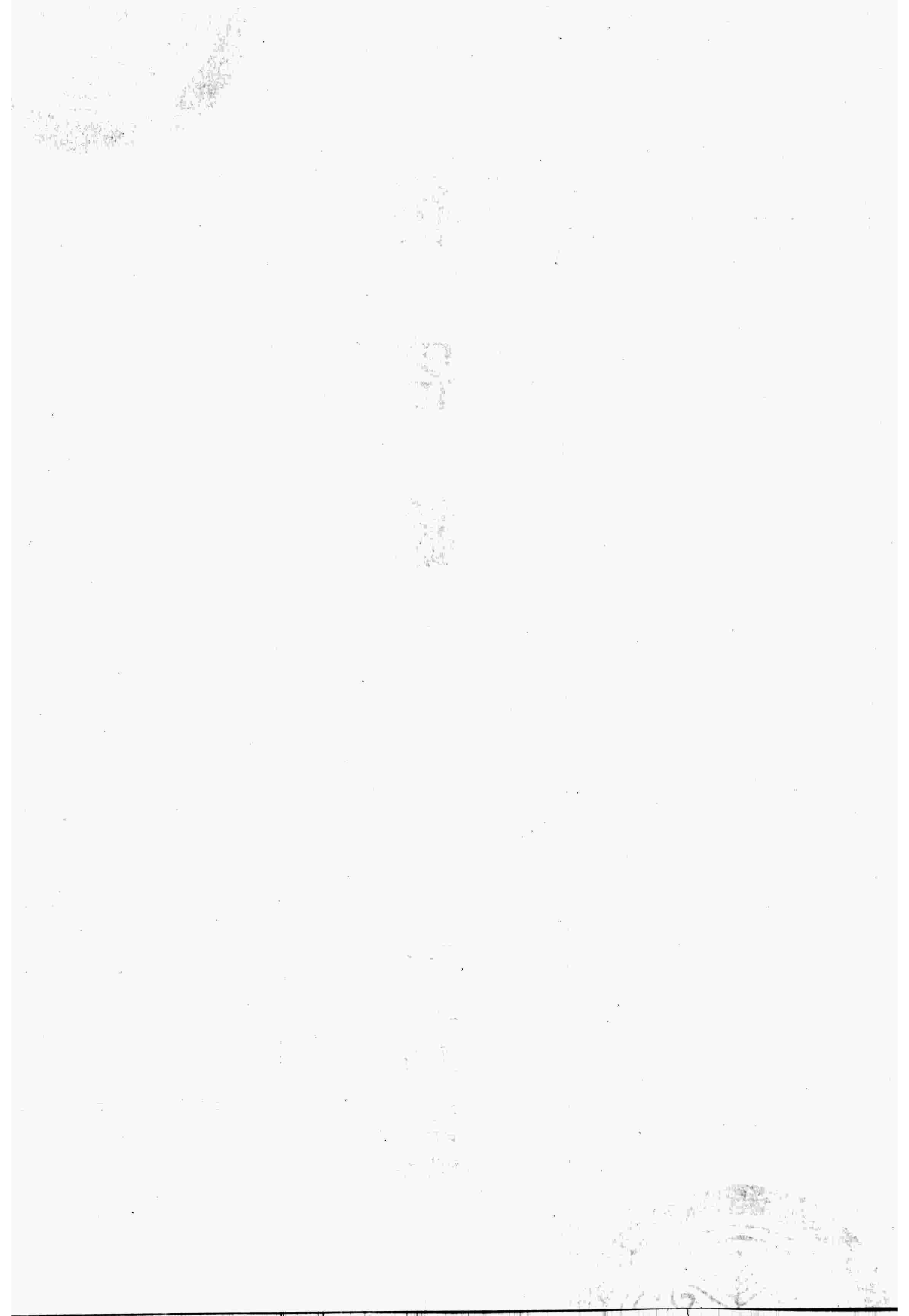


從容錄

宋・正覺 頌古

元・行秀 評唱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
昔予在京師時禪伯甚多唯聖安澄公和尚神
氣嚴明言辭磊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
以古昔尊宿語緣中所得者叩之澄公間有許
可者予亦自以為得及遭憂患以来功名之心
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
聖安飜案不然所見予甚惑焉聖安從容謂予
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

摘語緣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鉆鎚耳今揣
君之心果為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襲前愆
不為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
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辯才無礙君
可見之予既謁 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
祁寒大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
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
之其參學之際機鋒罔測變化無窮巍巍然若

萬仞峯莫可攀仰滔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迴視平昔所學皆塊礫耳
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
哉其未入閫域者聞是語必謂予忘本好異也
唯屏山閑閑其相照乎介後奉
命赴
行在扈從西征與 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
師平昔法語偈頌皆法兄隆公所收今不復得

其藁吾宗有天童者頌古百篇號為絕唱予堅
請 萬松評唱是頌開發後學前後九書間關
七年方蒙見寄予西域伶仃數載忽受是書如
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歡呼東望稽顙再四披
繹撫卷而歎曰 萬松来西域矣其片言隻字
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今古足為萬世之模
楷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於此哉予
與

行宮數友旦夕游泳於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華藏海互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飫豈可以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邪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之京城唯法弟從祥者與僕為忘年交謹致書請刊行于世以貽来者迺序之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　萬松那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底脚跟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撩天却須向這葛藤裏穿過始得甲申中元日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叙於西域阿里馬城

評唱天童從容庵録寄湛然居士書

吾宗有雪竇天童猶孔門之有游夏二師之頌古猶詩壇之李杜世謂雪竇有翰林之才蓋採我華而不摭我實又謂不行萬里地不讀萬卷書毋閱工部詩言其博贍也擬諸

天童老師頌古片言隻字皆自佛祖淵源流出學者罔測也栢山大隱集出其事迹間有踈闊不類者至於拈提苟簡但據款而已萬松昔嘗評唱兵革以來廢其祖藁迩来退居燕京報恩旋築蝸舍榜曰從容庵圖成舊緒適值湛然居士勸請成之老眼昏華多出口占門人筆受其間繁載機緣事迹一則旋

天童學海波瀾附會巧便二則省學人檢討之功三則露萬松述而不作非臆斷也竊比佛果碧巖集則篇篇皆有示衆為備竊比圓通覺海録則句句未嘗支離為完至于著語出眼筆削

之際亦臨機不讓壬午歲杪湛然居士書至堅
要拈出不免家醜外揚累吾累汝也癸未年上
巳日萬松野老因風附寄不宣

從容庵録卷上目録

世尊陞座　達磨廓然
東印請祖　世尊指地
清源米價　馬祖白黒
藥山陞座　百丈野狐
南泉斬猫　臺山婆子
雲門兩病　地藏種田
臨際瞎驢　廓侍過茶
仰山插鍬　麻谷振錫
法眼毫釐　趙州狗子
雲門須彌　地藏親切
雲巖掃地　嵓頭拜喝
魯祖面壁　雪峰看蛇
鹽官犀扇　仰山指雪
法眼指簾　護國三懡
風穴鐵牛　大隋刦火

雲門露柱　　仰山心境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録

侍者離知録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頻申曲為中下那堪上曲覩木弄鬼眼睛有箇傍不肯底出來也怪伊不得

舉世尊一日陞座（今日不著便）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知佗是何心行）世尊便下座（別日再商量）

師云圓収十號出世獨尊抖擻眉毛昂藏鼻孔講肆謂之陞座禪林號曰上堂諸人未到法堂萬松未出方丈向那時薦得已是落三落四了也不見雪竇道衆中若有仙陁客何必文殊下一槌點檢将來雪竇不合索塩萬松那堪奉馬直饒七佛祖師道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也

須眼裏抽釘。腦後拔楔始得。至今開堂末後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舉此例也。世尊便下座去。且救得一半。那一半分付天童。頌云

一段真風見也麼。（莫教飄入眼特地出還難）綿綿化母理機梭。（參差蹉了交絡）織成古錦含春象（大巧若拙）無柰東君漏泄何。（陰陽無曲徇節氣不相饒）

師云。天童道一段真風見也麼。為復世尊陞座處是一段真風。天童舉頌處是一段真風。萬松

請益處是一段真風。恁麼則却成三段了也。如何是一段真風。況諸人各各有分也。好叅詳。又道綿綿化母理機梭。化母化工造物之別號。儒道二教宗於一氣。佛家者流本乎一心。圭峰道。元氣亦由心之所造。皆阿賴耶識相分所攝。萬松道。此曹洞正宗祖佛命脉。機紐銜於樞口。轉處幽微。綿絲吐於梭腸。用時綿密。何得與邪因無因同日而語哉。向下頌世尊蘊藉將來道織成古錦含春象。雖是如蟲禦木偶爾成文。其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末後文殊與折倒却道。無柰東君漏泄何。文殊白槌。世尊便下座。及至迦葉白槌。便現百千萬箇文殊。一等是恁麼時節。為甚麼收放不同。你道那箇是東君漏泄處。慇懃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示衆云。卞和三獻。未免遭刑。夜光投人。鮮不按劒。卒客無卒主。宜假不宜真。差珍異寶用不著。

死猫兒頭。拈出看。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清旦起來不曾利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且向第二頭問）磨云。廓然無聖。（劈腹剜心）帝云。對朕者誰。（鼻孔裏認牙）磨云不識。（腦後見腮）帝不契。（方木不入圓竅）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家無滞貨不富）

師云。般若多羅嘗囑達磨大師曰。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指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又汝到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

德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不可久留果有遊梁涉魏鈍滯九年之事近代磁州衣法付人山山曰某甲不是恁麼人州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伊山以法乳情深俛仰而受州復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轗軻此與多羅三囑達磨九年彼此一時也雪溪頌云不惜過秋霜圖教滋味長縱然生摘得終是不馨香可以為來者之誡若是本色道人出

處自知時節武帝雖不契買箇問端不妨劂剞至今諸方開堂白搥尚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只如第一義諦還許觀麼還許武帝達磨問荅麼萬松道第一義且置你要聖諦作麼天皇道但盡凡情別無聖解楞嚴道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只這達磨道廓然無聖石火電光中不妨手親眼辦武帝頑涎不退更問對朕者誰於他梁王分上也是好心殊不知達磨分上劈面

被唾相似不免更奉箇不識早是花嬌易謝那堪雪上加霜達磨見伊眼目定動即時轉身別行一路古人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為佛事後來武帝果然過後思君子自撰碑文云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自武帝蒙塵之後達磨西歸以來第一義諦無人舉著賴有天童為衆拈出頌云

廓然無聖 一迴飲水一迴著噎 來機逕庭 面赤不如語直 得非犯鼻而揮斤 好手手中誇好手 失不迴頭而墮甑 已往不咎 寥寥冷坐少林 老不歇心 默默全提正令 猶自說兵機 秋清月轉霜輪 高著眼看 河淡斗垂夜柄 誰敢承攬 繩繩衣鉢付兒孫 莫妄想 從此人天成藥病 天行已過使者須知

師云廓然無聖來機逕庭此語本出莊子大有逕庭不近人情初祖當時也少些子方便殊不

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起初便下霹靂手。而今已早私徇姑息。所以得非犯鼻而揮斤。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瞑目恣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失不迴頭而墮甑。後漢孟敏客居太原。曾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

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意謂武帝若自肯。達磨未嘗屈己從人。梁王若不契。拂袖便行而無恨黃金殿上。放沒面目。道得一半。少林九年。口掛壁上。始是八成。如秋清月轉霜輪。暗用法眼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發明理極無喻之道。河淡斗垂夜柄。天童上堂云。一點環中照極微。智無功處却存知。緣思淨盡無餘事。半夜星河斗柄垂。此兩句。如啞人作通事。指似向人。咄。露不出。那堪師資傳授。藥病相治。轉沒交涉。如何得全提正令去。空花幾費龜毛線。石女空拈蘭蕩針。（咄）

示衆云。劫前未兆之機。烏龜向火。教外別傳一句。碓觜生花。且道還有受持讀誦分也無。

舉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往往償口債去也）王問曰。何不看經。（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

經百千萬億卷。（上來講讚無限勝因）

師云。二十七祖初名瓔珞童子。因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與東印土堅固王同輦。問童子曰。能憶往事否。對曰。我憶往劫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持甚深修多羅。以相代正化。故俟師於此祖告王曰。此非小聖。大勢至之應身也。王命登輦至宮供養。以至披削。祖取般若修多羅事。命名般若多羅。梁朝以達磨為觀音。西國以祖師

為勢至。唯阿彌陀佛至今無下落。良久云。豐干饒舌。後因皇家展會。尊者主席。這老漢顯異惑衆。當時好與掀倒。打斷葛藤。直待問尊者何不看經。果然放不過。這老漢也無大人相。把葫蘆馬杓。翻騰一上。王便禮拜。識甚痛痒。萬松道。國王貪他一粒米。尊者失却萬年粮。只知鐵脊撐天。不覺腦門著地。若要扶起。除是天童。頌云

雲犀玩月璨含輝。（暗通一線文彩已彰）木馬游春駿不羈。（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眉底一雙寒碧眼。（不會趁蚱蜢）看經那到透牛皮。（過也）明白心超曠劫。（威音前一箭）英雄力破重圍。（射透兩重關）妙圓樞口轉靈機。（何曾動著）寒山忘却來時路。（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拾得相將携手歸。（須是當鄉人）

師云。破題兩句。頌不居陰界。不涉衆緣已了。且藏教法數。五陰十二處十八界。喚作三科。尊者略舉首尾。攝其中間。梵語安那般那。譯云出息

入息。其法有六。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具如天台止觀。預備不虞者。不可不知。溈山警策道。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寶藏論。可怜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何時得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去。天童雲犀玩月燦含輝。古詩有犀因玩月紋生角。好言語。可惜折合向文才情思上。木馬游春駿不羈。此頌出息不涉衆緣。可謂善行無轍跡也。眉底一雙寒碧眼。洛浦道。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只具一隻眼。若要雙眼圓明。除是不居陰界。不涉衆緣。無影林中。高懸日月。不萌枝上。暗辨春秋。始得。看經那到透牛皮。長慶云。眼有何過。楞嚴經云。汝今諦觀此會聖衆。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這裏蹉過藥山道。底牛皮也須穿透。萬松道。却具金剛眼。明白心超曠劫。三祖道。但不憎愛。洞然明白。一念萬年。受持不盡。鹿門道。遍大地是學

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箇眼讀
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萬松道看讀不易
英雄力破重圍後漢王莽遣弟王尋王邑至昆
陽圍光武數十重光武兵弱而欲降尋邑不
肯光武乃益堅諸將出兵却戰尋邑大敗尊者
文武雙全出將入相陰界衆縁非但重圍也妙
圓樞口轉靈機爾雅樞謂之椳郭璞注云門扉
樞也流水不腐中樞不蠹言其活也尊者末㸃

先行不撥自轉這邊那邊無可不可天童披沙
揀金分星擘两花判了也末後两句更有餘才
道寒山忘却来時路拾得相將携手歸此頌國
遊海衆鑽紙穿牕尊者老婆略與鉤簾歸乳燕
穴紙出癡蠅用寒山詩若合符節詩云欲得安
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
有斑白人嘮嘮讀黄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
道閭丘胤訪後與拾得相携出松門更不還寺

有本云喃喃讀黄老此頌弱喪忘歸與迷人指
路也後唐莊宗皇帝請華嚴休靜禪師入内齋
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一衆默然帝問何不看
經靜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
曰師一人不看即得徒衆何亦不看靜曰獅子
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帝曰大師大德
為甚麽總看靜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頼蝦帝
大悦況祖師尊者從遠刼来號大勢至誦甚深

脩多羅因此從師名般若多羅元来習氣也不
除輸他華嚴却有衲僧巴鼻萬松到此不覺失
笑且道笑箇什麽雲居羅漢披襟處肇縣茶瓶
接觜時

示衆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疋馬單槍開疆展
土便可随處作主遇縁即宗底是甚麽人

舉世尊與衆行次（随他脚跟轉）以手指地云此處
宜建梵刹（太歳頭上不合動土）帝釋將一莖草揷於地

上云建梵剎已竟。修造不易世尊微笑。賞罰分明

師云。世尊因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佛指布髮處云。此一方地。宜建一剎。時有賢首長者。揷標於指處云。建剎已竟。諸天散花讚歎。庶子有大智矣。天童舉話。大同小異。萬松道。世尊祖業轉典與然燈。便有長者承頭。收後如今交付與天童。須要出箇合同文契。頌云。

百草頭上無邊春。夾山猶在信手拈來用得親。入荒田不揀丈六金身功德聚。不審等閑携手入紅塵。逢場作戲塵中能作主。一朝權在手化外自來賓。看取令行時觸處生涯隨分足。不從人得未嫌伎倆不如人。面無慚色

師云。天童先以四句頌公案了。然後鋪舒梗槩。展演化風。趙州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世尊當風指出。帝釋信手拈來。天童人境交加。頌出。非但古聖。你即今塵中作得主。化外亦來賓。且

道風流。劉駙馬起此報恩院。與帝釋揷草同別。

師竪起拂子云。千年常住一朝僧。

示衆云。闍提割肉供親。不入孝子傳。調達推山壓佛。豈怕忽雷鳴。過得荊棘林。斫倒栴檀樹。直待年窮歲盡。依舊孟春猶寒。佛法身在甚麼處也。

舉僧問清源。如何是佛法大意。小官多念律源云。盧陵米作麼價。老將不論兵

師云。吉州清源山行思禪師。初參六祖便問。當何所務。即得不落堦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源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堦級。源云。聖諦尚不為。何堦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據這僧問佛法大意。也是本色乍入叢林底人。要隨文殊遊鐵圍山。清源是聖諦亦不為底人。却只作尋常相見。顧問道。盧陵米作麼價。有者道。盧陵

米價不許商量殊不知已入斛斗行鋪了也要得不入這保社問取天童頌云

太平治業無象（旄頭星現也未）野老家風至淳（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只管村歌社飲（窮鬼子快活不徹也）那知舜德堯仁（始成忠孝）

師云唐文宗太和六年時牛僧孺為相上曰天下何時太平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致交侵百姓不致離散雖非至治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而累表請罷出為淮南節度使萬松道已是起模畫樣所以野老家風擊壤謳歌禮樂文章飜成特地盧陵米價可憐深玄舜德堯仁淳風自化村歌社飲得其所哉月白風清各安其分還會麼逐便歸堂

示衆云開口不得時無舌人解語擡脚不起處無足人解行若也落他彀中死在句下豈有自由分四山相逼時如何透脫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若識這僧問頭省人多少心力）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已有舡中月）問取智藏去（更添帆上風）僧問藏（却受人處分）藏云何不問和尚（好本多同）僧云和尚教來問（可憐靈利）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我不可作馬師弟子不得也）僧問海（苦瓠連根苦）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甜瓜徹蔕甜）僧舉似大師（索取草鞋錢）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更參三十年）

師云六祖謂讓和尚曰西天二十七祖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煞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後磨塼打牛神駒入廐號為馬祖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輪文法嗣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法主智藏海兄乃西堂百丈也看來這僧也是箇學佛法人將四句百非勘當教外別傳宗旨攝大乘論說有是增益謗無是損減謗亦有亦無相違謗非有非無戲論謗四句若離百

非自絶黄蘗道。欲要直捷會。一切總不是。萬松道。端的委細會。一切無不是。齏霞看來。不離四句。不絶百非。西来祖意。於何不明。龍樹大師道。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却道般若如清凉池。四面皆可入。這僧道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来意。諸方謂之鎖口問。馬祖不忙。只道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説。問取智藏去。惜得自巳眉毛。穿却那僧鼻孔。那僧不免被他驅使。真箇

去問智藏。亦不謀而合。道何不問和尚。這僧不閑眉眼。道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説。問取海兄去。可謂非父不生其子也。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将謂侯白。更有侯黒。這僧雖無血性。却有首尾。還来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黒。這句疑殺天下人。東林照覺頌云。百非四句絶無言。黒白分明定正偏。萬松道。暮四朝三。妄生喜怒。一日三人與南泉玩月。次祖云。正當恁麼時如何。丈云。正好修行。藏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這裏却宜緇素分明。萬松道。藏頭白。海頭黒。鴨頭緑。鶴頭赤。十影神駒立海南。五色祥麟步天北。諸方且莫假狐靈。天童自有真消息。頌云。

藥之作病（胡人飲乳返怪良醫）鑒乎前聖（師多脉亂）病之作醫（以藥下藥以毒去毒）必也其誰（莫是天童麼）白頭黒頭兮克家之子。（一定侥就）有句無句兮截流之機。（更使潙山笑轉新）堂堂坐斷舌頭路。（一死不再活）應笑毗耶老古錐。（只得一橛）

師云。四句為四謗。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四句為四門。如清凉池。四面皆可入。萬松昔年在大明作書記時。潭柘亨和尚過大明。昏夜扣門。告侍者燒香結縁。潭柘便放相見。萬松請益。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柘云。書記若會死句。也是

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當時自念老作家
手段終别今日看這僧問矴矴要離四句百非
之外别指出祖意三箇老漢頭腦相似若便作
離四句絶百非會好與這僧一坑埋却後來天
童頌仰山夢中白槌道離四句絶百非馬師父
子病休醫萬松道是何心行白頭黒頭兮克家
之子周易蒙卦九二子克家能荷家業也有句
無句兮截流之機萬松道只有湛水之波且無
滔天之浪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
梵語毗耶離譯云廣嚴維摩所居城名文殊問
不二法門維摩黙然這僧問馬師父子葛藤徧
地且道那裏是應笑處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
前朝斷舌才

示衆云眼耳鼻舌各有一能眉毛在上士農工
商各歸一務拙者常閑本分宗師如何施設
舉藥山久不陞座（動不如静）院主白云大衆久思

示誨請和尚為衆説法（便重不便輕）山令打鐘衆
方集（衆頭作相那事悠悠）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
（一場話覇）主隨後問和尚適来許為衆説法云何
不垂一言（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山云經有經師論有
論師争怪得老僧（可惜龍頭蛇尾）
師云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是以三家五請
菩薩上堂半偈全身夜叉陞座豈惔法哉黄龍
南禅師云奈今之人容易輕法者衆欲如田夫
時時乾之令其枯渇然後漑灌方得秀實也藥
山久不陞座又且不然覺範道一菴深藏霹靂
舌從教萬象自分説永嘉道黙時説説時黙大
施門開無壅塞院主頭頭蹉過白云大衆久思
示誨請和尚為衆説法仁義道中主賔分上也
未為分外山令打鐘只見雷霆施號令衆方集
豈知星斗煥文章山陞座良久下座歸方丈一
上神通不同小小主隨後問云和尚適来許為

衆說法。云何不垂一言。翠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怪不為衆說法。可謂悞他三軍。萬松道。正是將頭不猛。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瑯瑘覺云。藥山下座。不妨疑著。及乎院主拶著。失却一隻眼。萬松道。再得完全能幾箇。而不知換得兩隻眼。雪竇道。可惜藥山老漢平地喫交。盡大地人扶不起。萬松道。和尚也須出隻手。無餘頌云。丈室未離已喫交。悄然歸去轉

無慘。經師論師猶相告。一款分明便自招。萬松道。曹司易勘。公案未圓。解與天童如何判斷。頌云。

癡兒刻意止啼錢。[堪作何用]良駟追風顧影鞭。[踢起便行]雲掃長空巢月鶴。[樹下底一場懡㦬]寒清入骨不成眠。[開眼作夢]

師云。涅盤經說。嬰兒啼時。毋將黃葉云與汝金。兒即止啼。此頌久思示誨。與云何不垂一言。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作禮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見何道理。而言得入。佛言。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藥山與世尊。一等舉鞭。院主率衆僧禮讃有分。却怪不垂一言。可謂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天童恁麼頌。萬松恁麼說。盡是止啼黃葉。只為諸人熱夢未醒。睡輕者一呼便覺。睡重者搖撼方蘇。更有一等。椓抄起來

猶自瞌睡。比他藥山。晴巢月鶴。清不成眠。雲泥有隔。雖然如是。瞌語不少。

示衆云。記箇元字脚在心。入地獄如箭射。一點野狐涎嚥下。三十年吐不出。不是西天令嚴。只為獄郎業重。曾有悞犯者麼。

舉。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衆散去。[鬧中取靜]一日不去。[從來疑著這漢]丈乃問。立者何人。[事不解交客來須待]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

山。元是當家人 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
也無。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對佗道。不落因果。一句合頭語萬劫繫
驢橛 墮野狐身五百生。你道不落因果一坑埋却 今請和尚代一
轉語。著甚來由 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
大悟。狐涎猶在
師云。洪州百丈山大智禪師。每至陞座常有一
老人聽法。迦葉佛時曾住此山。錯對學人一轉
語。至今墮野狐身。良由自己倚牆貼壁送人墮

坑落塹。見大智有抽釘拔楔手段。便舍己從佗。
請大智代一轉語。大智施無畏辯。輕輕撥轉道。
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據實而論。不落因果
是撥無斷見。不昧因果是隨流得妙。稍解教乘
者。舉著便見。要且雖脫毛衣。猶披鱗甲。不見道
圓禪師在南禪師會中。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
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
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悚然異

其語。急上黃蘗積翠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
敘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
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
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榔栗任縱橫。野狐跳
入金毛隊。南公大笑。恁麼看來。當初見道。今請
和尚代一轉語。只樂道不落因果。免使初心墮
在解穽。百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
人錯荅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

作甚麼。丈云。近前與你道。蘗近前與丈一掌。丈
拍手笑云。將謂狐須赤。更有赤須狐。仰山道。百
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名不虛得。溈山舉問仰
山。黃蘗常用此機。為復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
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溈云。如是如是。看
他百丈父子。游行無畏。如師子王。豈向野狐窠
裏作活計。萬松已是尾骨彌露。更放天童弄爪
牙看。頌云。

一尺水。一丈波。卆自河清海晏五百生前不奈何。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不落不昧商量也。頑涎不斷依前撞入葛藤窠。纏腰纏脚阿呵呵。堪笑堪悲會也麽。按牛頭喫草若是你灑灑落落。如蟲禦木不妨我哆哆和和。偶尔成文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拍是令拍手其間唱哩囉。細末將來

師云。立修證。分因果。一尺水。一丈波。隨在五百生野狐精魅積翠庵下二僧。縱有逸群之辯。點

檢將來。未免撞入葛藤窠裏。天童此句有兩字未穩。何不道依前撞入野狐窠。阿呵呵。此頌明百丈悟處。露自己胷襟。道會也麽。但問天童會也未。若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幸有一隂地。何勞不為人。哆哆和和。嬰兒言語不真貌。又法華釋籤云。多跢學行之相。嘍和習語之聲。涅盤經。有病行嬰兒行。有本云。婆婆和和。石室善道禪師云。涅盤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人。離分別取捨心。與下神歌社舞皆一意也。且道是何曲調。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巖無耳却知音。

示衆云。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行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誰敢當鋒衆無對。直待雨淋頭泉斬却猫兒為兩段。抽刀不入鞘泉復舉前

話問趙州。再来不直半文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好與一刀兩段泉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兒。心斜不覺口喎

師云。法雲圓通秀禪師見二僧並立說話。將拄杖到連卓數下云。一片業地。何況兩堂衆首。因猫致諍。南泉也不與解勸。亦不與懲罰。本色道人以本分事為人。遂提起猫兒云。道得即不斬。正當恁麽時。盡十方界有情無情。一齊向南泉手中乞命。當時有箇出來展開兩手。不然攔胷

抱住云。却勞和尚神用。縱南泉別行正令。敢保救得猫兒。這一窟死老鼠。既無些子氣息。南泉已展不縮。盡令而行。遼朝殿上人作鏡心錄。訶南泉輩殺生造罪。文首座作無盡燈辨悞。救云古本以手作虛斫勢。豈直一刀兩段。鮮血淋迸扎。這兩箇批判古人。文公罪重。殿公罪輕。南泉依舊水牯牛隊裡。搖頭擺尾。不見佛日禪師與衆茶座次。見猫来。袖中擲鵓鴿與之。猫接得便

去。日云。俊扎。不可也是假作虛用。南泉自念曲高和寡。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果然敲唱俱行。節拍成就。泉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兒。這些子用處雖難會。却易見。你但向拈匙舉筯處覷破。便見斬猫兒戴草鞋更無兩樣。不然。更看天童別作甚麼伎倆。頌云。

兩堂雲水盡紛拏。有理不在高聲 王老師能驗正邪。明鏡當臺物来斯鑑 利刀斬斷俱亡像。消得龍王多少風 千古

令人愛作家。有一人不肯 此道未喪。死猫兒頭堪作何用 知音可嘉。不道無只是少 鑿山透海兮唯尊大禹。功不浪施 鍊石補天兮獨賢女媧。闕一不可 趙州老有生涯。信手拈来無不是 草鞋頭戴較些些。且信一半 異中來也還明鑒。衲子難謾 只箇真金不混沙。是真難滅

師云。兩堂雲水盡紛拏。至今不曾定交。若非天童會南泉例驗出端倪。往往邪正不分。邪正分明時如何判斷。便好利劍斬斷。一坑埋却。非但

斷絕一期。不了公案。亦使千古之下。風清寰宇。南泉當時師勝資強。見衆無語。却舉似趙州。表顯衆中有人。趙州脫草鞋頭上戴出。果然此道未喪。知音可嘉。孔子云。天將未喪斯文也。看他師資道合。唱拍相隨。無以為喻。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受禪成功曰禹。尚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淮南子。共工氏兵強兇暴。而與堯帝爭功。力窮。觸不周山而死。天柱為之折。女媧鍊五

色石補天列子。陰陽失度名缺錬五常之精名補雲蓋本拈洞山撥却泰首座果棹話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鉆鎚要且無補綴底針線南泉如大禹鑿山透海顯出神用。趙州如女媧錬石補天圓却話頭萬松道趙州十八上解破家散宅不知有多少生涯草鞋頭戴較些些咄咄沒去處作這箇去就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只是破草鞋南泉平高就下道子若在恰救得猫兒翠巖芝云大小趙州只可自救放過一著天童道異中來也還明鑿只箇真金不混沙只能順水推舡不解逆風把柂而今你這一隊上來猶又無爭甚徇以拄杖趂下

示衆云有收有放千木隨身能殺能活權衡在手塵勞魔外盡付指呼大地山河皆成戲具且道是甚麼境界。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傍城庄家夾道兔 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一生行脚處也不知 婆云驀直去。未當好心 僧纔行著賊也不知 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你早侯白 僧舉似趙州。人平不語 州云待與勘過。水平不流 州亦如前問。陷虎之機 至來日上堂云我為汝勘破婆子了也。我更侯黑

師云臺山路上婆子。慣隨無著出寺入寺。飽參文殊前三後三。凡見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云便當陽指出長安大道。云驀直去其僧不作疑阻便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這婆子也鉤錐在手。從來觸悞多少賢良這僧既不柰伊何拈来舉似趙州。州云待與勘過。疑殺天下人這老漢老不歇心圖箇甚麼。也要定箇宗眼州依前恁麼問婆依前恁麼荅。有底便話作兩橛前段點這僧扶婆子。後段點婆子扶趙州唯玄覺云前僧也恁麼問荅。後來趙州也恁麼問荅。且道甚處是勘破處萬松道勘破了也又云非

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萬松道。非但累及玄覺。亦乃累及萬松。瑯琊云。大小趙州。去這婆子手裡喪身失命。雖然如是。錯會者多。萬松道。切忌以己方人。潙山喆云。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雖然須假天童歌揚始得。頌云

年老成精不謬傳。(切忌魔魅人家男女)趙州古佛嗣南泉(鎮州出大蘿蔔端的)枯龜喪命因圖象(靈鬼靈神返遭羅網)良

駟追風累纒牽。(驟風驟雨不免羇韁)勘破了老婆禪(幾箇)(男兒是丈夫)說向人前不直錢(知根不聖)

師云。鬼魅以妖通成精。呪藥以依通成精。天龍以報通成精。賢聖以神通成精。佛祖以道通成精。南泉趙州乃佛祖向上人。那堪年老。所以道年老成精也。趙州古佛嗣南泉。馬祖道經入藏禪歸海。唯有南泉獨超物外。趙州以長沙為友以南泉為師。故勘辨中非得失勝負之可品格

天下謂之趙州關也不妨難過。雖然仲尼有言神龜能現夢於元君。而不能免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莊子云。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占之神龜也。漁者果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殺龜以卜吉。及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乃其事也

洛浦曰。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趍霄漢以何期。周穆王八駿。有乘雲而趍。行越飛鳥者故曰良駟追風也。此頌婆子能勘僧而不免趙州勘破。趙州雖能勘婆。而不免瑯琊點檢。參禪謂之金屎法。不會如金。勘破如屎。所以道。說向人前不直錢。汝但離却得失勝負情量自然平欺婆子。下視趙州。若到萬松門下。不得點胷檐

板。

示衆云。無身人患疾。無手人合藥。無口人服食。無受人安樂。且道膏肓之疾如何調理。

舉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還覺口乾舌縮麼)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白日見鬼莫是眼花)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早是結胷那堪喉閉)又法身亦有兩般病。(禍不單行)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

邊是一。(不唯邪祟更有家親)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養病喪軀)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醫博未離門又早癱病發)

師云。越州乾峰和尚。法嗣洞山悟本。雲門遍叅曾見師與曹山踈山。此則公案。先有來源。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須知有向上一竅。雲門出衆云。只如庵內人為甚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峰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門云。喏喏。乾峯道。法身有三種病。雲門道。法身有兩種病。萬松行脚時。諸方商量道。未到走作。已到住著。透脫無依是三種病。今言二種。少未到走作後二種病。顯然大同。佛眼和尚道。騎驢覔驢是一。騎驢了不肯下。亦是病。乃前二病。少後一種。師家一期應病施方。各垂方便。其二種光。與光不透脫

有兩般病無別。且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者。洞山道。分明覿面別無真。爭奈迷頭還認影。若具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方得少分相應。又道。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溈山所謂無一法可當情。見猶在境。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南院顒道。我當時如燈影裏行相似。所以道。亦是光不透脫。洞上宗風靜

沉死水。動落今。時名二種病。你但出不隨應入不居空外不尋枝內不住定自然三病二光一時透脫然後透脫不透脫拈放一邊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如何得安樂去更請天童診候頌云。

森羅萬象許崢嶸（聽佗何礙汝識得不爲寃）透脫無方礙眼睛（閃捧著榾柮）掃彼門庭誰有力（拂迹成痕欲隱彌露）隱人胷次自成情（心疑生暗鬼）船橫野渡涵秋碧。（死水）

（浸却）棹入蘆花照雪明（住岸迷人却）串錦老漁懷就市（著本圖利）飄飄一葉浪頭行（隨流得妙）

師舉法句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即萬萬即一即此物非他物。一任崢嶸磊落荒田不揀草淨地却迷人直饒透脫無方正是礙眼睛處圓覺經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洞山道靈苗瑞草野父愁耘何必掃彼門庭空一切法雲門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不是教你除

幻境滅幻心別覔透脫處三祖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與圓覺經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便見作止任滅如金剛與泥人揩背也又道隱人胷次自成情此頌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正是圓覺存我覺我潛續如命。細四相病故普覺云大悲世尊快說禪病舡橫野渡涵秋碧此頌得到法身纜舡於澄源湛水疎山以法身爲枯樁此真繫驢橛也直待撥轉舡子

未免棹入蘆花照雪明處到此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此頌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到此雲門道盡天童頌徹也然後要見雲門意旨天童眼目這裏便是計利害處如何是雲門意旨不見道子細點檢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雲門但指其病不說治法如何是天童眼目述雲門治方云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雲門大意在入鄽垂手。不避風波可謂

自病既除復愍他疾。淨名之心也還知麼病多諳藥性得效敢傳方。

示衆云。才士筆耕。辯士舌耕。我衲僧家慵看露地白牛。不顧無根瑞草。如何度日。

舉地藏問脩山主甚處來。(道不知來處得麼)脩云南方來。(好與下載)藏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行說好話)脩云。商量浩浩地。(低聲)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少賣弄)脩云。爭奈三界何。(猶有這箇在)藏云。你喚甚麼作三界。(南方猶可北方更嫐)

師云。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漳州牧王公於閩城西石山建地藏院。請師住逾紀。遷漳州羅漢、故師又名地藏。脩山主法眼悟空進山主結友之湖外。至漳州。阻雨雪溪漲。寓城西地藏院。圍爐視地藏若無人。藏欲驗之亦附火乃曰。有事相借問得否。脩曰有事請問。藏曰山河大地與諸尚座是同是別。脩曰是別。藏豎兩指。脩急曰是同是同。藏亦豎兩指起去。法眼曰院主豎兩指其意如何。脩曰亂與。眼曰不得麁心欺他。脩曰。鼠口豈有象牙。次日辭行前至宿處。眼曰兄輩前去。吾依地藏。或有長處無則復來相尋。眼既久參。脩等三人亦至地藏。遂問南方佛法近日如何。當時只好道與此方常日一般。却云商量浩浩地。自領出頭也。不知藏云。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當時便好道恁麼則非但南方也。更道爭奈三界何。帶累他南方禪客俗氣也不除。藏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道。你喚甚麼作三界。不如只道箇老僧種田事忙。免得天童一狀領過。頌云。

宗說般般盡強為。(今日不著便)流傳耳口便支離
(衆僧莫怪)種田博飯家常事。(不可別有)不是飽參人不知。(要知作麼)
參飽明知無所求。(更須請益天童一遍)子房終不貴封侯。(也是靈龜曳尾)
忘機歸去同魚鳥。(隨流得妙)濯

足滄浪煙水秋。（受用不盡）
師云。清涼道。宗通自脩行。說通示未悟。本出楞
伽經。佛告大慧有二種通。宗通者。為緣自得勝
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緣自覺趣
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
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如應
說法。是名說通相。講徒云。說通宗不通。如日被
雲籠。宗通說不通。如蛇入竹筒。宗通說亦通。如

從容錄　卷二　二十八

日處虛空。宗說俱不通。如犬吠茅叢。既分宗說
已是兩岐。那堪禪分五派。教列三乘。箇中一亦
不立。皆強為也。何況出口入耳。請益拈頌葛藤
引蔓。過新羅。輦縣茶瓶湯不絕。非但南方商量
浩浩地。若是道。火不燒口。底人辯似懸河。元無
一字。種田博飯。雖是家常。其奈不是飽。叅不知
其趣。古人深山裏钁頭邊。折脚鐺中煮脫粟飯
富不過知足。一世不求人。貴不過清閑。何須印

如斗。所以道。叅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
侯。史記。漢六年。封功臣。或謂張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
功也。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下邳與上會
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用臣計而幸時中。臣願封
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此頌不必開堂演法數
南方也。離騷經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乃猿鶴

從容錄　卷二　二十九

共處。魚鳥同游。且道是甚麼人本色。檐板漢
示衆云。一向為人。不知有己。直須盡法不管無
民。須是拗折木枕。惡手脚。臨行之際。合作麼生
舉。臨際將示滅。囑三聖。（老婆臨死三迴別）吾遷化後
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著甚死急）聖云。爭敢滅却
和尚正法眼藏。（作小心故大膽）際云。忽有人問汝作
麼生對。（虎口裏橫身）聖便喝。（當機不讓父）際云。誰知吾
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臨際囑三聖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此與興化謂克賓維那。汝不久為唱道之師。罰饡飯出院。機用一般。其實此事。千佛出世不增。千聖入滅不減。豈一三聖能興滅哉。古人臨終顯發此事。亦表衆中有人。果然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如人被罵。不甘者承頭。當時便與本分草料。正法眼藏未到滅却。却道忽有人問。汝作麽生對。當斷不斷。返招其亂。聖便喝。上

代下世門裏出身。耳聾三日以來。不似而今這喝。際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當時臨際門風。自有正令。可惜放過。不知天童如何判斷。頌云。

信衣半夜付盧能。(賊兒賊智)攪攪黃梅七百僧。(上梁不正)臨際一枝正法眼。(半明半暗全在今朝)瞎驢滅却得人憎。(心䏲口苦)心心相印。(敗私塩漢)祖祖傳燈。(鑿壁偷光)夷平海嶽。(拳倒黃鶴楼踢翻鸚鵡洲)變化鵾鵬。(翻手是雲覆手是雨)只箇名言難比擬。(猶少在)大都手段解翻騰。(正法眼藏猶在)

師云。黃梅密付二十年。南北紛爭。臨際明傳。至今有人不薦。這般手段。直得鯤鵬變化。海嶽夷平。大潙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却向瞎驢邊滅却。臨際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忽忽。因斯父子情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本録三聖便禮拜。未當好心。臨際乃

付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偈畢儼然而逝。此公案天童拈到恰好處便休。三聖禮拜。臨際說偈。大有放過輕捨處。還有與古人出氣底麽。險。

示衆云。探竿在手。影草隨身。有時鐵裏綿團。有時錦包特石。以剛决柔則故是。逢強即弱事如何。

舉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在你鼻孔裏）山云作麼作麼（迅雷不及掩耳）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家富兒嬌）山便休去（餓人不是癡）來日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一下（斷送上竿頭）廓云這老漢方始瞥地（覆車同轍）山又休去（虎頭虎尾一時收）

師云德山尋常敲風打雨呵佛罵祖這僧過犯彌天為甚却放過殊不知撲牛不用索殺人不用刀幾曾放過來老黃龍道德山持聾作啞雖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偷鈴爭奈傍觀者醜萬松道豈止偷鈴如九重淵底驪龍頷下抉珠正值龍睡若覺時必為虀粉大潙喆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寬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萬松道纖鱗片甲不足為怪佛果道德山直是惡手脚見這僧不是受鉆鎚底人所以便休去萬松道古人遇物臨機各有方便山謂巖頭曰你已後向老僧頭上屙去在巖頭後來果謂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古人抑揚縱奪豈得失勝負可拘黃龍大潙只舉大綱更看天童頌出深細頌云

覿面來時作者知（眛者不覺）可中石火電光遲（已過新羅）
輸機謀主有深意（埋兵掉鬪）欺敵兵家無遠思
（深入虜庭）發必中（慣得其便）更謾誰（并贓捉獲）
腦後見腮兮人難觸犯（曾經蛇咬）
眉底著眼兮渠得便宜（佯不知打）

師云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大似當面蹉過德山道作麼作麼德山影草藏身拈出曜眼鏡昔七賢女遊屍多林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女相顧悉皆悟道感得天帝散花供養德山用此一機借路經過決不得恁麼會所以道可中石火電光遲德山豈不知侍者放伊不過下媒求鴿著本圖利果然出他彀中不得忽有人問萬松甚麼處去也攔

腮掌云。在這裏直教飛龍跛鼈。縮項攢蹄。倂着德山。亡鋒結舌。還識德山老漢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示衆云。未語先知。謂之默論。不明自顯。謂之暗機。三門前合掌。兩廊下行道。有箇意度。中庭上作舞。後門外搖頭。又作麼生

擧。潙山問仰山甚處來（不是不知來處）仰云田中來（你為甚落草）山云。田中多少人（只父子兩箇）仰插下鍬子。叉手而立（放去較危）山云。南山大有人刈茆（打草驚蛇）仰拈鍬子便行（收來太速）

師云。師資合道。父子投機。潙仰家風。千古龜鑑。潙山問仰山甚處來。潙山豈不知仰山田中來。垂此一問。要與仰山相見。仰山不負來問。只道箇田中來。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潙山深入虎穴。更問田中多少人。仰山插鍬子。叉手而立。便衲僧相見。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便與蹹倒鍬子。萬松道。恐後不禁投子青禪師頌云。潙山問處少知音。插地酬他佛祖。況蹹倒玄沙傍不肯。免教蒼翠帶春深。萬松道。草枯鷹眼疾。南嶽法輪平禪師頌云。狹路相逢避不及。插下鍬時叉手立。過得橋來岍上行。始覺渾身泥水濕。萬松道。不堪廻首月明中。二老宿頌處。只有千尺寒松。更看天童放出抽條石笋頌云

老覺情多念子孫（婆心太切）而今慚愧起家門（三十年不少塩醬）是須記取南山語（貴人多忘）鏤骨銘肌共報恩（恨心不捨）

師云。此頌如韓文毛穎傳。理事雙彰。真俗並擧。一往觀來。潙山為老覺。仰山以下為子孫。就裏即不然。僧問長沙。岑大蟲本來人還成佛否。山云。你道大唐天子還割茅刈草否。是知刈茆乃臣子邊事。而今慚愧起家門。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住持千幢月。衣鉢一溪雲。皆是得力兒

孫紹承家業是知。君臣父子非特曹洞創立潙
仰父子已行此令若不是潙山點破一向光影
門頭弄粥飯氣驢前馬後以當平生甚為可惜
所以天童敎記取南山刈茆一轉語鏤骨銘肌
報恩不盡法燈云。野老負薪帰催婦連宵織看
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問渠渠不知特地生疑
感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知有後如何斷臂
不覺痛立雪不敢倦所以萬松老來住報恩院

示衆云指鹿爲馬握土成金舌上起風雷眉間
藏血刃坐觀成敗立驗死生且道是何三昧
擧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
卓然而立（可煞有禪）敬云是是（且信一半）谷又到南泉
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來朝更獻楚王看）
泉云不是不是（也且信一半）谷云章敬道是和尚
爲什麽道不是（棺木裏睜眼）泉云。章敬卽是是汝
不是。（雪上加霜）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殺人須見血）

師云昔日仰山到中邑謝戒邑於禪牀上拍手
云阿㖿阿㖿仰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復向中心
立然後謝戒邑云甚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溪
脫印子學來邑云汝道曹溪三昧接甚麽人仰
云接一宿覺仰復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邑云
馬大師處得此三昧蒲州麻谷寶徹禪師恰如
永嘉初見六祖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
一下卓然而立也如曹溪脫印子學來此名三

昧王三昧一切三昧皆從此生章敬道是是萬
松道有何不可勝默光和尚道是無可是非無
真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鷄晝夜徒自支離
我無三寸驚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萬松
道多愁早老麻谷要與諸方勘同麻谷又曾到
忠國師處遶禪牀三匝振錫而立國師云既能
如是何用更見貧道谷又振錫國師云這野狐
精出去看他賓主相見有照有用有首有尾良

由熟處難忘慣得其便又到南泉遶牀振錫依前而立南泉却道不是不是便似曾與章敬斷計會來大溈喆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彀中南泉道不是亦落在麻谷彀中大溈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牀三匝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萬松道不可口行人事便打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不妨疑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見機而作臨險推人

圓通善國師道麻谷即是南泉不是此語正如鄧峰永庵主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為奇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永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語於偉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也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南亦大笑永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覺範云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游戲

之逸韻萬松道麻谷章敬南泉此與亦不淺若闡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更是好笑這王老師不唯把定乾坤兼有出身之路保寧勇和尚頌云顏色規模恰似真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鍊到了終歸是假銀麻谷到此瓦解冰消若要冰河發焰鐵樹花開須得天童別下一轉語頌云

是與不是（細腰鼓子兩頭打）好看捲襀（刺頭在裏許了也）似

抑似揚（手擡手捺）難兄難弟（頭高頭低）縱也彼既臨時（翻手是雲）奪也我何特地（覆手是雨）金錫一振太孤標（脫塵離俗）繩牀三遶閑游戲（因行掉臂）叢林擾擾是非生（矮子看戲）想像髑髏前見鬼（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師云此箇公案全在是與不是處時人盡道麻谷被章敬南泉調弄唯大溈喆道章敬道是也落在麻谷彀中南泉道不是亦落在麻谷彀中如金剛寶處於日中光色無定天童道好看捲

襀且麻谷落惓襀南泉落惓襀似抑似揚難兄難弟天童道一往觀來似抑似揚點檢將來難兄難弟東漢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群也與季方子孝光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咨於太丘太丘即陳寔元方季方父也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此謂章敬左眼半斤南泉右眼八兩金錫一振太孤標永嘉證道經亦云不是標形虛事治如來寶杖親蹤跡雪竇道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錫杖經云十二環者用念十二因緣修行十二門禪十二緣易知十二門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古策風高即太孤標也六祖亦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天童意道不是標形亦非我慢繩牀三匝閑游戲章敬道是南泉道不是叢林擾擾是非裏走作若無把定乾坤眼盡是髑髏前見鬼不見僧問九峰如何是把定

乾坤眼峯云乾坤在裏許僧云乾坤眼何在峯云正是乾坤眼僧云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峰云若不恁麼髑髏前見鬼無數萬松這裏有箇禁師卓拄杖一下云急急如律令

示衆云一隻孤鴈慱地高飛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箭鋒相拄則且致鋸解秤錘時如何

舉法眼問脩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作麼生會（誰敢動著）脩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閙百草有甚麼難）眼云恁麼又爭得（鐵山橫在路）脩云其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拔轉鼻頭）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將謂別有）脩便禮拜（將錯就錯）

師云脩山主與法眼同叅地藏深得傍叅切磋之力這箇公案如折倒則監院悟頭一般金陵報恩玄則禪師法眼問曾見什麼人來恩云見青峰和尚眼云有什麼言句恩云其甲曾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上

座作麽生會恩云。丙丁屬火。将火求火。如将自
己求自己。眼云。與麽會又爭得。恩云。某甲只如
此。未知和尚尊意如何。眼云。你問我。我與你道。
恩云。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
恩於言下頓悟。法眼鉤錐在手。去則印住。住則
印破。打破則監院情閑。抽開脩山主識鑠。三祖
信心銘。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憎愛。洞然明
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法眼将此問脩山主。作

箇敲門瓦子。今時問著一千箇。一千箇作道理
會。不然一向打在無事界裏。是他不落尋思。只
道箇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大瞞有蘊藉。法眼
方復不許道。恁麽又爭得此。所以為法眼一派
之源也。萬松到此。常令學人分身兩下看。前段
脩山主恁麽道。為甚不許。後段法眼却為甚恁
麽道。其間脩山主道。某甲只如此。和尚又如何。
望箇斬新日月。別作生涯。是他不蹉一絲。依前

只道箇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東禪齊云。山主恁
麽祇對。為甚麽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
麽道。便得去。且道。誵訛在什麽處。若看得透道
上座有來由。萬松道。恁麽又爭得。所以道。只是
蘊時行底路。逢人說著便誵訛。脩便禮拜。得即
得。情理難容。五祖戒代法眼劈脊便打。萬松道
果然有本出法眼語云。山主徹也。萬松道。弄泥
團漢。二俱不了。萬松當時見法眼道。恁麽又爭

得。向道久聞和尚有此機要。不然。擺手便行。管
取一時坐斷。待伊不信。試問天童。頌云

秤頭蠅坐便欹傾（讓他一星不過）萬世權衡照不平。
（斗滿秤錘住）斤兩錙銖見端的（莫錯認）終歸輸我定
盤星（領取鉤頭意）

師云。天童破題一向便頌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廬山遠公云。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
動境。覚狀此積山勢。三祖道箇嫌字。先自憎愛了

也。却道但不憎愛。洞然明白。諸人退步就已子細點檢看。梵語三摩地。此云等持。不沉不掉。平等任持也。此可以為萬世權衡。照不平者也。尚書治要圖。說秤有三義。準者繫也。衡者平也。權者錘也。楞嚴經云。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到此正恁麼時。不須嫌揀擇。離憎愛。尚無毫厘之差。豈

有雲泥之隔。斤兩錙銖者。八銖為錙。三錙為兩。十六兩為斤。是他權衡在手底人。你將一斤來。我也一移教平。將一兩來。也一移教平。稍似錙銖增減。便欹傾也。諸方道。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蓋定盤星上本無斤兩。又如北辰鎮居其所。鉤頭加減。計在臨時。萬松道。有心而平。未若無心而不平。所以無星秤上。饒人賣。雙陸盤中信彩嬴。還會法眼道山主徹也麼。秤錘移到徹梢頭。忽然撈落翻斤斗。

示眾云。水上葫蘆按著便轉。日中寶石色無定形。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知。沒量大人語脉裏轉却。還有免得底麼。

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攔街趂塊）州云有。（也不魯添）僧云。既有。為甚麼却撞入這箇皮袋。（一款便招自領出頭）州云。為他知而故犯。（且莫招承不是道你）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一毋所生）州曰。無。（也不魯狱）

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却無。（憨狗趂鷂子）州云。為伊有業識在。（右具如前據款結案）

師云。若道狗子佛性。端的是有。後來却道無。端的是無。前來却道有。若道道有道無。且是一期應機撈著說出。各有道理。所以道。明眼漢沒窠臼。這僧問處要廣見聞。不依本分。趙州道。有。以毒去毒。以病醫病。這僧又道。既有。為甚撞入這皮袋。不知自已生入狗腹中了也。州云。為他知

而故犯一槌兩當。快便難逢。這僧將謂依因判果。若恁麼會。作座主奴也未得。後來有僧再問便卻道無。是他得底人。道有也有出身處。道無也有出身處。這僧依文按本道。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卻無。似這一撥。敢道撥天關底手。轉身無路。是他款款道箇。為伊有業識在。你且道這僧皮下還有血麼。天童不免向赤肉瘢上。更著艾燋。頌云。

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打做一團鍊做一塊直鈎元求負命魚。這僧今日合死逐氣尋香雲水客穿卻鼻孔也不知嘈嘈雜雜作分疎競齧枯骨啀喍嘷吠平展演汝嘵欺休廝誅大鋪舒材高語壯莫怪儂家不慎初一言出口駟馬難追指點瑕疵還奪璧白拈巧偷秦王不識藺相如當面蹉過

師云。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兩段不同。一併拈出。正如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童要與趙州相見。故如是頌。應夫真道直鈎釣獰龍曲鈎釣蝦蟆。後來逐氣尋香如獵犬相似嘈雜分疎。枯骨上有甚汁。趙州雖大開鋪席要且只是平展商量。天童與趙州觧腕莫怪儂家不慎初。歸宗問秀才業何經史。才云。會二十四家書體。宗向空中一點云。會麼。才云不會宗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體。永字八法也不識。刺史李渤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宗亦豎拳云。會麼。李云不會。宗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萬松道。翻身師子大家看。不唯狗子佛性道有道無只這知而故犯業識性在也大瞻顧前盻後。慎初護末。史記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奉璧入秦。王喜。傳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王無割城之意。乃前曰璧有瑕。請示之。王授璧。相如因持起立倚柱。髮上衝冠曰趙王齋戒五日。

使臣奉璧送書於庭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見王禮節甚倨得璧傳示美人以戲弄臣無割城意故臣復取璧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王辭謝按圖劃城亦齋五日相如使從者衣褐懷璧徑道歸趙趙州先縱後奪有相如手段天童別曾有頌云趙州道有趙州道無狗子佛性天下分踈面赤不如語直心真必定言麁七百甲子老禪伯驢糞逢人換眼珠趙州心真

語直便是直鈎元求負命魚周文王出獵見姜子牙磻溪之谷去水三尺直鉤釣魚王異之曰直鉤如何得魚子牙曰但求負命之魚驢糞逢人換眼珠此如相如奪璧也佛鑑拈出摠子數珠云諸人還見麼良久云此是老僧來京師換得底諸人各自歸堂摸㨂看佛鑑用摠子趙州用驢糞萬松既無用處不曾移換諸人若信得及依舊眼在眉毛下

示衆云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拔釘楔為甚有時也開門摋出膠盆當路鑿成陷穽試揀辨看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言清行濁漢門云須彌山險

師云圓通善國師道此箇公案諸方商量或云纔恁麼問早是起念過如須彌或云如須彌山八風吹不動千古鎮常安或云為人難透如須

彌山如此商量要且未會雲門意在若是桶子底脫紅絲線斷方知總不恁麼不見道三句明一句一句明三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佛果道雲門荅話多惹人識情萬松道以識情遣識情非大手段為人不能搆副此須彌山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風吹不入水灑不著唯金剛眼睛一覰覰透便見七穿八穴直得碎如微塵然後却向眉毛眼睫上孤迥迥峭巍巍白雲端禪

師頌云。須彌山兮塞宇宙千手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萬松道仰面獨揚眉迴頭自拍手其山寘和尚頌云無事投人覓罪名即時擒下喪全身未招情款驅驅者門外知他多少人唯有天童不在此限頌云

不起一念須彌山（一句便了）韶陽法施意非慳（天童也不少）肯來兩手相分付（只恐你承當不下）擬去千尋不可攀（徒勞斫額）滄海濶（涵天浴日無涯岸）白雲閑（伴鶴隨風得自由）莫將毫髮著其間（已太多生）假鷄聲韻難謾我（真不掩偽）未肯模胡放過關（西天令嚴）

師云。你問我不起一念有過無過我便掇出一坐須彌山在你面前相似其法施之利固非慳悋永嘉道大施門開無壅塞非但今日也梵語須彌此云妙高四寶所成曰妙獨出衆峰曰高四天下山中須彌最爲第一你若自肯我便兩手分付古詩道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其實

此事常顯露如須彌山崒屼崢嶸。誰能葢覆未分付時你豈無分分付與你豈是新得。不見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天童頌到這裏大有含蓄功夫你若擬議不來千里萬里。仰望不及瓌源道此事如崖積石裂壁立千仞不可攀攬其實你亦不曾離。我亦不曾奪。此與上句迷悟相反對偶分明教中說須彌山入水八萬瑜繕那出水八萬瑜繕那。非娑竭海

不能涵容。山既古今不動雲亦出沒常閑洞山道。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天童餘才頌須彌山如海濶雲閑。曲盡奇妙。這裏容得一念起滅麼所以道滄海濶。白雲閑莫將毫髮著其間。此又與雪竇道眼裡著沙不得同叅。若論韶陽不慳法施却又眼裏著得須彌山也。此須彌山頌中築著磕著血脉貫通。拍拍是令。非妄生穿鑿增長識情也其實不

起一念底人豈可更問有過無過直饒常在不
起一念處點檢將來堪作什麼所以道假鷄聲
韻難謾我未肯模胡放過關孟嘗君入秦為相
人或說王孟嘗君賢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
而後秦秦其危矣王囚君欲殺君因幸姬求解
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裘已獻王下客能
為狗盜者取裘獻姬君得出夜半至函谷關開
法鷄鳴而出客下客馮諼善為鷄鳴群鷄皆鳴
君脫秦難師拈拄杖云萬松今日把關也有數
鷄鳴者出來復靠卻拄杖云放過一著。
示衆云入理深談嘲三擺四長安大道七縱八
橫忽然開口說破舉步蹈著便可高掛鉢囊拗
折拄杖且道誰是其人
舉地藏問法眼上座何往（羅織人作麼）眼云迤邐
行脚（索草鞋錢去也）藏云行脚事作麼生（果然放不過）眼
云不知（何不早恁麼道）藏云不知最親切（就身打劫）眼豁

然大悟（陰貴[illegible]纏）
師云。楊無為問芙蓉楷和尚相別幾年蓉云七
年公云學道來參禪來蓉云不打這鼓笛公云
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蓉云相別未久
善能高鑒公大笑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
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今人見道不知最親切
更是法眼悟頭便一向不知不會只這是也殊
不知古人一句子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既不知

最親切荷澤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作麼生。
你但是則總是莫坐在是處不是總不是莫坐
在不是處兼通五位正偏豈可死在句下只這
法眼悟處也是偶尔成文柏山大隱和尚道因
禍致福也在地藏接人手段鉤在不疑之地驀
下一鉤法眼猛省元來卻在這裏磁州老師道
你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猛提起覷見即便
見不見且卻拈放一邊恁麼做功夫休歇也不

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投子青和尚道既金
龍失水妙翅急提地藏時節因緣絲毫無間天
童筆端有舌更為重宣頌云
而今參飽似當時（吾猶昔人非昔人也）脫盡簾纖到不
知（猶有這箇在）任短任長休剪綴（枉費工夫）隨高隨下
自平治（不勞心力）家門豐儉臨時用（鬬醋不得）田地
優游信步移（要行即行）三十年前行脚事（没可思量）分
明辜負一雙眉（依舊在眼上）
師云宗鏡道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所
以道悟了還同未悟人地藏問時要知發足道
理法眼荅處亦非謙讓推辭地藏就便一提道
不知最親切法眼大悟元來這不知却親切臨
濟問洛浦甚處來浦云欒城來濟云有事相借
問得否浦云某甲不會濟云打破大唐國覓箇
不會底不得臨濟常用殺人刀亦有活人劍不
似地藏殺人見血為人為徹這箇不知不會脫

體廻別直須脫盡簾纖方到不知不會處溈山
普請開田仰山問這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
高溈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之仰曰水也無憑
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然之肇公般若
無知論曰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
壑然後為無異哉所以道任短任長休剪綴隨
高隨下自平治張無盡道萬般支準費工夫一
切順隨成善巧只麼信口便道信手便用信脚

便行春月花開秋時葉落恁麼會得行甚驢脚
所以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不出門知天下
事覺範頌云一箇面如楪子大眼耳鼻舌分疆
界髑髏裡頭都不知聽汝外邊爭揑怪口問鼻
曰飲食在我言語在我汝有何功在吾之上鼻
曰五嶽之中中嶽居尊鼻復問眼汝何在上眼
曰吾同日月寔有照鑒之功敢問眉有何功處
於吾上眉曰我寔無功慚居上位儻容在下眼

在眉上看你甚麼面孔是以寶月明禪師上堂云古者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且道在眉毛嗅作什麼良久云憂則共慼樂則同歡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大用且道賔頭盧尊者兩手撥眉意旨如何師撥眉云猫

示衆云脫迷悟絶聖凡雖無多事立主賔分貴賤别是一家量材授職即不無同氣連枝作麼生會

舉雲巖掃地次沙弥行童不得氣力道吾云太區區生埋兵挑鬪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可惜話作兩橛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豈止第二百千萬箇巖提起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水晶宮裏出頭来吾便休去盡在不言中玄沙云正是第二月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雲門云奴見婢殷勤隨邪撲簸箕

師云道吾屈折雲巖如佛果激勵佛鑑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他雲巖掃地道吾閑點檢他雲巖道須知有不區區者好諸仁者你喫飯煎茶把針掃地時識取箇不區區底便得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洞上謂之兼帶去時中自不虛過道吾便見破綻道恁麼則有第二月也雪竇别云洎合放過二老人恐人離却色身别立法身忠國師謂南方禪客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客曰如何區别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

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到這裏須知有箇轉身就父底時節巖遂竪起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此語本出首楞嚴經經云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道吾便休去有本云道吾拂袖便行萬松道勘破了也且道是雲巖勘破道吾道吾勘破雲巖明眼底試點檢看玄沙云正是第二月此老子口裏有雌

黄舌上有利劍。長慶云被他倒轉掃箒攔面撼又作麼生沙休去。羅山云。噫兩箇老漢不識好惡雲巖箇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萬松道德山門下。不道不得。洞山門下要且未在雪峰行脚時。三到投子。九上洞山。一日淘米次洞山問淘砂去米淘米去砂峰云砂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乃覆却盆山云得即得須見別人始得。後果嗣德山玄沙長慶嗣雪峯羅山嗣巖頭皆出德山門下故一抑一揚。言逆意順而今雲門洞上兩派齊行豈有優劣者哉雲門云奴見婢殷勤。保福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二老宿亦嗣雪峰自然言氣相合意謂雲巖不能用掃箒撼打斷葛藤殊不知爛泥中有刺萬松拔玩拈提未遍不覺失笑云雲巖道吾發明洞上機緣這一隊老漢衆口銷金無一人為渠雪屈賴有天童拔劍相助頌云

借來聊尔了門頭。當處發生 得用隨宜即便休隨處滅盡 象骨巖前弄蛇手。欲道他人 兒時做處老知羞先治自己

師云若論此事如石火電光雲巖提起示人長慶攔面便撼用處雖殊同歸變滅洞上所以貴迴機轉位也雪峰有象骨巖雪峰曾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雲門以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此豈不是奴見婢殷勤也雲巖掃地提起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盡與從良變為得力兒孫了也雲門至今在籬落下所以天童放伊不過道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勝默和尚道這箇頌子有搜人短處有為人長處此天童勝默點罰雲門萬松今日翻案去也不見天童頌弄蛇話褒奬雲門全機大用雲中不下為甚如此抑揚皆在我殺活更由誰

示衆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撥草瞻風。尋常用底。忽然跳出箇焦尾大蟲。又作麼生

擧巖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這賊）山便喝。（裂破髑髏）頭禮拜。（未當好心）洞山聞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厚幣甘言）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却又著忙）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我豈不知）

師云。德山尋常打風打雨。一日巖頭展坐具。德山以拄杖挑向堦下。頭下堦收坐具便行。次日

上德山侍立。山云。那裏學得這虛頭來。頭云。某甲終不敢自謾。山云。汝已後向老僧頭上屙去在。父聞子健。恨不殺身。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此問諸方謂之跨門之機。未必當初眞跨門問來。昔有外道手中藏活雀兒問世尊曰。手中雀兒爲活爲死。世尊以足跨門云。汝道吾欲出欲入。問是凡是聖。眞有此理。昔日普化曾指聖僧問臨濟。且道這箇是凡是聖。濟便喝。化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老賊。化出僧堂云。賊賊。首山云。這兩箇賊。有箇正賊。且道那箇是正賊。代云。劉盆子。巖頭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便是與臨濟商攉勘同來相似。頭禮拜。亦與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一般。雪竇道。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絶洞山。亦乃把定豁老。此又與臨濟道這老賊同叅。洞山聞擧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佛果著

語云。傍人具眼。又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萬松見處即不然。佛果道。洞山傍人雖具眼。只見錐頭利。萬松道。佛果和尚雖具眼。不見鑿頭方。洞山故將承當賺誑巖頭。要發明當初禮拜有權有實。果然巖頭火到頭上。急忙撲撒道。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方始點燈喫飯。兩家分明也。不見保寧勇和尚頌云。平川走兎。放蒼鷹。此頌跨門之問也。一搦便咱雙眼

睛此頌德山喝巖頭拜毒手奪来人買去此頌洞山著價利奈何斤兩未分明正是萬松道底欲得斤兩分明麼其實佛果萬松不爭頭高頭低更看天童稱盤一上頌云

挫来機（風行草偃）總權柄（符到奉行）事有必行之威（佛手遮不得）國有不犯之令（誰敢當頭）賔尚奉而主驕（下以風刺上）君忌諫而臣佞（上以風化下）底意巖頭問德山（雖然父子興師）一擡一捺看心行（未免干戈相待）

師云此頌三人皆挫來機各總權柄唯巖頭德山有必行之威有不犯之令賔奉主驕在洞山巖頭君忌臣佞在巖頭德山末後兩句在洞山巖頭此箇榜樣諸方喚作揀詁水中擇乳須是鵝王便見天童針線功夫巖頭知德山有必行威不犯令故不奪機且順情禮拜洞山知巖頭不受採拔不受點罰子承父業亦有必行威不犯令故鉤頭著餌道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豈非尚奉主驕忌諫臣佞臨濟宗風喚作紅線套索碧玉穿坑陷虎之機埋兵掉閗諸方盡謂巖頭一擡一捺洞山錯下名言殊不知洞山一擡一捺更甚分明此非久叅作者央難領略今時一等脫白沙彌見天童頌道一擡一捺看心行便道怪得禪家不肯為人說破元來都是心行故作機巧誑賺學人萬松道一分心行是一分慈悲不喫一交不學一便可謂果從花裏得甘

向苦中來巖頭擡捺洞山賺出洞山擡捺萬松說破忽有箇出来禮拜萬松却放過不打何也為伊皮下無血

示衆云達磨九年呼為壁觀神光三拜漏泄天機如何得掃蹤滅跡去

舉魯祖凡見僧来便面壁（相見了也）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道空劫以前承當（不考自招）佛未出世時會取（和尚會也未）尚不得一箇半箇（只為漏拎索）他

恁麼驢年去。忙者不會

師云。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凡見僧來便面壁自達磨九年之後無人再行此令且教諸方問佛問祖向上向下底大家識些痛痒南泉是他全叅見人針錐不動便與打傍通注破我尋常向他道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不得一箇半箇意似放開一線其實替他傳法肯了也又道他恁麼驢年去意似責他太孤峻

生其實賞他覷面分付。不見道直饒說得十分。爭似一迴親到。所以靈山如畫月曹溪如指月爭似魯祖在水晶宮中廣寒殿裡披襟相見保福見南泉魯祖破綻問長慶道。只如魯祖節文在什麼處被南泉恁麼道。萬松道。保福如何道節文二字來若非不萌枝上解辨春秋難置此問長慶對云。退己讓人萬中無一萬松道古人得恁麼眼明玄覺云。南泉為復是唱和語不肯

語。萬松道。半遮半掩謾渠一點不得。翠巖芝云何勞如此。萬松道。已是起模畫樣了也又云若有僧來見箇什麼。萬松道。猶嫌少在。復云知時好。萬松道。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又云。我即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得則打折你腰萬松道。和尚棒教誰喫。羅山云。王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為伊。解放不解收。萬松道。五更侵早起。已有夜行人。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

火抄。萬松云。惱亂春風卒未休。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萬松道共計十火抄。又云。若揀得出許尚座佛法有去處萬松道。好與五火抄。諸仁者。你看南泉恁麼貶屈魯祖長慶却道。正是退己讓人。魯祖把斷關津羅山却道。解放不解收盡是魚前布網。賊過張弓。更看天童別作甚麼向當。頌云。

淡中有味。誰教你添鹽著醋　妙超情謂。別日再商量　綿綿

若存兮象先（已落第二）兀兀如愚兮道貴（無人著價）玉
雕文以喪淳（和尚手高）珠在淵而自媚（少賣弄）十分
爽氣兮清磨暑秋（體露金風）一片閑雲兮遠分天
水（好事多魔）

師云。昔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磁州大明。入堂隨喜見僧面壁而坐駙馬曰一箇好淡漢詮大師曰淡中有味水性本淡加之以茶蜜甘苦生焉性亦恬憺泝之以迷悟則凡聖立焉雖

曰淡中有味斯乃無味之味其味恒然妙超情謂。情字從心謂字從言到此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法眼道。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道德經谷神不死章云。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綿綿若存。又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衲僧為言綿綿若存不可一向斷絕去也。象帝之先者。空劫以前。佛未出世時也。如愚道貴。暗用雪竇道貴如愚。頌云。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此頌空生宴坐天帝雨花今舉祖不能省事惹得南泉玄沙一隊老漢點檢此正是玉雕文以喪淳不若他珠在淵而自媚。晉書陸機崇文賦曰石蘊玉以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石中蘊玉而為南泉輩琢開水中懷珠而為玄沙輩漉出幸自十分爽氣清磨暑秋剛為一片閑雲遠分天水萬松不曾面辟你這一隊來覓什麼節文自代云聽說天童

頌古

示衆云。東海鯉魚南山鼈鼻。晉化驢鳴子湖犬吠不隨常塗不行異類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

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提起坐具云這箇不是倩來底）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聞風便颺）僧舉似玄沙（壘不過三）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狐朋狗黨）然雖如是我即不恁麼。（別有一條長便請拈出）僧云。和尚作麼生。（毒蟲頭上）

(揩痒)沙云用南山作麼(只者鼈鼻猶爲分外)雲門以拄杖攛向峯面前作怕勢(何得自傷己命)

師云南山鼈鼻雖是死蛇象骨巖前解弄也活雪峰拈来示衆本要以毒去毒長慶只解順水推舡道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若解逆風把柂雪峰須入涅槃堂始得玄沙聞擧云須是我稜兄始得這裏有些子誵訛若道玄沙許長慶爲甚麼却道我即不恁麼不唯順水推舡更解逆風把柂這僧不顧危亡便問和尚作麼生玄沙只道箇用南山作麼這裏便見弄活蛇手雲門便攛拄杖作怕勢用得最親雲巖掃地話頌中曾擧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爲雲門道奴見婢殷勤便騎賊馬趂賊也不妨惡手脚今日再頌弄蛇話誇弩龍手看他大斧斫了手摩挲頌云

玄沙大剛(當機不讓父)長慶少勇(見義不爲)南山鼈鼻死無用(搭條斷貫索)風雲際會頭角生(時来蚯蚓作蛟龍)果見韶陽下手弄(怎後不禁)下手弄(弄不出即休兩迴三度)激電光中看變動(眨眼喪身失命)在我也能遣能呼(少賣弄)扵彼也有擒有縱(七寸在手)底事如今付阿誰(萬松老漢)冷口傷人不知痛(阿耶阿耶)

師云玄沙專使馳書上雪峰峰拆開乃見三張白紙示其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峰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迴擧似沙沙云山頭老和尚蹉過也不知玄沙承嗣雪峯尋常證父攘羊當仁不讓道要南山作麼此又果毅無前太剛之甚長慶隨邪便道大有人喪身失命不解師子返擲此真見義不爲是無勇也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此頌雲門覿面拈出一條活蛇不同諸師弓枉現影能遣能呼者俚諺有云呼蛇即易遣蛇即難有擒有縱者此頌既攛向面前復作怕勢已能擒縱必解遣呼天童末後

道。底事如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但凡拈頌歸於自己。拈向面前。始是作家。雪竇亦云。如今藏在乳峯前。来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萬松道。雪竇貪觀脚下。不知穿過髑髏。天童冷口傷人。明人不作暗事。我當時若作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懷裏。擬議不来。隨後教伊自作自受。親遭一口。為什麼如此。今朝二月二暫放龍擡頭

示衆云。剎海無涯。不離當處。塵劫前事。盡在而今。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麼處。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来。要且少他不得者云。扇子破也。未舉時却完全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来。不見道破也何不領話者無對。扇子猶在雖有如無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出巧新行能做會賣

師云。杭州鹽官縣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本唐皇宗枝。宣宗在潛為僧。將謁師。師預知。告主事大禁雜言。止約橫事。帝住久忽辭。師密謂曰。時至矣。無滞泥蟠。兼囑以佛法後事。武宗滅教六年。宣宗復興。師有力焉。帝將詔師歸宮供養。師化已久。帝惻愴追謚悟空禪師。師一日喚侍者與我過犀牛扇子来。侍者道。扇子破也。也是平實父子説話。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来。此乃全身入草。養子之緣。侍者無對。却也因邪打

正。只是自不知有。投子代云。不辭拈出。恐頭角不全。萬松道。善能修補。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萬松云。乃吾家之舊物。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萬松道。當面諱却。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萬松道。明眼難謾。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萬松道。恩多怨深。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萬松道。好心不得好報。據這一隊老漢空説道理。扇子與牛兒終拈掇不出。唯資福畫一圓相。

於中書一牛字。扇子犀牛。斬新不動。雪竇拈云。適来為甚不拈出。其實道扇子破也何曾動著分毫。適来不拈出。又何曾少。而今拈出也不曾添。天童賞資福拈得出用得親。標名挑請。特為煎點一上。頌云

扇子破索犀牛。(一不做二不休)棬攣中字有来由。(強如說道理)誰知桂轂千年魄。(埋根千丈)妙作通明一點秋。(現世生苗)

師云。諸方謂扇畫犀牛玩月。或云犀角為扇。或云以犀為柄。皆得名為犀牛扇也。鹽官當時開箇鋪席。各人拈出一柄。獨資福親手新樣。脫體偏別。師嘗示衆云。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後脚跟下好與三十棒。豈况過江来時。有僧纔出。師云不堪共語。大抵講肆貴說到。宗門貴用到。以棬攣中字最有來由。玄沙示衆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猶如畫月。曹溪竪拂子。猶如指月。桂轂乃月也。涅盤經。世尊放月愛光。阿闍世王熱惱清涼。所以道。誰知桂轂千年魄。妙作通明一點秋。可謂大柄若在手。清風常及身。犀牛扇話。拈頌最多。要且端的不曾與鹽官相見。萬松若作侍者。見道與我過犀牛扇子来。有甚羽蒲紙竹綾絹椶聲。信手拈来。便與一柄。何者。縱有千般巧。終無兩樣風。

示衆云。冰霜一色。雪月交光。凍煞法身。清損漁父。還堪賞玩也無。

擧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仰山不覺平地喫交)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不奈舡何打破戽斗)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解扶起。(路見不平拔劍相助)

師云。古人臨機遇物。發明空劫以前一段大事。法華經云。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說者以謂白是衆色之本。一乘是諸乘之源。而不說白色向上更有事在。故仰山指雪師子示衆云。

還有過得此色者麼。且白是衆色之本。雪色至白。如何更有過此色者。萬松道。既稱為色。必與眼對。過白之色。唯無色者。不與眼對。雲門所以道。當時便與推倒。若便向至白無白處。認著正是。墮在無色界中。雪竇所以別指出一條活路。向推倒處。却教扶起。佛眼云。若向這裏扶持起來。甚生次第事。萬松道。若是他宗異派。不道不得。更須知有洞上宗風。正倒時便起。正起時便倒。底時節。然後起倒同時。起倒不立。更買草鞋

行脚三十年。不見佛覺頌云。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萬松道。日出後一場懡㦬。一等學人見雲門推倒。雪竇扶起。便作機鋒轉換。大用無方會。見向一色邊不得。色邊會。以為宗旨血脉。已有佛覺為證。如或不信。更問天童。頌云

一倒一起。雪庭師子。恰似箇活底 慎於犯而懷仁

勇於為而見義。識法者恐 清光照眼似迷家。路見不平 明白轉身還墮位。東西不辨 衲僧家了無寄。更上一層樓 同死同生何此何彼。且過一生 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刀斧斫不開 凉飈脫葉兮秋澄潦水。收得返魂香 來艒塗毒鼓

師云。雲門一倒。雪竇一起。仰山指師子要過此色。三箇聵漢足闕一不可。三玄三要盡在於茲。仰山恐人坐在明白裏。豈非慎犯懷仁也。指似於人令過此色。豈非勇為見義也。魯語曰。見義不

為無勇也。雲門又恐坐在一色邊也。豈非慎犯懷仁。便與推倒。亦勇為見義也。雪竇恐人只解推倒。乃慎犯懷仁也。更能扶起。勇為見義也。不見趙州道。老僧不在明白裏。良以清光照眼猶自迷家。明白轉身未免墮位。只解推倒。不解扶起。而堪作什麼本色衲僧。如珠走盤。雖同死同生。而不居生死。雖無彼無此。而權立彼此。末後

兩句。有時太陽門下。有時明月堂前。萬古長空
一朝風月。朝菌蟪蛄。且道而今是什麽時節。且
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
示衆云。師多脉亂。法出姦生。無病醫病。雖以傷
慈。有條攀條。何妨擧話。
擧法眼以手指簾。（莫道不知莫道不見）時有二僧同去
捲簾。（同行不同步）眼云。一得一失。（斂下分身）
師云。法眼齋前上叅。以手指簾。二僧同去捲簾。

眼曰。一得一失。東禪齊云。上座作麽生會。有云
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則會。不指
而去者則失。恁麽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麽會。
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萬松道。泥裏洗
土塊。此非但法眼。南泉一日謂僧曰。夜来好風。
僧亦曰。夜来好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亦
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泉次謂一僧曰。夜来好風。
僧曰。是什麽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僧曰。是

什麽松。泉曰。一得一失。指簾話。極有爲人作略。
二僧捲簾。在當人分上。自有兩條路子。法眼先
與一印。印定更無移改。在法眼分上。明暗相叅。
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諸方皆以離得失忘
是非爲上。法眼走入是非海裏。得失坑中作活
計。蓋無得失人。可以定天下之得失。萬松恁麽
提唱。也有得有失。諸人恁麽上来。也有得有失。
唯深明利害之端者。可以較其損益。這箇喚做

現成公案。不勞再勘。爲伊不能倒斷。不免天童
引惹詞訟。頌云。
松直棘曲。鶴長鳧短。（不得動著）羲皇世人俱忘治
亂。（葫蘆提鑿得肥）其安也潛龍在淵。（佛眼覷不見）其逸也
翔鳥脱絆。（斫頭望不及）無何祖禰西来。（上梁不正）重裏許
得失相半。（下柱參差）蓬隨風而轉空。（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舡
截流而到岸。（順水張帆難逢快便）箇中靈利衲僧。（罵街醉漢）
看取清涼手段。（誰敢承頭）（我這裏也有只是罕遇其人）

師云古人不得已強名本分事松直棘曲鵠白烏玄本出楞嚴經天童點化鶴長鳧短莊子云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俗諺云要不悶依本分豈直羲皇世人俱忘治亂孔子謂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治亂者得失也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周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四或躍在淵秦臺記王次仲年弱冠變蒼頡

古文為隷書秦始皇徵之不起上怒檻車囚之赴國路化作烏脫羈絆飛至西山落二翮今嬀川縣有大翮硐即其處也此頌上古之風出處行藏各安其分佛未出世有多少經論公案及至祖師西來便有得有失何不向未指簾時會取隨風轉空截流到岸此二句點出二僧得失天童大有功夫不易恁麼道若無活人手爭能殺得人是故又道箇中靈利衲僧看取清涼手段且道據什麼令便得如此待你喫棒了向你道。

示衆云不挂寸絲底人正是裸形外道不嚼粒米底漢斷歸焦面鬼王直饒聖處受生未免竿頭險墮還有掩蓋處麼

舉僧問護國鶴立枯松時如何（步步登高易）國云地下底一場㦬㦬（心心放下難）僧云滴水滴凍時如何（法身無被不禁寒）國云日出後一場㦬㦬（雪消露出

死人来）僧云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也（點即不到）國云三門頭兩箇一場㦬㦬（到即不點）

師云隋州隨城山護國淨果大師諱守澄與二世演化大師諱知遠同在湖南報慈慈陞座師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曰誰無叅退首座問汝適来問和尚話還會麼師曰不會座曰和尚恁麼慈悲汝為什麼不會真如佛性誰無乃至四生六道悉皆具足師曰感謝首座為其說破淨

果在傍𪗋齒曰這老漢自家無眼更瞎他人乃召師問首座適来説箇什麽師曰某當時不會得他説破具如前舉淨果曰上座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汝若不信去問取堂頭師上堂頭具説前解慈亦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曰適来問第三座他亦不肯故教来問且望慈悲為某決破慈曰汝却問取第三座去師下来禮問淨果曰汝但問来師便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淨果曰

誰有師於言下契悟再拜謝了乃曰首座或在衆或出世某誓願佐助後遂相繼住持此話諸方謂之護國三懡㦬與保福四謾人為對未透關者極難奔湊不見僧問雲居簡禪師孤峰獨宿時如何居云九間僧堂裏不卧誰教你孤峯獨宿此話雖無玄妙甚有開發舉此一隅三隅可見洞山玄中銘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這僧却問鶴立孤松時如何這僧

凝坐功夫既到将這些子本地風光貼在額頭逢人呈似殊不知孤危不立道方高天台教中謂之頂墮所以護國道地下底一場懡㦬這僧不向孤危處作活計又将冰枯雪老處呈上又不知乾㬥㬥時還生津潤冷清清處却要温和所以道日出後一場懡㦬這僧戈甲两翻上来两被護國格下既没奈何却問教門興廢疑難道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麽處去也唐武

宗好仙沙汰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勅令歸俗帝服方士丹藥性加躁急喜怒不常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以丹毒死宣宗即位佛寺復增三倍之多以神道為論不假武宗小廢何致宣宗大興善神權巧之方斷非凡下可及若以衲僧見處法門本無興廢善神豈有去来所以道三門頭两箇一場懡㦬萬松恁麽道錯為人下注脚了也又不見僧問心

法雙忘時如何。國云不洗面。僧云月落寒潭時如何。國云不洗面。僧云光境俱忘時如何國云不洗面不可總從頭注解将去也不注解時如何。自有天童頌古

壯士稜稜鬢未秋恨天不到男兒不憤不封侯貪程
太速翻思清白傳家客已太多生洗耳溪頭不飲牛
末後太過

師云三祖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

急轉遲。昔有二僧同行。性急者在前。呼在後者云。光陰迅速。疾走上來。後僧云。大道廣濶。忙作甚麽。萬松嘗見圓通善國師手書二頌云。光陰迅速。疾走上來。路頭踏著。優鉢花開。大道廣濶。忙作什麽。放開肚皮。一時包裹。此圓通善國師二頌。如這僧恁麽問。護國恁麽荅。各具一隻眼。天童頌中。前兩句如銳氣貪榮。後兩句如退身致仕。後漢班超家貧。常傭寫書。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焉能久事於筆硯間乎。後討西國。封定遠侯。此喻這僧三問探頭太過也。後漢楊震任荊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蔬食步行。舊長者欲開産業。震不肯曰。傳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史記。許由隱於箕山。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讓帝位。由聞之臨河洗耳。巢父飲牛。問曰。凡人洗面。公獨洗耳。由曰。聞堯

請我為九州長。故洗是非。父曰。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工人莫得。子欲避世。何不深藏。今游人間。苟求名譽。行待下飲。恐污牛口。乃牽上流飲之。天童以楊震許由巢父三人。頌三懡㦬。却被同安道。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平。這僧與護國收下了也。不干諸人事。各請逐便。

示衆云。遲基鈍行。爛却斧柯。眼轉頭迷。奪将杓柄。若也打在鬼窟裏。把定死蛇頭。還有變豹分

也無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針劄不入）去即印住（拽迴鼻孔）住即印破（截斷脚跟）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泥裏洗土塊）時有盧陂長老出問云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兜有逆水之波）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引魂旛子）陂佇思（已過鬼門關）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已臨崖岸更與一推）陂擬議（許多時節）

（甚處去來）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麽試舉看（為人為徹殺人見血）陂擬開口（猶自不伏燒埋）穴又打一拂子（仍少三十棒）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不會做官看傍州例）穴云見箇什麽（却好與一拂子）牧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自為自招）穴便下座（得意濃時正好休）

師云無盡居士舉臨際辭潙山仰山侍其傍潙曰此人他日法道如何仰曰他日法道大行吳越遇風即止又問其嗣之者何人仰曰年代深遠未可言耳潙固問之曰吾亦欲知仰云經不云乎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居士曰吾以此知風穴仰山之後身也穴初參雪峯五年一日請益臨際會下兩堂上座舉頭相顧各下一喝僧舉問際未審具賓主眼否際曰雖然如是賓主歷然雪峰叙與巖頭欽山進途而值臨際已逝不及參則曰汝欲會當問取他子孫穴舉似南院顒院云雪峰古佛也師後住汝

州風穴山廣慧禪院五代離亂郢州牧主請師衙內住夏一日牧主請陞座示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不同石人木馬玄唱玄提直下如鐵牛無你近傍處你纔去鉤迴纔住打教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可謂鉤頭有餌盧陂長老亦是際下兒孫便拈轉他話頭置問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其奈風穴據令而行便道慣釣鯨鯢澄巨

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鯨鯢橫海大魚也莊子任
公子五十犗為餌曾得此魚蛙步驟泥沙有說
漢武帝時有暴利長渥洼水傍見群野馬中有
奇者來飲水因作土人持勒絆于傍習以為常
以人代之收得其馬欲神異其馬謂從水出遂
傳為龍種穴謂馬出清水反偃驟泥沙中此說
迂迴風穴衆吼集明作蛙步不見雪竇頌犀牛
扇話了復云若要清風再振頭角重生請禪客

下轉語乃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来時有僧
出云大衆叅堂去竇喝云抛鉤釣鯤鯨釣得箇
蝦蟆以此兩句對風穴上下兩句蛙字無疑也
陂佇思問話呈機要與風穴相見而忽遭點要
別尋出長技至你施呈槍法一撚槍打倒也此
不解奪機行令賓主互換之過也牧主久叅風
穴不無見處道佛法與王法一般風穴收得安
南又憂塞北便問牧主道見箇什麼這裏便好

與盧陂雪屈却只道當斷不斷反招其亂也不
妨說到風穴為伊是俗官飲氣吞聲便下座二
尊宿一龍一蛇做剛做柔篁鼓臨際宗風更著
天童斷和頌云

鐵牛之機（哮吼也未）印住印破（鉤錐在手）透出毗盧頂
𩕳行（將上不足）却來化佛舌頭坐（四下有餘）風穴當衙
（世情看冷暖）盧陂負墮（人面逐高低）棒頭喝下（豈容分說）電
光石火（不待消停）歷歷分明珠在盤（不撥自轉）眨起眉

毛還蹉過（和聲便打）
師云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閻王遣使送朱記到
保福上堂曰去則印住住則印破僧曰不去不
住用印奚為保福打之僧曰恁麼則山鬼窟裏
全因今日也保福默然萬松道可惜龍頭蛇尾
風穴若不超證無住無依大解脫門不能透出
毗盧頂𩕳行也唐肅宗問忠國師如何是無諍
三昧國師云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此明法身向

上非枯椿邊事。風穴先據此令。却來佛事門中
掌莫大威權。斷不了公案。掃除凡聖情量。坐斷
報化佛頭。臨際廣語云。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
頂。恁麼當衝。直饒盧陂作家。亦有時負墮也。西
天外道立義不成者。謂之負墮。斬頭截臂以謝
不敏。此棒頭喝下。鉆鎚電光石火。機變皆蹔時
光境。慎勿以定奪得失。决斷勝負。如珠走盤。眨
眼蹉過也。師以拂子擊禪牀云了。

示衆云。絶諸對待。坐斷兩頭。打破疑團。那消一
句。長安不離寸步。太山只重三斤。且道據甚麼
令。敢恁麼道。

舉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
壞不壞。(愁人莫向愁人說)隨云壞。(早是那堪)僧云。恁麼則
隨他去也。(目前可驗)隨云。隨他去。(下坡不走更與一推)僧問
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同病相憂)
濟云不壞。(打破契頭、捩轉鼻孔)僧云。為甚不壞。(又恁
麼來)濟云。為同大千。(生鐵鑄成)

師云。孟州大隨法真禪師。或云福州西院。亦曰
長慶大安之子。百丈大智之孫。叅見六十餘員
尊宿。在潙山會中作火頭。潙問。子在此數年。不
解致箇問頭。隨云。教某甲問箇甚。即得山云。你
不解問道。如何是佛。隨以手掩潙山口。山云。你
以後有片瓦蓋頭。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於棚口
路煎茶接待往來三年。開山住大隨。僧問劫火

洞然。大千俱壞。此問本出仁
王護國經。斑足王信外道羅陁語。殺千王頭。滛
祀塚間摩訶迦羅大黑天神。冀延國祚。普明王
請一日假。依七佛法齋百法師。第一法師為王
說偈。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此偈凡三十二句。王
赴死轉為諸王說。斑足疑問。亦聞此偈。心開悟
解。以國付弟出家得忍。據教中說。三千大千世
界。同一成壞。漢武帝鑿昆明池。得灰。問東方朔。

朔曰請問西域道人至後漢明帝摩騰竺法蘭來問之曰劫灰也雲庵問講師大災起時世間虛空許多灰燼將置何處罕有荅者止觀羅漢如炭辟支如灰菩薩餘少灰佛如劫火無炭無灰此問這箇壞不壞佛果道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甚麼隨云壞此語反常合道極難咬嚼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這僧也好笑不知執鞭墜鐙多少時也隨云隨他去萬松

道僧隨大隨去大隨隨僧去雪竇與脩山主同時未見脩山主荅後段不壞為同大千話單頌大隨話云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這句人多錯會道大隨道壞是一重關脩山主道不壞是兩重也你不看前話單頌大隨雪竇未見脩山主語錄但以問頭這箇壞不壞已是兩重關也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此頌這僧不會大隨語直往舒州問投子子云

西川有古佛出世汝速廻彼僧廻隨已化唐僧景遵題云了然無別法唯道印南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雪竇用此聯意道頌後一聯也寒蛩鳴砌葉靜夜禮龕燈吟罷孤窓月徘徊根不勝天童頌古更添脩山主話道不壞為同大千有本道為他不同大千這話最好看道同也得不同也得將錯就錯無可不可脩山主又云壞也礙塞殺人不壞也礙塞殺人萬松道大隨

道壞也有出身處脩山主道不壞也有出身處不是一向無意度不可一向情識會不見江西志徹禪師問六祖涅盤經中常無常義祖曰無常者佛性也有常者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徹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生疑惑祖曰佛性若常更說甚善惡諸法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

切諸法若無常若則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兩真常性有不徧處。吾説常正是佛説真無常義也。今時初心見大隨道壞隨他去未免嚐惑傍叅六祖可以無疑也。況大隨百丈親孫。脩山主地藏嫡子。超情離見曲為今時。雪竇當時只頌一半。天童今日始得完全。頌云。

壞不壞。佛手揀不出 隨他去也大千界。沒量大人語脉裏轉 却句裏了無鈎鎖機。粘牙帶齒亦不少 脚頭多被葛藤礙。誰教你生枝引蔓 會不會。心忙手急 分明底事丁寧瞞。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知心拈出勿商量。牙人見敗子 輸我當行相買賣。堂屋裏販揚州

師云。雪竇頌這僧問這箇壞不壞道。衲僧猶滯兩重關。天童頌首言壞不壞。其意不同。雙舉二僧問端。雙收二師荅處。一時拈向面前。唯隨他去也大千界。就大隨語出二師鉤線點二僧趣垷。雲居示衆云。言語如鉆如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今頌二師荅處直捷便與不涉廉纖。爭奈諸方已被葛藤絆倒也。真點肯脊容

南昌潼江寺政禪師席下。一日揾衣露脛緩步而過。政怪問之。真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真恐絆倒耳。政為大笑。天童道。我恁麼分明頌出。你會那不會。若是久叅上士如當行買賣。不索商量。萬松今日只謊得離家。

示衆云。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檐。且道是何宗旨。

舉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落七落八了也 衆無語。却與露柱同叅 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張翁喫酒李翁醉

師云。本錄雲門問僧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門云。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門云。一條條三十文。僧云。如何是一條條三十文。門云

打。與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唐宋開府璟善羯鼓歌有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借用如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全似睦州機鋒。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豈容詮注話會。天童能向詮注不及處詮注話會不到處話會。頌云。

一道神光(上柱天下柱地)初不覆藏(淨倮倮赤灑灑)超見緣也是而無是(烈火焰中休眨眼)出情量也當而無當(鉤輪鋒外莫迴頭)巖華之粉兮蜂房成蜜(神通廣大)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變化無方)隨類三尺一丈六(主山高案山低柱杖長拂子短)明明觸處露堂堂(撥破面門無處迴避)

師舉雲門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又道虛空包不盡。大地載不起。楞嚴此見及緣。皆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肇公般若無知論云。夫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也。此頌明依一經一論。暗指超情離見人境交叅。古佛既與露柱相交。自然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蜂採花而成蜜。麝食草而作香。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大小鱗毛普現色身三昧。勿尸羅長者覩三尺而無盡。無邊身菩薩窮上界而有餘。無一時不現。無一處不遍。故云。明明觸處露堂堂。師復云。還見麼。瞎

示衆云。海為龍世界。隱顯優游。天是鶴家鄉。飛鳴自在。為甚麼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還有計利害處麼。

舉仰山問僧甚處人(開門刷會)僧云幽州人(公驗明白)山云。汝思彼中麼(恰待忘了)僧云常思(熟處難忘)山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元來更立能所)彼中山河大地樓臺殿閣人畜等物。反思思底心還有許多般麼(仁者自生分別)僧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猶有)

這箇山云。信位即是人位未是。庭前殘雪日輪消　室內紅塵遣誰掃
僧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便恁麼來　山云。別有別無
即不中。射透兩重關　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已有舟中月
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更添帆上帆
師云。仰山昔嘗問僧甚處來僧云幽州來仰云
我恰要幽州信幽州米作麼價僧云某來時無
端穿市中過踏折他橋梁仰便休仰山小釋迦
接人非止一路。此箇公案正是學人入門之勢

下手得力處。山問幽州僧。汝還思彼中麼。當時
被他道不思又作麼生。仰山必然別有長處。僧
却云常思。實語當懺悔。山云。能思是心。所思是
境。境則千差。能思底心有多黏麼。雲門曾道。仰
山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果然僧也靈利。道
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今時人萬一不到這境
界。若到即點胸擔板。不知途路之樂。終不到家。
仰山曾行山下路來。故別指一條活路。仰山昔

年僧堂前三昧次夜半不見山河大地寺宇人
物以至已身全同空界明晨舉似大溈溈曰我
在百丈時得此境乃是融通妄想銷明之功汝
向後說法有人過者無有是處萬松道非仰山
不證非溈山不識楞嚴經云若動念盡浮想銷
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
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
想以為其本此又見溈仰父子妙契佛心也仰

山一日呈解云若教某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
無可斷。溈曰。據汝見處猶是法在。亦未離心境。
仰曰。既無圓位。何處更有心境。溈曰。適來汝作
恁麼解是否。仰云。是。溈云。若恁麼。具足是心境
法。爭得道無。仰山見這僧有這箇在。依理判斷
道。信位即是。人位未是。別本云。信位即得。行位
即未。多舉金剛三昧經。信位思位修位行位捨
位。今言信。位人位。未必全同竹庵珪和尚道向

開口合口處分這邊那邊有言無言處分信位人位此又別一家也潙山問仰山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云慧寂信亦不立潙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潙云若恁麼則是定性聲聞也仰云慧寂佛亦不見清居皓昇禪師牧牛圖至第六章云信位漸熟邪境覺疎雖辨淨穢如劍利泥猶存鼻索未可憑信故白黑相半頌曰野牧雖云久牽繩手漸離行持非暗昧進習不依隨淨地于于樂長鞭每每持青山香草細一味日充飢至十二章人位本空身心無著得失淨盡玄玄道路邈無分別向上一句擬議即隨頌曰妄起勞看牧牛非人亦非正中忘想像向上有玄微大海纖塵起洪鑪片雪飛相逢求解會不墮汝心機萬松道仰山信亦不立清居人位本空若向二師話中揀得出信位人位昭然可見所謂退步就己萬不失

一也僧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爛泥裏有刺仰云別有別無即不中有即雪上加霜無即死在句下所以指一玄教伊自看湧泉空處為座萬行為衣有以坐謂安禪靜慮衣謂衲帔蒙頭有以坐謂開堂陞座衣謂法服嚴身皆有理在且道向後自看看箇什麼聞取天童頌云

無外而容（大無不包）無礙而沖（細無不入）門牆岸岸（莫探頭好）關鎖重重（不消彈指）酒常酣而臥客（醉來打）飯雖飽而穨農（一坑埋卻）突出虛空兮風搏妙翅（穿開碧落天）踏翻滄海兮雷送游龍（驚蟄二月節）

師云天童先頌返思能思底豈有多般雲門道會得也目前包裹會不得也目前包裹此無外而容也山河樓閣人畜等物一多無礙人境交參此無礙而沖也韶國師道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通玄峯頂所思境也不是人間能思心也心外無法總不見有也滿目

青山只此一句這僧與韶國師相隔信位人位一玄三玄直得門牆岸岸閑鎖重重卒難相見也又頌這僧見處如醉客頽農仰山指處如妙翅游龍法華經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其人醉臥都不覺知趙州云曽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趙州一飽忘百飢合受人天妙供這僧飯飽頽農滴水難消明眼人辨取梵語

迦樓羅此云妙翅鳥摶風闊海直取龍吞孔子問禮於老聃謂見老子其猶龍也游龍雲煙出沒非同潛蟄者此頌人位未足只得一玄向後自看教渠移身換步何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録卷上

音義卷上

○錙銖 八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見海句 磊落 上累大皃 亟 棘急也 從容 上七容寬也 鉆鎚 上鈐作鉗非 揣 初委度量也 晷 軌日影也 屏山 李之純号丨丨居士 閑閑 趙周臣号丨丨居士 扈從 上戶下去呼隨駕 藁 杲草本 伶仃 皆如字獨行皃 飫 於去飽也 擅 善專也 阿里馬 譯云林禽城多也杲故 摭 隻 毋閱 上無禁止下悅 蝸 瓜丨牛也 杪 渺末也 曲覼 錄不直皃 仙陁 一名四實鹽水器馬智臣秦王用宜適時也 絡 柳二十絲也 阿賴耶 云含藏第八識也 邪因無因 外道不出二因如云混沌一氣邪因也道法自然虛無等無因也 禦木 上御蠹文

也 躁 竈動也 轗軻 坎可多也也 出處 上呼 剧剞 掘奇 逕庭 聽不近人情 瞑眩 面縣眼花皃 瘳 抽書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郢人 癭楚地 堊 惡白土 斲 卓丨削也 莨菪 浪宕毒草也 隁界 上去呼五隁也 豐干 寒山謂閭丘徹曰丨丨弥陀饒舌汝後不識 椳 愄 腐 父臭也 蠹 妬蟲蝕 擘 百分破 嘮 敎交又音勞 梗槩 蓋大畧也 旄頭 毛昴宿也 孺 而遇切 識 楚禁切 庬 枚馬含 矴 釘去呼石也 撈 兩遥也 憀 聊頼也 懡㦬 摩羅慙羞 也 寱瞸 又瞟睡眠 獃郎 上五來痴人也 頤 怡頷也 穽 淨坑也 哆哆 音跢小兒言不真皃 萬籟 頼風聲也 口喎 苦佳口戾 懲 澄戒止也 㨷 士臻切喜

也女媧小女后勦子小絕也謚法夫切名也受禪善讓傳也羈韁

嗃蠹紲也纆墨臺索也余且子魚人名筴策瘝閑病也覶笛見也顆

魚容仰也診疹候脈也崢嶸上士耕下戶葫山峻皃榾榤骨朶涵含泳也

帘慣罕也耘云去苗荒閩文旻越國濯濁洗勝進上升擧也遠離皆去

呼帷幄帝握帳也邳丕拗折上咬折也饡飯纂和丨也鯤鵬昆朋

大化魚丨抉於悅挑也喆老也智侗阿厠上彀搆張弓也潦倒上老爛熟

也梟鴟上浇孝鳥不棬丘圓䙡丘畏事治持脩理也諸訛上戶交言

不謹也歃欺側也錙銖錙銖細皃穨徒回隨也瘢盤艾燋醮炬也

嘈曹喧也闌各姓也磻般名溪寘志置也磕湯石声馮諼喧

撲簸蒲木卜播憤悱上扉下斐心丨丨口丨丨洎合暨丨丨幾乎也撼少獲

捎拂也先治持攛上丸撞也褒獎上卜毛下薦贊稱也捺奴八按也手

挫七卧摧也套他吉栓索上數還貫也火抄平呼火匙去乎火杖貶丨檢

拱也玄牝腹倩七正借也假颺羊也飄把柂徒可正舟切木貶仄洽

動攘穰搞也俚諺里彥俗言惻愴測創傷也感欆艂丨毛櫚

托尾扉斗上乎故出水器嚬呻頻申迅也奮煦香句目光涼颸標瘠

也籍瘦燒瘢上少盤野火過隸書庚八分書翩數羽梢嬀川居為縣名

碣徒和山名嘿泰驟扇馬犗丨渥洼握窪水名憁憽上聰

文也藝摳口上茔璟居永光也王止濼粕也陂常酣含中

酒也風摶團昂藏下昂霅自甲切地名也雲泥猶天地懸隔也瑞

倪循胱粟飯子春秋晏嬰食丨丨也相攘音娘出也啗徒感

丨切也詁姑二切故言也鯨鯢勤倪

從容庵録卷中目録

三聖金鱗　風穴一塵

洛浦伏膺　馬師不安

潙山業識　臨濟眞人

趙州洗鉢　雲門白黒

洛浦臨終　南陽浄瓶

羅山起滅　興陽妙翅

覺經四節　德山學畢

趙州栢樹　摩經不二

洞山供眞　雪峯甚麼

法眼舡陸　曹山法身

黄檗噇糟　雲巖大悲

雪峰飯頭　密師白兎

巖陽一物　剛經輕賤

青林死蛇　鐵磨牸牛

乾峰一畫　米胡悟否

趙州問死　子昭承嗣

首山新婦　九峯頭尾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録

侍者離知録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逢強即弱遇柔即剛兩硬相擊必有一傷且道如何迴互去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不待垂綸自上鉤)峯云待汝出網来向汝道(逢人且說三分話)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靈山授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腦後見腮)(也不似今日)

近代長蘆了和尚天童同叅住一千七百衆與竹庵珪開粥過夏分寮入室雪峯三聖異世同風大潙喆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峯大似孟嘗門啟豈憚高賓三聖置箇問頭不妨向荊棘林中掇出箇膠盆子雪峰先在三十步外看你自沾自惹道待汝出網来即向汝道奇怪正如國手下棊先見數着之前三聖見這一段不分勝敗別行一路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用法窟爪牙生擒活捉雪峯款款只道箇老僧住持事繁保福云爭不足讓有餘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此二老一縱一奪各有出身之路高鄧定和尚有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鄧云乾屎橛雪巖先師聞云謝供養此法喜禪悅不減古人天童分上又作麼生頌云

浪級初昇雲雷相送(恨天不到)騰躍稜稜看大用(急著眼看)燒尾分明度禹門(遠禮三拜)華鱗未肯淹虀甕(更有僕黑)老成人不驚衆(妥妥帖帖穩穩當當)慣臨大敵初無恐(受辱如榮視死如生)泛泛端如五兩輕(遠觀不審)堆堆何啻千鈞重(近覷分明)高名四海復誰同(天上揀月)介立八風吹不動(恰似不曾)

師云絳州龍門山禹鑿也亦曰禹門而有三級

水經云鱣鮪出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為龍否則點額而迴浪級初昇三級浪也易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雲雷相送成龍也二大士騰躍威稜三聖如浪級初昇雪峰如雲雷相送三聖既度禹門雪峰肯淹虀甕臨際送洛浦云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向誰家虀甕淹殺也向下正頌雪峰老僧住持事繁兼頌三聖二問老成人不驚衆慣臨大敵

初無恐光武紀王尋王邑兵號百萬進圍昆陽光武自將作先鋒殺數十人諸將皆喜曰劉將軍平日小敵怯今日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作看五兩也不到子細參詳千斤秤上打不動後来雪峯門下出雲門法眼兩派豈非源深流長耶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風也於他本分宗師如耳邊風過潭柘性和尚謂慶壽顫和尚曰喚你作箇爺又作麼生

示衆云赤手空拳千變萬化雖是將無作有柰何弄假像真且道還有基本也無

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得之本有)不立一塵家國喪亡(失之本無)雪竇拈拄杖云(是立不立)還有同死同生底衲僧麼(不道無只是少)

師云雪竇舉拄杖意在立塵處頌云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此頌還有同死同生底衲僧麼萬里清風只自知

野老不展眉此話舉不全録中風穴上堂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梨麼左邊一拍云這裏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一拍云這裏即是雲門云這裏即易那裏即難瑯琊覺云杓卜聽虛聲萬松道雲門矢上加尖瑯琊腦後拔

楔。此亦一塵廢立家國興亡也其實中心樹子何曾少動雪竇於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天童兼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两法齊行一併拈出頌云

皤然渭水起垂綸（老不歇心）何似首陽清餓人（少不努力）只在一塵分變態（拈起拄杖云看）高名勲業两難泯。（放下拄杖云雪竇猶在）

師云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彪非虎霸王之輔果獲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

悅曰自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為師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讓國俱亡武王伐紂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夷齊耻之不食周粟採薇首陽餓死太公伐殷宗周家國興盛者也夷齊讓位餓死家國喪亡者也賢首國師只立一塵變態說百門義海高名夷齊也勲業太公也洛浦云。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故安貼農桑未嘗顰蹙何也無用處成真用處好因縁是惡因縁

示衆云迅機捷辯折衝外道天魔逸格超宗曲為上根利智忽遇箇一棒打不迴頭底漢時如何。

舉洛浦參夾山不禮拜當面而立（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山云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一手推一手拽）浦

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探竿在手）山云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影草隨身）浦便喝。（盡筋截力）山云住住且莫草草怱怱（會者不忙忙者不會）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斜街暗巷生客頭迷）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只見錐頭利）爭教無舌人解語。（不見鑿頭方）浦無語。（長蛇陣前弓梢撲地）山便打。（不意夾山却作臨際）浦從此伏膺。（藝壓當行）

師云。祖燈諸録皆云夾山未見舡子時已出世住潤州京口竹林而不著嗣法師名獨佛果擊

節云傳明初嗣石樓即汾州石樓也傳明即夾山諡號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久叅臨濟為侍者濟嘗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一日辭濟濟問何往曰南方去濟拄杖一劃云過得這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作禮而去游歷罷至夾山頂上卓庵經一年夾山知遣侍僧馳書到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語浦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迴舉之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

必来不看書不可救也浦三日後来不禮拜當面而立山云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各負撥草瞻風眼浦見夾山遣遣却是留既来豈可空迴又見門庭峻硬各不相下便軟計就他道自遠趋風乞師一接山別有一副鑪鞴道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山知久叅必行臨濟正令然後別用起宗越格鉆鎚浦果然便喝你且道只這箇更別有山云住住且莫草草怱怱未要著

忙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一般麵草由人做造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只有千尺寒松爭教無舌人解語更須要抽條石笋山曾有語論門庭施設入理深談浦門庭施設也山入理深談也浦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卒搆不上山也好却将臨濟正令為他生澁鑰匙投舊鎖浦家常醲醋曾喫知酸於是伏膺興化云但知成佛愁甚麼衆生萬松道爭奈獨樹不成林雪竇云這僧可

悲可痛鈍滯他臨濟萬松道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萬松道南山秋色氣勢相高說甚無舌人不解語萬松道猶是通事舍人坐具劈口摵萬松道被他接住攔毆一頓又作麼生夾山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萬松道不如還他本分草料五祖戒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萬松道虵蝎性靈生便毒大陽延云也要和尚證明萬松道芝蘭氣

味老終香師復云藥山一宗實難紹舉雲巖掃地塵埃亘天洛浦伏膺稱究不已好在無舌解語無手行拳直饒棒喝交馳只得傍提一半扶持此道分付天童頌云
搖頭擺尾赤梢鱗 口貪香餌 身掛網羅 徹底無依解轉身 今日拽 在網底 截斷舌頭饒有術 君方掃雪 尋松子 拽迴鼻孔妙通神 我已開棒 得茯苓 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 不借三 光勢 枯木巖前兮花卉常春 潜消一 色功 無

舌人。無舌人。鼻孔裏 應諾 正令全提一句親。暗裏 抽橫骨 獨步寰中明了了。真光 不耀 任從天下樂欣欣 紜紜自彼 於我何為
師云。洛浦辭臨濟。濟云。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徹底無依解轉身乃濟下事。非轉位轉功全同也。臨濟廣錄云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見解萬松道若是洛浦轉身不得如何解喝夾山若道轉得身為甚末後無語試定當看天童許他具眼有術夾山亦不無他截斷天下人舌頭善能據令只爭教無舌人解語撩天鼻孔輕輕拽迴佛果見夾山念呪語相似乃著語云那裏得這一落索來萬松道只這便是夾山教無舌人解語也佛果無這一落索也只能截斷天下人舌頭直饒別有轉身吐氣處未必是無舌人

語。且道如何是此人境界。頌道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巖前兮花卉長春。此是無舌人受用也。漢明帝起光明殿以珠璣為簾箔。金爬玉堦。晝夜長明。同安察云。枯木巖前差路多。洞山云。直須枯木上摻些花子。此頌棒頭喝下不無孤峻。得到百尺竿頭更須進一步了。始得無舌人解語也。是知無舌人出底語方是正令全提。一句親切也。到這裏眼高四海獨步寰中。後来

洛浦云任從天下人樂欣欣我獨不肯直饒天下人甘心被他截斷舌頭夾山道向上更有一竅在如何是向上竅無舌人解語即向你道

示衆云離心意識叅有這箇在出凡聖路學已太高生紅爐迸出鐵蒺藜舌劔脣槍難下口不犯鋒鋩試請舉看

舉馬大師不安（未必似維摩）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常住事忙少得問候）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莫是轉筋霍亂麽）

師云古人病中猶為佛事南嶽思大病障忽生便就病作一則因緣叅云病從業生業從妄生妄從心生心本無生病從何有作是念已忽然平復萬松道從如來禪得安樂處西京奉聖深禪師有尼總持作略病起作頌云氣絶絶情緒舉意無意路瞬目尚無力常年不出户雖是祖師禪大似布袋裏老鴉芙蓉楷和尚道只此一頌自然紹得吾宗萬松道雖然已是太多不妨更有事在馬大師又不然院主不敢直問病體增損微取覆和尚近日尊位如何是他不説如来禪祖師禪只道箇日面佛月面佛且道他意作麽生佛果云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有般底努眼云在這裏左右眼是日面佛月面佛有底道點平胃散来有甚麽巴鼻壽禪師道無一名不播如来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

萬松道佛名經中有此二佛名大師意旨畢竟如何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天覺頌云什邡駒子氣生獰蹴踏毗盧頂上行正患脾疼指頭痛病来猶有巧心情萬松道本性難移山河易改此頌馬祖雖病假中亦以本分事為人我華嚴身強健切莫辜負馬祖怠慢天童頌云

日面月面（[illegible]）星流電卷（已過新羅）鏡對像而無私（一顆[illegible]）珠在盤而自轉（拏捉不住）君不見鉆鎚前

百鍊之金瓶盆釵釧券盂盤刀尺下一機之絹衾被衣冠
襟領袖
師云此日面月面二佛如星流電卷不容擬議
昔秦宮以玉為鏡照羣僚肝膽臟腑皆現又狉
狸為人鏡中唯現本形此無私隱也物類相感
志閩風浦出珠置器中自轉謂之走珠此頌馬
祖心如古鏡機似走珠不留影迹也百鍊之金
在作家鉆鎚一機之絹在工巧刀尺僧問雲巖

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巖云一機之絹
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木此乃境與
神會智與理冥天水同秋君臣道合絹得刀尺
則裁剪由人金得鉆鎚則鍛鍊在己且道衲僧
分上成得箇甚麼邉事日面佛月面佛
示衆云驅耕夫之牛挼迴鼻孔奪飢人之食把
定咽喉還有下得毒手者麼
舉溈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業

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馬是官馬不須印仰
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腦後一椎不知來處僧迴首頂門上去却三䰟
乃云是甚麼趁爐竈熱更與一下待伊擬議脚板底鑽了七兜
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
據生擒活捉溈云善哉苦口出親言
師舉僧問雲庵。華嚴論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為
一切諸佛不動智理極深玄絕難曉達庵曰此
寂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除呼之迴首

庵指曰。不是不動智仰山召僧迴首正是這箇
時節。雲庵却問如何是汝佛性童左右視惘然
而去庵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即今成佛
童子惘然與擬議不別無明住地煩惱業識茫
茫亦同雲庵仰山勘僧驗人虓的如此萬松見
處即不然童子與僧徹底皆不動智雲庵仰嶠
從頭業識茫茫若人辨得親見天童頌云
一喚迴頭識我不真白拈賊有甚難見依俙蘿月又成

鉤（藏身露影）千金之子纔流落（悍風雖破骨骼猶存）漠漠窮
途有許愁（小器不大量）
師舉百丈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
大衆衆迴首丈云是甚麼諸方目為百丈下堂
句也好叅詳王荆公曰我得雪峰一句語作宰
相人固請益公曰這老子常向人道是甚麼此
一句頌召僧迴首并是甚麼識我不者不字甫
鳩切弗也意問識我也無仰山用無義手打不

防家這僧若石火光中瞥地可謂鬧市裏識取
天子也忽若擬議不來則依俙蘿月又成鉤也
黄蘗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
衆迴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頌意用此石
室善道與仰山玩月仰問月尖時圓相甚麼處
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室云尖時圓相隱圓
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無道
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成鉤尖相也駱

賓王詩既能圓似鏡何用曲如鉤華嚴宗名衩
客隱顯俱成門又教中說十地菩薩見性如隔
羅縠觀月若作羅月亦可然李白詩有蘿月掛
朝鏡松風鳴夜絃蘿字義長天童以矇朧新月
隱映煙蘿雖不圓明已露圭角頌出這僧半明
半晴若存若亡處萬松大似鹽鐵判官良以天
童深細針線若不絲頭不斷難成織錦之文客
師伯與洞山行次見白兎過客曰俊哉山曰作

麼生客云如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這箇
語話客云你又作麼生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
薄司馬相如上林賦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阮籍
常坐以柴車逢窮途輙慟哭而迴萬松道若能
就路還家便得轉身歸父不見道一念迴光便
同本得既然如是為甚麼諸佛不動智到一切
衆生分上喚作業識茫茫早知燈是火飯熟已
多時

示衆云以賊為子認奴作郎破木杓豈是先祖髑髏驢鞍轎亦非阿爺下頷裂土分茅時如何辨主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安基定脚了也常向汝等面門出入背後底漸初心未證據者看看還具眼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還解語麼濟下禪牀擒住你更諦這僧擬議鈍滯他真人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乾屎橛大似持鉢不得

師舉臨濟廣語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既言通貫十方不止在五蘊身田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萬松道無位真人看衆僧衆僧看真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諸方喚作和聲送事爭柰騎驢者不見坐下濟下禪牀擒住且道真人在那頭好與一掌這僧擬議真人不在可惜許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乾屎橛當面諱却雪峰云臨濟大似白拈賊萬松道敗也雪竇云夫善竊者鬼神莫知既被雪峰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自歸寮舍摸索看萬松道雪竇和眉毛失却要解賊手中作賊問取天童始得頌云

迷悟相返不隔絲毫妙傳而簡已犯風煙春拆百花兮一吹放去較危力迴九牛兮一挽收來太速無柰泥沙撥不開我眼本正分明塞斷甘泉眼因師故邪忽然突出肆橫流掀倒禪牀怪不得師復云險攧下拄杖云放過一著

師云圓覺云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其實方本不移悟時亦只依舊宗鏡云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此真妙傳而簡惠而不費薦得則赤肉團便是無位真人不薦則真人依舊面門出入這僧也有只是拈不出用不行却與真人作奴傳言送語問消問息勞他臨濟降尊就卑覷

體全用這僧旣措手不及臨濟亦抽身不顧見得匙抄不上便道無位真人是甚乾屎橛此能放能收呼得聚喝得散終不繫綴死在句下與人肖次作病天台云吹一吹即世界成喝一喝即世界壞更道當吹時便喝當喝時便吹列子公儀子以力聞周宣王備禮聘之旣至懦夫也王問卿力何如對曰臣能折春蟲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爾如是而以力聞何也對曰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以能用其力者也此頌臨濟收放力用法眼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問僧泉眼不通沙塞道眼不通被甚麼物礙僧無對自代云被眼礙且道是這僧塞斷泉眼臨濟塞斷泉眼忽然突出時如何師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示衆云飯來張口睡來合眼洗面處拾得鼻孔攪鞋時摸著脚跟那時蹉却話頭把火夜深別覓如何得相應去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叢林於你)(亦不惡)州云喫粥了也未(渾金璞玉)僧云喫了(久慣衲僧)(不如上座)州云洗鉢盂去(不得左猜)

師云直鉤釣龍已是不快漆桶離鉤三寸已輸舡子夾山占斷不道時人無分大都貪餌吞鉤看他趙州亦不折折釣竿亦不蹋翻舡子石橋上閑坐略彴邊度時自有上岸來入手底本錄中有其僧因此契悟可謂竿頭綵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趙州任公得志於前更看天童鳴根於後頌云

粥罷令教洗鉢盂(快便難逢)豁然心地自相符(非但今日)而今參飽叢林客(依舊喫粥了洗鉢盂去)且道其間有悟無(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師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呈頌於潙山山云從緣

入者永無退失玄沙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聞云和尚徹也未沙云恁麼始得

天童頌這僧契悟心地相符這僧乍入叢林稱大悟大徹飽叢林禪客且道有悟無悟此謂之徹問雪竇云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玄沙道未徹雪竇獨許作家徐六擔板各見一邉且道洗鉢盂僧有悟也無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示衆云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鑑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刄相逢時如何迴互

舉雲門問乾峰請師答話（空頭沒頂額）峯云到老僧也未（早箇答汝了也）門云恁麼則其甲在遲也（諒則有餘）峯云恁麼那恁麼那（切忌恁麼會）門云將謂侯白更有侯黑（好手手中無好手）

師云彌闌王問那先尊者我將申問師能答否先云請王致問王曰我已問竟先云我已答竟王曰師何所答先云王何所問王曰我無所問先云我無所答此猶可尋究雲門問處如晴空激電乾峯答處如旱地奔雷及乎雙放雙收却見有頭有尾此所以非衲僧不知非作家不見

天童和尚深入此門頌云

弦筈相啣（高低普應）綱珠相對（左右逢原）發百中而箭箭不虛（對揚有準）攝衆景而光光無礙（獨耀無私）得言

句之總持（出語成章）住游戲之三昧（舉動合拍）妙其間也宛轉偏圓（如珠走盤）必如是也縱橫自在（看取令行）時

師云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此頌雲門問處機鋒不可觸綱珠相對此頌乾峯答處賓主交參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百發百中頌雲門其甲在遲智覺道如人射地無有不中之理交光相羅事事無礙頌乾峯恁麼那華嚴疏帝釋殿貫珠

成綱光影互現重重無盡。此頌公案大意。不必句句配屬。膠柱調絃也。雲門道。將謂侯白。更有侯黑。隋朝有侯白。字君素。滑稽辯給之士也。大將軍楊素見知。撰旌異記。人神報應甚詳。亦可尚也。唐朝有李白能詩。後有李赤效之。甚不類也。人傳為笑。今言侯黑。亦其類也。有本云。我早侯白。伊更侯黑。言更甚也。總持有三。多字一字無字。總持一切法門。三昧正定也。天童偏圓猶事理也。觀國師云。理圓言偏。言生理喪。天台止觀云。圓伊三點。非如點水之縱。亦非列火之橫。又豎窮三際名高。橫遍十方名廣。故法華云。其車高廣。天童傍通教海。洞貫義天。雲門乾峯立無字碑。天童歌詠入無言詩。可謂楊脩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示衆云。有時忠誠扣已。苦屈難申。有時抉及向人。承當不下。臨行賊折倒。末後最慇懃。淚出痛腸。更難隱諱。還有冷眼者麼。

舉。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猶自說兵機)這箇若是。即頭上安頭。(恁麼也不得)若不是。即斬頭覓活。(不恁麼也不得)時首座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挑燈。(語得分明出轉難)浦云。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說話。(失錢遭罪)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浦云。未在更道。(詩到重吟始見功)從云。某甲道不盡。(不殺人見轉風流)浦云。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放没底未不得不休)從云。某甲無侍者祗對和尚。(影草隨身)至晚喚從上座。你今日祗對甚有來由。(只管習粘頭)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月落來相見)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切忌)若揀得出。(話作兩橛)分付鉢袋子。(把棒喚狗)從云。不會。(正合分付)浦云。汝合會。(將成九仞之山)從云。實不會。(不進一簣之土)浦喝云。苦哉苦哉。(驢殺舡人)一僧問。和尚尊意

如何。失火處拾骨炭浦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弄巧成拙

師云。洛浦臨終婆心太切。首座盡情吐露。返責非時。彥從不出脣皮。許伊合會。直得再三撈漉。可憐一向沉埋。克賓甘罰饡飯錢。瞎驢滅正法眼。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為復怕鉢袋子沾著。伊故燈錄收從入法嗣之列。浦嘗示衆云。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僧問行不思

議處如何。浦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以斯驗之。首座從公皎然可見。洛浦分上還有人收後也無。百年之後却有天童頌云

餌雲鉤月釣清津。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年老心孤未得鱗。氣急作麼一曲離騷歸去後。在甚麼處汨羅江上獨醒人。洛浦猶在

師云。古人以長虹為竿。新月為鉤。斷雲為餌。清津可以棹慈舟。劍峽先須放木鵝。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云。泝流劍閣。無滯木鵝。盖劍水嶮隘迅流。如二舡相觸必碎。故先斫木浮下。謂之木鵝。諸方異說難憑。莫若禪箴為良證也。年老心孤未得鱗。不知者以謂洛浦無嗣。浦凡得一十一人。烏牙青峰等皆白眉。老作莫莫庵訥和尚誄。今古利名酒沉醉。皆豪英憔悴澤畔者未足為獨醒。屈原字平。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靳尚所譛。貶長沙。獨行江畔。謂漁父曰。舉世皆醉唯

我獨醒。舉世皆濁唯我獨清。沈汨羅江而卒。江在潭州羅縣。文選離騷經屈原所作。洛浦臨終彥從鈍滯。下釣未分文入手。抗衡終水米無交。還會麼。不得封侯也是閑。

示衆云。洗鉢添瓶。盡是法門佛事。般柴運水。無非妙用神通。為甚麼不解放光動地

舉僧問南陽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汝豈是替名國師云與我過淨瓶來。莫忘了話頭僧將淨

瓶到。（莫得錯認）國師云。却安舊處著。（重宣此義）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甚處去來）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離此不遠）

師舉。石霜問道吾。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喏。吾云。添淨瓶著。良久却問石霜。汝適來問甚麼。霜擬舉。吾便歸方丈。霜乃有省。道吾先用隔身句。後用拋身勢。若不傷鋒犯手。石霜有省。國師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是知恩者少。

天童所以採汲華水也。頌云。

鳥之行空（築著磕著）魚之在水（左使右使）江湖相忘（這邊）

雲天得志（那邊）擬心一絲（無可不可）對面千里（只在此山中）

知恩報恩（雲深不知處）人間幾幾（念茲在茲）（一子親得）

師云。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所託愈安。其生愈適。莊子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白兆通慧珪禪師道。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游魚。忘却水為性命。圭峯云。魚不識水。人不識風。迷不識性。悟不識空。尋常本身盧舍那。滿淨覺者。現相入中纔起。問時忽然影現。忘恩失行。背親向踈。果能除却靈牀。始解子承父業。且道。如何是父業。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示眾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若知金鐵無二。凡聖本同。果然一點也用不著。且道。是那一點。

舉。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金剛與泥人揩背）頭咄云。（星落雲散）是誰起滅。（識得不為冤）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先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往問巖頭。頭喝云。是誰起滅。山於此有省。蓋巖頭只貴見地明白。石霜置枯木堂。要伊親到一迴始得。不見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頭云。動也。巖云。動時如何。

頭云不見本常理巖佇思頭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巖亦領悟巖頭英靈倜儻打發學人剋的精敏不減德山後來出羅山法寶冰寒於水溈山所謂只貴子見處不問子行履也羅山問處天下人榜樣而今初機往往在這裏作活計水上捺瓜相似伏斷煩惱智覺道莫與心為伴無心心自安若將心作伴動即被心諼伴即伴妄心無亦無妄心祖師西來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豈是教你晉州人送賊認奴作郎來羅山問處迷真執妄巖頭咄處即妄即真若是萬松咄了便休真妄向上有事在楞嚴經阿難言如來見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

轉此喝如金剛王寶劍也巖頭一喝如踞地師子全威大用不欺之力龐居士云一羣六箇賊生生欺殺人我今識汝也不與汝為鄰汝若不伏我我即到處說教人盡識汝使汝行路絕你若肯伏我我即不分別共汝一處住同證無生滅巖頭道是誰起滅雲巖提掃箒道箇是第幾月同叅天童貴伊善能點化重說偈言頌云

斫斷老葛藤(轉生枝蔓)打破狐窠窟(更吐頑涎)豹披霧

而變文(脫却皮毛)龍乘雷而換骨(別改軀殼)咄(一喝萬機罷三朝兩耳聾)起滅紛紛是何物(好客無蹤伴)

師云截斷話頭剗却問意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巖頭有超師之作楊子云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即豹豹變即虎南山玄豹隱霧而變文漢劉向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

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不擇食故肥。以肥取禍。朞年果被誅任昉述異記。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火然。地燋黄暴雨後得龍骨一具羅山遭破家冤賊。陳詞過狀巖頭招安已後變作得力兒郎且道那箇是招安處出起滅紛紛更是誰

示衆云師子轚象妙翅搏龍。飛走尚別君臣。納僧合存賓主。且如冒犯天威底人如何裁斷

舉僧問興陽剖和尚。娑竭出海乾坤靜。覿面相呈事若何。披鱗曲鱔帯角泥鰌 師云。妙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展翅崩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 僧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許你破膽 陽云。似鶻捉鳩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真。好勸不聽 僧云。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更待第二鎚 陽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痕。再犯不容

師云郢州興陽山清剖禪師。嗣大陽明安凡一十五人皆先下世後因浮山圓鑒得投子青和尚。陽乃十五之一。青公之兄也這僧問處如牢度差與舍利弗創給孤獨園時鬭勝差現獰龍欲傷弗。弗現妙翅鳥攫裂食之。龍亦鱗蟲之長奈何妙翅唯龍為食。娑竭梵語。此云海也平原君趙勝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家起重樓臨民家民有躄者美人笑之。躄者請美人之首君諾而不行。賓客去半君斬囚人代之賓固不至遂

梟美人首。懸御樓前。驗其真也周歲賓集此洞上家風不貴棒喝親行要假傍來通信。這僧罪不重科方能迴互還知麼蒲鞭示耻尤難犯畫地為牢不忍欺官法如爐心似鐵天童從此貫鉆鎚。頌云

絲綸降聽聖旨 號令分。有違者斬 寰中天子君臨萬国 塞外將軍獨鎮一方 不待雷驚出蟄五更侵早起 那知風遏行雲已有夜行人 機底聯綿兮自有金針玉線

難謾具眼印前恢廓兮。元無鳥篆蟲文。字義炳然

師云。勑徧天下。王不流行。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也。娑竭出海。妙翅當權。號令既分。君臣定位。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雷驚出蟄。頌此僧探頭太過。不待驚蟄。二月節早起龍頭。不知浮雲將隨龍而

行。而為妙翅威風遏絕。不覺頭撞也。有謂不因僧話墮。爭顯興陽機鋒者。不待那知四字極不穩順。機底聯綿。此非機鋒之機。謂錦機之下坐有巧婦針線。雪巖先師嘗舉穴細金針纔露鼻芒。長玉線妙投關。此乃洞上血脉。非其中人不易知也。當印不當風。如印印空。不彰文彩。蒼頡仰觀奎宿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眾美合而為文。後自蝌蚪為二篆。周宣王太史籀造大篆。秦相李斯造小篆。今之印篆號曰方填。且道興陽還刻劃也無。皓玉本無瑕。雕文喪君德。

示眾云。現成公案。只據現今。本分家風。不圖分外。若也強生節目。枉費工夫。盡是與混沌畫眉。鉢盂安柄。如何得平穩去

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不 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不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不 於無

了知不辨真實。不

師云。圭峯料此一段。謂之忘心頓證。又名忘心入覺。萬松下四箇不字。謂不起不滅不知不辨。此四八三十二字。諸方皆為病。此處為藥。且諸方病者。不起妄念。豈非焦芽敗種。不滅妄心。豈非養病喪軀。不假了知。豈非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不辨真實。豈非顢頇佛性。籠桶真如。且道如何是四藥。須是天童修合將來。頌云

巍巍堂堂。更窮須道𨁝搜字磊磊落落。撩天鼻孔鬧處剌頭。休窄先卧穩處下脚。粥稀後坐脚下線斷我自由信步過滄洲鼻端泥盡君休斵。彼此著便莫動著已是跣手亂下
千年故紙中合藥大有神効

師云。黃蘗初參百丈。丈云。巍巍堂堂來為何事。蘗云。巍巍堂堂不為別事。巍堂磊落皆大丈夫相。干戈叢裏横身直過。荊棘林中擺手便行。脚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眼中無金屑。豈不是安樂快活底漢。試將天童

莫動著三字。換萬松四箇不字。便見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德山道。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為已了者。恐透牛皮也。千年故紙中合藥者。為未了者不妨遮眼也。慈覺道。圓覺楞嚴恒為已伴。況世尊入滅至庚辰歲已二千一百七十年。豈但千年故紙。仙傳。葛由能刻木羊。騎羊上綏山。後遇浮丘公曰。若不脚下線斷。你也不得自由。暗合永嘉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雖然如是猶欠作云何梵在

示衆云。萬里無寸草。淨地迷人。八方無片雲。晴空賺汝。雖是以楔去楔。不妨拈空拄空。腦後一槌。別看方便

舉德山圓明大師示衆云。及盡去也。有這箇在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留取喫被猶有一人呵呵大笑且道是誰若識此人是何面目參學事畢。與椀茶喫

師云。鼎州德山第九世圓明大師。諱緣密。雲門嗣中。唯師傳嗣最廣。師創三句。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今傳為雲門三句者。檢討不審也。一日示衆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此言廣長舌相。話會不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且道是何人。笑箇甚麼。若識得此人。參學事畢。是眞箇。更有事在。投子青和尚拈云。藏盡

楚天月猶存漢地星萬松道車也去了藉甚油缸此可與竿頭進步者道寶峰照和尚道直須如大死底人死了更死僧云莫是死中却活麼師云你且死莫活你但喫飯裏急自去屙屎你飯也未喫早問屙屎作麼此乃貴大休大歇親到自證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也只如行不得處作麼生說問取天童頌云

收向甚處著把斷襟喉正好轉身吐氣也風磨雲拭纖塵必去水冷天秋一片打成錦鱗莫謂無滋味腥羶不少釣盡滄浪月一鉤不犯清波意自殊

師云圓明示衆不消天童下箇收字和圓明盛在布袋裏也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此水洩不通凡聖路絶也正恁麼時盡空法界如一面古鏡用壞劫毗嵐風磨瑩成劫金藏雲揩拭水天一色雪月交光皆取純清絶點邊事這裏言淡而無味如月鉤雲餌魚龍無可吞噉成湯祝網從君意呂望垂鉤信我緣不見道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黄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示衆云庭前柏樹竿上風幡如一華說無邊春如一滴說大海水間生古佛迴出常流不落言思若為話會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多羅閙會州云庭前柏樹子焦塼打著連底凍

師舉趙州一日上堂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老僧到潙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云與我將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僧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不將境示人僧云然則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柏樹子楊州城東光孝寺慧覺禪師到法眼處眼問近離何處覺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柏

樹子話是否。覺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諸方名為覺鐵觜。勝默和尚。必須教人先過此話。淘汰知見。嘗曰。三玄五位。盡在其中。真如方禪師悟此話。直入方丈見瑯琊廣照覺禪師。照問汝作麼生會。如曰。夜來牀。薦煖。一覺到天明。廣照可之。眞如悟得此話最好。天童頌得此話亦不

惡頌云。

岸眉橫雪。(喫塩多如喫米)河目含秋。(一點難謾)海口鼓浪。(有句非宗旨)航舌駕流。(無言絕聖凡)撥亂之手。(也是柏樹)太平之籌。(也是柏樹)老趙州。老趙州。(為甚不應)攪攪叢林卒未休。(天童第二)徒費工夫也。造車合轍。(將来使用恰好)本無伎倆也。塞壑填溝。(買盡風流不著錢)

師云。七百甲子。經事多矣。所以岸眉橫雪。古人以眉目為巖電。天童用河眸海口故事。成四句偈。如見活趙州指柏樹子相似。眉如蘆花岸。眼如秋水碧。古句野水淨於僧眼碧。遠山濃似佛頭青。海口鼓浪航舌駕流浪。即能覆航。航即能駕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故次之以撥亂之手。太平之籌。州嘗云。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此話本與人決疑。而今多少人疑著。趙州豈欲攪叢林哉。人見趙州荅話應聲便對。如不假功用。

唯天童知八十行脚三歲孩童勝如我我從他學。此乃閑時造下。忙時用著。不是苦辛人不知。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道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数起。菩提作麼長。恁麼看來。塞壑填溝底事。又作麼生。如今抛擲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示衆云。妙用無方。有下手不得處。辯才無礙。有開口不得時。龍牙如無手人行拳。夾山教無舌

人解語。半路抽身底是甚麼人

擧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問處第幾)文殊師利曰。(好與劈口摑)如我意者(謳造將來)於一切法。(便爛少)無言無說。(把火照看)無示無識。(有也來)離諸問答。(面皮厚多少)是為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二)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說已。(能說快說)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一遍一刮不賭惡發)維摩默然。(甚麼處去也)

師云。梵語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曰淨名妻名金姬。子名善思女名月上僧問雲居簡和尚維摩是金粟如來為甚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居云。他不爭人我。廣本維摩經三萬二千菩薩各說不二法門。今唯三十二菩薩。末後文殊無卓錐之地。維摩錐也無。保福展云文殊也似掩耳偷鈴。力盡烏江。維摩一默未出化門。萬松道。人出是非難。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至今起

不得。萬松道。要起有甚難。便掌。瑯琊覺云。文殊恁麼讚善。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你等諸人不得鑽龜打瓦。萬松道。杜撰不少。唯雪竇於文殊問罷處。不言默然。良久據座。直云。維摩道甚麼。復云。勘破了也。萬松道。不解作鬼。白日現身。天依懷頌。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至今諸方見呈似此事。猶曰良久。云有僧問一師。録中多云良久者。良久乃何人也。答云。良

久乃梁八之弟也。傳者以為笑。天依後兩句。忒噍峭。拔道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皆斬首。萬松道。暗度神鋒不覺痛痒。白雲端頌云。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留在暗窓前。明日與君重計筭。萬松道。有甚閑功夫。天童頌馬祖藏頭白海頭黑話。末後道。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今日維摩來也。不管面謷頌云。

曼殊問疾老毗耶（仁義道中）不二門開看作家（衲僧
分上）珉表粹中誰賞鑒（大辯若訥）忌前失後莫咨嗟
（大智若愚）區區投璞兮楚庭臏士（屬直得曲）璨璨報珠
兮隋城斷蛇（夜光投人鮮不按劍）休點破（幸自完全）絕玭瑕
（一任指點）俗氣渾無却較些（相上觀人失之多矣）
師云。文殊師利曼殊室利梵音楚夏也此云妙
吉祥毗耶離廣嚴城名肇公涅盤無名論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斯皆理爲神御故口
以之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燕珉次玉者
今涿郡靠水石也亦名奪玉石維摩外雖似訥
其不言之辯精粹其中言其石隱玉也忌前失
後者永嘉集奢摩他頌第四云今言知者不須
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
續中間自孤無盡燈末未詳法嗣中有開封府
東門山廣智禪師諱本嵩別無語緣全舉此段

文公不知出永嘉集謂嵩創設因辨之於此學
者知之此箇忌前失後正是三祖信心銘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也韓子卞和於荊山崐岡谷得
璞獻楚厲王王曰石也遣刖一足及武王即位
又獻之又刖一足至文王立和抱璞哭於荊山
之下王召問和曰不怨刖足而怨真玉以爲凡
石忠事以爲慢事王使剖石乃真玉也文王歎
曰哀哉二先君易刖人足難剖於石今果是璧

乃國寶也史記隨侯祝元暢因之齊見一斷蛇
將死遂以水洗摩之傅之神藥而去忽一夜中
庭現光意謂有賊遂按劍視之乃見一蛇嘝珠
在地而往知蛇感報也維摩橫身爲衆不免禍
出私門那堪文殊點破已露瑕玭直饒天童道
現居俗塵而無俗氣也是掩鼻偷香
示衆云描不成畫不就普化便翻斤斗龍牙只
露半身畢竟那人是何體段

舉洞山供養雲巖真次誰道是假遂舉前邈真話一迴拈出一迴新有僧問雲巖道秪這是意旨如何且喜不錯認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以己方人僧云未審雲巖還知有也無拆草量天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日出連山若知有爭肯恁麼道月圓當戶

師云洞山辭雲巖山問和尚百年後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秖對巖良久云秪這是山沉吟巖云价闍梨承當這箇大事直須子細山亦不言便行後因過水覩影方始悟徹乃作頌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山在衆供養雲巖真舉前邈真話了僧問雲巖道秪這是意旨如何山曰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若向良久秪這是處領畧正是替名通事所以見影知形過水方悟僧曰未審雲

巖知有也無若道一向知有是左右人不見道知有底人始解奉重若道一向不知有這裏有利害有全不知有有知有了却不知有有不知有去成知有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華嚴宗謂理圓言偏言生理喪此乃重玄復妙無帶叶通不偏枯無滲漏底血脉也山於唐大中末初住新豐百吉後遷豫章高安之洞山爲第一代因爲雲巖作忌齋僧問師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山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又用設齋作麼山曰雖然如是焉敢違背僧曰和尚發跡南泉爲甚却與雲巖設齋山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他不爲我說破僧曰和尚嗣先師還肯他也無山曰半肯半不肯僧曰爲甚麼不全肯山曰我若全肯則辜負先師萬松道雲巖二十年在百丈却嗣藥山洞山發跡南泉却嗣雲巖一等異苗翻茂密固

靈根。得芙蓉而宗派中興。至天童而文彩方備。
那箇是具文彩頌云
爭解恁麼道。（暗裏抽横骨）五更雞唱家林曉。（金烏東上）
爭肯恁麼道。（明中坐舌頭）千年鶴與雲松老。（玉兎西沉）
寶鑑澄明驗正偏。（事窮的要）玉機轉側看兼到。（交互）
（明中暗）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西天令嚴）父子變通
兮聲光浩浩。（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師云洞山囑曹山云吾於雲巖先師親印寶鏡
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汝善護持。寶鑑澄明
驗正偏。豈非雞唱家林鶴老雲松正偏之驗耶。
鏡雖明而有背面。唯玉機轉側。遞相綺互。雙明
雙暗。兼到之方也。易繫辭曰道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洞山父子。規行矩步。至今門風大振者。
源深流長之效歟。
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巖頭自負上不肯
於親師下不讓於法弟為復是強生節目。為復

別有機關。
舉雪峯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尋香逐氣）峯見來
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此猶是抛身勢隱身勢作
麼生）僧亦云是甚麼。（果然不識）峯低頭歸庵。（莫道無語好）
僧後到巖頭。（傳消寄息）頭問甚麼處來。（不鑽不穴）僧云
嶺南。（這裏是嶺北）頭云曾到雪峯麼。（熟處難忘）僧云曾
到。（更諱不得）頭云有何言句。（不酤不休）僧舉前話。（一字入公
門八牛拽不出）頭云他道甚麼。（却好低頭便出）僧云他無語
低頭歸庵。（恁麼則不曾到雪峯）頭云噫當時不向他道
末後句。（而今道了未）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
何。（何不道我便是雪老）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好酒醒人
遲）頭云何不早問。（貪瞌睡）僧云未敢容易。（可憐慣叢
林）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索另者
先窮）要知末後句。只這是。（旋蒸熱賣）
師云。雲巖傍參道吾。雪峯傍參巖頭。君子不恥
下問。今雲巖雪峰之道大行。亦退已讓人之餘

慶也而巖頭天資英邁抑揚德山之道天下橫行無敢當鋒者蓋見處洞達蘊養成就故得如是看他二僧雪峰門下箭鋒相直也是箇行脚漢為甚直至夏末尚疑末後句只為眼鈍頭迷當面蹉過巖頭與他說出許多道理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一法雖無異三人乃見差這僧與雪峰一時道是甚麼及至論末後句說與也不知豈非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且道這僧實不會要放這話行溈山喆云大小雪峯巖頭却被這僧勘破萬松道泠眼不防巖頭雪峯猶可恕也後來又點德山亦不會末後句直是難甘是故天童兩次頌出頌云

切瑳琢磨（不自一事）變態殽訛（不長一智）葛陂化龍之杖（已聞過海穿雲）陶家居蟄之梭（猶見倚牆貼壁）同條生兮有數（世相近也）同條死兮無多（習相遠也）末後句只這是（且信一半）風舟載月浮秋水（切忌染根）

師云毛詩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註曰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德山雪峰得巖頭發明末後句至今此話大行切磨通變之力也雪峯如化龍之杖這僧如居蟄之梭巖頭點出至今不知所以同條死者無多也或謂巖頭如化龍之杖雪峰如居蟄之梭者請細看前話雪竇佛果以雙明雙暗頌此話非飽參者不知東漢方術傳費長房汝南人嘗為市掾遇壺公斷青竹杖偽為長房縊死於家遂同入深山學道不成辭歸公與竹杖騎此至家投葛陂長房投杖於陂化龍而去又晉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梭掛壁後聞雷電化為龍而去雪峰如杖這僧如梭巖頭如風舟載月萬松似箇甚麼輦縣茶瓶

示衆云世法裏悟却多少人佛法裏迷却多少
人忽然打成一片還著得迷悟也無
擧法眼問覺上座舡來陸來（大似有兩般）覺云舡
來（深談實相善說法要）眼云舡在甚麼處（恐怕不實）覺云舡
在河裏（果然有下落）覺退後眼却問傍僧云你道
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可惜許）
師云黃龍晦堂問黃魯直正宥迫次一人至堂
問誰遣汝來人云大林葉秀才問有書否人云

有又問書何在人即引手背抽衣領擧書呈堂
堂云學道到此人田地方可黃有愧色法眼問
覺上座舡來陸來覺云舡来眼云舡在甚麼處
這裏一百箇九十九箇呈機顯示是他穩實平
貼底人那裏與你干戈相待是他道舡在河裏
磁州老師道恰似沙地裏放箇八脚鏉子更無
些子不穩當處覺退後眼却問傍僧云你道適
來這僧具眼不具眼只這一問大瞴誵訛若道

具眼有甚奇特玄妙若道不具眼見甚麼破綻
試教天童定當看
水不洗水（絕點澄清）金不博金（鍊做一塊）昧毛色而得
馬（不得相取）靡絲絃而樂琴（非可聲求）結繩畫卦有許
事（法出姦生）喪盡真淳盤古心（弄巧成拙）
師云水不洗水金不博金佛不求佛法不說法
此談其神駿略其玄黃得琴趣者忘其絃徽淮
南子秦穆公使伯樂擧九方堙求馬三月而返

曰得馬在沙丘牡而黃及馬至則牝而驪公謂
伯樂子所求馬者毛色牡牝不知敗矣伯樂太
息曰以至於此乎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
而忘其麁見其內而忘其外也果千里馬晉陶
潛字淵明不解琴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曰但
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萬松道盤古初分天地已成對待結繩畫卦轉喪真淳釋迦未出世祖師不西來還有真諦俗諦世法佛法麼舒州海會齊舉禪師得法之後嘗到瑯琊覺處覺問上座近離甚麼處舉曰浙江覺曰舡來陸來舉曰舡來覺曰舡在甚麼處舉曰河裏覺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下去萬松道行說好

話洞山初和尚問僧甚處來僧曰汝州山曰此去多少僧曰七百山曰踏破幾緉草鞋僧曰三緉山曰甚處得錢買僧曰打笠子山曰叅堂去僧應喏萬松道便是手眼通身看你不破且道這僧眼在甚麼處眉毛下

示衆云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若到比不得類難齊處如何說向他

舉曹山問德尚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官不容鍼)應物現形如水中月(私通車馬)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又手近前云喏)德云如驢覷井(落花有意隨流水)山云道即大煞道只道得八成(欲窮千里目)德云和尚又如何(更上一層樓)山云如井覷驢(流水無心送落花)

師云撫州宜黄曹山本寂禪師或名耽章兄是賜名諡號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塔迴吉州之吉水衆嚮山名遂請開法師擬曹溪凡隨所居立曹為號洞山之宗至師最隆故有曹洞之稱

焉山問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此四句讚佛本出古本金光明經既如虛空如何應物覺範賛提婆尊者道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德云如驢覷井此豈情識計校可及非久經淘鍊具衲僧巴鼻不許到這田地若是小作無向上關棙子滿口許他也山云道即大煞道只道得八成如秤稱斗量來相似德云和

尚又如何這一撥詞窮理盡敢道出他驢覷井
一句不得。是他款款地只與倒過可謂觸類而
長之。此所以稱曹洞宗派之源也。天童愛此兩
轉語翻覆一時頌出。頌云
驢覷井。(五更侵早起)井覷驢。(更有夜行人)智容無外。(天下衲僧跳不出)
淨涵有餘。(禹象莫能逃影質)肘後誰分印。(天眼龍睛不可窺)
家中不蓄書。(真文不醋)機絲不掛梭頭事。(花又不損)
文彩縱橫意自殊。(蜜又得成)

師云。般若無知。靡所不知。故淨涵有餘也。晉元
帝永昌元年。王敦鎮武昌。舉兵犯闕。刀恊勸帝
盡誅王氏。王導帥群從詣臺待罪。周顗將入朝。
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汝。顗不顧。及入極論
導忠誠。申救甚至。及出。導尚在門。又呼之。不應。
乃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尋又
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甚恨之。敦兵既至。乃問
導。周顗可得生否。導不應。敦乃殺顗。導後料中書。
見顗救已表。流涕曰。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叢林
又有肘後符。春秋後語。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
肘後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山上求
無所得。唯襄子毋卹還曰。卹已得之符矣。他人
皆不可分。簡子請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下臨
代。可取也。簡子曰。毋卹賢矣。立為太子。雲巖示
衆云。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
出云。他屋裏有多少書籍。巖云。一字也無。洞山

云。得恁麼多知。巖云。日夜不曾眠。洞山又云。問
一段事得也無。巖云。道得即不道。肘後誰分印。
深密自得之道。他人皆不可分也。家中不蓄書。
得恁多知。生而知之上。學而知之次也。這驢覷
井。井覷驢。還許分割領覽分也無。還許學解傳
布也無。夾山云。闇中生解。意下丹青。目下即美。
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掛
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踈。

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天童末後全用夾山一聯以明此話不落思惟文彩自備且道具何三昧便得如斯只箇無巴鼻諸般沒柰何

示衆云臨機不見佛大悟不存師定乾坤劒沒人情擒虎兕機忘聖解且道是甚麼人作畧

舉黃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黃蘗門下）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眼高四海）時有僧出云只如

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黃蘗惠身在）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放得一半）

師云此話就簡若全舉當曰一日上堂云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仍以棒趂之衆不散師乃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唐時愛罵人噇酒糟漢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上問敢問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典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曰然則君之所讀古人糟粕矣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臣也以臣事觀之臣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子亦不能受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又云恁麼行脚取笑他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閙也山

僧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箇漢便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總似汝等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黃蘗以來巖頭羅山愛行此令近代佛日北來慶壽巔公至死無可意者寧絕嗣無人香山俊和尚叔祖兒孫亦行此令不知者喚作黠肖可中要箇不憒底出來承頭果有一僧出云諸

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道無禪師蘗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潙山問仰山云作麽生仰云鵞王擇乳素非鴨類潙云此實難辨五祖戒出僧語謝和尚說得道理好萬松道生言執語冷脣淡舌石門聰云黃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挨撥失却一隻眼萬松道換了那僧兩隻眼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萬松道也只是一隻眼要見黃蘗猶未可萬松道果然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蘗宗師萬松道錦上更添花翠巖眞云諸方商搉便道黃蘗坐却這僧萬松道不知扶起這僧又道黃蘗被這僧上來直得分析不下萬松道緇素轉分明何謂也翠巖輙生擬議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萬松道後五日看蘗又云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箇箇阿轆轆地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唯歸宗最較些子夫出家須

知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略舉至此要見此話始末其後尚有百十餘言此是最初出世示人之語故諸方盛行雪竇頌佛果評唱最詳尚闕本錄上堂正意天童頌出極盡善盡美頌云

岐分絲染太勞勞（知事少時煩惱少）葉綴花聯敗祖曹（識人多處是非多）妙握司南造化柄（一朝權在手）水雲器具在甄陶（看取令行時）屏剗繁碎（大象不遊兔徑）剪除氄毛（大悟不拘小節）星衡藻鑑（纖毫不昧）玉尺金刀（度量深明）黃蘗老察秋毫（謾他一星不得）坐斷春風不放高（預備不虞）

師云列子說符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子追之楊子曰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墨子梁惠王時

有道之人出行見素絲涤從餘色悲之曰人湛然同於聖體為居惡俗染之成累岐分絲涤太嘮嘮㪍交切鬧嘮嘮也或作劳亦可葉綴花聯者達摩初祖頌云吾本來此土說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一花五葉便是岐分絲染也若大唐國裏無禅師達摩也無出頭分宗鏡録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為鑑邪人古今注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蚩尤作大霧迷

於四方帝在車以指指南而示士卒擒蚩尤而斬之遂號指南車甄陶陳留風俗記舜陶甄河濵其後為氏今姓甄音真也此玄鑪陶乎群象智海總乎萬流也屏割繁碎剪除氄毛去岐分之差路剪綴葉之旁枝斗為衡星以運平四時也藻鑑文明之鑑也秤所以定輕重鑑可以辨妍媸玉尺拾遺記禹遊龍門八神探玉簡以授之長尺二寸可以度量天地金刀古有金錯刀

錢金刀書此頌黄蘗品第諸方秤尺在手更兼聰聞蟻鬭明察秋毫防微杜漸坐斷春風不放高也大聖安彝和尚竹笋詩便好臨根下斤斧免教節外更生枝

示衆云八面玲瓏十方通暢一切處放光動地一切時妙用神通且道如何發現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你恁麼問圖个甚麼）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一上神通）

（不同小小）巖云我會也（且莫詐明頭）吾云汝作麼生會（果然放不過）巖云徧身是手眼（無空缺處）吾云道即大煞道即得八成（某甲舌頭短）巖云師兄作麼生（理長即就）吾云通身是手眼（無隔礙處）

師云李翱問鷲湖大悲用千手眼作麼湖云今上用公作麼昔有無目山人貨卜雨過泥途著鮮白鞋入市人問山人失明如何泥不污鞋山人舉拄杖云拄杖頭上有眼以山人為證夜間

摸枕子。手上有眼。喫飯時舌上有眼。聽語識人耳中有眼。藕子瞎與聾人說話寫字而已。復笑云。我與彼皆異人也。我以手為口。彼以眼為耳。佛說六根互用。信乎不疑。無盡居士潞州紫巖大悲殿記。擧大悲經楞嚴經最為詳細。嘗見一說。大悲昔為妙善公主。乃天人為宣律師說。然三十二應百億化身。亦隨見不同各據其說也。天覺曰。千手者示引迷接物之多也。千眼者示

放光照暗之廣也。苟無衆生。無塵勞。則一指不存。而況千。萬臂乎。一瞬不具。而況千。萬目乎。徧身通身。何必不必。似有淺深。實無損益。雲居示衆曰。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庵時。興化來曰。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伊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他。當時伊曰。想庵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萬松道。若教容易得

後有化主到興化處。化問山中和尚住三峯庵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擧前話了。化曰。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萬松道。鬬兎角之短長。三聖云。雲居二十年道得。猶較他興化半月程。萬松道。競空花之濃淡。僧問覺範。如諸老宿所示有同異否。範云。佛令訥鈍比丘誦苕帚。一日大悟得大辯才。於此當見先德為物之心

天童分上又作麼生頌云

一竅虛通（豎窮三際）八面櫺櫳（橫徧十方）無象無私春入律。（應時納祐）不留不礙月行空（任運落前溪）清淨寶目功德臂（顧前盼後拈東撥西）徧身何似通身是（分踈不下）現前手眼顯全機（賊贓已露）大用縱橫何忌諱（無可不可）

師云。天童道由一竅虛通。便得八面櫺櫳也。且如柳塘花塢。暖日和風。春在何處。作何形段。然

能應物乘時。不留不礙。如月當天。任運而轉。知通身徧身。背手摸枕底是甚麼人。傀儡棚中。必有抽牽線索者。楞嚴說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姥陁羅臂。八萬四千爍迦羅首。興化墮馬折臂頌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且道那箇是通身底手眼。師以手擘眼云猫。

示衆云。冰寒於水。青出於藍。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且道奪父之機者

是甚麼人

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少不努力）一日飯遲。德山托鉢至法堂。（老不歇心）峯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教得孩兒會罵娘）山便歸方丈。（盡在不言中）峯擧似巖頭。（家返宅乱）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父為子隱直在其中）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汝不肯老僧那。（潑油救火）巖遂啟其意。（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山乃休去。（果然不會）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隨風倒柂）巖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家醜外揚）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鼻孔為甚在我手裏）

師云。雪峰低頭歸庵。德山便歸方丈。最好參詳。巖頭容啓其意。你且道。道甚麼。德山又休去。可謂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山至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也是將錯就錯。頭下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切忌蓋覆將來。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

德山果三年遷逝。天覺頌。鐘鼓聲沈捧鉢迴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萬松道。知你被底穿。曾共同牀臥。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萬松道。鼻孔在他人手裏。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半遮半掩。漏逗也。

不知大潙喆云巖頭大似高山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萬松道無齒大蟲爪距尚在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道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若識得南泉便見巖頭更與天童把臂共行頌云

末後句會也無（這裏不得會不會扴折腰）德山父子太含

胡（外明不知裏暗）座中亦有江南客（勿謂秦無人）莫向人

前唱鷓鴣（休得也）

師云末後句如此難明峻硬若德山顙俊如巖頭至今分雪不出不見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鄭谷詩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天童用後兩句不勞再舉底意也舉著後如何師下座便歸方丈

示衆云寧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提婆達多無間獄中受三禪樂鬱頭藍弗有頂天上墮飛狸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舉密師伯與洞山行次見白兔子面前走過密云俊哉（爭奈荒草裏走）山云作麼生（怪你遲也）密云如白衣拜相（自地昇空易）山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幾乎放過）密云你又作麼生（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山云

積代簪纓暫時落薄（從空放下難）

師舉洞山與潭州神山僧密禪師過水山問過水事作麼生密云不濕脚山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密曰汝又作麼生山云脚不濕教中有性脩二門洞上名借功明位大抵因脩而悟從凡入聖白衣庶民直拜冢宰若先悟後脩從聖入凡積代簪纓本來尊貴雖飄零萬狀骨骼猶存所以道貧子喻中明此道獻珠偈裏顯張羅汝等諸人要見二尊宿見處麼看取天童一狀

頌過頌云。

抗力霜雪(貧則獨善一身)平步雲霄(達則兼濟天下)下恵出國。(苦瓠連根苦)相如過橋。(甜瓜徹蔕甜)蕭曹謀略能成漢。(葵花向日)巢許身心欲避尭。(柳絮隨風)寵辱若驚深自信。(悟須實悟參須實參)真情叅跡混漁樵。(未免靈龜曳尾)

師云。蓬蒿貪雨露。松柏耐風霜。歳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随縁不變之旨。簪纓落薄之談。有力太人堪任此事也。平歩雲霄一超直入如来

地。巳是太遲也。殊不知積代簪纓。本来冨貴。論語。柳下恵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也。司馬相如字犬子。少喪父母。九歳與人牧猪。聞藺相如為卿。相改名相如。棄猪就學。猪主杖之。先生問知賢。留門外草庵十年。無書與讀。遣去。過昇仙橋。題柱曰。若不乗駟馬車。不過此橋。後造得子虚賦。将軍楊得意夜宿殿中。誦此賦。帝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将軍奏曰。見在蜀地。帝命往召。同乗駟馬車過橋。封侍中。蕭何曹叅。成漢高祖帝業。巣父許由。避尭洗耳飲牛。老子云。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以上四雙八事。皆一句密老一句洞山。妙哉主峯舉喩。譬如皇族淪落微賤。習以性成。後遇薦抜。雖復本位三端六藝。要重更改習學。力用方全。雖然天童分上猶落階級。不見道。寵辱若驚

深自信。真情叅跡混漁樵。

示衆云。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若非騎牛覓牛。便是以楔去楔。如何免得此過。

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将来時如何。(腦是分外)州云。放下著。(貼体衣衫會須脱却)嚴云。一物不将来。放下箇甚麽。(人不知己過牛不知力大)州云。恁麽則擔取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此與僧問報慈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暮故底道。情也未生。隔箇甚麼。此與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孟八郎漢。大同州云。放不下則擔取去者。言下大悟。佛果法語。舉黃龍頌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果云明眼人難謾) 言下忽知非。(退步墮心中深坑) 無限喜。(如貧得寶) 毒惡既忘懷。(無始宿業晝持清淨) 蛇虎為知己。(異類等解) 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誰不景仰)

師所居常一蛇一虎。手中與食。故如得果人尊者稱之。趙州古佛與尊者不測聖凡底人。出一言。發一問。千古之下。與人為龜鏡。天童見近日師僧麁心轉盛。所以打草驚蛇

頌云。

不防細行輸先手。(黑白未分前猶是正中偏) 自覺心麁媿撞頭。(虎口裏下子) 局破腰間斧柯爛。(且道如今甚麼時節) 洗清凡骨共仙遊。(頭輕眼明)

師云。王介甫老持碁隱語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唯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唯其無所爭。是故入於不死不生。碁乃爭先法。贏則贏箇先手。輸則輸箇頭。撞趙州於你未下子以前早先見數著。嚴陽只管橫飛直違。剩占幾路。不知斧柯已爛也。王氏神仙傳。晉隆安時。信安縣王質採薪至眩室坂。見石室四童子奕碁。與質物。如棗子含之不飢。碁終斧柯爛於腰間。衣袂隨風。抵暮還家。已數十年矣。趙州放下著。擔取去兩轉語。抽筋拔髓。換骨洗腸。便與趙州把手共行。步虛輕舉也。有底道。清閒真道本。無事小神仙。雖然。莫將無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

示衆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返同魔說。因不收果。不入底人。還受業報也無。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戒作糞中蟲) 是人先世

罪業應墮惡道老僧最先入以今世人輕賤故叢林
驢騾蹤踏龍象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甚麼處去也
師云見聞為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
生圓曠劫之果圭峯科此經為轉罪成佛此菩
提煩惱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梁昭明太子科判
此經為能淨業障分傅大士頌先身有報障今
日受持經暫被人輕賤轉重復還輕此正是依
經解義也後面四句便有衲僧氣息道若了依

他起能除徧計情常依般若觀何慮不圓成前
四句功德力後四句觀行力六祖口訣云佛言
持經之人合得一切人恭敬供養為多生有重
業障故今生雖持此經常被人輕賤不得恭養
自以持經故不起我人等相不問冤親常行恭
敬有犯不校常修般若波羅蜜歷劫重罪悉皆
消滅又約理而言先世即是前念妄心今世即
是後念覺心以後念覺心輕賤前念妄心妄不

能住故云先世罪業即為消滅妄念既滅罪業
不成即得菩提此理事二解皆約觀行也僧問
雲居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此意如何居
云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為人輕賤崇壽稠云心
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為人輕賤萬松道
兩箇老漢俗氣也不除且道天童分上又作麼
生頌云

綴綴功過唯除頓覺人膠膠因果井法不隨順鏡外狂
奔演若多脚下煙生杖頭擊著破竈墮百雜碎竈墮
破靈從何生聖從何至來相賀伏惟墮羅却道從前辜負我
何不早道
師云功即持經過即先業既立妄因必招妄果
楞嚴云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
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嗔責己頭不見
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

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此迷真執妄也般若觀照真也功過因果妄也真智現前妄業消滅阿耨菩提皎然本具此正教意衲僧分上如何嵩嶽破竈墮和尚山塢有廟殿安一竈烹宰祭祀不輟墮領侍者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墮破落安國師號為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

云我本廟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土瓦合成聖從何來無我人相般若智也以真智為妄業從來辜負今日相賀烹宰物命極多全無福利禪老敲三拄杖便得生天咄鬼怕惡人難展掌賊憑贓物易承頭示衆云去即留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青林學人徑往時如何（舉步即迂迴）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慣曾著毒）僧云當頭時如何（許你大膽）林云喪子命根（果然）僧云不當頭時如何（怎只由你）林云亦無迴避處（築著磕著）僧云正恁麼時如何（且莫著忙）林云却失也（雖是死蛇解弄也活）僧云未審向甚麼處去也（不信搜懷）林云草深無覓處（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迴來也）林

拊掌云一等是箇毒氣（將謂侯白更有侯黑）

筠州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初從夾山來叅悟本本問近離何處林云武陵本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林云胡地冬抽笋本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本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去在林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頌師示之曰尖尖三尺餘欝欝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翁呈悟本本曰賀翁之喜此人第

三世洞山也林辭悟本之山南府青銼山住庵經十載忽憶悟本遺言乃曰當利群蒙豈拘於小節哉遂至随州緣會衆請住土門小青林蘭若故號青林嘗曰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這僧大悲閣下要去中都更誇知處直捷要路殊不知直下便是早太迂迴也林以死蛇當大路拒之這僧不顧危亡道

當頭者如何巳著毒了也有底道何不棒喝行令林又何曽放過道喪子命根這僧稍覺痛痒待覓出身之路道不當頭者如何林云亦無廻避處只這青林也免不得這僧筋舒力盡道正恁麼時左右無可奈何如何即是林曰却失也活人手段於斯乃見能遣能呼有擒有縱分付你身上取摘不下與你拈却便有下落僧云未審向甚麼處去也林云草深無覓處不道無只是不可見這僧也怪道和尚也隄防始得青林将一條死蛇招撥這僧末後却著腰纏脚遂拊掌一下云一等是箇毒氣萬松道熏天炎地無盡燈云青林樞機急峻非獨一時之光亦曠世為標式耳萬松道惱亂春風卒未休更看天童吹花擺柳頌云

三老暗轉柂(夜壑藏舟)孤舟夜迴頭(澄源著棹)蘆花兩岸雪(自他玄契)煙水一江秋(上下冥通)風力扶帆行不

棹(随流得妙)笛聲喚月下滄洲(任運落前溪)

師云丹霞淳禪師頌長江澄徹印蟾華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二老同頌澄源湛水尚棹孤舟丹霞用雪竇頌玄沙和尚云本是釣魚舡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萬松道将謂别有古今詩話云川峡呼梢翁篙手為長年三老杜詩云蜀鹽吴麻自古通萬斛之舟行

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此事如人行舡相似。不著兩岸不住中流。丹霞夜宿蘆花天童信風橫管。且道轉柂迴舟時作麼生。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示衆云。鼻孔昻藏各具丈夫相。脚跟牢實肯學老婆禪。透得無巴鼻機關。始見正作家手段。且道誰是其人。

舉劉鐵磨到潙山。相見已了山云。老牸牛汝來也。撩蜂別蝎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氣毒山放身卧。恒火然半路抽身磨便出去。一撥便轉

師云。潙山自稱水牯牛以鐵磨爲牸牛安名賞號。作家相見也。他雖是尼久叅潙山。去山十里卓庵。一日叅子湖。湖問莫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湖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湖便打。看他與潙山放則雙放收便雙收。佛果謂之隔身句。意通而語隔。要知意句俱到麼。更看天童脫體頌出頌云。

百戰功成老太平。安家樂業優柔誰肯苦爭衡。饒人不是癡玉鞭金馬閑終日。雖有如無明月清風富一生。受用不盡

師云。小僧多說佛老將不論兵。山前麥未辨青黃。廬陵米不知價。利更論佛法。誰曾夢見東漢陳蕃曰。蕃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驅馳隂隘之中。與刑人腐夫爭衡。二人相見。不樹立風聲。

不驅馳隂隘優游平易。老成圓熟。天童賞讚不盡。何也。得處自然。忘計較。用時全不費工夫

示衆云。曲說易會。一手分付。直說難會。十字打開。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不信試舉看。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快馬不如鈍坑峯以拄杖一畫云。在這裏。且信一半僧舉問雲門。疑則別叅門云。扇子跨跳

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語乞漢）東海鯉魚
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恁麼解說更難理會）
師云越州乾峯禪師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
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此問本出楞嚴經第
五此阿毗達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門户在甚麼處若依經解此義如來自說
與圓通張本第六卷中文殊方揀圓通也若衲
僧分上天童曾道十方無壁落從本來元沒遮

闌四面亦無門只這裏便是入處所以乾峯一
畫云在這裏不知者往往喚作乾峯與這僧指
路不然道與這僧畫斷更不他遊决不是這箇
道理你不見雲門注解得八米九糠黄龍南云
乾峯一期指路曲為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
後人不倦萬松道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
被陸沈雲門久在乾峰曹山踈山這僧謂必知
乾峯用處故求請益若却用乾峯針線乃繫驢

橛也忽然拈出睦州秦時轆轢鑽只得盞子落
地楪子成七片這僧不會乾峯意雲門別與一
條活路大似潑油救火鼓扇消冰竹庵早曾點
破頌云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
海鯉魚築著帝釋鼻孔竹庵更比雲門忒懡懡
悲人越難會不如天童於冷眼不防却較些子
頌曰
入手還將死馬醫（下霹靂手用狼虎藥）返魂香欲起君

危（揭棺救死別有神方）一期拨出通身汗（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方
信儂家不惜眉（和頂顊沒却）
師云乾峯死馬醫醫不可這僧已是喪身失命
底人雲門收得返魂香能令已死者再甦拾遺
傳漢延和元年西胡月氏（音之）國遣使獻香四兩
大如雀卵色如桑椹至始元年京城大疫死者
太半帝取香焚之其死未三日皆活香氣三月
不歇香出聚窟洲人鳥山樹如楓香聞數里名

返魂樹伐根玉釜煮汁黑粘一名驚精魂二名返生三名振檀四名劫死天童小叅云十分妝得返魂香一等來過塗毒鼓雲門一落索天童道是返魂香諸方變為塗毒鼓直教轉身吐氣不得把斷咽喉塞却鼻孔也百體汗流一場誌公云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雖然萬松眉毛有幾莖

示衆云達磨第一義諦梁武頭迷淨名不二法門文殊口過還有入作分也無

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還曾迷麼)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如何免得)僧迴舉似米胡(是第幾)胡深肯之(肯即不無爭免第二)

師云京兆米禪師一曰米七師一曰米胡俗舍第七美髭因有二名八方珠玉嗣雪峯今據仰山同叅嗣潙山這僧正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麼胡曰達僧云只如真正理作麼生達此與假悟底時節不殊胡云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佛果稱胡為大善知識名不虛傳僧曰甚直得杜口無言胡曰平地教人作保只如米胡道達仰山道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若不假悟又道唯人自肯乃方親勝默和尚常謂投子拈古內秀俏措無賽嘗拈此話云然仰山恁麼道即得還免得自己落麼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

二頭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點檢得出兩人瓦解冰消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頌云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陽令爭似靈苗不犯春萬松道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忠國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何義璘曰是覺義國師曰佛曾迷否璘曰不曾迷國師曰用覺作麼璘無對此亦本無迷悟之意也常愛雪竇道本

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悟即落第二頭。不悟又唯人自肯如何即是天童自有方便頌云。

第二頭分悟破迷（普州人送賊）快須撒手捨筌罤。（放下著）功兮未盡成駢拇（終是分外）智也難知覺噬臍（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兎老冰盤秋露泣（戀著即不堪）烏寒玉樹曉風淒（坐著即不可）持來大仰辨真假（一點難謾）痕玷全無貴白珪（切忌觸破）

師云。第二頭分悟破迷。明來暗謝。智起惑亡皆是途中事。周易略例。罤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罤。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罤也。象者意之筌也。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若向第二頭道。少他悟達一迴不得。爭奈道設有妙悟。亦須吐却。快須撒手到家。更無一物。始忘罤捨筌功夫。智識盡屬第二頭。及盡功夫不可智知。始得少分相應。莊子外篇駢拇第八云。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注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六指也。功若不盡。如駢拇連無用之肉也。春秋。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注云不及也。智不到處。智不能知。兎老圓月也。丹霞淳和尚道。水澄月滿道人愁。冰盤秋露泣戀著

即不堪也。大荒經。崑崙丘上有琅玕玉樹。結子如珠而小也。玄中銘。靈木迢然。鳳無依倚。與鶴不停機。皆不許守戀坐著也。烏寒。而淒。不欲落他根株枝葉也。詩抑篇。白珪之玷。尚可磨也。玉内病曰瑕。體破也。外病曰玷。色污也。此須仰山貴白珪無玷。不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一頭。大悟後方知不是。

示衆云。三聖雪峯。春蘭秋菊。趙州投子。卞璧燕

金無星秤上兩頭平沒底船中一處渡二人相見時如何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探竿在手）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影草隨身）

師云舒州投子山太同禪師初謁翠微無學禪師適遇堂上經行次而便前進接禮問西來密意師如何示人微駐步顧視之子曰乞師指示微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忽省契拜謝而退

微曰子無墮却子曰時至根苗自生他日偶問如何是佛理微曰佛則不理子曰莫落空否微曰眞空不空因示讖頌曰佛理何曾理眞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敷演我師宗子還本鄉桐城投子山趙州始於桐城相見州曰莫是投子庵主麼子曰茶鹽錢施我一文州先上山子携油餅後至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賣油翁子曰你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子提起油餅曰油油子置茶筵相待自過胡餅與趙州州不管子令侍者過胡餅州禮侍者三拜且道他意如何蘇州永光眞禪師上堂云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趙州將此意問若非投子卒難搆副是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此與尋常不脫皮要白柳棒底言意似同就理正與趙州問頭相應州云我早候白伊更候黑子由是

道聲集衆奏請應讖名寂住院白雲端頌死去活來牙尚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溏裏一對鴛鴦畫不成試看天童一筆丹青頌云

芥城劫石妙窮初（及盡今時始得成立）活眼環中照廓虛（絕後重甦欺君不得）不許夜行投曉到（已涉程途）家音未肯付鴻魚（已是妄傳消息）

師云智度論有城四方百由旬滿中芥子百年取一粒芥子盡劫未盡劫石若梵語劫波此云

時分樓炭經有一大石方四十里百歲諸天來以羅縠衣拂石盡劫猶未盡窮盡此芥城劫石此乃及盡今時却到空劫以前時然後眼活也環中者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此言循環而無窮得其環中者也環中虛處體也循環無窮用也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西漢使謂單于曰天子於上林射得鴈鴈足有蘇武繫書由是單于不敢欺漢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與董

嗣作妻沿邊爲理嗣巡綽被番人虜琰與王爲妃思鄉修書蠟彈內繫鴈頸上鴈至漢地飲水彈落魚吞漁人剖魚得書知琰所在此頌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不曾家醜外揚妄通消息雖然上覆天童適來侍者謝傳法誨

示衆云韶陽親見睦州拈香於雪老投子面承圓鑒嗣法於大陽珊瑚枝上玉花開薝蔔林中金果熟且道如何造化來

舉子昭首座問法眼和尚開堂承嗣何人（早知今日成開管悔不當時用好心）眼云地藏（恩歸有地）昭云太辜負長慶先師（肘膊不向外曲）眼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語（佯打不知）昭云何不問（引得狼來屋裏窩）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意作麼生（覿面相呈）昭乃竪起拂子（兩重公案）眼云此是長慶處學得底首座分上作麼生（劈箸奪窠）昭無語（只跳得一跳）眼云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却被葫蘆倒繳藤）昭云

不撥（話作兩橛）眼云兩箇（明眼難謾）衆隨左右皆云撥萬象（轉見不堪）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聻（兩彩一賽）

師云法眼久參長慶稜既嗣地藏長慶下昭首座平昔與師商搉古今中心憤之即領衆特請撫州責問師知擧衆出迎特加禮待賓主位各挂拂子一枝茶次昭忽變色抗聲曰長老開堂的嗣何人師曰地藏昭曰何太辜負長慶先師某同在會下數十餘載商量古今曾無間隔因

何却嗣地藏。此事不在多年。也不在久學。如一宿覺高亭簡豈可外人評量。昭首座黨護門風。不通議論。橫生譏剥。法眼當時深愍此輩不通方者作十規論誡之。學者不可不覽。且人情之與道力優劣天懸。故将本分事酬他道。我不會一轉因縁是他大方之家不辯不爭。却将長慶會下當年曾熟論底事校證。昭以舊日相待。纔與撥著七華八裂。叅隨急救。轉見不堪。可謂陣敗不禁苕箒掃也。昭與衆懡㦬而退。眼方略與止住曰首座殺父殺母猶通懺悔。謗大般若誠難懺悔。昭竟無對。自此却叅眼發明。已見更不開堂。古人惡來善應。嗔來慈應。然後以平等佛慧而開發之。此子昭首座還嗣法眼。猶不足以酬厚德洗初心也。天童只将昭公問處法眼末後一句頌之。自然頭正尾正。頌云。

離念見佛(草枯鷹眼疾) 破塵出經(雪盡馬蹄輕) 現成家

法(不少不剩) 誰立門庭(盡從這裏流出) 月逐舟行江練淨。(一多無寻去住自由) 春隨草上燒痕青。(頭上薦取夾山) 撥不撥(轉必兩頭走) 聽叮嚀(事不厭細) 三徑就荒歸便得。(下坡不走) 舊時松菊尚芳馨。(快便難逢)

師云圓覺序道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華嚴經道有一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一微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明眼人破塵出經卷利濟一切人天。童引兩本大經集成一聯頌。撥萬象者且萬象誰萬象。獨露誰獨露。此現成公案家法常存。誰更立門庭開戶牖。華嚴宗三舟玩月各逐舟行一道澄江千里孤應。惠崇詩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月逐三舟春隨百草三舟百草萬象也。月之與春獨露也。天童頌見撥與不撥大蹤心麁。這裏只宜叮嚀子細。不見子方上座亦自長慶至眼亦舉前話問方亦舉拂

子眼曰。恁麼又爭得方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
喚甚麼作萬象方曰古人不撥萬象眼曰萬象
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方忽悟法眼前話
末後道萬象之中獨露身聻此話末後又道萬
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可謂欲去便歸
歸便得。筭來田地苦無多昭公方公宪妙失宗。
濁智流轉之過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三徑就荒
松菊猶存蔣詡字元卿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

交游此頌法眼承言會宗。開發二師之妙。不失
長慶之旨。如、是長慶旨萬象之中獨露身。
示衆云吒吒沙沙剥剥落落。刀刀蹶蹶漫漫汗
汗沒可咬嚼。難爲近傍。且道是甚麼話。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可憐新鮮山云新婦騎驢
阿家牽。是何道理
師云。汝州寶應省念禪師。萊州人姓狄氏叅風
穴。穴示衆云。昔日世尊以青蓮花目。顧視迦葉。

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首山便下去侍者
入室請益曰念法華爲甚麼不祗對和尚穴云
念法華會也次日山與眞園頭汝州廣慧眞也同上立
侍次穴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
頭鳴意在麻畬裏穴云。你作許多癡福作甚麼
何不體究言句。仍問山。你作麼生山云。動容揚
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語眞曰。你何不看念法華
下語山後出世上堂云。要得親切。莫將問來問

在荅處。荅在問處。若將問來老僧在汝脚底汝
若擬議。則沒交涉。一日拈竹篦云汝若喚作竹
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汝諸人且喚作甚麼。
葉縣省和尚掣得。折作兩截。拋向階下。却云是
甚麼。山云瞎。縣便禮拜。諸方喚作背觸關。俗諺
有云。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佛國頌云。首山
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醉騎驢子
去。時人笑殺阿家牽。不似天童頌得可喜。頌云。

新婦騎驢阿家牽。（草木不勞拈出）體段風流得自然。（描不成畫不就）堪笑斅顰鄰舍女。（弄巧成拙）向人添醜不成妍。（取笑傍觀）

師舉圓通秀鐵壁頌云。何勞一日三梳頭。扎得根牢即便休。大抵輸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首山答話。不用緣飾。自然婆婦體段俏措。如西施心痛。捧心而顰。更益其美。醜女斅顰。更益其醜。此責口耳之學。不務妙悟者。一心也。待做

風流四枝。八脉傍不肯。

示衆云。神通妙用底放脚不下。忘緣絕慮底擡脚不起。可謂有時走殺。有時坐殺。如何得恰好去。

舉僧問九峰。如何是頭。（高超威音之前）峰云。開眼不覺曉。（明不越戶）僧云。如何是尾。（獨步劫空之後）峰云。不坐萬年牀。（穴不棲巢）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先行不到）峰云。終是不貴。（奴見婢殷勤）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末後太過）峯云。雖飽無力。（有甚麼用處）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君臣道合上下和同）峯云。兒孫得力。室內不知。（各安其分）

師云。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官懷人。姓劉氏。雖徧經法席。而受印于石霜。初住九峰。玄徒尤盛。後居洪州泐潭。而終。勅謚大覺。一日僧問。如何是頭。若是道眼不通明。差別智不具。論箇頭尾先後。心懵然不知下落。峯云。開眼不覺曉。曾

有僧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法拯濟。峯云。汝道鉅嶽還曾乏寸土麼。僧云。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峯云。演若迷頭心自狂。僧云。還有不狂者麼。峯云。有。僧云。如何是不狂者。峯云。突曉途中眼不開。這箇便是開眼不覺曉底榜樣。僧云。如何是尾。峯云。不坐萬年牀。又有僧問。如何是然燈前。峯云。勤勞不得力。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峯云。頭大尾小。僧云。如何是然燈後。峰

云退位不知閑此是不坐萬年牀底榜樣也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峰云終是不貴開眼覺曉也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峰云雖飽無力退位知閑也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峰云兒孫得力飽而有力也室內不知終是尊貴也宗鏡録曰入吾宗中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曰頭尾須得相稱不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若入宗鏡理行俱圓石霜九峯師也示衆云初機未搆大

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出問如何是頭霜曰直須知有疎曰如何是尾霜曰盡却今時疎曰有頭無尾時如何霜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疎曰有尾無頭時如何霜曰猶有依倚在疎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霜曰渠不作箇會解亦未許渠在故九峯曰諸上座古人說箇頭也只令汝知有說箇尾只教汝盡却今時有如許多不相應底事所以教汝向這裏屏當却銷磨

却令汝今日相應去成辦去若是當人體爾眞實恒如不可更恁麼說話也雖然如是須是箇人始得且莫異口同音快須努力珍重萬松以九峯公案證九峯公案注也注了說也說破其餘意味分付天童頌云

規圓矩方(椀兒團圓盤兒四角)用行舍藏(升兒裏迴斗兒裏轉)鈍躓棲蘆之鳥(豈解高飛遠揚)進退觸藩之羊(不能獨步大方)喫人家飯(快須吐却)卧自家牀(切忌生根)雲騰致雨(春生

夏長)露結為霜(秋收冬藏)玉線相投透針鼻(聯綿無間)錦縷不斷吐梭腸(翻覆通同)石女機停兮夜色向午(文彩縱橫意自殊)木人路轉兮月影移央(解行不觸今時道)

師云縱橫得妙左右逢原底人莊子所謂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如其不然則膠柱調絃刻舟記劍也寶藏論夫進脩之由中有萬途困魚止泊鈍鳥棲蘆其二者不識於大海不識於叢

林人趣乎小道其義亦然周易大壯卦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進無攸利艱則吉喫別人家飯卧自已牀如云喫官飯放私馳又云解將冷口喫人熱食者難得出則為雲為雨入則氷結霜凝此乃乍出乍入未是作家直得針線貫通毫芒綿密機絲不挂文彩縱橫正當石女機停時已早木人路轉正當夜色向午處已早月影移央此末後兩句只是一句今時儒學文章士謂之隔句對萬松恁麼離堅合異要與天童相見諸人不得辜負九峯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中

音義卷中

五兩 兵法用絲五兩挂竿頭以占風信号五兩子

高郵 尤地名 妥帖 他果切安也 啻 翅止也 鱣鮪 上知連下魚兒鯉鮥

顰蹙 頻足眉聚 皤 婆白首 羆 碑熊 弒 試逆 大鑪鞴 蒲拜切扇火具

手橈 饒也 毆 藕打也 启 非已砌也 我不 甫叶鳩勻 骨骼 亦作古格

憾 音撼恨也 筈 括受弦 滑稽 骨雞非諧 歙峽 洽川名 汨羅 覓羅水名

譖 在蔭讒毀也 倜儻 上他激下他朗不羈 攫裂 上一號攫也 県 澆倒懸首

遏 烏割止也 恢 魁大也 綍 弗索 重閫 苦本門限 奎 睽星名 籀 貴人名

顢頇 亦作漫汗留平呼 籠桶 皆上呼不曉貞 緌山 上雖山名 油缸 工降瓶

從容庵録卷下目録

嚴經智慧　　夾山揮劍

南泉白牯　　進山問性

翠巖眉毛　　中邑獮猴

曹山孝滿　　法眼質名

瑞巖常理　　首山三句

仰山隨分　　雲門餅

長沙進步　　龍牙過板

玄沙到縣　　雲門聲色

道吾看病　　俱胝一指

國師塔様　　臨濟大悟

踈山有無　　楞嚴不見

洞山無草　　仰山謹白

南泉牡丹　　雲門一寶

魯祖不會　　洞山不安

臨濟一畫　　九峯不肯

光帝幞頭　　洞山常切

雲門鉢桶　　瑯琊山河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

侍者離知錄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一塵含萬象。一念具三千。何況頂天立地丈夫。兜道頭知尾靈利漢。莫自辜負己靈。埋沒家寶麼

舉華嚴經云。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熊翻斤斗驢舞柘枝）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妄想執着亦不惡）

師云。華嚴大疏首尾清涼大師科此段經名開因性。普賢行願疏名開物性源。如何開耶。出現品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注云凡夫妄想權小執著顛倒通上二種）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便舉一塵包含大千經卷之喻。前頌萬象之中獨露身。離念見佛。破塵出經。正是此科經也。又云。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正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清涼大疏云。衆生包性德而為體。攬智海以為源。但相變體殊。情生智隔。今令知心合體。達本忘情。故談斯經而為顯示。釋曰。此則兼明衆生迷真之由也。譬如福德智慧具

足相貌之人。忽然夢見貧病苦身。即相變也。不見本身。即體殊也。執認云是我身。即情生也。不信自身福德端正。即智隔也。僧問報慈。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諸方罔知出處。多以相為想。就便辨之。學者應知仰山勘香嚴。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如來禪相去多少。試將華嚴經文。參我天童頌

意頌云。天蓋地載。（通上徹下）成圓作塊（刀斧斫不開）周法界而無邊。（十方無壁落）析靈虛而無內（佛眼覷不見）及盡玄微。（好事不如無）誰分向背（無迴避處）佛祖来償口業債（多言傷行）問取南泉王老師（忘卻杉山）人人只喫一莖菜（便無餘事可營為）

師云。巖頭道直須向自己胸襟流出將来與我蓋天蓋地今言天蓋地載何其顛倒也蓋就人

情而言之人情皆謂天地生人謂之三才佛教反以人生天地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裏打做一團鍊做一塊周法界無邊表楞嚴經佛告阿難汝觀地性麁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即實空性。萬松常舉信心銘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大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故或有人問世間何物最小當曰真空。何以故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故嗚呼三祖何人哉出一則語天下衲僧跳不出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来多少時也。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洞山玄中銘。向道莫去歸来背父。既周法界打成一塊。豈勞塵外。別有玄微。豈有前後向背。佛不出世也不曾減佛出世指示演說也不曾添。譽海之寬誇日之明。不足可言。

並為增語南泉杉山普請擇蕨菜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杉山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大陽明安上堂云莫行心處路莫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離廓然天地空所以南泉道大家喫一莖菜更覓一莖入地獄如箭射萬松道今日人七

示眾云。寰中天子勅。閫外將軍令。有時門頭得

力。有時室内稱尊。且道是甚麼人。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何必 山云。直須揮劒。果然 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坐則非佛 僧舉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見即不撥 撥即不見 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不坐即佛 僧廻舉似夾山。往來不易 山上堂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各得一橛

師云。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初在潙山充米頭。方篩米次。潙曰。施主物不可拋棄。霜曰。不拋棄。潙於地拾一粒示之曰。你道不拋棄這箇甚處得來。師無對。潙曰。莫欺這一粒。百千粒從這一粒生。霜曰。然則這一粒自何處生。潙大笑歸方丈。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後㕘道吾問觸目菩提。吾喚沙彌添淨瓶水。悟如前舉。霜在道吾兩夏而受印。會昌之厄。混跡潭州瀏陽陶家坊。朝游夕處。大中初有僧自洞山至。舉洞山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霜曰。出門便是草。僧復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且大唐國裏能有幾人。囊錐始露。住石霜道場。果符悟本之記。二十年海衆千餘。往往長坐不臥。屹若株杌。枯木堂名自茲立焉。僧問撥塵見佛。所問是一。夾山道若不揮劍。漁父棲巢。石霜道渠無國土。何處逢渠。萬松道入理深談。不如石霜門庭施設。猶較夾山百步。莫有兩彩一賽底麼。天童道甚頌云。

拂牛劒氣洗兵威。太平本是將軍致 定亂歸功更是誰。不許將軍見太平 一旦氛埃清四海。但盡凡情 垂衣皇化自無爲。別無聖解

師云。臨濟宗風金剛王寶劍。殺佛殺祖。夾山截斷老葛藤。打破狐窠窟。晋書。雷煥善天文。張華因望斗牛間常有異氣。邀煥夜登樓仰視。煥曰。

僕察之久矣寶劒之精上於天在豫章豐城縣界華乃薦雷爲豐城令修獄掘基得石匣有雙劒光甚豔發送一與華留一自佩華被誅失劒煥卒子爲州從事佩父劍至延平津劍躍墮水使人投之見兩龍有文章投者懼迴說苑武王伐紂遇雨散宜生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此頌若不揮劒漁父棲巢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無爲之化不令而行此頌無

巢可棲渠無國土無劒可揮何處逢渠也同安察禪師道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萬松道許你親見石霜猶較夾山百步要見夾山麼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投病出金瓶

示衆云成佛作祖嫌帶汚名戴角披毛推居上位所以眞光不耀大智若愚更有箇便宜聾伴不采底知是阿誰

舉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只爲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只爲不知有）

師云飛山法師戒珠作別傳心法議毀斥南泉曰若頗輩不嗜學不知本不足以語如來教無盡燈附集依通率易辯叙南泉初習律次聽華嚴楞伽八中一門觀聞馬祖傳言外道屢扣其旨頓獲忘筌一日行粥馬祖問桶裏是甚麼泉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泉臨機不讓馬祖如此後來却向趙州手裏償債泉問座主涅

槃經以何爲極則主曰以如如爲極則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今時沙門須向異類中行始得趙州於僧堂前問異則不問如何是類泉乃兩手托地州以脚一踏泉便倒地州走入延壽寮叫云悔悔泉令侍者問州悔箇甚麼州云悔不更與兩踏泉上堂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家水草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家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子

總不見得泉一日見浴主燒浴云齋後請水牯牛浴浴主去請泉云将得繩索來麼州以手拽泉鼻泉云是即是太麁生州問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云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牕泉将順世首座問和尚百年後向何處去泉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否泉云汝若隨我須啣取一莖草來此異類話南泉首

唱溈山和之道吾雲巖傳授今為曹山三墮道吾到南泉泉問闍梨名甚麼吾云宗智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吾云切忌道著泉云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次泉過乃問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堂泉便去巖問吾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吾云你得恁麼靈利巖不薦却去問泉云適來公案智頭

陀作麼不祇對和尚泉云他却是異類中行巖云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云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吾知巖不薦乃云此人緣不在此便同迴藥山巖遂舉前話山云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迴來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別時來巖云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云且去巖便出吾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兄問和

尚那因緣作麼生巖云和尚不為某甲說吾便低頭二人侍立山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吾便珍重出去巖遂問山智師弟為甚麼不祇對和尚山云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你去問取巖遂問師弟適來為甚麼不祇對和尚吾云我今日頭痛你去問取和尚后雲巖遷化遣人馳辭書至吾覽見後曰雲巖不知有悔當

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遠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雲巖當時不會。甚麼處是不會處。翠巖芝云。道吾道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只如恁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萬松道。雲巖為洞山之師。一派之源。再四再三不知有此事。萬松具録也。要與後人傍叅助一半力。豈唯雲巖不知有。翠巖芝道。道吾還知有也無。萬松道。非但道吾。翠巖還知有也未。

不見。僧問長沙。爲甚三世諸佛不知有。沙云。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云。狸奴白牯爲甚麽却知有。沙云。汝爭怪得伊。萬松到此。只可傍觀。大小天童讃歎有分。頌云。

跛跛挈挈（不近休忙）𣰽𣰽毿毿。（人不喜覷）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開門又軟種火又湿）默默自知田地穩。（靴裏動指頭）騰騰誰謂肚皮癡。（呆裏撒奸）普周法界渾成飫。（吐不出咽不下）皐孔纍垂信飽叅。（抛半撒半）

師云。跛挈瘻羸。不唧㛤負。藥山看經次。栢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山卷却經曰。日色早晚。曰。日正當午。山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大煞聰明。曰。某甲只如此。和尚尊意如何。山云。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灌溪閑和尚頌云。抖擻多年穿破衲。𣰽毿一半逐雲飛。粘來搭向肩頭上。也勝時人著錦衣。百不可取。一無所堪。衆中如百拙。一世作閑人。默默自

知田地穩。騰騰誰謂肚皮癡。梵志翻著韈。人皆謂是錯。寧可剌你眼。不可隱我脚。王梵志奇人。此語大播人間。可謂皮燈毬兒。內明外暗。末後句頌。飽叅到爛骨董地。面眉毛眼睫上都是飫顆。一朝撐破疥肚皮。五臟心肝都吐出。

示衆云。聞香象渡河。底已随流去。知生不生性底。爲生之所留。更論定前定後。作筭作箆。劍去久矣。爾方刻舟。蹋轉機輪。作麼生別行一路。試

請舉看。

舉進山主問脩山主云。明知生不生性。為甚麼為生之所留。（照故挨皐木）脩云。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箆使還得麼。（皐孔在他人手裏）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大小壓良為賤）脩云。某甲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刺頭向人懐裏）進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打得毬子別處去）脩便禮拜。（且作好心相待）

師云。襄州清溪山主洪進禪師。為地藏琛和尚第一座時。有二僧俱禮地藏。藏曰。俱錯。二僧並無語。下請益脩山主。主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他人。豈不是錯。進聞之不肯。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脩憤然上堂頭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下去也。脩乃省過。進一日問脩曰。明知生不生性。爲甚麼為生之所留。菴提遮女婆羅門種。舍衛城西二十餘里長提村婆私膩長者女也。因家作大會。命佛及僧。提遮故得振其嘉聲

焉。文殊大士問頗有明知生不生相（時前作）為生所留者否。女曰有之。雖自明見其力未充而爲生所留者是也。脩山主荅筍畢竟成竹去。而今作箆使得麼。箆竹皮束物。竹索也。筍嫩無力。蒼竹有力。筍力未充不堪作箆。覺範觀音賛。憫我心明力不迨。時時種子發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戒飲輙復逢嘉醞。此亦言其力未充也。慚愧古人熟爛教乘。出辭吐氣與脩多羅合。進山主要拈轉話頭。方復不許道。汝向後自悟去在。脩曰。某甲見處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脩公先向四平八滿處坐定。進公遣起。必然別有一條活路。遂指道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且道明得生不生性明。不得生不生性。且道為生所留不為生所留。脩便禮拜。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此與典座入庫下去也。更無兩樣。諸方皆言法眼下一味平實。體中玄。請看前話。天童見此話

出格奇特所以盡情徹底頌出頌云

豁落亡依（扳翻驢橛）高閑不羈（掣斷黃金鎖）家邦平怗到人稀（穩處下脚）些些力量分階級（強生節目）蕩蕩身心絕是非（見怪不怪）是非絕（其怪自壞）介立大方無軌轍（太平無忌諱何處不風流）

師云此頌進山主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亡依倚時自然廓落不羈縻處法爾高閑平怗家邦幾人能到須是無煩惱可斷無禪道可

叅十二時中除著衣喫飯是闕用心處據進公問意亦微有徵古驗今分階級定力量底鉤線然其蕩蕩身心本絕是非也脩公也不妨會如來禪平實商量本分說話爭柰百丈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所以微分力量權立階梯道箇則嫩無力用竹則篾引千鈞言迹之興也是非所以成進公為渠剗却別指生機一路殊非開户牖立軌轍欺誣道伴脩公設拜以謝不敏還

二公當家鑪鞴麼入火更須精鍛鍊上砧方耐重鉆鎚

示衆云含血噴人自污其口貪杯一世償人債賣紙三年欠鬼錢萬松為諸人請益還有擔干計處也無

舉翠巖夏末示衆云（猶嫌少在）一夏以來為兄弟說話（自揚家醜）看翠巖眉毛在麼（不害口哆）保福云作賊人心虛（也是火裏人）長慶云生也（雪上加霜）雲門云

關（攔街截巷）

師云明州翠巖永明大師諱令參湖州人蒙雪峯記別大張法席一日上堂曰自一夏以來為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諸方多道本欲首身不覺兩重公案更見保福道作賊人心虛一向道背底插柴自隱口過佛果云人多錯會道青天白日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先自說過免得別人點檢且喜没交涉長慶云生也萬

松道。依舊在眼上。雲門關字普字。號一字禪。三箇皆嗣雪峰。見當家人說無外話。見翠巖示衆奇特。故大家唱和。古人下語。不犯手勢。有座主就華嚴講下請巖齋。巖云。山僧有箇問頭。若荅得即齋。乃拈起胡餅云。還具法身麼。主云具。巖云。恁麼則喫法身也。主無對。當講法師代云。有甚麼過。巖不肯。雲門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覺範謂雲門大師僧中王也。果然天童一串穿來。從頭頌出。頌云。

作賊心。(贓物已露)過人膽。(傍若無人)歷歷縱橫對機感。(白拈巧偷)保福雲門也垂鼻欺脣。(探頭太過)翠巖長慶也脩眉映眼。(佯打不知)杜禪和有何限。(天童杜撰何似禹松)剛道意句一齊剗。(欲隱彌露)埋沒自己也飲氣呑聲。(養子不及父)帶累先宗也面牆擔板。(家門一世衰)

師云。雪竇道。善竊者鬼神不知。既爲保福天童覷破。翠巖不是好手。殊不知許大雲門長慶都被翠巖用一莖眉毛。一時穿却鼻孔。若藏頭露影。筭甚太手強人。故能歷歷縱橫對機應感。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雲門云。關。皆衲僧鼻孔長也。千里已聞乾屎橛臭。三冬猶嗅爛伱香。翠巖道眉毛在麼。長慶便道生也。乃壁上高僧一呼便應。瓶中養鷟隨聲已出底時節。豈識情可卜度也。此所以道脩眉映眼。冷地看人。一點謾他不得。有底道。一夏葛藤上生枝引蔓。而今翦草除根。一齊剗却。殊不知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去在。何必囊藏被蓋。飲氣呑聲。恁麼則面牆擔板。累及先宗也。諸方道。徐六擔板只見一邊。尚書不學牆面。跡面牆無所覩見。君不見靈山放出白毫相照。見東方萬八千。

示衆云。隔江鬬智。遯甲埋兵。覿面相持。眞鎗實劍。衲僧所以貴全機大用也。從慢入緊。試吐露看。

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這箇座主却堪持論邑云。我與你說箇譬喩。宜假不宜真如室有六牕。中安一獼猴。還肯寧息麼外有人喚云。狌狌。獼猴即應。再來不直半文如是六牕。俱喚俱應。只要檀郎認得聲仰云。只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莫寐語邑乃下禪牀把住云。覺來也未狌狌。我與你相見。何不早恁麼道

師云。朗州統要鼎州中邑洪恩禪師。馬祖八十餘員大善知識之一。仰山之叔祖也。仰山江陵受戒迴。往謝戒。邑見山年幼。以獼猴應六牕說佛性義。如拍大姊謊小孩兒。山埋兵掉鬪。恐俊不禁。禮謝畢曰。今蒙和尚譬喩。無不明了。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睡瞌。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奇哉。真師子兒。便露法窟爪牙。邑不覺自下禪牀。執仰山手作舞云。狌狌。與你相見了也。何不說箇比喩。雲居錫云。中邑當時不得仰山這一句。何處有中邑也。先師與勝默師伯二十餘歲叢林

敬畏。鄭州寶和尚名震河洛。先師遍參往見。州云。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先師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也。州云。如生冤家相似。先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州下禪牀握先師手曰。作家那。遂留數日。夾山謂佛日死灰裏一粒豆爆。蓋謂此也。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萬松道。報恩法堂上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萬松道。向弄精魂脚手上辨取。佛鑑云。仰山放憨。中邑賣俏。俏措賣來。憨癡憨癡放來。俏措。雖然獼猴睡著。其奈肚裏惺惺。直饒拄絕六牕。狌狌何處不相見。諸人要見二老譎訛麼。各各面皮厚三寸。萬松道。覔箇識慚愧漢不可得。唯天童老人較些些。頌云。

凍眠雪屋歲摧穨 蟄户不開 窈窕蘿門夜不開 龍無
龍向 寒槁園林看變態。幾乎死殺 春風吹起律筒灰
喜得重甦

師云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
躬出按行見人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
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見安僵卧問
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
賢。舉為孝廉此頌中邑說喻睡語一上終是不
惺惺窈窕蘿門夜不開也。忽被仰山點破。中邑
便金體作用枯木重陽。春風吹起律筒灰也。蔡
邕月令。截竹為管。謂之律。置之密室。以葭莩為
灰。以實其端。其月氣至。則飛灰而管空陽氣生。
死中活也。如中邑仰山作家相見。見了後如何。
不勞久立。

示眾云。依草附木。去作精靈。負屈啣寃。來為鬼
祟。呼之則燒錢奏馬。遣之則呪水書符。如何得

家門平安去。

舉僧問曹山。靈衣不掛時如何。蟭蟟脫殼 猶抱寒枝 山
云。曹山今日孝滿。不負平生 僧云。孝滿後如何。寬行
大步 山云。曹山愛顛酒 有何不可

師云。僧問同安威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安云。路邊神廟子。見者盡擎拳。僧云。見後如何。
安云。室内無靈牀。渾家不著孝。這僧問靈衣不
掛時如何。洞山初道。卸了炙脂帽子。脫却狐臭
布衫。作箇脫灑衲僧。後來僧問。如何是佛。苔麻
三斤。若到這箇時節。便會曹山今日孝滿。這僧
也好要見今日曹山行履。問孝滿後如何。山云。
曹山好顛酒。覺範道。心如明鏡。口如醉漢。一日僧
問清稅孤貧乞師拯濟。山召清稅。僧應喏。山云
清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唇。又有僧問金峯。
金柸滿酌時如何。峯云金峯不勝酩酊。佛果拈
云承言會宗明機普應則不無金峯子細點檢

將來也太漏逗。若有人問蔣山金柸滿酌時如何只對他道。山僧自來天戒。又有僧問曹山。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山云。如過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曹山有時醉醉裏醒醒有時醒不分晝夜為他黃粮夢斷閨閤情忘。洞山問雲居大闡提人殺父害毋。孝養何在。居云。始成孝養此名孝滿顛酒底人。洞山道。觸目荒林。論年放曠。天童慣曾游戲其間。頌云。

清白門庭四絶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長年関掃不容塵。設有一點無著處 光明轉處傾殘月。否極泰生 爻象分時却建寅。陰慘陽舒 新滿孝。泪痕猶未罷 便逢春。相喚打秋千 醉步狂歌任墮巾。熟不講禮 散髮夷猶誰管係。千自由百自在 太平無事酒顛人。七村裏這漢快活

師云。眼裏著沙不得。底太局狹。生曹山道。若是世間麁重貪嗔癡。雖難斷却是輕。若是無事無為淨潔。此箇重。無可重也。所以洞山道。明月堂前時時九夏也。至道不可形容。古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比興連類以喻至道。報慈贊龍牙半身頌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户。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二老皆洞山兒孫。覺範云。其家風機貴迴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墮今時。而報慈匠心獨妙。語不失宗。爲可貴也。此光明轉處傾殘月。喻孝滿逢春也。周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疏九二當據建寅建丑之間。於時地之

萌芽初有出者。即是陽氣發見之義。乾卦之象其應然也。老杜飲中八仙歌。脫巾露頂王公前。與天子呼來不上舡。皆忘形忽禮。非可以涯岸檢束也。丹霞天然。一日橫卧天津橋上。留守鄭公前導喝之。師不顧。問之。徐曰。我無事僧也。鄭敬異之。雪峰衆晚參。峰在中庭卧。太原孚上座云。五州管内只有這箇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此皆披襟散髮無事酒徒。曹山孝滿如何受用。

四時春富貴萬物酒風流。

示衆云。富有萬德。蕩無纖塵。離一切相。即一切法。百尺竿頭進歩。十方世界全身。且道甚麼處得來

舉僧問法眼。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合取狗口）眼云。形興未質（莫眼華）名起未名（畢竟喚作甚麼）

師云。文殊問維摩。身孰為本。答貪欲為本。問貪

欲孰為本。答虛妄分別為本。問虛妄分別孰為本。答顛倒想為本。問顛倒想孰為本。答無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肇公注云。心猶水也。靜則有照。動則無鑑。癡愛所濁。邪風所扇。湧溢波蕩未始暫住。以此觀法。何往不倒。譬如臨面湧泉責已本狀者。未之有也。又云。若以心動為本。則有有相生。理極初動。更無本也。若以無法為本則有因無生。無不因無。更無本也。又云。無住故倒想。倒想故分別。分別故貪欲。貪欲故有身。既有身也。則善惡並陳。善惡既陳。則萬法斯起。自茲以往。言數不能盡也。肇公以最初動念根本不覺為無住本。傳燈。清涼國師答皇太子心要云。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安國師舉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則是一切處而顯一

心。若住善生心則善現。若住惡生心則惡現。本心則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也。六祖問荷澤。知識遠來也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其主。試說看。澤曰。以無住為本。見則為主。荷澤顯宗記云。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此無住本。即以本分事名無住也。若以真妄融即。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法眼

荅處出寶藏論。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
游氣亂清。雪竇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是形名
雙舉。形即無形名即無名。一等没見識瞎漢只
認箇無形段無名姓底。便爲極則。辜負法眼。遠
背永明壽禪師唯心訣云。無一名不播如來之
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又有一等孤陋寡聞
不肯究理參問。只道本來有甚。萬松道。已太多
生。他云。如何免得。萬松道。本來少甚。你但恁麼

會去。因參法眼兼見天童。頌云。
没蹤跡。（羚羊挂角）斷消息。（父負不逢）白雲無根。（妙體本来無處）
所清風何色。（通身那更有蹤由）散乾蓋而非心。（尚能出岫）
持坤輿而有力。（不費精神）洞千古之淵源。（盡向這裏流出）
造萬象之模則。（一法之所印）剎塵道會也處處普
賢。（欄街截巷）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築著磕著）
師云。視之無形。普天匝地。聽之無聲。圓音無間。
雲雖無根。太虛為片雲所點。風雖無色。大地為

風輪所持。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居曰。從
端公問處來。公喜而謝之。居却問曰。問從何來。
公無語。西禪與官員坐次。禪云。風作何色。官無
語。禪却問僧。僧拈起衲衣云。在府中鋪。禪云。用
多少帛子。僧云。勿交涉。禪無語。雲門代云。咄。這
話墮。阿師。雪竇併作兩頌。雨從何來。風作何色。
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誰遭點額。風作
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稜稜。

南方未迴。天童頌無住本。白雲無根。清風何色。
頌立一切法。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善
慧大士心王銘。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
有大神力。管子曰。水出而不流曰淵。水遠而流
曰源。上古之前。千古淵源也。萬象自茲而形。華
嚴普賢行願品。佛說菩薩說。剎說衆生說。三世
一切說。又普眼不見普賢。見與不見。俱普賢也。
若不見處。無不名普也。入法界品時。彌勒菩薩。

前話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乃至悉見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兜率陀天。二皆有彌勒。又有頌云。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此皆立一切法之標榜也。還見法眼麼。常因送客處。記得別家時。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這裏還有參究分也無。

舉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有理不在高聲）頭云。

動也（可知理也）巖云。動時如何（再犯不容）頭云。不見本常理（相物作價）巖佇思（却識慚愧）頭云。肯即未脫根塵（箇中無肯路）不肯即永沈生死（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師云。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人。姓許氏。始問巖頭。安箇名。立箇字。創號本常理。巖頭有時放過。只與照破道動也。瑞巖好彩。三十棒何幸免却。來是他尚不顧危亡。道動時如何。撩虎頭。編虎尾。巖頭半醉半醒。又放過。只與照破道。不見本常理。大方之家。容物如此。巖方佇思。這裏正到枯木巖前差路多處也。頭已是不惜身命。與截斷走路。剖開當陽長安官道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潙山喚作法窟爪牙。生擒活捉。畧無閑暇功夫。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云。不必闍黎。僧云。恁麼則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頭乃噓兩聲。僧云。恁麼則珍重。纔迴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僧歸舉似夾山。山明日上堂。喚僧如法舉似前話。山云。大衆還

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且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臨濟下謂之七事隨身。巖頭見瑞巖志誠請益。非是機鋒勘辨之時。故憫物垂慈。道眼相見。瑞巖隨言領悟。後來自喚主人翁。莫受人謾。蓋為曾遭毒手。永劫難忘。此話古今無人拈掇。不是天童。憑誰賞鑒。頌云。

圓珠不穴。甚處下手 大璞不琢。可惜功夫 道人所貴無稜角。就理藏鋒 拈却肯路根塵空。十二處忘閑影響 脫體無依活卓卓。三千界放淨光明

師云。世記潘岳與夏侯湛爲友二人並美姿容。張謂賛和氏之璧。瑩而無瑕隋侯之珠。圓而不穴。削圓方竹杖。绕却紫絨氈白玉碾做象牙梳。黃金打作鍮石筋。弓絃上結紐子。鉢盂上安柄你試迴光定省看何人不如是百丈道靈光獨

耀。迴脫根塵。旣肯則未脫根塵。拈却肯路根塵自空也。六根六塵旣空。六識自歸覺海。凡物有圭角。即不能圓轉。欲要活卓卓。無粘綴。無依倚。但向肯不肯處著眼。自然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洞山所以半肯半不肯。踈山所以肯諾不得全也。還識此人歸計麼。金鎖玄關留不住。行於異路且輪迴。

示衆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且道是那一句在先

舉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猶是萬松兒孫 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教壞人家男女 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說這不唧𠺕漢 僧云。和尚是第幾句薦得。你試度 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三句可辨一鏃遼空

師云。三句之作。始於百丈大智宗於金剛般若。丈云。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

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則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恁麼也。若只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道如今鑒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鑒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雲門有時云。天中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春緣作麼生承當。自代云。一鏃破三關。然雖有此意。未嘗立爲三句。後得鼎州德山

第九世圓明大師諱緣密上堂云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一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後得鼎州普安山道禪師頌上三句一函蓋乾坤頌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眞見頭頭用不傷二截斷衆流頌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氷消瓦解摧三隨波逐浪頌辯口利舌問高低應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往往指此頌爲雲門所作此皆看閱之不審也道嗣德山密嗣雲門雲門雖有天中函蓋一鏃三關之語因密公拈出道公頌之祖述三世而三句始明此與大陽三句三玄三要大同小異首山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黃蘗爲南泉首座一日占泉座位泉至問首座甚年行道蘗云威音王佛以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蘗便退歸本位坐

鏡清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謂之佛祖向上人此所以謂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爲師也靈樹遺封盒子云堂中首座人天眼目首座乃雲門也此所以謂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也你莫見萬松恁麼道便謂南泉可與佛祖爲師雲門只可與人天爲師可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萬松且略舉一二以為榜樣其自救不了者不入祖位何足道哉僧便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爛泥裏有刺山云月落三更穿市過此乃行人更在青山外也天童見此話無人敢下口遂向查手刺脚處交加頌出頌云

佛祖髑髏穿一串（一任伊跨跳）宮漏沈沈密傳箭（不許外人知）人天機要發千鈞（以輕勞重）雲陣輝輝急飛電（眨眼蹉過）箇中人看轉變（計在臨時）遇賤則貴貴則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得珠罔象兮至道綿綿（一念不生全體現）游刃亡牛兮赤心片片（淚出痛腸）

師云。佛祖髑髏。一串穿却。然後可與佛祖為師。可謂透出毗盧頂顊行。却來化佛舌頭坐宮漏沈沈密傳箭。殷蔓漏刻法曰。為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輿踟蹰之上。為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蹰經緯之中。蓋上鑄金為司晨具衣冠。兩手執箭。又軍中密令。夜中傳箭。此言向朕兆未分以前薦得。可與佛祖為師。纔落今時。為第二頭。且於人天路上。作箇小歇場。心地觀經。電光三昧。衲僧喚作瞥地處。若是箇中人。有時佛祖頭上行。有時人天路上走。水牯牛隊裏異類中行。王荊公觀俳優詩云。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公解

牛。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此二事。頌月落三更穿市過。至道綿綿密密。宮漏傳箭。相似赤心片片。為人如游刃恢恢。得珠罔象也。今人見天童用莊子。便將老莊雷同至道。殊不知古人借路經過暫時光景耳。忽有箇出來道。莊子豈不知首山行履處。但向道。月落三更穿市過。是外篇。是內篇。

示眾云。如人畫空。下筆即錯。那堪起模作樣。堪作甚麼。○萬松已是露栓索。有條攀條。無條攀例。

舉。僧問仰山和尚還識字否。(是甚麼字) 山云。隨分。(當仁不讓) 僧乃右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已見偏傍) 山於地上書箇十字。(更書畫點) 僧左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半滿俱分形聲轉注) 山改十字作卍字。(機輪轉處智眼猶迷) 僧

畫一圓相以两手托如修羅掌日月勢云是甚麼字（細看切脚）山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天下衲僧跳不出）僧乃作樓至勢（門外金剛笑汝）山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開空鎖夢牢收掌）

師擧慈覺勸孝文首篇頌云父母未生前凝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十四祖龍樹於法座上隱身現○相提婆曰此尊者現佛體相以示吾輩也以此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譬此而已圓相之作東土始於忠國師付侍者躭源承讖記傳於仰山今遂目爲潙仰家風明州五峯良和尚嘗製四十則嵩明教為序稱之良云圓相總六名一圓相二義海三暗機四字學五意語六默論潙仰宗派云躭源謂仰山曰國師傳六代祖師圓相九十七箇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來大興此道吾詳此讖事在汝躬仰山既得以火燔之源

一日又謂曰向傳圓相宜深祕之山曰已燒却了也源曰於子即得來者如何仰曰和尚若要重録一本山乃重録呈似一無差失躭源一日上堂仰出衆作○相以手托呈却叉手立源以两手交拳示之仰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仰禮拜九十七種圓相交拳名羅刹三昧女拜名女人三昧此皆三昧王三昧中流出普門示現也又有一梵僧來叅仰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圓相以脚抹却仰展兩手僧拂袖便出曰我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又僧禮拜了仰不顧僧問和尚還識字否仰曰隨分僧畫○相托呈仰以衣袖拂之僧又作半月相托呈仰以兩手作背抛勢僧以目視之仰低頭僧遶師一匝仰便打僧遂出此仰山辟立千仞與德山臨濟峻機不别仰坐次又有僧來作禮仰不顧僧問師識字否仰云隨分僧右旋一匝曰是

甚麼字這般施設待教有識情成何宗旨若總
無道理西天東土凡聖同叅觀音會下一僧來
叅巖頭以手左邊作一圓相又右邊作一圓相
又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頭以手一撥僧無
對頭乃喝出僧方跨門頭却喚廻問汝是洪州
觀音來麼僧云是頭問只如適來左邊圓相作
麼生僧曰是有句頭曰右邊圓相嚽聻僧曰是無
句頭曰中間圓相作麼生僧曰是不有不無句。

頭曰只如吾恁麼又如何僧曰如刀畫水頭打
趂出這僧不得圓相宗旨妄生穿鑿若不是巖
頭幾被惑亂一上據這僧見仰山問識字否乃
右旋一匝伎倆已盡仰山十字注也注了說也
說破更要後面許多粥飯氣作麼那裏待到如
此當初纔問師識字否只道自來文寡看他如
何不見昔有一僧居常閑過一僧勸云上座年
雋可惜虛擲寸陰僧云你待教我作甚耶得勸

云何不看經僧云不識字勸云何不問人僧云。
是甚麼字其勸者無語可謂文不加點樂不加
聲也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此與尋常從
東過西却從西過東拍左邊膝此是教意拍右
邊膝此是祖意是同是別。仰山星移斗轉陖十
字作卍字梵語修羅此云非天梵語羅睺此云
障蔽以手障日月故此僧畫圓相如修羅掌日
月勢九十七種圓相名爲修羅三昧梵語樓至

此云啼泣賢劫千佛爲千王子末後得籌最後
成佛遂啼泣云我何薄祐窮底得籌忽復笑云
我當盡取九百九十九佛方便粧嚴今護法神
執杵者是僧末後作樓至勢其意可知仰云如
是如是此是諸佛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汝
善護持善哉善哉好去其僧禮謝了騰空而去
時有一道者曾見經五日來問仰云汝還見否
者云某正見出門騰空而去仰云此是西天羅

漢故來探吾者云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仰云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其體則同然此義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所以道涅槃心易得差別智難明試看天童如何下手。頌云。

道環之虛靡盈（擔雪填河）空印之字未形。（切忌彫刻）妙運天輪地軸（權衡在手）密羅武緯文經（將相全才）放開揑聚（睦州猶在）獨立周行（老氏復生）機發玄樞兮青天激電（措手不及）眼含紫光兮白日見星（照破四天下）

道環之虛靡盈此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慈覺道。誰知末後一著。却是未分以前道環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天童借頌圓相托呈勢。空印之字。雖十字改卍字其實非世間文字可執道副對達磨如其甲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大寧寬禪頭到法昌遇公作（廿）此相寧便出作務明日上堂法座前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寧作（牛）此相了復以脚撥却昌曰寬禪頭名不虛得。遂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尺浪浮淘幾多頭角為龍去鰕蟹依前努。眼睛此頌與天童機發玄樞青天激電同參。天輪地軸。武緯文經皆左右二匝十字卍字血脉也放開揑聚獨立周行頌脩羅掌日樓至拳圍卍字讚善哉也春秋題辭云天之為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屬焉然大地有高下之形。四時

有升降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乃至諸星運轉纏度如輪故為天輪也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家語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又文能經天武能緯地無文無以懷遠無武無以禦亂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

麼道汝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恁麼道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僧云如何是揑聚州斂手而坐老子云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樞機之發如電光石火眼有神光名為巖電白日見星此如暗中樹影水底魚蹤非肉眼能見覺範寄靈源云暗中樹影平生意水際魚蹤病後機想見瘦容無住著倚藤閑看暮雲歸還知仰山行履處麼阜上烏雞深夜繃暗中一線

實難通

示衆云繞天索價搏地相酬百計經求一場懡㦬還有知進退識休咎底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此問太高生）門云餬餅（一舉四十九）

師云雲門上堂云一言纔舉千差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祖意佛意這裏商量曹溪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僧云這箇有甚麼交涉師云灼然有甚麼交涉乃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着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則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有甚麼見聞覺知礙著你有甚麼聲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碗又有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蒲州麻黄益州附子又曰

來來我更問你諸人橫檐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覔箇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屙屎送尿至於茆坑裏蟲子市肆裏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佛果云有者作一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萬松道若要敲枷打鎖鉆鎚問取天童頌古頌云

餬餅云超佛祖談（一大藏教詮注不及）句中無味若爲參（甚處下口）衲僧一日如知飽（始知餬餅醍醐毒藥）方見雲

門面不慙。(雲門無眼見人)
師云。洞山初禪師指通機頌云洞山寥索一無
可有。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直饒巧饌千般爭奈
飽人不愛。若是餓鬼相嚵噇底橫咬豎咬狗齧
枯骨相似。直待嚼破舌頭擲在一邊却與雲門
相見。相見後如何各各面皮厚三寸
示衆云。金沙灘頭馬郎婦別是精神瑠璃瓶裏
擣餈餻。誰敢轉動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寬

行大步一句作麼生。
擧長沙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早晨有粥)會良久。(問著便屎臭氣)僧云見後如何。(更與挑剔)會云
不可別有也。(只向屎堆裏趯倒)僧迴擧似沙。(走口送舌漢)
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竿下底一場懡㦬)雖然得入
未爲真。(孤危不立道方高)百尺竿頭須進步。(甚底大如箇割捨)
十方世界是全身。(始信蒲團不是天)僧云百尺竿
頭如何進步。(果有這箇在)沙云朗州山澧州水。(築著磕著)僧云不會。(可憐聰明)沙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一任蹺跳)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大師諱景岑覺範云禪
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當時衲子倔
強如仰山者猶下之而呼以爲岑大蟲上堂云。
我若一向擧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事不獲
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
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

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中盡十方世界無一人
不是自己我常向諸人道。三世諸佛共法界衆
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衆生向甚麼
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沙令僧問會庵主主乃南泉下不出
世。潛符密證之徒。燈錄列在末後無機緣語句
中。然此語既在合作一傳也不爲分外僧作專
使去見庵主傳長沙法旨云庵主未見南泉時

如何會默然僧進云見南泉後如何會云更不可別有也萬松道一死不再活僧迴舉似沙沙述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此與巖頭道雪峰德山不會末後句病痛一般萬松常向人道大似箇人把祖父家門產業并眷屬自身一契賣却置得箇水晶瓶子終日隨形守護如眼睛相似莫教萬松見定與捏破教伊撒手掉臂作箇無忌諱快活漢勝默道撒手懸

崖下分身萬象中然後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王化裏方可配天童水牯牛拖犁裩鑼頌云

玉人夢破一聲雞（開眼不覺曉）轉盻生涯色色齊（無盡藏中受用不了）有信風雷催出蟄（節氣不相饒）無言桃李自成蹊（水到渠成）及時節力耕犁（避者不做）誰怕春疇沒脛泥（倦者不避）

師云天童得超方三昧略去庵主緊抱竿頭不敢轉動處撥動若一向恁麼去法堂上草深一丈優波毱多有著身見者求度於祖祖曰求度之法要信吾言不違吾教人曰既來投師固當聞命祖乃化一險崖山聳喬木令其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千肘祖令放脚其人受教即放二脚令放一手便放一手令復放手其人荅言若復放手便墮坑死祖曰先約受教云何違我是時其人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即證道果長沙朗州山澧州水謂之善用險崖

之句若非玉人夢破別有生涯爭得四海五湖斬新日月毛詩習習谷風催之驚蟄春分後一候雷乃發聲漢書李廣傳贊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宗鏡云既蘊德行不言而信若桃李之自成蹊也又朗州山澧州水此語乃拖泥帶水邉事三聖在會下令秀上座問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

處去也。沙云。教汝尋思去。秀云。和尚只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笋。沙不對。秀云。謝師答話。沙亦不對。秀舉似三聖。聖曰。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聖親上方丈云。和尚早來答話。可謂光前絕後。沙不答。聖云。我從來疑著這漢。佛印頌云。容見長沙陌路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弥萬仞磨今古。折草量天柱用功。古人把定處。放得行。竿頭進步。放行時把得定。壁立千仞。爲甚麼如此。自由自在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

示衆云。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向盛忙百鬧裏佯呆。待七古千年後慢恢。且道是如何底人。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一迴拈出一迴新) 微云。與我過禪板來。(著本圖利) 牙取禪板與翠微。(几几瞜瞜) 微接得便打。(情知是)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半肯半不肯) 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頑皮癩肉) 濟云。與我將蒲團來。(好本多同) 牙取蒲團與臨濟。(將錯就錯) 濟接得便打。(順手骨揉)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得恁鼇頑) 牙後住院。僧問。和尚當年問翠微臨濟祖意。二尊宿明也未。(貧兒思舊債) 牙云。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焦塼打著連底凍)

師云。湖南龍牙山居遯禪師。初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洞山。一日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山云。待洞水逆流。則向你道。師於此悟入。佛果道。龍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是打他。住院後僧問。和尚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即肯他。要且無祖師意。佛果道。山僧即不然。肯即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佛日杲禪師頌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恒遵漢帝儀。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兒。雪竇一向抑之。眞如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

風與他後人爲龜爲鑑舉𠋣後僧問處乃云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潙則不然待問當初二尊宿明不明劈脊便棒非唯扶豎翠微臨濟亦乃不辜他來問萬松道眞如正是濟下鉆鎚不能放過要見龍牙肘後神符須是當派天童眼目頌云

蒲團禪板對龍牙（計穩甘屠春）何事當機不作家（咬人狗不露齒）未意成褫明目下（人無遠見）恐将流落在天涯（必有近憂）虛空那挂劍（不假鋒鋩事）星漢却浮槎（別有向上一路）不萠草解藏香象（佛眼覷不見）無底籃能著活蛇（一般拈弄與君殊）今日江湖何障礙（太平無忌諱）通方津渡有舡車（何處不風流）

師云龍牙蒲團禪板翠微臨濟對衆教伊拈來為甚用不出百丈舉野狐話了黃蘗問古人錯荅一轉語墮野狐身五百生轉轉不錯合做甚麼丈云近前来向汝道蘗近前先與丈一掌丈云將謂狐須赤更有赤須狐此眞當機作家龍牙非不作家未意成褫明目下不欲當機雷奔電掃一期峭峻古詩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謂之寒气無含蓄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清云是甚麼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侍者問適来是成褫伊清云無者又云是不成褫伊清云無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成褫猶成

就結裹也恐成流布敗辱門風洞山囑曹山曰吾于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絶向去若遇眞法器方可傳授直須祕隱不得形露恩屬流布難接後人僧問同安察如何是無干戈安云虛空不挂劍玉兎不被鱗閧世傳天河與海通海濱年年八月有浮槎往来不失信博望侯張騫乃多賫粮食乗槎而去怱怱不覺晝夜奄至一處見

城郭居室室中多織女唯一丈夫牽牛臨渚不飲驀問何人至此騫問此是何處曰君可往蜀問嚴君平乃如其言君平曰某年月有客星犯牛斗因話録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唯博物志說有人賷粮乘槎到天河見飲牛丈夫問君平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此頌龍牙當用時却放過放過後別作主宰僧問曹山不萌之草爲甚能藏香象山云闍梨幸是作家。又問曹山作麼不萌草。無底籃是龍牙不用之大用故香象非驢騾蹴蹋活虵非死在句下。龍牙示衆云參方人須透佛祖始得。新豐和尚道佛祖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佛祖謾去。僧便問佛祖還有謾人之心也無牙云。你道江湖還有碍人之意麼又云。江湖雖無碍人之意爲時人透不得。江湖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碍人龍牙透過祖意如

生冤家所以道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江湖豈能碍人俗諺云自家不會浮怨他河曲親一老宿云自家不會浮怨他坑熟

示衆云動即影現覺即塵生舉起分明放下穩密本色道人相見如何說話

舉玄沙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又鬧也小塘提起袈裟角果然手忙脚亂沙云顢頇挑没交涉。謝證據

師云福州玄沙宗一大師諱師備芒鞋布衲菲食自怡雪峰高其苦行常以備頭陀呼之世傳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因蹶傷足指歎曰是身非有痛自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遂迴復因閱楞嚴而發明故應機捷敏與修多羅合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閩帥王審知令公王延彬皆以師禮之衆常八九百。沙

到蒲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閙向甚處去也小塘提起袈裟角也不妨緊峭第一不得向喧靜昨日今朝處著眼蹉過當陽一段大事小塘不費心力信手拈起袈裟玄沙云顢挑沒交涉。小塘甚處是沒交涉處玄沙是許不許。大溈喆云大溈即不然或有問但鳴指一下如有箇衲子出來云顢挑沒交涉却肯他何故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

在甚麼處。又云小塘懷藏至寶遇别者以增輝玄沙本分鉆鎚一擊乃光流千古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閙法燈云今日更好笑看他二尊宿是當派下兒孫覰破玄沙用底一向寛遮外羅却就裏暗箭相射天童具通方眼見伊家長裏短徹底頌出頌云

夜壑藏舟（衲子難謾）澄源著棹（肯墮死水）龍魚未知水為命（當局者迷）折筯不妨聊一攪（打草驚蛇）玄沙師[illegible]

塘老（一狀領過）函蓋箭鋒（易開終始）探竿影草（難藏[illegible]）心潜縮也老龜巣蓮（藏身處沒蹤跡）游戲也華鱗[illegible]藻（沒蹤跡處莫藏身）

師云玄沙問昨日喧閙如莊子大宗師篇云。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趍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天童以玄沙昨日今日置問藏舟容負以驗小塘。却來澄源湛水裏尚棹孤舟此玄中銘恐滯死水玄沙句中眼活要人識動靜根源卧龍球和尚曰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事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有為土木瓦石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為命若常知動

静語默來去根源早不空過此頌玄沙為人處若是作家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把定放行看取提袈裟與没交涉看是何道理史記龜策傳太史公曰余至江南觀其行事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此没交涉潛縮也不妨游戲游戲也不妨潛縮今畫魚藻圖藻水草也隨波摇様自成文章又藻水草有文者也見論語山節藻梲要識二老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衆云不斷聲色是随處墮聲求色見不見如来莫有就路還家底麼

擧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双丸塞耳）見色明心（両業遮睛）觀世音菩薩将銭来買餬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又被風吹別調中）

師云天童擧話談其神駿略其玄黄本録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擧手云觀世音菩薩将銭来買餬餅放下手元来却是饅頭圓通國師道韶陽老人可謂唱弥高而和弥寡如今却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通萬松道海中尋不得岍上却相逢更看天童甚處相見頌云

出門躍馬掃攙搶（閫外将軍令）萬國煙塵自粛清（風行草偃）十二處亡開影響（併作一家）三千界放浄光明（更無両様）

師云聞聲悟道道豈有聲見色明心心豈有色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仁義之兵無敵於天下攙搶棓彗其殃一也以聲色為影響表不實也影謂鏡像水月響謂空谷傳聲此皆在道心中為攙搶也萬國猶萬法也十二處猶六根六塵也三千界光明照破影響由除影響放出光明不見百丈古靈道靈光獨耀迥脱根塵忽若根

根塵塵皆徧法界。又作麽生。将謂是饅頭。却是餬餅。

示衆云。通身做病。摩詰難痊。是草堪醫。文殊善用。爭如衆取向上人。得箇安樂處。如何是安樂處。

擧潙山問道吾。甚麽處來。(來處要分明)吾云。看病來。(福田第一即不無)山云。有幾人病。(更要兩䓁)吾云。有病者。不病者。(却是你有第二月)山云。不病者莫是智頭

陀麽。(陷虎之機)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却被葫蘆倒繳藤)山云。道得也沒交涉。(禍不入慎家之門)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二十三歳參百丈大智充典座二十年因撥火悟道後與華林賭淨甁。下語贏得潙山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休嘗咨玄奥師嘗見野火問道吾還見火麽吾曰見山云從何處起吾曰除去行住坐卧請師別致一問來山休去佛鑑拈云炎炎野火人人皆見獨有道吾見得迥別萬松道一䓁是看病不似道吾覷透心肝五臟潙山通方便相席打令道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唯有天童道沒交涉處正好道頌云

妙藥何曾過口(吞不入吐不出)神醫莫能捉手。(無處摸摞)若存也渠本非無(唯言徧天下)至虛也渠本非有。(不見一纖毫)不滅而生。(虛若谷神常不死)不亡而壽。(道先象帝

自長生)全超威音之前。(舒不到頭卷不到尾)獨步劫空之後。成乎也天蓋地擎。(把定乾坤)運轉也烏飛兎走。(斡旋造化)

師云。紅絲脉斷。藥病俱亡。服藥忘了口。來診脉忘了手。來所謂攢簇不得底病。華陀拱手。扁鵲攢眉。道有通身無影像。道無徧界不曾藏。齊朝曇鸞法師得仙經十卷。後逢流支三藏問曰。佛法中有長生不死法。勝得此土仙方否。三藏唾

地曰。此土那有長生法。縱得延年。報盡還墜。即懐中探出無量壽觀經授與鸞曰。此大仙方常得解脫永出生死楞嚴十仙報盡還来轉入諸趣。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東坡上佛印詩長生未暇學且學長不死全超威音之前先天而未成已成獨歩劫空之後後天而既壊不壊成平也天葢地擎運轉也烏飛兎走此喚作全體作用攝用歸體静為天地本動合聖賢心還會這

般説話麼撥開妙淨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

示衆云一聞千悟一解千從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尅的箇當處試拈出看

擧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竪一指（費許多氣力作麼）

師云。婺州金華山俱胝禪師初庵於天台有尼名實際到来頂笠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胝並無對際便去胝曰日勢稍晩且留一宿際曰道得即宿。胝又無對際去後胝自歎曰。我雖處丈夫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諸方叅學去。其夜山神告曰師不須離此山将有大菩薩来為和尚説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至。師虔誠迎禮具陳前事天龍竪指示之胝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僧到唯擧一指無別提唱所畜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説何法要童子竪起一指歸擧似胝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呼走出胝召一聲童子迴首胝却竪起一指童子忽

然領悟。胝将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萬松道好與截却指頭。長慶代云美食不中飽人喫萬松道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拗折指頭。萬松道不唯與童子雪冤抑亦與後人出氣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萬松道果然疑着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

處萬松道過在肯不肯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
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他
南園奇怪萬松道水中擇乳須是鵞王玄覺又
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為甚麼說承當處
莽鹵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
意旨在甚麼處萬松道曲高和寡期遇知音後
來嘉山來禪師在鎮府西天寧人問鐵牛和尚
塔何在山以手指之忽然省發乃成頌云鐵牛

鐵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豎起指頭萬松道雖
是承當莽鹵要且不借傍來不見明招獨眼龍
問國泰深禪師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
名超一切人作麼生拈却三行呪泰豎起一指
招云不因今日識得這瓜州客萬松道假令患
狀殊先須療其本參同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可謂夜深認得來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
佛國頌云問荅機緣豈易酬無錢難作好風

流心中有事說不得哎向丨中豎指頭若要作
好風流說心中事更參天童和尚頌云
俱胝老子指頭禪（縮却驢蹄）三十年來用不殘
（跳于鼠下）信有道人方外術（下著　一裏使）了無俗物眼
前看（猶嫌少在）所得甚簡（函塞乾坤）施設彌寬　大
千剎海飲毛端（不留涓滴）鱗龍無限落誰手（入網在重）
珍重任公把釣竿　豎起一指
看（懶惶殺人）

師云萬古常空一朝風月豈止三十年用不殘
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
游方之內者也若無方外之術爭得世出世間
全在一指頭上見徹根源古詩道眼前無俗物
多病也身輕天童近取諸身唯用一指簡易之
道要而不繁維摩毛吞大海名小不思議經華
嚴塵含法界名大不思議經楞嚴於一毛端遍
能含受十方國土又云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

微塵裏轉大法輪。莊子。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所謂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後來接得斷指童子。國泰瑫別峰相見。嘉山来誤入桃源。今日天童頌

後。又豎一指云。看柏山大隱和尚道。大小天童隨人脚跟走。五祖演和尚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子下禪牀立。還有僧問老僧。亦下禪牀立。為甚却依樣畫猫兒。待我計較成即說向你。是知俱胝指頭。一迴飲水一迴著。噎殺萬松別作箇甚麼。向當𢿙下拂子云。一任諸方點檢

示衆云。有打破虛空底鉆鎚。擘開華嶽底手段。始到元無縫罅處。不見瑕痕處。且誰是恁麼人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即今也不少)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向甚處下手)帝曰。請師塔樣。(描不成畫不就)國師良久云。會麼。(這裏不得會不會莫別求)帝云不會。(却較些子)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祖祢不了殃及兒孫)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作家君王不忘遺囑)源云。相之南。譚之北。(天高地厚日左月右)中有黃金充一國。(晶塞虛空)無影樹下合同舡。(密密金刀剪不開)瑠璃殿上無知識。(寂寂簾垂不露顏)

師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門。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勑中使孫朝進齎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大歷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謚大證禪師。佛果云。多有人道。國師無語。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啞子也會禪。昔有二僧住庵

旬日不相見上庵主問多日不見在甚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就師借取樣子可否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云且道借伊樣不借伊樣萬松道國師無語下庵主為甚却支梧說道理雪竇云肅宗不會則且致耽源還會麼只消一箇請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撥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

箇是無縫塔萬松道不是即道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受業于馬祖久為國師侍者國師既化帝詔源入内舉問前話源亦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源述偈曰相之南譚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或云湘之南譚之北浮山遠錄公作牛頭南馬頭北但得旨忘筌無不可者雪竇道不免將南作北正謂此也僧問新羅大嶺如何是一切處清

淨嶺云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香丹霞淳和尚頌云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耽源黃金充一國丹霞國亦是黃金更較一線道無影樹下合同舟周易略例云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若漸卦三四異體和好物莫能間順而相保似若同在一舟上下殊體猶若胡越利用禦寇何患乎異心此言同身共命利害同也法真一禪師問是處是慈氏無門

無善財為甚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萬松道坼殿了相見然後看天童拈向你面前築著你鼻孔頌云

孤迥迥(不與萬法為侶)圓陀陀(無欠無餘)眼力盡處高巍巍(斫額望不及)月落潭空夜色重(盡十方界如一鋌墨)雲收山瘦秋容多(体露金風)八卦位正(天地合其德)五行氣和(日月合其明)身先在裏見來麼(到即不點)南陽父子兮却似知有(且信一半)西竺佛祖兮無如奈何(千聖

(從来之下風)師云雪竇道層落落影團團此一句合頭語也天童道孤迥迥圓陀陀萬劫繫驢橛也眼力盡處高嶷嶷三世諸佛護持以為無見頂相雪竇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花如夢相似亦云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試將此頌比天童月落潭空夜色重古人大賺有功夫後来佛鑑

一時注破頌云無縫塔兮不是影廓然一入真如境。爍迦羅眼電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此亦眼力盡處高嶷嶷。天童頌針線貫通云。嶷嶷青山著秋瘦。毛髮凋殘風骨舊。此亦雲收山瘦秋容多。可謂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到這裏八卦既位正。五行亦氣和。運作修營無忌諱。何勞入市問孫賓。身先在裏見來麼。天依懷禪師赴杉山請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今日且

喜到来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洎乎来到杉山却在山僧身內南陽父子兮却似知有不敢道是只道却似箇知有底你道為甚不全許恐辜負他國師父子西竺佛祖為甚也沒奈何當道鑄成金鏃子正齋行下鐵饅頭示衆云銅頭鐵額天眼龍睛雕觜魚顋熊心豹膽金剛劍下是計不納一籌不獲為甚麼如此

舉臨濟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殺人可恕)

蘗便打(情理難容)(棒棒見血)如是三度乃辭蘗見大愚(便重便輕不)愚問甚麼處來(險照顧着)濟云黃蘗来(杖瘡猶在)愚云黃蘗有何言句。(這裏好報讐)濟云某甲三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喫棒不知有過無過(更少六十棒)愚云黃蘗恁麼老婆為你得徹困更來問有過無過(再犯不容)濟於言下大悟(始知痛痒)

師云鎮州臨濟院慧照禪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姓邢氏初徧習經論知非要捷而造黃蘗隨

衆三年並不叅問但秉節默處而已首座異其殊衆勉勸叅學無盡燈辨悞竊謂濟居三年黄蘗豈不放人問事旣放之也如濟之器識不能致一問端須待首座敎之然後能問乎嘗見楊無爲作濟賛正法眼藏瞎驢邊滅黄蘗老婆大愚饒舌又見佛果作睦州賛辛辛辣辣哩哩喋喋穿濟北爲大樹推雲門墮陰崖言如枯柴理不可階是之謂陳蒲鞋本録悟後便云元來佛法無多子愚云這尿牀鬼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是多少來搊住云道道濟於大愚脇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黄蘗非干我事濟返黄蘗蘗問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爲老婆心切遂舉前話蘗云這大愚老漢饒舌待見與打一頓濟云說甚待見卽今便打遂與黄蘗一掌蘗吟吟笑云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濟便喝蘗云侍者引這風顚漢叅堂去潙

山問仰山臨濟得大愚力黄蘗力仰云非但捋虎鬚亦解坐虎頭濟後示衆云我于先師處三次問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如蒿枝拂着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濟拈棒度與僧擬接濟便打雪竇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天童見他父子倜儻不羣黄蘗用處臨濟傳來揀緊切處頌出頌云

九包之鶵（羽翼旣成）千里之駒（神駿亦備）真風度籥（一竅虛通）靈機發樞（一撥便轉）劈面來時飛電急（不容擬議）迷雲破處太陽孤（舊時光彩）捋虎鬚（萬松門下誰敢）見也無（急著眼）箇是雄雄大丈夫（爭奈老婆心切）

師云此讚臨濟如謝超宗寔有鳳毛黄蘗昔年會掌百丈今日遭他臨濟毒手真龍生龍子鳳長鳳雛瑞應圖云鳳有九包一曰歸命二曰心合度謂天度也三曰耳聽達四曰舌曲申五曰彩光色六曰冠短州當朱色也七曰銳鉤八曰

音激揚。九曰腹户。九方堙。為秦穆公相馬。果千里駒。此喻臨濟之神俊。一日千里也。纔悟便解真機大用。諸方有一聯云。黄檗腮邊車轉一掌。大愚脇下築三拳。良由真風度籥。故得靈機發樞上向稟受師承。下向自性宗通也。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槖無底囊也。亦皮鞴也。籥三孔笛也。芭蕉徹云。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本出楞嚴經。劈面來時飛電

急。言其峻機迅辯也。迷雲破處太陽孤。言其悟明也。捋虎鬚。莊子云。孔子見盜跖。退而曰。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撩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見也無。天童指似于人。令叅學人體取全機大用。當仁不讓。喚作衲僧巴鼻。無盡居士作續清涼傳。所請輙應。後見說解。䏲禪師打文殊。不覺讚云。真大丈夫也。還見臨濟悟處麼。蓋殺河陽新婦子。驀趯木塔老婆禪。

示衆云。門欲闔一撥便開。舡欲沈一篙便轉。車箱入谷無歸路。箭筈通天有一門。且道向甚麼處去。

舉。踈山到潙山。便問。承師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挂人唇齒)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承言者喪 滞句者迷)潙山呵呵大笑。(禹力不到處 河聲流向西)踈山云。某甲四千里賣布單來。和尚何得相弄。(草鞋錢還來未)潙喚侍者取錢還這上座。(不義之財 我如浮雲)遂囑

云。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去在。(更有四千里)後到明昭舉前話。(一客煩兩主)昭云。潙山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自是蒲繩短 非干古井深)踈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恁麼來也)昭云。更使潙山笑轉新。(別人拳頭畫地)踈於言下有省。(還了布單債)乃云。潙山元來笑裏有刀。(始覺破皮見血)

師云。撫州踈山光仁禪師。叅洞山。問末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踈云。還可切也。無

山曰闍梨即今還切得麼疎云切不得即無諱處後在香嚴會下僧問嚴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疎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問阿誰衆曰師叔嚴曰汝不諾山僧耶疎出衆曰是嚴曰汝莫道得麼疎曰道得嚴曰汝試道看疎曰若教某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下座禮拜了躡前語問之疎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疎曰肯則肯他千聖諾則諾于自已嚴

曰饒你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屙設住山無柴燒住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疎山果如嚴記二十七年病愈自曰香嚴記我三十年倒屙今欠三年凡食後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嚴記疎後問鏡清道怤禪師肯諾不得全汝作麼生怤曰全歸肯諾疎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怤曰箇中無肯路疎曰方愜病僧意潙山懶安禪門三懶之

一也亦曰長慶大安禪師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不遠四千里賣布單去問值潙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語潙曰是疎曰忽若樹倒藤枯時如何潙放泥槃大笑歸方丈疎隨後曰某四千里賣布單特為此來和尚何得相弄潙喚侍者討錢還伊布單令去因囑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去在後果遇明昭點破疎山四千里賣布單特為此話今時傍家行脚者亦可本分事上留心但隨方建立

遞相讃揚不可如疎山向衆中作嘔聲不道伊別無長處破羯磨破轉法輪破和合僧必招現報香嚴受記疎山抉吐應記皆作後人榜樣疎山亦不可測地位中人也疎尋常接機手握木蛇僧問手中是甚麼物疎提起蛇曰曹家女雪峯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潙山大安潙曰本色住山

人。且無刀斧痕。踈山既因此話見潙山亦用木蛇。或親傳或倣像不可知也明昭又問踈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踈曰第七箇無尾雲門韶國師皆參踈山矮師叔名遂冠古今天童只將潙山笑處踈山覷破明昭舉處徑直頌出頌云

藤枯樹倒問潙山。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大笑呵呵豈等閑。陰作相弄會笑裏有刀窺得破。將謂別有言思無路絶機關。四千里地賺我來

師云。外道立阿憂為吉經頭以字是阿字言無憂字言有。故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此乃鯨吞海水盡也世尊良久此乃露出珊瑚枝也。外道禮讃。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香嚴瑞道。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大潙借此以為示衆。踈山見道。如藤倚樹。便道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怎生不教潙山大笑。潙山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踈山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當時若問萬松。但云。蒼天蒼天不見道春行冬令。

示衆云。有見有不見。日午點燈。無見無不見。夜半潑墨。若信見聞如幻。暨方知聲色若空花。且道教中還有衲僧說話麼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是何心倖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自知即得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心忙手急推出擁入

師云。天童見雪竇引經簡略。亦槩舉教眼舉處雖略。頌處甚詳。楞嚴第二先明非見之物是前塵。次明非物之見是真性。今全舉次段正是此公案。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長水璿師注云。此文之意。展轉結歸。都有五重經文。存三而隱二。意

若具論者合云若不見吾不見之處亦不見吾見處既不見吾見處吾見自然非物吾見若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汝見既非是物云何非汝眞見佛果舉阿難意世界燈籠露柱皆有名相見精明元喚作甚麼物頗令我見佛意我見香臺時你作麼生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即是見佛見處佛言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阿難云我亦不見香臺即是見佛不見佛言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到這裏只可自知與人說不得雪竇出教眼單頌見佛天童深得經意頌出眞見頌云

滄海瀝乾（依前白浪滔天）太虛充滿（不見毫釐絲忽）衲僧鼻孔長（千里寒梅度暗香）古佛舌頭短（一字無言道不滿）珠絲度九曲（枉勞心力）玉機纔一轉（文彩縱橫意自殊）直下相逢誰識渠（是甚麼面孔）始信斯人不合伴（照入孤獨地獄）

師云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然後太虛充滿佛眼之嗣竹庵珪和尚與伯父持一居士俱喜楞嚴經庵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工是生死根本士駭曰佛妄說耶庵曰佛固不妄且約只今居士對面徵詰之心果安在士歎曰佛說解第一空名師子吼汝行矣無滯此庵後上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送落花諸

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萬松只將前三句注破公案據雪竇直須見佛佛果單提佛不見處只可自知天童頌瀝乾滄海畐塞太虛竹庵直明非物之見亦生死根本此衲僧鼻孔長皆出教意外別出一隻眼古佛舌頭短萬松道古佛就機隨他意語俯為下機故說半字衲僧一向

全提正令故有別傳之道温州瑞鹿寺上方遇
安禪師破句讀楞嚴經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忽然頓省人曰和尚道破
句也安曰是吾悟處竟不改時號安楞嚴萬松
道也是因邪打正珠絲度九曲世傳孔子厄於
陳穿九曲珠遇桑間女子授之以訣密矣思之
思之密矣孔子遂曉以絲繫蟻引之以蜜而穿
之泗州普照宗和尚作天童頌古拈古序云屈

曲相通肖貫珠之絲蟻裴迴相附猶布雨之雲
龍浮山九帶集有屈曲垂帶大意明曲為今時
事玉機纔一轉如玉機一梭未成文彩天童舉
洞山初秋夏末語了乃云出門是草涉芉芉莽
莽之間葉落知秋墮黯黯青青之處到這裏
須體取機雖轉紐印未成文處始得良久云水
明老蚌懷胎後雲重蒼龍退骨時直下相逢
誰識渠始信斯人不合伴夾山云坐斷主人翁

不落第二見須知有一人不合伴萬松道獨来
将謂無相識鬧裏忽然逢故人

示衆云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
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舉洞山示衆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咬猶入枯井）又云只如萬
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一言既發駟馬難追）石霜云出
門便是草（自看脚下）大陽云直道不出門亦是草

漫漫地（没你迴避處）

師云石霜遇會昌之厄以民服寓長沙瀏陽陶
家坊大中初一僧自洞山夏滿而至霜問近離
何處僧云洞山霜云和尚有何言句示徒僧云
和尚近于解夏日上堂謂衆曰兄弟秋初夏末
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
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霜云出門便是
草僧復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語。且大唐國裏能有幾人。既而囊錐始露。果熟香飄。衆命再緇。住石霜道場。果符悟本之記。石霜因此公案。道行天下。後来大陽延禪師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麼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圓通善國師云。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来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萬松道。若要三句總道得。更須參見天童。頌云。

草漫漫（直下無底 傍無邊）門裏門外君自看（照顧絆[illegible]）刑棘林中下脚易（荒田揀草）夜明簾外轉身難（平地[illegible]迷人）看看（事不厭細）幾何般（枯木巖前差路多）且隨老[illegible]寒瘠（但存今日志）將逐春風入燒瘢（必有稱心[illegible]）

師云。大陽道。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天童便道。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恰似說話不作意。游戲其間。出門是草。人皆易知。亦易迴互。不出門亦是草。人難知。難轉身。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天童道。荊棘林中下脚却易。平淨地上不出門庭。夜明簾外轉身甚難。是須各自著眼。無人替代。又云。幾何般。延聖四般。萬松五般。點檢將来。不出末後兩句。要識天童。掌後處麼。虎瘦雄心在。人貧志氣存。

示衆云。屈原獨醒。正是爛醉。仰山說夢。恰似覺時。且道。萬松恁麼說。諸人恁麼聽。且道是覺是夢。

舉仰山夢往弥勒所居第二座（且道第一座是誰）尊者白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伍聲来說是非者）山乃起白槌云。（諦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摩訶衍法（此義文長）離四句絶百非（言清行濁）謹白。

師云仰山七歲入定見身與教主及迦葉二十七祖等同會精舍其堂處空無柱石地色如瑠璃覺已與諸祖同是梵相披金襴跣足居第八位一尊者年貌甚高呼曰瞿曇某今當法事仰便下座就揵椎白曰大衆淨心摩訶衍法離四句絶百非言訖就座及衆僧悉商量此釋義耳仰又自說夢中往彌勒處安第三座統要亦云第三座與本録同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三

座說法山僧乃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絶百非諦聽諦聽梵語摩訶衍那此云大乘四句百非馬祖藏頭白海頭黑公案已剖判分明此不復也大潙秀曰依文解義則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絶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萬松道大潙若解迴光返照和萬松無地容身莫有夢中了了醉裏醒醒底麼頌云

夢中擁衲參耆舊(熟鏡難忘)列聖森森坐其右(大衛)(赦書諸侯避路)當仁不讓揵椎鳴(心不負人)說法無畏師子吼(面無慙色)心安如海(吞納百川)膽量如斗(傍若無人)鮫目泪流(點點是血)蚌腸珠剖(赤心片片)譫語誰知泄我機(手足但露)龐眉應笑揚家醜(因誰致得)離四句絶百非(言猶在耳)馬師父子病休醫(走疼走痛神鬼難明)

師云東北方有國常覺無夢中方有國夢覺常半以夢中所作為虛以覺來所作為實西南方

有國常夢五十日一覺以覺者為虛以夢中為實此覺夢虛實未易知也龍牙頌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似夢中士悟後還同睡起夫教中以夢為獨頭意識覧獨影境仰山久無顛倒夢想如何作這去就法華云常作是好夢金光明十地菩薩十種夢境有夢孟嘉磁州大明詮大師好俳諧談笑仁山恒和尚囑定侍者常拘檢之大師曰人生一夢快樂一

世是好夢拘撿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次日
侍者抽單仰山雖夢中猶與摩訶衍法游戲亦
聖衆之習氣揵椎非惟白椎凡鐘魚警衆總為
揵椎譯為聲鳴師子吼證道經師子吼無畏說
心安如海法華經其心安如海我聞疑網斷蜀
志尚書大將軍姜維字伯約世語斗膽姜維天
童無一字無来歷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水居
如魚不廢機織泣泪成珠異聞續説漢武帝幸
秋子河有人長尺餘献洞穴珠一枚東方朔云
河底有穴深數百丈有赤咩腸生此珠徑寸明
耀絶世仰山只知泪出痛腸不覺舌在口外酒
陶真性夢泄天機四句百非一時吐出僧問馬
師父子離四句絶百非前僧作西来意問頭仰
山下摩訶衍注脚仰山亦馬祖之重孫為甚麼
藥病不同出身猶可易脱體道應難
示衆云仰山以夢中為實南泉指覺處為虚

若知覺夢元無始信虚實絶待且道斯人具甚
麼眼
擧南泉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特(也是)
(遼東白拈賊)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豎起兩指)泉指庭
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顢頇過狀)
師云唐陸亘字景山吳郡人官至宣歙觀察使
加御史大夫初問南泉弟子瓶中養鵝漸大出
瓶不得如今不得損瓶不得毀鵝和尚如何出
得南泉召曰大夫亘應諾泉云出也亘從此解
悟留心理性游泳肇論至涅槃無名論第七妙
存篇云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則有
無齊觀齊觀則彼已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
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于
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亘擧此
兩句以為奇特殊不知正是說夢雖然大小石

頭和尚因看肇論。至通古第十七篇。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豁然悟道。乃云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便作參同契。佛果道。陸亘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何故更西來。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他拈病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向萬丈懸崖上打一

推令他命根斷。若只在平地上推到弥勒佛下生。也未會在。圓通善國師豎起拂子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天童只就夢中變起華胥國土。頌云。

照徹離微造化根。（行到水窮根處）紛紛出沒見其門。
（坐看雲起時）游神劫外問何有。（心外無法）著眼身前知妙存。（滿目青山）
虎嘯蕭蕭巖吹作。（乞火和烟得）龍吟冉冉洞雲昏。（挑泉帯月帰）
南泉點破時人夢。（纔好啞語）

要識堂堂補處尊。（是處是慈氏）

師云。肇公寶藏論。離微體妙品。其出微。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天童頌。南泉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入見其門見出微入離。二門只一門。分其內外。其實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游神劫外。問何有。天地同根也。著眼身前知妙存。萬物一體也。根之與

體能生天地萬物。如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有感必應。所以庭前一株花。遍見普天春花萬松說箇夢。先有不睡底人。次有睡。因睡不覺有夢。因夢見境。因境見別。有一身。境中。分別。受用。若識得常不睡底人。許多葛藤。一筆句下。要知補處慈尊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弥勒。

示衆云。得游戲神通大三昧。解衆生語言陀羅尼。拽轉睦州秦時轆轢鑽。弄出雪峰南山鼈鼻

蛇還識得此人麽。

擧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包裹乾坤底聻)宇宙之間(立成宇宙底聻)中有一寶(不信搜懷)祕在形山。(形山是寶)拈燈籠向佛殿裏(早是驢覷井)將三門來燈籠上(那堪井覷驢)

師云。雲門大師愛作這箇去就盛忙百閙半路抽身一日示衆擧肇公寶藏論若全擧合云夫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識物

虛照內外空然寂莫離見其用玄玄雪竇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圓通國師道不謬為德山兒孫本録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麽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云雷起雲興佛果道羅什乃肇公受業師尼官寺佛䭾跋陁羅此云覺賢乃嗣法師無盡燈列于覺賢法嗣之列覺賢嗣西竺佛大先佛大先與達磨同

參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肇臨刑之日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拈來示衆不可與你座主相似解釋義理只要你下箇注脚拈燈籠向佛殿裏常情可以測度將三門來燈籠上常情測度得麽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所以雪竇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若非天童借来用幾成滞貨頌云

收卷餘懷厭事華。(水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歸來何處是

生涯。(老老大大往處也不知)爛柯樵子疑無路(日月不到處)挂樹壺公妙有家(別是一乾坤)夜水金波浮桂影。(甬上徹下)秋風雪陣擁蘆花。(大小明白)寒魚著底不吞餌。(徒勞下釣)興盡清歌却轉槎。(又被風吹別調中)

師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此雲門收卷餘懷厭事華。華字二用。一則去華取實。二則厭多事繁華。歸来何處是生涯。上句寶藏論。下

句雲門著語。向甚麼處摸摞。若乃停機佇思一念萬年。直饒爛却斧柯。也是遲棊鈍行。前頌嚴陽見趙州語。已有爛柯樵子。本傳前頌雪峯末後句。亦有挂樹壺公。本傳費長房見壺公賣藥不二價。懸壺樹上。輒跳入壺。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曰。掃除進餌不謝。積久知篤信。語曰日暮無人時來。語房隨我跳入房。承其言亦跳。即入壺矣。見有樓五色。重門左右。侍者數十人。上句頌寶藏論下句。頌雲門語。次兩句上句頌明。下句頌白。言論意雖明白。幾人薦得。雲門通其變。指出一條活路。寒魚著底不吞餌。此用舡子夜靜水寒魚不食。金波桂影滿舡明月也。金波桂影月之異名。天童道。清光照眼似迷家。趙州道。老僧不在明白裏。所以興盡清歌却轉棹也。且道向甚麼處去。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示衆云。荊珎抵鵲。老鼠嚙金。不識其寶。不得其用。還有頓省衣珠底麼。

舉魯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来藏裏親收得。(少賣弄)如何是藏。(法堂前佛殿後)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有甚死急)祖云。不往來者。(道頭知尾告往知来)泉云亦是藏。(一遍生活兩遍作)祖云如何是珠。(得一望二)泉召云。師祖。(老僧不是不拈出)祖應諾。(闍梨不是不将来)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平生肝膽向人傾)

師云。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法嗣南泉。天童恨為魯祖就此辨之。學者應知。且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馬祖。乃南泉兄也。況師祖南泉以名呼之。因此公案悟去。南泉之子無疑也。初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此語本出永嘉禪師證道經。梵天琪和尚注云。梵語摩尼。此云如意。又云無垢光。亦曰增長。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為一心。一心者名如来藏。具三種義。

一隱覆義覆藏如來故二含攝義含攝一切衆生國土故三出生義能生無漏因果人天道行故初約迷時後約悟時中間兙體又勝鬘有二種如來藏一空如來藏脫離一切煩惱二不空如來藏具過恒沙不思議佛法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摩尼珠人不識又問珠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祖從此信入圓通國師云如今還有人信入麼若有罔象到時光燦爛

若無離婁行處浪滔天佛果云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甚麼作藏雪竇別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要見頭尾完全須是天童和尚頌云

別是非明得喪（眼裏有筋）應之心指諸掌（見處通透要時）

明白往來不往來（總不干他事）只這俱是藏（[illegible]）

得輪王賞之有功（廉者不取貪者不與）黃帝得之罔象（巳勞心力）轉樞機能伎倆（百不如汝）明眼衲僧無鹵莽（事不厭細）

師云心珠歌玩珠吟多説此珠名如意寶少言如來藏唯永嘉一宿覺向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何是藏如何是珠往來者是不往來者亦是這裏要你別是非明得喪也應之于心得之于手指諸掌本

出論語南泉指藏指珠如放在汝掌中指似與汝既往來不往來是藏喚應喚不應俱是珠何疑且道珠中出藏藏中出珠打作一團分為兩叚法華經佛告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久在髻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黃帝使象罔索珠前頌首三句中巳明機輪轉處智眼猶迷若非無伎倆中能作伎倆不能道去汝不會我語雲際這裏

悟去洞山云歡喜即不無如糞埽堆頭拾得一顆明珠相似萬松道秖不似洞山乞兒見小利歡喜則不歡喜如来藏中擊碎一顆明珠相似

示衆云下不論上卑不動尊雖能攝已從他未可以輕勞重四大不調時如何侍養

擧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任一分踈）山云有（強主張）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世諦流布）山云老僧看他有分（本分相見）僧云和尚看他

時如何（有甚麼眼相見）山云則不見有病（只是不肯恭假）

師云古人臨行老病死境界中游戲就中洞山奇怪既示微疾大衆看候一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這僧言中有響句裏呈機也要看病人具眼山云有抓著癢處病減十分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倒行此令要人知不恁麼山云老僧看他有分若以世情測度不病者合看病者洞山却道老僧看他有分豈是人情問候道理這僧要徹底相見更問和尚看他後如何這裏要你十二時中常須奉重夜眠早起問候起居始是知恩孝順底人也山云老僧若看即不見有病此是平生行履臨行得力處也山復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山有頌云學者雖多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慇懃空裏步頌畢剃頭聲鍾坐堂辭衆告寂衆號慟山開目辨愚癡齋更延七日再辭衆坐逝大定繼燈録皇統間咸平

府大覺寺法慶禪師嗣佛國白禪師嘗掌書記初住泗州普照後遷嵩少破汴被虜北方牧牛講僧識之次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録作愚癡齋者云古人甚奇覺云吾化後汝可喚之若能迴來是有道力也後預知時至乃作頌云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将離本主白骨當風揚却免占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齋僧始聞初夜鐘聲

坐逝。侍者曰。昔約令喚。遂喚三聲。覺應曰作麼。者曰。和尚何裸跣而去。覺曰来時何有。者欲強穿衣。覺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覺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云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踍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壽七十三。皇統三年五月五日也。洞山識不病底。大覺識不死底。所以二老来去自由。天童拈云得往得來。得來得往。我看他有分。他看我不然。正恁麼時如何體悉。良久云宿霧尚深無見頂。春風常在不萌枝。天童拈彰底事之全機。已如上說。頌見古人之尅力。又作麼生。頌云。

卸却臭皮袋。（草枯鷹眼疾）拈轉赤肉團。（雪盡馬蹄輕）當頭鼻孔正。（世須揆轄始得）直下髑髏乾。（切忌見鬼）老醫不見從來癖。（手到病除）少子相看向近難。（渠無國土向處逢渠）野水瘦時秋潦退。（龍行旧道）白雲斷處舊山寒。（是真）

（難減）須勦絕。（君子一言）莫顢頇（點燈喫飯）轉盡無功伊就位（巢落歸根）孤標不與汝同盤（來時無口）

師云石頭和尚道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天童却道卸却這皮袋。洞山天童皆石頭下子孫。如此相違如何和會。臨濟亦道赤肉團上有無位真人。天童却教拈却赤肉團。你且道無位真人向甚處安身立命。佛日和尚道山僧未來時燕京人鼻不正。山僧特來扳正。萬松道佛日鼻孔落在燕京人手裏。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僧曰[illegible]不會。嚴曰髑髏裏眼睛。後有僧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有僧問曹山。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識盡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僧再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曹曰血脈不斷。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曹曰

乾不盡祖庭事苑作乾盡若據天童頌并序亦
肉團獨露眞常髑髏眼瀝乾漏識乾盡亦不惡
世諺有云老醫少卜言醫老始明卜少則靈所
以洞山老作不見有病少子相看向近難者擬
親即踈擬向即乖寒松病枝因病轉奇維摩瘦
而不羸者因病而為道日損西京奉聖深禪師
病起頌云氣絶絶情緒舉意無意路𥅆目尚無
力長年不出户芙蓉楷和尚道只此一頌自然
紹繼老僧此水瘦潦退雲斷山寒也須勦絶莫
顢頇病要除根醫須勿藥轉盡無功伊就位孤
標不與汝同盤還知麼麗水一星金流沙混不
得
示衆云佛來也打魔来也打有理三十無理三
十為復是錯認恩讐爲復是不分良善試道看
舉臨濟問院主甚處來掌云這裏来主云州中糶
黃米來却實頭濟云糶得盡麼入草求人主云糶得

盡兩箇不迴頭濟以拄杖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
有甚死急主便喝蝦蟇叫濟便打伏手骨椂次典座至舉
前話少賣弄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口是禍門濟云
你又作麼生上身上来也座便禮拜轉見不堪濟亦打
趂手快
師云本録無典座又問供養主甚麼處去來主
云州中糶黃米去來濟云糶得盡麼主云糶得
盡濟亦以拄杖一畫云糶得這箇盡麼主便禮
拜濟云猶較些子萬松道有何不可院主被棒
賞不避仇讐供養主蒙恩誅不擇骨肉天童據
盡令而行要見全機大用頌云
臨濟全機格調高也好與一頭棒頭有眼辨秋毫
一點難謾掃除狐兎家風峻師子全威變化魚龍電火
燒大小神通活人劍猶較些子殺人刀這漆桶倚天照雪
利吹毛詐敵正覷一等令行滋味別這醋可煞釅十分
痛處是誰遭打云是你是你

師云臨濟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若遇其中人便全體作用此臨濟格調寂高處也手上出來手上打眼上出來眼上打四方八面來旋風來离婁黃帝時人百里見秋毫之末棒頭有眼明如日月半點也不容不雅掃除狐兎亦能變化魚龍魚躍禹門三級雷電燒尾成龍棒喝迅機神用如是七事隨身有殺人刀活人劍浮山圓鑒遠録公出十六題令捘子青禪師頌亦有殺人刀活人劍雪竇頌巴陵吹毛劍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射榑桑長劍倚天外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事不見道德山釅醋曾喫知酸臨際用出黃蘗傳來亦不弱竹庵云劈面三拳攔腮七掌盡大地人不識痛痒只有一箇認痛猶受醫在不見臨濟道如葛枝拂相似

示衆云雲居不憑戒珠舍利九峯不愛坐脫立亡牛頭不要百鳥嘲花黃蘗不羨浮杯渡水且道別有何長處

舉九峯在石霜作侍者霜遷化後衆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便好學能無伎倆不應如秀拂塵埃）峯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路見不平）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費力作麼）一念萬年去（忘前失後）寒灰枯木去（有甚氣息）一條白練去（切忌點汚）且道明甚麼邊事（只要無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兩般了也）峯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一朝權在手）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果然不會）座乃焚香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處脫去不得（氣急殺人）言訖便坐脫（這裏甚麼所在恁麼去）峯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出身猶可易）先師意未夢見在（脫體道應難）

師云筠州九峯道虔禪師親傳石霜之道得旨

活杖子。具衲僧巴鼻。首座擔板。只得一橛。當時見道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只道吾不如汝便教九峯無地容身。傾心歸伏。不見道爭之不足。讓則有餘。今時參學人。只道古人坐脫立亡。今人臨行手忙脚亂。又見歐陽文忠公見嵩山老僧道今人念念在亂。臨終安得定。這迴一向尋速生速滅。覺範頌云。死時應盡便應盡坐脫立亡誇小兒酪出乳中無別法。死時何苦欲先知。

二朝士問寶峰照和尚古人臨終去住自在。何道致之。峰云。老僧将来自縊死去。臨終衆僧求峯遺訓。峰作惡語數句而終。石霜首座。若到這箇地面。免被九峯逼死。佛果示杲上人法語云。嗟見一流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見祖師。却妄傳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以至引從上㝡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此氣及誇初祖隻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

遂致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厚愛此身。怕臘月三十日。慞惶競傳歸真之法。除夜望影喚主人公以卜日月聽樓鼓驗玉池覘眼光以為脫生死法。真誑謼閭閻揑僞造窠貽高人嗤鄙復有一等。假託初祖胎息說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遞互指授密傳行持。以圖長年及全身脫去或希三五百歲殊不知此真是妄想愛見萬松道。今時下視諸方者。多以臨

行要人看好孆上塗烟焰有甚可喜。石霜一生置枯木堂安枯木衆。往往常坐不卧坐脫立亡者極多。獨九峯不肯首座。今時好坐脫立亡底何不參取九峯不肯處且道九峯具甚麼作用。問取天童頌云。

石霜一宗。（蜂攢蟻聚）親傳九峯。（氷消瓦解）香煙脫去。（生死自在）正脉難通。（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月巢鶴作千年夢。（樹倒不飛）雪屋人迷一色功。（日出後一場懡㦬）坐斷十

方猶點額。切忌生根客移一步看飛龍別般造化

師云。天童仁義先于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萬松道門庭施設。不如九峯。入理深談。猶較座元百步。勝默和尚作祖庭詠史詩。元座徒亡一炷煙九峯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為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石霜示衆有云。未嘗忘照。猶為外紹。為臣種。亦曰借。若誕生絲毫不隔。如王子生下。則能紹大位。謂之内紹。名王種。名句不借也。

借則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為挾帶。點額飛龍。亦禹門化魚之事。亦周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得位之象。豈比月巢鶴夢。雪屋人迷者哉。還識石霜傳九峯處麽。摘破香囊薰大國。撥開天竅吼真風

示衆云。達磨朝梁武。本為傳心。臨官識大中。不妨具眼。天下太平。國王長壽。不犯天威。日月停景。四時和適。有光風化。人王法王。相見合談何事

舉。同光帝謂興化曰。寡人收得中原一寶。少賣弄只是無人酬價。傾國眞換化云。借陛下寶看。因便接勢帝以兩手引幞頭脚。幸遇其人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一併交足別無少欠

師云。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初依臨濟。濟圓寂為三聖首座。後見大覺開堂。拈香曰。此一炷香本分為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分為大覺師

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大衆。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半路逢卒風暴雨。却于神廟裏避得過。後唐莊宗幸河北。僧問。王程有限時如何。化云。日馳五百。駕迴至魏府行宮。詔化至。賜座茶畢。遂問。朕收下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悦賜

紫衣師號化皆不受又賜御馬一疋萬松道第一要識取君王更要知處中原然後問你寶下落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甚麼處萬松道空生不解金剛旨問得疑心滿世間雪竇云至尊所得只可旁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萬松道恰似不齋來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著可謂酩酊如今作麼生斷萬松道喫棒

了判案雲峰悅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有眼底辨取萬松道問著箇瞎漢黃龍心云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見遞相鈍躓而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價萬松道七九六十三收這一隊老漢沒箇敢著價者唯有天童相物作價兩無虧欠頌云

君王底意語知音（一發善言）天下傾誠葵藿心（千里

福應）掇出中原無價寶（兩手分付）不同趙璧與燕金（別是家珍）中原之寶呈興化（分付著頭）一段光明難定價（自買自賣）帝業堪為萬世師（裂破古今）金輪景耀四天下（猶有化在）

師云同光年號也如大中天子即宣宗也後唐莊宗在位三年癸未改同光元年喚作中原一寶已是強名畢竟喚作甚麼人小天童只道得箇君王底意語知音看他莊宗行兵則從真定

服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所以自稱收得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酬價此以衲僧分上未遇知音不逢別者終不開拳興化傾誠不敢辜負天府大寶葵藿向日而傾衛其足也所以刖足鮑莊子不如葵也掇出中原無價寶此頌引幞頭腳輪王髻中珠不可輕分付古今天子對辯未有如莊宗善用時機佛事人情一時周足有官人謂

歸宗宗拈起雨帽子脚示之云還會麽官曰不會宗曰老僧病頭風莫怪不卸帽子官人無語萬松道韓信功高誰與同轉身拆却連雲棧趙國有和氏之璧燕昭王築臺置千金於上延天下之士故名黄金臺又頌云中原之寶一段光明輝天鑒地南泉道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麽生買所以難定價也金輪王王四天下銀輪三天下銅二鐵一准上可知金輪雖有七寶只能景

耀四天下不如中原一寶盡十方法界皆是一段光明肘耐興化容易便道略借陛下寶看同光是一朝天子作大檀越布施與他可謂作家君王天然有在萬松常笑三角示衆云大凡説法須是應時及節及至住庵時值賊執刀問和尚有珎寶否角云僧家之寶非君所宜賊云是甚麽寶角便喝賊不領以刄加之法雨頌云結茅絶頂居三角家寶不能深蘊却草次開囊欺

鑒人亇和刖足胡爲錯錯遇桀紂兮施禮樂不似興化莊宗不傷和氣僧問法雲圎通秀鐵壁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壁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勿謂法雲拈不出須知興化敢商量

示衆云九峯截舌追和石霜曹山斫頭不辜洞嶺古人三寸得恁麽密且爲人手段在甚麽處

舉僧問洞山三身中那身不墮諸數（前三三後三三）

山云吾常于此切（氣急殺人）

師云本録中問三身中那一身説法山云吾常于此切疎山仁禪師始問洞山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疎曰還可切也無山曰闍梨即今還切得否疎曰切不得則無諱處山肯之僧後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山云要頭斫取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

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趂賊。
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也許
伊具一隻眼。元來藥山下子孫。傍提護諱。好本
多同。不見僧問石霜。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霜乃
咬齒示之。僧不薦。霜遷化後。問九峯。先師咬齒
意旨如何。峯云。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僧又問
雲蓋。蓋云。我與先師有甚冤讐。保寧勇和尚頌
云。此切堪傷勿外求。至親何故似冤讐。始終滿

面無慚色。更被曹山乞你頭。好即甚好。太犯風
煙。你看天童幾般綿密。頌云。
　不入世(物外横身)未循緣(刮篤成家)劫壺空處有家傳。
(猫兒屋頭尿)白蘋風細秋江暮(清虛冷淡)古岸舡歸一
帶煙。(月斷天涯)
師云。不入世。未循緣。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劫壺
空處有家傳。洞山恁麼唱。曹山恁麼和。雪峯恁
麼斷送。三臺須是大家催。蓋黃河從源頭濁了

也。周起風土記。萍蘋芹菜之名。大者蘋。小者萍。
白蘋者。柳惲詩。汀湖採白蘋。日暮江南春。洞裏
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後人名其處為白蘋汀。風
細秋江暮者。宋玉風賦。夫風生于青蘋之末。浸
淫溪谷。緣于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謂之白
蘋者。苗青而花白也。敢問古岸舡歸向甚麼處
去。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示衆云。碁有別智。酒有別腸。狡兎三穴。猾胥萬

倖。更有箇諸頭底。且道是誰。
　舉。僧問雲門。如何塵塵三昧。(有頴不撒沙)門云。鉢
裏飯。桶裏水。(撞頭磕額攔腮撲面)
師云。華嚴一塵八正受。諸塵三昧起。又云。塵塵
爾法法爾。這僧問處。直要雲門當面拈出。雲門
道。鉢裏飯。桶裏水。且道。拈出不拈出。有底便認
和聲送事。就句呈機。有底道。鉢裏飯粒粒皆圓。
桶裏水點點皆濕。更有一般。著甚死急道。鉢裏

有飯桶裏有水佛果道漱口三年正為汝輩雪竇道多口阿師難下觜元來小膽你看天童擘破面皮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枕盛杓挐）開口見膽求知己（只為分明極翻令得所遲）擬思便落二三機（天童第四）對面忽成千萬里（是必早迴程）韶陽師較些子（未敢相保）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同（心不負人）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此（面無慙色）

師云僧問忠國師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文殊堂裏萬菩薩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大悲千手眼佛鑑頌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得者飽齁齁這裏便見天童與雲門出一隻手提折脚鐺子也周易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注云金堅剛之物而能斷之言利之甚也毛詩邶柏舟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注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已心志堅平過于石席且道忠國師佛鑑雲門天童恁麼氣急作甚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覿者稀

示衆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此藥亦能殺人此藥亦能活人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舉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師云汾陽無德昭禪師北地苦寒因罷夜叅梵僧乘雲而至勸不可失時此衆雖不多六人大器道庮人天陽明日上堂云胡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大愚芝慈明圓瑯琊覺法華舉天勝泰石霜永等皆在席下滁州瑯琊山開化廣照禪師諱慧覺西洛人

父爲衡陽太守捐館扶櫬歸洛過澧州登藥山古刹瞻禮觀其遊處宛若舊居緣此出家得法于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天下指爲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昔湖南祇林和尚纔見僧來便云魔來魔來以木劍揮之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有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麽降魔林云賊不打貧兒家僧云十二年後爲甚麽不降魔林云賊不打貧兒家此

名一劍下分身之意首楞嚴第四富樓那問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說者云若解則已知覺體本妙無明本空山河大地如空花相若惑則能所妄分強覺俄起三細爲世四輪成界瑯琊云我則不然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喚騎賊馬赶賊奪賊槍殺賊薦福信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萬

松道徐六檐板各見一邊要除見滲漏須見天童始得頌云

見有不有（一般麵草）翻手覆手（山人故造）瑯琊山裏人（又手云慧覺）不落瞿曇後（一語傷人千刀攪腹）

師云見有不有其有自朽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摩訶衍論十四祖龍樹祖師造也乃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此翻手覆手也瑯琊上堂云見聞覺知俱

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俱爲解脫之本譬如師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辜負釋迦老子吽此所以不落瞿曇後也瞿曇梵語具云喬荅摩此云地勝謂除天外在地人中最殊勝故方今後五百歲去聖時遙人多懈怠如何得不落後去裂破古今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下

音義卷下

夕處上呼 屹魚乞 氛音紛妖氣 酆豐邑名 嗜視欲也 ⿰監毛毿藍衫毛長

種火上呼 上纍畾 喞嬼留 猱奴刀猴也 抖擻斗叟 捩練結拗也

筍武作笋 篾莫結竹皮 那箇上去呼 砧知林 口磣初錦有沙 食記

別上呼 首身上呼 去 向當去呼 當家上仝 一串音釧 歆氣上去

呼狌生 那上呼 藝户上立直 窈窕杳掉 槁考 僵薑 笆巴雍

葭莩加孚 鬼崇遂家 蠱古 閨圭 否極上痞塞也 隂慘磣 比

興去呼 坤輿平呼 閩武巾越也 綄𩓠 一鏃族 診疹 查手上槎

蘷遮 跰知 蹰池厨不進 眹兆上矧 瞥擊 剮刑 識楚譖 熘煩 儁

俊 泙上披 㴷下轟 緪冰平呼 禦語 摶博 餬胡 嚵 噇讒幢 飡

饈茨羔 躂上音閫俗作 擦 倔強崛 澧州上音禮 拽鑼罷耕也

蹊兮 疇音籌 沒脛音倖 谷風上穀 陌驀 折箄上音哲 慢怓

販 榾柮骨朶 單禪 于虩池 鋒鋩 浮槎查 張騫僊 臨

渚主 諺彥 顚料 挑掉 別者上彼列切 球求 攙搶上楚銜下楚庚

棓彗棒遂妖星 斡旋鳥栝移也 俱胝抵 婺州上務 莽鹵姆魯 瑫

叨 三行杭 犗介 會稽劊雞山名 鍻叨 鶩務 鬐耆 燀赫

上闌 腊昔乾 淅析 和好去呼 能去 間去 堠候 點處上呼 粹

粝 唓嗏二音如字 鷓仕于 鸙藥 方堙因 槖托 鞴蒲拜火具 箜

篌如字 盜跖隻 自灸九 闔盍 抉於悅挑 忎孚 愜篋 矮

鳥短 蟹遂冠去 槩擧上溉 璿旋 瀏留地名 漫漫平 瘠籍瘦

燒癥上去下槃 呼 跣蘚 揵椎虔地 鮫交 譫占 覺教 俳排

諧鞋 宣歙攝州名 興盡上去呼 郄郄音潟去呼 癖劈病 少子

上去呼 眴舜 潦老 榑桑上扶 覘丑廉 嗤鄙上蚩 擿破 酪

酊丁茗 項語知音上去呼 別者仝上 棧士諫 柳惲上蘊呼 杓攣

眷或處上呼 邶栢上輩國名 瑯琊郎耶 滁州上除 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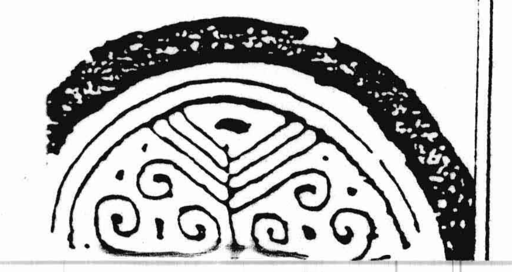
請益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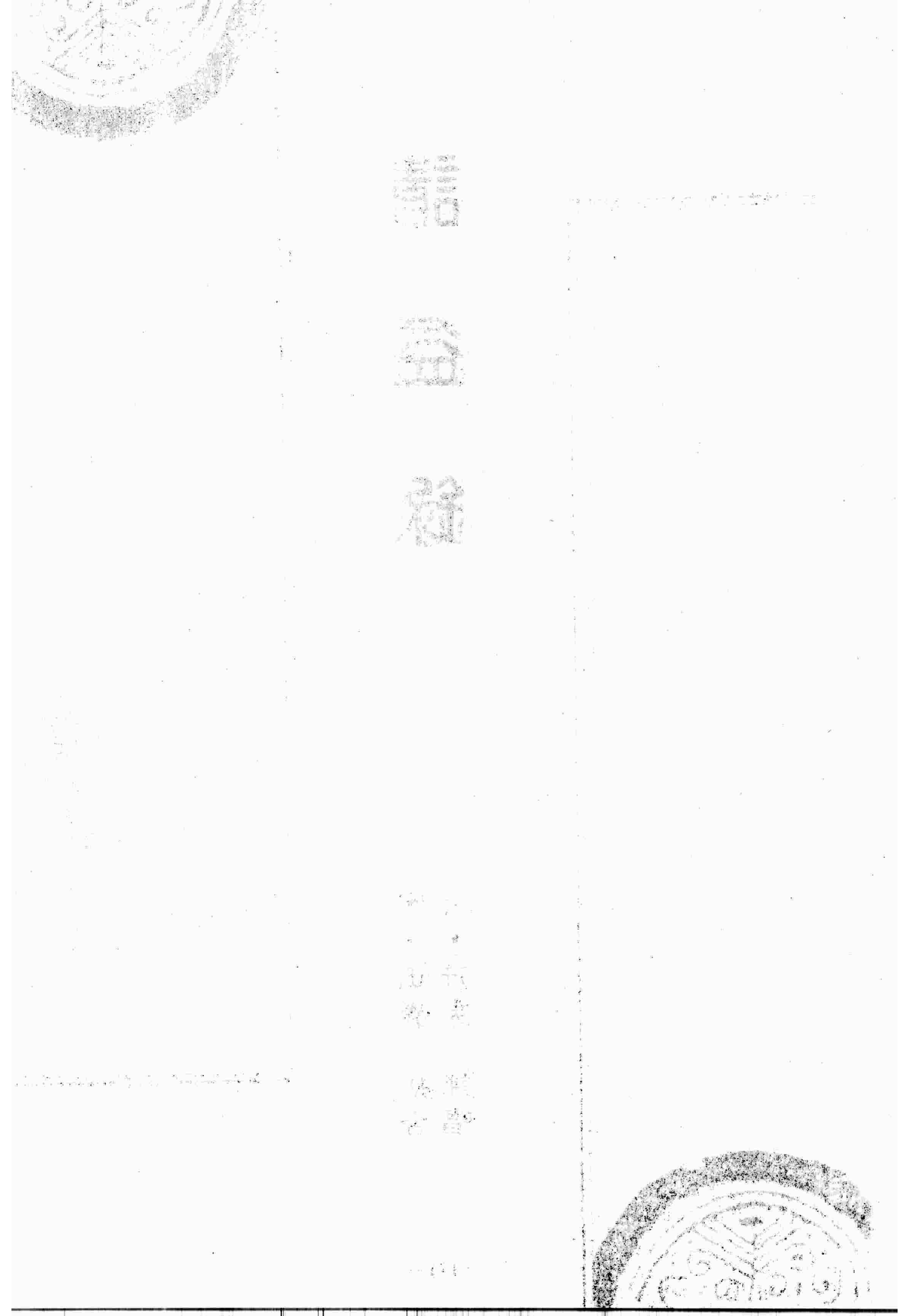




宋・正覺 拈古

元・行秀 評唱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序

最初威音王以前早有箇無孔鐵鎚大悲通身八萬四千姥陀羅臂摸索不著洞山之後有無手人上天童山頂拋向九霄雲外下長蘆岸邊沈在千尋海底是可忍也於是百般拈弄遂成百則百年之後湛然居士斷送萬松再呈醜拙萬松曰雪巖先師亦曾於王山頂上澄水岸邊舉洞山示衆云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大陽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拈云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祇這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麼入草還會麼休侵祠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萬松忝授緒餘義無牢讓自庚寅九月旦請益繼廿七日不覺伎倆已盡採人笑話老不歇心激我雲仍少當努力他後失笑無孔竅生鐵團幾曾動著絲毫方知萬松野老從來不犯手勢二十八日序

萬松請益百則老骨董其詞源滚滚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然雖如是不無他指鹿爲馬證龜成鱉奈有傍不肯的在爭似山野無禪可參無說可說免使諸人生愛憎取捨也

萬歷丁未仲冬　少室後參　覺虛一　識

請益錄目錄

卷上

一 文殊過夏　二 臥輪伎倆　三 百丈上堂
四 南泉圓相　五 洞山尊貴　六 法燈開堂
七 香嚴上樹　八 風穴離微　九 玄沙過患
十 蓮華不住　十一 雪峰飯羅　十二 智門蓮華
十三 雲蓋萬戶　十四 睦州在我　十五 法眼如來
十六 馬祖圓相　十七 廣德靈利　十八 雪峯普請
十九 漸源掩臉　二十 保福光境　二十一 乾峯三病

二二 潙山問仰
二五 洞山寒暑
二八 楞嚴推心
三一 雪峯古澗
三四 臨濟過事
三七 石梯問去
四十 趙州把定
四三 雲門法身
四六 參同回互
四九 三藏他心

二三 趙州有無
二六 雲門佛法
二九 長慶有望
三二 國師侍者
三五 洞山體佛
三八 法眼聲色
四一 靈雲露柱
四四 曹山父子
四七 芭蕉拄杖
五十 陸亘坐臥

二四 臨濟賓主
二七 潙仰摘茶
三十 石霜出世
三三 韶山是非
三六 脩山凡夫
三九 夾山目前
四二 石鞏弓箭
四五 白水沙水
四八 香嚴枯木

卷下

五一 文殊出定
五四 盤山心佛
五七 雲門無滯
六十 南泉水牯
六三 三聖逢人
六六 灌溪二杓
六九 雲門前後

五二 雪峯古鏡
五五 金峯分院
五八 乾峯一二
六一 黃蘗問事
六四 聲明玄沙
六七 僧問睦州
七十 壽聖鈎錐

五三 長慶示衆
五六 曹山出世
五九 巖頭辭山
六二 仰山問僧
六五 長沙轉物
六八 南園撫掌
七一 曹山死貓

七二 大慈識病
七五 南泉翫月
七八 龍牙烏龜
八一 玄沙三病
八四 三平見聞
八七 雪竇砂水
九十 雪峰淘米
九三 水潦大悟
九六 趙州揀擇
九九 洞山鉢袋

七三 雪峯三下
七六 玄沙無縫塔
七九 欽山三關
八二 大慈合伴
八五 大隨普賢
八八 密師把針
九一 芭蕉好惡
九四 古德法身
九七 睦州毛端

七四 雲巖石室
七七 古德道場
八十 趙州鬭劣
八三 僧問石霜
八六 玄沙圓相
八九 陳操勘僧
九二 大慈行說
九五 布袋彌勒
九八 南泉王莊

請益錄目錄終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第一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一則文殊過夏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大人得自在)迦葉欲擯出文殊(小縣多官防)纔近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更有文殊是迦葉者)盡其神力椎不能舉(大庾嶺頭不似今日)世尊遂問汝擯那箇文殊(打云這箇)迦葉無對(早知今日成[illegible]嘗悔不當時用好心)天童拈云金色頭陀有心無膽(慚惶銅面具討甚鐵[illegible]頭)當時盡令而行(和尚禪床不多穩便)莫道百千萬億文殊祇這黃面瞿曇也與擯出(珍重天童與萬松)若能如是不唯壁立眞風(是甚汗臭氣)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你閑佛祖不得(知君眼窄)

師云梵語曼殊室利此云妙吉祥一曰濡首或曰妙德或稱童眞一曰法王子蓋教中謂信首文殊爲小男位後普賢爲長子梵語迦葉此云飲光一曰大龜氏或號摩訶迦葉揀異優樓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此二大士雖示菩薩聲聞一是七祖佛師一是宗門鼻祖所爲自恣日者非謂夏末自縱放逸律中恣

舉見聞疑罪文殊三處過夏一月在王宮一月婬舍一月小童學迦葉既掌叢林規矩見伊破夏敗羣不可放過佛果道大象不遊兎徑燕雀安知鴻鵠法華道乃至於王後宮現爲女身而說是經乃至虎穴魔宮正好神通遊戲一等自了漢東行不見西行利巧兒做處拙兒孫二祖所謂我自調心非干汝事迦葉內祕外現舉椎欲罰乃見百億文殊盡其神力椎不能舉直饒踢倒靜椿大似打破犀囫誣人之罪以罪加之正賊走了邏蹤人喫棒所以世尊道汝擯那箇文殊萬松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迦葉飲氣呑聲大似啣寃負屈贏得天童道金色頭陀有心無膽金色者昔有貧女得一金珠倩鍛金師補佛像面皆報金色映奪天光故號飲光弊服瓦錢乞食發里小乘律中行十二事梵網經中用十八物故號頭陀亦曰杜多亦言抖擻蓋振衣彈冠之義天童點伊膈心膈爪能做不能當當道掘坑路見不平所謂矢到弦上不可不發也把瞿曇一時擯出且留迦葉看堂既圖壁立眞風亦合權留佛祖不見道花又不損蜜又

得成

第二則臥輪伎倆

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少賣弄)。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言淸行濁漢)。菩提日日長(穿過天靈。挂起屋脊)。(吾不如汝)六祖聞云。慧能無伎倆(已太多生)。不斷百思想(有甚閑工夫)。對境心數起(自罵自招)。菩提作麽長(尋聲不錯)。天童拈云。葵花向日(李陵持漢節)。柳絮隨風(番閙倒騎驢)。

師云。臥輪禪師不入祖燈。向今時生死路頭。且作箇小歇場。卽不無他本色衲子正眼覷著。秖是箇驢前馬後漢。其奈人無小使不成君子。且少他不得。一等守默癡禪。鈍猫守窟。養得如癡似訥。把些子怵功貼在額上。道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近日有全眞道士。懇求教言。道弟子三十餘年打疊妄心不下。萬松道。我有四問。舉似全眞輩。一問妄心有來多少時也。二問元來有妄心不。三問妄心作麽生斷。四問妄心斷卽是。不斷卽是。其人拜謝去。不再來。黃山趙文孺親覲圓通善國師。嘗作頌曰。妄想元來本自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子細看來無別人。公

每遇先亡追薦之辰。手書佛經。篤信君子。近代無處其右者。他雖是箇俗士。一期出語。頓超臥輪三十年怵功。所以天台智者道。加工滅悟。歷不益肥。頓悟漸修。日劫相倍。圓覺經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又道。末世衆生。說病爲法。是故名爲可憐愍者。一僧久參未徹。向萬松學同參道。見色如空華。聞聲如谷響。自謂了事衲僧。某以爲不然。內若不。外不能爲。一心不生。萬緣俱息。同參物處。某甲神靜。二者孰愈。萬松道。徐六擔板。各見一邊。臥輪道對境心不起。正與久參未徹者。僻見一般。忠國師謂南方禪客曰。我這裏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菩提非根生。云何更增長。六祖聞而斥之。乃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行是加繫縛。因和之曰。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慧能是祖之法諱。且對前偈道。無伎倆。雖云稱性之談。未出斷常二見。正如北宗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和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敵體對證。救弊之談。磁州老師頌。靈苗瑞草野父愁耘。道爲報農夫休費力。等閑鋤殺濟人禾。所以不斷百思想。永明道。妄想與而涅槃現。塵

勞起而佛道成。對境心數起。一上神通不同小小。三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忽然撐破虛空也。是一場奇怪。且道菩提作麼生長休得也。

第三則百丈上堂

舉百丈上堂。(伎倆已盡)大衆方集。(圖箇什麼)以拄杖一時打去。(因誰致得)復召云大衆。(却好報響)衆回首。(生鐵面皮)丈云是什麼。(果然不識)黃蘗上堂。(六月日頭到處熱)大衆方集。(趁擯家隊)復召云大衆。(大人得自在)衆回首。(家家觀世音)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休道山僧不道來)雪竇云若是雪竇。集衆以柱杖打散便休。(更有收人在後頭)天童拈云下媒求鴿。(終日覓不得)直鉤釣魚。(有時還自來)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雖是善因而招惡報)若是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正落萬松圈裏)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幾乎放過)

師云。睦州示衆道。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去。復召云大衆。衆回首。丈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不露鋒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溈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僧回首。乃云是甚麼。待伊擬議。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據。溈云善哉。大丞相舒王道我得雪峰一句語。做宰相。這老漢常向人道是甚麼。萬松道。疑則別參。黃蘗道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南方人新雨以此占之。又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此歷日家上弦下弦。黃蘗舉此示衆。如外科取牙不犯手勢。睦州故斤邈兩道。猶較些子。谷隱聰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蛇尾。萬松道。沒量大尊宿語脉裏轉却。天聖泰云。殺人須見血。萬松道。要且無活人劍。雪竇道說甚猶較。直是未在。雖道不犯手勢。奈何骨血生離。雪竇趂散便休也好。折折柱杖。又道或有箇無孔鐵鎚。為衆竭力。善能擔荷。祇園洗足。跏趺坐。大地山河鐵打成。孤迥迥。圓陀陀。無稜縫。針劄不入。早是起模畫樣了也。又道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又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萬松道。草本不勞拈出。天童拈云下媒求鴿。直鉤釣魚。直鉤釣獰龍。曲鉤釣蝦蟆。雪竇覿面全提。猶較華亭百步。他道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萬松嘗舉雲峰悅參大愚芝。未放

告香入室。且令化炭化米。復充堂司。引箴觸盃。忽然大悟。方見芝公為人處。天童道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淨眼撒沙。他還甘麼。玄沙道。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以萬松道。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金剛圈子一任跨跳。天童柱杖擊香臺。聖僧髑髏百雜碎。珍重諸人各請穩便。

第四則南泉圓相

舉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忠國師（這山望着那山高）。泉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宗於圓相中坐（救敵者亡）。谷作女人拜（不負初心）。泉云恁麼則不去也（何不早道）。宗云是何心行（悔不當初）。天童拈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攙却圓相（看脚下）。不唯打破南泉窠窟（欽師駱被馬師或）。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萬松軒裏。海納百川）。麻谷呈伎倆不得（不妨省力）。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未出三門。已打退鼓）。果然果然（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師云。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平欺臨濟。攙奪禪床。互換之機。叢林標榜。黃檗道。馬祖出八十餘員大善知識。箇箇阿轆轆地。唯歸宗却較些子。馬祖道。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普願南泉法諱也。三人同參馬祖。紹讓祖為孫。禮國師為祖。泉於路上畫一圓相。直饒脫體傳神。爭似一迴親見。歸宗高步毗盧頂顊。坐斷報化佛頭。要且無出身之路。麻谷狸奴拜鷹。向天津橋上。瓜州渡頭。大耳三藏鼻尖上。眼睛裏。已相見了。南泉藏身計穩。陷虎機深。一舉萬全。自為得策。其奈天童有先見之明。使探馬拖其歸路。衆中道。萬松判這公案。說假三分相似。但向道。孫劉不入曹公手。典午無由得坐朝（晉本作晴）。

第五則洞山尊貴

舉洞山到北巖（道曠無涯。逢人不盡）。巖問什麼處來（老老大大來處也不知）。山云湖南來（公驗分明）。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和尚草宗）。山云不得姓（未聞家譜）。巖云名什麼（切忌當頭）。山云不得名（已是觸諱）。巖云還理事也無（未見出廳）。山云自有廊幕在（舁不動尊）。巖云還出入不（某甲特來參見）。山云不出入（脚下烟生）。巖云豈不出入（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山拂袖出去（話不投機一句多）。巖來日侵早入堂。召洞山云。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

意。一夜不安(駟不及舌)。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禮下於人。必有所告)。山云却請和尚問(不當仁不讓)。巖云不出入事如何(不恥下問)。山云太尊貴生(仰望不及讚歎有分)。巖乃開粥同過夏(特爲過茶。未爲分外)。天童拈云主張門戶自有傍來(袖手仰成)。拱默威嚴誰敢正視(覷著則瞎)。借功施設(採汲盧施)不轉位提持(却又思麼來)。全成左右分權(孤輪匪運。雙翼難沖)。不犯尊貴一路(識法者懼)。還知尊貴處麼(密室不通風)。寶殿無人不侍立(退假免參)。不種梧桐免鳳來(萬般祥瑞不如無)

師云。鄂州北巖明哲禪師。或曰栢巖。傳爲栢顏訛也。今中山府栢巖山塔寺。俱存在唐縣界。師嘗有頌曰。野寺絕依念。空山嘗遍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栢巖住。不記栢巖名。閬仙賈島哭師詩曰。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僧堂鎖隙塵。自慚雙泪下。不是解空人。頌詩刻石具在高僧詩。謂前篇乃清塞贈栢巖所作。此方既號栢巖。鄂州宜號北巖。師居兩處。故有二名。無盡辯誤云。栢巖有二。一定州出馬祖。一鄂州出藥山。鄂又名栢顏。與馬祖無由緣。故今除定。從鄂諸錄無此頌詩。萬松錄出學者應知。燈錄洞山密師伯。同訪北巖。天童略之。不害正意。巖問觀察姓名。洞山善能迴互理事出入。不傷風化。北巖道。豈不出入出言如箭。邪不可發。入耳無根。深不可拔。降尊就卑。請洞山代語。放此話行。不妨公器。天童得當家針線。順手鉆鎚。便道主張門戶。自有傍來。與後借功施設。左右分權。總明廊幙邊事。拱默威嚴。誰敢正視。總明尊貴邊事。王山法祖和尚云。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忽若偏正互縱橫。兩頭俱坐斷。又作麼生。不見雲巖舉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便見一椎兩當。還知天童向上尊貴一路麼。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

第六則法燈開堂

舉。法燈開堂謂衆(劈破面皮。解開布袋)。山僧本欲跧棲巖竇(秖是自家把不定)。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刁狡不真教唆詞訟)。今日出來爲他分析(曾司易勘。一款便招)。僧云如何是

不了底公案（把髻投衙。替人償命）。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隨狀隊首。所供是實）。僧云過在什麼處（你祇管喫棒）。燈云過在我殃及你（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天童拈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眼自爭先得）。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禍因打劫竊）。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有智無智。十萬八千）。

師云。金陵府清涼法燈禪師諱泰欽。性豪逸不事事。衆易之。獨法眼偉其器。眼問衆。虎項上金鈴甚人解得。衆無對。燈適至。眼問之。燈曰。繫者解得。眼賴世。燈奉旨住清涼。開堂謂衆云。山僧本欲跧棲巖竇。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爲他分析。法燈先自帶三百斤鐵枷[illegible]。自便爭好鬭。論州縣太煞不顧危亡。李後主爲鄭王時。先參法眼。問燈。先師有甚不了底公案。燈云。現分析底。主吐舌。可謂識法者恐。這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與刑人竊夫爭衡。著甚來由。燈便打。黃狗作罪。黑狗受殃。推過不是好手。謝他却不讓人道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忽若兒孫不了殃及祖禰。這棒本合法燈倒招。累他法眼。上梁不正。這僧既當斷不斷。更問過在什麼處。抱贓叫屈。再犯不容。法燈自合盡令而行。更道過在我殃及你。如來禪即不無。祖師禪未夢見在。翠巖芝道。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可謂切中其病。雲峰悅道。這老漢一期與奪也似。絕後光前。及乎撈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爲清涼作主底麼。萬松道。念和尚年尊。天童拈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法燈分析這僧。掀倒禪牀。天童分析也合照顧脚下。萬松席下忽有箇出來。大棒趂出三門外。還見後主吐舌處麼。險。

第七則香嚴上樹

舉香嚴垂語云（切忌掩耳）。如人上樹（甚著死急）。口銜樹枝（開口）。手不攀枝（撒手）。脚不踏枝（放脚）。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便答）。若不對違他所問（教你便答）。若對又喪身失命（你但對我管償命）。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青天白日說甚是不是）。有虎頭招上座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省人多少心力）。香嚴呵呵大笑（却不喪身失命）。雪竇云。樹上道即易（開口）。樹下道即難（與虎頭同參）。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大睜著眼祇管說參）。天童拈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香嚴師首和尚窩家）。用無

義手打不妨家。賊偷賊物減死一等。直饒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脚不辨。若是萬松即時捨下。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羅爲同火下到這裏亦祇得藏身露影。賊兒膽底虛映山曲視脊。還會香嚴做處麼。弄巧成拙有甚難見。三千劍客今何在。點即不到獨許莊周見太平。到即不點

師云。翠巖芝道問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古人高高山頂立。嶮峻處却平易。深深海底行。平易處却嶮峻。他道如今衲子作麼生。萬松祇管看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便出。陸亘瓶鵝不呼在外。便見香嚴爲人手段。佛果道諸方老漢得箇見處。直得千方萬計。提起爲人更不囊藏被蓋立箇喻令人易曉。却成難曉。何故爲慈悲深厚令人轉生情解。若是慈悲較淺。却較些子。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轉生義路。還在常情。卒難透得。又道看他得底人迥別。便知落處。香嚴纔舉虎頭招上座便出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此與雪竇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更無兩樣。怎不教香嚴呵呵大笑。若是萬松作虎頭上座。纔見垂語。便與呵呵大笑。看你面皮厚多少。佛果又道。如今山僧是上樹。是不上樹。是對是不對。你且道佛果是直捷相爲。那爲復別有機關。天童道。虎頭上座是箇惡賊。萬松不是迴機倒竽道香嚴是箇惡賊。白拈巧偷。當面換人眼睛。豈止做手脚不辨。雪竇別機宜識休咎。祇解掩耳偷鈴。掩鼻偷香。總被萬松并贓捉敗。天童道還會香嚴做處麼。萬松道。生爲盜跖。死見宋江。天童末後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萬松道撥亂烟塵也不少。如何是萬松定乾坤底劍。臨崖伐却香嚴樹。覿面相呈請益時

第八則風穴離微

擧。僧問風穴。道舌要起也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禍不單行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言滿天下無口過雪竇云。劈腹剜心。當言不避截舌天童拈云。露騾騾。圓陀陀。直是無稜縫。開也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白拱崖打赤拱嶮還曾麼和光惹事。花從愛惜落刮篤成家。草逐棄嫌生

師云。風穴應小釋迦讖。無盡居士謂仰山後身。如投

子爲慈濟再來雪竇號雲門重顯語錄行世號衆吼集有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謝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妙品其出微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蓋語涉於微默涉於離故云語默涉離微又問如何通不犯勝默和尚以此語勘僧謂之謗誑關凡有三重單雙不犯法眼洞明洛纔舉便知落處風穴道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香一作鮮二字皆可此三關之一也佛果在五祖爲元座有僧請益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因緣偶佛鑑來果曰懃兄可爲頌出布施他鑑卽頌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果深喜之雪竇道劈腹剜心又作麼生萬松道纔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又道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恕龜少應有主雪竇風穴文武兼濟將相雙權闕一不可天童拈云露裸裸圓陀陀直是無稜縫萬松道天童點破七華八裂了也更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萬松道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樹長夜叉頭天童道和光惹事刮篤成家更無百端軟語作頌德之辭祗有三尺神鋒爲報恩之物

第九則玄沙過患

舉玄沙問鏡淸（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古人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銷鑠頓入不思議）你且道不見甚麼法（學人從來不眼華）淸指露柱云莫是這箇法麼（逢人且說三分話）沙云浙中淸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將謂無人證明）天童拈云鏡淸當時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讚之雙美毀之兩傷）然則鏡淸久不作佛法夢也（空谿山水百無）（所能）須是玄沙同參始得（是精識精）

師云福州玄沙師備禪師衲帔芒鞋雪峰稱備頭陀再來人也杭州龍冊道怤禪師嘗住越州鏡湖三十年故號鏡淸與玄沙同嗣雪峰華嚴普賢菩薩云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毒於瞋者佛果道六根本中唯瞋最毒玄沙錯此經問勘辨鏡淸古人道不見一法

爲大過患你且道不見甚麼法若依經旨祇合道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鏡清深辨來風撥轉機輪却指露柱道莫是這箇法麼萬松道莫道這箇那箇也走作天童以普賢爲古人不害大意佛果又作湼槃經未知何據因辨於此學者應知玄沙用諸僧巴鼻道浙中清水白米許你喫佛法未夢見在鏡清曾住鏡湖本溫州人住龍冊寺故指浙中清水白米這佛法未夢見在有褒有貶有殺有活惠安顗和尚勘僧曰上座信心也不具好言語往往錯會佛果於不見一法爲大過患普語云和尚自屎不覺臭一則公案不出此句入理深談最爲極唱雪竇拈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謾萬松道切忌以已方人雪竇代云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萬松道使重不便輕天童拈道鏡清當時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萬松道會得途中受用不會世諦流布天童末後道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萬松道父爲子隱直在其中具眼底辨取

第十則蓮華不住

舉蓮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要取便打）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客僧不合作寺主）衆無語（羞殺拄杖）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還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復云畢竟如何（折做入截燒灰颾却）又自云楖栗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借師拄杖留出山門）天童拈云負入不負出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思大吞盡諸佛（要且吐不出）普眼不見普賢（瞎）且道病在什麼處（必死之疾難爲針艾）纛拈拄杖卓一下云（且作死馬醫）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不但登山兼打狗）

師云江州廬山蓮華峰祥庵主嗣奉先深禪師雲門嫡孫知見甚高氣壓諸方履踐分明非常情所測師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萬松道生怕枯樁繫鈍驢石室行者善道禪師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曰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在諸佛也恁麼萬松道歷代祖師不恁麼不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祇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峰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卽不似雪峯打破狼藉僧問未審和

僧如何。雲門便打。萬松道。狼藉不少。駙馬都尉李文和公。公主賢降。命三大宗師同日陞座。末後葉縣橫拄杖就膝上。拗作兩截。便下座。公曰。老作家手段終別。縣云。都尉也不得無過。庵主舉此話示衆。臨終散場。大作佛事。衆竟無語。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萬松恁麼舉。諸人恁麼聽。若無得力處。彼各圖箇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蓋色見聲求。是行邪道。忘聲泯色。是斷滅相。途路之樂。終不到家。燈錄廣本更有一句。復問作麼生得力。去萬松道。臨行之際。撒手還家。指出路頭。還須拄杖。燈錄復有橫拄杖於肩上曰。楖栗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峯萬峰去。天童作直入。各有理。在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拄杖一條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劄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箇也不識。嚴復拈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峰去。便見蓮峰末後轉身吐氣。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紅塵擾擾道常在。何況碧山深更深。天童拈道。貧入不貧出本色住山人。祇有受璧心。而無割城意。羅什道。有非眞要時復塹游空。爲理宗以爲寄宅。華嚴普眼入百千三昧。終不見普賢。亦猶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竟不成佛道。梁誌公遣僧傳語南岳思大和尚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向山頭目視雲漢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天童密罰却道病在甚麼處。不見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處避征徭。風穴拈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故天童拈起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古人以向上路爲本分事。以建化門頭曲爲今時。慈覺道。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眞。趣之則聖果難剋。天童經事多矣。

第十一則雪峰飯羅

舉。雪峰云。飯羅邊坐地餓死人無數（祇是不肯動手）海水邊坐地渴殺人無數（祇是不肯動口）玄沙云。飯羅裏坐餓死人無數（祇是手不肯擡）海水沒頭渴殺人無數（祇是口不肯開）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口便是飯。口便是水。開口也是。合口也是。手便是飯。手便是水。翻手也是。覆手也是。）天童拈云。我即不然（已被雲門牛月）

程飯籮裏坐賑殺人無數(不食)不由我。海水沒頭浸殺人無數(不飲)不由我。以前傷手不吞(曾飢)是他不。以後失手不吐(曾飽)是他不。祇如雲門道。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到這裏無你吞吐處(不妨省力)

師云。雪峯有玄沙雲門。豈止家有爭子。直得證父攘羊。臨機不讓。雪峰一日開爐示衆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雲門別云。火燄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可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點云。近日官中令嚴。峰云。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峰乃吐舌。可謂識法者恐。恰與這公案相似。一人箭中紅心。一人劈箸奪窩。一人纔放連珠。一人側身齧鏃。雪峰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雲居便道。盡大地是箇塵勞門。把手拽不出。若塵勞即解脫。何消拽出拽入。天童道。到這裏無你吞吐處。萬松道。通身一句作麼生道。他還有口麼。

窩傳或作傳

第十二則智門蓮華

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點溪荷葉疊青錢)門云。蓮花(趁口快)。僧云。出水後如何(藕根依舊在青泥)門云。荷葉(且就對)。天童拈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杜撰巡官)。復舉僧問淨衆。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鈍置殺人)。衆云。菡萏滿池流(隱而彌彰)。僧云。出水後如何(不妨麼快)。衆云。葉落不知秋(顯而不露)。天童拈云。李陵持漢節(列士恥莊周)。潘閬倒騎驢(梵志翻著襪)

師云。隋州智門光祚禪師。嗣香林遠。雲門孫也。祚出雪竇。光大雲門一宗。自普安道禪師。發明三句。迅雷之辨。不及掩耳。所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荷葉蓮華。寧拘出入。往往壓沙覓油。缽盂上安柄。向出水未出時定斷。智門祇將蓮華荷葉奉他。左右逢原。無不可者。鑽龜打瓦。一任卜度。天童覰破伊底蘊。便道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若向爻象未分時便了。禍不入愼家之門。擬議不來。吉凶自兆。又有益州淨衆歸信禪師。嗣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洛浦孫也。依前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淨衆答道。菡萏滿池流。進云。出水後如何。答道。葉落不知秋。若道與前話全同。天童不合兩次拈出。若道全異。眼腦雙(去聲)生。相似雲門下迅雷之辨。洛浦下無舌人解語。同出湖南一派。持節李

陵。衖一鳥不歸之恨。倒鞍潘閬。入同州看華之圖。雪竇道問。既有宗。答亦攸同。還會麼。荷葉蓮華中供佛。李陵潘閬快吟詩

第十三則雲蓋萬戶

舉。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閑也。)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外方不敢論量。已是天機漏泄。)蓋無語。(劉晨阮肇。俱入桃源。)經半年。方乃云。無人接得渠。(隱後見聰)霜云。道。即大煞道。祇道得八成。(更有鑑蹤。在上方。)蓋云。和尚作麼。(理長即就。)霜云。無人識得渠。(是何面目)天童拈云。穩密田地。匙匣功勳。(坐著即不堪)貼體衣裳。會須脫却。(不掛寸絲。赤骨)立(在)宗中辨的。(紅心心裏射紅心)量外轉機。(退位位中仍退位)須仔細始得。(祖師眼睛。斗量不盡。)同中之異。酌然尚帶依俙。(易分雪裏粉)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所以重洗面)還到石霜父子轉側處麼。(狹路相逢。卒難回避。)獨曉玉人初破夢。(有覺非爲覺)夜寒靑女未登機(無功已墮功)

師云。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置枯木堂。故有座元烟斷脫去之話。時齊已貫休泰布衲等。以詩筆爲佛事。唯泰布衲悟心。入祖師圖。佛印垂誡云。教門衰弱要人扶。好慕禪宗莫學儒。祇見悟心成佛道。未聞行脚讀詩書。若教孔子超生死。爭表瞿曇是丈夫。齊已貫休。聲動地。誰將排上祖師圖。張拙秀才偶與三僧道話曰。三師中何不選一人爲長老。意少石霜不善詩筆。泰曰。先輩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如九峯雲蓋大光覆船湧泉等諸大宗師。皆在參學位中。勝我輩者七百餘人。張拙愧服。同上拜見。霜問先輩何姓。對曰拙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有省。乃獻。時日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裴相國一日訪霜。因取笏而問曰。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裴無對。乃爲留下。永鎭山門。潭州雲蓋第一代志元禪師。初參雲居。問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云。祇爲功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纔到便問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霜云。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蓋云。和尚爲什麼亦不奈何。霜云。老僧若何奈。拈過你

不奈何蓋乃拜入室正宗集石霜上堂僧問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有本便作雲蓋問開即明不越戶閉即穴不棲巢故石霜道堂中事作麼生不知者往往喚作倒問僧問報劬如何是第一義劬曰如何是第一義僧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劬曰汝適來請益什麼僧曰第一義劬曰汝喚倒問耶莫道這僧雲蓋被此一問拈取下頷不來經半年蓋下得一轉語云無人接得渠如有人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沒你近傍處湧泉四十年走作永嘉一宿曹溪一念古今半年未曉石霜目機銖兩道祗道得八成這裏便是計利害處前百丈不落因果墮五百世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脫野狐身一字之功有如此者蓋問和尚又如何還我十成處來霜云無人識得渠我且問你石霜還識渠麼若也識得半面之交若也不識全身獨露天童拈道穩密田地忌墮功勳釋迦老子道選擇衆善業涅槃最安樂萬松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有位則必賞成功是故功成而不處直須卸下天王甲拈却寶華冠宗中辨的臣退位以朝

少缺羅紋

君量外轉機子全身而合父永嘉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得旨宗師尚道怎敢喚他作臣怎敢喚他作君外紹王種姓內紹王種名爲中之細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細中之細今年錐也無豈見錐頭利且道石霜父子轉側處與子全身合父是有交涉沒交涉要識玉人愁病酒靑女懶拈梭處麼天童終日拈提不道十成一句

第十四則睦州在我

舉睦州示衆云(有蒲鞋覓一緉)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鼻孔却在萬松手裏)僧問如何是裂開(撩撥邊神)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汝又作麼生(祗這箇更別有)僧云某甲不與麼(支解了也不識痛痒)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八片(和尚不如胡釘鉸)僧云如何是揑聚(像忘了話頭)州斂手而坐(龜毛索子衲僧寃害)天童拈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醉漢口沒量斗)撒在面前抛在腦後(三家村裏祗我大)不妨奇特(得恁麼眼皮穿)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夾山處索強)入理深談不曾百步(石霜處納敗)

師云睦州陳尊宿指教臨濟參黃蘗接得雲門嗣雪峰諸方皆推爲尊宿製蒲屨養親又號陳蒲鞋佛果讚云辛辛辣辣喋喋哩哩穿臨濟爲大樹推雲門墮險崕言如枯柴理不可階是之爲陳蒲鞋陳操同宗親炙供養諸方避諱久忘其名萬松偶閱古錄乃諱道明因出於此學者應知一日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諸方道把定眞金失色放行瓦礫生光謂之有擒有縱能殺能活洞上宗風序爲話作兩橛決針斷線不見道恁麼相續也大難直須當存而正泯在卷而亦舒鈎鎖連環謂之血脈不斷然後雙遮雙照更有遮照同時遮照不立直得帝網交羅重重無盡始是圓頓一乘於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買草鞋行脚如常啼東請善財南參尚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雪竇道偸得隣家些子光用作千燈撥流布阿呵呵地久天長爭奈何僧問睦州如何是放一線道州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州云伏惟尚饗裂開便提起一落索揑聚便歛手而坐雖然收放自如大似被他使喚故天童道睦州用處不妨奇

小拈題示

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萬松參勝默師伯與譚柘開山答話道我是侯家兒或云掛塔這僧在露柱裏者此話大行和尚以爲如何勝默道高臺上坐拾下半筐甎瓦來底扨(尺[illegible]切)與一箇有甚難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不唯投機更與他出眼應時納祜血脈不斷所以雲門大師僧中王也潭柘睦州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勝默雲門入理深談不啻百步不見夾山道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天童於石霜公案後舉睦州家風厥有旨哉

第十五則法眼如來

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撥出眼中沙)法(添入黃金屑)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金鎚傷手處)天(神水續枯腸)童拈云世尊說如來禪(臘月蘿蔔頭不免客來)法眼說祖師禪(不覺口乾舌縮)會得甚奇特(猶有這箇在)不會也相許(展謀平人)(除你不怕)

師云此段經文出金剛般若第五如理實見分天親科爲求佛行施住相疑意謂不住相布施爲因何以

求成佛身相之果。行無相因。求有相果。鑽冰取火。果不稱因也。佛斷疑曰。果亦無相。稱無相因。智起惑亡。斷疑生信。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昭明太子科此分。經智冥無相法身。故號如理實見。仰山道。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法眼道。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釋迦道東。法眼說西。古來有拈古頌古。徵古代古別古。誰知法眼更添憋古。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雖然法眼用得太過。過猶不及。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萬松昔住邢州淨土時。門人寫萬松夢宅。求萬松自讚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眉毛眼上。不費半星氣力。向釋迦法眼分疆列界處。方便講和。一統天下。豈非好事。天童如來禪祖師禪。更不敢妄生分別。會得奇特。即且置。他既不會。為甚也相許。不見道。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不得。

第十六則馬祖圓相

擧馬祖見僧來。便畫一圓相(便好以脚抹却)。云。入也打。不入也打(打云遠依來命)。僧便入(著甚來由)。祖便打(不曾放過)。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倚官挾勢)。祖靠却柱杖便休(大似欺軟怕硬)。天童拈云。踏門之機(左著右著轉開走作)。室中之意(社鼠城狐占斷把穩)。具眼者分明辨取(你恰問著箇瞎漢)。

師云。六祖謂讓和尚曰。汝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清源謂石頭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雪竇道。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祥麟步天岸。江西主馬祖。神駒。湖南主石頭。祥麟。歧分五派。於今洋洋。馬祖一日見僧來。便畫一圓相。潙仰下。或畫圓相以境智接人。馬祖借來作耀眼鏡。大岳雪竇同到五祖戒處。大岳獨見戒。岳便畫一圓相。戒云。是甚麼。岳云。胡餅。戒云。趁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戒以杖打出三門。岳謂雪竇曰。這沒人情漢。休去。見好且道。與潙山境智是同是別。馬祖見這僧來。便畫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雙下兩關。使伊進退無門。這僧見義勇為。當仁不讓。踏湯赴火。慣戰作家。祖便打。當時若是萬松。接住拄杖。猛與一推。看他馬祖有何方便。却喫棒了。供款道。和尚打某甲不得。賴有此耳。馬祖兼殺活機。靠却拄杖便休。急流勇退。興盡而歸。雪竇拈云。二俱不了。

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捧。佛果道。祇爲靠却拄杖休去。惹得雪竇許多葛藤。萬松道。馬祖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放過更好。天童道。跨門之機。室中之意。且道那箇是跨門之機。外道手握活雀兒。問佛手中雀兒爲死爲活。世尊以足跨門限云。你道我欲入欲出。又有一外道插一莖草於地上云。此是世界中心。世尊乃移草插於傍云。此是世界中心。馬祖道。入也打。不入也打。此語占田地寬。及至見僧入圓相中作主。靠却拄杖便休。犬銜赦書。諸侯避路。雪竇道。二俱不了。祇見跨門之機。不見室中之意。是以天童道。具眼底辨取。還見麼。糞掃堆中清淨土。干戈叢裏太平基

第十七則廣德靈利

擧僧問廣德。如何是靈利底人(未學先知。汝當自答) 德云。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自病不解治) 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不索問他人) 德云。垢膩汗衫皂角洗。(未出常情) 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恰問著呆漢) 德云。古墓毒蛇頭戴角。(頭須則亂) 天童拈云。一句子把定要關。(未免私通車馬) 一句子不存軌則。(擗開十字關) 一句子體用雙照。(當言不避截舌) 若人會得。許你靈利。(幾箇天童) 似還端的麼。(却又結疑著) 龜妙在孫賓手。(雖是死蛇) 一灼爻分十字文(解弄也活)

師云。襄州石門慧徹機緣。天童作廣德。今辨於此。學者應知。僧問如何是靈利底人。豈知世智辯聰。返成爲難。靈利不如癡叅。祖師門下。以無師自然智。參識心見性禪。不同守默之癡禪。迥異尋文之狂慧。華塔端和尚道。活鱍鱍地。非常靈利。維摩居士自念寢疾於床。令文殊師利。與諸大衆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諸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廣德將此意答他。似有說話分。再問再答。早難摸㨶也。第三全用衲僧巴鼻。所以天童逆次點出。道若人會得。許你靈利。恁麼則萬松道。某甲謹退。還端的麼。萬松道。和尚在上不錯。孫賓者善天文遁甲鑽龜之法。燒則成兆。十字文開。不消一灼。天童嘗道。鑽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今日爲甚麼七十二鑽無遺筴。若知禍福皆由我。始信陰陽不順情

第十八則雪峯普請

擧雪峰問僧什麼處去(如和尚去我也恁麼去)僧云普請去(不可別道)峰云去(諸法旨)天童拈云莫動著(和尚手碎)動著三十棒(巡人犯夜)雲門云隨語識人(從苗辨地)又是爲蛇畫足(更添爪距)

師云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慈和善巧退已讓人萬世典型令人畏仰如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祇奉箇老僧住持事繁禮拜嚴頭云今日始是鰲山成道推讚諸方令法久住雪嚴先師事勝默師伯跪受呵斥或問其故曰今諸方或有師資法屬諍訟招讖獅子身中蟲自食肉也萬松仰效萬一不可得也雪峰一日問僧甚麼處去云普請去問處葬鹵答處顢頇打作一團巳見破綻雪峰道去忙拈補綴針線轉見縫罅披離天童拈云莫動著惠安頭和尚聞有註趙州十二時謌者乃曰趙州十二時謌如一堆臭屎豈可更用棘枝挑剔天童道動著三十棒萬松道和尚上梁不正怪他下柱參差閻羅王不呑鋏丸諸鬼不伏還三十棒和尚先喫始得雲門道因語識人也祇是依俙彷彿天童道爲蛇畫足灰骨裏認得雲門忽有人問萬松和尚還識天童麼向道你這一隊攢簇萬松圖箇什麼

第十九則漸源捲簾

擧漸源因寶蓋來相看(仁義道中)源乃捲簾入方丈坐(賊來須打客來須待)蓋下却簾(更好灰圍三道)歸客位(各把疆界)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相見了也)纔語了蓋便打一掌(莫是猶隔津在)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帶累堂頭何曾隔津)蓋云祇爲有和尚在所以打你(兩回放過好還兩掌)者回擧似源(直打出三門外始得)源云猶隔津在(相見了也)天童拈云酌然猶隔津在(相見了也)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分貝日貧)且作麼生得同生同死共命連枝去(同田日富)暗裏抽橫骨(相見了也)明中坐舌頭(猶隔津在)

師云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始爲道吾典座或云侍者一日參隨檀越家弔喪源拊棺問吾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爲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迴至中路源曰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打吾數拳吾歸院謂源曰汝宜發去恐知事知不便源遂去寄村

院中三年一日聞童子誦法華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有歡喜處欲迴道吾聞吾已化遂見石霜舉前話請益其旨霜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爲什麼不道霜曰不道不道源乃言下有省乃禮石霜懺悔石霜證之同嗣道吾潭州寶蓋約禪師嗣石霜漸源姪也一日參覲漸源法叔源見來捲簾而坐待之老龐頌曰有人嫌龐老龐老不嫌他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蓋下却簾何不道草賊大敗是他便歸客位若是萬松作漸源却到客位拽下簾子便歸方丈不見萬歲和尚與保壽是同參歲一日去見壽壽坐不起歲展坐具壽下禪床歲便坐却禪床壽便歸方丈閉却門歲坐不起主事云和尚閉却門請庫下喫茶歲便歸院壽明日却去復禮歲還坐不起壽展坐具歲亦下禪床壽乃坐却禪床歲遂歸方丈閉却門壽於侍者寮取灰圍方丈門三道便歸歲開門見云我不與麼他却與麼且道是相見了也是猶隔津在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黃口衲子隨言定旨遂句分宗見漸源道猶隔津在道又不曾展坐具叙寒溫可知是猶隔津在萬松却道是相見了也又作麼生莫是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底時節麼恁麼則寶蓋何用親來拽下簾歸客位寶蓋等侍者纔傳示了便打一掌萬松道上覆和尚謝傳法論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再犯不容可惜放過蓋云祇爲有堂頭和尚在所以打你龍鬬魚傷未爲分外者同舉似源猶自說兵機源云猶隔津在三寸得恁麼密大小大天童祇解順水推船道酌然猶隔津在萬松四處別語道相見了也與漸源天童覿體相違是以天童道各各彼彼自是一家翻覆看來正與三大宗師同死同生連枝共命還見天童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處麼侍者攔腮徹骨痛師擘眼云莫道猶隔津在

第二十則保福光境

舉保福問長慶（耳朶不攏聰）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有這箇在所以不識）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祇爲面熟所以不識）據二老總未勦絕在（三箇也有）作麼生得勦絕去（男口便摑）慶良久（喚作良久即不可）福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

計陰山背後永不托生慶云汝又作麽生打人還似喫拳時福云兩
手扶犁水過膝鬼市裏貪搖氣袋天童拈云俱亡未亡奪
人奪境錯下名言不但今日爲什麽保福不肯長慶長慶還背保福
慶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若僧關通言事落婦
人手

師云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一日雪峰忽召曰還會
麽福欲近前峰以杖柱之福當下冥契作拜而退又
以古今方便詢於長慶稜稜深許之所以道參師不
如參友參友不如參板頭聖僧益師卽難見友則易
逢參師擇友意在斯焉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幼禀諠
澹初參雪峰峰以默然示之慶禮拜了退峰微笑而
慶懷疑遂晝夜不睡歲久坐破七箇蒲團亦無人作
一日堂前捲簾忽然大悟卽作頌呈雪峰曰也大差
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
子驀口打峰可之謂玄沙曰此子徹也沙曰未在恐
是意識著述須更勘過始得至夾日衆上堂問訊峰
謂慶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證悟對衆舉來慶呈
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

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謂沙曰不可更是意識
著述也慶與保福同參同證機緣甚多一日保福問
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盤山上堂曰夫心
月孤圓光含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
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
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保福見洞山別語道光
境未亡復是何物點檢將來二俱不了道據二老宿
總未勦絕在作麽生得勦絕去一箇壞世間相一箇
椿立前塵要長慶判斷道作麽生得勦絕去慶幼禀
諠澹初見雪峰峰又默然示之常時默坐廢七蒲團
以淨名杜口答之錯會者認爲良久寶峰照云芙蓉
先師內猶暖在空劫大事化爲鬼窟保福識後故云
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僧問新羅陌巖禪師如何
是禪巖云古塚不爲家古塚爲家豈非鬼窟活計非
但良久默然鹽官道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長
慶道我且是鬼窟裏作活計汝又作麽生保福道兩
手扶犁水過膝天童頌道及時節力耕犁誰怕春疇

沒脛泥。拖犁拽耙。入泥入水。屈爲今時也。通理大師。梵行直釋。慶舉此話。理極深玄。不通註釋。天童拈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俱亡盤山也。未亡洞山也。人境俱奪長慶也。天童祇知保福不肯長慶。爭奈萬松不肯保福。智覺壽禪師唯心訣。或蹈奇特而但故出身。俄沈識海。或著淨潔而唯求寂默。返墮陰城。忽有人道保福長慶。豈有此事。萬松道。舉一明三者。不妨伶利。恁麼則盤山洞山。豈有總未勦絕。長慶豈作鬼窟活計。萬松豈有不肯保福。太平本是將軍亂。不得將軍不太平

第二十一則乾峯三病

舉乾峯示衆云(別處人事)。法身有三種病(恐他河曲親)。二種光(弄鬼眼睛)。須是一一透得過(也)。更有照用同時(和聲便打)。向上一竅在(脚根下薦取)。雲門出云。庵內人爲什麼不知庵外事(早是隔當相眼)。峯呵呵大笑(點兒落節遭他毒手)。門云。猶是學人疑處(遷破廝門)。峯云。子是甚麼心行(學人郎過)。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事發首身)。峯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切忌生根)。門云喏喏(未敢相保)。天童拈云。坐著病在膏肓(正要人扶策)。用著光不透脫(切忌詐明頭)。直饒縱橫十字(莫即定)。圓轉一機(有勞神用)。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休得也)。還得穩坐地麼(誰家床榻)。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浮生空自忙)。

師云。乾峯曹山疎山。皆洞山之子。雲門皆有機緣。唯乾峯數則話行。乾峯一日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馬祖當時上堂。要展大機大用。不意百丈捲却拜席。馬祖便吞聲飲氣。乾峯舉法身三種病二種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大鋪陣勢。被雲門羽扇綸巾。折衝於樽俎之上。後來雲門示衆。却用乾峯陣勢。既無敵手。由他走馬縱橫。雲門示衆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乾峯示衆。畢雲門出衆來便合問。如何是三種病二種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恁麼則雲門纔是初機。請益底人。

是他得官不念閒文字却論併根桑棗樹濶角水黃牛誰共你之手者也乾峰覺知這裏使不著不免陪笑賣楂梨蓋覆將來雲門放憨道猶是學人疑處乾峰恕已道子是什麽心行彼此敗露道也要和尚相委悉多虛不如少實道恁麽始得穩坐地乾峰汝穎之士利如錐雲門幽冀之士鈍如鎚以錐刺鎚以鎚挫錐亦當摧矣雪竇道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萬松道祇取你口辯天童拈云坐著病在膏肓用著光不透脫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似這般有甚用處直饒你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是我尋常用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若非天童幾乎忘却還得穩坐地麽炕猶未煖官事當行法眼道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喩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天童善能用之爭奈弄巧成拙

第二十二則潙山問仰

擧潙山問仰山(休外作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白日休閒過青春不再來)仰云某甲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深談實相善說要法)潙云子今夏不虛過(心邪不覺口喎)仰云和尚今夏作什麽(下不論上)潙云日中一飯夜後一寢(佛事門中有勞神用)仰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當官不讓父)仰山道了乃吐舌(見過於師冰寒於水)潙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證父攘羊家醜外揚)天童拈云少當努力(有鋤有钁且搯且斷)老合歇心(管帶神情救死不暇)這一夏總不虛過(爭奈時人不自知)爲什麽仰山道了吐舌(背法而險爲而不知)若點檢得出(淸官易斷不讓易筭)禍不入愼家之門(守法而安知而不爲)

師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萬松常愛潙仰家風父子投機水乳和合潙山一日餧鴉生飯次回頭見仰山乃云今日爲伊上堂一上仰云某甲隨例得聞潙曰聞底事作麽生仰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潙云你爭奈聲色何仰曰和尚適來道什麽潙云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仰曰爲什麽喚作聲色潙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仰曰大事因緣作麽生驗潙山豎起拳仰曰終是指東畫西潙曰子適來問什麽仰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潙曰爲什麽喚作指東畫西仰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潙曰並未曉了此事仰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潙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仰曰

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麼始得。仰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仰曰瓶盤釵釧券盂盆。溈曰寂子說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犴之屬。以至溈山寢與試令原夢。仰山度水香嚴過茶。二子智慧神通過於目連鶖子。溈山問仰山久不上來當何所務。三日不相見莫將故眼看。仰嶠以鋤畬下種對之。溈山賞其功行。楊無為問芙蓉楷數年不見。參禪來辦道來。蓉云不打這鼓笛。楊云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云相別未久善能高鑑。溈仰當行買賣已是成交。欲令牙保分明。須要合同文契。咨和尙日用如何。溈山以中食夜寢對之。仰山道亦不空過。鋤畬下種道不空過卽得。中食夜寢道不空過卽難。仰山覺斧鑿太深回首吐舌。懲悔此處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斤。溈山道寂子何得自傷己命。靈龜曳尾拂跡成痕。吐墨海魚欲隱彌露。天童拈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爲復是佛法商量。爲復是世諦流布。若點檢得出。一夏總不虛過。師吐舌云口是禍門

第二十三則趙州有無

舉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帶累平人)無佛處急走過。(恐無)天童拈云沉空滯跡。(墮坑落塹)犯手傷鋒。(撞頭磕額)俱未利益。是衲僧去就。一坑埋却。直須莫入人行市。(怯戰不勝)坐仙床榻。(著甚來由)正不立玄。(恐成贓濫)偏不附物。(怕惹官防)方能把住放行。(這邊那邊)有自由分。(無可不可)

師云無盡燈錄僧辭趙州。州問什麼處去。僧云學人擬向南方學佛法去。天童不敘來原。這僧擬往南方學佛法去。責情棒早合喫三十。所以趙州豎起拂子道。有佛處不得住。又恐怕掉這僧在無事界裏打淨潔毬子。所以又道無佛處急走過。天童拈到這恰好處便休。本錄更有語在。三千里外逢人莫得錯舉。萬松道未發足以前早已蹉過。僧云恁麼則不去也。萬松道是何心行。何不早恁麼道。趙州道去也由你。不去也由你。得恁麼自由性。所以趙州道摘楊花摘楊花。諸方晚進多以折柳送行人。古樂府意彷彿。趙州忽若院主問趙州。曾到底喫茶去。不曾到底爲甚也喫茶去。趙州呼院主。主應喏。州云喫茶去。又作麼生

彷彿趙州意天童拈趙州意先識病證次設治方然
後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所以道沈空滯迹犯手傷鋒
俱未是衲僧去就這僧擬往南方學佛法趙州先診
出兩般病然後對證設藥直須不入人行市不坐他
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所以趙州道有佛處不得
住無佛處卽走過雖治其沈空滯迹立玄附物之病
而不除把定放行隨流得妙游戲神通自在之法還
會麼爲甚如此病多諳藥性經効敢傳方

第二十四則臨濟賓主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蝦蟆鬪 僧問濟還有賓主
也無問取蝦蟆 濟云賓主歷然咄 天童拈云殺人刀活
人劍在臨濟手裏天童萬松豈可無分 雖然如是當時便與
一喝咄云卽今亦不遲 直饒大鵬神通也祇得同聲相應
豈止在臨濟手裏

師云風穴參雪峰嘗問此話峰敘與嚴頭欽山進途
而値臨濟已逝不及參見則曰汝欲會當問取他子
孫可耳穴後見南院顒舉雪峰之意院曰雪峰古佛
也承天宗道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卽不然當
時見僧舉但云一對無孔鐵鎚萬松咄云百雜碎臨
濟一日問洛浦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那箇親浦云總
不親濟云作麼生得親浦便喝濟便打蓋臨濟宗風
當陽獨露全機大用不責言說當時若問萬松兩堂
首座齊喝還有賓主也無咄云賓主歷然臨濟有語
無喝天童有喝無語如今殺人刀活人劍在萬松手
裏忽有人問那箇是賓那箇是主咄云具眼底辨取

第二十五則洞山賓主

舉洞山問隱山此間蹉過他後難逢 如何是主中主這話 隱云
長年不出戶出也 洞云如何是主中賓特來參見和尙 隱云
青山覆白雲去難不得 洞云賓主相去幾何一有多種 隱云
長江水上波二無兩般 洞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兩口同一
舌 隱云清風拂白月不動唇皮善舉揚 天童拈云主也雲
藏頂相仰望不及 賓也雪壓眉稜父少兒子老舉世所不信 相去也
門司有限王入深宮臣歸私室 言說也玉振金聲他日如何舉似人 叢林
我此四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別因修者易創立者難
具眼者試請辨看有名不在鐫頑石

師云潭州龍山禪師參馬祖得道隱潭州龍山無人

知者。山行迷路。或到之。一僧至。隱問自何而來。僧曰。某老宿處來。隱曰。老宿有何言句。僧曰。他云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隱曰。恁麼則蝸子放卵也。僧作拜。隱打之。洞山悟本與密師伯到山前。見流水中有菜葉。撥草行六七里。忽見隱在庵前。便問此山無路。闍黎向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自何而入。隱曰。我不曾雲水。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也。隱曰。春秋不涉。洞曰。此山先住。和尚先住。隱曰。不知。洞曰。何謂不知。隱曰。我不從人天來。洞山良久。方問此話。隱山答畢。又問和尚見箇甚麼道理。便住此山。隱曰。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隱因有頌示之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隱自是焚庵遁入深山幽寂之處。不知所在。猶自號隱山焉。無盡燈主中主作賓中主。為對下句主中賓。然失洞上四賓主血脈。僧問洞山。如何是主中主。山云。闍黎自道取。僧曰。某道得底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山曰。與麼道則易。相續也大難。故天童作主中主。與答辭長年不出

戶。不失血脈。洞問如何是主中賓。隱云。青山覆白雲。洞山嘗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洞云。賓主相去幾何。待相去即向你道。隱云。長江水上波。正與法界觀中海波喻合。或問恁麼則禪不出教。意向道教還出得禪意麼。或曰。禪教相去幾何。恰道長江水上波。何得忘却洞問賓主相見。萬松道。還有眼麼。有何言說。還有口麼。隱云。清風拂白月。且道是何章句。賓向主說則清風拂白月。主向賓言則白月照清風。此猶是主中賓。賓中主邊事。若是主中主。賓中賓。了沒交涉。天童拈道主也雲藏頂相。且道與前青山覆白雲還相濫。不前句先山後雲。若作青山起白雲意更穩順。今言覆者。好雲無事不離山也。天童雲藏頂相。不必是山。投子頌云。無見頂露雲攢急。既是無見頂相。明主邊事。更用雲攢。明主中主也。洞山道。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雪壓眉稜。主中賓也。天童道。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中外君臣。各安其分。門司有限也。或謂玉振金聲。梵音深妙也。你且道清風

拂白月有多少音響竹林海巨川頌風鈴云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且道他道甚來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迹天童四句與隱山何別更聽風鈴子細分辨

第二十六則雲門佛法

舉雲門云(龍王善降)佛法大煞有(擔取來塡枯井)祇是舌頭短(爭奈口門寬)復自云長也(非但上至梵天遍覆刹塵世界)天童拈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天使其人不自由)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明廉暗察審錄難瞞)

師舉烏石靈觀禪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禿却我舌覺範道佛法大有祇是牙痛雲門首身免掛後人唇齒早有天童放伊不過祇見螳蜋之前攫不覺彈丸之後隨雲門舌長天童點檢了也更有一箇且待別時

第二十七則潙仰摘茶

舉潙山與仰山摘茶次(大衆普請宜先到)潙云終日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樹為能仰得伊)仰便撼茶樹(覿面相呈不較多)潙云子祇得其用(祇道得一半)仰云未審和尚如何(非但聞聲亦見其形)潙良久(到退三千)仰云和尚祇得其體(六月賣負熱厭遐)潙云放子三十棒(早來三十替和尚喫)天童拈云潙山仰山父父子子(夜半潑墨日午點燈)叢林盡道各得一橛(誰信道這橛是那橛那橛這這橛)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莫逆之友休分彼此)

師舉首山念云夫為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時不是潙山便是扶籬摸壁萬松道酒不醉君子棒不打好人瑯琊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萬松道澤廣藏山理能伏豹瑯琊又云若不是潙山洎合打破蔡州萬松道倒得田單七十城立覺讚三十棒云且道過在什麼處萬松道再犯不容和聲便打佛鑑云張公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盃酒倒被李公罰一盞好手手中無好手萬松道某甲喫米不似和尚喫鹽多潙仰父子相見不對面對面不相見一人得用令不孤行一人得體道無不在仰山克己復禮卑不動尊潙山正令當行殺人見血念法華瑯琊覺羨潙山父子學臨濟家風佛鑑服手捋了難逢快便不是天童拈出沈埋洞上宗風最好是父父子子不同君君

臣臣三綱五常世諦流布仰山得用潙山得體諸方習爲各得一橛而不劈開兩破富那夜奢問馬鳴曰鋸義者何鳴曰與師平出鳴問木義者何奢曰汝被我解還會天童雲天水月壓穴細金針纔露鼻芒長玉線妙投關

第二十八則楞嚴推心

舉楞嚴會上世尊告衆云若能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爲子(換了屋樑)修山主云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爲賊(忍爲絕後計)天童拈云如今推也是子是賊(即在人心反覆間)買帽相頭(莫使直中直)食魚去骨(須防人不人)

師舉楞嚴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爲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唐唯懲法師科此經名八處徵心一神湯內瀉二靈膏返熁三針治內障四火角返搜五神呪鞭治六金刀拆臏七針骸補助此科第八名膏肓出鬼天童略舉云若能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爲子衲僧門下謂之認奴作郎昔陶淵明藍輿一子與傑昇之指傑諭子曰此亦人子也善待之長者之言也世諺有云寧憐有力之奴不愛無力之子與前淵明之言暗合吾宗即妄即眞點化之旨安國瑫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修山主道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爲賊白玉碾作象牙梳黃金打作鍮石筯弄巧成拙有如此者天台智者道有人幼離鄉年長血氣方剛聞父在鄉中爲惡少年所欺含恨還鄉圖雪父恥路人相伴將至父舍忽逢其讐同伴戲之指爲其父歸人拜跪嗚抱感泣同伴笑曰實汝父仇歸人欲打手不能擧及至見父亦不感泣此論無作四諦苦即是滅集即是道無滅道可修無苦集可斷上生經道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近歲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爲什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眞心本靜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山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竹林

海巨川川曰本無禪定頂𩕳士曰唯此爲快耳楞嚴認賊爲子山主認子爲賊不是則業識茫茫是則神通妙用智覺禪師唯心訣云癡愛成解脫眞源貪瞋運菩提大用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天童道如今推也是子是賊一般麵草由人做造相頭買帽比脚栽靴他家自有兒孫將來使用恰好喫飯防噎食魚去骨常作賊心莫拈他物參

第二十九則長慶有望

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自從胡亂後鹽醬更豐饒）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社歌醉舞帶累平人）天童拈云富嫌千口少（得之本有）窮恨一身多（失之本無）

師云無盡燈作總似今夜有望絕望圓通善國師見玄悟玉香山彝言涉嘲誚責曰總似汝輩佛法豈到今日有以見先德憂念叢林之切矣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今長慶保福列刹相望鐘梵交鳴長慶一千五百人保福七百餘人大弘雪峰之道儀型禪苑滿規祖述少林老胡有望也洪州武寧慧安禪師與圓通秀鐵壁同參天衣懷爲法屬性皆剛直安苦硬恬潔非秀公若也安居武寧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而圓通應詔住法雲其威光烜然可以引致法友而昇靑雲或時以書致安安未嘗拆而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知其癡也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眞開眼尿牀吾何復對語哉然吾宗自此益微矣汝輩猶能見之今保福七百餘人武寧所謂吾宗自此益微矣故云老胡絕望也此猶是門庭施設邊事若也入理深談天童道窮恨一身多武寧單丁猶爲分外不見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謌且道那箇底是碧岫峰頭恩大口紅塵堆裏誌公心

第三十則石霜出世

舉僧問石霜眞身還出世也無（世還出眞身也無）霜云不出世（還入世也無）僧曰爭奈眞身何（是出是入）霜云琉璃瓶子口（是世是身）天童拈云通身及盡（綿綿不漏絲）徹底無功了了（忘擔荷）撤手興來（雲尙無心能出岫）隨處得用（費盡風流不著錢）還識石霜老漢麼（左右覓便）當堂無影迹（窮便窮如沸丹）遍界

不曾藏（富便富如石崇）

師云將爲石霜祗會枯木死株內紹外紹今日貧急臨危便道琉璃瓶子口洞山道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於斯見矣這僧知而故問道眞身還出世也無石霜一往泛然而答道不出世今諸方教乘師德推讓禪老爲出世間人將謂高超三界首出萬靈也昔王山法祖侍磁州大明勠力十年躬爲侍者秘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旦抽單問不疑怪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日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明日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一衆方疑或蒙印許其後久隱西山太原府府遲兩衙請住王山創建禪席皆號開堂出世也萬松謂此非出世間眞入世間也這僧問眞身還出世也無此問眞身無相還能出現說法利生也無此非問出塵世正問入鄽垂手時節也石霜常學君臣父子至尊嚴烈深處禁宮故云不出世也這僧也奇怪便拏麤搭細拈他空（去聲）處道爭奈眞身何一則赤諱白諫二則私稱欺公兩陣夾攻決無活路不慈石霜門欲閙一撥便開船欲沈一篙便轉奉箇琉璃瓶子口便那裏得來所以天童道撒手與來隨處得用爲什麼適來却道不出世不見天童道當堂無影迹既無影迹爲什麼道隨處得用不見天童道遍界不曾藏諸仁者爲什麼難會此猶是喩且道如何是法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

第三十一則雪峯古澗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爲甚無風浪起）峰云瞪目不見底（許你眼明）僧云飲者如何（甘露洋銅有利有害）峰云不從口入（玉液華池納百川）僧舉似趙州（出一人口入萬民耳）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盡從這裏流出）僧却問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裂舌不堪嚐）僧云飲者如何（著甚來由）州云死（一坑埋却）雪峰聞云趙州古佛（善哉甘口鼠食人不害疼）從此不答話（陰蛆內胃）天童拈云扶豎宗乘須還大匠（久嚮天童）雪峰辨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爲人爲已）如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黨理黨親）不妨奇怪（萬松慣見似尋常）如今衆中隨言定旨（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亂作貶剝（舌頭壓殺人）深屈古人（死無對證）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易開）

終始口鏤骨銘心罕逢明鑑雖保寂寥心
師云南院禮雪峰爲古佛雪峰禮趙州爲古佛當時
雪峰法道大行睦州讓雲門以嗣之玄沙爲法眼之
祖兩派之源出於門下趙州當燕趙亂罹之際口如
吹火流俗薄之及乎道力闢二王講和攜手見師禪
床不下時人方云口似含珠隱山所謂莫作是非來
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雪峰以其南泉之子長沙之
兄以白眉尊宿待之一日趙州問僧自何處來僧曰
雪峰來州曰雪峰有何言句示人僧曰和尙尋常道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屙
州云闍黎若迴寄箇鍬子去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
如何動若雲行靜如止水正是湛不流處死水裏活
計這僧工夫到此拈來呈似雪峰若是萬松門下祇
道乾曝曝地一滴也無這僧問以蹄涔雪峰答以巨
海道瞪目不見底何曾辜負他這僧忻然披襟當之
道飮者如何你參透古澗寒泉祇汝便是浮幢刹海
通身是水誰吐誰吞雪峰答箇不從口入大煞手親
眼辨若論順水推船雪峰門下卽得其或逆風把柁

趙州門下不然這僧疑根不斷再買草鞋不遠數千
里復擧前話問趙州至不從口入州云不可從鼻孔
裏入也便用衲僧巴鼻復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
苦這僧便合禮謝而退不顧危亡踏步向前更問飮
者如何州云死沒人情歎一向盡法不管無民僧問
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也僧云玄之久
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趙州與睦州出語毒
如德山臨濟痛棒雪峰後聞此語遙禮云趙州古佛
峰從此不答話此語疑殺天下人你道以前還曾答
話麼後來何曾持不語戒天童拈道扶豎宗乘須還
大匠大慧杲宗門武庫首篇云王荊公一日問張文
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耶
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公曰
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
霞雲門荊公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
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歎服後學似無
盡無盡撫几賞曰達人之論也遂援筆以紀之故王
荊公嘗云三代以前聖賢多生吾儒中三代以降聖

賢多生吾佛中。近代老青州。潭柘開山性和尙。韓相國昉施學士。宜生曰。二老若非事佛出家。皆王覇之器。是知顔孟之時。佛法未至。倘能事佛。必馬鳴龍樹之儔也。故雪峰辨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怪。碁逢敵手。琴遇知音。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貶剝。深屈古人。矮子看戲。隨人上下。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便道趙州逢賤即貴。雪峰遇剛即柔。若存得失勝負。成何宗旨。鏤骨銘心。罕逢明鑑。這僧一問。二老各出一隻手。提起示人。與萬世爲龜爲鑑。豈同參鐵騎禪者。爭鋒競鋭。還會天童出身句麼。臨危知己少。閑話赤心多。

第三十二則國師侍者

擧國師三喚侍者(老不歇心)。侍者三應(少不努力)。國師云。將爲吾辜負汝(落花有意隨流水)。誰知汝辜負吾(流水無心送落花)。天童拈云。仁義道中(不得不呼)。得資分上(不得不應)。再呼能再應(獨掌不浪鳴)。不論實不論虛(我喚君須應)。且道有辜負無辜負(行說好話)。皓玉無瑕。雕文喪德(劈破面皮)。

師云。僧擧前話。問玄沙。意旨如何。沙云。却是侍者會。萬松道。不得動著。玄覺徵問僧。那裏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萬松道。探根衲子。有甚麼限。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萬松道。且歸林下去。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萬松道。明眼人難瞞。玄沙擧處。以己方人。渾淪無孔鐵鎚。穿鑿千窓百孔。若是萬松見侍者三喚三應。祇向道。輔弼宗師。不廢光彩。許大忠國師。著甚死急。道將爲吾辜負汝。侍者當時見道。誰知汝辜負吾。好道和尙年尊。別請人好。可惜放過。被玄沙賊。誣道却是侍者會。以至玄覺問僧。道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特舍漢胡張三黑李四。與汝同參。所以玄覺道。汝少會在。玄覺到此便合休去。又道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所謂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據實論之。若道這僧會國師道。誰知汝辜負吾。若道這僧不會。爭解恁麼應。所以趙州道。字雖不成。文彩已彰。一鎚兩當。須是這老漢。始得天童拈處。一向裁長補短。就下平高。頗怪國師。妄加穿鑿。道皓玉無瑕雕文喪德。大小大天童。呆漢作保。忽有人問萬松。又作

麼生向道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第三十三則韶山是非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掩耳偷鈴漢山云可知禮也僧云是甚麼句是非到處山云一片孤雲不露醜無眼人見天童拈云通身迴互不觸尊嚴識法者恐退位傍提要當宛轉推敲當頭還見韶山相爲處麼見孫得力盡力推爺向裏頭室內不知

師云雒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當時遵布衲機辯冠衆與山往復詞多不錄佛果云遵布衲如虎帶角凜凜威風爭奈韶山解據虎頭收虎尾直得步步登高聲聲相應還知二老落處麼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諸方競傳韶山降遵布衲挫白頭因而不知深得洞上深細血脉一日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轉鏡臺前不露顏天童不辜負他對衆拈出一日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永嘉道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言之與也是非所以成其實是非不到處言思路絕分別意窮天童却道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若是無舌人解語借路能來洞山道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道箇一片孤雲不露醜又何妨洞山所謂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清霄任君吹唱恁麼看來韶山道有又何妨但能句不落言思曲不犯宮商雲不露醜拙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所以天童道通身迴互不觸尊嚴與不犯宮商不較多也退位傍提要當宛轉此是善財於別峰參見德雲迴互正位底時節也還會盡力推爺向裏頭麼僧問九峰虔侍者如何是外紹峰云不借別人家裏事僧云如何是內紹峰云推爺向裏頭天童更加盡力兩字喚作全身擔荷徹底承當忽遇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又作麼生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第三十四則臨濟禍事

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鬼學口濟云禍事禍事滅門殆戶僧禮拜強鬼出現濟便打急急如律令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賴是巴陵陵云珊瑚枝枝撑著月舉可截舌天童拈云殺人刀一毛不度西天令嚴活人劍一毫不傷忍辱無罪有意氣時添意氣刑過無小不風流處也風流宥過無大

師云鎭州臨濟義玄禪師道我於先師處三頓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故家風號全提直吼這僧是箇亡命沒興漢引頸受刃道如何是吹毛劍此謂之索劍喫臨濟道禍事禍事如拔劍一揮且貸汝殘生這僧不看陣勢尙敢禮拜殺人可恕情理難容濟便打據令而行笠幂也須三段前車已覆後車改轍業重衲僧尙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賴是巴陵有收有放能縱能奪陵諱顥鑑始見雲門門舉雪峰曰開却門達磨來也汝意作麼生陵曰築著和尙鼻孔門曰修羅王惡發打須彌山一摑𨁝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爲甚麼却向日本國裏藏身陵曰莫與麼心行好門曰汝道築著鼻孔又作麼生陵後住岳州巴陵新開寺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鷄寒上樹鴨寒入水問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椀裏盛雪這僧問如何是吹毛劍陵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陵告衆曰吾答此三轉語已報雲門恩了也自此不作忌齋十洲記南海底盤石上生珊瑚樹有枝無皮如玉紅潤感月而生故枝頭皆有月暈巴陵以此語答吹毛劍豈可以識情卜度眞雲門子睦州孫故天童道殺人刀一毛不度活人劍一毫不傷衲僧七事隨身遠圓鑑令靑華嚴頭此在十六題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與麼則珍重又到嚴頭如前嚴乃噓兩聲僧曰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僧歸舉似夾山山明日上堂乃喚石霜嚴頭歸這僧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嚴頭且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且殺人刀一毛不度吹毛度刃尙爲兩段刜鍾利劍誰敢當鋒活人劍一毫不傷天下人恩歸有地意氣不從天地得風流豈是刻雕成不見道傷鱉恕龜殺活在我

第三十五則洞山體佛

舉洞山垂語云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方無說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有說話分快說快說）山云非佛（借得口來）法眼云方便呼爲佛（大似壓良爲賤）天童拈云二老宿相去多少（料掉沒交涉）直是刀刀相似（毫釐有差）奈何魚魯參

差（天地懸隔）到這裏轉劫外機（洞山宗旨）放風前箭（法眼家風）橫身擔荷（法眼鐵心）撒手承當（洞山細意）具這般眼目始得（洞山左眼半斤法眼右眼八兩）還辦得麼（變臉劈臉改頭換面）易分雪裏粉（一有多種）難辨墨中煤（二無兩般）

師云洞山垂語要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萬松道體得佛向上人方無說話分洞山已過犯彌天萬松更彌天過犯更有箇不識好惡底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此喚作望空啓告洞山道非佛此喚作傳言送語我且問你佛向上人還解問答麼張無盡學傳大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皓布視曰此即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曰昨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雲居膺初見洞山山問闍黎名什麼居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居曰向上則不名道膺山云與吾在雲巖時祗對一般這箇喚作識尊卑分貴賤法眼道方便呼為佛大似奴郎不辨賓主不分所以天童道二老宿相去多少直是刀刀相似奈何魚魯參差我且問你洞山道非佛法眼道方便呼為佛如何是刀刀魚魯處洞山轉劫外機法眼放風前箭一箇是全提那畔一箇是曲為今時洞山是撒手承當法眼是橫身擔荷具這般眼目始得水中擇乳還辨得麼須是鵞王易分雪裏粉幸遇洞山難辨墨中煤皆因法眼鏡清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雲門嘗云矢上加尖法眼道形興未質名起未名諸方皆謂如水作波波即是水雪粉各異墨煤性同不是天童分疎不下忽若圭峰道鎔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又作麼生也不如石頭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第三十六則脩山凡夫

舉修山主垂語云具足凡夫法（少一物不成世界）凡夫不知（當局者迷）具足聖人法（眼中添屑）聖人不會（身賢不覺賢）聖人若會即同凡夫（但有纖毫即是塵）凡夫若知即是聖人（一念迴光便同本得）天童拈云收得安南（及盡凡情）又憂塞北（猶存聖解）到這裏十成底事（半是私房半是賊贓）一時颺却（公私得濟）始得穩坐地（更須趕起）還端的麼（更須子細）一等平懷（兩既不成）泯然

自盡一何有爾

師云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始與法眼輩同參地藏謂已臻其極暨辭至建陽途中談法次眼忽問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修曰不撥眼曰說甚撥不撥修懵然却回地藏地藏曰子去未久却回何爲修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修不諭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撥萬象不撥萬象修曰不撥藏曰兩箇也修駭然沈思乃曰未審古人撥不撥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修方省悟卽辭追見法眼語意與地藏如一眼旣住崇壽修隨衆淘汰言句放曠游處後唐永和初十數禪人堅請令住龍濟山之寶峰巖修雖不務聚徒而徒自至提訓之暇作諸章句盛行於世一日上堂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凡夫背覺合塵迷已逐物法眼道微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虛生浪死不自覺知修公打草驚蛇費要迴光返照忽然自肯直下承當本自圓成不勞修證眼不見眼心不知心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智證雙亡打成一片故曰聖人不會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故曰聖人若會卽同凡夫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故曰凡夫若知卽同聖人宋孝宗皇帝注圓覺經賜徑山慈辯禪師寶印作序序中有曰裴相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印乃倒其說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萬松道正合修山主意本錄中更有語天童略之錄云此兩語一理二義萬松道一句是凡一句是聖不知不會是一有迷有悟是二所以天童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不見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更須將十成底事對衆颺却祇如適來道眞空爲緣慮卽同凡夫三祖信心銘道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天童以一種爲一等更佳但略前兩句卽前一理二義故不重出萬松撮來完成四句使三祖與修山相見天童與萬松同參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

第三十七則石梯問去

擧石梯問侍者什麽處去（不覆堂頭便屬偸閒）者云上堂齋去（不可別道）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何須更問）者云除此之外別道什麽（文不加點）梯云我秖問汝本分事（早是分外）者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放不問過）梯云不謬爲吾侍者（和尚大善知識）天童拈云放過即不可（和尚照顧禪床）如今直與扭得鼻孔痛（便好下手）打得骨頭出始得（借和尚拄杖）免見瞎驢趁大隊（來來捜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此病最難醫）透得荊棘林是好手（劈口掌云透也有甚難）且道適來這僧透得也未（更要第二擲）多虛不如少實（逆水撐舟不離窠窟）

師云石梯法嗣鄂州茱萸師資普亡其名萸嗣南泉梯泉孫也一日侍者請梯入浴梯曰既不洗塵亦不洗垢浴作什麽者云和尚先去某將皂角後來梯乃笑佛鑑拈云石梯年老侍者年少雖然老少不同其奈頭腦相似天童拈這公案便覺佛鑑能判而不能斷一日石梯問侍者什麽處去本分宗師常以本分事爲人侍者却道我上堂齋去若總恁麽胡張三黑李四也合罷參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水浸麻繩一般般緊者云除此之外道什麽火燒竹筒一節節熱這老漢著甚死急我問汝本分事且道是侍者不本分石梯不本分洞山聰嘗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更將上去聰便放下柴於地云會麽僧云不會聰云我要燒侍者也甚奇怪道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佛事人情一時周足石梯無奈之何滿口許他道不謬爲吾侍者石梯既許他天童爲甚却道放過即不可更要扭得鼻痛打得背出天童前來拈雪峰問僧甚麽處去僧云普請去峰云去拈道動著三十棒恐人一向學平實禪這裏却道免見瞎驢趁大隊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天童引入荊棘林中道透得底是好手侍者且置忽有人問萬松這荊棘林作麽生透向道今日實是從希家齋來不見道多虛不如少實

第三十八則法眼聲色

擧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莫錯認）眼云大衆

若會這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實是聲色端的難透)天童拈云。從前不了。(瞞眼瞞耳)祇爲家賊難防。(識得不爲冤)直下分明。(見聞不昧)且向草庵止宿(這客作漢)

師云。無盡燈僧問法眼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眼謂衆曰。且道這箇僧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卽不難。天童略之。道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這箇喚作當陽顯露。這僧恁麼來。莫作色會。這僧恁麼問。莫作聲會。所以白水道。山僧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爲他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一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巖云恐汝不信。僧云如何是奇特事。巖云黃底是紙黑底是墨。恁麼會得。莫去言句上咬嚼。聞聲見色直透那邊有甚麼難。纔入言思影響礙却卒難領會。赤鬚官長便偷錢。奴上陣將軍驕。爲人馬誰知頑傑劣馬解用成功。得力兒孫不紹家業。長者審知是子。客作自爲賤人。縱能跨色騎聲不離驢前馬後。要識宅中長者。驀轉身就父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第三十九則夾山目前

舉夾山云。目前無法(背後底事)意在目前(莫錯認)他不是目前法(是你眼睛)非耳目之所到。(聲色縱然見聞不昧)天童拈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頭。(財不著身糴不著巳)將差珍異寶(山材野物)撒向諸人面前了也(見者有分)正當恁麼時作麼生(任拈取捨)路不拾遺。君子稱美(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師云。北院通禪師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曰是。通乃掀倒禪床叉手立。夾起來打一拄杖。通便下去。法眼云。且他掀倒禪床。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了纔去。意在什麼處。萬松道。我當時見道豈不是和尚語。驀面唾。云咬屎漢。拽棒打出北院也好。有後手法眼拈出令後人見。可謂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洛浦嘗舉此話問彥從上座。那句是賓那句是主。也權借此問。以爲影草。今天童特舉此話。著實爲人。王婆嬭子行人事。紫羅帳裏撒珍珠。若是識便宜底。其珠遍地目覩如泥。僧問圓通秀鐵壁。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筵前略借看。璧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還知天童路不拾遺處麼。滿船珍寶沈江去。誰羨芒繩十陌錢

第四十則趙州把定

舉趙州云把定乾坤眼(眉毛有沒空)綿綿不漏絲毫(老賊)(何消露出頭)我要你會(見我見你眼裏眼外)你又作麼生會(問取乾坤眼)天童拈云還端的也未(疑則別參)直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空使敖人下鐵下鑁)我也知你出趙州棬繢不得(爲什麼却在萬松眼窩裏)

師云僧問九峰虔禪師如何是乾坤眼峰曰乾坤在裏許僧曰乾坤眼何在峰曰正是乾坤眼僧曰還照燭也無峰曰不借三光勢僧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照燭喚作乾坤眼峰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所以趙州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又道若有一絲毫郎是一絲毫所謂但有纖毫郎是塵又道一法若存翳入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尚有人道山河大地豈不礙破眼睛有底見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那裏放鼻孔萬松道盡大地是沙門鼻孔何處著眼直饒你互奪互存雙收雙放我更問你耳朶向什麼處著所以趙州道我要你會天童道還端的也無又道直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我也知你出趙州棬繢不得天童恁麼道是眼內語眼外語爭如撒瞎趙州眼方見眉毛向上人

第四十一則靈雲露柱

舉鏡淸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誰敎汝鑿破)雲曰露柱懷胎(暗中書字文彩已彰)淸云分後如何(許多時甚處去來)雲曰如片雲點太淸(話作兩橛)淸云祇如太淸還受點也無(將謂不猛)(事無一向)雲不對(何不早道)淸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重說偈言)雲亦不對淸云直得純淸絕點時如何(曾有這箇)雲曰猶是眞常流注(合口了却開得)淸曰如何是眞常流注(無風起浪作麼)雲曰似鏡常明(猶爲剩法)淸云向上更有事不(不可卽道要逆殺)雲曰有(何不道無)淸曰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有甚麼眼)天童拈云分(乞聞一壁)與未分(已築界牆)玉機夜動(踏翻關捩)點與不點(帶累晴空)金梭暗拋(已彰文彩)直是一色純淸(黃河源濁)上未得十成安穩(店司安下)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相見(懡㦬殺人)還會麼(是何心行)淸秋老兔呑光後(誰共潭照影寒)滿水蒼龍蛻骨時(滿出層霄望不窮)

師云首楞嚴道如急流水望爲恬靜流急不見非爲

無流靈雲喚作眞常流注。圓覺經道潛續如命。爲壽者相。諸方謂之命根不斷。一條紅線掌中牽。分與未分。點與不點。是衲僧家常茶飯。最好是打破鏡底時節。命根斷處。妄識銷鎔。流注枯乾。無壽者相。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與靈雲相見。天地黯黑。如一錠墨相似。喚作衲僧奪胎換骨。轉身一路。吹殘劫燒灰飛後。突出虛空未兆前

第四十二則石鞏弓箭

擧石鞏上堂。乃張弓架箭（各自念得佛堂經）三平擘開胸當之（宿世冤家因緣聚會）鞏云。一張弓兩隻箭。秖射得半箇聖人（未拈弓箭好箇圓全長老）天童拈云。石鞏習氣不除（却不醜陋氣）三平相席打令（恰似箇丈夫兒）却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秖射得半箇聖人（天不降全）豈不是以己方人（仁者見之謂之仁）大都不入驚人浪（却解折折弓箭）到了難尋稱意魚（人心難滿）

師云。無盡燈具云。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弋獵人。惡總至馬祖庵。機緣契會。投祖出家。住院凡見僧。執弓架箭以示之。三平至。鞏曰。看箭。平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如何。鞏扣弦三下。平便展拜。鞏曰。三十年學一張弓架兩隻箭。秖射得半箇聖人。遂折折弓箭。平後見大顚。擧似之。顚曰。既是活人箭。爲甚向弦上辨。平無對。顚曰。三十年後要人擧此話也難得。萬松道。今日幸遇和尚。雲門問長慶。如何道免得。云作半箇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爭辨眞僞。門云。入水見長人。萬松道。眞鍮不換金。首山云。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長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萬松道。切忌詐明頭。姜山愛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萬松道。不見道半箇聖人。佛鑑云。大小三平。元來秖是死漢。若非死漢。又覓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邪裏得來。更要大顚作死馬醫。之不甦。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乃云。細雨洒花千點淚。淡烟籠竹一堆愁。萬松道。煩惱皆因強出頭。法燈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垜。萬松道。靈山授記。未似今日。天童略

之云石鞏上堂乃張弓架箭三平擘開胸當之鞏云
一張弓兩隻箭三十年秖射得半箇聖人俱胝因天
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故凡有所問秖竪一指
石鞏因張弓架箭而悟故常以張弓架箭示人雲頂
敷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諳三平擘胸
當之一等是弄粥飯氣不妨應時及節佛果引三平
頌云解擘當胸箭如何秖半人爲從途路得所以不
全身這般說話大似減人光彩萬松即不然受箭張
弓處師資本一人不離華下路便見洞中春天童道
張弓底習氣不除受箭底相席打令所以就源交拳
仰山女拜爲復是全提作用爲復是時節因緣却道
三十年張弓架箭秖射得半箇聖人萬松道石鞏示
不全之肯天童眞以已方人還知石鞏信彩處麼秖
將日月爲香餌應手華鱗忽上鉤

第四十三則雲門法身

擧僧問雲門如何是淸淨法身（不是目前機）門云花藥
欄（開口斯當）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莫錯認）門云金毛師
子（一手擡一手搦）雪竇著語云太無端（一箭射兩垛）天童拈云
賊來須打（泥裏著棘針）客來須待（苦口是良藥）雲門雪竇二
俱作家（祇會待客不解打賊）這裏莫有便恁麼去者麼（皎錯入枯
井）切忌撞頭磕額（暮故瞎茅廣）

師云萬松昔在大慶壽玄悟席下一年入室兩度經
半年纔得告香入室室中擧問玄沙如何是淸淨法
身沙云膿滴滴此是玄悟之師高鄭定和尙悟處今
日看來這淸淨法身話玄沙答得最强高鄭悟處更
的雲門答花藥欄權實並擧道金毛師子褒貶雙行
這僧道便恁麼去雪竇道太無端可謂賊來須打客
來須待雪竇道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稱兮不在盤恐
人錯認一機一境不礙普天帀地一段大事便是撞
著露柱磕破燈籠喚作撞頭磕額此猶可恕忽然向
花藥欄上絆番金毛師子上磕倒也大煞麤心不見
保福因僧侍立福曰你得與麼麤心僧曰甚處是某
麤心處福拈一塊土度與曰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
來曰甚處是某麤心福曰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
你麤心雪竇拈云然則這僧被熱謾爭奈眞不掩僞
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這一隊漢或

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靈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撿責卓拄杖下座天童道撞頭磕額保福道築著磕著且道是同是別雪竇道這僧被熱謾且道雲門何似保福雖甘放不過雪竇何似天童保福門下昔日靈心尚多萬松門下近日靈心更甚何也覓箇築著磕著底也不可得

第四十四則曹山父子

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為什麼父全不顧下不論上山云理合如斯淸官易斷僧云父子之恩何在粉骨碎身山云始成父子之恩至化無私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大功不宰山云刀斧斫不開甚處下手天童拈云翡翠簾垂絲綸未降樞密得旨不紫羅帳合視聽難通尊嚴露顏不犯動毛頭月昇夜戶照不失照密移一步鶴出銀籠穿開碧落天還知麼這裏不著使脫身一色無遺影太平本是將軍致不坐同風落大功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云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洪覺範天覺奏號圓明寶覺禪師其深機妙智眞不忝所賜嘗云機貴迴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落今時潙仰父子曹洞師資為兩派之源洞山法付曹山曰子眞法器吾久知之我於先師處親傳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仍以綱要三頌三滲漏付之山徧禮祖塔因擬曹溪之號所至以曹名其居故號曹山曹洞正宗於今鼎盛僧問子歸就父為什麼父全不顧這僧久參洞上將深密威嚴處置箇問端曹山識法者恐不敢犯令泄機祇答理合如斯這僧要窮堂奧深入虎穴道父子之恩何在曹山不傷風化不動音容答道始成父子之恩這僧放無底末更問如何是父子之恩曹山盡力提持罄囊分付道刀斧斫不開此退位朝君轉身就父處不道同祇是無別天童於夜明簾外空王殿中借無舌人傳宣敕無耳人承旨此猶是月昇夜戶邊事鶴出銀籠一句作麼生道九皋纔翥千里漫追風

第四十五則白水沙水

舉白水垂語云眼裏著沙不得噀茜作沙耳裏著水不得噀茜作水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又撒一把水云應眞無比從來不眼花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更灌

一水云白淨無垢不曾挑耳塞 天童拈云白水老人可杓謂大而無外綿綿不漏絲小而無內關搵不容塵具足千變萬化不借別人家裏事 祇箇赤手空身將無作有旋支梧 不受一滴塵失之本無 直是滿眼滿耳得之本有 還見麼卻恁麼去 立足無閑地看脚下 知心有幾人不道無祇是少

師云筠州高安白水院本仁禪師參洞山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以不諾無人肯答之水得旨後昭宗天福止洪井白水衆盈三百上堂曰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水曰喚作色得麼僧曰如何是色不是色水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水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萬松嘗教人看此話雖明劫外機不壞世間相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今日將聲色話鼓弄人家男女又道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雪竇亦曾舉此兩句後却番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白水雖無後段暗中打做一團這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水曰應眞無比又問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水曰白淨無垢和雪竇收拾了也佛鑑拈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此一聯語是題山水畫圖佛鑑拈來出一隻眼遠山有色時人知有近水無聲令人疑著所以天童道雖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千變萬化不彰形滿眼滿耳無一點盡大地是沙門一隻脚正好移身換步勝默老師道地藉不履而能行心賴無知而展照天童却道立足無閑地萬松道正好移身換步又作麼生肚裏覷破脚

第四十六則參同回互

舉參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大人得自在 僧問雲門如何是回互不合恁麼問 門指板頭云不可喚作板頭切忌觸諱 僧云如何是不回互正好恁麼問 門云這箇是板頭親言出親口 天童拈云石頭舌頭無骨甚不得道 雲門眼裏有筋親透心肝 千古之下聲光赫揚也要天童[illegible]覺 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得恁麼無碑記 然後沒交涉可煞有諱 還相委悉麼卒客無卒主 少年曾決龍蛇陣三十年入 讚天童 潦倒還聽稚子歌今日錯爲人下注脚

師舉參同契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

涉不爾依位住大慧杲上堂云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椎胸叫冤苦艾人云休叫苦遂拈拄杖卓一下云祇有一處堪回互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擲下云不爾依位住參萬松道祇有一處堪回互雲門道喚甚麼作板頭鍾道桃符走入大慧拄杖裏去也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大鬼小鬼向艾人鼻孔裏藏身擲下拄杖云不爾依位住雲門道這箇是板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此問出大般若初分難信解品八十餘科若一切智智清淨更互相涉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雲門答云僧堂走入佛殿裏去也雲門常用此機人多難解萬松頌出佛殿入燈籠牛皮鞔露柱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天童要與石頭雲門把臂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正是回互不回互喚甚麼作板頭時節又道然後沒交涉不爾依位住這箇是板頭時節此喚作洪龍蛇陣作麼生是聽稚子歌處萬松沒去著與人說公案

第四十七則芭蕉拄杖

擧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骨堆上添土）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出土處搬坑）天童拈云你有則一切有（人人具足）你無則一切無（脫體全空）有無自是當人（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與奪關芭蕉甚事（良由取捨所以不如）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和聲便打）

師云郢州芭蕉山慧淸禪師嗣南塔光湧湧嗣仰山蕉乃潙山重孫也上堂曰我二十八到仰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纔出母胎便作師子吼解豈不快哉當時我於這下歇得身心便依之五載蕉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萬松道祖師不西來少林傳妙訣何須遠磨直指人心又道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直饒一物不將來更須放下始得大潙喆云大潙卽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潙旣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合後若用不得且還本主萬松道順水推船時人知有天童拈出大丈夫兒有無在己不受芭蕉處分這箇從上來喚作衲僧拄杖子天童恐當人錯卻更道正恁麼時作

陞生是你拄杖子直饒拈得出莫教萬松見折做八截燒灰颺却萬松老矣留得也好何也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村

第四十八則香嚴枯木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看脚下)嚴云枯木裏龍吟(不因墻外底爭得到長安)僧云如何是道中人(解行蟻綫路不在衆行壘)嚴云髑髏裏眼睛(貪尋芳草路迷却故園春)僧擧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這啞漢何不高聲問)霜云猶帶喜在(蒼天蒼天)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這瞎漢還見山僧麼)霜云猶帶識在(莫錯認)天童拈云王居門裏(穴不栖巢)臣不出門(明不越戶)

師云鄧州南陽香嚴寺智閑禪師依大潙究涅槃之理潙曰我不問汝平生卷册上記得底學解汝未出母胞胎東西不辨時何者是汝自己師懵然久之進數語潙並不許嚴曰却請和尚道潙曰吾道於汝何益限二日道得契則記汝嚴歸堂徧閱所集無一語堪對嘆曰畫餠不充飢遂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泣辭而去一僧問何往嚴擧前話云下山歇去僧曰南陽香嚴寺古基在兄可結茅吾化米給汝嚴後治基芟草聞瓦礫擊竹作聲大悟熏沐遙禮謝云和尙大慈恩逾日月當時若爲我說何有今日耶住時後僧問如何是道道之一字猶是强名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萬松嘗問僧如何是異響僧云不會萬松道善解龍吟香嚴答枯木裏龍吟何異强名曰道無盡燈作僧云不會嚴云髑髏裏眼睛天童道僧再問如何是道中人驢事未了馬事到來道既强名人從何立故嚴答云髑髏裏眼睛這僧不會擧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隨手點破道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有道則有喜有人則有識這僧展轉不會又問曹山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僧再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曰血脉不斷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曰乾不盡僧曰未審還有得聞者不山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者僧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有本頌在後玄沙別師之初句云龍藏枯木佛果云念不異心

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出無爲三毒便可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這香嚴公案拗會移臺引惹詞訟天童舉綱要祇以兩句斷之道王居門裏臣不出門能以無量法門作一句說有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還識天童安家樂業處麼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第四十九則三藏他心

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朝見肅宗帝帝命忠國師驗之藏見國師便禮拜側立於右國師云汝得他心通是不藏云不敢國師云汝道老僧祇今在什麼處（當面諱卻）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西川看競渡船（莫錯認）國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發會動著）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且道渡頭是橋上是）國師第三次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一在力作）藏罔知去處（許你親見）國師叱云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大小國師也不知下落）天童拈云三藏不見國師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下落處麼（一任卜度）若謂自知則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醯酸聚蚋肉臭來蠅）且道正當恁麼時落在什麼處（扭鼻頭云在這裏）師舉僧問仰山大耳三藏第三番爲甚不見國師山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萬松道仰山卻具他心通又僧問趙州州云在三藏鼻孔上萬松道迴避不及僧又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什麼不見沙云祇爲太近萬松道猶隔津在後僧問海會端端曰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萬松道若在眼睛裏有甚難見殊不知三藏通身是國師恁麼道始得一半若要全道三藏未離西天時已與國師相見了也故天童道三藏不見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落處麼若謂自知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萬松別云若謂自知不唯三藏覰見國師祇具妖通天童道正當恁麼時國師落在什麼處萬松道當時三藏對面不見國師而今相隔五百餘年爲什麼常在萬松眼底諸人還見麼背後底聻

第五十則陸亘坐臥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不(客聽主裁兵隨印轉)泉云得(符到奉行)陸云莫不得不(却又疑着)泉云不得(隨邪撲簇笑)雲巖云坐則佛(韓信甘投胯)不坐則非佛(淵明懶折腰)洞山云不坐則佛(背去還成拳)坐則非佛(親來越轉疎)天童拈云轉功就位(但得雪消去)轉位就功(自然春到來)還他洞上父子(脫腰不外田)且道南泉意作麼生(不打這鼓笛)直是針錐不得(穿鑿不少)

師云宣州節度使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弟子家內餅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餅不得如今不得毀餅不得損鵝和尚作何方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喏南泉曰出也陸從此有開解陸一日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不泉云得陸曰莫不得不泉云不得五祖演云大衆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什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註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神州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州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什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州還他南贍部州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喚甚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寱語大衆記取這一轉若於世諦因果門中作像供養豈非好事所以云得若以此石觸穢踐踏汚辱像材莫不得麼泉道不得是知善惡罪福果報皆由心造得與不得速如影響為什麼天童拈南泉意直是針錐不得情知不是這箇道理陸亘問得邁邁南泉答得轉換若道是世法五經三史還有這般說話麼若道是佛法三藏五乘還有這般說話麼雲巖洞山父子以當家針線番覆相成

天童以借功明位。借位明功。若合符節。道南泉意。直是針錐不得。萬松今欲結識南泉。以爲當家。不見陸大夫問南泉和尚何姓。泉曰姓王。陸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陸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祇如天童道直是針錐不得。還入宗旨也無。背風無巧拙。雷火爍難追。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上

請益錄上卷音義

怵(鞞本切不驚也)敁(音顛稱量也)典午(晉史｜｜不就謂司馬氏也)跧(莊鸞莊緣二切說文云䝉也)椶櫚(上祖東切下立居切｜｜也赤日｜探｜栟東名切)帔(拔僞切在肩背也又披也)怤(方俱切註悅也喜樂也)懘(裨列匹列二切急速貌)詢(息遵切杳也)畬(與居式車二切田之三歲也)搰了(上胡沒切下於如切象物開之形也)勁(力竹切劒也)刜(扶弗孚弗二切砍也擊也斷也)歘(丑伸切刺也)弋(夷力切橛也所以挂物也)桲(音弗)戲(側加切以手按物也)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下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第五十一則文殊出定

學佛前有一女子入定(家裏兒孫)。佛勅文殊出定(便與推倒)。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何不塡坑)。佛乃云。下方罔明大士能出此定(家菜不甜野菜甜)。須臾罔明至(既應待呼)。一勅令出定(再作死馬醫)。罔明彈指三下(費許多氣力作麼)。女子便出定(神著自舞)。天童拈云。若定若動(野狐窟下掉尾)。當人變弄(傀儡棚上牽絲)。鴻毛輕而不輕(不消彈指)。太山重而非重(空上梵天)。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麼(更有收人在後頭)。師學翠巖芝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萬松道。鸞逢鳳喜。蛆見蠅歡。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萬松祇管看。祇如教意怎生體解。萬松道。此義文長。付在來日。此緣本出諸佛要集經。天王如來於欲色二界中間。諸佛集會。文殊邀彌勒共往。勒辭不行。文殊由起佛見法見。貶在二鐵圍山間。爲諸菩薩說四意止。如來召之還至佛所。見女在定。殊意我貶山間。女何近佛。佛勅文殊出

定問之。乃至兩山相擊。托至梵天。竟不出定。佛言下方有棄諸陰蓋菩薩。能出女定。俄棄蓋至。彈指三下。女便出定。今作罔明。諸方久傳罔明本出思益經。亦曰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與罔明菩薩有問答。罔當從系。蓋取交光相羅之意。故號罔明。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教意謂文殊最初因女子發菩提心。所以不能出他定。慧式法師云。文殊師利乃因女人以發初心。女子最初因棄諸陰蓋發菩提心。所以棄蓋能出此定。圓通善國師云。有說云。文殊是大菩薩。常在定中。了無出入。所以不能出他定。罔明是小菩薩。於禪定中猶有出入。所以能出他定。天童拈處。卽不然。道若定若動。當人變弄。行船盡在把梢人。上杆不由擄弄者。所以鴻毛輕而不輕。太山重而非重。天童鼻孔且放過。萬松鼻孔爲什麼却在諸人手裏。復云。牢收取。

第五十二則雪峰古鏡

擧雪峰與三聖行次。見一隊猢猻。(早晨不利)峰云。祇這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祇恐分不破)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正好留恩)峰云。瑕生也。(因誰致得)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葭相瓜不著蠻)峰云。老僧住持事繁。(慣得其便)天童拈云。當時若見雪峰道瑕生也。(則今不少)但近前云。喏喏。(與你唱諾)且道何故如此。(下不爭上。測)之不足。(索另先窮)讓之有餘。(告和者賭賞)

師云。青州佛覺。兩派既行。佛日提一枝臨濟禪。託迹聖安分寮。入室一日。自擊鼓上堂。抑揚雲門臨濟宗風。平分半衆。不辭而去。佛覺恬不介意。雪峰住一千五百人。三聖託迹禪林。屢用衲僧巴鼻。加諸雪峰。峰但以海涵天覆。上賓待之。萬古典刑。增人畏仰。一日聖與峰山行。見一隊猢猻。大宗師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爲佛事。道這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背當作佩。學者應知。萬松常愛佛鑑磊落開廓。出言倜儻。道十字街頭小乞兒。腰間帶箇風流袋。八十婆婆齊下拜。三聖用服手稍了。道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雪峰嘗饒伊今日放不過。道瑕生也。萬松道可知禮也。雪峰當時道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神峰穎利。何不道瑕生也。所謂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但搜他空(去聲)處道。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正是捉住老鼠打破油甕。

却被雪峰道瑕生也三聖每用向上關棙子點勘雪峰峰大方之家直饒退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祇道箇老僧住持事繁爛泥裏有刺天童見輪機者勝欺敵者亡意令三聖奪雪峰機倒行此令故云當時若見雪峰道瑕生也但近前云喏喏勝默和尚喚作叉手罵丈母亦號啼哭樣拳天童恐人作勝負得失會道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後來參鐵騎禪者切忌干戈相待

第五十三則長慶示衆

舉長慶示衆云淨潔打疊了却拋堆甕近前就我索便重便輕不驀脊與你一棒也知和尚不任慈悲有這一棒到你却要則廻拳和尚你須具大慚愧和尚面皮厚多少若無這一棒到你較得忍痛你向甚麼處會打云你會我不會天童拈云死口喫常住飯裏急後上東司展脚臥長連床縮脚由你也求箇知慚愧者難得萬松從來不識慚愧還知長慶棒落地處麼打云在這裏雷開蟄戶電燒尾縱然栽種得引出蟒蠑頭角來不是棟梁材

師云本分宗師以本分接人看他長慶示衆道淨潔打疊了近前就我索這僧不本分煩惱皆因強出頭長慶不本分是非祇爲頻開口更道驀脊與你一棒這僧若喫苦不甘這棒合長慶自喫他更道有這一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祇解照人微細處不知脚下黑漾漾又道若無這一棒到你各自著現定更道你向什麼處會要會作麼雖然如是不得草草不見天童道死口喫常住飯展脚臥長連床求箇知慚愧者難得黃龍南上堂云今日五月一仲夏改旦諸知事首座大衆道體安樂一夜長連床上展脚縮脚不由別人天明起來胡餅酸𩜹橫咬竪咬飽即便休當恁麼時不是古不是今不思善不思惡鬼神不能尋其迹萬法不能爲其侶地不能載天不能蓋然則如此須是眼裏有睛皮下有血眼若無睛何異瞎漢皮下無血何異死人三十年後不得錯怪黃龍下座看他長慶天童與老黃龍鼎足之勢舉本分事爲人就中長慶傷鋒犯手所以天童道還知長慶棒落處麼天童尚恐凍蟻氷魚不識擡頭舉足時節道雷開蟄戶電燒尾引出蟒蠑頭角來師打嚏噴云吉利佛

第五十四則盤山心佛

舉盤山垂語云若言即心即佛著甚死急 今時未入玄微爭奈大梅把得定 若言非心非佛惑亂人家男女有甚了期 亦是指蹤極則將爲是咬狠狗 天童拈云有錢不解使獨富多憂 解使却無錢清貧常樂 且道作麼生得十成去將上不足比下有餘 娶他年少婦秋樹春生葉 須是白頭兒冬瓜夏放花

師云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初參馬祖差充街坊因肉案頭叓車後悟道馬祖印之無盡燈贊曰肉案聞香孝口得味道足學足滔滔無滯一日上堂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月天童略之曰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萬松道有心有佛豈非今時事慚愧南泉主位解云古殿苔生不意盤山也論今時劫外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山居二十年馬祖令僧問曰和尚見馬大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梅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此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梅曰作麼別僧曰近日又道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告大衆曰梅子熟也天童雙舉二段恐人中偏枯之疾道有錢不解使解使却無錢今時路頭不得全體故云有錢不解使非心非佛有缺神用故云解使却無錢欲得十成去除是三冬向火六月賣氷所以道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調和琴瑟一句作麼生長翁短婆婆遞互厮折磨

第五十五則金峯分院

舉金峰示衆云事存函蓋合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理應箭鋒拄未發箭前中的了也 若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和尚以柾人猶誘 時有僧出禮拜不妨有心 峰云休休放處教危收來太速 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老老大大便償負債 天童拈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恁麼則好與三十棒 這僧擬乎强取沒世界那 金峰又却不甘悔不愼當初 還知蚌鷸相持盡落漁人之手和尚愛便宜 若也辨得函蓋箭鋒却來請乞棒 金峰一院兩手分付別處人事

師云撫州金峰從志禪師峰在曹山山問汝作甚麼

來峰曰盞屋來山曰了也未峰曰這邊了也山曰那邊事作麼生峰曰候下功曰郎白和尚山云如是如是這般說話不失洞上血脉今日公案深有殺頭雪峰作略參同契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事上存函蓋相合理上應箭鋒相拄函蓋相合線道那分箭鋒相拄毫頭不爽金峰將此鶻鏃之機以爲鈎餌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這僧出來禮拜了好道何須彌勒下生方號一生補處教伊收放與奪進退無門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今日更思一頓誰爲下手一僧出云某甲下手濟便拈棒度與僧擬接濟便打雪竇拈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金峰纔見禮拜便道休休金峰當時滿口許分半院與豈非相見易得好及至見僧出來禮拜便道休休豈非共住難爲人將謂折倒這僧殊不知金峰自點檢了也佛果拈云大小大金峰龍頭蛇尾若是蔣山則不然若有人道得山僧分半院與他住忽有箇出來禮拜祇向他道上天同歸霄漢入地共返黃泉萬松道也是懶兒牽伴金峰有頭無尾佛果退走忘歸未若天童始終一貫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僧見義便爲出來禮拜豈非勇夫大慧杲云入山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入水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萬松道這一喝大慧之勇也這僧擬乎强取金峰又却不甘前不迭村後不迭店二人蚌鷸相持盡落天童之手有能善用函蓋箭鋒萬松罰伊饡飯一堂郎時出院

第五十六則曹山出世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誰申此問)山云曹山不如(比不得類不齊)僧云出世後如何(雲門有棒)山云不如曹山(一場醜拙)天童拈云佛與曹山(天童不如)主賓互換(不如天童)出世不出世(直須擘破)各具一隻眼(方得圓全)未有長行而不住(幸有陰地)一長住而不行(何勞爲人)不還會麼(方人)以己幽洞豈拘關鑰意(一脚門裏一脚門外)縱橫不涉兩頭機(出不隨應入不居空)師云南泉道向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會取萬松

道向住劫以後承當佛已出世會取也不如華嚴經十方諸佛勸不動地菩薩道此諸法法性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異教中喚作法爾不窮因無始不窮初曹山不如則自携瓶法沽村酒不如曹山則却著衫來作主人天童拈處不礙裂開萬松著語何妨揑聚道佛與曹山主賓和合出世不出世雙眼圓明終日在途中不離家舍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還會麼雲生洞口還歸洞密密金刀剪不開

第五十七則雲門無滯

舉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已是眼花)達得名身句身(道什麼)一切法空(這箇聾)山河大地是名身(題目甚分明)亦不可得(猶成剩法)喚作三昧性海俱備(少他一點不得)猶是無風帀帀之波(紫與不出那伽定)直得亡知於覺(他覺亡猶易)即佛性矣(亡已最難)喚作無事人(生事也)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脚力盡時山更好)天章拈云賓主不諧(家不和)二俱有過(都敗里)各與二十棒(不干天童萬松事)祇知向上一竅又作麼生(更參三十年)犀因玩月紋生角(水向竹邊流出綠)象被雷驚花入牙(風從花裏過來香)

師云大小雲門學人做處初見睦州機似睦州中嗣雪峰行雪峰令後見乾峰得乾峰用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在雲門上堂渾似乾峰道觸目無滯此豈非是二種光事楞伽經道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凡夫愚計著如象溺深泥雲門道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無盡燈作山河大地是名身名亦不可得以名易身理亦無失此恐凡夫計著故云不可得人多愛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殊不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故云喚作三昧性海俱備華嚴宗道法爾本具宗門喚作本來具足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道性海無風心波自湧所以道猶是無風帀帀之波永嘉道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故道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有處無矣字喚作無事人石頭謂藥山曰恁麼則閑坐也山曰閑坐即爲也所以道莫將無事爲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乾峰道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在雲門道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向

上一竅。權實門中。故有多種。天童以乾峰三病二光。合雲門內心外境。故云賓主不諳。二俱有過。且道天童向上一竅。與乾峰雲門是同是別。祇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翻騰。

第五十八則乾峯一二

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你作麼舉）。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第八也得）。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峰曰。來日不得普請。收。天童拈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絕（你便走）。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一任二尊宿開拓家風（禍出私門）。方見衲僧去就（爲衆竭力）。還端的麼（事不厭細）。太平天子寰中旨（邊方雖有令）。汗血將軍塞外心（不是太平年）。

師云。乾峰解作活計。雲門却破家散宅。一破一立。有國有革。所以道。道窮即變。變即通。通即久。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纔舉便會。落在第二頭。擬議不來。落七落八。雲門言外知歸。道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乾峰告往知來。爾既先鋒我當合後。道來日不得普請。下座。佛印拈云。此語衆中商量者甚多。會者極少。乾峰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床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祇在堂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疎不下。若人知得落處。許你解空第一。萬松道。權向第三座安排。大潙喆云。乾峰善唱。雲門善拍。拍唱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萬松道。更諱不得。黃龍晦堂問僧。你道從天台來者是甚麼人。僧云。不會。堂云。是你祖翁。爲甚不識。僧云。望和尚指示。堂有一頌云。乾峰舉一不舉二。雲門攙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遍天地。萬松道。聞者腦裂。雪竇道。諸禪德。雲門老祇解一手擡。不解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牙爪看。萬松道。便好掀倒禪床。乾峰道。不得舉二。天童便坐斷千差。向乾峰放過一著處。便道。朝宗萬派。二尊宿一收一放。開拓家風。天童內君外臣。建立雙照。時節忽若遮照不立。又作麼生。白雲投蟄蠢。青嶂倚空高。

第五十九則巖頭辭山

舉巖頭辭德山（聞早究家解脫）。山云。子甚麼處去（兒行千里母行

千里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不道幾時來山云子他後作麼生婆心太切頭云不忘和尚恩大難酬山云子憑何有此語苦口出觀言頭云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當官不讓父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恨心不捨天童拈云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人不知已過既乎到這時節得恁麼老婆秪因淚出痛腸不覺舌在口外雖然是養子之緣買栽池館恐無地爭免得後人檢責得到子孫能幾人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始參德山持坐具上堂瞻視之山見而問曰何爲頭咄之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頭曰兩重公案便下參堂德山潛念這僧稍似箇行脚人以至後辭德山山云子什麼處去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作麼生頭云不忘和尚此皆師資分上不異諸方山再問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諸方多道見與師齊見過於師於理無失王山法祖云獅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踘第三影響不眞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若齊肩共鬪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眞者狐犴猥勢羊質虎皮天童拈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洎乎到這時節得恁麼老婆却道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天童道雖然養子之緣爭免得後人檢責臨濟辭黃蘗蘗問汝欲何往濟曰非河南則河北蘗便打濟約住復與一掌蘗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者將至濟連聲叫云侍者將火來蘗曰汝但將取去以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天童祇解點檢傳法人而不知受法人郎當更甚當時我是臨濟見道但將取去以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但向道若要坐斷天下人舌頭正合將火來燒却今日公案恰與一般我當時若見德山道如是如是善自護持震聲一喝拂袖便行兒孫也未見斷絕

第六十則南泉水牯

舉南泉垂語云王老師牧一頭水牯牛與這畜生作伴擬向溪東去不免官家苗稼勤落今時擬向溪西去不免官家苗稼靜沈死水爭如隨分納些些曲爲今時潛通那畔總不

見得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天童拈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一生草裏走直得一切處關防不得渠儂得自由為甚麼如此為他左方右圓是他隨分納些些愛則共感染則同欲

師云這箇公案諸方大行洞山道露地白牛牧人懶放南泉却自小牧水牯牛且道他意作麼生溈山懶安初參百丈問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到家安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他苗稼安自此息意安後上堂云安在溈山三十年來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秖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則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也撫州石鞏惠藏禪師一日廚中作務次馬祖見而問曰作甚麼鞏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草去把鼻拽將來祖曰子真解牧牛萬松嘗問糠禪背揷荊挺何也糠曰遺教經云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勿令縱逸犯人苗稼萬松笑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明言譬喻邪執為實清居皓昇禪師頌牧牛圖一十二章太白山普明禪師頌牧牛圖十章佛國惟白禪師頌牧牛圖八章昇明二師等皆變黑為白惟佛印四章全白復黑頌曰已白仍迴黑還君自在牛亂山閑放去千古更無憂赫赫當中日騰騰不繫舟超然凡聖外誰敢向前收此正是南泉隨分納些些處諸師以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為總不見得唯佛印與南泉以混俗和光隨流得妙為總不見得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萬松道秖著和尚大溈喆云雲門止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起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甚麼處良久云誣人之罪以全罪科之萬松道首到強如捉獲雖然南泉水牯牛無鼻孔你作麼生穿是以天童道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得一切處關防不得勝默和尚道在一切同一切一切處收不得又道南泉水牯牛雙角無欄圈且道隨分納些些了後如何蒭蕘芻稗愁耘處蹄角皮毛趁讀時

第六十一則黃蘗問事

舉黃蘗問百丈（鷓鴣語鶴）。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殃考研磓打獨立）丈踞坐（覿面相呈）。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翁綏步在）。丈云。將為你是箇人。便歸方丈（莫作好話聽）。天童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不傷鋒）。行滿天下無怨惡（不忤眾）。還他百丈（真野狐精）。黃蘗不是不知有（放憨裝癡）。且要此話大行（家醜外揚）。還會百丈歸方丈麼（老鼠入牛角）。林間風葉落（合伴不着）。化外水天秋（不如獨行）

師云。筠州黃蘗山鷲峰希運禪師。嘗於雒下分衛。吟添鉢聲。一嫗出棘扉曰。太無厭足生。蘗曰。汝猶未施。返責無厭何也。嫗笑而掩扉。蘗異之。與語多所發藥。將辭。嫗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必有所益。蘗直造江西。而大師已化。詣石門禮塔。時大智廬於塔傍。蘗即禮塔見丈。乃問。願聞平昔得力言句。丈舉一喝三日耳聾話。至一喝處。蘗不覺吐舌。退後。丈知已徹。問子以後莫承嗣馬大師。不蘗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以後喪我兒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又道後代兒孫將何傳授。萬松道。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黃蘗屢發此語。可謂老覺情多。念子孫。可惜百丈有頭無尾。我若見道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却祇以踞坐示之。不然拽拄杖打出。兒孫也未到斷絕。雖然他幾曾放過來。道將為你是箇人。百丈踞坐處。諸方認為默然。良久。天衣懷云。維摩不默。不良久。踞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皆斬首。蘗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百丈不曾道著一字。又不曾拈鎚竪拂。天童却道。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可謂不萌枝上解辨春秋。黃蘗知而故問。百丈轉見分明。還見百丈天童轉側處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拾疑恰○ 比疑此

第六十二則仰山問僧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麼處（拾到比問）。僧云。廬山（公驗分明）。仰山云。曾到五老峰麼（深入虎穴）。僧云。不曾到（前言何在）。仰云。闍黎不曾遊山（當面諱却）。雲門云。祇為慈悲之故（雖是善因）。有落草之談（而招惡報）。天童拈云。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且道是甚麼。爭奈祇知其一（貪觀面前）。不知其二（忘却背後）

且道仰山意作麼生（後車改轍）無限風流慵賣弄（漏逗不少）免人指點好郎君（東床坦腹者豈不是天童）

師云仰山小釋迦勘僧雲門僧中王剛欠這僧實從廬山來五老峰前蹉過仰山肚裏歡破脚向道不曾遊山雲門笑他草裏行不覺自身泥裏走雲門拈道這僧親從廬山來因甚麼却道闍黎不曾遊山萬松道幾乎忘却潙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潙山云子試舉看仰云祇問他道諸人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祇向伊道這箇且置那箇如何潙云此是向上人牙爪仰山再問五老峰直是惡手脚這僧若是箇漢祇道某甲未曾參堂免教仰山點檢却道我不曾到我是仰山祇喚侍者點茶來這僧遊山困不然喝出教伊向後別作生涯却道闍黎不曾遊山因慈悲故出落草談喚作失錢遭罪天童引兵救援出露布云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點好郎君便見雲門祇見仰山放行不見仰山把定且道如何是出草之談喫茶去

第六十三則三聖逢人

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謝子遠來）出即不為人（無可祇待）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閉門屋裏坐）出即便為人（禍從天降來）天童拈云墮也墮也（并賍捉獲）今日不是滅古人聲光（門裏出身易）且要長後人節槩（身裏出門難）若是本色漢（家破人亡無可出入）提祖佛印（攝鬼禁師）轉鉄牛機（來鉄磨戶）把拄杖一時穿却（不如折折拄杖）方見衲僧手段（吾不如汝）

師云三聖興化逢人出不出為人不為人大似財高語壯倚勢欺人天童以本色衲僧提祖佛印轉鉄牛機卽日貴人舊家富漢不從人得本自圓成師拈拄杖云還見三聖興化麼復靠却云直饒具衲僧手段也且向這邊立

第六十四則聲明玄沙

舉聲明三藏見閩王（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王請玄沙驗之（好勝者必遇其敵）沙背後以銅火筯敲鉄火爐問云是什麼聲（不可喚作銅鐵聲）藏云銅鐵聲（正中其計）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却是你謾我）天童拈云理契則神（冬瓜跳門限）貧子獲衣中之寶（不從人得）情封則物（蛇蠍拽死蛇）力士失額上之珠（當面蹉過）三藏祇解瞻前（不能顧後）玄沙不能顧後

還知麼（顧視紙解作瞻前）誣人之罪。以罪加之（還着於本人）

師云。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忠國師。聲明三藏見玄沙一籌不獲。玄沙以銅筋敲鐵爐問是什麼聲。三藏云。銅鐵聲。雪竇別云。莫謾外國人好。萬松道。眼自爭先得。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萬松道。籌因打劫贏。雪竇別云。大王宜加信敬。萬松道。讚之雙美。法燈代三藏云。却是和尚謾大王。萬松道。多虛不如少實。保福問僧。殿裏甚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佛。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二問僧作甚麼菜。喫得與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便作蹲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三問僧汝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忽遇枯涸者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是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四問浴主。湯鍋濶多少。主云。請師量。福便作量勢。主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玄沙敲爐是甚聲。藏云。銅鐵聲。雪竇別云。和尚莫謾外國人好。玄沙却道。大王莫受外國人謾。法燈代三藏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如保福四謾人。皆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若喚作銅鐵聲。情封則物。聲不是聲。理契則神。所以三藏玄沙。瞻前不能顧後。為甚保福見僧道和尚莫謾人好。保福道。却是你謾我。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第六十五則長沙轉物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話作兩橛）。沙云。作麼生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打成一片）。天童拈云。雖然主賓互喚（未免天童點檢）。要且泥水不分（多謝和尚）。忽然摭轉鼻孔（事無一向）。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不妨省力）。又合作麼生（山河不離大地。自己不是別人）。如今王令稍嚴（不犯之令）。不許人攙行奪市（必合依行）。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大師上堂云。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萬松嘗道。混沌未分時。還有天地人。不父母未生時。還有己身。不心念未起時。還有迷悟凡聖。不這僧尚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一大藏教。祇說箇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肇法師

云。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楞嚴經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白雲端頌云。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所以天童道。不許人攙行奪市。此轉物話。忝解教乘者亦皆知有。而飽參衲子。却不得受用。所以長沙却與倒過道。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天童已曾道徹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石頭和尙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佛日堯於此大悟。道頭上拈却一座太行山相似。諸人還會麼。一迴麼萬松昔年參勝默。教看此話。半載全無入由。勝默曰。我祇願汝遲會。後來一日打破漆桶。歡喜數日寢而不寐勝默。更將玄沙點靈雲未徹處教看。祇這歡喜地。猶成法愛。所以道忘他尙易。忘己最難。岑大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大手作家。名不虛得。這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僧曰不會。沙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天童祇將長沙拈轉這僧話頭處。直捷示人。道雖然主賓互喚。要且泥水不分。天童用四賓主批判這話。將四料揀顚拈倒用。轉見分明。天童末後人境俱奪。要與長沙光未發時相見。道如今王令稍嚴。不許人攙行奪市。一狀解與萬松。萬松先斬後奏。

第六十六則灌溪一杓

擧。灌溪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不丈夫漢索人殘飯)我在末山處得一杓。(正是老婆禪)又云。十方無壁落。(推倒界牆賊賊見)四面亦無門。(無你出身處)露躶躶。(不曾蓋覆)赤灑灑。(不掛寸絲)沒可把。(放下著)天童拈云。灌溪恁麼說話。且道是臨濟處得底。(贓誣自已)末山處得底。(帶累別人)雖然一箭雙鵰。(恩歸有地)奈有時走殺。(一馬鞴兩鞍)有時坐殺。(至今超不得)且作麼生得恰好去。(待計較成學似和尙)捏聚放開都在我。(不干萬松事)拈來拋去更由誰。(除是天童)

師云。鄂州灌溪志閑禪師。初參臨濟。濟搊住良久。溪曰。領也。濟托開曰。且放你一頓。溪住後乃示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後到末山。先自約曰。相當則住。不然則推倒禪床。既入堂內。山聞新到至。令侍者問。上座游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

山乃陞座溪上叅不禮拜山問今日離何處溪曰路
口山曰何不萘却溪無語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
禮拜起問如何是末山山曰不露頂溪曰如何是山
中主山云非男女等相溪曰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
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後垂語
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一杓人多道
一荅不煩二主一女不嫁二夫灌溪不負初心爲法
不分男女三年浴同眞大丈夫老龐嫡嗣馬祖兼禀
石頭藥山天皇亦出二師門下傳燈以藥山天皇皆
嗣石頭覺範憑碑後列名勸歸馬祖獨不見龐老灌
溪之事乎近代玄悟玉巖壽朗諸師議論亦可息矣
看他灌溪臨終問侍者曰坐化者誰者曰僧伽又立
化者誰者曰僧會溪乃行六七步地垂兩手而逝今
士大夫尚有不信者獨不見鄭夷甫者乎甫吳人也
少年登科嘗遇術者能推人死期令推已命不過三
十五歲憂傷殆不可堪久之聞金山佛印大師談笑
間脫去公歎曰既不得壽得如金山復何憾哉乃與
佛者游因授楞嚴經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

知之矣遂釋然放懷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
人洒掃園亭及焚香擇時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其
手猶作指畫之狀本無玄和尚丁亥歲興平府設資
戒會坐亡者三人路行而亡者二人達本行省監壇
會首躬見其事俯伏僧前乞跨身而過此皆宗門之
細故萬松門人吾捨元帥從寬臨終問其次兄曰佛
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如何隨整襟坐脫
湛然居士從源聞之曰且掩俗人眼耳此與士人聞
而不信者相較何啻九牛毛耶文與可曰我以爲蠶
材人以爲口食萬松聊以爲喻天童曰十方無壁落
從本來元沒遮攔四面亦無門祇這裏便是入處又
道淨裸裸赤灑灑直饒寸絲不掛猶有赤骨立在是
以道萬里無雲靑天也須喫棒灌溪先得兩杓後沒
可把外頭趕兎屋裏失獐所以天童道有時走殺有
時坐殺嚴頭道直須向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葢
天葢地天童一箭雙鵰道從臨濟得末山得萬松道
與天童從丹霞處得底苦不相爭天衣懷云威音王
佛以前即且置威音以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

天童卻道提聚放開都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且道如何得恰好去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第六十七則僧問睦州

舉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天上揀月)州云青山白青山白雲自白雲(問時好看) 天童拈云若向這裏識得睦州(無固必漢有甚難見)釋迦出世(解與雲門)達磨西來(遭逢光統)總是不守分底漢(擔著一頌笑他五斗)還識得麼(天童本分)臂長衫袖短(揠苗助長)脚瘦草鞋寬(鑒毀辭恩)

師云睦州尋常辯若懸河及乎這僧問著祖意教意分疏不下僧又問如何是青山州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學人不會請師道州云法華峰前陣涅槃句後收天童略之恐涉教意不見西川座主欲攺業遊方至襄州華嚴處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兩翼主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乘遂迴後聞夾山盛化遣小師馳問前語夾山曰雕沙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小師回舉似主主乃讚歎遙禮曰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事萬松道也是承虛接響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雪竇拈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爭奈水乳不分其中有自利利他謾人自謾若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萬松道解用則利他自利不會則謾人自謾直饒水乳分明點檢將來落七落八趙州道大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且道如何是本分事舜老夫嘗道本自無事從我何求此謂之本分事釋迦不須出世達磨何用西來翠巖眞點胷嘗罵舜老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眞云舜老夫在洞山悟古鏡因緣如此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舜聞之作頌云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尚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頭撲落地打破常住磚黃龍南聞舉舜老夫話云老夫著矣何不有事底令無事無事底令有事是爲淨佛國土成就衆生恁麼則釋迦須當出世達磨必索西來所以天童道總是不守分底漢何也舜老夫山高海深鶴長鳧短南禪師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所以臂長袖短

脚瘦鞋寬且道如何得恰好去萬松從來不守分

第六十八則南園撫掌

舉南園一日自燒浴(沙彌査行不得氣力)僧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點即不到)園撫掌三下(到即不點)僧舉似曹山(正是傳言送語人)山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三臺須是大家攤)就中南園奇怪(鬧市相逢執手驚)俱胝一指頭禪(幸有金烏分晝夜)蓋爲承當處不諦(莫將石火當天明)僧却問南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蹉了你牙)山云(是養耶作證見)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我不敢道)山云(有許你大膽)僧云如何是向上事(這亡會漢)山咄云這奴兒婢子(急惱都管)天童拈云識尊卑知貴賤南園是作家(老手舊肐膊)分玉石辨金鍮曹山不出世(兒孫得力室內不知)這僧雖解切蹉琢磨(弄泥團漢)也祇向奴兒婢子邊著到(終是賤骨頭)還知麼(護天童不得)放曠淋漓兩不傷(憂則共戚樂則同歡)猶是夜明簾外客(東宮雖至術不面異變顏)

師云南嶽西園闍若曇藏禪師本受激發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貞元二年遁衡嶽絕頂人罕參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漸次繁盛園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不使沙彌何以自勞園撫掌三下洞山聞云一等是箇拍手就中西園奇怪天童作曹山語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就中南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圭峰判此有自體用有隨緣應用自體用如鏡之明隨緣應用如明所現影俱胝將隨緣應用作自體用萬松室中問僧俱胝竪指意如何僧乃竪指萬松隨後搊云祇這箇更別有往往措手不辨以圭峰判之少自體用雲巖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雲巖擧起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玄沙云正是第二月此解隨緣應用長慶云被他倒迴掃箒驀口摵又作麼生此明自體用非深明洞上臨濟二宗者不可辨也無盡燈僧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明沙彌邊事曹山云是僧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云這沙彌天童此語三處與無盡燈不同一西園爲南園洞山聞云一等是箇拍手就中西園奇怪天童作曹山語仍多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一轉語此二不同也三改沙彌作奴兒婢子仍多兩轉語因辨於此

學者應知據初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無盡燈始終有理僧却問南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僧再三問如何是向上事到這裏縱不犯須觸諱多分是翳鎖簾垂曹山稟密旨傳宣道咄這奴兒婢子所以天童道曹山不出世南園是作家南園有時燒浴帶水拖泥有時撫掌神歌社舞曹山終日門頭戶底不忘禁殿重闈所以道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還知麼官憑私契約奴見婢慇懃

第六十九則雲門前後

擧雲門示衆云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吞却三箇四箇）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吐却七箇八箇）自云日日是好日（將爲別有）天童拈云屬虎人本命（杜撰巡官）屬猴人相衝（一任鑽鑿）（打死）

師云雲門示衆無可做沒去著道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圓通善國師巧言令色道是截斷衆流句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道是隨波逐浪句日日是好日道是函蓋乾坤句萬松道眞雲門子孫萬松於此著語道蝦跳不出斗僧云已被佛果占了也萬松道鬪尉

古人沒面情須先偷我一轉語佛果於此更道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萬松道放處較危收來太速諸方見雲門道日日是好日便道動作脩營無罣礙何勞入市問孫賓爭奈天童道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衝所以天柱慧道祖師西來大似箇賣卜漢纔與錐破卦文一切吉凶悔吝皆在汝分上還見天童交變處麼福無過譽禍不隱情

第七十則壽聖鉤錐

擧壽聖云月半前用鉤（新松恨不長千尺）月半後用錐（惡竹須思斬萬竿）僧便問正當月半時如何（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聖云泥牛踏破澄潭月（不消得也）天童拈云兩頭得用壽聖作家（去則鉤你來則錐你）直下忘功是誰體得（放下鉤錐懸崖撒手）放行也互換尊賓（天眼龍睛神出鬼沒）把定也不留朕跡（淸光應更多）還有體得底麼（未有功夫）玉女夜拋梭（暗通一線）織錦於西舍（文彩已彰）

師云壽聖話頭未詳所出石門聰云十五日以前諸佛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滅十五日以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以後

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錐鉤。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大慧杲曰。恢張三玄三要。扶竪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以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以前。你若離我這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橫擔拄杖。緊悄草鞋。十五日以後。你若住我這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㧞折拄杖。高掛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爲今朝十五日。正好用鉤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萬松道。大騁神通。不勞心力。天台智者。舉涅槃經。如白月以前。種智將圓。黑月以後。惑障欲盡。是故如來仲春月半中夜。涅槃經中三兩段義。頗似衲僧說話。蓋類此也。梵語盧舍那。此云滿淨。謂種智圓滿。惑障清淨。種智圓滿。鉤在不疑之地。惑障清淨。今年錐也無。所以天童道。兩頭得用。壽聖作家。推惡離已。直下忘功。是誰體得。天童不免放行也。互換尊賓。有去有住。有鉤有錐。把定也不留朕跡。月落潭空。無下手處。大慧向諸師放行處把定。大家把定處放行。終是撞頭磕額。賴有末後句。却與天童同參。且道同參底事作麼生。石女夜裁無縫錦。死蛇多出放牛籃。

第七十一則曹山死猫

學僧問曹山。世間什麼物最貴。黃底金白底銀山云。死猫兒最貴。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僧云。爲什麼死猫兒最貴。埋在竹地中來年生好笋山云。無人著價。開口既當天童拈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執誇鋪席圖人買子細看來。一文不直。已著過價曹山遇賤則貴。釅醋不在酌葫蘆我這裏遇貴則賤。客旅與販別有加饒且道還有相違處麼。百歲老兒拗不得城市

師云。這則公案。以死猫兒爲話頭。人多疑著。此最穢污無用凶物。何爲最貴。萬松道。世尊拈華。俱胝竪指。你且道是同是別。其僧歡喜禮謝而去。近日人傳寫湛然居士眞手拈。屢尾請萬松讚。讚曰。大悲千臂。俱胝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恁麼看來。死猫兒展價水亂去也。這僧不識其貨。不得其用。道死猫兒爲甚最貴。曹山道。祇爲無人著價。知我者少。我則貴矣。

天童拈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圓通善國師。聞無爲老欲退。北京靈感。以尺牘書數轉語曰。退席長老。無處安插。如解典庫中解牛。解函板。解旛竿。所謂老兒語。但(平聲)聰取也。所以不入市者。五石之瓠。瓠落難用。是以天童道子。細看來。一文不直。試問牙人著價。利興化問莊宗。略借陛下寶看。宗以兩手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是以道曹山遇賤則貴。丹霞作死猫兒頭最貴。天童無頭字。亦可。丹霞頌曰。腥臊臭穢不堪親。動著輕輕血汚身。所以天童道子細看來。一文不直。祇如丹霞這兩句。是毀辱是讚歎。不見道。剝彈底是買底。所以丹霞道。何是杳無人著價。爲伊不是世間珍。可謂家無滯貨不富。

第七十二則大慈識病

擧大慈示衆云。山僧不會荅話(失口錯道了)。祇是識病。(明醫不自療)時有僧出(疙疸生也)。蛆慈便歸方丈(勘破了也)。雪竇云。雪竇識病不荅話(老老大大)。或有僧出(學人做處)。劈脊便打(驚下擔蕩散)。天童拈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問人情。敢道甚)。要且祇顧目前(貪觀白浪)。不防脚下(忘却水深)。或有箇不識好惡(許伊具眼)。不問東西底漢(轉見分明)。出來便掀倒禪牀。(撥著陸罾士)直饒你全機大用(敎侍者捉下)。祇恐著手脚不辦(打出三門。也未遲)。正當恁麼時(天下人思時氣)。還有識病底眼麼(虎口裏下子)

師云。杭州大慈寰中禪師。頂背圓聳。其聲如鍾。嗣百丈大智。一日示衆。大慈不會荅話。祇是識病。趙州亦云。今夜荅話去也。還有解問者出來。有僧便出。州云。拋塼引玉。却得箇墼子。不見資福道。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況過江來。這僧見大慈示衆。便出茅廣。不道是甚麼時節。當時領衆首座。問訊便行。大衆隨後而出。教大慈老漢。至今起不得。首座既將頭不猛。罪累三軍。這僧纔出。却被大慈便歸方丈。看首座大衆。是何面目。法眼道。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萬松道瞎。玄覺徵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且道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逐日行住坐臥。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這僧出來。圖箇什麼。萬松道要作五瘟使者。雪竇拈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辨箇得失。雪竇識病不荅話。或有僧出。劈脊便

打萬松道當時這僧若解接住拄杖雪竇倒退三千雪竇又云諸方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必別有長處佛果云不可祇守途轍去雪竇又云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祇三人萬松道教天童萬松那去焉知來者不如今也天童拈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未必心頭似口頭擡時擡上二十八天却道要且祇顧目前不防脚下萬松道欲道他人先治自己天童也須自照顧始得又道或有箇不識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來便掀倒禪牀直饒你全機大用也祇恐著手脚不辦萬松道未垂示前他早祇準了也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萬松道天童到此忘前失後豈唯不顧目前亦乃不防脚下而今若有識病底衲僧萬松門下死敢出氣

第七十三則雪峯三下

擧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八月十五夜大有聲聞）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果然如是菩薩亦不少）未審和尚見性如何（非災横禍）峰打三下（更有長板）後問巖頭（頭皮攔肉）頭打三掌（祇為無血性）雪竇云應病與藥且打三下（打云險忘了拂）子據令而行合打多少（雪竇朝三千聖僧暮八百）天童拈云雪竇一期趂快（伏手骨埰）往往後人作行令會（又爭諱得）殊不知雪峰巖頭是箇無固必漢（為什麼不打兩下不打四下）

師云未見性人但識取未見底是甚麼巳見性人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據實而論悟有淺深法無彼此如夜見月底聲聞單明自己不了目前愚法聲聞具一隻眼證五分法身未得功德法身法華判為眇目矬陋無威德者涅槃經道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是如晝見日於巖頭雪峰分上猶是眼華雪峰三棒巖頭三掌若識痛痒日月宮裏把手共行豈不快哉豈更有見日見月哉恁麼看來這僧發如此問不唯埋沒自己大似輕視雪峰所以雪竇道據令而行合喫多少天童見雪竇道應病與藥據令而行所以道往往後人作行令會天童祇知雪峰巖頭是無固必漢豈可雪竇是釘樁搖艣底人還會麼而今晚進欺先覺且染髭鬚學後生

第七十四則雲巖石室

擧雲巖院主遊石室回（往來不易）巖云汝去入到石室

裏有爲什麼便祇回（恐和尚怪遲）僧無語（闍黎抽身）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知之何晚）巖云汝更去作什麼（直須親到一回始得）山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曲爲今時私通車馬）天童拈云低頭失却針（院主拾得）開眼拾得線（洞山拋下）線無頭而莫度（須得院主針）針無穴以難穿（須假雲巖鑽）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也要天童經過）

師云。南泉斬猫。兩堂首座與衆無語。後來趙州戴草鞋。始與南泉相見。這僧不副雲巖機。須是洞山始得。雲巖與這僧舉話。這僧若非洞山代語。幾乎世諦流布。且雲巖問院主。汝到石室爲甚麼便迴。院主無語。洞山代語。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陸亘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中來。彼中還有身不。泉云。分明記取。學似作家。陸云。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且道石室中先占了底是甚麼人。且道占了多少時。巖云。汝更去作甚麼。萬松道。每日往來勾當。政爲此人。所以洞山道。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洞山等閑出一轉語。理事周圓。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洞上源流。於今不絕者。賴有天童針線耳。雲巖署院主低頭失却針。洞山答雲巖開眼拾得線。雖然洞山若非院主雲巖。無以發此機。所以道線無頭而莫度針無穴以難穿。且道如何是發機處。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寃有頭債有主。且道降寃償債一句作麼生。待到石室裏向你道。

第七十五則南泉翫月

舉南泉與趙州翫月次（未能免俗）州云幾時得似這箇去（是尙不是要似作麼）泉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見時做處老知盡）天童拈云二十年前且置（猶是這箇在）二十年後又作麼生（月落來與你相見）還知王老師行履處麼（曾遭鬼覷見）屋裏無靈床（坐著即不堪）渾家不著孝（縱橫無忌諱）

師云。似鏡常明。打破鏡來相見。正是月明時月落來與你相見。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計。所以道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得似這箇堪作什麼。所以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三人著語畢。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所以天童道。二十年後王老師行履處作麼生。屋裏無靈牀。渾家不著孝。且道王老師與牛頭見四祖後與況如何。

枯河岸上拄龍女破坑頭逕畫籠君

第七十六則玄沙無縫塔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開也）。沙云。這一縫大小。（天下人拈不合）天童拈云。見成公案（不勞再勘）。你若道據款結案（閒打官防）。我知你未識玄沙（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若有人問長蘆。祇向道。四稜塌地（不妨綿密）。且道識玄沙不識玄沙（是何面目）。具眼者辨看（恁麼則不識玄沙）

師云。自忠國師百年後。肅宗詔耽源。創起無縫塔。帝請塔樣。國師當時弄影。耽源後來說破。二庵主山居。上庵主問下庵主曰。數日不見。當何所務。下曰。向庵中造箇無縫塔。上曰。我亦欲造一所。暫借塔樣看。下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這僧問無縫塔。沙道。這一縫大小。且道。點這僧過。答這僧話。保壽問胡釘鉸。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和尚打破。某甲釘。壽便打。胡曰。莫錯打某甲。壽曰。向後有多口阿師。為你點破在。胡後問趙州。州曰。祇這一縫。尚不柰何。玄沙道這一縫大小。正與玄沙同參。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遣侍者投狀。求解脫事。東坡問。長老何往。對。欲歸西湖舊廬。即令出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聲。謹疏。覺範曰。余以為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萬松道。覺範失言也。以石塔戒比黃四娘。何啻天淵。東坡昔赴文登。戒往迓之。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起曰。看這箇是塼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戒曰。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坡待戒公為方外士。子美視黃四娘。留連戲蝶者也。因辨於此。學者應知。且玄沙道這一縫大小。極寬。石塔道。容螻蟻。多少至廣。現成公案。今古恒然。據款結案。一期判斷。天童道四稜塌地。何須更識玄沙。若論背面相逢。具眼者不如瞎漢。

第七十七則古德道場

擧古德垂語云。終日拈香擇火。(且道為誰)不知身是道場。(當局者迷)天童拈云。弄精魂漢有什麼限。(也不得草草)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是誰教你)不知眞箇道場。(傍觀者哂)天童拈云。奇怪。(休謂禍)八十翁翁出場屋。(前遭風流)不是小兒戲。(後人榜樣)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料掉沒交涉)有智無智較三十里。(隔絲不灸病)

師云。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未若人失弓。而人得之。古德道。身是道場。髑髏前見鬼無數。玄沙道。眞箇道場。何方徹底承當。東坡題東林寺道。憶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此迴不是夢。眞箇到廬山。南院會道。我已前如在燈影裏行相似。光嚴童子問維摩居士從何處來。士曰。吾從道場來。子云。道場者何所是。維摩廣說三十餘句。乃至擧足下足。皆是道場。湛然居士近於大萬壽寺設水陸會。請萬松小參。擧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云。道場去。人云。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云。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擧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這不平公案。更與花判云。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已。那堪錯怪他。道場唯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喃薩哩嚩。萬松道。推過不是好手。天臺宗愛用法華一偈。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天童拈利害示人道。有智無智較三十里。可謂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第七十八則龍牙烏龜

擧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與我過禪板來)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石烏龜語也祗是和尙不道)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臘月火燒山)林云。坐久成勞。(有年無德)天童拈云。一句子仰之彌高。(脚跟下薦取)一句子鑽之彌堅。(秦時𨍏轢鑽)一句子瞻之在前。(終日覓不得)一句子忽焉在後。(有時還自來)還辨得麼。(有甚難見)赤心片片知人少。(恩多怨深)覷面堆堆覩者稀。(人貧智短)

師云。龍牙參翠微臨濟。皆問祖師西來意。二師索禪板蒲團。龍牙過與。二師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

祖師意。僧後舉前話問二師明得不。牙云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天童頌曰。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著活蛇。所以道。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雲溪示衆云。若道石龜元不語。是何木馬卻能嘶。成都府青城山香林澄遠禪師。事雲門爲侍者一十八年。門常喚遠侍者。遠纔應。門曰是甚麼。遠凡下語呈見處未契。一日忽曰。某會也。門曰何不向上道來。告其所悟。門曰吾今後更不復喚汝也。遠一日辭雲門。門云光含萬象一句。速道。遠擬議。門云更住三年。住後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什問鼎州文殊和尚。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殊云坐久成勞。投子青頌曰。馳書纔去返忽忽。一足垂酬繼後蹤。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點雪自相通。此頌淸源遣石頭馳書上見讓和尚。回來與汝鈯斧子住山。頭迴曰。去日蒙和尚許鈯斧子。便請源垂一足。頭便禮拜。文殊道坐久成勞。投子頌垂一足。可謂知時別宜。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畫了未。髭云畫了。祇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麼。髭云便請。頭垂一足。勝默和尚住萬壽時。慶壽舜老時充堂司。默令看此公案。舜擬眉曰。青公佛法。吾不敢言。頌古文章。才不勝德。默曰投子內秀俏措無賽。頌文殊坐久成勞。凡兩擧垂足公案。頭問髭曰。汝見箇甚麼便禮拜。髭曰某甲見處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所以道紅爐點雪自相通。蘇東坡臨大節。視死如生。而好修養長生之術。有說令人舌舐懸壅。得玉液嚥之。號紅爐上一點雪。此與長髭了沒交涉。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洞山寶問慈明。達磨九年意旨如何。明云。空腹高心。翌日寶陞座。推爲導首矣。若識慈明此語。香林坐久成勞。思過半矣。聖人之德。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此四句本出魯語。二師之言。仰望不及。針錐不得。先行不到。末後太過。還識天童麼。報佛祇憑三寸舌。爲人不惜兩莖眉

第七十九則欽山三關

擧。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云放出關中主看。有甚眼相見 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倒退三千

山云更待何時。(臨老一推)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恩多怨深)山云且來闍黎。(恨心不捨)良回首。(聽人處分)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且置。(已往不咎)試與欽山發箭看。(亡身為法)良擬議。(莫錯怪人好)山打七棒。(幾乎放過)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雪上加霜)更天童拈云山堆嶽積來。(說向飛龍之前)瓦解氷消去。(行在蹤跡之後)則時人知有。(流俗阿師)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不入驚人浪)且合作麼生。(難逢稱意魚)有底道當時便喝。(咄)當時便掌。(著)然則一期瞎用則得。(打云祇為你眼明)要且未是關中主在。(你祇管喚)還體得麼。(得居無血性)當堂不正坐。(排班無位次)那赴兩頭機。(屈指不倫流)

師云。澄州欽山文邃禪師大慈受業。美咨容善譚論。常以剪刀星尺針線隨身。與衆裁縫。雪峰常以漆桶木杓護布隨身。為衆作飯頭。巖頭常以把鍬隨身。為衆治蔬圃。相與遊方積歲。二人緣契德山。欽山獨嗣洞山。住後每上堂拄杖橫膝示衆云。有麼有麼。若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乃云邏邏哩哩。便下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錦地鋪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之。令僧向山道。傳語十八姊。好事潘郎。無盡燈註曰。是師之舊事見別傳。萬松昔在衆中見舉欽山三人至鰲山鎮。山遭魔嬈。皆好事者為之。雪峰於鰲山鎮宿夜坐禪。責巖頭睡。乃曰。今生不著便所到常為欽山負累。所謂負累者。一則別嗣洞山。二為德山打我太瞎。巖頭曰。汝向後莫道我曾見德山來。黃口禪和見巖頭點傳與十八姊。又見雪峰道為欽山負累。祿在鰲山店。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意謂鰲山鎮嘗遭魔嬈。佛果云。雪峰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向什麼處屙。趙州聞舉謂僧曰。汝若迴奇取箇鍬子去。不可使教埋却雪峰去也。此類欽山前話。隨語生解。大可笑也。因辨於此。學者應知。無盡燈作鉅良禪客問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蹤宗道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所謂三關者。百丈大陽普安道皆有三句。臨濟玄沙古塔主皆有三玄等。非止兜率悅老黃龍納有三關也。箭後路者。百丈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這僧車載驢馳將許多禪來問。被欽山却問關中主是甚麼人。這僧既用不行。拈不出。神敗。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山下坡不走。更與一推。云更待何時。

這僧棺木裏瞠眼道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猶自不伏燒埋這公案未得勦絕山未肯放過且來闍黎這僧若是箇漢回頭擎眼云猶不然搭坐具肩上長行這僧受人處分不識裂鼻木便回首欽山深入虎穴要與這僧傾出心肝相見道一鏃破三關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這僧向烈風迅雷中措手不辦擬祗對他欽山盡令而行便打七棒萬松道棒猶未折為甚祇打七棒他又幾曾便休來更道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極有為人作略天童拈處解粘去縛忘身為物道放出關中主看諸方據令而行天童分明拈出還見麼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第八十則趙州勝劣

學趙州與遠侍者鬪劣不鬪勝(厮殺無父子兵)趙州云我似一頭驢(這畜生)者云我似驢胄(休放屁)州云我似驢糞(爭奈外頭光)者云我似糞中蟲(九間僧堂裏不住)州云在裏許作甚麼(和尚莫要餅子喫麼)者云過夏(墮也墮也)州云把將餅子來(慣得其便)天童拈云高高標不出(不如鬪劣)低低望不及(在汝脚眼下)眼自爭先得(拈轉脚跟)籌因打劫贏(扳回鼻孔)

師云衲僧行履不異常途唯臨死生禍福得失是非之際視死如生受辱如榮見其人矣趙州一日見婆子問曰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州云忽遇趙州時作麼生婆攔腮與趙州一掌州休去竹林安和尚與衆沙彌拔草童恚而詬曰老驢不放人閑謂師不聞也須與草盈筐童問安曰草傾置何處安曰置方丈中著童曰要這作甚麼安曰要喂老驢童吐舌趙州與文遠侍者行次州云這裏好置箇巡鋪子者便道遂立云把將公驗來州與一掌者云公驗分明過州一日上廁喚侍者者應諾州云東司頭不可與汝說佛法也大慧杲常以諸佛菩薩畜生驢馬教人看是甚麼道理諸錄中皆云趙州侍者鬪劣者得餅子喫或曰果子天童少此句萬松若是侍者便道我今日定不得餅子喫管教趙州兩手分付趙州道我似一頭驢萬松道是則便是似作什麼普化一日喫生菜臨濟道這漢却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侍者作糞中蟲餅子看看到口趙州輕用驅耕奪飢之機便問你在裏頭作什麼當時祇道待過餅子與和尚

州縱喫下。却須吐出。却道在裏頭結夏。此來鬬劣。却成占勝。餅到口邊。被州奪却。天童拈處。以劣爲勝。以低爲高。潯陽千鈔。主未解奕碁。懸碁盤於空中。偃臥閱之。云老僧看讀則箇。須臾曰。我解也。元來祇是箇爭先法。二人鬬劣。如對碁正到雙關。二虎處。趙州輕輕拈過。眼蹉。還奪手中。還識侍者麼。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第八十一則玄沙三病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正是欽壞人家男女)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不須入室。便合罷參)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耳朵在甚麼處)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眼在甚麼處)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鼻孔在甚麼處)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打云即時見效)有僧請益雲門。(疑則別參)門云。你禮拜著。(不將坐具來)僧禮拜。(放得下)門以拄杖挃。(一點佛手散)僧退後。(頭經眼明)云汝不患盲。(即時平復)復喚近前來。(別耳挑聾)僧近前。(聽聞蟻鬬)門云汝不患聾。(即時平復)乃云會麼。(暗抽橫骨)僧云不會。(無礙辯才)門云汝不患瘂。(即時平復)其僧於此有省。(幾險盲聾瘂一生)天童拈云。雲門平展。(已變雖刀)

這僧實關。(却成奸詐)且道悟在什麼處。(眼耳口重新)不救之疾。(病在膏肓。雖爲針艾。良醫拱手)

師云。玄沙這話如香嚴上樹底。一般雲門發機徑直。勝虎頭雪竇百倍。翠巖芝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萬松道甚處去來。無盡燈錄。玄沙上堂示衆纔畢。一僧出問。三種病人。和尚還許商量也無。沙云許。且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便出。沙曰不是不是。萬松道葫蘆裏摵蒸茄。法眼云。我見羅漢和尚舉此話。我便會三種病人。萬松道猶成剩法。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一僧曰非唯謾他亦乃自謾。萬松道却是我謾你。地藏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萬松道著甚死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萬松道今日遭人毒手。天童向玄沙未示衆以前著眼。却於衆人拈提後舉覺。即今萬松恁麼說。諸人恁麼聽。彼此相見與玄沙示衆。諸師著語。天童拈提。豈不是平展實關。諸人爲甚麼不悟。師笑云。有甚心情馬打毬。

第八十二則大慈合作

舉僧辭大慈。(未必離得)慈問向甚麼處去。(果然不許)僧云江

西去（相去不遠）慈云將老僧去得麼（特來拜辭）僧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寒宿孤辰正是僧命）天童拈云大慈合伴不著（舍弟江南死）這僧不如獨行（家兄塞北亡）也須是恁麼始得（一身猶去外）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絕嗣又何妨）且道別有什麼長處（更參三十年）

師示眾中有一人少方便眾僧默擯之同參勸云一百人一百箇嫌汝僧曰汝祇道得九成同參曰何也僧曰一百人一百一箇嫌我同參固問何謂也僧曰我從來自嫌我萬松道到這裏還容得伴黨麼縱容得伴黨却失了自己始得昔二人防送一僧還鄉一人伴鎖一人持挺從之二人素眈睡殆如死人夜宿邸中持挺者當門夾道中臥伴鎖者夜深熟眠僧素滑稽斷鎖而去復迴以佩刀剃其髮履夾道人啓關而去既曉夾道者覺失曉忙呼伴者曰速起速起和尚在不伴忙中向曉窗見影手摩頭曰和尚即在不見了我也諸仁者直須恁麼一迴始得所以天童道大慈合伴不著不見有這僧這僧不如獨行不見有大慈非但大慈古佛不奈這擔板漢何這僧亦不奈板何到這裏始是好笑且道笑箇什麼天童古佛貪尋這僧長處不自己短處

第八十三則僧問石霜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秪為太近）霜云我道遍界不曾藏（佛手遮不得）僧復問雪峰（惱亂春風卒未休）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布疊了重漆）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人心似等閑）天童拈云石霜雪峰相去多少（須問去來人）直是千里萬里（差之毫釐）若有人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不可覆車同轍）向道什麼處是石霜（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師云這僧發咫尺不覩之問正是普眼不見普賢時節石霜答處元來却在普眼與這僧不見處這僧心麤不薦愈尋愈遠轉問轉疑雪峰不惜性命橫身為伊猶較天童十萬八千未是遠還會麼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第八十四則三平見聞

舉三平頌云祇此見聞非見聞（內不見六根）更無聲色

可呈君。(外不見六塵)箇中若了全無事。(內外絕消息)體用何妨分不分。(把定放行智由作者)天童拈云。正相逢沒交涉。(相見不對面對面不相見)六戶不掩(終日忙忙)四衢絕蹤(那事無妨)遍界是(赤手)光明(黑似漆)通身無向背。(天寬地窄)機絲不掛梭頭事。(空身)文彩縱橫意自殊(千變萬化)

師云。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始見石鞏。次蒙大顛印莂。居三平開法。韓愈參大顛。某公務事煩。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不顧公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床一下。顛云作麼生。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曰和尚門風高峻。某却於侍者處得箇入路。以此觀之平為侍者時。已有橫身為人作略。後來昇座。一道士出從東過西。又一僧從西過東。平曰適來箇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道士作禮曰謝師接引。平便打。僧作禮曰乞師指示。平亦打。復謂眾曰此則公案作麼生斷。還有斷得麼。三問無對。平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為你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平示眾偈頌二篇見在。其一曰見聞知覺本非因。當體虛玄絕妄真。見相不生癡愛業。洞然全是釋迦身。又道祇此見聞非見聞。三祖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與楞嚴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相似。更無聲色可呈君。楞嚴又道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所以道箇中若了全無事。楞嚴又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恁麼觀來體用何妨分不分。萬松信手拈信心銘楞嚴偈。開發此頌。暗合孫吳。其他佛祖言教符會此頌者。不可勝紀。天童正相逢沒交涉。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所以道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所以道遍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一講師問平三乘十二分教某則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平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去也。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平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欲識天童末後句麼。將出龜毛拂子兔角拄杖來。即向汝道

第八十五則大隨普賢

舉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隨人腳跟轉)僧云。我峨眉禮普賢去。(腳跟轉隨人)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祇在這

裏(有那裏麼)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打破契頭却不去也)。又隨云
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賞罰分明)。天童拈云。識法者懼
拋向背後(盡在這裏)欺敵者亡。水中擇乳(是賞是罰)須是鵝王(殺天童一點不得)

師云。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參六十餘員善知識。嗣潙山懶安。一日僧辭。隨問何處去。僧云峩肩禮普賢去。據這僧大似箇南天台北五台。擔拄杖費草鞋。所以大隨恐著事相去。以別傳之道示之。遂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祇在這裏。不意這僧不受。贓誣便畫圓相。拋向背後。發足向峩肩禮普賢底。甚麼去也。佛果道。這僧是潙仰下禪客。畫圓相拋向背後。且道是奇特。不是奇特。爭奈大隨具頂門眼。依前照破。道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萬松道。別處人事。保福云。若無後語。笑他衲僧。萬松道。蒼天蒼天。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頭。萬松道。車不橫推。理不曲斷。五祖戒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萬松道。拂子有甚過。雪竇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辨取。萬松道。和尚莫要茶貼麼。潙山秀云。大隨茶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萬松道。請告免藥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山以拄杖敲禪床三下。僧云。某甲粗知去處。山擲下拄杖。僧無語。山召侍者。點茶來與這僧。踏州縣困。天童見大隨舉拂子。這僧拋圓相。便道識法者懼。欺敵者亡。且道這茶。江茶。洪茶。是上品下號。不見道。水中擇乳。須是鵝王。

第八十六玄沙圓相

擧。玄沙見鼓山來。畫一圓相(便與擦却)。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猶有這箇在)。沙云。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此是華報果在地獄)。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打人還似喫拳時)。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將爲別有)。山云。和尚恁麼。却得某甲爲什麼不得(果然疑著)。沙云。我得你不得(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天童拈云。玄沙大似倚勢欺人(財高語忙)。以強凌弱(蓋壓當行)。蓋他機得轉弄得出(信手拈來無不可者)。兩箇一般爲什麼道我得你不得(夏雲峯勢聳)。是眞難掩。是僞不昌(相似復非)

如

師云。鼓山興聖國師。諱神晏。初參雪峯。峰識其熟緣。

起身搊住曰是甚麼山釋然契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問子作何道理邪山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深入撫而印之閩王仰其道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院請揚宗致玄沙一日見鼓山來畫一圓相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古人畫圓相施設不同資福見陳操尚書來便畫圓相福乃溈仰下尊宿佛果喚作境智接人操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何更畫圓相福便掩却方丈門雪竇云陳操祇具一隻眼故資福閉却門玄沙畫圓相祇要識得鼓山他既是同參不同陳操擊肘便道人人出這箇不得沙以不外身心便下毒手道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久經爐鞴慣受鉗鎚道和尚又作麼生沙便收情却祇道人人出這箇不得雪竇喚作互換機鋒谷泉大道來參慈明明曰片雲生谷口遊人何處來泉顧視左右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打一坐具泉推明就座明却作虎聲泉呵呵大笑明揖曰且坐喫茶泉曰某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就中你有巴鼻萬松道來日請你毒龍湫裏澡洗山見科差不均來告偏屈道和尚恁麼却得某甲為什麼不得萬松道祇要利他自利沙云我得你不得萬松道不得讒人自設雪竇云祇管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萬松道却墮驢胎馬腹中雪峰悅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裏如今作麼生出得玄沙圈萬松道在裏許即出天宮淨土時人愛去鼓山不愛驢胎馬腹時人怕墮玄沙不怕所以降聲負氣惟俯視橫行具師子王不欺之力還信天童保證處麼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第八十七雪竇砂水

舉雪竇舉古德云（更有天童與萬松）眼裏著沙不得（祇是你眼窄）耳裏著水不得（祇是你耳淺）忽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却須放行）不受人瞞（自瞞了也）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剛要萬松拜唱）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更須遲却草鞋錢）管取一員無事道人（事生也）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將上不足）耳裏著得大海水（四下有餘）一般漢受人商量（試看天童拈古）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錦上添花）更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一回拈出一回新）亦是一員無事道人

(百藝妨身)不復。云恁麼也不得(走時走殺)。不恁麼也不得(坐時坐殺)。然殺沒交涉(一坑埋却)。三員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爲師。(萬松門下沙彌童行)。天童拈云。坐斷乾坤(放下一堆)。建立世界(提起一條)。和光混俗(隨流得妙)。各有長處(頭兩三箇好。斷送一生休)。且道選那一人爲師(東村李醫子)。薦拈起拄杖云。穿過了也(萬松若見。折做兩截)。

師云。雪竇天童萬松嘗謂如孔門游夏。在吾法中宗教之馬鳴龍樹也。及乎拈此公案。雖返三隅。猶欠一著。不見藥山初參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粗知。常聞曹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指示。頭曰。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汝如何。會山佇思。頭曰。子緣在江西。速往矣。山至江西拜起。如前問之。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子意如何。山於言下有省。再拜謝之。祖曰。子見何道理。山曰。某於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子得之矣。宜善保護。石頭渾崙無縫罅。藥山蚊子上鐵牛。江西雙放雙收。藥山言下大省。雪竇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萬松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正好帝網交羅。重重無盡。投子修顒禪師。嗣圓照大本。住潁州薦福。日歐陽文忠公因潁守道師德業備僎延師。遂問曰。浮圖之教。何爲者。師乃欵論指妙。揮微優游於華藏法界之都。從容於帝網明珠之內。歐陽悚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妙至此。公易簀之際。召子弟誡之曰。吾生平以文章名當世。力抵浮圖。今此衰殘。忽聞奧義。方將研究。命也。奈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清涼觀國師判禪門南北兩宗不出頓教。潙山一日索門人呈語。乃曰。聲色外與吾相見。仰山凡三度呈語曰。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像。潙曰。此語正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問潙山。某精神昏昧。有拙祇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潙曰。我於百丈先師處呈語。如百千明鏡鑑像。光影相照。塵塵刹刹。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謝。這箇喚作頓教。得麼喚作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然後沒交涉。得麼。雖然更須知有遮照同時。遮照不立。然後同時即不立。不立即同時。放收諸門。

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直饒黃蘗行道於威音王以前。猶是王老師兒孫。更遲何人爲師。鳥龜稽首須彌柱

第八十八則密師把針

舉洞山問密師伯。作什麼。徑你一問遲也密云。把針。好與一劄山云。把針事作麼生。穿過了也密云。針針相似。幾乎蹉差山云。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俗氣也未盡密云。長老又作麼生。看鑊鎩著生鉄山云。大地火發。照顧眉毛天童拈云。大地火發。更添一把間不容髮。表裏洞赤南海崑崙。干他甚事天寒不襪。赤脚過盧州祖祖相傳。不知有甚一頭搕㩮。滿面風埃

師云。巖頭在甘贄家過夏。一日把針次。贄自田中迴。豁前拄鍬亞身立。豁以針作劄勢。贄急入家著衣欲拜謝。行婆問有何事。贄曰不得說。婆曰且要大家知。贄舉前話。婆失聲曰。此話三十年後須知一迴飲水。一迴咨噎。女子聞舉乃曰。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上座一針頭上劄却麼。萬松道。此針頭上雖小利害極寬。教中說無色界天。百千萬億針鋒上立不相障礙。智覺壽云。如針鋒上無邊身菩薩似藕絲懸須彌之山唯歎希奇。罔知所措。密師伯道針針相似也。好箇消息。往往作明明不昧了了常知。不然道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別。直得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念念無差。心心無間。也祇是一機一境。昭昭靈靈。遊事爭似洞山大地火發。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如大末蟲。處處能棲。唯不能泊火焰之上。天童道間不容髮。猶可卜度。南海崑崙天寒不襪。須是撥白露淨脫灑漢。始會這話。這裏著得洞山密老甘贄巖頭。天童萬松。麼所以道祖祖相傳。一頭搕㩮。忽有箇本色行脚衲僧來。參向道。拈却潙山笠來與子相見

第八十九則陳操勘僧

舉陳操尚書與衆官樓上。逅見數僧從遠來。今日不著衆官云。數員禪客。也不得草草陳云。不是。也不得草草官云。焉知不是。隔窗相眼陳云。待與驗過。勘破了也僧至樓下。料頭入盆廖陳云。大德。賊打不防家僧舉首。鼻孔在別人手裏陳云不信道。不是。終是尚官挾勢官罔措。一狀領過天童拈云。陳尚書當面白拈。慣得其便瞞長蘆一點不得。管是普州人

師云。睦州太守亦嘗任宣州。陳操尚書與睦州同姓。

仍嗣睦州臘躍叢林勘辨衲子。諸方患之。唯見雲門。納敗跪伏門。嘗曰。十經五論師僧三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爭得會。張無盡非兜率悅。東林總。莫能開發。蘇東坡非佛印元。佛慧泉。莫能抗論。所以道。張無盡未免攙行奪市。眞如喆。祇能借水獻花。看他陳操尙書。名藩巨鎭。現宰官身。公幹之餘。不忘佛事。客官祇隨人上下。衆僧空穿短巷長街。忙裏偸閒。被入拈却鼻孔。陳操不唯傍行。皇化兼秉佛祖權衡。掣電光中。不容擬議。尙書旣鬼市裏賣瘦。天童便賊手裏作賊。諸仁者。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逐無窮

第九十則雪峰淘米

擧雪峰在洞山作典座。(分明供養心)一日淘米次。(道行不得)(氣力)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弄險作麼)峰云。砂米一時去。(唯嫌揀擇)山云。大衆吃箇什麼。(托和尙法椀)峰便覆却盆。(可惜拋撒常住)山云。子他後別見人去在。(從苗辨地)天童拈云。雪峰祇管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不覺草鞋跟斷。(任誰接續)(不上)若也正偏宛轉。(孤輪匪運)敲唱俱行。(雙雙難沖)自是言氣相合。(鸞逢鳳辨)父子相投。(蝦見蜩鳴)且道洞山不肯雪峰意在什麼處。(好意閙便惡發)萬里無雲天有過。(下不論上)碧潭似鏡月難來。(生怕死水裏浸却)

師云。青華嚴拈此話云。洞山恁麼道。是甚道理。雖然一色乾坤。爭奈山高水濶。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乃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大衆喫箇什麼。金鳳探香銜不盡。玉雛食蘂長新。萬松道。青華嚴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忽有人問萬松。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祇向道滌盡塵砂。不遺顆粒。大衆喫箇什麼。向道粥將木杓舀。飯用笊籬撈。雪峰全機大用。投子說妙談玄。行令底祇知盡法。不管無民。談玄底祇解敲唱俱行。未得應時納祜。萬松不能天水合同。秋要且不讓世間相何也。廚中典座窮精細。且作長行粥飯僧

第九十一則芭蕉好惡

擧僧問芭蕉。有一人不捨生死。(減之太短)不證涅槃。(增之太長)師還提携也無。(彼自無瘡)蕉云。山僧粗識好惡。(勿傷之也)

天童拈云。芭蕉雖然識好惡。(一服平胃散)且不能牽耕

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醫病不得。害命不得）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一服見効）。為什麼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當爐不避火）

師云。郢州芭蕉五世徹禪師。嗣芭蕉慧清。清嗣南塔光湧。湧嗣仰山。徹乃潙山五世孫也。師於宗門大有拈提。具在燈錄。一日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蕉云。山僧粗識好惡。這僧飽看教乘。兼通禪理。拈出箇無孔鐵鎚。咬嚼無處。下口拈掇無處下手。定當芭蕉。芭蕉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向線道難分處。不可妄生穿鑿。道老僧粗識好惡。雖不犯手傷鋒。要且無為人手段。肆請有言曰。可救而不救。是謂不仁。不可救而不救。可謂不仁乎。雖然有救人成患。害不救却慈悲。芭蕉有之。天童善用驅耕奪飢手段。道這僧纔問。便和聲打。道我從來不識好惡。還見二老為人處麼。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

第九十二大慈行說

擧大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非但口言而得清淨）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多虛不如少實）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還有口麼）行取說不得底。（還有足麼）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踏破乾坤）說時無行路。（橫吞宇宙）不行不說時。（不妨省力）合行什麼路。（不是山東便是河北）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眞不掩僞）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曲不藏直）天童拈云。絕是非。（言滿天下無口過）沒蹤跡。（行滿天下無怨惡）相逢不識面。（見則無口無脚）識面不相逢。（踏則能說能行）諸尊宿各有長處。（誰肯賣苦瓜）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甚底不得道）脚跟下無五色線。（那裏得去）不要行便行。（擧步踏着）要說便說。（開口道盡）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是必早回程）天童云。步。（蹉過了也）如何是要說便說。（留取潑肚）天童云。啊。（錯下名言）

師云。鳳翔府石柱禪師始遊方至洞山。遇青林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柱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洞上語言似存知解。不落今時。大慈示衆。恐人唯尚空言不務實

行高麗僧統義天曰。古之所謂禪者。藉教習禪者也。今之所謂禪者。離教而說禪者也。萬松道。禪果可說可行乎。大慈可謂入草求人。眞大慈也。洞山道。說取行不得底。雲居道。說時無行路。青林道。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石柱云。祇是無舌不許行。僧問雲蓋本。說不得作麼生行。本云。踏著舌頭。洞山云。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青林云。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石柱道。祇是無足不許說。僧問雲蓋本。行不得底作麼生說。本云。脚下著口。雲居道。不行不說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青林云。一人說不得行不得。石柱云。如斷命求活。洛浦云。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青林云。一人說得行得。石柱云。祇是函蓋相稱。這般說話。喚作金針雙鎖玉線貫通。圓鑑喚作妙叶。彙洞上喚作唱玄路。便見大慈示衆。犯風烟露鋒骨。雖然。雲蓋本嗣白雲端。解道脚下著口。踏著舌頭。晦堂嗣先佛覺道。脚跟下踏著三寸舌。行說俱到。萬松將諸家說底公案。一類相從。互爲指註。令人易解也。不似天童分明拈出無舌人說底玄談。無足人行底玄路。天童不行玄不說妙。牙不灑水。足不沾塵。信步行時無遠近。開懷說處不隄防。

第九十三則水潦大悟

舉。水潦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法大意。(馬祖脚不小)馬祖與一踏倒。(何不再問)水潦豁然大悟。(不因不由)起來呵呵大笑。(謝他不啼哭)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變成剩法)天童拈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天童脚更大)待伊起來恁麼道。(劈口便與)但問祇這一毫從什麼處得來。(適來和尚脚跟痛)待伊擬議。更與一踏。(把火助熱)

師云。洪州水潦和尚。亡其名。初參馬師。因踏而悟。出世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而今笑不休。上堂曰。若說一法。則十方諸佛。收一法中。百千妙門。一一毛頭上。千聖同轍。決定不別。此皆一踏上薦得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祇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梵網經云。心地法門。如毛頭許。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雪竇道。古今何人知

此情一毛師子衆毛畢所以道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智覺禪師道如一滴之水與渤海之潤性無差若芥孔之空等太虛之容納非別雖是重言不當吃一迴拈出一迴新所以天童踏了更踏趙州一日於僧堂前問南泉異則不問如何是類泉以手托地州以脚踏倒却歸涅槃堂叫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什麼州云悔不更與兩踏所以天童道馬祖當時不合放過爲他猶有一毫頭命根不斷在還會天童道待伊擬議更與一踏底意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第九十四則古德法身

擧古德云長者長法身(主山高按山低)短者短法身(拄杖長拂子短)天童拈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虛空無面目不用巧粧眉)良久云(十字打開)還會麼(兩手分付)不可續鳧截鶴東嶽盈堅去也(持鉢不得道不飢)

師云教中道無邊身菩薩窮上界而有餘劬尸羅長者視三尺而無盡萬松道釋迦老子能爲下劣忍於斯事老老大大舞罐灯戲見人道長也長也便長見人道短也短也便短祇如淸淨法身還有長短也無若無古德爲甚道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不見道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此頌兩聯大似前言不副後語殊不知鉤鎖連環血脈不斷楞嚴經道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舜若西音此云虛空天童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他祇知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忘却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還知天童不可續截東盈處麼隨分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第九十五則布袋彌勒

擧布袋和尙頌云彌勒眞彌勒天童著語云拶破面門(話作兩橛)分身千百億天童著語云築著鼻孔(煉成一塊)時時示時人天童著語云高著眼(且莫撒砂)時人皆不識天童著語云當面諱却(許你親見)天童復拈云憨皮袋攔街截巷(錯認拌索)直是無迴避處(撞著觸頭)還辨得麼(和尙是天童)腦後見腮莫與往來(識人多者是非多)

師云善財開樓閣門見遍法界皆是彌勒而今樓閣門開也諸人還見麼若更道不見你指出箇不是底來五祖演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無事街頭立

被人喚作賊。晉陽賈文振誦王梵志詩云。我若有錢時。更肥更能白。無事街頭立。人要請做客。我要借十文。忙言與一百。我若無錢時。更瘦更能黑。無事街頭立。被人喚作賊。我要借十文。一文借不得。此二詩證之前頌。激諷諸人。不爲不切矣。湛然居士著辨邪論。以辨糠孽之祖。劉紙衣自稱彌勒下生。廣引上生下生二經。以佛言爲定量。經云。却後五十六億萬歲。彌乃下生。糠孽下生。何太早乎。謂傅大士憨皮袋亦不當爲彌勒化身。答曰。傅大士造像寫經。不可勝數。糠孽大毀經像。憨皮袋剃髮披緇。飮啖無擇。糠孽垂髮白衣。米亦不食。若例二大士。甚不類也。方當下無間地獄。盡轉徙他方獄中。當來彌勒下生時。名亦不聞。輒敢竊比於我聖流。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洞山謂雲居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甚麼時下生。僧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居隨擧便問曰。祇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曰。應闍黎。青州和尙道。二十年雲山坐斷。衲帔塵生。一句子針芥相投。禪床震動。萬松道。洞山家風。嚴密不通風。天童便道。憨皮袋攔街截巷。迴避不及。還與洞山相違也無。萬松道。天童有後手。何也。不見。首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第九十六趙州揀擇

擧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看你分會擧市）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却又伶俐）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見贓底處）是汝還護惜也無。（映山曲親脊）時有僧問。和尙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就身打劫快便難逢）州云。我亦不知。（推[illegible]作[illegible]）僧云。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擧[illegible]搭翻放[illegible]戲尾）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天童拈云。這僧也如切如磋。不能見機而變。（一生把定死蛇頭）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交。（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衆中祇管道退身有分。（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不知盡力提持。還體悉得麼。（我亦不知）焦甎打著連底凍。（直至而今消不開）

師云。三祖信心銘。破題兩句。定當殺天下衲子。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住持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萬松嘗教人看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誰教你揀擇僧云三祖道但不憎愛洞然明白却道唯嫌揀擇三祖當時下箇嫌字自憎愛了也萬松道許上座眼明如何免得憎愛僧參久不見就萬松請益萬松道上座汝纔擬免時早揀擇憎愛了也僧云恁麼則放下免心洞然明白也萬松道汝嫌免心愛明白展轉揀擇憎愛了也僧禮不已云乞師指示萬松道諸方到此正是棒喝明節萬松卽不然僧云未審尊意如何萬松道揀擇妨甚事你免他作麼僧禮謝云原來却在這裏磁州初祖云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云近處尙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枕頭方就枕時驀頭一劄曰原來祇在這裏萬松道汝但河裏失錢河裏漉不可離了揀擇憎愛別有洞然明白也有底道至道最難須要揀擇若不憎愛爭得明白這箇却是揀擇不揀擇憎愛不憎愛於諸法中不生二解底人所以趙州道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趙州亦不避語言亦不避揀擇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到這裏獨醒底直須哺其醩而啜其醨獨清底也須揚其波而淈其泥劈開面皮憎愛揀擇一迴却與三祖相見這僧道和尙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却到如來喫粥處州云我亦不知這老漢剩忙百鬧中路抽身這僧忙趕云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萬松道且道在那裏大小大趙州尙自不知抄到轉身不得處便拈向一邊道問事卽得禮拜了退末後打箇乾出身這裏還有揀擇憎愛麼他道老僧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且過這僧與趙州切磋琢磨變態殺訛趕賊不得趕上罵人不得罵著皆云良賈深藏正是分明拈出還識趙州與這僧麼文殊大設無遮會摩詰牢關不二門

第九十七則睦州毛端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今日正逢着太白星了卽毛端呑巨海

不須咬嚼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巳太多生陵云和尚問
誰新生犢兒不怕虎州云問長老鉄鎚來也陵云何不領話撩蜂
剔蝎州云我不領話你不領話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天童拈云
睦州武陵總道不領話幾乎忘却其間有貪觀白浪失
却手橈隔壁過狀打草驚蛇乃竪起拂子云看何不領話
師云武陵長老未詳法嗣無盡燈作茂陵睦州老漢
尋常辛辛辣辣嗺嗺啛啛問武陵長老了卽毛端吞
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此語本出丹霞孤寂
吟睦州既探竿在手武陵亦影草隨身道和尚問誰
睦州以平展誰與你干戈相待道問長老武陵也好
當面與一錐道和尚何不領話殊不知自己脚跟下
蹉過多時所以睦州道你不領話我不領話雖如倚
勢欺人爭柰理無曲斷天童拈處指桑罵槐近日不
領話者轉多天童却放伊不過道其間有貪觀白浪
失却手橈豈止睦州武陵分上遂竪起拂子云看這
迴推與阿誰具眼者辨取

第九十八則南泉至莊

擧南泉因至莊山裏師子村裏弄偶莊主預備迎奉不妨伶俐
泉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夙排辦至於如
此皆和尚道力所致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咄這鬼頭侍者便問
既是大善知識爲甚却被鬼神覷見今日遭人點撿泉云
土地前更添一分供養著果報靈通究竟常樂天童拈云長
蘆則不然別是一尊土地若見這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
云放你不得不奈舡何打破戽斗何故如此官人打見在不見道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并贓捉賊
師云叢林傳悟本住洞山二十年土地神不識神白
主事如何得識和尚一面主事云和尚齋堂上受食
時汝與覆却飯檻和尚失聲忽能見之次日神覆飯
檻師失聲曰可惜常住物神方識師一面昔鹽官會
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曰某甲身充主
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不使曰待爲白王若許七
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
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擧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
抵擬他去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萬松道讓這老鬼
不得南泉莊頭神報主事預備迎奉豈免遭人點撿
雲居錫見南泉道土地前更下一分供養著徵云是

賞伊是罰伊祇如土地前見者是南泉不是南泉萬松道莫錯認達觀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萬松道瞎驢趂大隊眞宗時眞州長蘆登和尚數年鼎新起就長蘆寺一夜夢有神人來乞爲土地登曰你做我土地不得神曰何故登曰你見我僧家過或起瞋神曰某有長誓遂下一臂呈登登曰若如是則可遂與建祠堂追塑土地一臂墮落屢修復爾方知願力之重也有僧問長蘆登不唯鬼覷見他亦覷見鬼又作麼生萬松道三八日念誦天童拈云若見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萬松道天童雖解捉鬼賽未免莊頭鬼亂萬松即不然若見莊主道昨夜土地報便與彈指三下云唵度嚕度嚕地尾娑訶

第九十九則洞山鉢袋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有尾無頭雖飽無力)爲什麼不得他衣鉢(不得封侯也是閑)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有頭無尾終是不實)且道什麼人合得(金香爐下鐵崑崙)僧下九十六轉語不契(喫盡生薑呷盡醋)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設使受下向甚麼處著)山深肯之(且信一半)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瞎却了也)將來必應是瞎(恰與雪竇同參)天童拈云長蘆則不然(但具隻眼)一直須將來(岩前花爛熳)若不將來爭知不受(室內不知春)直須不受(家中無一物)若不不受爭免將來(來者不空歸)將來底必應是眼(瞎却了也)不受底眞箇是瞎(却與天童同參)還會麼(剔取眉毛)照盡體無依(踏破澄潭月)通身合大道(衝開碧落天)

師云無盡燈錄云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爲什麼不得鉢袋子山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亦未得他鉢袋子僧曰未審什麼人合得山曰不入門者僧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不山曰雖然如是不得不與他復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不合得他鉢袋子且道什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一上座下九十六轉並不契意末後一轉始可山意山曰闍黎何不早與麼道一僧聞請上座舉一徧上座終不爲舉僧乃執事三年上座亦不肯舉一日忽不安其僧自念三年求舉不蒙慈悲善取不如惡取遂持刀

向前曰若不舉卽殺上座去也座悚然曰且待爲闍
黎舉乃曰直饒將來他亦不要其僧禮謝悔過天童
略云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爲什麽不得他衣鉢
雒陽天宮寺神秀國師諡號大通身長八尺秀眉大
耳有公伯之氣稔聆黃梅道勝而往見共以坐默體
道爲務忻然謂眞吾所依也誓以樵汲備衆如是六
載祖每潛歎曰東山法門其在此人矣師一日涕泗
辭祖創荊門玉泉蘭若卜將老焉會東山圓寂復徙
江陵當陽山學者鍾湊久視元年天后詔之肩輿上
殿遂推爲兩京法主凡歷三帝皆師禮之神龍二年
丙午二月二十八日泊然而逝神龍元年新譯楞嚴
闕於宮禁國師堅請私錄密傳館陶慧震經今大行
師之力也國師報齡一百有七當葬舊山天子送至
午橋而決王公大臣至伊水而別卒哭設大會於龍
華寺飯緇白八千人度僧二七員二祥於西明辦事
如前會萬迴法雲公乞施後宮手擧珍異以侑其供
燕公張說報師資禮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
如圭峰承襲圖曰普寂化緣轉盛法嗣者三十人如

南嶽懶瓚嵩山一行終南惟政三峰道樹皆凡聖不
測如義福者初參大通通與語乃稱濕土近水乾木
易然萬迴法雲公執福手叮嚀曰深入妙覺廣度衆
生當勉旃福住終南二十餘載一日竹栢蘭蕙茂然
分錯忽有老翁風骨殊俗鬚髮皓然拜首曰弟子內
谷神也竊恐和尙他適終棄此山故再請乃滅未幾
京城僧衆請於其年五月止大慈恩寺千官車馬四
部駢羅復被詔歸伊雒如普寂之子南嶽懶瓚德宗
遺詔對宣使不暇拭涕如一行禪師天文大衍世所
共知一日見寂炷香作禮絕躬附耳密言寂曰是是
無不可者如是致禮者三退入南房闔戶而滅寂令
扣鐘云一行滅矣視之果然河南尹裴寬親見其事
服衰崔經送徒步送喪終南惟政文宗嗜蛤蜊御饌
有擘不張者焚香禱之忽開現觀音像具體妙麗詔
政問之政擧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
而爲說法上曰菩薩身已現且不聞說法政曰陛下
信此事爲奇特不上曰希有之事朕深信之政曰菩
薩爲陛下說法竟上感政言勅令天下設觀音像三

峰道樹山神化爲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
外。變作四聖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發聲響。大衆不
能測。猶此涉十年。寂無蹤影。告衆曰。山神作多色伎
倆。眊惑吾曹。祇消老僧箇不聞不見。伊伎倆已窮。吾
不聞不見無盡。萬松具錄。大通門下師勝資强。圭峰
抑爲息妄脩心宗。又云。就法有不變隨緣二義。就人
有頓悟漸修兩門。二義顯則知一藏經論之旨歸。兩
門開則見一切賢聖之軌轍。達磨深意實在斯焉。頓
悟喩者。如人夢被枷鎖。覺時還須脫枷鎖乎。所以六
祖道。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洞山答處。漸修喩
者。如水結氷。失灌漑洗濯之用。火日銷鎔。始還全用。
所以大通道。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若就鏡喩之。
大鑑如鏡本明本淨。大通如昏垢須磨。以氷夢二喩。
夢則悟不假修。氷則須銷得用。且敎中有本性淨。有
離垢淨。有如理智。有如量智。有卽相解。有離相解。有
眞空有妙有。有第一義諦。有世俗諦。乃至理事性相
權實頓漸偏圓遮照存泯君臣父子。配屬兩宗。皎然
可見。此雖涉情解。具擇法眼者。不可不知。宗鏡錄云。

入吾宗者。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頭尾須得相稱。不
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若入宗鏡。理行俱圓。據宗鏡
斷。大鑑祇具一隻眼。大通雙眼圓明。何者。大鑑具理
而無行。謂本來常淨。不假拂塵。大通已悟。須修拂塵。
鏡明。所以道。正雖正却偏。偏雖偏却圓。非久參洞上
之宗者。未可與語。萬松嘗向人道。波必有水。水或無
波。性海無風。心波自湧。二利妙門。無出於此。圭峰答
溫造尚書問曰。眞理雖然顯達。此情難以卒除。如風
頓止。波浪暫停。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但可以空
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眞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
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黃龍晦
堂答韓宗古侍郞問曰。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
習氣是何。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
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
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
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
尾於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
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敎誰頓盡邪。

覺範判曰。二老今古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峰所答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萬松道。到這裏返觀大鑑。祇具一隻眼。原來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又喚作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亦名頂門具金剛眼。大通雙眼圓明。似鋸解秤鎚。壁破虛空。相似大通且置。於大鑑眼上。萬松道箇瞎。又作麼生。雪竇拈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是提不起。設使盡國人來。且欵欵將去。萬松道。祖師衣鉢百碟碎也。雪竇道。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天童道。將來必應是眼。不受底眞箇是瞎。萬松道。瞎底雙眼圓明。具眼底祇見一半。不逢瞎漢。終難辨明。畢竟事作麼生。折合山遙路長。休點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下卷終

請益錄下卷音義

嗛胡斬切牛生也 豆 嚏噴上所甲切下並寸切鼓鼻也 撿許中爲檢 蹋池切綠蹋

｜也 蒡余受切稗草 讀古困切言語弄良 傭居容切｜傭也 敷側加切 援兩元

切也 引 撼胡甘切恨也 留音士止也 撼沙獲切也又楚草也又稍｜ 切也

音料 悄七宵切料也 蔑落上胡郭切石大貌｜｜下無用莊子云吾有三莊子曰云云

的居的切說文云訊也 膀古切大紅 嵩丈沿切水出又 鉛徒弔切也

嗡烏和切牛聲｜咽也烏陽横切 撼胡感切搖也 殆音大危也 贅切 盍口合

切也 打 撻先葛切也音三入聲 召以沼也 聖切手列 迫徒改及也 切 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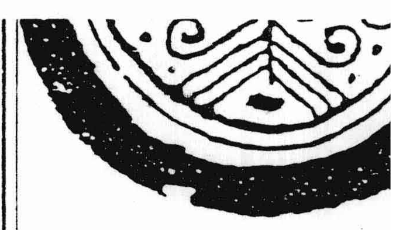
如枕切一熟也 年 聆郎丁切耳所也 侑禹救切樂｜食注｜曰王以 陸改

切香草也 雜音 恁七到切｜注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萬[illegible]人[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空谷集

宋・義青 頌古
子淳 著語
元・從倫 評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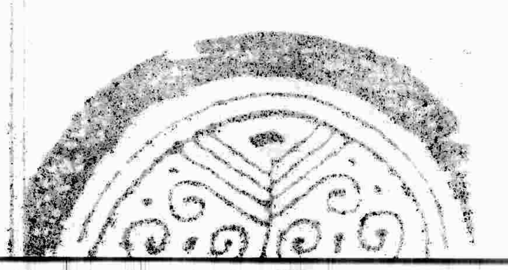
  

空谷集

元・林泉 評唱

子淳 著語

宋・投子 頌古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丹霞頌古總序

古今拈頌不爲之少乘林戶知之者惟四家而巳竊窺先覺利物之心假以古人公案誘進群迷故設筌罤令速獲魚兎於覺海性苑矣政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不離文字者耶近參隨衲子映及林泉向空谷中剛要傳聲於虛堂內强來習聽以無說之說而說其說便不聞之聞而聞乎聞非敢與佛果萬松聯鑣並鶩於世且傍隣舍試效顰者歟至元乙酉中元日林泉老衲爲聰彦明泉無竭說

古塘居士陸應陽書

空谷集卷一目錄

一 靑原堦級 [參學]
二 非但曹溪 [麈拂]
三 雲巖遊山 [刀劍]
四 道吾深深 [禮拜]
五 嚴參藥山 [五味]
六 夾山船子 [舟楫]
七 我國宴然 [勘辨]
八 僧問石霜 [器用]
九 洞山祖意 [祖敎]
十 夾山答佛 [佛祖]
十一 萬戶俱開 [門戶]
十二 九峰丹靑 [眞像]
十三 韶山是非 [風雲]
十四 梁山祖意 [祖敎]
十五 龍牙烏龜 [祖敎]
十六 靈雲桃花 [花果]
十七 國師塔樣 [帝王]
十八 吸盡西江 [水火]

卷二

十九 僧問長沙 [佛祖]
二十 雲巖南泉 [姓名]
二十一 趙州喫茶 [茶湯]
二十二 大隨烏龜 [龜魚]
二十三 南泉斬猫 [猫犬]
二十四 雲居居山 [住山]
二十五 丹霞燒佛 [佛像]
二十六 雞棲鳳巢 [菴居]
二十七 踈山答佛 [佛祖]
二十八 歸根得旨 [對機]
二十九 問夾山境 [人境]
三 十 曹山出世 [佛祖]
三十一 無隱身處 [參學]
三十二 風穴古曲 [琴棊]
三十三 投子劫火 [水火]

卷三

三十四 米胡問悟 [悟道]
三十五 鏡淸有言 [語息]
三十六 雲門明教 [餬餅]
三十七 雲居六戶 [門戶]
三十八 風穴黃龍 [對機]
三十九 雪峰南際 [禮拜]
四 十 大士不起 [帝王]
四十一 首山親切 [歲時]

四十二雲門胡餅　餬餅
四十三親傳底事　姓名
四十四板齒生毛　祖教
四十五問法身寶
四十六日裏看山　祖教
四十七龍宿鳳巢　蔬来
四十八巴陵鷄鴨　祖教
四十九投子凡聖　佛祖
五　十問趙州道　大道
五十一仰山山河　器用

卷四

五十二首山菩提　橋路
五十三巖頭片帆　舟楫
五十四風穴鑾鹿　牛陀
五十五投子三身　說法
五十六曹溪意旨　祖教
五十七雪峰長藁　人境
五十八廣教冀州　參學
五十九風穴皮裘　參學
六　十借問首山　參學
六十一首山此經　經教
六十二趙橫高坡　佛祖
六十三九峰龜毛　祖教
六十四臨濟吹毛　刀劍
六十五大隨證龜　香燈
六十六瑞巖不出
六十七交殊成勞　肢體
六十八上藍市鄽　參學
六十九洛浦藏教　經教

卷五

七　十芭蕉法身　法身
七十一芭蕉好惡　遷化
七十二天彭當戶　佛祖
七十三禾山打鼓　法器
七十四黃連聲前　對機
七十五資福圓相　圓相
七十六崇福寬廓　對機
七十七梁山道場　琴棊
七十八百丈奇特　住山
七十九歷村煎茶　茶湯
八　十文殊九曲　問法
八十一雪峰典座　糧食
八十二德山上堂　棒喝
八十三興化軍旗　骨董
八十四長慶不疑　肢體
八十五洞山莖茆　遷匕
八十六國師侍者　侍者

卷六

八十七幽棲上堂　法器
八十八答麻三斤　佛祖
八十九北斗藏身　法身
九　十五鳳樓前　大道
九十一仰山插鍬　田地
九十二法眼慧超　佛祖
九十三趙州勘婆　尼女
九十四多子塔前　塔廟
九十五大陽玄旨　骨董
九十六德山上堂　佛祖
九十七投子月圓　日月
九十八芭蕉拄杖　杖笠
九十九浮山繡毬　法屬
一　百浮山骨堆　祖教

目錄終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一

後學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一則青原堦級

示衆云大忘人世何必三思擊碎疑團那消一句不滯玄關縱横得妙者是甚麼人

舉思和尚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卽得不落堦級(但能行好事何必問前程)祖云汝曾作甚麼來(劈腹剜心)思云聖諦亦不爲(還丹一粒點鐵成金)祖云落何堦級(爲垂一隻手不惜兩莖眉)思云聖諦尚不爲落何堦級(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祖云如是如是(怜見不覺醜)汝善護持吾當有偈(願聞法要)心地含諸種(總在裏許)普雨悉皆萌(諸法從緣生)頓悟花情已(並不生枝引蔓)菩提果自成(須知甜向苦中來)

師云修行漸次今古皆然利鈍根機固難齊等始自見修悲慧至暖頂忍世等妙二覺皆不出建化玄門復應圓機盡情吐露道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初發心時卽證菩提子細點撿將來也只道得一半至若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始是八成只如十成一句合作麼生道多口衲僧難學似無言童子善敷揚南嶽讓和尚嘗謂馬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況此種子人人具有箇箇不無愼勿辜負己靈埋沒家寶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雖是林泉口淺汝等諸人不得氣高糯大或見不見更須審問投子始得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覷著卽瞎)劫外靈枝不帶春(三光不照處別有好思量)那邉不坐空王殿(無漏國中留不住)爭肯耘田向日輪(月華影裏見應難)

師舉花嚴經云譬如虛空遍至一切色非色處非至非不至何以故虛空無身故如來身亦復如是遍一切處遍一切衆生遍一切法遍一切國土何以故如來身無身故爲衆生故示現其身只如無見頂露合作麼生摸索若也迷雲靄靄昏霧蒙蒙急著眼處轉沒交涉況空劫前時不藉意根靈枝自秀那待陽和而品第者邪是他本來沒面目漢離得失情量出升沉冥白聖凡莫測次序難拘不妨洒洒落落妥妥帖帖雖然如是未免南泉道威音王佛猶是王老師兒

孫何也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第二則非但曹溪

示衆云別老少辨妍媸雖讓藻鑑計輕重較低昂無出星衡既知左眼半斤想見右眼八兩怕伊不信試故詳看

舉石頭到思和尚處(踐涉不易)思問從甚麼處來(從苗辨地)頭云曹溪來(多虛不如少實)思乃竪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行說好話)頭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當面諱却)思云子莫到西天來麼(趕賊趕上)頭云若到則有也(甜苽徹蔕甜)思云未在更道(抑逼殺人)頭云莫全靠某甲和尚也須道一半(讓則有餘)思云不辭向汝道恐後無人承當(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師云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爲沙彌時六祖將示滅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云汝師已逝空坐奚爲曰我稟遺誡故尋思耳云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青原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思處參禮遂問汝從甚麼處來曰曹溪來思竪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雖是懸羊頭賣狗肉賴遇當行識他不過被他只道箇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此所謂語忌十成機貴迴互向萬丈懸崖便與一推道子莫到西天來麼亦可賞他手親眼辨道若到則有也見事不解交又道未在更道所以石頭將計就計道莫全靠某甲和尚也須道一半見不分勝敗故以甜言美語念合飢人噢古人心如明鏡機似走珠能於問答之際將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此豈非冥契佛理者歟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因是號石頭和尚爲有僧曾問如何是解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觀此開發後學直截根源言無枝葉爲曹洞一宗之祖理當然也所著參同契有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石頭老漢雖是半遮半露後代雲仍到此看作麼生向當頌曰

白雲藏王鳳(不教人見)紅日照無窮(別是一壺天)隱隱星躔處(仰望不及)無私鎮九霄(高高標不出)

師云若論此事如丹鳳沖霄不留其跡其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覦密室不通風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西竺與曹溪

第三則雲巖遊山

示衆云同行既無蹤伴便宜豈出當家不消眼見耳聞較得隨聲逐色且道爲人手段在甚麼處

擧藥山與雲巖遊山(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腰間刀響(幾箇是知音)巖云甚麼物作聲(口是禍之門)山便抽刀驀口作斫勢(爲人不惜兩莖眉)

師云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石頭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因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師師抽刀驀口作斫勢後洞山擧來示衆道看他藥山横身爲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得此意始得林泉子細看來要汝諸人二六時中念茲在茲不遺時不失候見到說到用到妙叶兼帶非取口辦若你不信試看投子樊孤邈樂來喝采聲頌曰

大鵬無伴過天池(常獨行常獨步)師子將兒絕後隨(百獸潜蹤實難比擬)崑崙觸犯歸行路(惜取草鞋好)一吼呑雲萬像馳(方知思大口曾不覰人情)

師云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諸有智者以喩得解欲使脫白衲子性海汪洋飛鳴自在不被三界火宅之所拘縛不被六塵妄境之所繫絆故藥山老漢以養子之緣盡情爲濟直得崑崙之丘亦尋歸計不見道青山常擧足白日不移輪正當此時合作麼生委悉咄雖是抽刀難入鞘莫教辜負老文殊

第四則道吾深深

示衆云索隱鉤深以輕勞重覿面相呈不辭陪奉爲復是妙用神通爲復是神通妙用具眼者辨看

擧僧問道吾如何是和尚深深處（非智可知非識可識）吾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祗待（感承厚意）

師云初祖達磨大士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至曹溪六祖之下分而爲二一曰南嶽讓二曰青原思讓之巳下復分爲二曰潙仰曰臨濟思之巳下亦分爲三曰曹洞曰雲門曰法眼曹溪一派今分爲五此應一花五葉之懸讖也大抵所傳之法本無有異爲各立門庭施設不同此女人拜者乃潙仰之機用也彼宗有九十七種圓相復以六門總攝一曰圓相二曰義海三曰暗機四曰多字五曰意語六曰默論今道吾答處暗機默論覿面相呈深奧玄關兩手分付休云宵漢閒爾難窺正眼觀來巳成漏逗既被傍人覷破賞伊即是罰伊即是是他殺子自知下落頌曰

驪龍海臥瑞雲高（徹底無依解轉身）四望歸宗萬派潮（盡從這裏流出）木人來問西宮事（不得妄傳消息）迴惠東園一顆桃（斂手贈時蒙厚意箇中滋味幾人知）

師云雲從龍風從虎物理相須了無遮阻直須向高高山頂立管要鼻孔遼天深深海底行賭取脚跟點地非止六戶不掩更能四衢無蹤若解恁麼何淺深之可計度者也既恁諸緣屏息何慮萬派不潮任四遠之遐瞻儘一宗之自附雖則重圍禁殿視聽應難木女石人頻傳音耗儻許絲綸稍降何妨曲爲今時既蒙吐膽傾心休又迷頭認影還會麼望月佳人祝願時羅裙簌簌幾人知劉郎去後春無主菓熟香飄贈與誰

第五則嚴參藥山

示衆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及盡今時始得成立自淺至深合作麼生揀拔

擧雲嚴初參藥山（師則一禮法則遍求）山問甚麼處來（不可不問）云百丈來（多處不如少實）曰百丈有何言句（深窮妙理）云有時道一句子百味具足（更索添鹽着醋）曰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請和尚試喠喫看）曰爭奈目前生死何（拍大娃子誑小孩兒）云目前無生死（赤諱白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生擒活捉）又問海兄更說甚麼法（細辨根源）云有時道三句外省去

六句外會取(用許作麽)多 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長蛇陣前弓稍攫地)又問更說甚麽法(水浸麻繩一匝匝緊)云有時上堂了大衆下堂次復召大衆(披沙揀金)衆回首(滿堂都是杜禪和)乃曰是甚麽(千聖亦不識)山曰何不早恁麽道(忙家不會會家不忙)巖於言下有省(方信蒲團不是天)

師云潭州雲巖曇晟禪師依百丈海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如前問巖如前答至末後是甚麽處山曰何不早恁麽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巖於言下頓省便禮拜方信道無多子省力些兒便是據百味具足的句未免黏牙著齒三句六句外語太煞廉纖所以藥山飜覆不許此蓋投機不妙濁智流轉之過也三句者百丈大智曰夫教語皆以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明善心菩薩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麽也若只說一句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故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爲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是此意也六句者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總是總不是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本要河清海晏剛來鼓士揚塵爭免點罰道二十年俗氣也不除及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直得辭窮理盡有口難言故以百丈不傳之妙末後通傳道是甚麽方愜他意可笑藥山解將別人拳頭與伊揾地雖嗔不早道其奈雲巖不貿藥山點化於斯契悟還端的麽暗中樹影從君辨水底魚蹤任彼分若非投子不能見徹頌曰

行盡千山路轉高(莫將有限趁無窮)肯歸方憶舊雲房(點覺難忘處隄防落大功)貪尋古調單于曲(若將耳聽終難會)豎蹉胡家一韻長(眼裏聞聲方得知)

師云善財南詢遍參知識至德雲比丘處遍歷嵓巒不能得面七日後向別峰相見獲大解脫法門何況雲巖依傍百丈如許多年不蒙印證故登山嶺不憚崎嶇既入叢林投他保社再四再三甘受曲折忽然一念迴光豁爾便同本得只是舊時行底路逢人說著便誵訛單于者虜語言廣大也虜人謂撐犁孤塗者單于也撐犁此云天孤塗此云子謂天子廣大也撐(丈庚)單(音禪)胡家者當作胡笳笳笛之類也吹之爲

曲漢李陵答蘇武書云胡笳互動牧馬悲鳴今借此況吾道新豐云胡笳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任君吹唱是也惑者指世尊梵國爲胡家豈不大謬妄乎直須向是甚麼處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免使妄情繫綴業識牽纏背親向疎外好裏弱何也從今休被閑言語掉弄花唇取次謾

第六則夾山船子

示衆云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寸土立足以月鈎雲餌用釣清津假桂棹蘭舟追尋錦鯉只如搖頭擺尾來時合作麼生收攝

舉夾山參船子(不是冤家不聚頭)船子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低低聲低低聲)師擬開口(錯過新羅)子便打師落水(盡手)便下(一錯)纔出又打云道道(老婆心切)師擬開口(轉見不堪)子又打(牢看掣電機)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棒頭出孝子不枉古今傳)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果能先打後商量)山遂進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子云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再三撈攏不恡慈悲)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終日口喃喃未嘗說一字)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不忘)(今日志果有禪心時)山乃掩耳(臨溪不必重來洗好惡爭如總不聞)子云如是如是(真不掩僞曲不藏直)

師云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彫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時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起橈子曰會麼人云不會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云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恡慈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

去曰此人如何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當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麽寺曰寺則不住住則不似云不似似箇甚麽曰不是目前法云甚麽處學得來云非耳目之所到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覺範云今之師授弟子有則始終言有無則始終言無何止萬劫驢橛而已哉曹山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情存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立此滲漏未必不爲中此疾者之所設也次以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之問放沒面皮痛下毒手兩次被打方始瞥地既知痛痒展轉相酬俱無縫罅故以金鱗始遇之語滿口許他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子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子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舡入水而逝浮定有無者遥立淨

禪師劫外錄判辨云浮定者釣魚之標識也用木爲之浮于水面下懸鈎餌以浮沉而定魚之有無故以爲名焉撿（烏敢）嗚呼勝默祖翁嘗訓學徒曰傳法當如舡子求法當如二祖今之師資苟或不踏焉能以衍如來大法者歟若然則何慮祖道而不興邪幸遇投子發揚先覺之志爲世梯航頌曰

泛舟駕艙三十春（不入無人泥 雖遂稱意魚）繫處竿頭活死人（老作家手段終別）夾嶺桂分千古韻（遠近皆聞）朗江山翠萬重新（觀之不足）

師云吾佛世尊於苦海波心無明浪裏駕般若慈航總萬行而爲六度令一切衆生離生死此岸達涅盤彼岸又云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喩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不意像季以來而有船子刳木爲舟隨流得妙切切孜孜學爺做處亦恐群蠶漂沉生死直截根源替佛指示嘗有頌云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游水淸魚現不吞鈎

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既遇夾山盡情分付直至而今聲光赫揚何止朗江山翠萬重而已哉還知麼四海五湖分派處難將有限計無窮

第七則我國晏然

示衆云四目不昧六賊歸降干戈叢裏會見太平年糞埽堆頭得獲淸淨土豈信從來本具那知靡假他求忙裏偸閑若爲話會

擧藥山問高沙彌云我聞長安甚鬧不可承虛接響彌云我國晏然本自安寧山忻然曰子從看經得從請益得漫天布網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脫塵離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但有纖毫即是塵彌云不道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且教得一半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云南嶽來曰何處去云江陵受戒去曰受戒圖甚麼云圖免生死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云恁麼則佛戒何用曰這沙彌猶挂脣齒在彌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彌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不彌云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藥山見彌祇對甚有來由又問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彌總不落他圈圚道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見牢籠不住別用一條生機活路又羅織道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彌渾身手眼不許紏翻道不道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藥山於此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回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林泉云可謂是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若也於斯見徹方信道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儻能喧靜俱忘必解正偏兼到正當此時合作麼生裁斷頌曰

與亡雲去與雲來千自由百自在渠無國土絕塵埃巳是撒沙撒上須彌項上無根草不從栽種得不受春風花自開遍界發清香

師擧王黃華云世事雲千變浮生夢一場此雖一時遣興述懷深有理焉果能言行相應心口無二於斯覰透不被萬境所謾何得失是非榮枯成敗而可柽

梏者邪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立不立處一時坐斷何興亡而可存哉此皆性空之剩物道眼之浮華雖來去無蹤奈昏蒙成瞖直得純淸絕點蕩無纖毫向不響山中合沒足石人於須彌頂上採無根瑞草想不假春風馨香遍界請具眼禪和試來賞玩還見麼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第八則僧問石霜

示衆云萬丈海須見其底千尺井必達其源唯斯一事妙密難明忽遇箇項門具眼腦後見腮的衲僧合作麼生指示

擧僧問石霜如何是和尚深深處（你有眼麼） 霜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徒勞摸索）

師云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潙山因充米頭問答愜意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虫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喏吾云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擧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云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後避世混俗于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答洞山秋初夏末萬里無寸草處去云出門便是草之語深蒙稱許享大因緣開法後僧問眞身還出世也無云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云瑠璃缾子口此恰與無鬚鎖子兩頭搖的眼腦雙生來相似非唯難弟難兄況乃無彼無此瑠璃缾口則且置只如此鎖將何料理是他投子自有同勘鑰匙頌曰

三更月落兩山明（淸光何處無） 古道程遙苔滿生（幾人能履踐）

金鎖搖時無手犯（誰敢動着） 碧波心月兎常行（莫亂走）

師擧洞山頌偏正五位首篇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且道舊日嫌甚今日嫌甚迷悟到頭俱莫戀眼中金屑自難留唐耿偉詩云返照入閭巷愁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詩具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用比興連類以喩至道嗟此壑中無人綿歷唯餘禾黍而已故

華嚴經云世法即佛法佛法即世法休於世間法中分別佛法莫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方信道會得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其斯之謂歟況金鎖搖時非智者難明徒勞識浪鼗波漫浸蟾宮玉兔雖能跨跳枉費精神何故須信轉身無異路沒蹤跡處莫藏身

第九則洞山祖意

示衆云語忌十成機貴回互雖是掬水不漏焉知一滴難存外邊雖是撒乾就裏渾頭沒腦還知問答有淹潤處麼

學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意不西來西來無祖意)山云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雖知韜匿深藏爭免漏逗達來)

師云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何故言無師駭然異之云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値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不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彫琢云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潙山虔蒙賞鑒次依雲巖受秘傳之道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引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正偏回互由是洞山玄風播于天下諸方宗匠咸推尊之故名曹洞宗立此一宗自師而爲始也這僧既號通方衲子不免深窮西祖不傳之妙故來發問殊不知未開口時早蹉過了也只如洞山恁麼答是與他道不與他道伶利漢舉著便知下落何必分星擘兩只管切切龐居士謂靈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照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汝又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若也於斯薦得非唯有逆水之波許汝有滔天之浪其或未然且向灘下接取頌曰

古源無水月何生(靈光獨耀迥脫根塵) 滿岸西流一派分(盜從這裏流出)
葱嶺罷詢熊耳夢(莫寐語) 雪庭休話少林春(誰敢多言侍語)

師舉古本金光明經偈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雖則古源無水須知正派潛流休云皓月何生那委淸光普應旣滿岸自西而分必匝地從東而遍菩提達磨始傳法於天竺後接物於支那梁大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十月初一日至金陵見武帝不契十九日出金陵十一月二十三日至魏洛陽隱識居少林面壁九年遇二祖求法立雪斷臂安心已竟併傳衣法往禹門千聖寺化後般若多羅七十二年梁武帝作大師碑云以梁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五日終於洛州禹門之側壽一百五十歲塟于熊耳山吳坂東魏天平三年也元象元年有使宋雲自西域回見達摩大師于葱嶺隻履西還以聞帝令啓壙唯見空棺隻履存焉雖則生死涅盤猶如昨夢何妨立雪庭中重甃嫩桂陽和而已哉噫自從接活無根樹五葉聯芳直至今

第十則夾山答佛

示衆云色見聲求無非是妄忘情離念未足爲眞不須認影迷頭休更迷頭認影具眼禪和應合審細

擧僧問夾山如何是佛(不禮拜更待何時)山曰此間無賓主(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僧云尋常與甚麼人對談(一句臨千他路採汲)山曰(山走衲僧)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不虛施機人窺得破)

師云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自幼祝髮年滿受具聽習經論該煉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紅子由是師資道契徵眹不留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叅依咸通庚寅海衆卜於夾山遂成蘭若自是聲名煇赫道德光揚開發人天模鑄生佛不存意路而大闡玄風這僧以覺自覺他覺行圓滿之問故來探拔是他大方之家豈與汝干戈相待欽欽地只道箇此間無賓主惹得教他意路上追尋情關內走作又問尋常與甚麼人對談不識紅綿套索碧玉穽坑抵死謾生黏皮著骨不得脫洒自由所以夾山奉箇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若據恁麼道是有賓主無賓主咄曾遊花下路要見洞中天幸遇投子老師一覷覷透頌曰

親言言處幾人知(徒勞屈指從頭數)今古無儔類莫齊(出世)

(迸間尋從來離比並)玉馬雪行歸半夜(獨處不逢)羚羊挂角月沉(西玄中不失)

師云秖爲分明極親令所得遲將心用心轉見病深本欲直截要會誰知顚倒迂迴非止此日無有知者自古及今未逢一人一體同觀與佛並化當此之際人多左科背聽逐句尋言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曰汝玄來多少時邪云玄之久矣州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且道這僧背聽趙州背聽林泉道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汝等諸人聞林泉恁麽道愼勿左科背聽更須子細參詳玉馬雪行羚羊挂角沒蹤跡斷消息夜半月沉時請來相見遂以手摸面云猫

第十一則萬戶俱開

示衆云大音希聲大器晚成雖是停機佇思未必不是作家若解剪惑裁疑到了須逢明鑒十成一句試請擧看

擧雲蓋和尚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時身直入眞頭看)霜云堂中事作麽生(外方誰敢論量)蓋無對(恰如啞漢吹蠡)經半年方道得語云無人接得渠(已犯功勳)霜云道則大煞道只道得八成(半肯半不肯)蓋云和尚又如何(清知居歷來)霜云無人識得渠(詩爭二字新)

今清誤情

師云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秖爲闍黎功業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但非闍黎老僧亦不柰何師云和尚爲甚不奈何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請入室後石霜上堂僧問萬戶俱閉則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曰堂中事作麽生僧半年方道得云無人接得渠曰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云和尚又如何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請石霜道霜不與道師云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有省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林泉道走的走殺坐的坐殺祖燈錄中本僧問石霜非雲蓋問也此頌古中作雲蓋尚想當時一期編錄之不審也因辨於斯學者可委蓋因聞石霜赤心片片招攬這僧故放鶻把焰赫傍石霜要與他說若不言下有省險做兇徒惡黨還會麽雖是惡心招善報更

看投子與宣揚頌曰

古殿開月鎖松〈半遮半掩稍似參差〉霜凝雪露頭無窮〈遠觀有色聽無聲〉近星前人臥千峰室〈農夫何事睡猶濃〉佛祖無因識得渠〈貴人難見面何必設咨嗟〉

師云空劫威音外壺天不夜時殿花開步帳松月騁芳姿馥郁通三界嬋娟映四維遊人難悵望那許暫時窺雖是霜凝雪露須忘一色之功直教霧斂風停妙叶三玄之旨七星光彩莫可窺窬了無前後差殊不有古今間斷於千峰影裏萬壑聲中就寢室枕石眠雲任昨夢吟風嘯月本來面目瞻仰無由未質形名豈容知識便恁麼會時如何休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全身

第十二則九峰丹青

示衆云日出連山盡力只畫得一半月圓當戶爭教汝寫到十分未下筆時卻較些子還有打得此草者麼試拈出看

擧僧問九峰一筆丹青爲甚麼邈志公眞不得〈無你下手處〉峰云僧繇卻許志公〈無用處成得用處〉僧云未審僧繇甚麼人證據〈明月清風共我〉峯云烏龜稽首須彌柱〈不是同風人不知〉

師云筠州九峰道虔禪師離徧經法席而受印于石霜開化九峰玄徒尤盛僧問教中有言三光緣就始成其見三光未就還成見否曰緣有差殊見無斷損云既無斷損暗中爲甚麼不見物曰雖不見物寧無見暗云離卻三緣如何是眞見曰匝地日頭黑似漆

僧問一筆丹青爲甚麼邈志公眞不得金陵寶誌禪師姓朱氏金城人晉末眞興元年己未歲生幼出家止京道林寺禮僧儉爲師修習禪業出處無常飲啖不節髮長數寸常跣足行執一錫杖頭挂剪刀及尺鏡懸一二尺帛子齊祖建元中稍露神迹或數日不食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及應甚明多爲讖記京都士庶咸供事之後至梁天監年中深蒙帝重乃應化賢聖之一也爲多神異聖凡不測故設此問僧繇卻許誌公者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官歷右將軍吳興太守以丹青馳譽于時方梁武帝以諸王居外每想見其面目即遣僧繇乘傳寫之持歸對之如見其

人此蓋常情可測可知非類誌公本來面目無下手處焉知未學筆前脫體奪眞只是罕逢明鑒要識誌公麼烏龜稽首須彌柱投子分明頌與伊頌曰

荊山美玉卞人尋（還具眼麼）王寶無瑕絕見因（誰敢正覷）鐵牛帶子踏滄海（非思量處）撞月石龜長羽鱗（識情難測）

師擧寶藏論云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林泉道視之莫見取之莫得璨璨乎哉溫溫如也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明之者亘古今而受用不盡昧之者守朝暮而窮困難甘非止荊山卞人尋覔楚人卞和獻玉於楚厲王王曰石也遣使刖一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復怒又刖一足至楚文王立和抱璞哭於荊山之下文王召而謂曰刖足者何怨乎曰不怨刖足而怨眞玉以為凡石忠事以為慢事是以哭之文王乃使工剖石乃眞玉也文王歎曰哀哉二先君易刖其足難剖於石今果是璧乃國寶也見韓子以喩至道人莫能窺非言說可及非情量可酌故使鐵牛帶子踔跳滄溟撞月石龜任生毛羽還遂此理麼無說說中無說說都

教收攝付全提

第十三則韶山是非

云衆云許由洗耳巢父牽牛拂迹成痕欲隱彌露只此現成公案不消勘辨緣由不涉思惟試看決斷

擧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低聲低聲）山云有（放一線許商量）僧云是甚麼句（闍黎不是不將來）山云一片白雲不露醜（老僧不是不拈出）

師云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僧問如何是韶山境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退後看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響韶山莫便是否曰是即是闍黎有甚事云擬伸一問師還答否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云過在甚麼處曰偶儻之詞人皆知有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

云學人卽恁麽未審師意如何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云莫便是和尙家風也無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云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尙家風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遂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大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亞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鑒曰不鑑云爲甚麽不鑑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林泉道此上神通非同小小韶山老漢慣臨大敵那怯殘兵而況遵僧將閑是閑非有句無句枉來印拍破他著一片白雲欵欵撩住何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其餘意味分付投子頌曰

白雲不到中峰頂（無心曾出岫 舒卷任隨風） 滿目煙蘿景象殊（高低依便 兩般看）
一句曲寒千古調（韻出青霄 任君吹唱）萬重青碧月來初（松嵐拂突兀 桂魄任嬋娟）

師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不知的事汝還知否地藏當年曾漏泄不須迤邐走天涯煙蘿滿目景象雖殊心月孤圓性空寥廓縱有萬別千差其奈一了百當雪竇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若向這裏領略得下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如或不然高山流水知音少枉奏瑤琴徽外聲只如萬壑千山盤青疊翠緊緊芒鞋如何履踐待月來時與汝相見

第十四則梁山祖意

示衆云開口道著舉步踏著拈在面前無人能識搜送不搜近宜假不宜眞擔千負計處還敢商量麽

擧僧問梁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頭不昧 物物全彰） 山云莫亂道（閉口牢藏舌 安身第一方）

師云祖意教意本自無殊眞心妄心亦不有異爲根機不等優劣強分旣說淺深當言頓漸列門庭開戶牖說在駿馬之前建法幢立宗旨獨步劫空之後曹山曰洞上宗假五位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指斥言是也欲明宗要爲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淨如傷觸力在

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未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暗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焰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混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此頌略分宗趣西來祖意豈止一途派列岐分應機施設非刻舟記劍膠柱調絃而已哉梁山答處直截指示欲使言前薦得句外知歸開口動舌堪作甚麼未審如何卽是不如緘口退却與道相應雖然如是更須問過監察始得

頌曰

國令嚴擬者危（禍不入愼家之門）毫釐纔動鐵輪隨（言出患入）

心萌口應三千里（科棹交涉）沒箇露言來苦怨誰（應須克己）

師云當頭諱字寰中禁誰敢依稀犯聖顏把斷要津那許汝嘮三攞四全提正令豈容伊撥萬輪千直得慘悚戢翼內秘外嚴不見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事僧禮拜濟便打林泉道賞罰甚分明若是當時毫釐有差便見天地懸隔寧免鐵輪隨來抑逼金輪王王四天下銀輪三銅輪二鐵輪一林泉道若能了一萬事決畢四種輪王隨業受報各具輪寶摧伏怨敵雖心萌口應其奈參差箇露言時因多利害何也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第十五則龍牙烏龜

示衆云把住時放行維摩一默語如雷放行時把住言滿天下無口過不動脣皮要通意路合作麼生舉還有道得者麼

舉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謝師茶話）

師云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因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林泉道和尚莫眼花雲峰齊云此三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

林泉道依舊眉毛下又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行拳始得林泉道照顧鼻凹又問終日區區如何頤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有何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林泉道慣會爲旅偏憐客自己貪杯惜醉人若知醉裏醒醒除問投子和尚頌曰

石龜語話是誰聞(徒勞側耳)無耳髑髏夜聽深(不得妄傳消息)天曉便藏無影樹(根非生下土)太陽雖照不能尋(葉不墜秋風)

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玄中銘云龍吟枯木異響難聞木馬嘶時何人道聽洞山問雲巖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云和尚聞否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云某甲爲甚麼不聞巖遂豎起拂子曰還聞麼云不聞曰我說法汝尙不聞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山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僧問香嚴如何是道曰枯木裏龍吟云如何是道中人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猶帶喜在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血脉不斷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曰乾不盡云未審還有得聞者麼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云未審枯木龍吟是何章句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云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曹洞父子節拍相隨白雪陽春幾人能和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同將劫外吹無影樹頭花笑日半明半暗幾人知具眼禪人固宜子細

第十六則靈雲桃花

示衆云劉郞栽後綴葉聯芳王母摘時收因結果莫有閑來賞玩就路還家者麼

擧靈雲見桃花悟道(眼中撒却黃金屑 觀透威音未兆時)

師云福州靈雲志勤禪師依大潙因見桃花忽然大悟以偈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潙曰從緣入者永

無退失汝善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雲曰師兄還徹也未林泉道將爲狐鬚赤更有赤鬚狐且道靈雲見桃花端的悟箇甚麼有底道因逢桃李樹憶得故園春有底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雪竇云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林泉至此稱賞不已非唯見諦明白堪與後人爲龜爲鑑覺範頌云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紅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可謂路見不平拔劒相助更有爲渠雪屈的麼試看投子如何評論頌曰

山前桃發故園春（年年歲歲一般相似）花綻紅枝省此身（不因不由家有來由）證據謝君傍著力（面上夾竹桃花）笑顏雖展意生瞋（肚裏侵天荊棘）煙鎖綠楊鶯囀綵（春三二月說盡東君造化心）無開口雨侵石筍倚空鄰（擂月吟風看怎生）金烏放去無消息（綠斷風箏怎似伊）木馬嘶聲過漢秦（不勞乘八駿捕影與追風）

師云陰陽無曲徇節令不相饒春分之後萬木皆萌匝地普天無非春色何止山前而已哉不見道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正如心地蘊藏包含善惡種子一日善惡業熟發起現行若於因花空實可辨見忘執謝頓悟眞常何佛果而不趣菩提者邪當此之際方知此身而不虛設不意玄沙一手擡一手搦暗度神鋒回戈倒刺誰想靈雲慣臨大敵詐敗佯輸惡來善應道師兄還徹也麼恰似梵志翻著韈人皆謂是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僧問洛浦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曰拳中舊寶豈假披沙云恁麼則展手不逢也曰莫將鶴唳擬當鶯啼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滴石筍筍須生林泉恁麼舉來雖是向鼻孔裏點眼肐膝上畫眉且要諸人稍知下落休待金烏西墜木馬跑哮聲逾漢秦徒勞采聽何也不解無中能唱出枉教清韻出青霄

第十七則國師塔樣

示衆云預備不虞待覓箇信心檀越隨緣赴感令修座出格浮圖見義勇爲當仁不讓者知是何人還理會得麼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要之不錯）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探難的道）曰請師塔樣（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

良久云陛下還會麼(覩西知是)。曰不會。因邪云吾

有付法眈源却諳此事請召問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師云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曁人自受曹溪六祖

心印之後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

道行聞于帝里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賫詔

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帝臨御

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

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師驗之三藏纔見

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云不敢

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云和尙是一國之師何

得向西川看競渡船良久再問老僧卽今在甚麼處

云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

復問汝道老僧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

他心通在甚麼處也藏無對可惜明眼人前一場漏

逗師化緣將畢乃辭帝帝曰師滅度後所須何物若

非聖慈寛厚爭肯如此相待師亦不負天恩向臨行

之際盡力提撕道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殊不知未開

口時巳早七花八裂了也帝雖道不會就中却寂親

切不見石頭和尙道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

不會師既付囑令問眈源後果詔問源良久曰聖上

會麼帝曰不會源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

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林泉道

拱密威嚴決難正視雖是官不容針何礙私通車馬

放伊一線試請商量頌曰

古塔涌聖迷天眼(不可窺)龍睛雲籠龍鳳失(非思量處幾人知)香

風半夜沉沒蹤跡(斷消息)寶殿無知識誰敢依稀(犯聖顏)

師云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年三十遇婆修祖師

出家傳法至中印土彼國王名得度卽瞿曇種族歸

依佛乘勤行修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

養衆莫能擧卽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

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時尊者卽爲

王廣說塔因此之出現乃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

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付位於太子投祖出家

七日證果尊者深加慰諭國師塔樣非作者之不知

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亘古亘今無成無壞非止勢磨

星斗其由威聳雲煙丹鳳金龍莫能依附既德風之

偃草何香響之不傳任曉夜之升沉盡春秋之改變四臣不昧一性圓明於寶殿欲現心王令玉燭永調我國恁麼觀來有知識那無知識瞞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從頭曾遍數無箇似雙親

第十八則吸盡西江

示衆云指空畫空敢道卒難對副依貲具實且恁胡亂安排本非覿面相謾就裏慈悲太甚還有冷眼傍覷窺破者麼

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千聖亦不識）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口難開）（硬似鐵心更軟如綿）

師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云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居士問處將無做有要辨形容大師答處雖塞辭源潛通意脉方信道明中雖不遺涓滴暗裏洪波浪接天男婚女嫁則且置只如堂中二親還曾奉重也無頌曰

父母曠來別一（日思憶傷心）得奉當竭力（理合如斯）木人半夜言（低聲低聲）莫使外人識（若教容易見便作等閑看）

師云僧問藥山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云恁麼則不歸去也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粮方子云便請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此不遺時失候奉重竭力之式也雖知親親之親而豈知非親之至親者歟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直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詭長者出禮問

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字名伏馱密多年已五十口未嘗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遂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遂令出家復繼祖位若也於斯薦得父母不離方寸何勞曠劫相尋木人既解傳言寧免外人知識還具這般眼麼擬心若蹉一絲頭對面忽成千萬里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靑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一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靑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二

後學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十九則僧問長沙

示衆云有進有趣橫身建化門中無說無修著脚威音那畔幸勿減他聲價不須粧貼門風比喻將來汝還知否

舉僧問長沙本來人還成佛否（虛空無面目何用巧粧眉）沙云你道大唐天子還割茆刈草否（眼巧不如機子比）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尙僧問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則幻意是無耶師曰是何言歟云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曰是何言歟云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尙如何明教中幻意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安敢不信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是名緣信曰依何教文得生緣信云花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

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花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直實一切無差別曰大德所學緣信教文甚有來由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林泉恁麼學來且道本來人有成佛分無成佛分水月空花元不有電光石火鷂還遲割茅刈草曾爲喻智者休言道不知師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曰恰是倩汝用云你作麼生用師劈脊與一踏云困直下似箇大虫林泉道仰山今日親遭毒手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林泉道放汝一路長慶別云邪法難扶林泉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表丈夫心更看投子不犯尊顯別通消息頌曰

苫殿重重紫氣深（寶香風燭煙雲合 寂寂簾垂不露顏）昇平辰位正

乾坤（秋淸月轉霜輪 河淡斗垂夜柄）金輪不御閻浮境（勅遍天下 王不流行）

豈並諸侯寶印尊（蒞政既彰傳國璽 非同封建假齊王）

師云至理幽微豈容擬議非識智之可追求非妄情之可奔湊陞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云王還有眷屬也無曰四臣不昧云王居何位曰玉殿苔生後僧學問曹山玉殿苔生意旨如何曰不居正位云八方來朝時如何曰他不受禮云何用來朝曰有違則斬云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曰樞密不得旨云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曰你還知君意麼云外方誰敢論量曰如是如是林泉道君聖臣賢卽且置父慈子孝又如何非止色難成感慨無違的意少知音既函重重紫氣籠罩深宮燦燦璇璣定分辰位王四天下則必御金輪總三千界則當提寶印不須附耳而言躡足以封韓信還曉此意麼太平只許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第二十則雲巖南泉

示衆云斜街暗巷生客頭迷金鎖玄關衲僧眼瞭莫有腦後著楔知痛痒者麼

舉道吾與雲巖到南泉處（遊賊無涯 逢人不認）泉問闍黎名甚麼（適來記得 而今忘却）吾云宗智（多虛不如少實）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尋鑑不錯）吾云切忌道著（伴小心 故大膽）泉云酌然

道著則頭角生明眼人前一場漏逗異日師與雲巖後架把針作務傍神南泉過見再問智頭陁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放過不許空劫師乃抽身入僧堂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師云潭州道吾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依盤和尙受教具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云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頭帶雪澗底遊魚忙不徹雖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尋常語裏便布槍旗吾曰宗智便於長蛇陣前具實祗對方信道本色住山人了無刀斧痕果然以空劫已前一段大事猛然提起道智不到處作麼生宗是他念茲在茲未曾忘却向群居愼口獨坐防心處欸欸地道切忌道著此之所謂十言九中不如一默故南泉印證道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陁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若向這裏暫時不在擡手蹉脚便見墮坑落壍是他覺不似相便抽身入僧堂林泉道退步就已萬中無一

南泉亦歸方丈林泉道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林泉雖恁持蠡酌海折草量天且圖諸人略知分劑欲要明白子細言深淺說高低請問投子和尙決然便知下落頌曰

金剛際下古髑髏多年窮鬼子切忌弄精魂幾被人踏血濺空豁究即不無染汚則不可明月任從君自掬光影門頭徒勞手勢寒松那棄白雲封好客無踈伴

師擧花嚴經云其最下方名世界光遍照一切金剛莊嚴光耀輪爲際依衆寶摩尼花而住今爲金剛際下者悞矣況此本分一事若古聖之髑髏諸佛之頂顙擬之則觸破面門窺之則瞎却眼睛有不顧危亡者踉蹡顚蹶蹴跳踐踏生擒活攞向枯骨上咬嚼沒巴鼻處近傍何止血濺長空而已哉其奈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無始劫來妄想熏習卒難改革一旦迴光返照了達眞常於切忌道著處覷透頭角未生時知歸萬本寒松淸陰鬱密一片白雲幸無棄捨還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處麼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第二十一則趙州喫茶

示衆云雀舌初調玉蓋分時禪思健龍團搥碎金渠碾處睡魔降雖然兩段不同且喜一家無二莫有不涉唇吻知味者麼

舉趙州纔見僧來便問曾到此間麼尋常語裏布槍旗僧云不曾到科掉沒交涉州云喫茶去承言者喪又問僧曾到此間麼慣得其便僧云曾到情底草鞋好州云喫茶去禮句者落

師云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未受具時便抵池陽參南泉値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云瑞像曰還見瑞像麼云不見瑞像只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云有主沙彌曰那箇是汝主師進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云還可趣向也無曰擬向卽乖云不擬爭知是道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僧問雲居膺禪師羚羊挂角時如何曰六六三十六云挂角後如何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曰會麼云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學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云挂角後如何曰九九八十一云得恁麼難會曰有甚麼難會云請和尚指示曰新羅新羅林泉道未眨眼時遭八百擬開口處隔三千趙州指示分明處方信雲居有妙傳更看投子將何特爲用甚煎點頌曰

見僧便問曾到否仁義道中當合如是

有言曾到不曾來結義是寶

留坐喫茶珍重去好看千里客萬里要傳名

靑烟暗換綠紋苔惜得自已眉毛穿過那僧鼻孔

師云趙州古佛於人我山前凡夫地上平田淺草內指條活路徑直截要似更强如長安大道若言曾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更買草鞋行脚始得若言不曾到顢頇佛性儱侗眞如兀兀騰騰虛淹歲月折莫你左趨右閃側覷傍觀終是出他圈圚不得謝他看客兩停不論親疎一般管待雖破龍團鳳餅恐逢瞞聾盲龜他既口苦心甜你莫外好裏窮本無委曲若疊嶂之靑煙不有蒙茸似幽庭之綠蘚只如暗彰文

彩互換偏圓一句又作麼生待喫茶了卽向汝道

第二十二則大隨烏龜

示衆云雖則當面熱謾隈備傍人冷笑休賣弄知心可腹終只是見境生情還與破除得麼

舉大隋和尚與僧行次見一烏龜是凶是吉僧便問一切衆生皮裹骨爲甚麼此箇衆生骨裹皮果然疑著隨以草鞋安龜背上信手拈來用最親其僧無語塞斷咽喉

師云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嗣長慶安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潙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群潙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語云救某甲甚麼處下口潙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作手勢掩潙山口潙嘆曰子眞得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於路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群峰矗秀澗水清泠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庵時目爲木禪庵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老病署神照大師因庵側見此一龜僧發此問師遂拈草鞋安龜背上是知宗師一期應對破妄祛惑明心見性終不以言句繫綴於人未委投子若爲話會頌曰

一家有事百家忙堪嘆堪悲春暖纔迴草自長節氣不相饒東嶺月分西澗水清光何處無菊殘猶自傲重陽淵明歸去后千古漫傷情

師云若也依因剋果隨業受生鱗羽皮毛胎卵濕化各安其分那有差殊此皆迷眞執妄顚倒想生不悟本空故受輪轉普觀一切衆生漂沉生死何啻百家而已哉故世尊以無緣慈興大悲心布春風和氣滋孕群萌令心花發現使智果圓成放愛月光輝天鑑地耀古騰今始自劫壺空處佛未興時性海澄渟無幽不燭有等焦芽敗種孤陋寡聞墮根禪客向東籬側畔十月初頭指望白衣特來送酒呆漢非止此時遭蹉過須知他後卒難逢

第二十三則南泉斬猫

示衆云衲僧巴鼻勦絕凡情佛祖權衡屏除聖解莫有具此作略者麼

擧南泉有兩堂上座爭猫不止(家返宅亂)泉陞座提起猫兒云道得卽不斬(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衆無對(能做不能當)泉乃揮猫兒(大用現前佛魔屏氣)趙州至晩方到(甚處去來)泉乃擧前話(將謂忘却)州脫一隻草鞋戴頭上出去(老老大大作這箇去就)泉云子若早來却救得猫兒(若不得此語前話也難圓)

師云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花嚴入中百門觀精鍊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道風遐布大振玄綱因是諸方目爲郢匠一日因東西兩堂爭猫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果遇師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此乃路見不平當機不讓便以本分事相爲剗除妄想屛當狂情要教於空劫已前威音之始頓除人我等執空一切法頓絕諸緣衆既無對師遂斬之此豈非見到用到心口相應人多以斬猫芟蛇爲雲門正令爲麤行作業謗之是不達文殊仗劍之微旨也世尊於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馳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皆如夢幻於是五百比丘既得無生法忍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馳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出寶積經是知南泉大用不減文殊不可以狹劣之見僻執之心誣謗古人更看投子別是非明得喪分明指出頌曰

臨險推人事要知(用知作麼)求財先自露針錐(照顧劄破眼睛)
釣魚盡說諳風勢(易開終始口)及至風來波路迷(難保歲寒)

（心）潦倒趙州雖好手（縱也彼既臨時）鐘鳴齋後赴來遲（香也）
（我何特地）要知大像嘉州路（直須親到一回始得）鐵牛鎮斷陜關（西没你近傍處）

師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不喫一交不學一便所以道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南泉老漢能於楂手刺脚處便與解脫以竭世樞機過人膽量向開口合口處選擇人材露銳利辭鋒尖新錐剌探拔深細體察虛實復駕慈航來生死海中無明浪裏以長虹爲竿擲月鈎雲餌乘風駕險求任子長鯨不意須臾急流勇退住岸還迷正値趙州迴舟撥棹頂笠披簑紅蓼灘頭白蘋影裏雖避却瀟湘夜雨還蹉過煙寺踈鐘大似做模搭樣名播嘉州恰如帶水拖泥奔歸陜府林泉恁麼曲爲中下裁長補短剜嵌將來豈非關空鎖夢捕影勞形取笑傍觀者歟只如斬猫兒戴草鞋端的一句合作麼生道如王秉劒由王意妙用縱橫更莫疑

第二十四則雲居居山

示衆云休去歇去當可厭喧求靜一念萬年去何妨息慮安禪念茲在茲不爲分外休道全無所以覷來敢有來由怕伊不信試參詳看

舉僧問雲居弘覺僧家畢竟如何（枕石眠雲樂自由）覺云居山好（指示分明）

師云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年於范陽延壽寺受業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有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云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云翠微供養羅漢某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曰你每日噇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云有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後投誠入室洞山許爲室中領袖今則這僧既來問衲僧畢竟的事畢竟本來待有甚事若一句道有謂之增語若一句道無謂之妄語不如指教居山自體悉去不見道深山縱臥龍天喜鬧市安禪佛祖憂雖然恁麼道更須子細參詳雲居指示別有奇特非止令汝坐守寒巖異草不解轉身未到無心時應須親到若到無心處却索迴頭恁般會去方有少分相應其或未然跳得南堆北阜坐到頭不解跨崑崙不知投子別教向甚麼處

安身立命頌曰

崒屼嵯峨萬仞橫風吹不入雨洒不著四邊無路不通行無你措足處自古兩輪光不到別是一乾坤夜深王老入西岑不許外人知

師云況此寶山人人分上各有一座自是不肯退隱深藏閑遊賞玩空使心猿攀欖意馬奔馳子細看來落群峰之峻超疊巘之危須彌尚自難儔太華何足能比倚天橫海妙絕古今雖四邊無路不許通行其奈當時身先在裏天衣懷禪師赴杉山請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到來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洎乎來到杉山却在山僧身內林泉道不想和尚有此肚量此亦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小樣也果能如是任教日月般興廢管甚乾坤夾是非只如王老夜入西岑又作麼生不如歸去便歸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第二十五則丹霞燒佛

示衆云熱則趂涼非爲分外寒時向火亦是尋常於斯凡聖情忘何必橫生異議莫有傍不肯惹禍臨身的麼

舉丹霞和尚一日凝寒經院過宿好客不如無乃取殿中木羅漢燒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院主致怒乃感眉鬚墮落心疑生暗鬼惹禍自臨身師拈云不會爲客勞煩主人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師云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入長安應舉方宿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云仁者何往曰選官去云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云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云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云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說戒師掩耳而出淘汰有年而嗣法焉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及至慧林遇天大寒取木佛燒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木佛何有

舍利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經不云乎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院主致怒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眉鬚墮落何怨乎哉還達此理麼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未審此時孰能賞鑑頌曰

古巖苔閉冷侵扉（逐時寒殺闍黎）飛者驚危走者迷（業識忙忙）

（無本可據）夜深寒燕汀洲火（大小明白）失曉漁家輒自疑（若能常克已終不怨他人）

師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正當此時萬境消沉十方黯黑乾剝剝兮滴水氷生冷清清兮撼頭打戰非止古巖苔閉緊掩柴扉飛走驚危俱離戲向忘情懷之計較絕凡聖之階梯縱性火眞空了性空眞火徧周法界普應河沙欲使一切衆生了了明明頭頭不昧其奈曲高和寡以是爲非大抵東行不見西行利巧兒做處拙兒嫌莫怪漁家疑情尙在暎夜塚髑髏元是水客杯弓影竟非蛇性空心月無圓缺枉被迷雲取次遮

第二十六則鷄棲鳳巢

示衆云鵰兒未出窠已有摩霄志虎子未絕乳已有食牛氣具此作略坐觀勝敗立驗輸贏者是誰

舉洛浦初參夾山（莫教虛費草鞋錢）山云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大小壓良爲賤）浦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禮下於人必有所告）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當面諱却）浦便喝（莫亂刑）山云且莫草草忽忽須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索另者先穹）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庵啊音啞）浦無語（塞斷咽喉）山便打（賞罰分明）師拈云到這裏作麼生道得一句得同身共命一氣連枝（木鷄啼子夜石狗吠天明）遂代云無目爛雙鳳沖虛透碧霄（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

師云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丱歲出家二十具戒廣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爲侍者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持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

[illegible]

和尚僧回舉似夾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當面而立林泉道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山云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林泉道點撿將來不可放過曰自遠趍風請師一接林泉道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林泉道平生心膽向人傾師便喝林泉道熟境難忘任渠呌喚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林泉道近來有箇新條欵不說驪烏與賽因師佇思林泉道何不更下一喝山便打林泉道就裏溪山元來不異師因茲服膺林泉道師資緣會處針芥自相投林泉見處唯只至此更看花嚴如何科判頌曰

無伴石人衣入山（藏身處沒蹤跡）雲籠紅頂綠衣寒（沒蹤跡處莫藏身）喝開劫兆三峰頂（神通廣大）捧出金襴對日看（莫教驀入眼特地出隻眼）

師云聲前薦得已落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雖是石人撫掌木女高歌自古至今知音者少所以蓮峰庵主道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當此之際雲籠嶽頂霧鎖巖阿密密綿綿了無縫罅故夾山唯一本分事左敲右擊正按平鋪令伊離滲漏絕識情處參見夾山被他一喝直得鷄山粉碎迦葉亡魂所捧金襴七零八落此之所謂金剛王劍獨露堂堂擬涉唇吻即犯鋒鋩者也昔迦葉波持如來所付金襴伽黎於鷄足山中而待彌勒山有三峰如鷄三足故也今言喝開捧出者言語道斷非去來今還知洛浦夾山父子相投處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第二十七則踈山答佛

示衆云三十二相塑畫難成八十種好粧鑾不就匹似告他人不如求自已還有認得的麼

舉僧問踈山如何是佛（你不禮拜更待何時）山云何不問踈山老漢（見義勇爲當仁不讓）

師云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黑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

※須疑作能

肯師曰還可切也無云你即今還切得麼曰切不得即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一日有僧問如何是佛云何不問踈山老漢古人答話多以徑直截要指示於人故法燈云誰信天眞佛興悲幾萬般蘆花開古岸白鷺立沙灘露滴庭莎長雲收溪月寒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恁麼會得胡用他求自肯承當不勞別覓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知恩報恩 風流如雅）親言無味外人疑（只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欲窮滄浪深深處（直須親到一遍始得）聽取漁家輙莫迷（不會做官看傍州例）

師云野老負薪歸催婦速脩織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問渠渠不知特地生疑恐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要汝時時知有念念無差故洞山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又示衆云欲知此事如人家養得三箇兒子州裏須得一箇縣裏須得一箇村裏須得一箇一箇能得屋裏錢物用一箇須得外頭錢物用一箇不得外頭錢物用亦不得屋裏錢物用且道那箇合在州裏那箇合在縣裏那箇合在村裏僧乃出衆云三箇莫明輕重否師曰是云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云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云恁麼則臘功也曰是云喚作甚麼功曰喚作功就之功云此人還知有州裏人否曰知有始解辜重矣云恁麼則村裏人全明過也曰是云如何是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又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曰理合如斯云父子之恩何在曰始成父子之恩云如何是父子之恩曰刀斧斫不開林泉道一對無孔鐵槌一任諸人下喫此皆是養子之緣外人疑處若不是明眼宗師深窮性海杜絕迷源一曲漁歌焉能得聽還會麼萬籟有心鬧不得孤峻無耳却知音

第二十八則歸根得旨

示衆云直截根源本欲待教疾會尋枝摘葉不須漫費神思莫有不動脣皮道得底麼

擧僧問重雲和尚如何是歸根得旨（不勞重話會 切忌錯商量）

雲云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擬思已落二三機 對面忽成千萬里）

徙疑從

師云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溫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回洛下于中灘瓶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爲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聚而塑觀音像藏之師後忽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缾棱笠觸之卽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爾就茲建寺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不散因曰爲重雲所有猛獸皆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從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曰早是忘却不憶塵生云如何是隨照失宗曰家貧遭劫云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這僧大似翻曹司翻舊案將六祖臨終謂衆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之語勘當重雲雲亦不謀而合道早是忘却不憶塵生若這僧向此一麈語下能於父母未生已前著脚何坑塹而有落哉怕伊不信更看投子從頭解說頌曰

家破人亡何所依（若能絕妄想便見一眞如）無心無緒話求歸（借取草鞋好）十年忘卻來時路（因竊致諭）暫憶些兒總不知（卻最親切）

師舉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浦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浦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此所心無心無緒話求歸也尋思到此似與寒山同參山有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常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嘮嘮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若是端的得到不知不會處非唯參見地藏許伊親見黃蘗雖然如是林泉門下不得點胷擔板

第二十九則問夾山境

示衆云窓前翠竹嘯月吟風庭際蒼松欺霜傲雪非圖眼見耳聞欲使心開意解莫有伶利者麼

擧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

師云心不識心見猶在境情存一念萬別千差所以

要殺夢
嚴擬殿

夾山道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則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踈瑞草無根賢者不貴林泉道但能明正眼諸見决難謾這僧雖恁麽問夾山雖恁麽答便不可向碧巖青嶂裏商量抱子啼花處折倒法眼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浮山圓鑒云法眼要且未得勸絕既不作境會別作甚麽會自著語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忽有人問林泉不作境會合作麽生道但云猿抱子歸青嶂外鳥啣花落碧巖前非唯掣開那僧識鎖更乃掇轉法眼謾人關捩還識浮山徹底爲人處麽分付舒州投子替他分雪頌曰

月皎青松鶴夢長（尚高夢中說要） 碧雲丹桂挂羚羊（没蹤跡消息） 巖高碧仞千峰雪（高着眼看） 石筍生條半夜霜（別是一般春色）

師云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向心境俱亡人牛不見灑灑落落妥妥帖帖無一毫差互沒半點交加折莫是境不是境終不惹絆在於識情之內若挂角羚羊蹤跡尚無著處甚做羚羊氣息莫應嚴高千仞積雪彌深至理一言不能漏泄其奈堵前石筍半夜抽條以此看來是境不是境信手拈來無不是莫教常守緊驢橛

第三十則曹山出世

示衆云爭强競弱總是凡情退己讓人那存聖解向此還有不爭人我者麽

擧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雪山修苦行要識五俱輪） 曰曹山不如（謙謙君子誰不稱揚） 僧云出世後如何（爲憐三歲子用盡老婆心） 曰不如曹山（將爲要津全把斷誰知逐浪與隨波）

師云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嗣先曹山本寂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曰曹山在裏許云還求出也無曰在裏許卽求出林泉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又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云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此語本二世曹山了悟之語非先曹山本寂禪師之語也不知者師資不辨前後不分而中驗討不審之疾因載於此學者應知僧問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河裏盡是木頭舡云

出世後如何曰這頭踏著那頭掀所以道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於死活句中定取一隻宗眼這僧旣問佛出與未出必有深意曹山答以如與不如豈無理哉還知麼這畔那邊無不可放行把住總由他怕伊不信試問投子便知子細頌曰

月隱青山瑞氣高（斫額望不及）梧藏丹鳳覷無寥（無你著眼處）無端石馬潭中過（切忌拖泥帶水）驚起泥龍之海潮（一任隨波逐浪）

師云洞山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此明空劫以前威音之際玉兎懷胎深隱紫微萬一千巖俱無影象皆正位中事也惟朦朧瑞氣藹藹祥烟碧梧高聳丹鳳獨棲瞻之不及窺之莫得恰如佛未出世時無法可說無生可度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曙色未分人皆仰望所以曹山道不如他也無端石馬經歷寒潭尉耐泥龍奔騰巨海於無見中强見無聞中强聞三十二相歷歷分明十二分教行行布置向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及乎天曉總見尋常故言不如曹山也林泉雖恁剖判將來愼勿便以得失勝負而生計較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絲竹可傳心

第三十一則無隱身處

示衆云萬機休罷皆付痴憨千聖不携惟嫌抹搭莫更有蒸不熟煑不爛的衲僧麼

擧僧問雲居全無學處如何立身（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居云無立身處（巧說不如直道）僧云佛事何務（認著即不堪）居云不同與化（比類難齊）

師云大智如愚大巧若拙本自圓成不勞彫琢所以永嘉道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是他頂天立地盤礴四維巍巍堂堂磊磊落落竪窮三際橫遍十方只此沒量大人便是汝本來面目亘古今而非有任來去而非無何必區區安身立命而已故這僧迷頭認影剛覓替名雲居老漢因便截勢盡情吐露其僧頑涎不退展轉生疑將十二時中著衣喫飯運水般柴日用佛事以當平生雲居不免頂門著楔道非同每日朝參暮請接物利生與此悲心化他衆類應須孜孜切切一念萬年不遺時不失候

甚生次第若能如是得處但能忘計較用時全不費
工夫不犯天威試聽舉似頌曰
苔殿烟收紫氣旋寶香鳳燭煙雲合拱班宸幄退堯年寂寂
簾垂不鍾鼓鳳樓不宿桃源客非公境界豈並金光曜漢天
比類難齊
師云尊貴一路智者難躋至理玄門孰能履踐由是
苔封古殿紫氣盤旋拱密威嚴仰瞻宸幄慶堯年之
寧謐六國安然賀舜日之增明四臣樂矣畢竟龍樓
鳳閣難停玩景遊人從教杏園桃源恣縱賞心樂事
心光晃耀根根塵塵而普及寰瀛智炬揚輝物物頭
頭而遍周沙界恁麼會得非止漢天竺土這畔那邊
無不是汝立身之處何也把住放行全在我挨來拶
去更由誰

第三十二則風穴古曲

示衆云木人把板雲中拍韻出青霄石女含笙井底
吹聲騰碧漢莫有眼中解聽者麼
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囉羅哩哩哩囉囉囉
穴云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無中唱出處千古意分明

師云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初謁鏡清次參南院入門
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云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
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
一喝且置右邊一喝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
莫用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
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云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
道不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云是何言歟曰老僧好
好相借問云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
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云在襄州華嚴與廓侍
者同夏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云
作奇特商量師却問院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
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
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住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
闔郡仕庶再請開堂演法其道大行這僧既發古曲
無音之問想非干六律不墮五音設使六幺花十八
也應斷和決難齊是他風穴以無曲之曲非韻之韻
別殺響喨迥出青霄何遶梁之可比哉雖假木雞芻
狗傍提妙唱自古至今誰能賞鑑若非投子發揚險

不幾乎淡了頌曰

古巖月色鎖重雲（頭不露）而枯木迎芳曉帶春（暖而彰）昨夜星河轉南斗（急著眼看）金烏隨鳳過天輪（好客無隣伴）

師云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此寔吾宗正偏兼帶理事叶通之微旨也雖則岐分派列施設不同萬別千差終歸一揆昔湛然居士序萬松老師萬壽語錄云臨濟之宗得者得之於峻拔失者失之於莽鹵曹洞之宗悟者悟之於綿密迷者迷之於廉纖雲門之宗明者明之於緊俏昧者昧之於識情誠哉是言也古巖月色雖鎖重雲非具眼者莫窺其奧騰芳枯木不假陽和唯知心者能帶其春豈止星河宛轉於南斗其由烏鳳趍越於天輪不墮功勳寧拘明暗當此之時還辨別得麼試看磨盤秋結子非同碓觜夜開花

第三十三則投子劫火

示衆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但肯教意解心開便不索口呿目瞪莫有於熱惱處令淸凉者麼

擧僧問投子劫火洞然時如何（照顧燎却眉毛）子云寒威威地（心定自淸涼）

師云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幼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花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結茅而居師一日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云東去西去曰不快漆桶問一踏便就時如何曰不是性懆漢云不假一踏時如何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抛向峰面前峰云恁麼則當處掘去也曰不快漆桶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唯錄此叢林多以不快漆桶爲雪峰語而不知大同答雪峰語也這僧將仁王般若經偈來問昔斑足王信外道羅陀語殺千王頭淫祀塚間摩訶迦羅大黑天神冀延國祚普明王請一日假依七佛法齋百法師第一法師爲王說偈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此偈凡三十二句王赴死轉爲諸

王說斑足疑問亦聞此偈心開悟解以國付弟出家得忍師答以寒威威地爲復是滴水滴涷爲復是霜雪難禁爲復是縮項嘵噈爲復是橫身偃臥若恁麼會林泉不免奉汝簡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畢竟合作麼生會曝滾鑊中添乍水飲時冷暖自心知頌曰

天地爲爐萬物焦（內外赤通紅） 石人駕浪渡雲霄（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
風生半夜霜殘重（法身無被不禁寒） 月落水寒碧鬢凋（多愁早老）

師云楊無爲道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會待多時收攝身心好歸去恁麼看來石人駕浪索渡雲霄木女搖篙同歸性海雖是隨流得妙應須返本還源休投寂滅洪波莫溺沉空湛水青蘋之末偶於半夜生風紅蓼其間未至三更見月霜威既重冰色須嚴冷清清處却要溫和寒威威時休嫌寂寞自然遏髮不許凋殘管取赤心居常謹切若肯如斯體究恁麼商量不須還我布單錢何必償他口業債咦逆耳忠言休不信莫教辜負老林泉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二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三

後學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三十四則米胡問悟

示衆云形興未質方知形是影根名起無名始信聲爲響本莫有向無形無影無響無聲處會得的麼

舉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走口送舌） 今時人還假悟否（平蕪盡處是青山） 山云悟卽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行人更在青山外） 胡深肯之（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師拈云然仰山與麼道卽得還免得自己落麼（口是禍之門） 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除是和尚） 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理無曲斷） 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脫體道應難） 諸人試點撿看（誰有閑工夫） 若點撿得出兩人瓦解冰消（老僧遙指猿啼處） 若點撿不得且莫造次（更有猿蹤在上方） 京兆府米和尚亦曰米七師謂俗舍第七又曰米胡美髯故也胡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法眼別云是甚時節問林泉道半夜

無燈燭家書歷歷宣法燈別云喚底不是林泉道那箇底是老宿曰千年桃核林泉道切忌咬嚼當時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林泉道你不見龍牙居遁禪師頌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果然仰山道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林泉道仰山老漢有收有放有縱有奪眞所謂韓信功高誰與同轉身拆却連雲棧米胡雖然肯之此蓋姦不斷諺壯不斷欺焦塼斷噓那覓嗄聲怎不教投子從頭點檢徹底評量謝他看客兩停箇裏了無偏向不盡意趣又與分明頌出頌曰

碧岫峰頭借問人（步步登高易心心放下難）指山窮處未安身（坐著即不可）雖然免得重陽令（限中撥去黃金屑）爭似靈苗不犯春（鐵樹花開色更鮮）

師云學憑入室知乃通方道曠無涯逢人不盡所以善財南往常嗁東遊不惜草鞋錢惟愁無入路折麼碧岫峰頭靑松澗底求大善知識摧窮解脫門儻蒙指示分明信不甕藏被蓋然危巒峻嶺突屼嵯峨未足安身更宜轉位不見道莫守寒巖異草靑坐著白雲宗不妙正如以癡休功夫打疊妄心內守幽閑外絕幻境灰身滅智撥喪無餘緊閉玄關施呈妙悟然則漸修頓悟頓悟漸修飜覆看來到底終須親到一廻始得不見道未到無心須要到及到無心無也休此與設有妙悟亦須吐却亦無兩樣恁麼舉來是免重陽令是不免重陽令是犯春不犯春還知麼迷悟似迷休取笑悟迷非悟莫稱奇

第三十五則鏡淸有言

示衆云棊逢敵手琴遇知音必能打劫衝關決解吟猱節奏莫有動絃別曲不令頭撞者麼

舉鏡淸問雪峰古人有言（道甚麼來）峰便倒臥（謝師答話）良久起云問甚麼（貴人多忘）淸再問（重言不當吃）峰云虛生浪死漢（面赤不如語直）

師云燈錄中載非鏡淸所問僧問雪峰承古有言峰便作臥勢良久起云問甚麼僧再舉峰云虛生浪死漢林泉道這僧大似小官多念律攀今覽古待做問端是他雪峰老將不論兵及至覿面相呈却不解全

身擔荷這僧只知口闊不覺舌長故又重舉貪向林
中尋野雀那知鷂子過新羅怎不惹教雪峰點罰道
虛生浪死漢雪峰尋常示衆云我若東道西道汝等
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等向甚麼處捫摸林
泉道看破了也僧問保福只如雪峰有甚麼言教便
似羚羊挂角福曰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林泉
道而今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恁麼看來雪
峰非不孟嘗門啓懶待高賓自是時流倒生退屈有
不周處試詳頌意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來（心忙氣急）及至人來懶話陪（閉口藏舌）空
臥早知眠不當（悔之不及）虛勞紅焰落寒灰（枉敎熱鬧）

師云一大圓覺爲我伽藍三世諸佛十方聖衆九有
四生皆是雪峰不請之友居常恒以法喜珍饈禪悅
上味沾待而已每恨時中無來管顧縱遇一箇半箇
墮根禪客拍盲衲僧盡力提携舒心激勵大似說話
與聾人眨眼與瞎漢怎不退禪懶爲話會空使長連
床上展脚橫眠方丈室中側身暫臥恁麼爲你老婆
徹困剗自辜恩負德此豈非虛勞心力枉用功夫空
餘智焰搖紅漫做寒灰落却可謂赤心片片知人少
覿面堆堆覩者稀

第三十六則雲門明教

示衆云若遇當家人合說著實話索甚花言巧語敘
謝寒溫當可依實具實盡情管待莫有不作外不做
客的麼

舉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客聽主裁）教
云五箇（當仁不讓）門云露柱喫得幾箇（適來記得而今忘却）教云
請和尚茶堂裏喫茶一（椀來一椀去）

師舉雲門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
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跨步向前尋言逐句解會
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於道轉遠有
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
無言語因甚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
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
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
人道火不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
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一粒米挂一縷絲雖

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畢林泉道合取狗口恁麼看來方信道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故於問答不涉思惟豈落情見亦不窮玄亦不究妙但於日用一切時中不令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忽聞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此豈非鈎頭著餌要辨魚龍教云五箇雖似將計就計到底終沒咬嚼門云露柱喫得幾箇向不著意處猛楔一槌是他明教稍會遮截架解果有轉身一路道請和尚茶堂裏喫茶林泉道若非笑面虎難遇罷雲龍想必投子更知深細頌曰

等閑垂借問端由(打鼓弄琵琶)不負平生盡吐酬(相逢兩會家)

竭力為人須是徹(赤心片片)方知茶味解人愁(到了惺惺)

師云花嚴具載普慧雲興百問普賢缾瀉千酬撥向上關吐無礙辯使狐疑氷釋令智鑑洞明廣說如來禪此最為第一爭似雲門以尋常用的信手拈來不生疑阻剔圝圝處任伊摸索非止一飽忘百飢欲使十言令九中恁麼盡筋截力徹底為人尚不得一箇半箇若是抑而不抑何有今日莫道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是他也有茶裏飯裏未嘗失照的人常向夢中了了醉裏醒醒加之以盧仝七椀趙老三杯不有憂煎轉添性燥若非識空便合時宜爭解轉身吐氣不滯玄關還知此老作略麼慢嚼細嚥能知味終不黏牙著齒渠

第三十七則雲居六戶

示眾云癡癡呆呆默默自知田地穩囉囉吒吒臘臘誰謂肚皮憨莫有糙唇(去呼)者麼

舉僧問雲居六戶不明時如何(外面獃似痴人肚裏非常俏措)居云不涉緣(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僧云向上事如何(高著眼看)居云愼者不護(但能常激切何必更咨嗟)

師云寒山睡重拾得起遲名韁難繫絆利鎖莫拘鉗衲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六門六戶六國六出皆六根之異號也藥山一日問雲巖云聞汝解弄師子是否曰是云弄得幾出曰弄得六出云我亦弄得曰和尚弄得幾出云弄得一出曰一郎六六郎

爪疑氏

一林泉道大哉古宿出辭吐氣與修多羅合故經云一處成休復六根皆解脫巖後到潙山潙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曰是云常弄有置時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云置時師子在甚麼處曰置也置也黑爪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喏佛曰放下著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召仙人放下著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志於言下悟無生忍汝等諸人若向弄師子處獻合歡時稍然覷透便見不涉緣慎護之的意也其餘意味別咂啖看頌曰

春到石人視遠山(徒勞矴額) 鶯啼花木碧波閑(切忌隨聲逐色)
須知雲外巖松瑞(能爲萬象主) 千古迎風任歲寒(不逐四時凋)

師云遠覷雖有色近覷本無形非高低之可校量非淺深之可窮究豈容磊落那許嵯峨設是石人袖春

自下應有雖字○江疑洞

豈或作尚

風而莫能覓陟遁方衲子乘曉月而試與參詳而況鶯啼花木雀噪園林魚躍碧波蝶穿紅樹眼耳雖勞於視聽曾不涉緣鼻舌然關於觀瞻愼者不護身先在裏意豈不知休云六戶不明自是一家無二巖松現瑞論甚雲外雲中庭柏呈祥非止劫前劫後欺霜傲雪嘯月吟風既耐歲寒不無節操只如轉位就功合作麼生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

第三十八則風穴黃龍

示衆云明鏡當臺物來斯鑑洪鐘在架應扣隨聲莫有不蹉絲毫相度高低者麼

擧風穴初到黃龍(跋涉不易) 龍問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欲窮親切處好好細思量) 穴云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原(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 龍云相隨來也(是誰是誰) 穴云和尙低聲(衲子難設)

師云汝州風穴山延昭禪師初參越州鏡清順德大師德問近離何處云自東來曰還過小江否云大江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盜聽潰言云滄溟豈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德豎

拄杖或作拂子

乎或作來

起拄杖曰爭奈這箇何云這箇是甚麼曰果然不識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曰捨罪放愆速須禮拜了出去云出去則得便行至法堂上歎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因緣未盡善豈可便休當再見堂頭遂廻云適來輒呈小騃冒瀆尊嚴蒙未賜杖責曰適來言東來豈不是翠巖乎云雪竇親棲寶蓋東曰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遇詩人莫獻詩曰詩則速秘略借劍看云梟首甑人携劍去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云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云既許允容師今何有四東來衲子菽麥不分云只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曰亘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禮拜德曰俊哉衲子次到同安安問石角穿雲路垂藤意若何今此頌古中作黃龍問彙以垂藤作垂條蓋當時編錄之不詳也今以祖燈錄為證學者當知同安既發此問風穴須當恁麼答安以拿活龍手擒虎兕機道相隨來也是他亦不放閑欵欵地陪奉道和尚也須低聲雖不傷鋒犯手就中情理難容若非投子和會將來險不大呼小叫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佛眼覷不見）夜深將把木人穿（路中一線實難通）
誰知却被泥牛見（莫錯認）吞入紅霞碧浪淵（徒勞咬嚼）

師云永嘉道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怎不教雲際祖師禪師問南泉既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云不往來者泉云亦是藏祖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林泉道端的要知此珠下落隱而彌彰顯而不露終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何必三更半夜勞動木人拈沒鼻金針穿芒長玉線被井底泥牛偶然窺見吞紅霞於人我山頭吐碧波於是非海裏當機不讓低聲處休道風穴不道來

第三十九則雪峰南際

示衆云學頭會意輸他靈利衲僧開口見心除是通方作者怕你不信試定省看

舉雪峰和尚送南際長老出作女人拜（狩羂孤際 鑽赤）歛乎云喏喏（更有赤 鑽孤）峰以手斫額便歸（知音不在 覩額學達）（者須知 暗點頭）

師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雪峰老漢雖於世諦路頭回男作女妙用現前魔魅人家男女要汝不同一機一境上辜負己靈埋沒家寶其實空劫已前父母未生之際還有男女等相得失是非麼不可以女婦姿相定奪雪峰大抵借婆裙子拜婆年要識本來眞面目南際歛手當仁不讓果見此道未喪知音可竊此眞所謂沒孔笛逢氊拍板無絃琴上和梁州雪峰爲是同行火伴不免臨行打散以手斫額雖則遠觀不審其由近視分明所據科段不差毫末故攜手便歸林泉道呻吟謦咳無非妙用神通瞬目揚眉總是法門佛事愼勿以弄精魂胡打鬨滐屈古人殊不知巧兒做處拙見嫌東行不見西行利既曾折柳分襟未審將何贐別頌曰

送客隨家豐儉施（物輕人意重 千里鵝毛）盡情爲餞免生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却蒙惠重過相贈（彼此不相諳）歛手遙別向暮歸（足必早回程）

師云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雖則紅塵汨沒世路迂迴不可恣情翁蹁飄蕩古人臨岐或贈之以言或進之以酒或奉之以金帛或折之以亭柳此隨家豐儉而施設也一日僧辭趙州州曰甚處去云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云與麼則不去也曰摘楊花楊摘花此亦餞行之小樣也既蒙雪峰惠重相贈南際怎不歛手應喏還知遙別向暮歸處麼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

第四十則大士不起

示衆云道高德重天子有所不臣性硬心孤諸侯有所不友此蓋從來舊例本非特地新條莫有不放閑强點撿者麼

舉傅大士見梁王不起（倚老賣老）公臣問曰大士見王爲甚麼不起（果然放不過）士云法地若動一切不安（曾與別人道）師拈云然安邦定亂實假長肱立法明宗須憑作者（且忌科分兩段）然投機不妙過犯彌天（當局者迷）力用

不全化風滅半向官不若據將高就下卽枯木重
陽堅慈廣沐譴不承恩若𤇆令雙趺卽哀同萬里天下生靈無敢喘息
師云婺州雙林善慧大士本州義烏人齊建武三年
丙子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生傅氏其父宣慈大士
名翕南山云弘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爲妻生二子
長曰普建次曰普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
已沉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天
竺僧達磨時號松頭陀謂大士曰我與你毗婆尸佛
所發誓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
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磨曰鑪鞴之所
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患彼樂乎磨
指嵩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遂因躬耕而居之有人
盜菽麥苽菓大士令使籃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
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士曰吾得
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
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
師彌勒應身大士弟子恐惑衆止之六年正月二十
八日遣弟子傅暀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

今暨或作恩

暀下應有告白暀三字

書下應有帝字

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令欲修上中下
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
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
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
普令百姓俱禀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
襟懷故遣弟子傅暀驪書投太樂司令何昌昌曰慧
約國師猶復致啓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
容致達暀然指御路昌乃驪往同泰寺詢浩法師浩
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大
士星冠儒履身披法服以見帝帝問佛耶大士默指
冠問道耶又默指履問儒耶仍默指袈裟王荊公求
佛印作頌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忘
却兜率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後於華林園重雲
閣講經玉輦陞殿衆咸屏氣拱立而大士箕坐不起
憲司譏問如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林泉
道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惟然投子拈處
有收有放有縱有奪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
昔世宗幸大聖安瑞像殿問圓通善國師曰禮則是

不禮則是遁奏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大士不起只知入理深談圓通應詔不廢門庭施設豈知投子亦存此意頌曰

梁國令他魏國愁（二客一主）渡江投水暗隨流（此處無緣）

他方別化雖然寸土居無動（只知滴氷水生）爭奈雙林樹半秋（不有春風和氣）

師云二十七祖付達磨大士讖偈云路行跨水忽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怜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此讖達磨西來始終之事達磨始來見梁武帝帝名衍衍從行從水故云路行跨水帝既不契祖師果有洛陽之游故云逢羊羊陽聲相近也祖師不欲人知其行是夜航葦西邁故曰暗渡江也祖師西來見梁魏二帝此言日下雙象馬也九年面壁於少林故曰二株嫩桂也久九音同也假達磨不契鈍滯之事而比大士徑挺不近人情亦相類也末後兩句點他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佛事人情不能周足還知麼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

第四十一則首山親切

示衆云甲子乙丑海中金不勞煅煉戊辰己巳大林木切忌穿鑿若知日日是好日方信年年是好年為汝決疑故來指算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親切處（鼻下著口眼上安眉）山云五九盡日又逢春（九九八十一）僧云畢竟如何（飢來喫飯寒時穿衣）山云冬●去寒食一百五（六六三十六）

●去或作到

師云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徧歷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法華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穴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云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云如某者如何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云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云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而說眞曰鵓鳩樹頭鳴意在麻畬裏穴曰汝作許

多痴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著語一日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林泉道擬親即疎擬向即乖故洞山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所以語忌十成機貴回互教汝向三千里外沒諦訛處作箇脫洒衲僧設使逢春不被境謾縱遇寒食何勞遊賞直饒恁麼會去且喜沒交涉頌曰

日暮陰雲郊野深（東西不辨南北不分）重陽到後菊花新（莫隨境轉恐落今時）不因西嶠殘氷盡（但得雪消去）爭得東山一帶春（自然春到來）

師云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向舒手不見手處親切不離家開眼不覺曉時寂寞不當戶放開一線等待重陽紅葉悲風黃花泣露雖則語不立玄言須關典故汾陽昭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折不可句中採摘體內商量玄之又玄遠之遠矣直得絕後重甦梅通暖信巖阿雪泮西嶠氷消始遇東山春風和氣方信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則是不立則是九盡逢春春日暖有心拜節莫嫌遲

第四十二則雲門胡餅

示衆云言言見諦碓觜夜生花句句超宗磨盤秋結子不涉離微如何話會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未開口時何不薦取）門云餬餅（切忌咬嚼）

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日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麼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覓箇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

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林泉道雲門說許一落索只是要汝空劫前承當佛未出世會得由是僧問超佛越祖之談所以用一餬餅且塞汝口恐狂生見解漫逐識情擬議咬嚼黏牙著箇大岳雪竇同到五祖戒處岳獨見戒岳便畫一圓相戒云是甚麼岳曰餬餅戒云趂爐鐵熱更打一箇岳擬議戒以杖打出三門岳謂雪竇曰這沒人情漢休去好林泉道一般油麪由人做造一般油麪由人壞却且道雲門餬餅與大岳餬餅是同是別雖是圝圞無縫罅想來衆口決難調試看投子如何發寶頌曰

祖佛超談問作家(且莫切切)困來宜喫建溪茶(非從口入)重陽日近開金菊(莫隨境轉)深水魚行暗動沙(密密難窺)

師云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假如佛不出世祖未西來與誰抵掌淸談論黃數黑雖知口闊豈覺舌長最初不遇作家到了難成骨董這裏最是計利害處有言成謗開口成雙橛無言成誑揚眉落二三不誑不謗情存一念悟如何趣向寧越昔時迷雲門恁麼爲汝徹困怎不旋烹建茗慢碾龍團特就法筵煎點一上何必直待重陽選擇九日賞東籬之菊明西竺之心大抵此事綿綿密密穩穩沉沉恰似暗中樹影水底魚蹤若非明眼人莫能窺得破除是雲門有擬天關底手爲汝變生作熟製造將來慢嚼細嚥好生嘗莫貪滋味徒開口

第四十三則親傳底事

示衆云理因事顯想便宜出自當家事假理融料肐膊肯向外屈家家不異代代無殊正當此時還有認性者麼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親傳底事(住持千峰月衣鉢一溪雲)沙云我是謝家兒(一子親得)

師云福州玄沙師備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峰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峰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峰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

巽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遍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要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林泉道故應天眼識天人這僧恁麼審問玄沙親傳底事他並不以空王無字印迦葉錦襴衣爲對亦不以授受無法之法親承無心之心爲酬唯以衆人易會易知的支梧道我是謝家兒此豈非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既解子承父業寧不立計成家且道與趙州十八上解破家散宅的是一是二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頌曰

親伸端的向君言(低聲低聲)莫比流沙少室傳(擬心即差)昨夜雁迴雙嶺後(可怜風措不成行)謝家人立月明前(有勞法候)

師云理由言彰非言無以極其致言不越理非理無以會其歸雖云指示分明當可親伸端的非止胄出於藍冰寒於水且向世俗路頭光影門中略通姓氏權類鳳毛豈知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形與未實名起

＊措或作醋

無名莫比西渡流沙東來少室得皮得髓傳法傳心斷立雪之勤答剜肱之志以至花開五葉焰續千燈亘古亘今普天匝地正眼觀來那的不是親傳底事忽聞初夜雁迴雙嶺鶴唳千峰聲色叢中遍相鈍滯丹霞云本是釣魚舡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爲復是一色蘆花明月蘆花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

第四十四則板齒生毛

示衆云無意之意其意遠矣無味之味其味恒然若知露柱懷胎便信石龜解語還眞箇麼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日日日頭東畔出)州云

板齒生毛(無中能唱出未審幾人知)

師云趙州古佛出現於世雖無蓮臺光焰却有妙用神通具四辯才得八解脫端的海口鼓浪航舌駕流浩浩辭源滾滾流出優游平易殊無艱難險阻之態方信眞文不措眞武不纖一日上堂云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僧問如何是賊盧師師便起立

云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林泉道有勞神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云偷趙州筍去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林泉道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贏雖是勾賊破家其奈泥中隱刺莫更別有鍊滯處麼頌曰

九年少室自虛淹（功成業就）爭似當頭一句傳（水到渠成）板齒生毛猶可事（不為希差）石人踏破謝家舡（為知無漏）

師云九年面壁垂一則語直至而今諸方贍學非是虛淹歲月漫度春秋意似實他不說而說未若說而不說甚實當頭一句把定則唇寒齒冷放行則喜氣津津若也脚跟線斷舌上關開橫說豎說無可不可昔外道問佛昨日說何法佛曰定法云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云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曰昨日定今日不定林泉道大人得自在世尊板齒雖不生毛其奈舌端還能具眼似許石人脚跟點地鼻孔遼天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何止謝家舡舨而已哉還知麼若能截鐵斬釘必不拖泥帶水

同不疑劄

第四十五則問法身寶

示衆云莊宗收得幸遇興化商量三角拈來可惜強賊錯認莫有賞鑒者麼

舉僧問仰山湧和尚如何是法身寶（五眼難窺）湧云百舌未休枝上語鳳凰那肯共同棲（南海波斯笑點頭）

師云洞山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云讚法身語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林泉道何不向未開口時會取疎山上堂云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曰枯椿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曰非枯椿云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曰許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曰是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曰是云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缾曰祇如淨缾還該法身麼曰闍黎莫向淨缾邊覓門便禮拜林泉道子細战詳無縫罅方知不是繫驢橛為同不世之珍所以罕逢別者若非仰山具天眼龍睛向不作貴不作賤處平展演大鋪舒分星擘兩為汝提撕道百舌未休枝上語鳳凰那肯共同棲只如仰山恁麼道為復是

和之壁爲復是隋侯之珠爲復是指東畫西爲復是
將無做有南海波斯知價例不須更上試金石頌曰

松生巖畔鶴停棲 坐著即不堪 鳳出丹山鸞並群 方以類聚
面壁尚斷庵外事 只知其一 淨名何苦太言論 不知其二

師云有箇十八公唯好居巖壑朱頂來親依殊不畏
寂寞雖是恁麼也合隄防樹下底一場懡㦬況九包
之鳳出自丹山非呈瑞祥鸞莫能爲侶此皆建化門
中暫時光影幸不以隨言定旨逐語分宗略向擬人
面前爲他說夢吾初祖達磨大士九年面壁爲汝全
提空劫前事猶被人譏呼爲壁觀婆羅門端的是烏
棲林麓易入出是非難又復點撿淨名居士梵語維
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
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於是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
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今謂何苦太言論
者意謂雖云不語其聲如雷自古至今驚天動地恁
麼學來未審法身實在甚麼處也咄闍黎不是不將
來老僧不是不拈出

第四十六則日裏看山

示衆云說不眞舉不似一則二二則二失却口摸著
鼻莫有知下落的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山花似錦澗水如藍 門云
日裏看山 徒勞引頸

師云雲門上堂道諸仁者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
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按山來
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曰三門爲甚
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曰還我
話頭來林泉道門外金剛笑和尚去也這僧雖問西
來祖意大似頭頭蹉過念念差殊鼻孔裏薅牙腦門
後覓口忽然磕著撞著方信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何必日裏看山巖前翫水
檻內觀花樹邊努觜此時若不究根源漫向當來問
彌勒

坦然曾問老師安 言由在耳 爭似韶陽一句傳 駟不及舌 日
裏華山仙掌露 莫錯認 夜深猿叫月當軒 洞然明白

師云坦然初參嵩嶽慧安國師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何不問自己意云如何是自己意曰當觀密作用云如何是密作用國師以目開合視之然於言下知歸林泉道爲怜三歲子用盡老婆心所以惹得投子道爭似韶陽一句傳林泉道巳太廉纖雖則教汝日裏看山非是令汝見地明白向一機一境處會具眼衲僧自知下落郭緣生述征記云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故華山掌記存焉然雖顯露認著則不堪恁麼舉似將來還似夜深猿吽月色當軒無耳石人不勞採聽還見麼嵐光滴翠當晴晝笑殺襄陽孟浩然

第四十七則龍宿鳳巢

示衆云運水般柴總是神通妙用變生作熟無非至化玄規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者未審是誰

擧夾山在潙山作典座（辨齋不飯）潙山問云今日喫甚麼菜（不是虀定是芥子）夾山云二年同一春（朝朝相似）潙山云虎好好修事著（日月一虎）夾山云龍宿鳳巢（頗類沒交涉）

師擧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魏府老元華嚴示衆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擧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林泉道只貪嚼飯喂嬰兒不覺渾身泥水濕又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林泉道利物瀾翻三寸舌爲人不惜兩莖眉恁麼看來夾山雖作典座輔弼叢林爭奈杓柄在他手裏潙山故問今日喫甚麼菜正意本要洗擇精細不惹妄塵和湯合水大家知味是他便向粥檻邊鑿桶外筋挑不起處匙抄不上時對他道二年同一春便是袁天綱李淳風也算他不著故云好好修事著夾山終不肯受他圈圚道龍宿鳳巢林泉道雖非同類且恁佛眼相看頌曰

相逢借問衆僧糜（切忌黏牙著齒）莫比庵園香飯施（少弄實）

紫氣夜隨丹鳳轉（步步相隨）金龍曉纏月中枝（心心無間）

師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以先覺覺後之心行自利利他之行既偶相逢不無借問要與雲水高流通方

衲子解黏去縛脫灑伶利所以道莫比菴園香飯施維摩詰經云爾時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而告之言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佛言可往須臾之間與化菩薩至維摩詰舍維摩即化九百萬師子之座諸菩薩皆坐其上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德四海有盡此飯無竭由是釀醲紫氣隨丹鳳轉於蒼梧皎皎銀蟾伴金龍躍於碧浪遐知偏不附物意不立玄處麼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帶帽歸

第四十八則巴陵鷄鴨

示衆云木馬嘶風泥牛吼月於無說中還能饒舌出是非離同別處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巴陵鑒和尚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李白桃紅山青水綠）陵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切忌針錐徒勞摸索）

師云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峰和尚道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云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打須彌一摑跨跳上梵天撥破帝釋鼻孔你為甚向日本國裏藏身云和尚莫謾人好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曰將知汝只是箇學語之流師住院後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云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只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齋果如所囑林泉道須知法施無窮盡報德酬恩亘古今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這

僧大似天上摝月沙裏淘金眞淨界中無事生事果信道老新開端的別非止只道銀椀裏盛雪況能知鷄鴨各自下落可惜教人向冷湫湫乾剝剝處摸索不著端的祖教同別分付投子對衆合貼頌曰

同別祖意問端由（機說是非 紛然失心）便將元價與他酬（開口斷當）

絲綸夜靜人垂釣（不犯淸波 意自殊）曉得金烏帶月收（明不照戶 穴不據窟）

師云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瑞草無根賢者不貴洛浦侍立臨濟次有座主參臨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浦便喝雲門因到江州陳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曰曾問幾人來云即今問上座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云黃卷赤軸曰這箇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云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曰口欲談而詞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云是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林泉道慚惶鋼面具尉尉鐵槍頭且道洛浦雲門答處與巴陵答處是一般酬價是兩般酬價還定奪得麼而今打入新行市一任牙人論短長巴陵老漢向澄源湛水撥棹垂鈎不顧夜靜水寒豈怕空舟載月若知鷄鴨無撈摸自不著忙上下尋

第四十九則投子凡聖

示衆云前念後念不離當念是精識精其中有精還有具此眼孔者麼

舉僧問投子凡聖相去幾何（不隔一絲頭）投子下禪床立（休推不知 休推不見）

師云脩山主垂語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凡夫不知者背覺合塵迷己逐物微言滯於心

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虛生浪死不自覺知儻能一念迴光片時返照忽然自肯直下承當本自圓成不勞脩證是知凡聖本無隔礙但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故圓覺經序云心本是佛由妄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雖則居於生界不昧佛因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悉住眞如寂滅之地盡入無生不二之門恁麼舉來凡聖本無差殊雲水強來詢問不免投子降尊就卑曲垂方便略下禪床兩手分付這僧若是仙陀客何必文殊更舉繼頌曰

水出崑崙浪接天(滔滔不斷)天高地下秀林巒(森森聳秀)禪床略下雲山斷(只知盡袪)凡聖無蹤海岳寒(不曾無民)

師云昔黃帝遊于崑崙之丘赤水之上遺其玄珠得逢罔象任鼓滔天之浪儘饕浴日之波乾蓋坤輿不無蒙翳林巒谿谷觸處流通莫恠禪牀略下及盡今時萬疊雲山一時截斷是凡是聖彼此無蹤若海若峰縱橫無跡嚴頭到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林泉道迅雷不及掩耳又普化指聖僧問臨濟且道這箇是凡是聖濟便喝化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林泉道再得完全能幾箇只如德山臨濟用處與投子下禪床立是一是二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第五十則問趙州道

示衆云眞文不醋眞武不露若知至理一言索甚咬文嚼字直截處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脚跟下薦取)州云城外底(指示分明)僧云不問這箇道(鐵會衲僧多)州云問甚麼道(伴打不知)僧云大道(可惜墮邊)州云大道通長安(老婆心切)

師舉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憎愛洞然明白以此觀來東西南北而縱橫得妙行住坐臥而左右逢原聊爾牌標五里從教目斷千山趙州雖指城外的是何此城外大抵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這僧果是尋言逐句漫費草鞋錢抵死譏生要發行脚趙州亦不免耗昏去呼道問甚麼道此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其僧依前不薦那科箇自道我問大道大似終日數十不知二五趙州所以再三撈摝盡

力提携云大道通長安愼勿錯會此豈非世法佛法打成一片離憎愛嫌揀擇時節未委投子𦍑此作麼生裁斷頌曰

知道還他潦倒翁（不勞贊歎）親言相指自忽忽（大道廣闊忙作甚麼）

關山路遠重須去（是必早過程）一遥長途君任道（往來無阻隔處任縱橫）

師云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只如趙州古佛端的是知是不知若道他知裁他頭角道他不知減伊聲價向知不知處當合許他何故親口不出疎言只爲慈悲大甚傾心吐膽連忙指示實圖易曉易會不知者翻成笑具難見難聞不窮關山路隔鄉國程遙衣錦還時終須索去儻爾正偏象到理事叶通不滯長途優遊鳥道作箇脫灑衲僧豈不快哉不是趙州親指示臨岐險不費盤纏

第五十一則仰山山河

示衆云文約義豐都在筆端幹運心眞語直全因舌本宣揚揀緊要處試請道看

擧仰山勇和尚示衆云一言說盡山河（道箇咦）僧便

喝語唱

問如何是一言（聞風便點）山以火筯挿向爐邊却收舊處（已上神通不同小小）

師云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裏有筋具游戲之三昧東坡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林泉道低聲低聲而況一言包裹塵沙一義含容法界言語道斷非去來今何止山河而已這僧承言滯句韓獹逐塊狗嚙枯骨便問如何是一言林泉道何不向未開口時薦取所以山以火筯挿向爐邊却收舊處林泉道仰山老漢被這僧一問不免手忙脚亂放去收來雖是妙用現前幾人於此能思無邪若也悟斯一法管敎萬法圓通塵劫凝滯當下氷消無邊妙義一時通盡怕伊不信試問投子頌曰

一句稱提萬象分（大小明白）摩竭空自掩重門（莫妄思惟）當初衲子微開眼（悔之不及）挿筯爐邊當火焚（照顧眉毛）

師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若能於此稱揚提喝的了了明明洒洒落落自然森羅萬象古佛家風派列岐分花聯葉綴摩竭重

門者梵語摩竭陀此云文物國西域記云昔如來於摩竭陀國初成正覺梵王建七寶堂帝釋修七寶座佛坐其上於七日中思惟是事當時衲子於仰山示衆擬提撕處微開正眼何必以輕勞重挿筋爐灶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焰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此與扇子跨跳東海鯉魚築著鼻孔雨似盆傾的意脉不相上下還委悉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三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四

後學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五十二則首山菩提

示衆云長安大道七縱八橫咫尺鄰關一了百當不移寸步孰能得到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菩提路(脚跟下薦取)　山云此去襄縣五里(不多不少)　僧云向上事如何(得一望二)　山云來往不易(同道方知)

師云處處菩提路頭頭古佛家不勞重進問海角與天涯梵語菩提此云覺若知擬心即差便解動念即錯汝但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拈匙舉筯運水般柴常能覺察身心不被六根六塵六識使作若向世諦門中教貪嗔癡汨沒深爲可憐儻肯迴光返照返本還源即凡心而見佛心就迷路而歸覺路甚生次第嗔癡是道士深肯之若也於斯明得菩提煩惱本無有二恁麼看來何必緊緊芒鞋旋尋竹杖向人問路首山見這僧卓呆搭癡就便提携道此去襄縣五里此謂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這僧稍知滋味恨心不捨又問向上事如何故首山因便截勢就口便嗢道來往不易雖然如是且於鳥道存心覓休向區區意路尋他日逢人不得錯學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程(看脚下)　綠楊鶯語送行人(不惜慈悲)
標五里向君說(謝師指示)　莫道當年不指陳(爭能諱得)

師云楊無爲道淨土周沙界云何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恁麼會得爺不索說老婆禪教窮直去既不消迤邐行脚更何須特地歸鄉若阮籍遇窮途輒慟哭而迴如此擬進豈非大錯雖是短長亭畔楊柳青青歸與悠悠鶯聲恰恰臨行更盡一杯酒著意參詳更度量休數單堠雙堠枉了將心用心爲汝恁麼指陳當可歸家穩坐始見飄蕩多辛苦莫道山僧不道來

第五十三則巖頭片帆

示衆云恒居彼岸唯貪竄險截流空守澄源終不隨風倒柂還有悠悠漾漾垂綸擲鈎者麼

舉僧問巖頭古帆不挂時如何(平生厭風浪抵死倦舟航)巖云後園驢喫草(在意放者)師拈云寒山睡重拾得起遲(筭來名利不如閒)

師云世界未成之際父母未生已前無地水之可成機無火風之可離散無諸佛之可歸依無衆生之可濟度向澄源湛水獨纜孤舟不挂片帆不施短棹畏風波之險惡戀荻葦之深藏這僧將此大意來問巖頭雖能及盡今時大抵少些和氣不見紅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得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所以巖頭亦不截斷衆流亦不隨波逐浪向不溜處楔一馬杓道後園驢喫草於飽齊時慎勿咬嚼切恐中結肚脹料竄灑蹄不守繫驢橛自然無惹絆是他投子優游平易不滯玄關忘寵辱離憂喜與輕輕拈過道寒山睡重拾得起遲他誰管你前閑與後閑喫草不喫草雖然如是休從長耳咆哮處蹉過胡笳一韻長頌曰

雲暗西巖東嶺明(隱而彌彰)汀洲南面起笛聲(不容探聽)天光睡重和衣濕(始覺渾身泥水濕)鶯囀高枝柳帶春(切忌隨聲逐色)

師云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鞔鞔其實此事有眼難窺有耳難聽雲暗西巖月生東嶺向半明半暗處似見不見時理圓言偏言生理喪不免汀洲南面品起笛聲蓼岸西頭頻頻側耳非賞鑑者不達其旨非知音者莫造其微此之所謂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其奈犬光滴翠燭

影搖紅木女魂消石人睡重非止幕天席地其由枕
石眠雲露泣花梢風鳴樹杪既潤澤於布衲合休沐
於雲流普使人人盡皆知有渾一似春日流鶯出幽
谷遷喬木衣金縷囀笙簧恰恰啼時要汝不著聲色
翩翩飛去有誰能曉眞如恁麼會得方信道侵陵雪
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

第五十四則風穴鑒鹿

示衆云事存函蓋且容彷彿闕酢理極忘情誰敢依
俙比擬不犯脣皮一句合作麼生道

擧僧問風穴鑒鹿成群如何射得主中主險穴云
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寥問白鷗(切忌道著)

師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
位住玊理一言擬擧脣寒齒冷將垂半肯欲窮囉嘍
魂消忌犯當頭豈容喘息只可傍提護諱不宜冒瀆
尊嚴鑒鹿者乃群鹿之長也制字之法故从鹿从主
群鹿隨之皆視鑒尾所轉爲准古之談柄用鑒拂揮
之良有以也獸類尚別尊卑人胡不分上下由是風
穴識尊卑存上下故不犯顏觸忤宛轉虛玄傍通奧
妙以有語之無語不談之極談對他道釣船載到瀟
湘岸氣咽無寥問白鷗爲復是推惡離巳爲復是讓
善叢林具眼者辨看其或未然試聽投子重宣罵勅

頌曰

禁殿重闈覗聽危(誰敢妄通消息)側思偏立綍綸垂(勅通天下)
(王不流行)漢鄉雲斷汀洲迥(仰望不及)嶺暮猿啼孤月圓(大小明白)

師云九重深密處不許外人知此明尊貴一路無敢
當鋒擬來覗聽罪不容誅疎山仁禪師始問洞山未
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疎曰還可切也
無山曰闍黎卽今切得麼疎曰切不得則無諱處山
肯之僧後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山
曰要頭斫取去僧又問雪峰峰以拄杖劈口打曰我
也曾到洞山來林泉道寧可截舌不犯國諱此皆正
偏回互兼帶叶通之微旨也雖則側思偏立拱密威
嚴臣當退位朝君子合轉身就父綍綸垂者禮記緇
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
大人不倡游言游者浮也不可用之言也綍音弗車

索也既爾漢天雲斷必然昏霧不生沙岸汀洲固宜孤迥山寒嶺暮幽洞猿啼霜重風嚴喬松鶴唳當此之際作麼生辨的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連

第五十五則投子三身

示衆云三即一一即三三一不相攝分明為指南莫有深談實相善說法要者麼

舉僧問投子三身中那身說法([illegible]) 子乃彈指(此義文長付在來日)

師云三身謂法報化也法身毗盧遮那此云遍一切處報身盧舍那此云滿淨化身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在衆生身中即寂智用寂是法身智是報身用是化身這僧今問那身說法待似含元殿裏坐猶自問長安你子細參詳那一身不與汝說不見道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熾然說無間歇恁麼看來何待彈指而纔聞邪僧貫休詩云棠梨檀塔六七級紅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子此心能有幾人知林泉道用知作麼林泉雖恁舉來不可便恁麼會不可不恁麼會畢竟如何乃鳴指一下頌曰

三身說法問端由(事窮的要) 彈指輕輕海岳收(理極深玄)
金鎖塔開紅日像(高著眼看) 夜深人笑碧峰頭(傍觀者哂)

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而況殿樹庭柯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頭頭爾法法爾儻能於未發問時未彈指處深辨來風稍知去就任茫茫之滄海縱岌岌之群峰萬狀俱泯千波鼎沸雖是放去較危何礙收來太速玉關金鎖八面玲瓏寶塔珠簾十方洞暢赫赫禪天紅日巍巍聖像金容不離三身而明一性忽若夜深人悄笑虛空不解點頭試來碧岫峰前肯入鄽何妨垂手機感相投一句更請道看暫時歛念輕彈處樓閣重重門自開

第五十六則曹溪意旨

示衆云水長船高岦學臥輪誇伎倆風恬浪靜不應如秀拂塵埃伶利衲僧自知下落

舉僧問仰山湧和尚曹溪意旨如何(朝朝相似日日一般) 山云一鏃入寒空(徒勞摸索)

心暗疑明

師云唐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疋寶鉢一口林泉道勿謂龍頭善分別故應天眼識天人汝等諸人若謂林泉以此便爲曹溪意旨者大似持蠡酌海握管窺天若要見諦明白須問投子始得頌曰

重峰層仞揷寒空（巍巍峩峩 磊磊落落）塔鎖深雲勢莫窮（仰望）不及千古松聲來有韻（莫將耳聽）萬年溪水去無蹤（只可心知）

師云高高標不出隱隱莫能窺那許追攀豈容奔（去呼）湊既待依俙彷彿不無突屼崢嶸重峰層仞揷窅漠之寒空古澗幽泉瀉灣環之夜壑嚴扃梵剎塔鎖深雲休云佳趣難窮畢竟玄微漏泄發傳千古松風韻出於青霄意緒萬年溪水終投於碧海林泉恁麼學

似將來大似與鉢盂安柄令混沌粧眉還可喜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第五十七則雪峰長藁

示衆云半半和和抹抹搭搭沒名沒姓無繫無拘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有具眼者麼

擧僧問福州靈峰興和尚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千聖亦不識）峰云白雲覆青山（覆而彌彰）僧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認著依前還不是）峰云涂沼徒長藁（根非上下士）

師云毗盧有師法身有主非具天眼龍睛者莫能覷見洞山一日爲衆曰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僧便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林泉道爲垂一隻手不惜兩莖眉保福別云佛非林泉道倒用顚拈子細看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林泉道不惜唇皮盡情吐露若也於斯薦得方信道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自古至今無人能識故靈峰寬邁外羅出就藏鋒道白雲覆青山雖則體用互興正偏棄到其實舌上無十字關口角有空王印更須子細參詳愼勿死在句下這僧果然究妙失宗機昧終始鑽入紅綿套索跳入碧玉穽坑道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靈峰火到頭上急忙撲撒道涂沼徒長藁林泉道休於言下覓莫向意中求免致拖泥帶水那消逐氣尋香向乾乾淨淨冷冷淸淸處試參頌意頌曰

雪嶠層層翠鎖深（此鎖不入）風生寒岫結重雲（仰望不及）夜來丹鳳沖霄漢（沒蹤跡斷消息）聽曉樵人逐鴈群（一句無私語千山走衲僧）

師云氷霜一色雪月交光明白轉身還曾墮位莫守層層雪嶠休栖密密霜林漫貪疊嶂堆青枉戀幽巖鎖翠非止形興未質其由名起無名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轉位回途從偏入正功勳不犯兼帶叶通雖寒岫暗結重雲奈春嶺微生皓月夜來丹鳳偶爾沖霄聽曉樵人虛勞心力霜鴈旣歸塞北雲流莫背司南恰如鷂子過新羅致使驢頭空聳耳還麼知都爲此時曾蹉過故令今日卒難逢

第五十八則廣教冀州

示衆云無師智自然智沒可思量分別心取捨心決

難裁斷莫有摸索著知下落者麼

舉僧問蘄州廣教志和尚是甚麼物學人不會（只是）

志云生在冀州（你不具眼）（將謂忘却）

師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林泉恁麼學來會那不會若言會情存一念悟寧越舊時迷若言不會虛生浪死有甚了期向端的處道將一句來黃蘗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的不得又石頭和尚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又慈覺云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若會得這不會的甚生䆁第六祖大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荷澤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作本源佛性澤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林泉道靈山授記也不似今日這僧不會荷澤誇知畢竟此物是何模樣不似廣教說得道理好待道是識誇空花之濃淡定兎角之短長待道不識憎金有色謗沉無香不如且敘鄉貫道生在冀州識與不識會與不會一任卜度

其餘意況自有投子爲伊指注頌曰

禁幄重闈苔蘚深（誰能跋涉）金鈴不動侍無人（照而常寂）誰

携班杖來相問（不識不識）報說東園麥壠青（切忌妄傳消息）

師云曹洞正宗假尊貴一路明至極幽玄之道覩之無見聽之無聞若至尊之處寶位上下悚慄內外雍容猶衆星之拱北辰如百川之潮東海故險以龍樓鳳闕禁幄重闈非箇中人曷能履踐所以絲苔斑蘚隱密幽深故云寶香鳳燭煙雲合寂寂簾垂不露顏由是金鈴絕響畫鼓聲消臣退位以辭君子轉身而就父非止借功明位還能借位明功由爲今時入鄽垂手故以非物之物不會之會不解交處再三再四與携斑竹方便提携這僧問既有宗廣教答亦攸同雖是生在冀州何處不爲鄉國莫使承言者喪休教滯句者迷東園麥壠任青青春意盡教藏不住雖然如是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第五十九則風穴皮裘

示衆云鼻下有口眼上有眉怕伊不信折麼問誰還許顚拈倒用竪判橫批麼

學僧問風穴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熱則趁涼向火）穴云
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上築皮毬（不勞採聽）
師云得處但能忘計較用時全不費功夫若向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呻吟聲咳運水般柴著衣喫飯處不被塵境所礙世事相謾於陰入界處外不隨應內不居空自然中間無繫縛處故石霜云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應須念茲在茲休更抑而不抑當合切切一一親爲這邊冷淡那畔相應所以風穴拈轉話頭教你全親至切處灑灑落落脫塵離俗非止教你出生死樊籠解識情羈絆特與汝道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上築皮毬知他是你聽得那不聽得曾見不曾見古不云乎萬籟有心聞不得孤殿無聽却知音子細參詳不宜造次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敏而好學）東山歌唱北山吟（拍拍是令）弄潮須是江吳客（隔行是利）別語還他漢地人（理長即就）

師云雪峰和尚三上投子九到洞山汾陽昭參七十一員大善知識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昭於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昭曰正是我放身命處非止這僧以親切之言曾問老翁上代下世誰不如之要碎疑團須參老宿深謝風穴指東畫西將南作北吐無礙辯學無舌人吟無字詩歌無聲曲何啻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此非本色衲僧莫可得而知也這僧恁麼問風穴恁麼答若非曾泛滄溟慣經風浪弄潮於性海駕險於眞空莫能及此唯江吳賈客可同舟而濟知胡越而無異心風穴雖恁分明舉似若蕃語相似何故如是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林泉權做通事舍人聊與妄傳消息還會麼他日逢人不得錯舉

第六十則僧問首山

示衆云窮玄究妙好肉剜瘡數黑尋行無風起浪待要不問且守本分還肯恁的麼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山云
恠你一問遲也（大道廣濶忙作甚麼）

師云將心用心轉見病深況此事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楞嚴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卽能推者我將爲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眞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我與汝安心竟只如吾佛徵處達磨安時未審這僧作麼生用若也解用常啼賣處休違價其或未然海東有果莫欺謾首山道恠你一問遲也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方來便去待要教他疾會所以反恠其遲可怜一片婆心切望斷三山片月輝其餘光彩分付投子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勘破了也） 發言方表赤心人（少賣弄） 只知進步求名玉（轉急轉遲） 爭信靈苗不受春（虛勞心力）

師云若是靈利衲僧未語先知不言自會直待發言吐氣堪作甚麼從來迷悟似迷今日悟迷非悟爭奈赤心片片知人少覩面堆堆覩者稀圭峰云作有義事是醒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醒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儻能退步就己收攝身心宛勝進步求名徒增瑕纇枉向荊山抱璞還同卞氏招殃不如自守如意寶珠免受途中跉跰辛苦而況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豈受春風和氣分拆芳妍不勞造物化工隨時般弄苦也於斯薦得自知無伎倆似覺得便宜

第六十一則首山此經

示衆云六成就中莫識四法印內難收端的卷不到頭其實展不到尾爭肯容易教人隨喜

舉僧問首山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汝還識字麼） 山云低聲低聲（開口即錯） 僧云如何受持（動念即差） 山云不染汚已（是鹽傑觸夫藥）

師云東印土國王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王問曰何不看經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林泉道有勞尊者神用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有時自看次僧曰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何故自看曰我只要遮眼云某學和尚得

否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透林泉道面赤不如語直巧說不如便道又一日看經次僧明哲云和尙休搽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晩也云正當午也曰猶有這箇文彩在云某甲無亦無曰老兄大聰明云某只恁麼未審和尙尊意如何曰老僧皺皺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過時林泉道猶有這箇文彩在只如尊者與藥山看轉的是此經那不是此經若向未開口時薦得何必竺法蘭陀特來飜譯首山云低聲低聲意恐這僧承虛接響畯黑尋行故恁麼道這僧魂靈不著軀殼猶自審問如何受持不想首山誨人不倦就口便嗢道不汚染若是喫火不燒舌的衲僧便解轉身吐氣不被眼謾豈容口決頌曰

水出崑崙山起雲(兩段不同) 釣人樵父昧來因(當局者迷) 只知洪浪巖巒濶(水自水兮山自山) 不肯拋絲棄斧聲(各自有前程)

師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知無一法不本乎心無一物不根乎性若以比量而較見煙定知是火見角決然是牛水豈無其淵源山豈無其雲霧釣人依水樵夫依山而不委艮覆椀坎中滿童蒙之爻象動靜之緣由雖知洪浪巖巒不肯拋綸罷釣貪尋嵓巒寬闊徒勞斧鑿痕深大似點罰這僧只知一切諸佛皆從此經而出殊不知此經亦賴一切諸佛而說不見道過去已說未來未說現在今說還知此經下落麼以拂子擊禪床云休得也

第六十二則趙橫高坡

示衆云念念釋迦出世還能會古通今步步彌勒下生莫避撞頭磕額處處相逢休推不識

擧僧問郢州趙橫山柔和尙如何是佛(不禮拜更待何時)

柔云平地望高坡(徒勞斫額)

師擧花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方信道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又高仲常題龍門萬佛詩云鑿破蒼崖已失眞又添行客眼中塵請君試看他山石不費功夫自法身林泉道恁麼看來左逢而右遇日富而心飫搒破面門無迴避處所以用老婆心太切當陽指示更不囊藏被蓋直敎體

露眞常道平地望高坡莫便淹採眵眼斫額遶眉擬
若如斯蹉過久矣不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且向無縈惹沒粘帶處子細參詳頌
曰

江山歷盡幾施功（草鞋錢還來也未）方得逢人話皆同（不是）
（知音徒側耳）春到洞庭無壁岸（方知暖日初融）鳥啼西嶺月生
東（切忌隨聲逐色）

師云漳江問瀧泉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攙
手出漳江泉云蟄戶不開龍無龍句江云是汝恁麼
道那泉云是則直言是不是則直言不是江云攙手
出漳江林泉道只如恁麼道是肯他不肯他諸伊不
諸伊具眼者辨看又趙州問僧千山萬水來那箇是
你自已僧云某甲不會敢問和尙如何是學人自已
州云萬水千山林泉道只是舊時行的路逢人舉著
便諳訛若向這裏會得方信道君子千里同風元本
一家無二既有洞庭春色不無曲爲今時問甚氷消
北岸花發南枝恰恰鶯啼翩翩蝶戲月生東嶺日墜
西樓皆不離我建化玄門還會得麼遂以手斫額云
遠觀不審近觀分明

第六十三則九峰龜毛

示衆云禪天遼濶豈限西東性海汪洋那分南北箇
裏既無遠近就中寧有輕沉試來战掇便知深細

學僧問九峰勤和尙如何是西來意（碧眼胡僧笑點頭）
云一寸龜毛重九斤（無星秤上一任稱盤）

師云祖意本不西來西來那有祖意僧問藥山祖師
未到此土此土還有西來意否曰有云既有祖師又
來作麼曰只爲有所以來林泉道若不來焉知有而
況此意自無始時來千佛出世亦不曾增千佛入滅
亦不曾減何必問祖師來與不來東語西語所以老
龎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恁麼觀來無一處而
不周無一法而不遍雖然如是還丹一粒點鐵成金
丹未點時鐵只是鐵故九峰不惜慈悲曲垂方便教
這僧向無輕重處教知輕重無斤兩處要知斤兩雖
是權衡在手賓圖施設由人休只於龜毛上尋兔角
邊覓非唯鍋子過新羅枉又刻舟來記劍西來的意
本不囊藏東土衲僧不勞別討如或不然請問投子

頌曰

等閑不語未逢人(知音者少)語便傷直似太親(老婆心切)不顧火中驚鳳息(枉費神詞)驚他石虎暗生嗔(不勞怯血)

師云靑林師虔禪師道我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故少林面壁摩詰忘言石鞏張弓俱胝竪指鎭州三聖慧然禪師一日上堂云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林泉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一人放行中把住一人把住中放行殺人刀活人劍總在三聖興化手裏雖是九峯言如劈竹心若直慈皆爲慈悲之故能如是也火中驚鳳海底泥牛無處棲泊莫能摸索從敎石虎生嗔一任須彌懊惱露柱燈籠總不惟得還達此意麽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第六十四則臨濟吹毛

示衆云変凡爽聖當稟鎭鏌剪惑裁疑須憑巨闕不傷鋒不犯手的知是阿誰

擧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不害口鋒)濟云禍事禍事(識法者恐)僧禮拜(識甚痛痒)濟便打(殺人見血)

師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林泉道宜著精彩免勞鈍滯這僧向實際理上發此一問大似燒紙攪禍祟合口惹官防臨濟比他喫鹽多如喫米終不肯擔干負計孥及自身所以道禍事禍事這僧有若强魂出現做精倒怔急忙禮拜怎不敎臨濟提正令總權衡劈脊便棒若是皮下有血眼裏有筋也合似他見黃蘗的時節如蒿枝拂相似復向大愚肋下亦築三拳若解如此知恩報恩甚生次第咦痴猫枉守鼠窟死狗難扶上牆伶利衲僧輙莫麤心大膽頌曰

劍藏匣冷逼人寒(喪膽忘魂)擬問樓遲過嶺南(遠之更遠矣)欲進前求退後(鷂過新羅)悲風千古遶溪潭(海中尋不得岸上却相逢)

師云晉書雷煥善天文張華因望斗牛間有異氣邀煥夜登樓仰視煥曰僕察之久矣寶劍之精上於天在豫章鄷城縣界華乃薦雷爲鄷城令修獄掘基得石匣有雙劍光甚艶發送一與華留一自佩華被誅

〇燒亂二字疑衍

失劍煥卒子爲州從事佩父劍至延平津劍躍墮水使人投之見兩龍有文章投者懼迴此頌金剛王劍獨露堂堂擬涉唇吻即犯鋒鋩何止棲遲嶺南而已哉更欲進前退後轉見差訛而況臨濟正令棒頭喝下凡聖不存豈容狐朋狗黨至此輙生狂解者邪浸使悲風千古空遶溪潭枉教臨濟一枝虛勞雲水愼勿累吾累汝應須了性了心遂拈拄杖云休嗟一棒一條痕任你半肯半不肯復鼻却云盡法無民

第六十五則大隨證龜

示衆云一點靈光本非內外千年闇室權立階梯莫有過脫根塵獨耀今古者麼

擧僧問大隨如何是室中燈（不勞挑剔）隨云三人證龜成鼈（衆口難調）

師云譬如暗中實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大般若經云欲界定燒亂不定如四衢道燈色界定燒亂常定不動如室中燈這僧若解定亂兩融眞俗一致自然灑灑落落了了明明不必剜身千盞灌滿膏油箭剔昏燈祈求天眼但肯時時不昧休愁處處皆通耀古騰今赫赫兮光明遍照輝天鑒地晃晃兮氣焰崢嶸何止室中獨能煒燁故大隨以三人證龜成鼈之語試探這僧看具眼那不具眼覷見那覷不見休只管向長葉短葉上觀瞻於大盞小盞內剔撥畢竟煌煌智炬燦燦心燈室內街頭無可不可所以道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要知深細端的更須請問投子頌曰

六耳同謀事可成（少賓）直言方表赤心人（且從室中）燈焰誰來撥（投子弄吹）白髮童兒兩鬢新（罕見罕聞）

師云三人同一心埣土變爲金何止六耳而謀大事設使說龜成鼈呼鐘作甕舌在汝口何傷之有平生心膽直言處分付這僧至理幽微曲說時休剛錯會室中燈焰著意裁剗箇裏光明看誰招撥若達無說說其道自玄玄白髮童兒雖增新於兩鬢青眸衲子還仍舊於雙睛若能見徹根源方信元無意路林泉恁麼分析還理會得麼遂下座云且歸林下去別日再商量

第六十六則瑞巖不出

示衆云玄微及盡妙密難明至賾幽深威嚴可尙未
登寶位保養聖胎者知是何人
擧僧問瑞巖如何是誕生王子（九重深處但聞名）巖云深
宮引不出（貴人難見面）
師云洞山設王子五位喩至尊大寶本來尊貴衆生
心佛亦復如是雖則人人具足箇箇圓成奈無始時
來迷眞執妄背覺合塵故以迷悟修證漸次堦級而
比類之五位者一誕生二朝生三末生四化生五內
生故石霜諸禪師一一頌出誕生頌曰天然貴胤本
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期無別種宮分六宅
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
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情論世莫
群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
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
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工夫
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纔
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淸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
極志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命爲傳持萬

情論試作 論詩

宮經宮

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
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提邊塞
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深處復何宣挂弊
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
羅帳合君臣隔黃閤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屬戀
遂將黃葉止啼錢這僧依此五位首題爲問今具錄
之瑞巖所答之意不言可曉平鋪梗槩投子深明的
確玄微請參頌意頌曰
貴異天然應有時（難從人得）六宮春苑少相隨（攀仰不及）星
攢半夜天輪逈（河淡斗垂夜柄）燭曉東閨簾靜垂（香絶視聽）
師云以世諦爲論位及九五界總三千享萬乘之名
衍兆民之慶富有四海貴爲一人此豈非貴異天然
有時而已哉況我眞乘菩提妙種人人心地莫不包
藏雖黑業荒蕪儻蒙法雨滋榮例皆秀拔而已亦猶
積代簪纓本來尊貴誕質應世必有其時既處六宮
應修萬德六宮者阿房紫微天一玄武長樂建章瀾
遊春苑誰敢相隨曲爲今時權分主伴星攢半夜月
落三更銀漢橫空天輪孤逈東閨燭曉北闕香消垂

珠簾不面堯眉扃玉殿難瞻舜目正當此時合作麼
生牽重轉身就父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第六十七則文殊成勞

示衆云呻吟謦咳無非妙用神通瞬目揚眉總是法
門佛事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至理玄微若爲話會莫
有知音可嘉者麼

擧僧問鼎州文殊和尚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旣能覿面相呈何必重重詢問）殊云坐久成勞（莫是脚癡麼）

師云釋迦拈花趙州指栢道吾舞笏雪峰輥毬皆以
無言之旨爲衆提携若認一機一境不無半暗半明
非唯料調沒交涉端的早自闕甚事是他文殊向優
游平易無艱阻處更不搆思信口便道坐久成勞此
謂之騎賊馬趁賊奪賊槍刺賊誰不索張筋努脉掉
臂撑拳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何必窮玄究妙索隱鈎
深擧足下足皆是道場開口合口無非妙理莫便於
禪床邊蒲團上結跏趺坐鋪眉苫眼處穿鑿鑽研蹤
通解釋到底乾骨頭上有甚麼汁若知無味之味試
看投子有條攀條無條擧例頌曰

馳書纔去返怱怱（草鞋錢還來也未）一足垂酬繼後蹤（步步踏着）
坐久成勞誰委悉（沒脚跟漢）紅爐點雪自相通（不是知音人不知）

師擧青原思禪師令希遷馳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
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
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
生何不向下問遷云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
讓便休迴至青原思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云
信亦不通書亦不達曰作麼生遷擧前話了却云去
時蒙和尚許住山斧子便請取思垂一足遷禮拜林
泉道好好脩事著潭州長髭曠禪師因石頭問甚麼
處來云嶺南來曰大庾嶺頭有鋪功德成就也未云
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曰莫要點麼云便請石頭垂
一足髭便作禮頭曰你見箇甚麼便禮拜云某見處
如紅爐上一點雪林泉道無見爲眞見孰能達此情
恁麼擧來這僧問爲文殊答辭歷歷分明首尾相見
還知投子妙叶兼帶針線貫通處麼無目綉雙鳳冲
虛透碧霄

第六十八則上藍市鄽

示衆云事窮的要須煩竹杖芒鞋理絕幽微焉用月餅雲錫有箇不出門知天下事的漢汝還識麼

舉僧問上藍超和尚善財見文殊後爲甚麼却往南方爲欠布單錢　藍云學憑入室知乃遍方非師不委　僧云到蘇摩城爲甚麼彌勒却遣見文殊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許伊曾見作家來　師拈云然道無迷悟法證由師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不住聖凡莊嚴妙行一念不生全證現　是以文殊遣去須彌登山跋涉不易　海岸逢師市鄽禮友君子不恥下問　或刀山婬舍罪杻王宮縱橫無不是　或童女童男瞿夷聖后左右逢原　彌勒彈指普賢親瞻一般拈弄與君殊　再見文殊復有何事依舊眉毛眼上橫　信知通方知有道曠無涯不是苦辛人不知　不昧光蹤歷窮盡妙若不登樓望爲知滄海寬　諸仁者還知更有一人爲甚麼善財不參無眼相見　且道是甚麼人從來雖共住到底不知名　良久云月色淨中見泉聲深夜聞　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師云不行萬里地不讀萬卷書毋閱工部詩言其見聞博贍智量恢弘方能爲世世法倘然如是況吾眞乘世出世間無上妙道大解脫門邪若非具遊戲神通奮迅三昧得大總持有大威力曷能經由百一十城參五十五大善知識善財初誕生時其家所有伏藏珍寶悉皆出現故立斯號始遇文殊師利發菩提心及問云何脩菩薩行展轉指示解脫玄門末後至蘇摩城彌勒復遣再見文殊林泉道原始要終親切旨肯教虛費草鞋錢所以上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若便恁麼會去處處長安路門門古佛家不勞重進步特地訪烟霞投子拈云然道無迷悟法證由師不住聖凡莊嚴妙行林泉道起初不遇作家到底難成骨董迷本非迷悟本非悟其道玄玄何消指注至此無聖凡可立無妙行可脩方稱一乘圓頓之性雖文殊指令遍參其實大解脫門誰不無之不見道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管不傳心癡愛成解脫眞源貪嗔運菩提大用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若然則不昧光蹤縱橫得妙更問善財不參的知識若能覿面相呈莫認默然良久雖則滿頭白髮暫

別巖阿還能半夜穿雲來遊市肆偶爾相逢合談何事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頌曰
日出昇空高下周普天匝地崑崙源派入川流大無不包小無不入春山雲逗風無盡銷鎔頓入不思議鴈去迴南天地秋年年不別
師云解脫門中千光朗耀菩提心內一點難謾蕩蕩乎哉恢恢然矣運晶明之慧日升霄漢之眞空爀爀而高下普周照燭而古今無間崑崙源派分入百川華藏緣由收歸六相若春山雲逗往復無際而動靜一源曉樹風空圓音互奏而即同萬籟優游四法界不離十玄門寒鴈回南遍詢知識秋風應律搖蕩乾坤只如不涉途程一句合作麽生道點地脚跟難摸索莫隨萬水與千山

第六十九則洛浦藏教

示衆云開眞如門正見磨盤秋結子離言說相忽逢碓觜夜生花自從諸聖不安排直至而今無處所莫有達此理的麽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果然不知果然
不識浦云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心中明了了何必意遲遲
師云如來所說一大時教分而爲三一經藏二律藏三論藏然此土流傳者萬分之一也這僧今問藏教中收不得者非謂紙上語也欲窮一切衆生亘古亘今歷劫常存無生無滅妙覺之眞心者也始自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其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此未說之說不傳之傳何隨函而可收攝者邪又云吾四十九年所說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止啼黃葉汝等諸人還識眞金麽將知此金豈非藏教收不得者歟洛浦故以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爲答法華藥草喩說密雲彌布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雖三乘根機不等而如來所賜法雨無有異也片玉光輝辟從他得況汝之眞心本來具足者也不見道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其餘光彩別看頌意頌曰
畢鉢巖花曉帶春一氣不言含有象香風時結鷲峰層萬靈

（何處謝無私）須知玉像餅中塔（若人窺得破）別有輝天鑑地燈（大小大明白）

師云東君不世情委曲到山家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畢鉢巖乃阿難結集法藏之所也自此香風遠布瑞靄層分福利群生恩霑萬國如來說法之處號靈鷲山山多鷲鳥故以為名雖阿難結集而出皆我佛金口親宣萬古流通皆因此也法苑珠林第十云四天王白宣律師曰如來臨般涅槃時與人天大衆在香山頂阿耨池南牛頭精舍住告大迦葉汝將須菩提在須彌山頂吹大法螺召集十方十地諸菩薩及聲聞僧百億梵釋及四天王等亦召十方諸佛來集香山迦葉隨教大衆雲集爾時世尊跏趺而坐入金剛三昧定大地六種震動又放眉毫相光遍照大千經于七日大衆咸疑不如何緣世尊從三昧起熙怡微笑告諸大衆言我初踰城始出宮門外有乾闥婆王將領步族奏百千天樂來至我所即問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菩提彼語我言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盤時付囑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金印有一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達常使我護若成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梵天王與地神堅牢於菩提樹南以黃金白玉造大金剛壇衆寶莊嚴雖然如是還知輝天鑒地一點分明處麼昔日雲巖曾漏泄輪王不戴寶花冠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四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五

後學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七十則芭蕉法身

示衆云薄批明月細切清風若能拿空颼空便解以楔出楔且道誰有如此作略

舉僧問芭蕉情和尚如何是透法身句（熊鬣筋斗驢舞柘枝）蕉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放去較危牧來太速）僧云學人不會（却較些子）蕉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有甚面孔）

師云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曰向上與汝道

也不難作麼生會法身云請和尚鑒曰鑒即且置作
麼生會法身云與麼與麼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
的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林泉代云謝
和尚降重空筵這僧今日要會透法身句何不參取
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
灸猪左膊上若向這裏會得脫灑明白不索自已走
南掠北免致教他推東扯西果然芭蕉道一不得問
二不得休雖是鉗錐在手縱奪臨時其奈這僧撒呆
掉癡故意粧昏(去呼)你不見道萬丈海深須見底只有
人心難忖量故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且道相見的
是芭蕉那不是芭蕉記得徑山大慧云蕉芭蕉芭有
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吹得來便似南京大相國
寺東廊下第十三院王和尚破袈裟林泉道莫錯認
若能即物明心以言會道爭肯頭頭蹉過頌曰

休問維摩臥病城(罕明)釁靈山空自掩光陰(少知過音)流
沙欲渡全無難(宿生)(慶幸)莫聽鷲嶺在那林(枉勞心力)

師云昔維摩詰假幻化色身示疾於毗耶離城靈鷲
祖翁遣三十二菩薩就彼問病摩詰以不二法門勸
當透法身句末後曼殊室利以無言無說無示無識
離諸問答爲酬曼殊復問摩詰默然故肇公涅槃無
名論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
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斯皆理爲神御
非虛掩光陰者也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
光須是一一透得更須知有向上一竅雲門出衆云
只如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
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
相委悉峰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門云喏喏恁麼
會得達磨不必西來遠渡流沙雖無厄難枉費盤纏
伶利禪和幸勿隨聲逐色向這畔那邊虛勞採聽還
知端的處麼滿風兩檻竹白露一庭松

第七十一則芭蕉好惡

示衆云把得住放得行方爲好手做得是作得主賣
弄好心子細點撿將來也只道得一半

學僧問芭蕉徹和尚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
師還提携也無(隔壁過狀)徹云不提携(面赤不如語直)僧云爲
甚麼不提携(果然着疑)徹云老僧粗識好惡(少賣弄)

〔十〕四疑五

〔十〕情疑淸文同

師云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乃潙山四世孫也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慧情禪師情上堂舉仰山道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一日上堂云眼中無瞖空裏無花水長舡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這僧發此一問豈不聞圓覺經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何捨何證而可言也況此一人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如何提携卽是所以芭蕉切恐和光惹事故恁刮篤成家可惜這僧慕頤茅廣逼拶芭蕉盡筋截力道老僧粗識好惡雖然惜得自己眉毛爭奈穿過那僧鼻孔莫更有識好惡者麼去不堪共語顧過投子慈悲方便爲伊頌出頌曰

百歲童兒出戶來（解行不顧今時道）滿身紅爛惹塵埃（爲墮手）一隻（絕手有分）火中閑步淸涼地（不惜兩莖眉）識者無因敢近擡

師云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雖云偏處不逢其柰玄中不失利生接物須展丹誠拄戶撐門不無紅爛雖則塵埃滿面都緣爲法亡軀同安云但將生死爲活計火裏安身火裏涼恁麼會得居火宅而煙焰自息懷熱惱而豁爾淸涼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般若如淸涼池四面皆可入若能見地明白自委就中利害具此眼者方能知識雖能知識認著則不可所以無敢親近擧似擅便提携咦雖云識好惡待似沒人情

〔十〕是疑作見

第七十二則天彭當戶

示衆云色見聲求無非是妄情忘執謝未足爲眞若非塞壑塡溝泊免撞頭磕額有認得的麼

擧僧問天彭如何是佛（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彭云親切不離家寂寞不當戶（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

師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未委乎阿誰一一能見徹方信道搜遠不搜近宜假不宜眞空認彩繪粧鑾漫討泥龕塑像不應棄本逐末枉敎背父尋爺休只向蓮臺上追尋莫便於光焰邊別辨此之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善慧大士心王銘云了本識心識心是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

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林泉道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看時却宛然莫有具眼者麼無心能出岫爲雨善知時頌曰

白雲時映舊山青(依稀彷彿)竹鎖薄烟露幾莖(瀟灑扶踈)虚室夜寒秋月迥(清光何處無)鴈迴遙聽可三更(幾人能曉)

師云妙用縱横智體不動子雖依倚父全不知散乾盡而本自無心踞坤輿而端然有力此亦寂而不動感而遂通之朕兆也於此半遮半露似晦似明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孰能於是了別心佛之根莖枝葉者邪雖倚蒲危坐虚室生白心月孤圓秋天獨迥猶可轉身不居一色直得鴈迴北塞聲噎南樓木女初聞石人遙聽只知日午是三更那信天明方半夜何也月滿猶虧半烏沉始是圓

第七十三則禾山打皷

示衆云恁麼也得就紅買得魚偏美不恁麼也得水月空花雖可比一槌羯鼓響遮天未審知音能幾幾

擧僧問禾山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但有纖毫即是麼)山云解打皷(鼕鼕)

師云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襄陽人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参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尙住此山多少時曰只見四山青又黄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隨流去僧回擧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茆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令僧問和尙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也師曰作麼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你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其僧迴擧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眞師子兒林泉道不勞讚嘆顯宗令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大慶壽立悟王禪師曰此是甚麼

字師應聲答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令旨賜長
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
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
心若依佛也是㘞林泉道誠哉是言也玄悟答謝曰
無爲無作認著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巳
太過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
羅一境中林泉道更須打破始得還知禾山解打皷
麼尋思此語絆人處信手拈來用寂親頌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駟不及舌）子似禾山一句傳（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打鼓一聲喧宇宙（驚破髑髏）氷寒千丈忽生迊（不妨奇特）

師云杭州鳥窠道林禪師一日因侍僧智通辭師他
往師曰汝今何往云某爲佛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
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欲學佛法吾此間亦有少
許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布毛吹之
通遂有省林泉道雖然稍得吹噓力莫撤金沙在眼
中投子老漢雖是一擡一搦其間有縱有奪驀護門
風不得不爾爲他攝得出用得親不犯官商能喧天
地若千丈寒氷偶爾生迊自古及今實難比擬非同
石筍抽條處恰似疎山臘月時

第七十四則黃連聲前

示衆云擬學心時徒勞側耳未開口處切忌攢眉非
爲有條攀條免致無事生事有違此理者麼

擧僧問黃連和尚如何是聲前一句（合取狗口）連云聲
前無句聲後問將來（語直心眞）

師云聲前一句圓音落落而罕遇知音物外三山片
月輝輝而少逢明鑑切忌情存向背隄防見處偏枯
不應口苦心甜何必唇寒齒冷欲發明第一義諦須
大開不二法門截流之機豈在有句無句談天之辯
元來是積識積若非摩詰忘言爭顯曼殊本意宗甚
說樹倒藤枯句歸何處也不消賣布單買草鞋向禪
床角重來擧似不見道但有言說俱無實義故於第
二門頭許汝東語西話頌曰

空劫前時曠路閑（無人蹤跡）聲前無句信人難（忠言逆耳）欲
窮滄浪白雲曲（孰是知音）且看石人露半顏（休錯認）

師云一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何必直待

四聲五

空劫前時而已哉若肯言辭路絕分別意窮處優游
放曠廓落幽閑聲音未發已前箇裏本無言句求人
取信端的為難欲窮其源擬探其底若滄溟之深似
白雲之遠曲高和寡聽者還稀不如向眞淨界中無
漏國內睥睨石人木女鏡像空花雖露半顏未容全
諸還記得報慈半身寫照偈麼日出連山存隱顯月
圓當戶定虧盈

第七十五則資福圓相

示衆云五音不犯應須眼裏聞聲六律難該莫向喉
中取則莫有善打和者麼

舉僧問吉州資福寶和尚如何是古人歌（囉囉哩哩）福
畫圓相對之（誰是知音）

師云五燈會元所載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資福
第二世貞邃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歌邃畫圓相示
之非問實也邃乃潙山四世孫也雖用暗機默論其
聲如雷已露栓索這僧不會是處語言皆合其道誰
家絃管曾不傳心自古至今喧天聒地方顯觀音妙
唱沙界成聞返聞聞性圓通第一何必慢謳彎曲忙
和陽春不比梁州非同大石豈不見道胡笳曲子不
墮五音韻出青霄任君吹唱還知資福的意麼自笑
老林泉不解打手勢試聽投子老師吟猻節奏泛木
相象頌曰

一曲兩曲深夜彈（不勞側耳）松風和雨過前山（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可憐卞玉離荊岫（難換連城）誰是知音卻取還（惟許相如）

師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所以道無絃琴有韻
千載響泠泠耳聽應難會眉毛始解聽故於深夜以
應佳期對團圞之皎月奏戛戛之淸音若瑟瑟松風
似霏霏溪雨論甚山前山後輒莫村北村南若遇賞
音無可不可據此酬對待似荊山之下卞和之璧而
獻秦王知王殊無割城之意而相如使人衣褐懷璧
歸趙還知這僧蹉過處麼異音不入常人耳莫比陽
關第四聲

第七十六則崇福寬廓

示衆云碧岫峰頭恩和尚能說大口紅塵堆裏誌公
老曾露赤心若知語忌十成管索深藏三寸正當此

時還有道得的麼

衆僧問益州崇福志和尚如何是寬廓之言(胡道亂道)志云無舌人道得(含著正道)已(在口外)

師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林泉道七九六十三又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林泉道九九八十一恁麼商量何遜彊而可卜度何方隅而可計較寬廓窄隘不言可知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以此觀來便見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只如無舌人合作麼生道護唵薩哩嚩怛他阿誐多頌曰

寬廓言時不犯舌(悄地悄地)清風高韻碧雲斜(不勞採聽)石
人貪話西峰事(言多傷行)不覺東巖起霧遮(而蓋不露)

師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何必高談濶論會古通今不動唇皮要周覓字既解群居慎口應須獨坐防心玄之又玄誰委維摩一默說本無說枉分法藏三乘況一言包裹塵沙一義含容法界所以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林泉道勸君不用分明語語的分明出轉難直饒席上風生更聽窓前竹韻碧雲合處既有知音白雪歌時非無明鑑雖則石人口淺暗通一線實難明焉知木女情深區塞十方無障礙且道西峰東巖相去幾何還知麼夜半正明曾不露曉來寧許見些兒

第七十七則梁山道場

示衆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指出諸相非相斷我梁山和尚怕汝不信更請道看

舉大陽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已是起模畫樣)山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隔壁過狀)陽擬進語(鷂過新羅)山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氣急殺人)陽於言下有省(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山)禮拜乃歸本位立(何不早恁麼)山云何不道取一句(是何心行)陽云道則不辭恐上紙墨(已露栓宗)山呵呵笑云此語上石去在後果上碑(發山受記不似今日)投子拈云然道曠古今行人難度(額頭汗出)山危絕嶮登者無因(脚下烟生)儻不發問先蹤履踐

無期得入(欲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所以悟由自已印乃愿師(趁初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遍代證明續佛慧命(古之今之度矣大矣)此
者窮崕問路力盡指蹤(爲垂隻手)巖壁無門力窮進退(不惜莖眉)既金龍失水妙翅急提(用盡老婆心)別透波瀾
復歸本位(靈利衲僧一撥便轉)諸仁者(咄)正當恁麼時還知
古人退位處(麼用作麼)知若知得可謂萬仞峰摧千波
竭沸(咄)龍宮與天界分鶯鳳閣並星辰合彩(應須高著)
(眼不可漫度量)巖松籠瑞川霧草薰(刺破眼睛穿透鼻孔)不犯化門
千山迥出(人面高低)逐若不知落處巖潤無人問龍愁
滄海深(漫汗由自可懵懂更傷嗟)

師云空劫威音外壺天不夜時此迴如蹉過千載卒難追所以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情若不生相自無隔直饒空一切法猶有這箇在故梁山用撥天關手指出一條活路要汝別峰相見陽擬緊緊行纔忙跋草履險不臨岐墮坑落壍伶利者一呼便應懵懂者喚不迴頭是他終是飽參衲子倚措禪和項顙上擬彈脚板底早響不動步得到家山不費力便登覺岸被伊再撈便解翻身明眼人前終難出料由是投子既

◎投字更酌

權衡左手豈倦稱盤欲定錙銖須分分兩大抵無星秤上本沒高低信手拈來不無取捨雖則道曠古今行人難度山危絕險登者無因此蓋空劫已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商量比及發問●投至得入要知資勝以表師強葉葉聯芳燈燈續焰既因指示必解窮通然暫失機幸蒙提挈頌曰

路窮岸仞問山翁(問既有宗)別指巖西嶺近東(答亦汝同)擬
進霧垂嵐色重(擬心一絲對面千里)迴頭項見太陽紅(不因師指)
(示泊乎錯商量)

師云枯木巖前雖多差路空王殿內本沒請訛擬欲色見聲求寧不迷頭認影所以重重進問切切咨參幸遇宗師不忘付囑續佛慧命爲法棟梁與一切衆生解黏去縛明心見性故垂隻手不惜雙眉再四提撕爲他指示雖則西巖東嶺聊分這畔那邊劫外今時正來偏去向實際理地不受纖塵處唯通一線要辨來原擬進途程霧垂嵐重忽然捩轉鼻頭扳迴面孔於綿綿密密不露風骨沒瑕痕處偶爾靈光獨耀過脫根塵夜半日頭出朝霞幾縷紅還見麼擬涉思

惟千山萬水

第七十八則百丈奇特

示衆云本自平平怗怗剛待紐紐捏捏幸遇本分宗師不許強生枝節孤危不立處請高著眼看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方增四角磨器圓圓） 丈云獨坐大雄峯（不勞窮究）

師云漫天索價博地相酬擬滯情關黏兒落節高高標不出深深話不及鶴白烏玄山青水綠松直棘曲南竹北木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那的是不奇特者不見道道合平常平常合道若起一絲分別憎愛取捨心者皆是前塵虛妄想相惑汝真性自生繫縛流轉生死無有出期於奇特中自不奇特了也故百丈當機不讓盡情吐露道獨坐大雄峰此一轉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遠觀不審近覷分明若據恁麼合向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遂以手斫額云㘞頌曰

巍巍峭迥出雲霄（高而不危） 頂鎖水寒勢外遙（滿而不溢） 坐觀四望煙籠處（隱隱難窺） 一帶青山萬水潮（盡從這裏流出）

師云孤迥迥峭巍巍萬壑爭雄千峰競秀未若奇特一事常在諸人眉尖眼角自是司空見慣應爲尋常向雲籠嶽頂冰鎖池塘冷清清處單明自己豈非氣勢展轉逼近何必坐觀四望周遍十方霧霧煙籠難分南北方信道混然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穎青山一帶綠水千尋雖遠觀有色而渾似蛾眉況近聽無聲而非同鏡沼千峰倚翠萬派潮宗未委何人懷斯海量復云去汝不解我語

第七十九則歷村煎茶

示衆云知時別宜堪作闍黎因便截勢解作活計向此分點處有品嘗滋味者麼

舉歷村和尚一日煎茶次（撥轉竈行不得氣力）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盧仝七椀趙老三盃） 師舉起茶匙子（信手拈來用最親） 僧云莫這箇便當麼（錯會的僧多） 師擲向火中（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師云打皷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歷村老不欺心這僧少當努力然則旋汲清泉慢生活火烹鳳餅而要知迴味烹蟹眼而恐滯咩邪這僧果然見義勇爲當仁

不讓向瓔瓏泛雪玉盞翻雲處便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旣詢上竄必吐衷腸不免當筵兩手分付不問
會到不會到諳甚喫來不喫來爲問西乾大開東閣
這僧果要清神爽氣袪睡降魔便道莫這箇便當否
是他絕是非老手舊肐膊豈肯教粘牙著齒惹草沾
風遂擲向火中任伊貶剝秀出雨前孰賞鑑名高天
下少知音賴遇花嚴同來把銚頌曰

煎茶未了人來問（併忙合鬧）拈起茶匙呈似他（不勞當 費力）
初若遇收燕手（君子悔前）性命雖存爭奈何（小人悔後）

師云拈匙并擧筯運水及般柴妙用縱橫處頭頭總
不乖汝豈不聞興教小壽禪師因墮薪而悟有頌曰
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此與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豈兩樣邪這僧伸問西來祖意恰似大悲閣下欲覓
中都雖是當局者迷怎不教傍觀者哂所以拈起茶
匙覿面分付這僧若是箇慓性漢便好奪來折作兩
截免教胡抄亂抄拈起放下果被投子點罰道當時
若遇收燕手性命難存爭奈何非無赫趙機謀運籌

今無二二字疑衍

今額上塵有兩字

作略大似人不知已過牛不知力大辜負己靈埋沒
家寶深爲可惜咦林泉雖恁麼心切口苦心甜幾箇
知

第八十則文殊九曲

示衆云攝末歸本任伊加減乘除即俗明眞試看彎
環屈折莫有不涉數量解計筭者麼

擧僧問鼎州文殊和尙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維摩會過）
（泝不必 撥流星）殊云黃河九曲（前三三 後三三）

師云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曰身孰爲本答貪欲爲本
問貪欲孰爲本答虛妄分別爲本問虛妄分別孰爲
本答顚倒想爲本顚倒想孰爲本答無住爲本又問
無住孰爲本答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
一切法這僧要將一切法歸無住本若知無住無本
自委無本無住恁麼會得虛妄不生顚倒想滅何貪
欲而可形名者邪所以文殊傳文殊法要汝等諸人
離虛妄分別絕顚倒想像忘貪欲了形名處分明指
示道黃河九曲不可向隨流得妙住岸不迷處折倒
若也恁麼搏剝從上源頭自濁了也雖則灣灣曲曲

就中了了明明非止通浩渺辭源況乃遠汪洋性海
如或不留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試聽
投子爲伊計較頌曰
問法窮因歸何處一一如二二二如四黃河透過碧波瀾灘下
接取須知雲外千峯上高著眼看別有靈松帶露寒只知其一豈知其二
師學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
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
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
麼道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州
乃斂手而坐林泉道放去了然忘計較收來全不費
功夫有若參乎酬一唯堆灰何礙背盧都雖則黃河
九曲誰能直下承當縱教白浪千尋孰解其間鷁得
透與不透儘自瀾翻將心用心休教蹉過直須知有
雲外立千峯不可言無蹤前分萬壑靈松帶露怪栢
欺霜傲四時而莫可凋零超萬象而敢爲主宰憑何
道理便乃如斯天得一清地得一寧衲僧得一鼻直
眼橫怕汝不信試摸索看

第八十一則雪峰典座

示衆云和光惹事休教動落今時刮篤成家莫使解
沉死水只如方木不入圓竅利害在甚麼處
舉雪峰在洞山會下作典座淘米次供給衆僧山
問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峰云砂米
一時去只知恐法山云大衆喫箇甚麼好與一摑峰乃覆却
盆不管無民山云得即得須[illegible]見人始得明眼難謾後果嗣
德山君子不發游言投子拈云大衆洞山恁麼道是甚麼
道理不是知音人不知雖然一色乾坤爭奈山高水濶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
非眷屬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乃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宜重
此義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秋時葉落春日花開大衆喫箇
甚麼尋常不錯金鳳採花嚙不盡玉鷄食藥葉長新咽咬
方知咬嚼不可
師云洞山一日問雪峰作甚麼來峰云斫槽來山曰
幾斧斫成峰云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
作麼生峰云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
事作麼生峯休去林泉道月色靜中見泉聲深夜聞

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林泉道莫說道理好又一日辭洞山曰子甚處去峰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峰云從飛猿嶺出山曰今日向甚麼路去峰云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峯云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峰云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峰無對林泉代云只爲無面目所以不識不然以手擘眼云猫若擄雪峰當時還盈及此二處祗對只知入理深談不解門庭施設只一向乾暴暴冷湫湫空守枯木寒巖不見半星和氣故投子老師忍俊不禁當仁不讓用沒鼻金針穿芒長玉線刺成無縫伽黎贈與木人穿著只如饑噴飽喜時將何打發頌曰

滿鉢盛來一物無(太多生)豈同香積變珍蘇(比類難齊)日月並輪長不照(別是一壺天)木人舞袖向紅爐(不是小兒戲)

師云無手能遮日釣鼇不犯竿神通幷妙用莫作等閑看所以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陽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擔取去只如滿鉢盛來者是淘砂去米的淘米去砂的砂米一時去的若也於斯定奪得下不食一粒米終日飽齁齁其或未然休向筵中空嚥唾枉將餓眼覓瓜皮端的非同香積珍饈蘇陀上味縱有鶖子神通難免維摩貶剝直得遇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三病二光不勞展照且看木人舞袖石女高歌烈焰光中任迴雪態還會麼爲甚一隻手不惜兩莖眉

第八十二則德山上堂

示衆云鞔天布網徧地安槍撥踏𨋲機難出其彀莫有不顧危亡悞犯者麼

舉德山和尚一日上堂云問即有過不問又乖(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有僧纔出禮拜(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山便打(情知恁麼來)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麼便打某甲(將謂皮下有血)山云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巧說不如直道)投子拈云然禍因自起傷損他人(讚之雙美毀之兩傷)火發內生焰翻林獸(定業難逃)既險崖弄巧只可推落洪巖(殺的人爲的人)放轉微通却成返遭受屈(未必是平人)雖小得便還知德山大錯麼(欲將向人無過背說)若知得德山粉碎(同病相憐)若不知得棒猶少在(休云無血性大抵沒人情)

師云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林泉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林泉道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迴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具威儀再入相見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玄風德山之稱自茲名冠叢林孰不敬仰一日上堂云問即有過不問又乖若是林泉當時見

道便與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免致生言執語這僧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由自不伏燒埋不知痛痒惹教花擘一上所以投子爲伊當局者迷豈免傍觀者哂故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其間有褒有貶有縱有奪向險崖弄巧放懷徹過處子細參詳還知德山粉碎這僧少棒底手段麼險頌曰

金輪徹動吼乾坤（驚天動地）稍逆金軀草臥身（國有不犯之令）
更欲發言來擬問（合取狗口）悲風吹盡四絕鄰（不勝傷感）

師云金輪景耀四天下何止哮吼只一乾坤點撿將來大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若於問與不問處停機佇思鵠過新羅既不解順水推舡怎敢更逆風把柂何止金軀臥草不顧全身還招玉鏡分形難獲半肯不必發言更問那消開口技梧不見道但能閉口牢藏舌便是修身第一方既不愼初護末傷感悲風吹落情塵豈容鄰佑只如言思路絕分別意窮一句合作麼生道去且待別時來

＊熱字疑剩

第八十三則興化軍旗

示衆云知時別宜堪作闍黎暗合孫吳豈用躊躇有敢對壘者麼

舉僧問興化軍旗急速時如何（有逢即斬）化云日料半斤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嗣臨濟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的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近代佛日堯禪師自江左至燕＊然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圓通善國師年方十一座右侍立佛日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曾抹著一箇會佛法者通叉手進曰自是和尚拄杖短佛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通又進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林泉道此與三聖酬酢不妨省力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的你憑箇甚麼道理便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再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

也頗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
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
黃蘗處喫棒的道理林泉道好酒醒人遲開堂後方
遇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至魏府這僧故發此問雖
是眼觀東南大似意在西北興化老漢便看窺儱著
楔道日料半斤淹轍不可向數米調湯偏厚薄邊處
會是他有道火不燒舌渡水不濕腿的手段若也牯
牙著齒必然犯手傷鋒迴牙當頭如何舉似頌曰
離城別闍暗愁時（有口說不得）月落星分信馬蹄（無言心自知）
風掃曉霜林木迥（淨裸裸赤灑灑）夜深汀岸火生微一點（分明）

師云理極忘情思惟而決難比喻借功明位言說而
權慿支捂雖則離城別闍納士招賢曲爲今時要明
空劫不必愁腸漫結暗受爐煎應須喜氣潛生明教
舒坦莫待星分月落霧卷雲收玉鞭輕舉馬蹄輕金
鐙慢敲鶏韻急松窓夢斷竹榻吟餘偶聞爐內返魂
香忽聽樓頭塗毒皷難逢賞鑑不遇知音風掃曉霜
氷生寒沼林端紅葉醉朝曦飽玩今時籬畔黃花泣
秋露競追往歲曠達三有迥絕諸塵夜深汀岸火生
微天曉柳塘烟自斂所以道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
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綱鞔鞔正當急速時還能緩慢
麼寰中天子宣威重塞外將軍令更嚴

第八十四則長慶不疑

示衆云杌鬼繩蛇橫生計置明眼人前皆爲兒戲只
如打滅狂情袪除妄念合作麼指示

舉僧問長慶如何得不疑去（莫妄想）慶展兩手（逢人覿面相呈更不覆藏被蓋）

師云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姓孫氏稟性
浮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出家具戒已遍遊禪苑後
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
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不
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
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
口打峰舉謂玄沙曰此子徹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
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
備頭陀未許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

※向或作南

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也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後因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云今日風起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處人云向北人曰向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恁麼舉來此話方始圓備投子就簡取其神駿略其玄黃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汝諸禪者當長慶直截處會取不疑不惑底道理幸遇投子重宣此義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瓦解氷消）枯河無水月無來（光境俱亡）若疑別問龐居士（那有閑工夫）石女黃梅誰共陪（從來無伴侶）

師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直須向六消一亡處淨潔打疊莫使纖毫翳於心目其疑自釋其惑自除所以廬山遠公云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狀此頹山勢若能於萬仞摧處不涉動境不失本端了了明明灑灑落落何疑慮而可得生耶枯河既無其水孤蟾自不有來此豈非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耽或有疑更請審問龐老還能吸盡西江水麼舊說四祖大師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唯植松人呼為栽松道者嘗請於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老僧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輙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棄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邑人呼為無姓兒四祖見於黃梅道中戲問之曰汝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何姓云是佛性祖曰汝乃無姓邪曰姓空故無祖化其母使出家時七歲衆館今為寺號佛母而周氏尤盛去破頭山佇望間道者肉身尚在黃梅東禪有佛母

塚民塔其上傳燈錄定祖圖乃曰釋弘忍姓周氏其母始娠移月光照庭室終夕若晝異香襲人舉家驚駭安知衆館本社屋生時置水中乎又曰其父偏愛因令讀書不知從何得此語其叙事妄誕太率類此無爲子嘗賛其像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爲誰周氏季女濁港滔滔入太江門前依舊長安路只如恁麼舉來石女黃梅端的誰堪陪奉還知麼請問聖僧自知下落

第八十五則洞山楚茆

示衆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鎭常靈若能見性識心不免撞頭磕額還見背後的麼

舉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也（在你鼻孔裏）

山云火後一莖茆（大冶真金終難變色）

師舉林間錄云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眞實爲諸人提綱商量會麼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眞林泉道兩頭俱坐斷獨露一眞常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林泉道燈籠擺手露柱搖頭雪峰和尙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髑髏前林泉道不會休睜鬼眼睛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林泉道面前的響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答曰是汝面前林泉道當局者迷又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答曰亡僧幾曾遷化僧云爭奈即今何答曰汝不識亡僧林泉道不會作鬼白日現身覺範云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眞不掩僞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淸風是今日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旣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怜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林泉道不因師說破險不錯商量林泉恁麼該括收拾將來汝等還知亡僧遷化下落處麼其或未然更看投子如何倒斷

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是眞難滅)至今煙焰雨難霖(豈容旱近傍)地紅蓮遮日月(不藉三光勢)無根樹長翠成陰(能分萬國春)

師云但將生死爲活計火裏安身火裏凉此豈非火燒轉新的道理雖自古迄今虗生浪死皆妄情遷變狂識漂沉淸淨法身何曾動著所以石頭道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由是煙焰故難近傍爲本來面目不可以圖繪成不可以揑塑就說似一物卽不中方來使去要明斯事向無中出有有裏敎無不是知音洪難理會非同世間語言釘釘膠粘攢花簇錦以才思搜奇以字樣取則格高意遠句徤情深皆非吾宗無說之說不聞之聞不見法花經道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要會末後句更參三十年

第八十六則國師侍者

示衆云勅奉侍少出入最爲上法識尊卑知進退方是作家應須念念無差莫避時時管帶有不周處請點撿看

擧國師三喚侍者話(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郞認得聲)

師云南陽慧忠國師嗣六祖大鑑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詔徵赴京待以師禮故天下以國師名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林泉道暗中樹影水底魚蹤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麽生沙云却是侍者會林泉道贓誣殺人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那不會林泉道請和尙定當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麽生商量林泉道可怜一句隨他語漫使千山走衲僧玄覺徵問僧甚麽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麽應玄覺云汝少會在林泉道因禍致福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林泉道要識作麽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麽生眼曰且去別時來林泉道謝和尙不恡慈悲雲居錫云法眼恁麽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林泉道空生不解金剛旨惹得疑情滿世間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麽生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林泉道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雖然如是更須細看偏傍細切注脚林泉領此一隊老凍膿東語西話開發後學還有知恩報恩者

麼遂高聲叫云侍者復云喏頌曰

國師喚侍者（不是思難）重言不當吃（非是患啞）他耳又不聾

（隨喚隨應）自又無處雪（盡在不言中）

師云五通仙人問佛佛具六通我具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喚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你問我林泉道雖能蓋覆將來爭奈漏逗逵菜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我佛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林泉道和尚還會也無雲蓋本云佛如是召仙人如是應作麼生是那一通良久云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林泉道蝦蟆蝦蟆休努觜我道龍王不道你雲峰悅云大似瞿曇被外道勘破了也有傍不肯出來我要問你那一通林泉道將謂忘却儼然記得世尊恁麼召五通恁麼應且道與國師侍者是同是別六耳不同謀別時向汝說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五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六

後學性一閲

第八十七則幽棲上堂

示衆云拈槌竪拂豈憚劬勞接物利生那嫌分外箇這有收有放能縱能奪且道誰是其人

舉幽棲和尚一日歛鍾上堂（爲法忘勞）大衆纔集（併忙合鬧）棲云是甚麼人打鐘（伴打不知）僧云維那（口是禍之門）棲云近前來（照顧鼻木）僧近前（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棲使打（伏手骨朶）却歸方丈臥（收來太速）投子拈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順見攀伴）行窮絶處試問傍人（論出理長）不惜下情果然獲有（明眼難謾）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一遍一刮）不顧危亡得他假難（不睹惡發）雖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爲好手（傍觀者晒）這僧雖然失利蓋爲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爲分外（爭免遭人點檢）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路見不平拔劔相助）且道證據箇甚麼事（你豈不知）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德不孤必有鄰）

師云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云無標的以爲少父邪曰有甚麼過云只如

待疑代

少父作麼生曰道者是甚麼心行林泉道當頭諱字
囊中禁誰敢依稀犯聖顏既曾飲鐘上堂何惟衆頭
作相雖是權衡在手難讓雲水擬心為伊放去較危
所以收來太早棒頭有眼足下無私丈室寥寥橫眠
側臥未必做得一員無事道人果被投子從頭花判
現我公案豈用強詞只此緣由便為招狀果信道清
官易斷不讓易鋒鳳凰飛在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
長還知東家不了西舍受殃處麼苦屈之辭幸遇明
鑑若非投子誰敢評量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由門便入是非市）寸心莫便與他酬（開眼）
（不逢仁義人）雖然重擔教人待（推惡讓己）終是慚顏暗地羞
（醜則一度醜話稱幾時休）

師云烏栖林麓易人出是非難狹路相逢不無溫問
或假事而顯理或即俗而明真或指空劫已前或示
威音之後非妄情可測非狂解可求據此緣由幾人
窮究但肯寸心不昧自然萬法皆明休向用機謀運
智處便恁評跋不見道一分心倖一分慈悲不因一
事不長一智不喫一交不學一便須知海岳歸明主
未必乾坤陷吉人投子雖恁麼拈頌莫便一向得失
是非上穿鑿且對癡人暫時說夢還知東家不了西
舍受殃處麼只因不本分所以禍臨身

第八十八則答麻三斤

示衆云三覺圓明當可頂門上具眼二利兼濟寧容
脚板底烟生但能念念無差便見頭頭顯露莫有辨
得的麼

舉僧問襄州洞山如何是佛（更嫌何處不分明）山云麻三
斤（無星秤上一任稱盤）

師云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
甚麼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麼處曰湖南報慈云
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云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
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
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
他後向無人煙處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
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
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云你
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曰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會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只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林泉道再犯不容僧問如何是佛師答麻三斤還有這裏辨錙銖知輕重的麼佛身既充法界法性何處不周刹刹如然塵塵皆爾撈破面門磕傷額角不免教人點檢道當局者迷傍觀者哂況杭州興教小壽禪師亦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林泉雖恁離堅合異莫便尋言逐句識情卜度不見道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去只如到此端的合作麼生會良久云還相委悉麼定盤星上無斤兩莫逐高低漫度量頌曰

三年一閏大家知（要知也作麼）有顢頇不記時（無心猶隔一重關）

昨夜雁迴沙塞冷（節氣不相饒）嚴風吹綻月中枝（狼藉遍地）

師云三百六旬似蟻循環而不住七十二候如珠走盤而非停日月如梭春秋若箭所以閏餘成歲全因律呂調陽萬松先師住仰山時閏四月旦日上堂云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野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利知時按節要且無道人氣息野僧以手掩鼻道近後近後作什麼你道人氣息珍重恁麼商量是顢頇不顢頇是記得不記得林泉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衆生心佛應須自向何必霜秋月夜探聽鴻聲沙塞嚴凝江天寂寞雖道法身無被不禁寒莫守寒巖沉死水當可迴途復妙曲爲今時信手拈來敁斤邀兩休便向秤幹上尋秤鎚邊覓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遠之遠矣畢竟合作麼生參禮但能忘計較處處可歸依

第八十九則北斗藏身

示衆云冬瓜儱侗到處皆然瓠子彎環任誰索信只此街談巷語無非趙璧燕金儻能直下承當便可空中仰望有具眼者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未開口時何不領會）門云北斗裏藏身（看破了也）

師云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依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

※師下恐有曰字

◎尚疑上

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云某甲曰作甚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搊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轅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只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尚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遍謁諸方數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

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自是聲名藉甚道價崢嶸爲一派祖之根源信不誣矣此僧既問透法身句雲門須索盡心酬對道北斗裏藏身非是教汝仰望不及非是教汝尋覓不見本欲要汝非智可知處知非識可識處識本沒謗欺亦不斷頓精精細細分明薦取頌曰

南嶽峰高北嶽低（不爲有餘不爲不足） 行人泣淚兩遲疑（都是自心境界）

火星昨夜移牛斗（南山起雲） 照見西瞿人不知（北山下雨）

師云千峰聳翠萬派爭流既有高低不無深淺此皆妄識評跛狂情緊綴若向是法平等處著眼空劫前時存心索甚行人泣淚漫自遲疑畢竟離言說絕思慮的消息豈許等閑容易領會不見道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自己不會浮休怨河曲剗雲門忒煞老婆心切火星昨夜既移牛斗歲君今日必降灾祥得之者頭輕眼明失之者心忙腹熱想見西瞿耶尼人總不知林泉道因禍致福須彌四面各有一洲東曰東弗于逮南曰南贍部洲西曰西瞿耶尼北曰北鬱

長途萬里或作喪身失命

單越此四洲之梵音也還知北斗藏身處麼徒勞斫額望枉了强搜求

第九十則五鳳樓前

示衆云有時步步踏著有時頭頭蹉過須知尊貴一路豈容取次登陟有善迴互者麼

舉僧問風穴如何是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穴云五鳳樓前（好看脚下）僧云如何是道中人（相逢雖對面對面不相逢）穴云問取城隍使（推惡離己）投子拈云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己（師治半自治半）問窮決悟答以提宗（相逢兩會家）不是當人徒勞進步（險艱草鞋錢）何故蓋向上一路千聖不遊（誰敢胡行亂履）擬議之間長途萬里（險）是以龍樓迎瑞紫殿籠烟（寶香風爐煙雲合）苔砌深闈燭香人靜（寂寥簾垂不露顔）正當恁麼時還許人喘息麼（住氣住氣）若喘息之間長途萬里（只知盡法不管無民）

師云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博學有才機辨冠衆初參鏡清道怤禪師後嗣南院顒機語頗多不及備錄這僧今問如何是道道之一字固有多門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莊子却云道在屎溺據二子恁麼道是常邪非常邪若定奪得許汝具一隻眼直饒雙眼圓明亦不出邪因無因二種外道向我祖師門下更參三十年故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是知吾佛無上菩提之道非同世之所說者也若非親證履踐明白終是口頭取辦畫餅難充饑爾不見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所以風穴傍提立化迴互尊嚴教伊五鳳樓前瞻仰有分奔湊無門其僧果問如何是道中人林泉道從來雖共住到底不知名風穴老漢推惡離己恐犯當頭指問隍城使此問此答不可以有意會不可以無心知水中擇乳須是鵞王投子拈云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已此眞所謂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又道問窮決悟答以提宗不是當人徒勞進步此豈非弄潮須是江吳客別語還他漢地人緊緊行遷牢著脚不宜岐路漫因循果云向上一路千聖不遊擬議之間喪身失命故知擬心即差擧步即錯墮坑落塹何怨乎哉當可慘悚戢翼仰德拳拳遠瞻紫殿籠烟佇視龍樓迎瑞深闈禁幄人靜香消無敢侵遊何容喘息若喘

息之間長途萬里但肯忘緣達聖道無中有路隔塵埃頌曰

深宮禁殿隔重關（九重深密處）簾靜簷楹紫氣垂（不許外人知）

苔地不通朝請近（不可妄傳消息）家人指路莫遲疑（須子細不必沉吟）

師云吾佛之道妙密難明六戶雖通四臣拱手得之則縱橫無礙失之則觸途成滯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況深宮禁殿更隔重關視聽應難履踐莫可以喻聖人之道非名言而可比擬者哉而復簾靜簷楹逾難親近月沉院宇誰敢親依此道中人何面目而可見何姓名而可通只可貴耳賤目見面不如聞名卽俗明眞棄事方能就理應須子細詳審尋思莫得因循虛徒造次此雖逆耳終是忠言誰嗔苔地不通聖朝請近綸音未降丹詔恩遙家人雖指玄關識者罕逢明鑑作家禪客切忌遲疑伶利衲僧直須諦細出門雖入是非市開眼好看仁義人

第九十一則仰山插鍬

示衆云言中有響非知音者難明句裏呈機唯具眼人可曉休云父慈子逆本非恩斷情忘莫有閑點檢者麼

舉仰山插鍬話（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師云仰山在潙山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麼處來仰云田中來潙云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叉手立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拔鍬便行林泉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玄沙云我若見便與踏倒鍬子林泉道也是忍俊不禁僧問鏡淸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淸曰犬銜赦書諸侯避道僧云只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淸曰不柰舡何打破戽斗林泉道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僧云南山刈茆意旨如何淸曰李靖三兄久經行陣林泉道且莫干戈相待雲居錫云且道鏡淸下此一判著那不著林泉道無孔鐵鎚不勞下楔潙山以本分家風明本分事向汝十二時中動轉施爲處擬求本分已早不本分了也所以問甚麼處來云田中來潙山老漢豈不知他從田中來著此一問要知下落故又問田中多少人若是杜撰禪和拍盲衲子便向數目裏走作他便覿面相呈盡情通報便插

下鍬子叉手而立此與答前三三後三三意趣是同是別潙山爲人爲徹殺人見血而復勘當道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非止叱伊靜沉死水而沉恐他動落今時中斯疾者寧不以瞑眩之藥而與瘳歟是他終是伶利衲僧一撥便轉便與踏倒鍬子意欲纖塵不立萬境消沉曳尾靈龜轉加其迹致使玄沙點檢鏡淸論量雲居比梭投子掀揚向此頌中自知來意頌日

潙山問處少知音（人不得貌想海不得斗量）插地酬時佛祖沉（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踏倒玄沙傍不肯（見義不爲無勇也）免教蒼翠帶春深（懊惱闍黎齋後鐘）

師云洪鐘在架任扣擊以成聲明鏡當臺儘媸妍而自露故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休云問答者稀莫道知音者少潙山屢用此機勘辨諸方黃口衲子山又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淸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潙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只這便是麼潙曰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潙曰果然不見潙山仰山恁麼問答何止田中一句而少知音插地酬時逾難近傍故玄沙老漢放沒底試待與踏倒正意恐墮功勳及涉春意作麼生得恰好去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

第九十二則法眼慧超

示衆云搜遠不搜近空費草鞋錢宜假不宜眞枉償口業債抄直打快處誰能道得

擧僧問法眼如何是佛（休分 外）眼云汝是慧超（莫錯認）

師云金陵淸凉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依新定智通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禀具於越州開元律匠希覺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麽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擧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竪兩指師曰同藏又竪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麽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命主崇壽院大唱佛祖不傳之道問答機語不及備錄復遷金陵三坐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卽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艶冶隨朝露馨香逐晩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自是中興大法廣闡徽猷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及示寂後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這僧當時問如何是佛特似不離花下路法眼答道汝是慧超恰如便見洞中天雖是其間景致非常若不具擇法眼爭來恰似不齊來要知見諦明白須是一迴親到頭曰

巇嶮行時問路難（不是苦辛人不知）有人相指北村南（慈悲之故落草之談）長安無限人來往（屈指從頭數莫眞）幾箇無鈴過得關（不有悉由撥成敗與）

師云道無不在行之由人佛亦如然明之在已得之者古路坦然平縱橫無不是失之者巖崖多差道左右盡成非若不低情下意審問緣由怎不落草還荒懸崖顚墜何必指東話西將南作北大抵長安大道

時人皆行得到家山萬中無一誰不跉跰辛苦捨父逃逝不識自珍誰貪他寶一旦妄情撲落眞智現前一念迴光便同本得汝豈不聞雙林傅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雖然如是幾人伶俐得過此關還省得也未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第九十三則趙州勘婆

示衆云姦不厮謾壯不厮欺莫騁僂儸休說大口總被林泉勘破再敢有傍若無人者麼

擧趙州勘婆話(好手手中還好手 紅心心裏射紅心)

師云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曰好箇師僧便恁麼去後有僧擧似趙州州曰待我與勘過明日州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玄覺徵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林泉道好箇師僧便恁麼去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林泉道更有收人在後頭此話諸方商量者多皆不出勝負常情其實權衡在手的人低也在他高也在他汝諸人等大抵總被妄情緊縛得失相謾寵辱牽纏名位羈絆此生死之根本輪轉之媒(繇)故古人與一言立一法令一切衆生向直截穩當處超生死此岸達涅槃彼岸以尋常家長裏短你來我去不濟要話方便提携假以得失令離得失假以勝負令離勝負此亦以楔出楔以毒去毒之謂也若也將虛作實認影迷頭恣意縱情尋言逐句非止於道遠矣其實負我多焉且休說婆子勘破這僧趙州勘破婆子你還知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總被林泉勘破處麼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頌曰

靈龜未兆無凶吉(寂然不動)變動臨時在卜人(感而遂通)路頭問破誰人委(趙州吥)王老東村努目嗔(干你甚事)

師云古人以鑽龜打瓦以應吉凶殊不知心未萌時禍福何在仲尼有言神龜能現夢於元君而不能免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免刳腸

四字疑衍

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莊子云宋元君夢人披髮曰予在宰路之淵予爲淸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占之神龜也漁者果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殺龜以卜吉凶其實幾動亦由於人而況此問此答勘破不勘破如人飮水冷暖自知把住放行無非在己雖則路頭開破幾箇能知箇裏機關何人可曉雖則東村王老努目微嗔誰知西塢張翁點頭大許莫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復云勘破了也

第九十四則多子塔前

示衆云有口應難說無言心自知不勞舌劒脣槍唯許辭源性海莫有於一尺水一丈波處明得的麼

舉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合取狗口化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舌頭在你口裏投子拈云然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盤一言道斷非去來今佛既如是道亦如然渾侖無縫罅是以從上諸聖密證此地唯人自肯乃方親所以然燈不付正覺自成匪從人得法既無傳至今續焰就中一點更分明法既無得更復何談低聲低聲罔測稱揚虛談互說言多傷行然到此地者何必塔前相見有甚面孔對衆拈花截臂傳衣方爲道矣認著依前還不是既不如是因甚大庾嶺頭提不起自是汝無力

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所以道聲前一句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辟支論曰王舍城有大長者財物無量生育男女各三十人適往遊觀到一林間見人斫於大樹枝柯條葉繁美茂盛使多象挽不能令出次斫一小樹無諸枝柯一人獨挽都無滯礙見是事已卽說偈言我見伐大樹枝葉極繁盛稠林相鉤挂無由可得出世間亦如是男女諸眷屬愛憎縛繫心於生死稠林自然得解脫卽於彼得辟支佛以至現通入滅時諸眷屬爲造塔廟時人因號多子塔此世尊拈花以靑蓮目顧視迦葉處也投子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盤本花嚴經出現品之中偈也佛既如是法亦如然不言可曉何必直宣金剛般若云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此然燈不付正覺自成之本意也若知無傳之傳不說之說自然續焰聯芳代代不絕何待塔前相見對衆拈花可祖斷臂盧祖傳衣當密受時有道明者與數十人躡迹而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祖乃置衣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擧之如山不動還達此理麼早知今日成閑管悔不當時用好心若非投子難知底蘊頌曰

於道無所證（不途一粒米）一方通萬法路（終日飽）或明或暗行（撐天拄地）不愼亦不護（無繫無拘）月來松色寒（亘古如然）雲去青山露（可知理也）今古天台橋（惡險乘虛）幾人能得度（任誰可過）

師云有修有證優遊於建化玄門無證無修潛縮於實際理地若不強生節目自然不墮常途坐臥經行莫非玄路萬法從茲顯現千差由是諧同遇明則古鏡徒輝當暗則玄珠匿耀具眼禪流不勞愼護知心衲子自解參詳直待巖生皎月壑納孤雲杉松聳翠耐霜寒泉石分流淹晚景風挨雲去露突兀之青山

壁疑壁

月伴人歸栖嵯峨之翠嶠從今自古自古從今天台橋雖播其名人世客幾能得度休尋意路盡思度量莫被玄關因循鎖住本爲汝卸却灸脂帽子愼勿強穿鶻臭布衫此之所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作麼生得頭輕眼明去若能識盡情忘睛取一服見效

第九十五則大陽玄旨

示衆云隨言定旨當可斟量逐語分宗休教蹉過莫有精細伶利解問者麼

擧僧問大陽堅和尚如何是玄旨（但看垂手處不索別尋思）堅云壁上挂錢財（鬼家活計）

師云郢州太陽山慧堅禪師初依靈泉仁禪師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無盡居士頌曰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林泉道孰信路傍神廟裏從來宜假不宜眞這僧問處索隱鈎深大陽答時將無做有此之所謂神無方易無體顯諸仁藏諸用休尋魚兎強守筌罤所以道休

於言上覓莫向句中求其實玄旨端的幽微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不見僧問安州白兆志圓禪師如何是妙覺曰若是皂角分付浴頭云學人不問這箇曰你問甚麼云如何是妙覺曰若是妙藥見示一服僧又問如何是萬行曰今年桃李也無說甚麼爛杏怡山遲云上士見金如土下士見土如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可謂截瓊枝寸寸是實折栴檀片片皆香若是影響之流將謂調戲何也從前心膽向人傾相識由如不相識咄林泉道怡山遲老子指示更分明只如白兆大陽答處是同是別投子頌中試聽分析頌曰

輕輕人問玄中旨（莫錯商量）便吐肝腸說與他（心直口快）本
人暗皺雙眉處（不勞擧覺）石女多言爭奈何（切忌喃喃）

師云先覺覺後常與利物之心自利利他屢啓拔生之念所以雲興百問瓶瀉千酬非獨於今淺情而已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更須自看不得絕卻語言我今為汝說這箇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麼生傳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覺範曰衲子於此徹去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法身自答曰斷頭舡子下楊州林泉道深談實相善說法要若據恁麼比證將來壁上錢財有價例沒價例還知麼將來鬼市沒人買有箇波斯笑點頭莫錯認

第九十六則德山上堂

示衆云無說無言難愜維摩本意有鞭有影用除慶喜疑心只為當局者迷故惹傍觀者哂具眼禪和還有辨得的麼

擧德山和尚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欲隱彌露）猶有一人呵呵大笑（點檢將來不可放過）若識此人參學事畢（自來無眼孔那有閒工夫）投子拈云雖然如是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氷休或作林

師云靈龜曳尾拂跡轉成痕可笑區區者無門爲法門正當此際外不隨應內不居空方有少分相應所以雲門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論至於此豈免那人呵呵大笑林泉道問你諸人笑箇甚麼只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林泉道有甚而孔與伊相見投子拈道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若是伶利衲僧於此一十字內便見投子分星擘兩別是知非底手段子細參詳不宜造次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牢脚下香）日落棲蘆暫得甦（數若不得）爭似石人眠半夜（都在南柯一夢中）免教舜讓守休居（坐著卽不）可須知花綻非干木（別是一般春）無脚行時早觸途（心萌）口曆三千里昨朝風起長安道（從頭換面是紅塵）元是崑崙進國圖（不因師指示幾乎錯商量）

師云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正中妙叶誰能曉萬水千山徒自迷何止雙盲入暗石徑崎嶇六戶當明情塵汨沒不甘日落撥枯棲蘆偶爾烟收夢魂甦息何如木女發錦機而獨閱三更爭似石人推桂枕而孤眠半夜擬待灑灑落落焉知半半和和直饒及盡今時未免口挂壁上不如通今會古見賢思齊舜以天下讓于單卷卷曰予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勤勞秋收斂形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單卷姓單名卷但能心地平穩意根牢實何慮覺花而煩木葉者哉雖不動步而周遍十方奈因狂念而已經三際不必長安道上漫逐風塵進國圖中崐崘說夢未審此時合作麼生話會師高聲唱云莫寐語

第九十七則投子月圓

示衆云半暗半明雲匣未全藏玉鏡乍升乍降海門恰欲泛金波當此之際莫有離識情絕意路會得的衲僧麼

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曲鈎由不似）子云吞却三

箇四箇(切忌咬嚼)僧云已後如何(明鏡轉差殊)子云吐却七箇八箇(不勞算數)投子拈云大衆投子恁麼道諸人作麼生商量(自古詩人多詠月不言如鏡便如鈎)若也道得寂住峰前煙雲蓋地(非特呈瑞呈祥)曹溪路上日月同輪(還解翻天覆地)若也不會山僧有頌(願聞佳作)

師云文殊但一月眞中間自無是月非月遮僧可惜向雲巖掃箒上尋龍樹座榻邊覓其實圓之與缺晦之與明皆汝妄情自生分別你幾曾於圓陀陀剔圞圞處見那一段靈光既問投子老漢不免教沒巴鼻上任伊撈摸沒奈何中儘他奈何本非心倖相讒端的慈悲太甚若向吞吐處咬嚼枉乾嚥唾其或品藻更別商量一任雲煙蓋地從教日月同輪爭免爲伊分明頌出頌曰

圓缺曾伸問老翁(不惜唇皮)石龜嘴子引清風(拿空顱空)昨朝木馬潭中過(不得拖泥帶水)踏出金烏半夜紅(莫使眼花)

師舉石室善道禪師與仰山翫月次仰問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室云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故駱賓王詩云既能圓似鏡何用曲如鈎這一隊老凍膿評論圓缺更不小可有的道從偏入正攝正歸偏有的道事不礙理理不礙事有的道理事混融正偏兼帶直饒似鏡如鈎也是妄生比並爭如道月落潭空夜色重雲收山瘦秋容多論至理極忘情謂處殃及石龜嘴子漫引清風木馬奔馳空踏碧浪直得金烏東出玉兎西沉日午打三更天明方半夜愼勿以世間語言詩思文學恣縱妄情流落生死故楞嚴經云但有語言俱無實義又涅槃經云吾四十九年說法未嘗道一字所據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止啼黃葉嘑若知無說說何必口喃喃

第九十八則芭蕉拄杖

示衆云越凡情絕朕迹不應認影迷頭超聖解離言詮切忌黏牙著齒脫灑伶利處試請辨看

舉芭蕉和尚示衆云你若有拄杖子我即與汝拄杖子(他本不曾添)你若無拄杖子我即奪汝拄杖子(他亦不曾減)投子拈云人無遠見必有近憂(若非師指示險不惹災殃)

師云見有不有拿空電光石火水月松風若也恁麼會去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將欲與之必姑奪之其實與奪總不干他亦聊以止啼黃葉說說鵲禪有底道仁義先於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鵓頰沒交涉早自關甚事雲門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便坐林泉道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又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乃曰遇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截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林泉道賒三不如現二雲門如此指示且道與芭蕉用處是同是別即了鑑上看時痒要悟德山臨濟禪頌曰

有無今古兩重關（公驗明白不勞勸辨）正眼禪人過者難（莫便等閑看）欲通大道長安路（但行好事）莫聽崑崙紋往還（莫問前程）

師云自無始來漂沉生死非止有無徒煩今古被榮枯使作困踔跳之心猿令得失纏伐奔馳之意馬既同桎梏何異樊籠無暇自由總被他累此皆情關固閉識鎖難開何啻兩重而巳哉伶利禪和雖具正眼擬議之間撞頭磕額不見道明眼人前有三尺黑信不誣矣以險長安大道縱横得妙左右逢原未南回者觸途成滯直得登崑崙之丘涉赤水之際東望旋歸方至寶所莫有就路還家者麼遂横拄杖云看時雖有節用處本無心

第九十九則浮山繡毬

示衆云燈燈續焰耀古騰今葉葉聯芳遮天映日擬要知根達蒂唯除見性識心欲審端由應須窮究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浮山和尚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不是知音人不知）山云八十翁翁輥繡毬（定知難摸索不必漫針錐）僧云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山云李陵元是漢朝臣（重重相爲處且忌錯商量）投子拈云水深魚穩葉落巢疎（若非親説破強不漫追求）

師云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鄭州人也依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

蒿詰其僧師傍有省受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遠觀頌侔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繡毬僧云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三玄者句中玄體中玄玄中玄李陵乃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天漢二年拜騎都尉浮山雖恁舉來意不在言妙在體處故投子拈以水深葉落魚隱巢踈之語使學者於非言之言無語之語中不從耳聽眼裏聞聲遐曉會得麼淸音無間斷歷劫響冷冷頌曰

月裏無根草(不從栽種得) 山前枯木花(遍界發淸香) 鴈迴沙塞後(風冷霜寒) 砧杵落誰家(徒勞探聽)

師云言言見諦言非有句句超宗句本無恁麼會得心月孤圓情懷灑落莫笑無根之語全同無味之談勦絕妄情袪除意路平生死深坑疊涅槃覺岸非同春色空媚皇州豈戀風光漫遊閬苑靈泉問踈山云枯木花開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是這邊句泉云如何是那邊句曰石牛嗤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林泉道無中能唱出幾箇是知音直待鴈迴沙塞鶴立嚴松色見聲求無非是妄擬聽降砧搗月寒杵驚雲任是誰家枉生愁思當此之時如何料理休因三寸舌禁損九迴腸

第百則浮山骨堆

示衆云龐老機關難護靈照就虎添斑不妨緊俏莫有不限東西點頭會意的衲僧麼

舉僧問浮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雲騰致雨露結爲霜) 山云

平地起骨堆(不必分高下徒勞論短長)

師云佛祖的意豈限東西少室單傳枉分南北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曰山河大地云向上更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林泉道雲門恁麼酬對是限東西不限東西雲門答話愛用此機本欲離情識轉惹情識鳳禁金網趁霄漢以何期正謂此也又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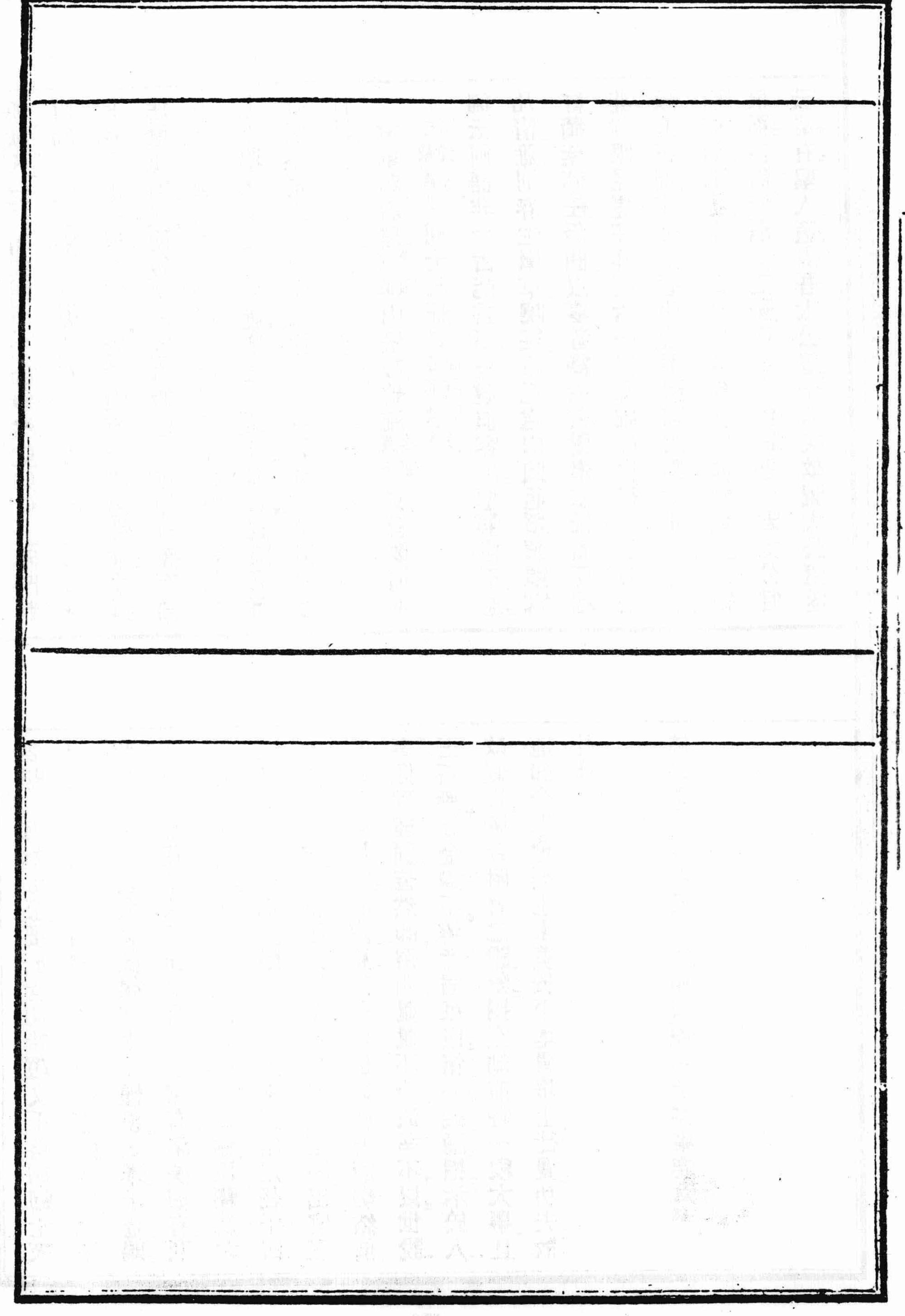
碑欲入此語問雲門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門對曰師上堂云佛法也大煞有只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林泉道徒勞卜度至於浮山道平地起骨堆他雖恁麼祇對莫便做無事生事般會有四種料揀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有語中有語無語中無語久參上士擧著便知林泉雖是强生節目本欲截斷葛藤打破窠窟以楔出楔以毒去毒關空鎖夢如相委鏤骨銘心可報恩投子頌處莫作境會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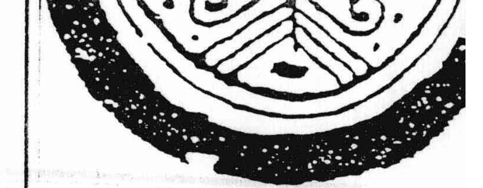
嫩草蹤斜徑(緣底會取) 山泉帶碧流(灑下接取) 文會要渭水

(千載誰人不費揚) 列士恥莊周(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師云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但容忘聖解自不惹凡情雖則春生嫩草曉綻名花處處蹤通頭頭顯露紅衢紫陌任斜曲以堪遊綠樹黃鶯儘依俙而可聽非從眼見豈在耳聞六十俱忘誰能會得可愛山泉潄玉石潤鏗金帶碧色流至階前混素影分來月下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熊非羆非虎非彪覇王之輔果獲呂尙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遂要歸以尊爲太公要於胥切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奉千金賜莊子上說莊子陳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以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見莊子說劒篇悝苦回切然借事顯理理固皆然卽俗明眞眞不掩僞幸不以世說玉石無分金鍮不辨老宿每以第一義諦指示於人故假以牽合附會之說發揚空劫前時一段大事且道卽今還會得也未莫於平地骨堆上徒費功夫散漫尋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靑和尚頌古空谷集卷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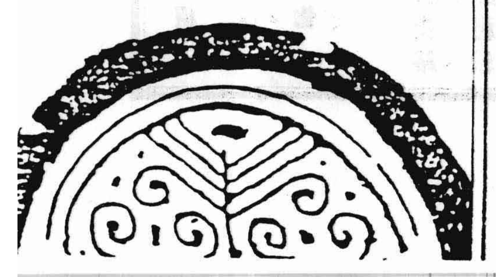




虛堂集

宋・子淳 頌古

元・從倫 評唱



此書可收第二輯第貳拾貳資第卷册空谷集後熱常時百方禪宗遂不能璧今命得之仍然啟子發云

虛堂錄序

空劫前時有無手人入無影林採無根樹向圓覺伽藍依光明藏布戒定慧之柱礎架體相用之棟梁以解脫爲門運法空爲座號曰虛堂我林泉老師而居也於禪天之末見丹霞弄影卽色明心不免指空話空橫說竪說要到親切處俾聽之者日益時習廓達靈明者矣

元貞元年秋九月奉訓大夫姜端禮撰

虛堂集目錄

卷第一

一 青原堦級 參學
二 石頭曹溪 對機
三 藥山坐次 禪定
四 船子夾山 舟楫
五 椑樹洞山 參學
六 沙彌住庵 雨雪
七 道吾五峰 對機
八 洞山廓幕 姓名
九 雲殿巾餅 香燈
十 南泉異類 省訪
十一 夾山示境 人境
十二 夾山不會 門戶
十三 夾山上堂 示衆
十四 夾山撥塵 佛祖
十五 石霜觸目 餅錫
十六 漸源持鍬 遷化
十七 洞山初秋 解結
十八 洞山大事 履僧

卷第二

十九 洞山鳥道 徧路
二十 神山過橋 徧路
二十一 洛浦淘金 珍寶
二十二 洛浦祖意 祖敎
二十三 洛浦供養 佛祖
二十四 蛤溪相看 省訪
二十五 洛浦一毫 飛走
二十六 洛浦佛法 問法
二十七 洛浦歸鄉 省訪
二十八 洛浦祖教 祖教
二十九 韶山禮拜 禮拜
三十 韶山家風 家風
三十一 黃山米價 糧食
三十二 上藍本分 對機
三十三 四禪入井 徧路

卷第三

三十四 海胡行道 大道
三十五 天蓋浴室 沐浴
三十六 九峯有言 佛祖
三十七 九峰相傳 佛祖
三十八 九峰侍者 遷化
三十九 大光遶磨 佛祖
四十 强德上座 牛跑
四十一 文殊僧繇 眞像
四十二 鳳翔石柱 人境
四十三 僧問曹山 賓主

四十四曹谿洞山 雜山　四十五甚物最貴 猫犬
四十六枯木花開 花葉　四十七踈山壽塔 塔廟
四十八雲居上堂 示衆　四十九青林遷往 兔蛇

卷第四

五十二鼠侵藤 飛走　五十一白水聲色 示衆
五十二白馬法身 法身　五十三九峰舉一 示衆
五十四天童應用 心髓　五十五淸淨行者 經敎
五十六北院牛頭 佛祖　五十七青峰大事 對機
五十八木平一漚 舟楫　五十九遼泉相傳 骨董
六十問百巖禪 禪定　六十一問百嵓道 大道
六十二問百巖敎 經敎　六十三潙潭碓擣 器用
六十四同安人師 佛祖　六十五谷山祖意 祖敎
六十六白雲深處 對機　六十七大嶺淸淨 珍寶
六十八同安家風 家風

卷第五

六十九依經解義 經敎　七十問諸佛師 佛祖
七十一孤峰獨宿 殿堂　七十二問本來心 心髓
七十三本來父母 省訪　七十四西來的意 祖敎
七十五阿育家風 家風　七十六四海晏淸 對機
七十七非思量處 對機　七十八白眉曬熱 歲時
七十九透法身句 法身　八十石門家風 家風

卷第六

八十一淨衆蓮花 花葉　八十二國安二機 對機
八十三廣德言語 對機　八十四廣德久負 鏡扇
八十五廣德波浪 舟楫　八十六雲光作牛 牛鹿
八十七太原數家 齋粥　八十八梁山日用 對機
八十九梁山祖意 祖敎　九十梁山空劫 法器
九十一大陽上堂 示衆　九十二大陽家風 家風
九十三投子宗風 法屬　九十四投子示衆 飛走
九十五投子拈香 帝王　九十六天寧誰家 法屬
九十七天寧夜半 對機　九十八天寧上堂 法身
九十九保壽上堂 杖笠　百三界唯心 示衆

虛堂集目錄 終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一

後學　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一則　青原堦級參學

示衆云有修有進衆論高低無證無爲那消升降只如行不出戶坐不當堂者甚處安排則是

舉青原思禪師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這邊如穩當那畔自相應　祖云汝曾作什麼來深窮妙理細辨根源　思云聖諦亦不爲認有道斷在　祖云落何階級重重烹煉要鑒精金　思云聖諦尚不爲落何階級無皮毛不立及盡聖凡情　祖云如是如是眞不掩偽曲不藏直　善自護持吾當有偈慈悲之故落草之談　心地含諸種大無不包小無不入　普雨悉皆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頓悟花情已但得本消去　菩提果自成自然春到來

心莫愛直

心識當作像

師云建化門中不無評品實際理地寧有階差自始至末返本還源不歷僧祇而獲法身者自知頓漸超越奧妙玄極之理六祖一日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種種法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林泉道莫怪老盧能處藥價曾得效敢傳方達摩亦云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林泉道上代下世老婆心切而況丹霞以綿綿密密隱難分處交加頌出頌曰

卓爾難將正眼窺睥睨上有分　迥超今古類何齊果見參差者

封古殿無人侍玉字深沉　月鎖蒼梧鳳不棲爭肯坐著

師云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有等餓眼禪和貪觀雲外月失却掌中珠從自逐句尋言不務知根達本況此不落階級的人磊磊落落雄雄堂堂其機不可觸其

錚不可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活鱍鱍轉轆轆雖是
面門出入無形影而難審其詳此其所以難將正眼
莫可窺窬者歟故臨濟囑三聖云吾遷化後不得滅
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曰
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秖對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
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林泉道誰知口苦心甜處倒
楔把頭兜鍪伊只如三聖與麼喝正法眼藏可窺不
可窺見徹見不徹諸人試斫額看其實此事自古及
今比類難齊言說不到若苔封古殿月鎖蒼梧臣越
趄而莫侍尊顏鳳戢翼而潛升霄漢且道不墮功勳
一句合作麼生道聖凡情已盡何用立階梯

第二則　石頭曹溪對機

示衆云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迴戈倒戟時計穩
能周備未委乎誰具斯作略

舉石頭遷禪師問青原云和尚自離曹溪甚時到
此間家富兒嬌原云我却不知汝甚時離曹溪來念彼觀音
力還著於本人頭云某甲不從曹溪來赤口白誅原云我已知
汝來處了也明眼人難瞞頭云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

次啼哭緩急自可爛泥隱刺更難首

師云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初至吉州青原山靜居寺
參思禪師思曰子何方來遷云曹溪曰將得甚麼來
云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云
若不到爭知不失遷又云曹溪大師還識和尚不曰
汝今識吾不云識又爭能識得曰衆角雖多一麟足
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時至此間曰我却不知
汝早晩離曹溪云希遷不從曹溪來曰我已知汝來
處了也云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林泉道子細看
來雖似父手屬丈母其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
於師方堪傳授此亦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
之別機也非世智辯聰可定奪矣其實來無所從去
無所住故經云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
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故名如來林泉道如來禪祖師禪休爭眉與鍰
只是一文錢更看丹霞別傳消息頌曰

木人來問青霄路指空話空玉女年尊似不聞耳邊風過攜
手相將歸故國同行無疎伴暮山岌岌鎖重雲不教人見轉風

流

師云竺土不傳無字印祇園剛道寄書來當此之時木人問路枉向青霄誰敢臨岐妄傳消息故年尊玉女聽風柯而聞似不聞齒缺泥牛耕月色而見如不見無中唱出信手拈來擊碎疑團歌殘狂解所以教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殘知殘見爭免向舌上鑽研狹智狹聞寧不於言中採摭此皆生死根本妄想端倪古人慈悲太甚行願弘深籍有言欲顯無言假無說要知眞說爲垂隻手方便提携擬使初心殷勤趣向雖暮山之岌岌五眼難窺奈秋月之輝輝寸心不昧鎖重雲漫教緊俏滯玄關枉使因循放開一線許商量不惜雙眉通融訣還相委悉麼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蹤由

第三則　藥山坐次（禪定）

示衆云行住坐臥無非妙用神通語默離微總是法門佛事直饒向空劫前承當劃地索道未在未在到這裏還許開口麼

舉藥山惟儼禪師一日在石上坐次（時脚力困）石頭

今按下題脫山云若閑坐即爲也八字并著語乎

和尚見乃問云在這裏作甚麼（老不歇心）山云一物不爲（引惹同途）頭云恁麼則閑坐也（克己復禮）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要識眞金火裏看）山云千聖亦不識（許汝眼朗）石頭因以偈贊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却最親切）任運相將祇麼行（好客無踈伴）自古上賢猶不識（懶見學伴）造次凡流豈可明（勿罪棄無人）

師云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

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破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住於此師乃辭祖却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在這裏作甚麼林泉道有甚不知有甚不見何必重重曲垂方便山云一物不爲已是堆山積嶽塞壑塡溝頭曰恁麼閑坐也再三撈摝盡力提携山云若閑坐卽爲也靈利衲僧一撥便轉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端的爲人爲徹殺人見血山云千聖亦不識到此之際任誰案許具金剛眼怎不教石頭滿口費伊道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想這沒面孔漢不近人情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據此父子緣熟師資道契折麼是誰看他不破還知丹霞冷眼傍觀處麼頌曰

玄微及盡本翛然（果有這箇在）若爲渠閑萬八千（當機不讓）
月印澄江魚不見（可惜蹉過）釣人何必更拋筌（枉勞心力）

師云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亦須呵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云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云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時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云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云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云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只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云見師曰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云見曰見箇甚麼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袖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只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云如何是因中色空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林泉道直饒及盡今時未免狼藉徧地雖本翛然坐著卽不可此

豈非相隔萬八千也月印澄江魚全不見釣人何必更欲拋筌還知此意麼非智可知難可測龍睛天眼覷無門

第四則　船子夾山（舟禪）

示衆云有時恁麼羚羊挂角月沉西有時不恁麼木馬遊春駿不羈用行舍藏自由自在知是何人

擧舡子誠禪師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陵猫）沒蹤跡處莫藏身（切忌）（入鈷井）（生根）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將謂忘却）

師云秀州華亭舡子德誠禪師自傳藥山之道唯好山水自適其意故泛舟於華亭江上因得此名一日泊舡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起橈子曰會麼云不會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復有頌曰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只看採芙蓉香氣長黏遶指風兩岸映一舡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只是舡子孫各自睹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簑衣無可傳與夾山相見機語投子頌古中已載茲不復云相別之際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可謂是未到無心須要到既到無心無也休端的若是脫洒衲僧出住自知時節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此之用舍行藏與吾衲僧何啻天淵本欲要伊於一切時中外不隨應內不居空這邊那畔無可不可故云吾三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是知依法作法要常念茲在茲一片老婆心千古爲龜鑑且道衆帶一句合作麼生道試看丹霞爲伊頌出頌曰

白雲檻外思悠哉（無心能出岫有意伴孤鶴）密密金刀剪不開（渾侖無縫罅）無幽洞不拘關鎖（去住自由）縱橫無繫去還來（跋涉不易）

師云體空成事任妄念而漂沉不變隨緣守眞心而寂滅不有妙覺其孰能達斯理乎況此白雲搖曳碧落淸明檻外當前天涯海角無心而出應緣舒卷而濟物無私有感必通知時休沐而潤澤有準隨風浩蕩映日飄颻若垂天之翼悠悠漾漾者哉猶事理之相象眞俗之通貫體用之雙彰境智之相半綿綿密

密雄雄堂堂所以金刀剪不開也既幽洞不拘關鎖想縱橫必使優遊此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喩本分事之不本分也其或於此未明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第五則　禅樹洞山（参學）

示衆云正按傍提一句了然超百億左敲右擊片言可以越三千不渉唇皮誰能學似

擧禅樹省禪師問洞山甚麼處來（不勞）山云親近來（實頭人難得）樹云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甚麼（入草求人）後曹山聞擧乃云一子親得（便宜不出當家）

師擧祖燈錄云宣州禅樹慧省禪師因洞山來參樹問來作甚麼山云來親近和尚樹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林泉道悞入桃園後曹山云一子親得此乃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丹霞擧處謂問甚麼處來本是問作甚麼來答云親近來此豈非問答相應也後又遺漏山無對此乃不見曹山道一子親得之意蓋編錄之不審也況洞上宗風語忌十成機貴回互洞山無對豈非向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得曹山爭肯證父攘羊受責於仲尼故云一子親得空王寶印豈假親傳無縫伽黎何消密付此師資道合猶參乎一唯亦當以一貫之而稱許者哉還知麼肐膊到頭難外屈休云孫子不如兒更看丹霞別般誇羡頌曰

從來父子不相離（天然其）石女何勞更問伊（多羅閑管）昨
夜寒巖無影木（根非下土）生白雲深處露横枝（葉不墜秋風）

師云非同世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假以忠孝親情以喩至道曠劫以來與汝本來眞如佛性妙覺明心無斯須而曾捨離故云從來父子不相離豈止禅樹洞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歟故石女以無情無口之口虛心冷氣倦審問伊而復竊聽昨夜寒崗無影古木向白雲深處偶露横枝若不解無中出有爭能達意外之玄儻肯於劫外承當更何必而今相見還知不動唇皮道得處麼萬籟把吾休失笑我笑處空舌更長

第六則　沙彌住庵（雨雪）

示衆云告往知來不妨俏俊心明意顯汲可思量忽

遇同風莫有遮相證據著麼
舉高沙彌住菴一日歸來値雨 敎休不休 藥山云甚
麼處來 不消詐問 彌云岙裏來 我豈不知 山云可殺濕 便恁麼來
彌云不打這鼓笛 似有魂靈 雲嵓云皮也無打甚麼鼓
承虛接響 道吾云鼓也無打甚麼皮 承虛接響 山云一場好
曲調 没孔笛氈拍板 阿誰肯助采聲來
師云澧州高沙彌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彌云
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湯
去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云知是般事便休更喚
甚麼作戒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與子相
見彌住庵後一日歸來値雨山曰你來也云是曰可
煞濕云不打這鼓笛雲嵓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
云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此則
公案與祖燈所載大同小異大抵談其神駿略其玄
黃不足恠也據藥山恁麼問高沙彌與麼答佛事人
情一時周足更那堪雲嵓道吾把火助熱見義勇爲
共垂隻手著力扶持比迴欒弄幾箇能知若非藥山
老漢險不解合支離所以道今日大好一場曲調且

心逐遍擾

看丹霞如何斷和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 歸謬歸聴 善思念之 知音爭肯落今時 中塵
能作主化 外自來賓 胡家不犯宮商曲 細抹將來 玉笛同將劫外
吹 萬籟有心聞不得 孤襟無耳却知音
師云自佛祖以來莫不入鄽垂手曲垂方便物物頭
頭明明了了指示於人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
五方天王曰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
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
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
珠示汝便各强說有靑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
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林泉道不因佛指示
洎乎錯商量曹溪六祖初自新州來參五祖祖問曰
汝自何來云嶺南曰欲須何事云唯求作佛曰嶺南
人無佛性若爲得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
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禮足而退林泉道若不得
流水還應過別山此豈非佛祖偶爾垂言借問伊處
古之今之本無兩樣若是知音賢者爭肯於今時言
句上鑽研識情內卜度萬派潮宗皆歸性海豈不快

哉況胡笳不犯宮商曲非聾耳根圓通何能知之也
耶賴遇藥山父子沙彌昆仲雲嵓道吾共品玉笛節
拍相隨奏佳韻於千秋遺淸音於萬古還會麼不消
頻側耳何必恠雙睛

第七則 道吾五峰（對機）

示衆云眞光不耀至理難明天眼龍睛且宜托後舒
手不見手時誰能辨的

舉道吾智禪師到五峰（登山不易）峰問還識藥山麼（自家生面）吾云不識（許伊眼明）峰云爲甚麼不識（抑逼殺人）吾云不識不識（頭正尾正）

師云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嗣藥山山一日上堂云
我有一句子不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
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及
至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却云不識此豈非
亦諱白謙覿面相讓達摩初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摩云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摩云不識
且道與此不識是同是別其實藥山本來面目圓同
太虛無欠無餘非短長之可較量非肥瘦之可品格
千光那照五眼難窺設使瞻之在前不覺忽焉在後
所以道吾斷箇不識可恠五峰趕賊要趕上論實不
論虛再三勘驗的確催徵是他道吾不減一字更添
兩字道不識不識林泉道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非唯作得主更乃不食言直饒及盡今時未免遭人
點檢頌曰

白雲深處路難通（擧步落危途）擬問蹤由已涉功（誠哉是言也）挂角羚羊無影跡（不許追尋）從容還落正偏中（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師云大道廣闊平坦縱橫可惜時人不來遊履得之
者左右逢原失之者孤危顚險雖則情塵撲落識浪
渟渦眞淨界中不著邊徼恰似白雲深處枯木崖前
差路難通玄途邊進故從賢者擬問端由已涉功勳
成尊貴墮所以新豐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爭如學
取羚羊挂角飛鳥騰空非唯難覔其蹤敢道莫尋其
跡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當此之際道吾不識豈虛語哉其或左顧
右盻前思從想從容還落正偏中矣投子頌云正中

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若也於斯覷透分明覿面別無眞其或未然爭奈迷頭還認影

第八則　洞山廓幕（姓名）

示衆云鞔天索價博地相酬瓦礫泥團貟金不換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須知末後牢關不離寂初一句還有道得的麼

擧洞山到北巖哲禪師處（不辭迢遞特地訪知音）巖問甚處來（閑門剛會）山云湖南來（多虛不如少實）巖云觀察使姓甚麼（適來記得而今忘却）山云不得姓（不勞通報）巖云名甚麼（誰敢觸諱）山云不得名（善能回互）巖云還理事也無（要緊）山云自有廓幕在（已成閑管）巖云還出入否（誰能見面）山云不出入（來无快馬不如鈍坑）巖云豈不出入（言多傷行）山便拂袖出去（話不投機）一何巖來日侵早入堂召洞山（不消氣急請再商量）山近前多（在他簷下爭敢不低頭）巖云昨日祇對上座話不愜老僧意一夜不安（悔後方知酒誤人）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諦聽諦聽）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理長即就）山云却請和尙問（藝高人大膽）巖云不出人是如何（拱密威嚴實難參見）山云太尊貴生（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巖乃開粥同過夏（待伊心肯處是我命）

通時

師云鄂州北巖明哲禪師亦曰栢巖曾居定州栢巖故有是名傳爲栢頭訛也今中山府柏巖山塔寺具存在唐縣界師嘗有頌曰野寺絕依念空山曾遍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栢巖住不記栢巖名闐仙賈島哭師詩曰苦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僧堂鎖隙塵自慚雙泪下不是解空人至今詩頌石刻俱在唐高僧詩謂前篇乃淸塞贈栢巖所作此方旣名栢巖鄂州宜號北巖了無疑也祖燈所載師與密師伯同訪今此略之無　正意巖以尋常問答要歸心性向佛未出世空劫前時悉知浩浩眞常委悉如如妙體擬之則差議之則錯非智識之可參詳非言談之可窮究所以用至尊至貴爲喩巖雖以妄情羅織山假以眞智傍通百計千般終難繫綴端的至理一言雖微不涉何出入之可定奪者哉初雖不許寧免尋思屈已從他自知理短怎不相酬開

粥過夏還知眞不拖偶曲不藏直處麼但能不觸當
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頌曰
燭香人靜杳無蹤(視聽應難) 苔滿丹墀皓月明(撓堪入履蹤)
戶當堂慵正坐(東宮難至鄰) 出門猶懶下堦行(不面舜堯顏)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商量恰似燭香
人靜後無音無韻了行藏由是信息非遥形容莫覩
烟籠祕殿苔滿丹墀月泛金波星分皓彩當此之時
沉沉宮漏運四智而難明寂寂綸言空一心而仰望
雖則入戶當堂謙卑自處不正坐恐犯功勳權袖手
且宜守分欲携班杖擬出玄門竚立躊躇不辭料理
方信道三思然後再思可矣既懶下堦舉足不無隱
几栖心非唯偏處不逢況乃玄中不失還知尊貴一
路非言可及處麼近日王令稍嚴不許多言恃語

第九則　雲巖巾餅(香麼)

示衆云師資緣會針芥相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寔
非心力之可謀也莫有涉疑者麼
舉僧問雲巖晟禪師二十年在百丈巾餅爲甚麼
心燈不續(冤有頭債有主) 巖云頭上寶花冠(你試摸索看) 僧云

心經歷麼

心分上入只爲二字見

頭上寶花冠意旨如何(果是不知下落) 巖云大唐天子及
冥王意(早是那堪) 僧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
旨如何(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峯云却憶洞上之言(莫作好話聽)
師云潭州雲巖曇晟禪師生鍾陵建昌王氏少出家
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謁藥山
這僧故發此問不妨疑著其實心燈未嘗間斷千佛
出世亦不曾增千佛入滅亦未曾減自是這僧以妄
情斟酌狂識較量分彼此立階差黨門風爭人我滿
肚懷疑故來審察是他雲巖老漢不用剜身千盞灌
滿膏油索甚箭剔昏燈暫圖精細故以頭上寶花冠
打發這僧爲復是厚幣甘言爲復是著本圖利爲復
是眼裏拔釘爲復是腦後抽楔向此一轉語下見諦
明白不止頭輕眼明使汝心神醒快可怜無價寶撞
著杜波斯返復又問頭上寶花冠意旨如何可謂分
明極鑑令所得遇不免雲巖盡情爲濟竭力提携道
大唐天子及冥王雖是婆心太切焉知愚騃呆癡奉
以明珠認爲泥彈於斯不悟金剛旨惹得疑情滿世

問而復又問九峰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好笑
這僧雖是懵懂却最志誠將勤補拙不避人嗤幸遇
慈悲再三撈摝以洞上之言說似與他未審洞上有
何言句還知麼木鷄啼子夜石犬吠天明頌曰
玉鞭高舉擊金門（聲聲不絕）引出珊瑚價莫論（孰能迥賞鑑）
古輪王全意氣（匪從人得）不彰寶印自然尊（理合如斯）
師云門墻岸岸關鎖重重不假殷勤何緣得入所以
道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
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
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玄覺徵云爲復是門外語
門內語林泉道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潙山喆代云吾不如汝林泉道是何心倖以此觀來
豈止這僧玉鞭高舉曾擊金門世尊文殊玄覺潙山
拋塼引玉與亦非發雖恁學似見人須弃敲門物知
道仍忘棖子名非唯少分相應必使就中相見端的
得人一諾果勝千金那引珊瑚而論高價竊比輪王
意氣搖乾湯坤而況無文寶印本來尊貴何由彰顯
而已哉還見心燈不昧智焰恒明處麼須知迥脫根

塵了一點靈光裂古今

第十則　南泉異類

示衆云同行既無疎伴便宜豈出當家雖然蹄角分
明爭奈騎者不鑒有智無智較三十里且道是誰
擧雲巖道吾自南泉回藥山（道賊無涯　逢人不盡）巖問藥山
如何是異類中行（吽）山云吾今困倦且待別時來
（暗裏抽橫骨　明中坐舌頭）巖云某甲特爲此事來（知恩報恩　人間幾幾）山
云且去（不遇知音者　徒勞話歲寒）巖便出（可惜蹉過）道吾在方丈外
聞雲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鷂子不快　[illegible]殺頭）吾却
下來問巖兄云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更與垂慈　傍通一線）
巖云不爲某甲說（苦瓠連根苦）吾使低頭（慚愧殺人）
師云一母生兒幾百般果然利鈍不相謾藏身露影
交加處寧免教人冷眼看只如巖問藥山異類中行
何不體取南泉道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
溪西牧不免官家苗稅擬向溪東牧亦不免官家苗
稅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所以藥山恐伊傷他
苗稼故使泯耳攢蹄潛身縮項道吾今日困倦且待
別時來非是推東拄西莫便走南掠北眞所謂赤心

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覩者稀殿云某甲特爲此事
來此豈非終日數十不知二五致使藥山鼈竈火發
道且去殿便出可怜無價寶賜與瞎波斯羞鈎雖自
落爭免折便宜道吾在方丈外聞雲殿不薦不覺咬
得指頭血出此猶君子恨不殺身成仁心忙氣急惟
他不領微妙玄旨吾却下來林泉道往復不易復問
殿兄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殿云不爲某說林泉道
中秋閉目坐却怨月無光吾便低頭心中苦屈端的
難伸自家不會鈍滯他人故恁吞聲飮氣自煩自惱
若非丹霞替說道理爭知此事頌曰
饑飡嫩草遙山去(默默田地)自知 渴飮寒泉曲澗迴(躍躍)
皮(誰爲肚皮) 放蕩不耕空劫地(筋舒力盡) 暮天何用牧歌催
(任勞心力)
師云潙山一日上堂云老僧百年後山下作一頭水
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
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畢竟
喚作甚麼卽得仰山出禮拜而退林泉道知他多少
事盡在不言中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林泉道題目
甚分明異類一事人多錯會非賞音者不易知也但
念水草餘無所知修行至此可樂無爲妄情消爍狂
解殄彌出生入死莫可覊縻所以饑飡嫩草渴飮寒
泉放曠優遊自由自在可謂露地白牛牧人懶放靈
苗瑞草野父愁耘正當此時如何處治還知麼羌笛
一聲風浩蕩暮山岌岌鎖重雲

第十一則 夾山示境(人境)

示衆云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以楔出楔了無空缺儞
若你眼裏有筋便知我舌本無說不墮情見一句合
作麼生道
擧僧問夾山會禪師如何是夾山境(春日花開秋時葉落) 山
云猿抱子歸靑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
師云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
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示人云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林泉道爲慈悲之
故有落草之談眞所謂隨糞逢人換眼睛是他靈利
衲僧透手姦滑勝似離婁明察秋毫那肯教伊輕輕

動著今據夾山恁麼酬酢非止令人向情枝上尋意根下覓一任玄猿抱子從教幽鳥啣花青嶂後碧巖前枉費神思徒勞視聽你豈知夾山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便休恁麼世諦流布法眼亦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會有僧問林泉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林泉道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只如林泉恁麼祗對是境那不是境大抵一般油麵由人做造一般油麵由人壞却所以永明道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又云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殿樹庭柯各擬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與麼會得論甚是境不是境答話不答話正偏兼帶眞俗混融一言之下應須心地開通三句之中可使凡情撲落更看丹霞收攝餘波全歸性海頌曰

蚌含明月珠生腹（物類相成） 龍擁深雲雨洒空（天使其然） 莫向平田黎巨浪（無事生事） 休直須點點盡潮東（應須契本）

師云理無二相事有千差凡情縱解何足奢華古詩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此皆物類相感致之然也尙書禹貢淮夷蠙珠孔穎達疏云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爲名故云吸月精神橫宇宙產珠光彩照山河說文曰龍者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前漢鄒陽書云曰蛟龍驤首則雲雨咸集夾山雖設鋪陳之意皆有語中之無語也不可膠柱調絃刻舟記劍繫驢橛上枉覓驊騮不見道莫向平田黎巨浪直須點點盡潮東此豈非叮嚀付囑休騁狂情隨波逐浪四散鑽研當合一一返本還源咸歸性海不負狂瀾怒浪卷而東之汪哉洋哉莫可量哉廣矣大矣無以加矣還知夾山富有天池之量麼浮幢氣象如天還那比蹄涔窄更微

第十二則　夾山不會（門戶）

示衆云聲前薦得分明鷂過新羅句外承當已是不快漆桶待汝開口動舌堪作甚麼還有目擊道存者麼

擧僧問夾山會處卽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何不領話）

山云戶挂洞林影中辨取（暗通一線大小分明）

師擧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這箇若

是即頭上安頭若不是即斬頭覓活時首座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挑燈浦云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說話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請師不問浦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浦云我不管你道盡道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至晚喚從上座你今日祇對甚有來由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揀得出分付鉢袋子從云不會浦云汝合會從云實不會浦喝云苦哉苦哉僧問和尚尊意如何浦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萬松道克賓甘罰饡飯錢臨濟故滅正法眼玄覺徵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為復怕鉢袋子沾著伊林泉道尊鑑不錯九峰在石霜作侍者石霜遷化後衆欲請堂中首座接續住持峰不肯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座乃焚香云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會在悉得天童道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此之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當時首座若奉箇吾不如汝或云師兄還曾麼況石頭和尚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林泉論至於此不覺失笑這僧向不會處欲請一言安用這一落索為伊不會做官人故然且舉傍州例不須戶挂凋林試向影中辨取頭曰

（按疑安）

威音那畔不能行（舉步落危途）撒手還家懶問程（坐着即不）

堪寢殿無人空寂寂（沒蹤跡）滿軒唯有月虛明（斷消息）

師云空劫以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承當按家樂業休胡走枉費盤纏漫忖量不如撒手歸家穩坐莫問前程可與不可肯來袖手伴雲閑自有知音來斷和若論此事應寢其言若殿宇之深沉軒窓之窅寞無人履踐那許言論唯餘皎月當天不有片雲翳目正當此時合向甚麼處相見入鄽垂手提携處休又粧公伴不秋

第十三則　夾山上堂示衆

示衆云呼聚喝散妙用無方把住放行權衡在手不必正偏兼到何消理事該羅未開口時誰能會得試說道看

擧夾山上堂云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爭肯坐着)目不顧他位裏脚不踏地位裏(飜身獅子大家看)六戶不掩四衢無蹤(解行不學今時道)學不停午意不立玄(七步成章渾小事肯將窮說事挂心頭)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峻機不假鋒鋩事(誰敢尖頭利腦)到這裏有甚麼事(你徒不道)闍黎(辭)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一曲滄浪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師云上堂踞坐乃祖庭說法之清規集衆說參寔宗門示徒之洪範明不越戶太陽門下要辨三秋穴不棲巢明月堂前令知九夏目不顧他位裏雖是偏處不逢其奈玄中不失脚不踏他位裏勅遍天下王不流行後天童立四借借一曰借位明功二曰借功明位三曰借借不借借四曰仝超不借借若非久參曹洞正宗往往觸途成滯故六戶不掩四衢無蹤信乎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恁麼看來眼耳鼻舌身意關他甚事乃至見聞覺知覓甚來由直饒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已是不快漆桶何必向千劫萬劫口角舌端眉尖眼底明來暗謝處智起惑亡者哉端的峻機捷辯豈犯鋒鋩玄唱玄提了無痕跡所以道到這裏有甚麼事雖本無事不見道莫將無事爲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若不呼召指示明白切恐一向尋言逐句情識卜度是他夾山曾於華亭江上紅蓼灘頭口傳心授葉綴花聯道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恰似臨濟囑三聖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向他離相離言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林泉道任伊蓋覆將來不管傷鋒犯手只如隱顯全該枯榮自異一句須假丹霞分明頌出頌曰

月沈碧海龍非隱(大小明白)霧鎖蒼梧鳳不知(却最親切)劫外森森無影木(根非生下土)垂陰自有未萌枝(葉不墜秋風)

師云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暗中通一線雲影上東巖雖是月沈碧海霧鎖蒼梧龍非隱而或躍在淵鳳不知而了無依倚玄微莫測幽奧難明空劫外發木逕然朕兆前意根豁爾由是高懸日月森森鬱鬱

而別有壺天暗度春秋密密嚴嚴而非同世境所以道無影樹下永劫淸涼不露山中長年普應未萌枝淸陰匝地沒蔕花殊色輝天唯除具眼人方省其中意只如底事合作麽生分析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第十四則　夾山撥塵佛祖

示衆云未到無心須要到休歇緊緊行履消到無心無處休且合慢拖拄杖省心愛力處自有知音爲伊說破

擧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高著眼看）山云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應須恁麽會方始契如如）後僧問石霜（不辭路遠爲解疑情）撥塵見佛時如何（頑涎猶在）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僧後擧似夾山（兩頭三面）山乃上堂擧了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爭之不足）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讓則有餘）

師云興教小壽禪師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爲根有利鈍故情分淺深所以世尊觀根受道說法投機夾山以尋常用的門頭戶底機智提挈這僧天童亦云離念見佛破塵出經門墻岸岸關鎖重重意欲去除妄念要見眞佛而不知近代黃山趙文孺有詩云妄想從來本自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子細看來無別人當時這僧若是量寬衲子明眼禪和何必破塵離念而求佛經既疑情阻隔不免重論此其所以石霜奉箇渠無國土何處逢渠他恁麽道非無來由永嘉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恁麽看來有國土無國土得逢渠不逢渠是故這僧須索波波路路復來擧似夾山山乃上堂擧了云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林泉道春蘭秋菊各自芬芳何必特分你強我弱雖則和光惹事不得春風花不開只如刮篤成家花開索被風吹落此之所謂一般拈弄與君殊還委悉麽只向一塵分變態高名勳業兩難泯二師合璧連珠試看丹霞稱贊頌曰

當機一句玉珊瑚（有耳不曾聞）不內外玲瓏溢目寒（有眼不曾見）
無漏國中留不住（照之在前）月華影裏見應難（忽焉在後）

師云以無緣大慈運無礙大悲式慰蓬心幸垂金諾故將直截緊要處開發學人依金剛般若初中後善三句訓論這僧初令渠發善心豈非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後石霜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此豈非中破善心後始明善心也來山石霜雖是兩段不同終歸一致或云丹霞道當機一句何言三也汝豈不聞雲門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豈此非敲金擊玉鏗珊瑚也其實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解主賓互換必然內外玲瓏不唯目下嚴寒況使心中洒落何塵佛而可狐疑哉儻做功夫到此地面無漏國中斷然不住月華影裏想見嫌難息有築著磕著的衲僧麼塵心起處千般有道眼開時一物無

第十五則　石霜觸目（餅錫）

示衆云本是依實具實元非指空話空分明拈在面前可惜拋向腦後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山有曾經

諳此事者麼

舉石霜諸禪師初參道吾（草鞋錢還了也未）問如何是觸目菩提（照顧眼睛）吾乃喚沙彌（指示分明）彌應喏（却有衲僧巴鼻）吾云添淨缾水著（老婆心切）良久吾却問霜汝適來問甚麼（重重相為）霜擬舉（鷂過新羅）吾便歸方丈（喚不回頭）霜乃有省（險負平生）

師云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初依潙山充米頭一日篩米問答相契潙王晚上堂曰米裏有虫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林泉道玄中銘云舉足下足鳥道無殊坐臥經行莫非玄路花嚴經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名字而可得東坡亦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以此觀來觸目菩提無空缺處更嫌何處不分明吾喚沙彌彌應喏吾云添淨瓶水著林泉道隔壁不旁供短狀元來有理不高聲良久吾却問霜汝適來問甚麼腦後這槌如覺痛自然心地得安寧霜擬舉劍去久矣爾方刻舟吾歸方丈霜乃有省一念回光便同

本得後來果有僧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霜曰徧界不曾藏林泉道觸目菩提旋蒸熱賣僧又擧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霜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只如雪峰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峰作麼生不會雖然法且無異其奈師承不同故解之差別他云遍界不曾藏也須是學來方始得會亂說卽不可林泉道當時若不歸方丈爭解添餅接上機多謝東禪齊拍手霜峰的意共同輝更看丹霞復垂明鑑頌曰

垂手還他作者機（兩行是雙）尋常語裏布槍旗（不可干戈相待）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度可容兩度醜）一句分明更不疑（除不）（又疑遷）

師云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萬松道此乃入鄽垂手不避風波者也若非作者知時達變機用崢嶸必不能向尋常語裏解布槍旗若非仗文殊劒執祕魔杈攫石鞏弓放國師箭必然納敗決案歸降故復重詢擬進盡力提持巧計招安欲歸方丈果於一句之下了了分明可謂三思然後再思可矣噫無孔鐵鎚輕擧處疑團粉碎了無遺

第十六則　漸源持鍬（遷化）

示衆云愼終追遠孝感於天粉骨碎身難酬厚德衲僧分上不必如斯若非至理一言險不漫勞心力有曾悞犯者麼

擧漸源與禪師一日持鍬上石霜法堂東顧西顧（引惹銅點）霜見乃云作甚麼（點撿將來不可放過）源云覓先師靈骨（還具眼麼）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只知盡法不管無民）源云正好著力（事難方表丈夫心）霜云一物也無著甚麼力（不惜唇皮盡情吐露）源持鍬肩上便行（伶利衲僧）（一撥便轉）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明眼人難謾）

師云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云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云汝又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云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林泉道棋逢敵手難藏俳詩到重吟始見功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吊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

中路村

靈骨

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爲甚麼不道云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中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旣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曰只在村院寄宿霜云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云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甚麼林泉道不唯審問端由又恐依前蹉過曰覓先師靈骨林泉道以往觀來大似佯慈悲假孝順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林泉道鬪難不鬪易鬪易誰不會果然道正好著力林泉道但辨肯心必不相賺云這箇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林泉道雖云無縫罅寧免見披

離源持鍬肩上便行可謂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太原孚尙座果是忍俊不禁與代語云先師靈骨猶在林泉道路見不平拔劍相助更請丹霞重宣此義頌曰

本地虛明無一物（已太多生）幾人認得黃金骨（不道無只是少）
持鍬肩上便行時（步步踏着）太辯從來還若訥（眞文不讚）

師云昔張司徒因燼其居遂書偈云居士沉舟日司徒失火時本來無一物何用苦嗟咨六祖亦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皆發明空劫以前本源心地若非具金剛眼睛爭能識黃金骸骨雖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何疑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而況持鍬肩上復妙迴途撒手便行不居正位大辯若訥默默自知田地穩大智如愚騰騰誰爲肚皮裏還知放去收來太速處麼插鍬意與持鍬意觀面相呈子細看

第十七則　洞山初秋（解結）

示衆云這邊那畔孰能推倒界墻正去偏來你試蹤踏芳草作麼生囑付則是

擧洞山价禪師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

心默縱點

心地縱花

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好因緣）是良久云
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伏處 取分）顧視左右云
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上花開方與他合（乾時暴暴須潤 濕冷濟濟處要調和）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動落今時 滑自可）明安云
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靜沉死水 更甘）
師云一大圓覺爲我伽藍云何解制而論東西直饒
指教深隱寒巖飽看冷翠坐白雲而終須不妙守丹
巘而未必便宜教人指默操根到了枉鬧鑿古所以
洞山恐伊墮在無事界中弄巧成拙弱喪忘歸良久
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此皆養子之緣怕
折姦便可謂兒行千里母行千里飜覆尋思再三超
撥顧視左右云欲知此事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地
合可謂正雖正而偏偏雖偏而圓一日藥山指枯榮
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道吾云榮者是山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云枯者是榮者
是巖云枯者是山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
彌忽至山云枯者是榮者是彌云枯者任他枯榮者
任他榮山回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其實此事轉

轆轆活鱍鱍如盤走珠了無滯跡方爲可也若一向
指教無寸草處去石上釘橛何時得出許令枯木生
花似許放開一線致令石霜點鬧道出門便是草汝
但起心動念豈非落在今時後明安云直得不出門
亦是草漫漫地此雖難會却最易知不見道斫却月
中桂淸光應更多天童後來一併頌出草漫漫門裏
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若
論轉身一路寧免丹霞指出頌曰

歸家豈坐碧雲床（久靜思動）出戶不行靑草地（久動思靜）南
北東西本自由（放浪多日）渠無向背那迴避（心不負人 面無慚色）

師云不立纖塵處寂寥事事無到來家蕩盡免作屋
中愚雖處碧雲深處應須綴步移身當於皓月輝時
莫避入鄽垂手旣辭竺土豈戀胡床此乃正不居正
之小樣也爲入息不居陰界故出息不涉衆緣非嫌
面上夾竹桃花唯怕肚裏侵天荊棘曾不墮靑靑黯
黯那肯滯莽莽芊芊任觸目之荒林儘論年之放曠
可謂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此乃偏不垂偏之大
略也是他得的人千自由百自在不於石室生根且

向草庵止宿不見石頭和尙道問此庵壞不壞壞與
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址堅牢以爲最又
云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恁麼看來有
迴避無迴避還委悉麼相逢無話說不見又思量

第十八則　洞山大事服飾

示衆云覰遠休覰近念念合究死生論實不論虛切
切唯談眞諦分明指示後買先嘗有來利市開張者
麼便請便請

擧洞山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 休敎情竇塞 莫被舌頭謾 僧云
地獄最苦 只知其一 豈知其二 山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
大事始是苦 曾喫 知說

師云如來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度脫衆生祖師依
戒定慧三無漏學開發衲子洞山向高高山頂點手
這僧於深深海底掉頭早是謝他不道沙糖最甜黃
蘗最苦想伊熱境難忘夢見獄卒也怕而不知調達
謗佛墮於地獄佛令阿難就獄慰問汝苦楚不達曰
我居無間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這僧却云最苦據斯
器量何啻壞之懸殊所以洞山道不然向此衣線下
不明大事始是苦眞所謂爲憐三歲子用盡一生心
雖是按牛頭喫草也何妨就虎背添斑賴遇丹霞遁
相勸諫頌曰

鑊湯爐炭幾何般 覰之眼眩 思之意亂 地獄三塗未苦酸 逆耳
是忠言 須信新豐親切語 分明記着 袈裟之下莫顢頇 不得
忘却

師云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何止鑊湯爐炭劍樹
刀山地獄三途苦楚者哉由是丹霞替代洞山重宣
此義再說偈言上代下世老婆心切大抵輪迴六道
出沒四生皆爲不明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世尊初成
正覺普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
執著而不證得此豈非洞山所言大事者邪故又再
三囑付道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洞山
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
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玄音光揚祖道
故就所居山名有新豐之稱只如所囑之語親切那
不親切合顢頇不合顢頇如人飲水何消問冷暖唯
除心自知

虛堂集卷一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二

後學 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十九則 洞山鳥道（備路）

示衆云沒蹤跡斷消息你試猜是甚的自有明眼人爲伊垂法則且道是誰

擧僧問洞山和尚尋常令學人行鳥道如何是鳥道（佛眼難窺）山云不逢一人（了無伴侶）僧云如何行（寧著山脚下）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已涉廉纖）僧云只如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麼（鼻孔裏認牙）山云闍黎爲甚麼却顛倒（面赤不如語直）僧云甚麼處是學人顛倒處（當局者迷）山云若不顛倒爲甚麼却認奴作郎（巧說不如直道）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深窮妙理）山云不行鳥道（果有靈蹤在上方）

師云在欲而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雖向光影門中任緣施設而不被光影相謾以至六根六塵六識時時應現如印印空如鏡對像何形迹而可滯哉所以洞山道畢足下足鳥道無殊觸自荒林論年放曠此豈非尋常指示令汝行履處若論鳥道縱橫無窒礙何必覓蹤由故洞山道不逢一人既無伴侶必淹三空這僧不顧撞頭磕額又問如何行洞山恐伊沉空滯跡認影迷頭對他道直須足下無私去若不聽他處分必然承言滯句固閉情關界認鳥道便爲本來面目爭奈洞山權衡在手縱奪由他評品高低誰敢插手遂召云闍黎爲甚麼却顛倒這僧遭此腦後一槌去却三魂鑽了七魄報道甚麼處是學人顛倒處端的是當局者迷傍觀者哂洞山道若不顛倒爲甚麼認奴作郎這僧非但今日自古至今妄想執著迷已逐物可惜遼天鼻孔被他輕輕扭轉納敗闕道如何是本來面目會則言言般若不會則句句瘡疣物物頭頭何曾隱匿莫只於鋪眉苫眼處鑽研忘鋒結舌處窮究洞山恐中此疾故云不行鳥道可謂有收有放能殺能活非大宗師無此機變幸遇丹霞遞相證據頌曰

古路偹然倚太虛（高高不出）行玄猶是涉崎嶇（擧步落危崖）不登鳥道雖爲妙（勿云爲是）無心點檢將來已隔途（無心猶隔一重關）

師云處處長安道門門古佛家脚跟不點地枉歐路途險不見道劒閣路雖險更高人也行行斯玄路寧免崎嶇儻肯迴光必能返照洞山又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到這裏藏身處要沒蹤跡沒蹤跡處不許藏身何故弃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所以惹得丹霞道不登鳥道雖爲妙點檢將來已觸途正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將心用心轉見病深雖然如是鳥道則且置未審本來面目合作麼生相見遂以手擊眼云猫

第二十則　神山過橋（獨路）

示衆云橫飛直赶慢撫輕彈著著雖讒聲聲解聽用焦磚斷磕者且道是誰

擧神山密禪師與洞山過獨木橋（同行無疎伴）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云過來（是何心倖）神山云价闍黎（勘破元來不值錢）洞山乃放下木橋（盡鈎自落）

師云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曰打羅云手打脚打曰却請和尚道云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人恁麼擧似林泉道今日親見和尚

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林泉道非師不委師與洞山同嗣雲巖故曹山已下皆以師伯呼之旣與洞山爲忘年友莫逆交不無法喜禪悅切瑳琢磨居一日同渡獨木橋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云過來特似拍大孏子謔小孩兒是他神山亦不倉卒亦不著忙微微冷笑欵欵輕呼云价闍黎意似惟他恁地作麼洞山旣知姦不厮護壯不厮欺却便放下自與收攝諸人還知這些道理麼塵中儻不迷眞性怕甚教人試探伊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是何道理）木橋拈起使人行（[illegible]難不[illegible]易[illegible]誰會易不）沉沉寒水如何渡（有智不揀年高無智漫勞百歲）月夜金鷄報五更（一聲才叫[illegible]六國盡平明）

師云莫將無事爲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雖是平田淺草休教脚下煙生隄防淨地迷人莫使心頭火發掘坑掘塹無損無傷內蘊慈悲詐施姦狡故於溪路拈起木橋喚教過來看伊作略若是憒鬧固閉懵懂禪和必然猶豫懷疑到了擔干負計欲渡沉沉寒水須乘淅淅西風因行掉臂而不假其功應扣聲而

澄冤惜

豈勞其力一呼之意千載難忘恐犯當頭爲伊放下此之所謂棋逢敵手難藏倖琴遇知音正好彈雖然如是神通幷妙用總不折便宜

第二十一則　洛浦淘金（珍寶）

示衆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本自圓成何勞特地有不昧靈知認得者麼

舉僧問洛浦安禪師衆手淘金誰是得者（閑管天下自已掀下）浦云拳中舊寶豈假披沙（著甚死急）僧云恁麼則展手不逢也（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浦云莫將鶴唳擬當鶯啼（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師云澄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久參臨濟後嗣夾山問答機緣具述投子茲不復云慣習爲旅偏怜客自已貪杯識醉人不悋慈悲爲指示恐伊蹉過謾勞神其實本來眞性妙覺明心亘古亘今何嘗離已雖曠劫已來背覺合塵迷眞執妄從聞思修之三慧守戒定慧之三學祛除情執煅煉身心要悟眞常直明本性豈非衆手淘金而尋得者這僧迷昧年深貧窮歲久乞兒見小利餓眼覔茄皮所以洛浦老婆心切以問急之情惹織宕之誚道拳中舊寶不假披沙這僧先難後易認影迷頭便道恁麼則展手不逢也洛浦見伊得少爲足滯句承言故云休將鶴唳擬當鶯啼可謂到則不點點則不到其間利害端的在甚麼處道與凝兒休哭林間黃葉已經霜若非遇著丹霞險不飜成滯貨頌曰

淘金豈假披沙得（要不由依本分）不觸波瀾猶費力（擬佛迷已成痕）露柱三更忽放光（爍破四天下）此時未審何人識（除是丹霞）

師云只爲大分明飜令越差忒不必費神思邊岸披沙覔金剛不壞身非止唯充國犀殘麗水見應難物物頭頭何隱匿恁麼看來是得非得已成費力忽逢露柱放光明論甚三更幷半夜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見有不有其有自朽若非具爍迦羅眼摩醯首目決難覷透還有識得的麼萬松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眉毛眼上（瞎）

第二十二則　洛浦祖意（祖教）

示衆云踏翻朕迹方知處處普賢推倒界牆始信頭

頭關勒旣非內外豈限西東儻能曾爾廻光遍觀那的不是有會道者麼

學僧問洛浦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秋樹春生葉冬瓜夏放花）浦云靑嵐覆處出岫藏峰（隱而顯影）白月輝時碧潭無影（顯而不隱）

師學僧問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云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云某甲不會乞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曰闍黎會麼云不會曰自已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甚事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云如何是解卜底又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林泉道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這僧旣問西來祖意怎不教洛浦半遮半掩全唱全提靑嵐覆處寧容擧目觀瞻白月輝時那許與心撈摸試著丹霞老師箇裏潛通春意頌曰

群花未發梅先坼（獨占溪邊第一春）萬木凋零栢轉奇（是奇）

雲淡不彰偏月影（偏處難說是假易除）烟輕那露引風枝（不逢玄中不失）

師云初祖達磨大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此應般若多羅二柱久昌之讖了無疑也當是時禪林未顯不有群花唯少林一枝最初發旺此其所以梅先坼之大意也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鋒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而逝自古至今禪風大振祖道興隆凋零轉奇之跡何待予言而可知也雖則雲淡不彰偏月影就中一點更分明烟輕那露引風枝箇裏百般難料理所以道四臣暗退玄淡所六戸虛通路不迷

第二十三則　洛浦供養（佛祖）

示衆云熟油拌苦菜由人心裏愛施主復如王而心得自在本非看面逐情亦非赤諱白諫向此法筵莫有挑請者麼

學僧問洛浦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

今諸佛當作白衣

人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果然疑着衲云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

師云有德非爲德無功始是功憎愛如泪沒枉逐覊蒙籠若使恁麼會去膠膠因果不勞逐語分宗其或罔措未明綴綴功過切忌隨言定旨大藏一覽云佛爲須達說布施果報謂多施少報少施多報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淨行乃至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雖然如是不見道勿爲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所以這僧疑問諸佛之過道人之德若非洛浦眼如掣電機似走珠明歷歷活鱍鱍非言之言而不滯於言無說之說而與伊所說故云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丹霞爲是當派雲仍不惜唇皮自揚家醜頌曰

拾得踈慵非覺曉兀兀無知寒山懶惰不知歸騰騰何往聲前一句圓音美有語難會物外三山片月輝無言自知心

師云無用處成眞用處不風流處轉風流如愚若訥超情謂凡聖由來總不收天台山拾得子不言名氏始因豐干禪師經行到赤城道側聞兒啼隨聲尋之見一子僅十歲初謂牧牛子問之乃曰孤棄於是豐干携至寺因呼爲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林泉道弄精魂漢有甚麼限國淸寺半月說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相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林泉道兩般了也天台山寒山子亦不知姓氏以乞丐自養古老見之咸曰風狂人也唐興縣西七十里有寒巖在國淸寺之側因居於此故號寒山子容貌枯悴布襦零落冠樺皮冠曳大木履時來國淸寺有拾得知食堂常收殘餘貯竹筒中山至則授之或就食或負去每徐行廊下嘗有詩云欲得身安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嘮嘮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

侍或作特

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弗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多少鹽醋。林泉道。若不蓋覆將來。險些爲伊淡了。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箇廝兒。宛有大人之作。林泉道。好手手中還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況乃聲前一句。圓音落落。而韻美堪聞。物外三山。片月輝輝。而光明可玩。若是汝識心見性。何消我恃語多言。其或未然。三脚靈龜荒巡走。一枝瑞草亂峰垂。

第二十四則　蛤溪相看（省訪）

示衆云。銅盔撞著鐵刷子。皷婆撞著惡妮子。軟厮禁處。還有與解交者麼。

舉。蛤溪道者相看（不是冤家不聚頭）。浦問云。自從棃溪相別。今得幾年（引惹詞訟）。溪云。和尚猶記得昔時事（氣燄煙火）。浦云。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是何心倖）。溪云。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誰知笑面虎就裏最心頑）。浦云。打則打會禪漢（未是落節）。溪云。也不消得衲子（謾誕）。浦云。道者住山事繁（六月賣熱厮環）。

師云。生機易作。爭先手活。眼難防。末後誇瘦。肚肥邊看。厮誅橫飛直赶。莫輕休。方信道二人雖對面。終日不知心。況吾如來正法眼藏。欲令一切衆生。擊脫眉間識鎖。踏翻胷次情關。坐臥經行。莫非玄路。莫只以機智遮相鈍滯惑者曰。惟得禪家令人難會。元來都是心倖萬松道。一分心倖一分慈悲。洛浦與麼問。蛤溪與麼答。將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不教得失相讓。是非榮惹。方信道。過得荊棘林。是好手。豈容見穿乎。況意根緊綴。所以有時鐵裏綿團。有時錦包特石。還知爭不足。讓有餘處麼。自知無伎倆。似覺得便宜。更看丹霞如何和會。頌曰。

這般消息不尋常（休瞞）。蟾桂枝枝布遠香（著字昨遼）。夜姮娥呈巧妙（還不留閑）。眼睛直上綉鴛鴦（未爲好手）。

師云。棋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世智辯聰難比。況枉將有限。趂無窮。此之所謂非尋常也。譬如蟾桂遠布清香。普請諸人牢收鼻孔。際二老宿問答

交馳機辯冠衆非唯空飛閃電盤走明珠有若姮娥特伸巧妙拈芒長玉線穿沒鼻金針向眼睛直上綉出鴛鴦豈非好手者歟雖然如是只知有功之功寧曉無用之用還相委悉麼何如玉女夜拋梭特來織錦於西舍

第二十五則　洛浦一毫（飛走）

示衆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放開一線聊許商量未審誰能祇對

舉僧問洛浦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浦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是精識精）

師云言言見諦言非有句句超宗句本無所以道毛吞大海芥納須彌斯皆稱性之談非同事相有局量者也這僧向窮理盡性杜絶辭源處引惹詞訟是他洛浦終是老手舊肐膊向伊做精揑怪厮謾厮謼之時輕輕點化道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白澤者乃俚俗鎮宅師子之異號也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林泉道詩爭一字新若遇承言滯句杜撰衲僧合作麼生禁治但云急急如律令攝

是他丹霞優遊平易為伊指示頌曰

巖前雖有雲千頃（舒卷自由）戶內殊無半夜燈（一點難明）極目危巒今古秀（觀之不足）暮天斜照碧層層（玩之有餘）

師云雖是無心出岫本非有意為霖巖前既迭千頃從教搖曳平沉然假今時言句總持豈礙劫外遊戲三昧寥寥戶內殊無半夜之青燈寂寂窓前不有三更之皓月晦明交互隱顯該羅應須著意聲前莫便死於句下入鄽垂手方便提携為物橫身盡情誘誨極目危巒自古及今而挺秀莫天斜照通上徹下而分光非唯岌岌堆青何止層層鎖翠莫道遠觀不審須知近覩分明恁麼話會為復是有言是無言況楞嚴經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向微塵裏轉大法輪焉用白澤圖屏除此妖怪此皆電光石火水月空花擬涉思量鄉關萬里莫有就路還家者麼向此草鞋跟斷處舉頭無不是家山

第二十六則　洛浦佛法（問法）

示衆云拈來無不是擬心則差用處莫生疑動念即錯不差不錯時合作麼生分析

擧僧問洛浦如何是佛法大意（金烏東出玉兎西沈）浦云雲覆孤峰峰不白雨滴石笋笋須生（別般造化別種陰陽）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不必多言侍語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何妨濶論高談畢竟佛法大意在甚麼處嵩嶽破竈墮和尙因僧侍立次師乃曰佛佛祖祖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遂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林泉道認著依前還不是信州智常禪師初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云學人近禮大通和尙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尙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擧看吾與汝證明云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虛空有相貌否對云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

心切難會

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尙示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妨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此之大意且道與臨濟所問黃蘗所答是同是別待你喫棒了則爲汝說洛浦云雲覆孤峰峰不白雨滴石筍筍須生此之大意逈出常情無孔鐵鎚針錐不得所以丹霞向乾暴暴處令生滋潤頌曰

海底龍吟雲雨潤（神運廣大）林中虎嘯谷風淸（變化多般）冥言滿路生荊棘（小心必勝）況是家貧少送迎（精能守分）

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易旣無體神自無方一任龍吟霧起從敎虎嘯風生顯諸仁兮妙體本來無處所藏諸用兮通身那更有蹤由以此觀來佛法大意千變萬化世智難明雖則竪窮三際橫亘十方非具

正法眼者頭頭蹉過件件相違認破木杓爲先祖髑髏將馬鞍鞽作阿耶下頷豈非太謬乎箇裏本無意路荊棘何生就中不有情關蹤跡安在所以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和錐也無據恁麼道肯送迎不送迎還知麼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慢唱陽關曲慚惶杯已空

第二十七則　洛浦歸鄉（省訪）

示衆云動卽影現莫教虛費草鞋錢覺卽塵生枉使靈龜曳尾泯蹤絕跡一句誰解歌揚

舉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學步卽錯）浦云家破人亡子歸何處（禍不單行福無並至）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已涉途程）浦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師云利名縈繫忒多年欲效淵明歸世緣人老菊殘無可賞漫將心境玩壺天不見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所以洛浦道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復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亦如仰山問僧甚麼處人僧云幽州人曰還思彼中麼云常思曰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樓臺殿閣人畜等物返思思底心還有許多般麼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曰信位卽是人位未是云和尚莫別有指示否曰別有別無卽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林泉道到此分劑應須活鱍鱍不可死郎當擬議著邊徼難稱大法王所以道既號法王於法自在只如時清道泰長安大道合作麼生指教頌曰

太平鄉國路空賒（遠涯一千里近涯旋肘底）歸與悠悠思莫涯（有口應難說無言心自知）撒手到家何所有（本來無一物何用苦追求）瑠璃寶殿鎖蟾華（明白轉身還墮位）

師云皇道太平無忌諱縱橫何處不風流汝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運水般柴著衣喫飯拈匙舉筯不遺

時不失候念念相應心心無間於斯何慮道遼乎哉想伊但辦肯心到底必不相賺既能乘輿豈涉途程撒手到家一無所有不見僧問祇林和尚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云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趙州亦云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恁麼看來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雖然如是當可從偏入正捨妄歸眞升瑠璃寶殿玩皎潔蟾華還許朝覲也無良久云東宮雖至嫡不面舜堯顏

第二十八則　洛浦祖教（祖教）

示衆云同田曰富那爭你有我無分貝曰貧漫說家長裏短有解通人情者麼

擧僧問洛浦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索另者先窮）浦云日月並輪輝誰言別有路（老兒語爲甚取）僧云恁麼則顯晦殊途是非一揆（貪隨言語路老教杜禪和）浦云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

師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縱橫無不是何必強言論禪分五派歸性海以無遺教列三乘契心宗而有淮庸愚之輩淺智之流執門庭局戶牖競空花濺淡較兎角短長其堂奧之幽堦除之漸名相之跡至理之玄豈待予言而可知也故洛浦以日月並輪輝誰言別有路爲對是屈高就下應物知時而豈知日月不到處別有一乾坤這僧果向金烏東出玉兎西沉處別是非明得喪逐句尋言知有何限惹教人道而今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果然洛浦放伊不過道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這僧若是脚跟點地必能鼻孔遼天何止亡羊岐路而可哀哉列子說符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子追之楊子曰一羊何追者之衆曰多岐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乎曰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諸人若向這裏會得方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你若不信試問丹霞頌曰

月簡松影高低樹（無二無二分）日照池心上下天（無別無斷）

故

赫赫炎空非卓午（別有一壺天）團團秋夜不知圓（身聖）

不覺聖

師云洞山初禪師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若於言句上尋情識中覓而與展鈔疊科
不相違也永嘉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
能雖道月篩松影曾應高低意不在言言非有意日
照池心權分上下波不離水水卽是波不見道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恁麼看來赫赫炎空
日非卓午而正不居正團團秋夜月不知圓而偏豈
埀偏林泉老漢雖恁持蠡酌海握管窺天豈免人嗤
老婆心切還知麼待伊心肯處是我命通時

第二十九則　韶山禮拜（禮拜）

示衆云沒手沒脚撩撥關捩幸自可怜生剛待尋煩
惱不放出頭者且道是誰

擧僧見韶山普禪師禮拜了叉手而立（弄精魂漢有甚麼限）
山云大材藏拙戶（點檢將來不可放過）僧又過一邊（再來不直半文錢）
山云喪却棟梁材（明眼人前一場逗漏）

師云洛京韶山寰普禪師關夾山尋常機如掣電眼
似流星澠布衲尙落轂中白頭因禁甚湯水具師子
不欺之力有擒龍難近之威這僧不顧危亡賣弄破
膽特來相訪禮拜起叉手而立擬用鶻心强取其奈
鷹爪難拏不免著小做姦故恁鋪眉苦眼被他不藏
情不憎口當面點罰道大材藏拙戶非是謙卑自弱
就中刀劒齊施這僧不識遲疾由自轉身吐氣又過
一邊復呈醜拙果被他道喪却棟梁材這僧若具通
方眼有量外機但向道久響和尙善能高鑒此豈非
嗔拳不打笑面尋場軟地喫交爭不足讓有餘總在
於斯若能如是爲用丹霞從頭花判頌曰

叉手須知已隔津（相見了也）更重進步轉漂淪（早是那堪）頑
銅若作眞金貨（雖似不是）只可謾他無眼人（一場話覇）

師云暗機默論不用施呈放去收來豈容擬議道契
則千里同風意差則當面蹉過事不隔津而已哉更
欲遲前退後思安慮危轉見漂淪愈增鈍滯若是伶
利衲僧通疏禪者爭肯拖泥帶水隨浪逐波所以道
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若明寶覺眞心
圓明實性胡用他求爲富足哉不然則妄情俄起狂
識乘强以辞礙頑銅作百煉眞金謾無眼人亦未可
得還知麼平准庫中新法令不容私地倒金銀

第三十則　韶山家風（家風）

示衆云龜毛兎角曲爲今時禪板蒲團消通劫外雖是看窟籠著楔何妨比肐膝裁靴向恰好處試聽道看

擧僧問韶山如何是和尚家風（住持千年月 衣鉢一長雲）山云絶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非智可知 非情可測）

師云眼前無不是詩材信手拈來莫强猜物物頭頭踏雅與咀沐嚼雪暢奇哉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問甚並根桑棗樹闊角水黃牛兀兀騰騰抹抹搭搭森羅萬象無非古佛家風碧落靑霄盡是道人活計故韶山答以絶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子細看來你休誇眼裏有筋他從來舌頭無骨假無根瑞草就絶頂栽培雖是無風何妨搖曳方稱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若遇明眼禪和何必忉忉巧說自有丹霞遍相證據頌曰

妙峰孤頂偏肥膩（今古威聞）天產靈苗不觸地（識情難測）翠
葉無風常自搖（威而遂通）淸香那逐春光媚（混不得 類莫齊）

師云梵語須彌盧此云妙高釋曰四寶所成曰妙獨出衆峰曰高向此妙峰孤頂有肥膩香草雖是天產靈苗而不觸於地者非造化之可生成非陰陽之可滋孕婆娑翠葉無風而常自傾搖旖旎淸香終不逐春光取媚大抵理由言彰言不越理因言會道以道明心幸不以膠柱調絃刻舟記劍執妄迷眞弃本就末故假言說而趣般若者此之謂也故經云文字性空信不誣矣只如恁麼是韶山家風不是韶山家風具眼者辨看

第三十一則　黃山米價（糧食）

云衆云師資緣會針芥相投見義勇爲當仁不讓既曾得他一馬寧不還他一牛各無虧欠處合作麼生通報

擧黃山輪禪師來參夾山（君子不耻下問）山問云甚麼處來（閉門別會）輪云閩中來（公驗分明）山云還識老僧麼（人無害虎心）輪云和尚還識學人麼（虎無傷人意）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汝廬陵米價（兩和交易不得相讓）輪云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草鞋跟斷 不索別商量）山云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一併交足 各無少欠）

師云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峰機

心需或作謂

緣覺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扣之山問名甚麼云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闍黎作麼生云還見月輪麼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輪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云閩中人問者不可不恁麼問答者不可不恁答多虛不如少實巧說不如直道山曰還識老僧麼云和尚還識學人麼一通一刮不賭惡發當爐不避火迸當言不避截舌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云恁麼則不識和尚未審廬陵米作麼生價此眞所謂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贏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雖是滿口許伊就裏倍酬高價擬欲見錢多賣須索秤稱斗量便宜既出當家豈免丹霞合貼頌曰父子相逢眼倍明內外玲瓏靈苗叢裏坦然行縱橫自在箇中若為金毛子哭錯認已是鹽梅觸大羹辛自可冷生師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是知師勝賓强人天眼目此乃倍明之靈驗斂脫或瞀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何有是稱者也於靈苗叢裏今時路上情非附物語不立玄擺手長行縱橫自在怎不呼為脩措禪和英靈衲子儻若承言滯句究妙窮玄濁智流轉墮在毒海箇裏就中本沒窠臼若為滿口許他為金毛師子者是用鹽梅而觸忤大羹也人唯知有味之味口頭取辦殊不知無味之味其味恒然所以天童道淡中有味妙超情謂到這裏直得言思路絕心行處滅方有少分相應還端的麼不解廬陵酬米價枉教虛費草鞋錢

第三十二則　上藍本分對機

示衆云一椀來一椀去一椀不來一椀住自來不會愛便宜袖手赤閑無可做且道誰是其人

舉僧問上藍超禪師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張口喫飯舒手藍云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便說與他吐肝腸僧云不借不求時如何本自圓成何勞特地藍云不可拈放闍黎手裏得麼言如劈竹心似直弦

師云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翔禪苑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這僧自不守分故問他人豈知汝未開口已

前早不本分了也那堪叉手並脚退後進前向禪床邊口角頭取覆他人恰似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此之所謂閑管天下徒增話霸故上藍便吐肝腸爲伊分析道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其實本分一事彼彼各各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莫能摸索這個果似韓獹逐塊便問不借不求時如何豈免上藍點道不可拈放闍黎手裏得麽意似賣他不於言外覓漫向舌邊尋件件參差頭頭蹉過若非丹霞說破更是遠之遠矣頌曰

一片靈明本妙圓（剔團圞處好生觀）箇中非正亦非偏（這邊那畔總難逢）寶峰瑞草無根帶（看你怎生）不待春功色自鮮（莫教瞞人眼特地出還難）

師云寒山子道吾心似秋月一輪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況此一片靈明亘古亘今本自妙圓了無空缺更須就裏參詳箇中體究非隱非顯非正非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終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寶峰瑞草雖無根帶而綠葉聯芳禪花心苑賴有聲名而該天括地空劫威音之際那待春功古佛興化之時潛通曉意雖非著色還自鮮明不涉威光果能遍照有具眼者試請辨看麽

第三十三則　四禪入井（轉路）

示衆云言中有響明知未當好心笑裏藏刀暗箭謾誇露手有箇謾諱不過者且道是誰

擧僧問四禪禪師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尙入井還去也無（闍黎先行老僧便到）禪云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不逆人情處須還老作家）

師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若也於斯觀透二空雙證一性圓明皮本元無毛將何立於實際理地井安在哉未生以前教誰出入可惜這僧妄情俄起業識茫茫賣弄好心輕欺先德是他四禪老漢軟欵柔和慈悲喜捨用此四無量心酬他三不善業但向道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並不張筋努脉犯手傷鋒教向離心意識處參絕凡聖路處學若然則方信汪洋性水非淺深之可窮智漠心源豈遐邇之可校儻能飲者莫不消諸渴矣於此但辨肯心到底必不相賺更看丹霞盡情贊譽頌

令語話要合作清濁○渡淺澄底

曰

曹溪源派古之今〔語話不斷〕意識徒將渡淺深（照故撥倒）好

是昔人游戲處（神通廣大）雖然入井不曾沉（變化多端）

師云自曹溪六祖大鑒之後源分派列從古至今莫不兒孫蔓衍法道興隆剪惑裁疑聯芳續焰間有拍盲衲子蹶豹禪和徒將意識度量淺深而豈知君子或出或入或進或退自恃其時何必花言巧語覽古攀今內蘊夜叉心外現菩薩面低情下意通假人情況他老作不拘逆順不憚疲勞妙用無方神通戲遊端的喫火不燒舌入林不動草何止入井不令沉沒而已哉雖知不有別源就裏必存深意還知麼同行想見無疎伴索甚殷勤賣好心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二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三

後學 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三十四則 海湖行道大道

示衆云權衡在手杻來詢問低昂縱奪臨時切忌推排戒臘擔干負計者知是阿誰

學海湖禪師有座主問和尚甚麼年行道（沒手沒脚撩撥）（闡宗）湖云座主近前來（善降善降）主近前（照顧拐木）湖云且道儒陳如甚年行道（適來記得而今忘却）座主茫然無對（雖然）（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湖云尿牀鬼子（點檢將來不可放過）

師云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詵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日和尚甚麼年行道待似新生犢兒不怕虎引惹詞訟勾賊破家海湖慣臨大敵豈怕編卒遂喚座主近前來把棒喚狗那是好心涉近前一展不縮一進不退不免須索與他當賦湖日祇如儒陳如甚麼年行道雖是隔壁過狀爭奈苦屈難伸為伊拙口鈍辭所以强詞奪正杲是當場茫然無對怎不惹教覷面槍白對人陵辱道

逞屎牀鬼子休惟座主白日詐惺惺都爲海湖臨機活潑潑牆陳如者世尊始於鹿野苑中初度五人此之一也還知座主失利處麼早知今日成閑管悔不當時用好心更看丹霞別般花劈頌曰

多是從人學得來(今日鑿栓索)一生空把口胡開(道三不著)
爾欲窮此片虛明地(眨眼蹉過)七佛前前總不該(猶有這箇)
在

師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雖是走南掠北指東畫西向人眉尖眼角口內舌邊漸將得幾句終不濟事所以道一一須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這裏全不用你靈牙利齒文過飾非窮觜餓舌頭動呵閑賣俏枉悞平生虛勞神思況此靈明覺照不有邊疆虛闊心田亦無界畔以至七佛前前始自過去毗婆尸佛乃至釋迦牟尼總難該括莫可追求是知此事無始以來孤迥迥峭危危剔圞圞無縫罅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未審向甚麼處撈摸卽是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寬

第三十五則　天蓋浴室(沐浴)

示衆云來居建化門不免垂方便爲對箇中人所以重洗面莫有見義勇爲當仁不讓肯開疏者麼

舉僧問天蓋幽禪師有一院名無垢淨光禪院化造浴室(增新羅案 開拓門風)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無甚麼却造浴堂若知(頭浴身安 管取外宣無病)僧無語(果是沒蹤跡)天蓋代云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

師學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郎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令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爲上此豈非無垢淨光根源者也或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殊不知若非浴室爭能無垢其僧被問閉口無言枉滯情關難逃議鎖可謂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故天蓋代云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此與問辭意句稍劣然一期應機不足惟也誰想丹霞放他不過頌曰

雖然答盡深深意(撥)一手　爭奈投機句未親(搊)一手　欲

會本來無垢的(闕聞佳作)更須入水見長人(須是一廻親到始得)
師云家有諍子國有諍臣有智不揀笄年無智漫勞百歲古德云意到句不到句到意不到意句俱到意句俱不到久參上士皆悉知矣然舡子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者其奈宗趣不同施設各異有時建化門中著脚有時實際理地安身有時以言遣言有時以理顯理把定則眞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若解繫驢橛上飜身合頭語中脫絆無不可也昔外道問佛昨日說何法曰定法云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云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曰昨日定今日不定若向這裏會得投機一語轉見新鮮至蹟幽微不言可曉入水見長人者按耀禪師錄唐武后詔嵩山老安北宗神秀入禁中供養因澡浴以宮姬給侍獨安怡然無他后歎曰入水始知有長人矣還知丹霞意句俱到處麽不勞重擧似何必別商量

第三十六則　九峯有言(佛祖)

示衆云雲門正令誰肯提持禪苑良規汝還會否擧頭蟲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有達此理者麽

令冬蹬爭

擧僧問九峯虔禪師承聞和尙有言諸聖間出只是傳語人是否(你向甚麽處得這消息來)峯云是［冬］能(諱得)僧云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和尙爲甚麽却喚作傳語人(果然疑著)峯云只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巧說不如直道)

師云僧問九峯古人道直得不恁麽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曰古人不謾語云如何是來底兒孫曰猶守珍御在云如何是父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復問諸聖間出只是箇傳語人豈不是和尙語林泉道尋言逐句有甚了期口耳之徒那堪共語峯曰是林泉道實語當懺悔爭肯自謾心云只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麽喚作傳語人好笑這僧攀高接貴要釋狐疑殊不知擬心動念盡落今時豈非傳語人也峯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此豈非十字打開兩手分付既不蘊藏被蓋必應吐膽傾心當時僧便禮拜可謂知恩報恩人間幾幾不意丹霞重宣此義爲伊說破頌曰

妙相圓明不可親(無近傍處)奴兒婢子自殷勤(從來即勢)指

天指地稱尊貴見莫也自謾是傳言送語人遭他笑在
師云妙密難明巍巍相好擬之則識莫可識議之則
智莫可知自無始來從今以去非凡情可測非聖解
可量庸愚之流莫可得而親近者也設使朝朝暮暮
兀兀騰騰見茶姑姑尋酒姨姨一向世諦流布至今
不得從見雖然用盡殷勤到了難爲自在直饒指天
指地獨貴獨尊第二門頭不勞出現子細看來怎如
向然燈前威音外無名無姓無是無非却救得一半
擬乘白象欲降王宮乃至出家成道說法度人安待
不名傳言送語者歟只如尊貴一路未審合向甚麼
處噇仰還相委悉麼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
銀籠

第三十七則 九峰相傳佛祖

示衆云住持千轉月孰可依栖衣鉢一溪雲誰堪承
受儻肯舒心將去休愁信手拈來冬苽印莫錯摶踱
西祖意試詳思忖有敢奔湊者麼
擧僧問九峰祖祖相傳當傳何事誰敢安傳消息峰云釋
迦慳無法可說迦葉富說破家門僧云如何是釋迦慳峰云

無物與人是名說法僧云如何是迦葉富不惜家珍盡情分付峰
云國內孟嘗君未爲暢漢僧云畢竟傳底事作麼生探前
一句圓音美物峰云百歲老兒分夜燈更無何處外三山片月不分明
師云世尊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
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今付摩訶
迦葉爲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
時法法何曾法又參同契云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
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一日阿難問迦葉云師
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難
應喏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林泉道用知作麼五祖戒云露林泉道漏泄雲門一
字禪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林泉道這
些消息少人知相傳的意慳富緣由靈利衲僧不勞
重擧無物與人則財施有盡法施無窮孟嘗君賢則
四海五湖心幾人能出轂這僧不識好惡復問畢竟
如何峰以百歲老兒分夜燈爲對若也於此明得這
畔無妨那邊不礙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

雖辨路高低向不明不睹處試看丹霞爲伊出理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堂堂獨露) 貴異天然迥出倫(比類難齊)家富兒奴偏得力(堪人誇羨) 夜分燈火照西隣(幸有一隙地何勞不爲入)

師云雲門道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又石頭云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若向這裏會得即寂之照即照之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果必如是甚生次第斯乃一切衆生本具靈明覺性非吾强言豈非天然貴異迥出流倫雖積代簪纓暫時落泊其柰屛風雖破古格猶存特似家富兒奴體段終別況復將勤補拙著小做姦於三更初夜月明以前則晃晃心燈然煌煌智炬不光東舍唯照西隣何也不是世情看冷暖亦非人面逐高低若明劫外眞如理管取今時事不迷祖祖相傳的事莫只這便是麼言中休取則句外可明宗

(今本下靈有參見二字)

第三十八則　九峰侍者(遷化)

示衆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深淺高低豈容混濫可怜一點情塵致使半明半暗爭能輸已從他敢保當時無憾莫有不放閑者麼

擧九峰在石霜作侍者(少努力)當石霜遷化後衆欲請堂中第一座接續住持(好因緣是惡因緣)峰不肯(歡喜未早盡須惱來)乃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未必心頭似口頭)遂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坐着即不可)一念萬年去(猶有這箇在)寒灰枯木去(切忌冷淸淸)古廟香爐去(全無氣息)一條白練去(梁汗了也)且道明甚麼邊事(有甚不知有甚難見)座云明一色邊事(好語若說盡令人必定輕)峰云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據款結案)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都緣茅草火燒却太行山)乃焚香云我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脫去不得者(休說那箇口便做天)言訖便坐脫(只因一轉語不覺落殘生)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在(半肯半不肯難不得辨論)

師云尋師訪道輔弼叢林居嘗親爲石霜侍者霜既歸寂衆請首座接續住持九峰勘辨甚有來由故經云衆生被解礙菩薩未離覺何況首座特賴靜功非

是侍者不肯許伊以逆順境欵欵勘驗果露栓索難道八風吹不動今古鎮常安一日曹山見紙衣道者來便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衣云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衣云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衣近前應喏便立脫去曰汝既解恁麼去何不恁麼來衣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包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衣云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衣便珍重却便坐化去山乃有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旨昧心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能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此與九峰侍者不肯首座無兩樣也況石霜首座雖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紙衣道者更解恁麼去更解恁麼來曹山尚自不放出頭大抵情存向背見處偏枯只貪滯跡沉空不管聯芳續焰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自有丹霞與伊和會頌曰

戴角披毛異類身（狼中見狼鹿中見鹿）　寒灰枯木眼中塵（誰能救却）
雖然未會先師意（用會作麼）　爭奈臨行一句新（若非丹霞誰能賞鑑）

師云先覺覺後自利利他接物利生妙用非一卽體之用兮把住放行全在我卽用之體兮拈來拋去更由誰所以披毛戴角異類橫身隴月耕雲入鄽垂手設使寒灰枯木冷冷淸淸正眼觀來皆爲塵垢何一色而可定奪哉當時雖未會先師意丹霞滿口許他道爭奈臨行一句新雖此句是新何似當初對九峰侍者道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這裏道的一句不更新鮮若然則何必裝香坐脫令人撫背道先師意未會在還知褒貶自由縱奪自在處麼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第三十九則　大光達磨（佛祖）

示衆云迷頭認影怎做得眼裏有筋越聖超凡敢想必心中無事有眞不掩僞善分別者麼

舉僧問大光誨禪師達磨還是祖否（莫錯認）光云不是祖（剪腹剜心盡情吐露）僧云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你便不道）光云爲汝不薦（老婆心切）僧云薦後如何（照顧刺破眼睛）光云方知不是祖（頭正尾正）

師云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初造石霜長坐不臥廡

衣草屨亡身爲法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光云有一人不求進曰恁何云他且不爲名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云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對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僧問只如達磨還是祖否光云不是祖這僧迷己逐物以爲爲眞大光不惜唇皮分明指示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僧不達此意展轉狐疑又問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光云爲汝不薦可謂前箭猶輕後箭深猶自不知痛痒翻覆更問薦後如何光云方知不是祖爲伊十字轟開更不囊藏被蓋欲使這僧不離花下路便見洞中天丹霞藉此美景良辰分付賞心樂事頌曰

少林續焰事堪奇(佳運傳千載)　臘夜方開雪後枝(濟香遍九垓)

黃檗昔年曾有語(道甚麼來)　大唐國裏沒禪師(將謂忘却)

師云嵩山少林寺乃魏沙門跋陀製菩提達磨般若多羅之讖梁大通元年泛舶至此土會武帝問答不契遂渡江之魏止洛陽嵩少面壁九年遇神光立雪斷臂葉綴花聯心燈續焰者矣筠州黃檗希運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林泉道若不得後語前話也難圓大光不見有祖黃檗不道無禪還知二大宗師眼高四海傍若無人處麼不踏今時路常遊劫外春

第四十則　强德上座牛鹿

示衆云心麤者失豈免胡顛欺敵者亡不無懽懼輸已筞人者且道阿誰

舉强德二上座曾參九峰(不得點 甞檻板)於路次見溺泉忻禪師騎牛不識(屬猴人本命 屬虎人相衝)强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撩邊 別瞬)泉拍牛避路饒人(是癡)不二上座至樹下憩息煎茶次泉亦至(不是冤家 不聚頭)乃問二上座近離甚麼處(照顧鼻木)掇　强云那邊(刺腦入膠盆)泉云那邊事作麼生便下(毒手)强提起茶盞(果是手亂脚忙)泉云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三徑就荒歸便得 蕊時松菊尚芳馨)强無語(沒手來多少時也)泉云莫道騎者不鑒(無因果不生)

師云台州湧泉景忻禪師自石霜開示而止湧泉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卽今豈是僧邪上堂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尙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喩尙不會薦取渾侖底但管取心性莫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林泉道不是苦辛人不知據湧泉強德一則逢強卽弱一則遇柔卽剛一則舌藏鋒刃口隱雌黃一則破膽毫尖頭利腦正到肴關把節處閉口無言祇麼休幸遇丹霞善能高鑒頌曰

芳草漫漫豈變秋(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牧童白牯恣優游(千自由百自在)
異中有路人難見(恰似瞎一般)却謂騎牛不識牛(反責他非)

師云無根瑞草不假陽和異境靈芝非從造化莽莽芊芊而雖蒙雨露靑靑黯黯而寧耐風霜縱日月之遷流任歲寒之不變管甚春秋榮悴何關冬夏芟夷牧豎高歌牯牛跨跳閑遨過嶺慢趁還家優哉游哉暢矣快矣以喩見忘執謝心意豁然達道高流無拘繫也雖則異中來往非同造次肅愚深微底蘊莫可觀瞻故不得而見也嗟呼拍盲衲子却謂騎牛不識其牛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眞所謂以己方人反遭受屈他時一縱芒繩斷袖手歸田不用鞭

第四十一則　文殊僧繇(眞像)

示衆心擬心卽差下筆卽錯世間無限丹靑手到了終須畫不成莫有賞鑒者麼

舉僧問文殊禪師僧繇爲甚麼邈志公眞不得(無下手處)殊云非但僧繇志公亦邈不得(身聖不覺聖)僧云志公爲甚麼邈不得(果是疑着)殊云彩繪不將來(善說道理)僧云和尙還邈得也無(上身來也)殊云我亦邈不得(謙讓君子)僧云和尙爲甚麼邈不得(一狐疑了一狐疑)殊云渠不苟我顏色教我如何邈(王婆上磨且是一推)

師云本來面目姸醜難評費盡丹靑莫能傳寫這僧

以世諦路頭夢宅陋質欲配法身爲得不霄壤懸殊
者邪所以文殊據實祇對道非但僧繇志公亦遯不
得可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眼不自見耳不自聞這
僧本是鷂兒剛爲俊鶻怎不教文殊重重再按道彩
繪不將來這僧放沒底賴就口便嗢道和尚還遯得
也無文殊本不推三拉五昧已踐心稱實而論分明
與道我亦遯不得可謂虛空無面目何用與粧眉這
僧不識好惡漫費唇舌本意買綿却來賣絮文殊既
知抖擻不下不免推惡離已尋脫身計向他道渠不
苟我顏色教我如何遯林泉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
應難僧繇志公事跡投子頌古中具載茲不復云別
看丹霞如何舉薦頌曰

身光熾盛相巍巍(覩之不足玩之有餘) 妙手如何彩繪伊(下筆卽錯) 休問僧繇吳道子(總未勘絕) 志公他日不能知(卽最親切)

師云茶陵郁和尚悟道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
勞關鎖如今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雲門亦云人
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又藥師本願經云
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
然照耀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燄網莊嚴過於日月幽
冥衆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此亦方便誘
進群迷其實見在未來何曾有間任是妙絕匠手彩
繪實難吳道僧繇亦應討後然志公神異畢世咸聞
欲對丹青亦莫能委唐吳道子者姓吳名道元字道
子陽翟人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顚
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
積習所能致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
更今名復以道子爲字由此名振天下怎麼舉來志
公神采還知否六耳不同謀別時說向汝

第四十二則　鳳翔石柱(人境)

示衆云跛挈癃殘無用處成眞用處盲聾瘖瘂不風
流處轉風流儻能踏碎情關便解擊開識鎖且道誰
是其人

舉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日到洞山時虔和尚垂
語有四種人(且急分別) 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多是踞法師) 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必是瘂上座) 一人說得行得(不唯誇大口更敢費盤纏) 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衆中如百拙一)

世作閑人那箇是其人尋鑿不錯柱出衆對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都因色線五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難逃十字關一人說得行得者只是函蓋相稱甜言美語暢殺飢人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斷命求活試作死馬醫如石女兒披枷帶鎖曲爲今時理當如此洞山云闍梨分上又作麼生不細事獻柱云該通分上卓卓寧彰明人不作暗事洞山云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更是設他一點不得柱云幻人相逢撫掌呵呵都在嘻嘻一笑中

師云門庭施設萬種千般入理深談了無一語左覷右擊正按傍提祇是要汝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雪峰一日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云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是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林泉道放開一線許商量所以古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當初九峰住洞山時垂語示衆舉此四種人說得行不得行得說不得行得說得說不得行不得石柱出衆應口酬酢既有來由非無意思愼勿競空花濃淡爭兎角短長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故喩石女披枷帶鎖雖是無中出有何奈去僞存眞洞山復以本分鉗鎚重重楔磕是他久經煆煉豈怕烹煎大冶精金果無變色幻人撫掌呵呵處點鐵端能到十成頌曰

水或作海

●水底泥牛耕白月切忌隨波逐浪雲中木馬驟清風不應趁淡
鑿空胡僧懶捧西乾鉢縮手有分半夜乘舟過海東氣急作麼

師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喩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舊居西故般若智無師智自然智非學解識情而可積習進趣無上佛祖之道邪不得已遂水底泥牛藉雲中木馬耕白月於晴空驟清風於曉野從教踍跳一任奔騰踔翻怒浪狂瀾掣脫名韁利鎖管甚南泉懶牧任他支遁深憐若知弄假像眞自不費心勞力況胡僧懶墮倦捧鉢於千門共商主趑趄擬乘舟於三島才交半夜未至三更片帆早過海門東柔櫓久別

江岸北此雖得合案恁許量須知意不在言且對擬
人說夢忽遇箇精細靈利者合作麼生道枉搖三寸
舌漫費一生心

第四十三則　僧問曹山寶主

示衆云正不居正入戶當堂傭正坐偏不垂偏出門
穩懶下增行覿面相呈時合作麼生回互

擧僧問曹山寂禪師五位對賓時如何（大眼覷小眼）山
云汝今問那箇位（事窮的要）僧云某甲從偏中來請師
正位中接（當頭諱字誰敢觸犯　賓中禁旅孫犯罪頭）山云不接（心眞語亦眞）僧
云爲甚麼不接（依經理會）山云恐落偏位中去（平生心膽向人
傾）山復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不是對賓（深窮妙理細辨根
源）僧云早是對賓了也（不枉垂絲向碧潭）山云如是如是（針芥相投處
賓中識箇知）

師云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价因僧問五位君
臣旨訣山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
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
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云
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

◎傳上匾有是字

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偏中正君
視臣是正中偏君臣合道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
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云如何是臣曰靈機弘
聖道眞智利群生云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
凝情望聖容云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
本無偏云如何是君臣合道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
下平林泉道偏正若能無向背君臣自不有差殊由
是這僧致問五位對賓時如何所以曹山反問汝今
問那箇位此謂之點燈喫飯兩家分明這僧不免道
某甲從偏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山云不接林泉道棋
逢敵手難藏倖詩到重吟始見功這僧贏姦賣俏故
意羅織道爲甚麼不接山云恐落偏位中去是知學
頭盤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汝豈不聞雲蓋問
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是如何霜云堂中
事作麼生蓋無對經半年方道得語云無人接得渠
霜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蓋云和尚又如何霜
云無人識得渠何似曹山應只便道不接若接豈非
流落今時墮偏位中他山復勘僧道祇如不接是對

心經題度

心般若經

賓不是對賓林泉道休辭入火重烹煉祇恐臨時是假銀這僧可謂久經爐鞴慣受鉗鎚具實祇對道早是對賓了也曹山利物情深老婆心切順毛勃掌道如是如是林泉道既是當家人索說著實話未審丹霞看作麼生倒斷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 看你怎生 日裏金烏朝抱卵 有誰能見 黑漆崑崙踏雪行 正偏兼到 轉身打破瑠璃椀 蹩快平生

師云金烏東出玉兔西沒曉夜相續人皆知有懷胎抱卵妙密難明識情卜度知無數到了終非杜撰成況此一事藉言顯理理本無言若認無言死於句下恰與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爲道侶也汝豈不聞花嚴大經云世法卽佛法佛法卽世法莫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世間法中分別佛法又般若經云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古不云乎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鼓管不傳心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豈虛語哉又云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非久參上士莫可得而措置者也黑漆崑崙踏雪行處正偏兼帶理事叶通非言可及非說可說言說俱忘猶帶識在不見道除時又起一重塵直得轉身吐氣及盡玄微返本還源斷絕滲漏問甚瑠璃椀琥珀盃收拾將來都合摵碎何也向此若能離法愛不妨袖手伴閑雲

第四十四則　曹辭洞山 遊山

示衆云不須折柳何用擎杯比及臨岐須窮下落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表丈夫心且道是誰具斯作略汝還見麼

擧曹山辭洞山 人義道中理當如此 山問子向甚麼處去 見行千里母行千里 曹山云不變異處去 及盡今時始得成立 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 再上試金石 曹山云去亦不變異 果然無彈劍

師云負鉢挑甆任所之登山驀嶺爲尋師一朝與盡投嚴鑿爭忍來參去不辭蓋爲恩深法乳擬效南回故恁伸誠取別丈室洞山以養子之緣不免審問道子向甚麼處去曹山深知這邊冷淡那畔相應故云不變異處去那知起心動念開口動舌早是變異了也所以洞山道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此一則語有搜

人短處有爲人長處具眼衲僧不宜造次亦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果然曹山告往知來顯仁藏用便道去亦不變異言至於此正偏兼帶理事混然當成事時卽見體空於隨緣處本來不變汝等諸人十二時中居常恁麼行履何事而不辦哉雖然如是更向丹霞頌中參詳則箇頌曰

家家門掩蟾蜍月（清光何處無）處處鶯啼楊柳風（好音常在）若謂縱橫無變異（認着則不堪）猶如擲劍撥揮空（終不傷鋒犯手）耳

師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設教雖殊教化皆一經不云乎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彼此而間別者也況汝本來眞性妙覺明心迷之則觸途成滯悟之則坦蕩無拘儻若狂情頓歇鏡智圓明無一法而不周無一法而不遍塵塵爾法法爾何止家家門掩蟾蜍皎月之淸光處處鶯啼楊柳曉風之美韻當可超情離見不應隨色逐聲若謂縱橫無變異者弃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猶如擲劍撥揮空丹霞恁麼道未審向甚麼處著落還相委悉麼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第四十五則　甚物最貴（猫犬）

示衆云漫臺高價自有新條本分商量宗依舊例莫比尋常買賣非同往日看承有具別寶眼者麼

舉僧問曹山世間甚麼物最貴（誰敢評量）山云死猫兒頭（履踐知肥）僧云爲甚死猫兒頭最貴（果然疑着）山云無人著價（開口斷當）

師云世之徒知有用之必用而不知無用之大用至若七珍八寶唯益貪婪何如四智三身可增利益這僧擬索形山之寶如意神珠豈意曹山以不貴之貨打發學人道死猫兒頭這僧若便承言滯句墮落常情向貴賤上鑽研於行市內窮究直至彌勒下生也著交不得這僧果然滿肚懷疑整理不下道爲甚麼死猫兒頭最貴惹得曹山盡情吐露道只爲無人著價且道不作貴不作賤合作麼定奪還知麼若是牙人逢販子兩和交易自無差頌曰

腥臊洪爛不堪親（莫着）觸動輕輕血汚身（我道甚來）何事杳無人著價（不識便宜）爲伊非是世間珍（希逢罕遇）

師云古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除至極之道故以死猫兒頭對之膿腥狼藉之甚也故不堪親近而況大道曾無寂寥小根小智之流貪奢侈樂榮華粧飾畫瓶曾違濁世那肯趣寂寥之大道乎此乃不堪親之絲綫也隨剪輕盈迺污身者於事易曉於理當明若肯念茲在茲將錯就錯常作不淨觀頓弃有爲身胖脹青瘀臭惡現前此豈非邊迺恆污心出者逃曹山舉處無人著價不可定價爲非同世間珍寶而眩惑人眼此正合著石頭道住此處休作解謎誇錦席圖人買回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林泉恁麼鏤冰琢雪關空鎖夢禪老婆舌念合嬰孩是與曹山著價不著價還知麼自古以來常恁道寶金不遇買金人

第四十六則　枯木花開（花葉）

示衆云潛通劫外曲爲今時既能綴葉聯枝爭免蜂遊蝶戲只如蠱惑之際合作麼生裁斷

舉靈泉問疎山仁禪師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山云亦是這邊句（巧說不如直道）泉云如何是那邊句（開口牢藏舌安身第一方）　山云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無中能唱出鼓鼓是知音）

師云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既分春意必落今時絕後重甦教君不得祇知始與他合到了終非自利不見道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這邊那畔頭然無忒偏來正去絡繹寧差靈泉雖恁疑著是他撲實通報道亦是這邊句豈免疑情杳邈玄路周遮的確商量親切話會復問如何是那邊句是他疎山老漢不惜眉毛機向上關縱無礙辯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十字打開兩手分付道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子細看來這邊尋不見那畔覓無門須日

滄海無風波浪平（高低普應）　烟收水色虛涵碧（上下冥通）　寒光一帶望何窮（觀之不足）　誰辨箇中龍退骨（罕逢明鑑）

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漁舟別古岸停棹宿灘頭管甚無明海澗業習風恬識浪狂波任伊平穩直得烟收霧斂龍隱魚潛水色虛涵而碧落寂寥寒光激灔而丹霄縹緲枉將有限擬趣無窮劫波空處

墮戒作出

妙難傳至理明時應自委深深莫辨隱隱那窺匹似箇中覓蒼龍之退骨爭如向上看丹鳳之沖霄不拘這畔那邊論甚今時劫外昧之者觸途成滯明之者到處優遊活句休同死句參鵲鵠啼在深花裏

示衆云預偹不虞肅宗帝曾施孝道請垂樣致忠國師豈恡慈悲後來到處與功往往增添價例莫有會商量者麼

第四十七則　疎山壽塔(壽塔)

擧僧與疎山造壽塔畢來白疎山(殺場不易)山云汝將多少錢與匠人(官憑私約)僧云一切在和尙(買賣有餘)山云爲將三文錢與匠人爲將兩文錢與匠人爲將一文錢與匠人(尋常話布袖裏)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和尙孝是)(大人且莫強文)僧無語(一句臨機下口難)後擧似大嶺(走口羞舌)嶺云還有人道得麼(齊山諸管你闘)僧云未有人道得(愛好)嶺云汝回擧似疎山道大嶺閣擧有語云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尙今生決定不得塔(將作麼)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垂一隻手(徒摸索)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好心招惡報)其僧回擧似疎山(來往不易)山具威儀望大嶺禮拜嘆云大嶺古佛放光射至此間(惺惺伶俐)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且恁將無做有)大嶺後聞此語云我恁麼道也是龜毛長三尺(不知識商量)

師云魏府老元花嚴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祇如這僧恁麼問疎山恁麼答且道佛法其安在哉你若向三文兩文一文上追求本利俱失受窮一生枉費功夫漫勞神力其僧果落圈圚閉口無言不辭途路奔波擬決情懷疑慮遂至大嶺重伸詢問是他大嶺見義勇爲當仁不讓便與從頭關價道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尙今生決定不得塔何故勞而無益爲伊多酒慢功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尙與匠人共出一隻手兩不相虧並無懸欠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皆爲疎山一毛一拔還知林泉恁麼判斷處麼醉漢口沒量斗閑劃妙胡厮毆半窓涼月酒醒時燈火淸熒何所有其僧回擧似疎山山具威儀望大嶺禮拜嘆云將謂無人大嶺古佛放光射至此間此之所謂

欲要佛法興無過僧敬僧豈非贊之雙美者也踈山
云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林泉道休嫌開較晚本
是強生枝大嶺後聞此語云我恁麼道也是龜毛長
三尺林泉道從教大嶺誇長短一任諸方漫較量盡
爲利物情深隨波逐浪致使丹霞二俱看破頌曰
清風吹動釣魚舡(任從無際)皷起澄江浪接天(動靜一原)堪
笑錦鱗爭戲水(非唯句者迷)到頭俱被曲鈎牽(皆爲承言者喪)
師云性海汪洋辭源浩渺還將慈航釣絲輕裊既被
慧風鼓扇不無識浪翻騰致令遠接禪天解使虛含
心月引流泉之不絕三文兩文而莫可輕酬迢阿賭
之具陳千貫萬貫而亦難塞命叢林衲子恣意評量
遯世高流無不攫茸若錦鱗之戲水逐華藻之驟身
口貪香餌忽吞鉤渾似尋言逐句者所以先德云離
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還省得麼休被業錢閑使作
朝哺計算費神思

第四十八則　雲居上堂示衆

示衆云方來便去特教倜儻縱橫正按傍提祇要英
靈俏措且道誰恁老婆心切

學雲居膺禪師上堂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
(道合平常)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平常合道)從天降下則
貧寒(有心用處還應錯)從地湧出則富貴(無意看時却宛然)門裏
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動則埋身千丈
不動則當處生苗(直恁沒轉裏)一言適脫獨拔當時(根塵)
(如透脫心性自圓明)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維摩一默千載難忘)
師云陞堂上堂元無二種聚衆集衆只是一般朝夕
不廢指南便是人天眼目自百丈以來立禪居設法
座開闢祖道訓誨學徒故有頌云入門無佛殿說法
有虛堂祇此傳心印當知是法王直至於今典刑具
在當是時叢林尤盛雲居所以依法作法振領提綱
開發後進豈怯慈悲故垂語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
賤用是汝靈知不昧本有之性不假他求匪從人得
何敢輕微賤用者邪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既具
正知正見雙眼圓明六根解脫何咨嗟厭惡而可縈
繫哉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林泉嘗有
頌云貧富應知祇在人乾坤元不有踈親隨家豐儉
元平等幣服華房各任眞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

是聚時

正波作怨

不見天童道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且隨老木同寒瘦將逐春風入燒痕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若定若動當人變弄埋沒生苗休閑打閧一言逈脫獨拔當時正是古靈道底靈光獨耀逈脫根塵正當此●是若是洒洒落落何慮不能超群拔萃者也雖道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點檢將來大似擔枷過狀揚聲止響秖如許一落索有用處無用處是他丹霞自知下落

頌曰

門頭戶尾事千差（徒勞屈指從頭數）了盡猶來未到家（鈴嫌辛苦幾時休）明月堂前無影木（能爲萬象主）嚴凝雪夜正開花（不逐四時凋）

師云門門有路戶戶無私明之者弄影搖頭昧之者礙天絆地非止斜街暗巷生客頭迷亦猶深院幽庭愚夫意惨忙忙世事杳杳塵緣汚坌心田昧昏道眼何止千差而已哉縱使見忘執謝捨妄歸眞翳金屑於眼中墜太山於心上去却一分拈得七笑倒雲門六不收所以道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塵此雖半路抽身終未到其家矣當可從偏入正兼帶叶通向明月堂前受用時時九夏於太陽門下看承日日三秋無影林中列森森之古木大庾嶺上綻馥馥之寒梅既逢凜冽深冬必値嚴凝雪夜遂竪起拂子云一花五葉正開時休往前村獨自覓

第四十九則　青林逕往（免蛇）

示衆云驀直去處決省盤纏學意問時不無猶豫端然指出長安道爭奈時人不肯行莫有西出陽關要餞送者麼

擧僧問青林虔禪師學人徑往時如何（正逦作麽）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早是孩兒怕更把廝胡說）僧云當頭者如何（甚的大如刳搶）林云喪子命根（心直口快）僧云不當頭時如何（却又着忙）林云亦無迴避處（天寬地闊無處安身）僧云正當恁麽時如何（坐着卽不穩）林云失却也（終日尋不得）僧云未審向甚麽處去（果然不知下落）林云草深無覓處（饒眼不窺見）僧云和尙也須隄防始得（慈悲生寃害）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明眼人前一場漏逗）

師云短長亭畔路逼遙多幸臨岐肯見招若遇窮途

休慟哭縱橫無處不通霄這僧擬乎徑往那知已早周遮況洞山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故青林以死蛇識他恐犯當頭於身無益這僧不顧危亡放役抵賴道當頭者如何不見雪峰示衆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青林舉處好本多同這僧雖有走智未必獲安不見永嘉道弃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設使不當頭亦無迴避處這僧無可奈何往前當賜道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失却也稱提移到徹棺頭忽然撥落點斤斗這僧亦不放閑又問未審向甚麼處去將謂知下落不免折便宜豈想青林撤手離脚當面諱却道草深無覓處殊不知已露柽索被伊窺破道和尚也須隄防始得這僧特似喫苦不甘當仁不讓致使青林撫掌云一等是箇毒氣未審這僧還知痛痒也無丹霞向風恬浪靜處著眼傍觀頌曰

長江澄徹即蟾華（水月交光）滿目清光未是家（在彼弃彼）借問漁舟何處去（隄防動落今時）夜深依舊宿蘆花（切忌部沉死水）

師云性水真空湛玄淵而澄江似練禪天心月皎潔域而皓彩如銀所以道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直得正不居正偏不垂偏恁麼會得無死蛇之可遮欄有活句之可救濟任伊徑往縱汝當頭若能明得劫初時愁甚草深無覓處且恁敀綸罷釣趂岸停舟不消借問緣由何必追求去處兩頭截斷中道非安向夜深時撥轉舡頭於水寒處不離沙觜既依舊宿蘆花想從此不斷蓑笠若解隨流深得妙背教住岸即迷源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三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四

後學　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五十則　二鼠侵藤（飛走）

示衆云潛續命根故有生而有滅圓成道果本無去以無來任伊利齒靈牙一任鐵嘴竪喫正當此時與解脫者麼

擧僧問龍牙遁禪師二鼠侵藤時如何(禍不單行)牙云須有隱身處始得(指示分明)僧云如何是隱身處(聞風便颶)牙云還見儂家麼(眼巧不如緣于此)

師擧賓頭盧爲優塡王說法經云我今爲王略說譬喩王志心聽昔日有人於曠路中逢大惡象之所驅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卽時尋樹入井中藏有黑白二鼠牙嚙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毒龍旁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兩三滴墮其口中於時動搖觸擊蜂窩衆蜂散飛唼螫其人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此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大王曠野者喩於生死彼男子者喩於凡夫象喩於無常井喩於人身樹喩於人命黑白二鼠喩於晝夜樹根者喩念念滅四毒蛇者喩於四大蜜者喩於五欲衆蜂喩惡覺野火者喩於老邁下三毒龍喩於死亡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這僧既知是事怎不著忙而求決擇牙亦不負來問具實指示道須有隱身處始得這僧的的欲離生死關斯一語怎不根尋道如何是隱身處牙不惜情勞而便道還見儂家麼昔陰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擧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林泉道曹司易勘一欵便招這僧雖是臨渴掘井一鍬便見黃泉儻能如此隱身何必慞惶怖懼頌曰

寒月依依上遠峰(光分萬象)平湖萬頃練光封(彰數千波)漁歌驚起汀洲鷺(已往不咎)飛出蘆花不見蹤(許伊具眼)

師云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和尙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既不知爲甚麼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林泉道莫承言休滯句行則行住則住不恁頻爇返魂香直須斫倒旃檀樹況平湖萬頃絕點翳

清亘浪千尋眞當流注泛釣舡於峽口傍短棹於灘頭漁歌驚起鷺雙飛蘆葦岸邊尋不見轉功就位月臨洲渚而跡影微分借位明功烟鎖沙汀而寒光獨耀具眼禪人若爲回互隱顯全該如委悉正偏兼帶自分明

第五十一則　白水聲色示衆

示衆云琴瑟箜篌聽他何礙汝靑黃碧綠識得不爲冤任伊竪判橫批看我喇三攞四莫有知音可嘉者麼試請辨看

擧白水仁禪師上堂云老僧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此處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何故聲且不是聲色且不是色(飜視到骹任汝測斟)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莫是聾麼)水云喚作色得麼(多虛不如少實)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莫是瞎麼)水云喚作聲得麼(巧說不如直道)水復云且道對闍黎話爲闍黎說(老老大大顚言倒語)若向這裏會得許你有個入路(和尙還曾出麼)

師云潙山一日餧鴉生飯回頭見仰山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仰云某甲隨例得聞曰聞底事作麼生云鴉作鴉鳴雀作雀噪曰爭奈聲色何云和尙適來道甚麼曰我道爲伊上堂一上云爲甚麼喚作聲色曰雖然如是驗過也無妨云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潙竪起拳云終是指東畫西曰汝適來問甚麼云問和尙大事因緣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云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曰並未曉了此事云和尙得曉了此事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曰應須恁麼始得云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云瓶盤釵釧券盂盆云寂子說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林泉道父聞子健恨不殺身想來肐膊豈肯外屈只如仰山聲色與潙山聲色是同是別一法雖無異三人乃見差潙仰酬酢斯殺無過父子兵潙山這僧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爲人手段盡在於斯更看丹霞盡情出理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要不閙守本分)新鶯啼處柳烟輕(一併拈出)
門門有路通京國(七通八達)三島斜橫海月明(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師擧三平頌云祇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
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恁麽看來新鶯
啼處任喉舌巧轉笙簧嫩柳搖時儘烟靄輕籠翡翠
楞嚴經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
消覺圓淨會至於此門門有路家家門外透長安件
件無私處處綠楊堪繫馬論甚十洲三島四海五湖
橫片月於晴空攢三星於秋月直得心心無間念念
無差若色若聲盡聞盡見似電光石火兎角龜毛畢
竟待干他甚事何也司空見慣應爲尋常

第五十二則　白馬法身法身

示衆云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颸冬
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氣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呑吐
者麽

擧僧問洛京白馬儒禪師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高高礙不出
儒云井底蝦蟆呑却月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師擧踈山問潙山云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
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潙豎起拂
子踈云此猶是法身邊事潙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

踈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潙曰龍蛇易辨衲
子難謾林泉道知音方委悉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
蝦蟆呑却月龍曰不奈何僧云恁麽則呑却去也龍
曰一任呑僧云呑後如何曰好蝦蟆林泉道莫向言
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肯恁麽會去方知無說說
始信不聞聞所以杜順和尚亦有頌曰懷州牛喫禾
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汝等諸人稍
知痛痒必不倚官挾勢番悔藥錢何也近日王令稍
嚴誰敢妄傳消息頌曰

九重深密視聽難端拱無爲玉殿瓊樓宿霧攢仰望不及燮
理盡歸臣相事須假傍來輪王不戴寶花冠天然尊貴

師云八識心王號至尊四臣不昧理乾坤法身向上
無餘地枉近重圍望五門既九重深密必視聽應難
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
見如來所以玉殿瓊樓攢濛濛之宿霧龍庭鳳闕生
曼曼之祥烟洞山道夜明簾外古鏡徒輝空王殿中
千光那照垂衣至治拱密威儀皇化無爲理當朝賀
內紹外紹須明劫外今時念茲在茲休背這邊那畔

調停鼎鼐燮理陽陰儻能我國晏然自是心城寧謐輪王何必藏七寶之花冠冢宰應須酬一人之寶位恁麼奉重少分相應幸勿時中辜恩負德還能盡忠盡孝依而行之麼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第五十三則 九峰舉一示衆

示衆云恰待南山起雲却早北山下雨捉住東海鯉魚走了西巖猛虎有敢當賭者麼

舉九峰虔禪師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將謂狐鬚赤) 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更有赤鬚狐) 峰云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蠢不厭詐壯不嫌欺)

師云普慧雲興百問脫脫而出自胸中普賢瓶瀉千翻滾滾而演於舌上凡愚莫測今古無儔不意像季以來英傑間出於問答之際切磋其間越凡情超聖解沒窠臼絕滲漏短小明白者無如乾峰雲門而已哉此則公案非九峰虔禪師示衆之語乃洞山法嗣越州乾峰和尚之語也峰一日上堂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峰云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又一日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林泉道無孔笛逢氈拍板這般曲破少知音峰云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林泉道得法旨雲門於禪悅中得大自在遊戲三昧未必不由乾峰睦州切磋琢磨之力者邪只如未開口時還有道得者麼頌曰

聲前一句口如眉(言猶行獨) 佛祖從來總不知(却最親切) 昨夜崑崙閑說夢(休寱語) 白頭生得黑頭兒(有甚奇特)

師云大辯若訥大智如愚幾人於此能較錙銖所以道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莫道聲前無句自是闍黎不聞於此若聞甚生次第不見道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巖無耳却知音莫惟佛佛祖祖從本以來總不知有南泉亦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宗門有四知有一知有二不知有三知有了不知有四不知有後眞知有不意昨夜崑崙閑來

說夢雖是許惺惺不如粃瞎睡他若識破伊看你甚眼孔又道白頭生得黑頭兒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莫貪尋意路枉使惹塵埃畢竟合作麼生商量燈籠逢露柱拍手笑呵呵

第五十四則　天童應用（心眼）

示衆云反常合道上乘菩薩信無疑即物明心中下鬪之必生惟竭的為人處在甚麼處

舉僧問天童啓禪師如何是應用無虧的眼（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童云恰如瞎一般（便吐肝腸說與伊）

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況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若向這裏覷得破認得眞事理圓融遮照無礙體用互與正偏兼帶無一法而不周無一法而不遍豈非應用無虧者邪祖燈錄云寶應省念禪師上堂曰諸尙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林泉道若非法花誰能窺透萬松賛湛然眞云大悲千臂俱胝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林泉道睜見分明且道此瞎彼瞎是一是二還道得麼撥開妙浮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頌曰

盲聾瘖瘂適天眞（無用處成眞用處）眼似眉毛道始憐（不風流處轉風流）昨夜東君潛布令（遠近咸知）黃鸝啼處綠楊春（高低普應）

師云跛挈癃羸盲聾瘖瘂百不可取一無所堪衆中如百拙一世作閑人樂天知命去僞存眞李屏山有詩云君不見嚴子陵掉頭千戶侯釣臺霜冷一羊裘又不見龐居士家財千萬貫西江月冷夜沉舟近得南華眞人之四印貴莫貴於無所屈富莫富於無所求樂莫樂於無所苦喜莫喜於無所憂若能任此天眞不枉持聾作瘂只可見如不見聞似不聞妄境若消除眞心自不昧此豈不是眼似眉毛道始憐者哉雖然恁麼忘蹤滅跡洞達玄微應須曲爲今時潛通劫外免使靜沉死水滯在一邊幸遇東君布令和氣氤氲適當化母垂慈韶光煒燁故命金衣公子出幽谷遷喬木綠楊枝上喉舌調叔夜之焦桐紅杏園中毛羽刷陶潛之嫩菊非無賞鑒自有知音論至於斯

若爲話會還知麼七處徵心心不有八還辨見見非無

第五十五則 清淨行者 經教

示衆云有心用處還爲錯因果難辭無意看時却宛然聖凡莫測有箇秦不收魏不管的衲僧未審向甚麼處安排則是

學僧問洞山詮禪師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 直待別時來分明向汝說 山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言語道斷弄去來今

師云眞淨界中無異念浮塵堆裏有殊途脚跟點地英雄漢凡聖應知總不拘舍利弗言犯重比丘不墮地獄清淨行者不入涅槃非應供非不應供非盡漏非不盡漏於法平等住故是知無天堂可欣無地獄可怖李留後端愿問達觀禪師曰人死識當何所歸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對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留後擬議達觀搊其胷曰只在這裏思量箇甚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中覓無手撥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就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衙林泉道不因師指示幾乎錯商量洞山答處可謂忘言絕慮越聖超凡擊碎玄關掣開金鎖何天堂地獄而可收係者也故丹霞不惜脣皮爲伊頌出頌曰

相好巍巍大丈夫 不是讚歎 一生無智恰如愚 肚裏非常俏措

從來佛祖猶難望 瞻仰不及 地獄天堂豈可拘 兩頭坐斷獨露異常

師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妙體如如照光浩浩磊磊落落巍巍堂堂具丈夫相堪紹法王此豈非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者邪雖則一生閑散百事無成縮德露疵內惑外俏大巧若拙大智如愚古德有語云我見持齋守戒者亦不敬我見破齋犯戒者亦不輕何也持齋守戒者出家本分事也破齋犯戒者凡夫地面也所以道不敬持戒不輕初學若能愛惡

情忘持犯自然平等既佛祖倘難窺鬧想地獄天堂決莫得而拘束者也若然則因果何在還知麼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

第五十六則　北院牛頭佛祖

示衆云窮玄究妙好肉剜瘡絕學無爲靈龜曳尾超情離見處有道得的麼

擧僧問北院靜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曙色未分）院云異境靈枝覩者皆羨（人盡望）僧云見（詐貪作鬧 鋼啞啞）後如何（及乎天曉也尋常）院云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底穿蕩盡 冷湫湫）

（枝疑松）

師云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謁洛浦浦器之容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是山闍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卽從汝去其僧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旣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那礙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浦曰誰語云某甲語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

（山下疑脫中字）（頂髓俱超）

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住後僧遂問此牛頭未見四祖因緣牛頭法融禪師居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云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曰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融曰觀心祖云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無對或作禮云大師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云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云嚮德滋久冀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云因何降此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融指後面曰別有一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擧兩手作怖勢融云猶有這箇在曰這箇是甚麼融無語少選祖却於融宴坐石上書一佛字融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融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以頓敎法門而開發之後嗣四祖之道這僧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北院不負初心具實酬對幸勿向背義不得韻處情識卜度死在句下頌曰

寶杖親携挂翠纓（曲為今時）徘徊常遶玉堦行（左右逢原）轉身就父無標的（同氣連枝）拈却花冠不得名（誰敢觀覩）

師云永嘉道降龍鉢解虎錫兩鈷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由是徘徊於今時路上彷徨於建化門中利道拔生應緣施設雖處玉堦金扆翠幰珠簾有時隱而彌彰有時顯而不露既解轉身就父必然不墮偏方雖無標的甚有來由拈却花冠是何名姓還知麼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

第五十七則　青峰大事對機

示衆云未到無心須要到切切咨參既到無心無也休歇歇放下若也情存一念悟尋越昔時迷不涉迷悟一句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青峰楚禪師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喪考妣（雖盡情塵猶存法愛）峰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師云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嗣洛浦一日浦問曰院主甚處去來師云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云樹上總是白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林泉道靈山授記也不似今日僧問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喪考妣師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青峰答處比興連類不捨慈悲方信道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舡故經云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或不爾雖然撥盡黃金屑猶撒塵沙在眼中儻能就路還家何必傳消寄信頌曰

家山歸到莫因循（草鞋錢還了也未）竭力寅昏奉二親（不得不然）機盡功忘恩義斷（醫快平生）便成不孝闡提人（家醜外揚）

師云貧子喻中曾指注伶俜辛苦枉蹉跎曲垂方便親分付輒莫因循使左科所以道孝當竭力忠則盡命何止寅昏而可孝重當盡形但終追遠而已吾佛以無緣慈憫念衆生輪迴六道迷味三身縱貪嗔癡恣身口意辜負己靈埋沒家寶幾不似貧子伶俜辛苦者歟儻能一念回光便同本得於十二時中作意勤修及善保護不忘佛祖莫大深恩幾不似寅昏奉

親者歟湧泉忻禪師上堂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更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少萬中無一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汝尚不會轉取渾侖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林泉道當可前思免勞後悔若不如是迷真執妄逐句尋言背親向踈外好裏弱幾不為無性闡提不孝者歟雖然如是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第五十八則　木平一漚舟楫

示眾云聲前薦得浩渺難窮句後承當奔波不已未審截流之機合作麼生漏泄

舉木平道禪師問洛浦一漚未發時如何辨其水脉(看破了也)浦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具眼禪人子細看)平不契(話不投機一句多)乃參蟠龍還問前話(一狐疑了一狐疑)龍云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但有纖毫即是塵)

師云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此豈非待要向空劫前時暗通一線不想洛浦假今時易知易曉處對他道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決不可作合頭語繁聽概會就中慈悲太甚誘進初機木平終是英靈衲子倜儻禪和不受瞞頓再買草鞋復參蟠龍理前語問果是蟠龍覰根授道說法投機用威音王佛無孔鐵鎚向頂門上擊道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果然認痛從茲悟入其後僧問如何是木平曰不勞斤斧云為甚麼不勞斤斧曰木平林泉道若能不守玄關省人多少心力斯事且止只如看客兩停處且看丹霞如何裁斷

頌曰

金烏玉兔兩交輝(日出連山月圓當戶)照破威音未兆時一(點靈光覆藏)不若謂青霄別有路(枉費盤纏)木人依舊皺雙眉(多愁早老)

師云無影林中高懸日月不萌枝上暗辨春秋若非天眼龍睛怎覰透威音那畔禪天恢廓縱鷹鸇以優

遊性海汪洋任鯤鯨而變化師資緣會針芥相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或即理之事或即俗明眞倒用顚拈無可不可所以道如王秉劍由王意殺活臨時得自由或依實際不受纖塵或住化門不捨一法雖然萬別千差到底終歸一揆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可賞木平得遂斯志還知別有奇特處麼石火光中成聖道木人何用皺雙眉

第五十九則　潼泉相傳(骨董)

示衆云岐分派列皆從阿耨達池葉墜花聯不離耆闍山內波及靈鷲蔓衍楞伽後來留至少林果遇神光立雪莫有同氣連枝者麼

舉僧問潼泉禪師如何是相傳底事(從旁話會)泉云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切忌咬嚼)僧云請師挑剔(誰敢觸手亂下)泉云擂鼓轉紅頭棹穿波底月(將心用心轉見病深)

師云郢州潼泉山(或作桐泉)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云是你恁麼道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云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教天下傳時如何曰靈鵲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莫向拈花處會休於微笑時猜面壁九年終難訴說立雪齊腰將勤補拙其實相傳一事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這僧既垂此問怎便乾休故以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爲酬雖指魚龍暫時吞吐休似這僧吞吐不得不免調三斡四更請挑剔是他潼泉隨流得妙慣釣滄浪信手拈來信口便道擂鼓轉紅頭棹穿波底月若遇知心可腹伶俐衲僧何必丹霄重宣此義頌曰

依依半月沉寒水(用心撈摸)耿耿三星碧落攢(着意參詳)昔日雲巖曾漏泄(一人傳虛)金輪王子寶花冠(萬人傳實)

師云慶喜被徵曾不見神光追究卒難忘三星半月橫空處方寸無由得較量莫便於寒水中尋休漫向碧落邊覓枉費神思及勞心力妙有不有還如陽焰飄波眞空不空何似旋嵐偃嶽若能向即心自性成就慧身處見諦明白甚生次第昔日僧問雲巖二十年在百丈巾缾爲甚麼心燈不續巖云頭上寶花冠還知丹霞重飜舊案的意麼寸心如不昧萬法自分

明一欵便招處方知不隱情

第六十則　問百巖禪（禪定）

示衆云攝境歸心爭肯靜沉死水應緣利物寧教動落今時儻能定亂兩融自解眞俗一致向鋪眉苦眼處合作麼生指示

擧僧問百巖禪師如何是禪（悠前「骨」命眼）巖云古塚不爲家（爭肯鬼窟裏作活計）

師云新羅國百巖禪師嗣谷山藏藏嗣石霜諸靑原七世之孫也這僧問處深窮妙理欲辨根源百巖答時不悋慈悲分明指示若認癡猫守窟以爲至道遠之遠矣故曰古塚不爲家昔林泉住萬壽時上堂示衆云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邁古絶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必守罤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年面壁眞消息端的其中有祕傳至元九年秋奉詔入內臨大殿對御及帝師卽命講禪遂擧圭峰禪源詮曰梵語禪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禪爲萬法之源故名法性花嚴經說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楞伽經說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說然禪者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悟自心本來淸淨元無煩惱無偏智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淸淨禪達摩以來遞代相傳者是此如來淸淨禪也上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汝今云何却有說邪進云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上曰何故理無言說進云理與神會如人食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上問帝師此語是耶非耶帝師曰此與敎中甚深般若了無異也復問祖師公案乃擧六祖風幡因緣非風旛動仁者心動帝師曰實風幡動何名心動進云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豈非心動邪折辨抵暮出內而散或曰林泉答禪何太纖廉乎但向道捏聚放開全在我廣敷略說更由誰復看丹霞如何折合頌曰

故國淸平久有年（阿誰不知）白頭猶自戀生緣（老不歇心）牧

心莫認驢鞍橋

童却解忘功業（人不得莫想）懶放牛兒不把鞭（且莫鬆心大膽）

師云長安雖是鬧我國本翛然歷劫常如是休云久有年不見石霜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若然則正是鬼窟裏作活計從始至末自少及老並不違時失候雖是念茲在茲大似不捨生緣而已所以太白山明和尚作十牛圖具明斯事故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直饒物我一如心法無二更索向林泉門下參三十年何故如斯不見僧問英州大容殊禪師如何是禪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云不問這箇蟬曰你問那蟬云祖師禪曰南華塔畔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恁麼舉似將來還會得也麼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

第六十一則　問百嵓道（大道）

示衆云長亭側畔擬心則鷂過新羅單堠傍邊動念則帆歸遠浦莫有縱橫得妙不涉纖塵的衲僧麼

舉僧問百巖和尚如何是道（步步踏着）巖云徒勞車馬跡（香輪莫輾青青破留與遊人一醉眠）

師云履踐明白處高低總一如不勞重話會何必哭窮途若是七通八達一了百當的衲僧向枯木巖前差路多處正好縱橫得妙左右逢原即物明心反常合道何必窮玄究妙探賾搜微漫費草鞋錢空償口粟債欲達無上菩提之道遠之遠矣所以百巖道徒勞車馬跡知汝口頭取辦不肯實行所以不惜唇皮劈面便道只如沒巴鼻處你還知麼休教情窒礙莫被舌頭謾頌曰

曹溪古路綠苔生（頭上漫漫腳下漫漫）車馬登臨已涉程（舉步）

野老婆饑乘跛挈（粧香撒朵人莫睨）手携玉杖夜深行（切忌錯移一步幾人知）

師舉洞山新豐吟云古路坦然誰措足無人解唱還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恁麼看來正是石霜道的出門便是草以至車馬登臨往來無間觸途成滯已涉芊綿雖然乘興優游何似歸家穩坐婆饑跛挈抹搭氍毹倚老賣老而混俗和光將錯就錯而流行坎止手携玉杖袖褪金風夜深舉步下層巔詰旦轉身別華嶽方信道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是知不踏今時路常遊劫外春入鄽垂手處不免且

同塵還有築着磕着的衲僧麼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第六十二則　問百巖教經敎

示衆云離念見佛且恁弄假像眞破塵出經不免將無做有只如舒不到頭展不到尾的還有受持讀誦分也無

擧僧問百巖如何是教誰聽諸聽善思念之巖云貝葉收不盡此義文長竹在來日

師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其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恁麼看來半滿之教何可區分大小之乘安能並務雲門一日上堂道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尙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是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尙饗所以百巖道貝葉收不盡雖恁麼道怎免丹霞自揚家醜頌曰

四十九年成露布言言見諦言非有　五千餘軸盡言詮句句
超宗句本無　妙明一句威音外口欲談而辭喪　折角泥牛雪裏

眠心欲緣而慮亡

師云世尊自成正覺以來開闡化門不慳法施於四十九年搖廣長舌談無礙辯出一人口入萬人耳自古至今廣宣教法西乾東震莫不流通傳布而已哉僧問同安察禪師如何是四十九年前事曰千聖排不出云如何是正四十九年事曰萬機稱不得云如何是四十九年後事曰善惡業不墜故云四十九年成露布露布者天子不封之書名爲露布佛滅度後迦葉阿難優波黎結集經藏論藏律藏之後祕隱龍宮末世衆生未易得而聞邪自漢歷唐摩騰竺法唱之於前玄奘義淨等和之於後累朝已來飜譯入藏者唯五千餘卷而已吾佛所說雖形於言而本非言然詮於文而本忘詮得之者言言般若失之者句句瘡疣妙明一句非飽參衲子超情離見此妙呵玄者莫出其轂不意向空劫之際威音以前趂折角泥牛來今時路上任情踍跳恣意咆哮觝突烟中閑眠雪裏還有解牧者麼吽

第六十三則　潙潭確搗器用

乘疑來

示衆云雪後始知松栢操本非看面逐情事難方表
丈夫心莫道頑皮癡肉不咩邪有紀綱者且道是誰
擧僧問㶁潭明禪師確搗磨磨不得忘却時如何 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潭云虎口裏活雀兒 再得完全能幾箇
師云㶁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歸方丈師曰
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云
不違古人意作麽生曰也合消得汝三拜林泉道深
謝和尚慈悲僧又問確搗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
這僧於今時路上色塵堆裏拗斷把節處賣弄精細
靈利不隨他去故㶁潭答以虎口裏活雀兒雖是弄
險死裏逃生也甚奇怪雀王經云虎食肉骨刺齒雀
啄骨出虎活口生瘡雀上樹戒殺虎怒曰始離吾口
而敢多言雀知難化而便飛去雀者佛也虎乃調達
者也然恁比並將來莫使乘言滯句認影迷頭須知
意不在言大抵言非有意如鏡對像若谷傳聲恁麽
會去還肯諾否頌曰
一念蕭蕭不記年 古今無間 皮膚脫落自完全 一物常靈 長

遍脫疑遍脫

常疑常

天夜夜淸如鏡 一點分明 萬里無雲孤月圓 照鑑無私
師云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是
何姓名云姓張名拙曰覓巧尙不可得拙自何來公
忽有省乃呈偈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
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
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
是空花恁麽看來是記年是不記年況藥山云皮膚
脫落盡唯有一眞實是認完全之大意也此之一事
非止彼我本具十方法界六道四生大圓鏡智洞然
明白若無雲之皎月孤迥迥圓陀陀靈光獨耀遍照
根塵旣云不在明白裏問汝諸人護惜無

第六十四則　同安人師 佛祖

示衆云形興未質塑畫難成名起無名追呼莫得不
有同風焉能指注
擧僧問同安察禪師如何是天人師 高著眼看 安云頭
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決難摸索
師云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當察禪師嗣九峰虔禪師
這僧以教乘門中如來十號之一勘當同安言外玄

旨故同安不貧來問轉劫外機放風前箭凡情聖解一齊穿却何止劈箬奪窩紅心中的設使這僧手親眼辨亦難摸索祖燈鎌戟其僧又問如何是頭上角不全同安曰不擎戴林泉道已太崢嶸云如何是身上毛不出曰寸絲不挂林泉道猶有赤骨立在恁麼擧來一則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一則實際理地不受纖塵一則混俗和光人天普應一則拱密威嚴全提正令怕伊不信試看丹霞若爲朝賀頌曰

祕殿重幃曉高寒一（天和氣未氣篤）丹墀茵潤未排班六國來朝（個襲）寶香鳳燭烟雲合（曉仰不及）寂寂簾垂不露顏（本來尊貴）

師云法身無爲不墮諸數若至尊至貴萬乘明君櫬與造化掌握乾坤六國來賓四臣不昧雖重幃祕殿深隱紫微奈禁苑玄門稍通皇化望龍庭而盼曉依鳳闕以獨寒時時仰奉心王念念肅清我國丹墀茵潤未容取次排班碧落霜飛那許因循退位寶香才爇鳳燭初明合靄靄之烟雲降騰騰之祥瑞悄悄寂寂簾月之珠簾杳杳冥冥屬約風之綉戶莫覩堯眉舜目難瞻鳳彩龍顏其由至化無爲所以聖情難測門外不遺金帝履家中那挂玉人冠

第六十五則　谷山祖意（祖啟）

示衆云雲無心而出岫舒卷自由鳥倦飛而知還去來自在不必張筋努脈何消運智操籌省心受力處試伐詳看

擧僧問谷山緣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能無是無非）山云（較得分皮分髓）半夜烏兒頭戴雪天明瘂子抱頭歸（偏處不曾達玄中亦不失）

師云釋迦東出有意氣時添意氣達摩西來不風流處轉風流盡爲一切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迷已逐物枉沉生死所以遠辭西域力泛南溟一屆金陵機緣不契故復渡江航葦得至少林面壁九年全身放下於無說中令知有說於有說中使解無言轉山河大地能歸自己知自己不異大地山河故經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是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唯怕當人不具正眼谷山向黑白初分之際正去偏來輕輕拈過道半夜烏兒頭戴雪天明瘂子抱頭歸若也於

斯會得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其或未明更看丹霞別通消息頌曰

瑞霧祥烟鎖玉樓（半明半暗）妙年王子恣優游（縱橫自在）琉璃殿上騎金馬（神通廣大）明月堂前輥綉毬（變化多端）

師云古人借黑爲正假白爲偏復引尊貴一路欲明向上玄微非凡愚庸俗而能履踐唯上根大智方可參窮儻能事理雙明眞俗不二於瑞霧祥烟鎖玉樓處正不居正偏不垂偏如妙年王子向禁苑重圍中優游自在不爲情識所礙意緒縈纏復來琉璃殿上能騎金馬或於明月堂前閑輥綉毬不唯踢跳縱橫況乃偏圓宛轉向祖師意趣中獲此三昧正受神通不枉磨牙餉喫他人飯展脚橫眠自己床若不然則二六時中虛勞心力三千里外轉沒交涉莫笑林泉心太切恐伊不解入鄽來

第六十六則　白雲深處（對機）

示衆云法海汪洋窮玄要本心源浩渺究妙失宗若能水到渠成管取功多業就有解探拔者麼

舉僧問白雲藏禪師如何是深深處（紅稻啄殘鸚鵡粒）雲云矮子渡深溪（碧梧栖老鳳凰枝）

師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或借事顯理或即俗明眞或談言外之玄或唱無中之旨一期應對皆有淵源麤言細語倘歸第一義諦松長栢短豈非不二玄門此皆入鄽垂手曲爲今時之所設也僧問金峰志禪師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床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云何故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次日上堂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林泉道總是婆心切何消誇有無且道與白雲答矮子渡深溪之語是同是別還定奪得麼莫向淺深求妙旨休於長短究玄元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人不得邈相）半夜三更渡渺茫（不顧拖泥帶水）任運往來無間斷（隨流得妙）不消紅艇與浮囊（超彼岸）

師云父少兒子老舉世皆不信反常合道時寧免稱

英俊是知機智尤長謀略超卓才過半夜恰到三更須知未至眞覺果然長處夢中渡愛河欲渡渺渺茫茫任運往來了無間斷所以道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非鼻孔遼天爭解脚跟點地況衲僧作略出格英雄順生死流超煩惱海不勞舡艇豈假浮囊六度悠悠五濁役役豈介意哉雖學如筏之法喩想來豈不墮功勳要知矮子之贅能須信白雲之出沒還委悉麼要會萬年千載意當存四海五湖心

第六十七則　大嶺清淨珍寶

示衆云普天匝地無比無儔會古通今一模一機心性既非染汙根塵定是純眞休同餂謎摶猜致使雲泥間隔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新羅大嶺禪師如何是一切處清淨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嶺云截瓊枝寸寸是實折栴檀片片皆香 但不憎愛洞然明白

師舉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根身器世大地山河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乃至正等菩提無非爾爾這僧既知此之境界故作問端以詢知識故大嶺不免順情說話看窠窟著與道截瓊枝寸寸是實折栴檀片片皆香子細點檢將來大嶺只解順水推船不解逆風把柂而豈知塵埃滓穢總是家珍瓦礫荊榛無非至寶不見道糞埽堆頭清淨土干戈叢裏太平年所以丹霞向混融一致淨穢無分處爲伊頌出

乾坤盡是黃金骨 大無不包 萬有全彰淨妙身 細無不入 玉女背風無巧拙 省心愛力 靈苗花秀不知春 大智如愚

師云況此一事如天普覆似地普擎無毫忽差殊無絲髮間隔以無分別智運爍迦羅眼一覷覷透莫不渾金璞玉脫塵離俗既能稱爲一家何用分爲六國骨之一字極不穩順言國者句健意圓格高調古何必以骨肉相連成對偶也萬有者萬類之別稱也不見道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此豈非全彰淨妙者也其奈無形玉女不滯今時既背玄風必無巧拙況無陰陽地花秀靈苗劫外壺春了無交涉只如根深蔕固續焰聯芳處還知有也無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

第六十八則　同安家風（家風）

示衆云門庭施設萬緒千端入理深談一了百當且道誰能具此三昧

擧僧問同安丕禪師如何是和尙家風（住持千峰月衣鉢一溪雲）安云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休於言下覓莫向句中求）僧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雲門胡餠趙州茶）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晩後鳳銜來（承言者喪滯句者莫）

師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幸勿草草逐句研窮況衲僧門下有收有放有縱有奪不立文字不離文字不弃語言不著語言出詞吐氣與修多羅合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楞嚴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般若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這僧擬問家長裏短好惡行藏同安不免家醜外揚盡情吐露將無做有指東畫西假玄唱玄提明至極至理雖則正偏互換奈何意路難陳這僧識情流落隨浪逐波又問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同安見恁低情下意取覆將來須索大開東閣拈空擬空縱意安排豈容鄙恡故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晩後鳳銜來雖然如是且休乾嚥唾枉被舌頭謾頌曰

日午烟凝山突兀（莫論高低）夜央天淡月嬋娟（休誇皎潔）混然寂照寒宵永（盼不到天明）明暗圓融未兆前（黑白難分）

師云洞山初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恁麼向汝諸人挑耳剔塞吐膽傾心爲你徹困何不忘情去息慮去雖是日午煙凝千山突兀莫便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至若夜央天淡皎月嬋娟亦不可光影中轉却不見道淸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到這裏直得混然寂照永夜蕭條向半明半暗處行布圓融隨緣不變只如朕兆未分之際形名未啓之時合作麼生體悉淸秋月轉霜輪後半夜星河斗柄垂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四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五

後學 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六十九則 依經解義(經教)

示衆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只如披沙揀金還有不犯手勢的麼

舉僧問同安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只知口頭不覺舌長)安云孤峰迥秀不挂烟蘿(低頭哩哩才)片月橫空白雲自異(鷂子過新羅)

師云玉輪璣函擬破題佛魔寧免立堦梯止啼黃葉曾爲喻何必區區守悟迷可惜情塵汨沒識浪漂沉固閉玄關穿鑿解穽向依經離經處狗嚼枯骨於佛冤魔說邊鷂過新羅故來取覆同安要達其中妙理若非老婆心切爭肯如斯與說欲圖見性識心不免多脣恃舌所以向他道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橫空白雲自異只如同安恁麼道還解得這僧疑情麼若也舌頭上無十字關脚跟下無五色線自然開口道著舉步踏著方信佛本無冤魔本無說著甚做依經解義他幾曾離經一字子細點檢將來這僧大似驅雷捉電捕影追風審空花濃淡論兎角短長枉恁孤疑虛勞心力是他同安匾遊平易不共你忙搖廣長舌出險崖句任渠攀仰縱汝登臨應須越格超宗莫使礚天撞地還知麼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看時却宛然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彼此不相干)海天空濶漾虛舟(隨流方得妙)夜深不向蘆灣宿(風力扶帆行不棹)迥出中間與兩頭(箭擘雙月下滄洲)

師云雲本無心出岫高飛遠颺而普蔭群萌水非有意與波奔險乘虛而令達彼岸既恁海天空濶獨漾虛舟當從花藏優遊頓拋浮世休愁魔說莫結佛冤不即不離兮性本如如無增無減兮情非逸逸運慈航於島嶼撥短棹於蘆灣既能不涉春秋爭肯經停宿夜這邊那畔不滯其蹤內外中間匪留其跡非止隨流得妙況衆住岸不迷塞斷狂瀾抉殘怒浪放詞源之浩瀚縱性水之澄渟直饒絕點純淸未免天機漏泄不必尋言逐句應須捨妄歸眞休因一句隨他

心月證堂

護使千山走衲僧

第七十則　問諸佛師（佛祖）

示衆云仰之彌高誰識本來眞面目鑽之彌堅果難分訴此形容有忍俊不禁欲承頭者麼

琊僧問新羅雲住禪師如何是諸佛師（誰敢呼名道字）住云文殊聳耳（驚動傍邊一箇人）

師云洞山一日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林泉道三人證龜成鼈設使毗盧有師有名呼不得法身有主無位可安排況諸佛之師乎此皆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據實而論也新羅却云文殊聳耳如人被罵不甘者承頭非止眼跳耳熱其由內顧身搖不消勘辨根源是實難以詆諱文殊乃過去七佛之師故恁答也若便恁麼會去休於言句內埋沒祖師心頌曰

無相光中未兆身（形未質）與清虛渺邈月爲隣（大小一明白）

輪明月當軒照（隱而彌彰）玉殿蕭蕭不見人（顯而不露）

師云十四祖龍樹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性先須除我慢彼云佛性大小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聞偈已悉悟無生若也於斯洒洒落落了了明明丹霞頌意不言可知只如文殊聳耳合作麼生參究心中多少事那許外人知

第七十一則　孤峰獨宿（殿堂）

示衆云言如劈竹心似直絃不勞掉弄花脣索甚之乎者也揀易省易會處試請道看

舉僧問雲居簡禪師孤峰獨宿時如何（舒脚自由展脚自在）

居云九間僧堂裏不臥誰教你孤峰獨宿（巧說不如直道）

書字疑剩

師云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眞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爲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意不在言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自循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受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弃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後僧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云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又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又問孤峰獨宿時如何曰九間僧堂裏不臥誰教你孤峯獨宿雲居答話例皆如此可謂佛法中迷却多少人世法中悟却多少人端的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若能恁麼直截會得何必咬文嚼字究妙窮玄合璧聯珠攢花簇錦所以道衆生被解礙菩薩未離覺這僧大似賣弄孤危不立道方高殊不

分疑忿
壁或作璧
邪通斜
邋遢逷

知坐著白雲宗不妙故雲居答處優遊平易殊無艱難險阻之態眞所謂詩到平常處方知格調高怕伊不信試問丹霞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分圓同太虛平常酬答最分明（全翻所得選）雖然指出長安道（將謂吾事負汝）無奈遊人不肯行（雖知汝事負吾）

師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不假修持本來成就塵塵既爾法法皆然正隨緣時當明不變於成事處莫昧體空方可二六時中平常合道道合平常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何必矜伐孤峰獨宿怪他不來堂內高眠爲是當家人故說知心話只恐邪街暗巷生客頭迷便恁端然指出長安大道可惜聆𨇤飄蕩四散遊人不肯前行唯圖倒退只如不涉途程一句合作麼生道塵埃滿面君休笑坐看爭名奪利人

第七十二則　問本來心心眼

示衆云無影無形非內非外慶喜尚難尋覓神光何

處安排有知下落者試來擧似

擧僧問護國澄禪師如何是本來心（一堂風冷淡 千古意分明）國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休於言下覓 向何中求）

師云隨州護國院淨果守澄禪師上堂曰諸方老宿盡在曲頴木牀上爲人及至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人問請和尙當頭道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林泉道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僧又問如何是本來心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亦非已滅亦非未至亦非空寂子細看來未擧念時遭八百擬開口處隔三千所以二祖道覓心了不可得故護國以紋生角花入牙拈向面前任伊定奪據護國恁麼祇對是本來心不是本來心具眼者辨看護國既能信手拈來這僧理合全身擔荷若非丹霞見義勇爲險不七古千年之成歸貨頌曰

三脚靈龜荒巡走（心心無間）一枝瑞草亂峰垂（念念無差）崑岡含玉山先潤（在多虫日今 面上有色）凉兎懷胎月未知（爭肯安傳消息）

師擧韶國師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靑山三脚靈龜荒巡走者休便使心作倖費力追尋一枝瑞草亂峰垂枉了將心用心轉見病深崑岡有玉山先潤丹霞恁麼擧來口是心苗無心不道復云凉兎懷胎月未知他若知有却成剩法若以眞妄妄生分別更是還之遠矣不見道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看時却宛然

第七十三則　本來父母（省訪）

示衆云未生以前不有爺孃飯劫空之際那消私事公酬怕有疑情未決者莫惜脣皮

擧僧問護國如何是本來父母（高著眼看）國云頭不白者（莫錯認）僧云將何奉獻（擔批明月 細切淸風）國云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將無做有 豈費神思）

師云空劫前時未兆身無名相寄雙親非從養育彰玄德豈假恩怜契本眞莫並乾坤聯世譜休同考妣叙人倫他家久證無生忍何必區區問正因昔有尼禮拜雲巖巖曰汝爺在否尼云在曰年多少云六十五曰汝有箇爺非年六十五汝還知否云莫是恁

麼來者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得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林泉道證父攘羊當仁不讓護國雖答這僧頭不白者大似明來暗謝智起惑亡不墮偏方唯居正位這僧不識好惡賣假孝順又問將何奉獻國云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佛事人情一時周足未審丹霞向甚麼處相見頌曰

出門遍界無知已(眼高四海)入戶盈眸不見親(傍若無人)虛室夜寒何所有(淨躶躶赤灑灑)碧天明月頗爲隣(問道方知)

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雖云遍界不曾藏其奈通身無影像其由歸家穩坐及盡今時入戶盈眸二親莫覩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顔霜云我道遍界不曾藏僧復問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天童拈云石霜雪峰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人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但向道甚麼處是石霜恁麼看來虛室夜寒更何所有唯餘碧天明月端可爲隣到這裏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第七十四則　西來的意(祖教)

示衆云天竺都來五步太山只重三斤沒足石人親曾計較無星鐵秤任便評量有不信者三思然後再思可矣

舉僧問荷玉慧禪師如何是西來的的意(金烏東出玉兎西沉)玉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

師云石頭參同契道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斯之的意何必重宣這僧大似終日數十不知二五那信物物頭頭堂堂獨露莫不迷眞執妄認奴作郎甘受輪回虛生浪死所以荷玉按牛頭喫草嗔不知恩故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可謂赤心片片知人少負面堆堆覩者稀要知至理一言請問丹霞和尚頌曰

虛堂寂寂夜深寒(凍殺法身濟殺漁父)携得瑤琴月下彈(濟音無間斷誰肯留來聽)不是知音徒側耳(枉費精神)悲風流水豈相干(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師云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雖則寒灰枯木一念萬年明月堂前虛閑寛廓寂兮寥兮肌生於粟杳兮

冥分眼布於花是故宗師深愍此輩携瑤琴於月下整絃索於星前休沐龍池探拔鳳沼定金徽之遠近理玉軫之幽微節奏合宜吟猱得所悲風流水乃琴操之佳名洛浦離騷亦玄音之雅號若非叡思凝神端的徒勞側耳未委何人遂斯妙趣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

第七十五則　阿育家風（家風）

示衆云富有萬德樂不過身安蕩無纖塵喜不過無事我衲僧家懶修精進定愛作吉祥眠莫有知此況味者麽

擧僧問阿育通禪師如何是和尙家風（饑則經行困則眠）育云渾身不直五文錢（已太多生）僧云恁麽則太貧寒生（莫向言中取則）育云祖代如此（累及先宗）僧云如何施設（直須句外明宗）育云隨家豐儉（旣能窮對副必解峯門風）

師擧香嚴智閑禪師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和錐也無林泉道猶有這箇在據香嚴恁般說道家門若此阿育似乎更甚於衲僧分上當合如是所以道渾身不直五文錢濯溪

閑禪師頌云抖擻多年穿破衲襤毿一片逐雲飛拈來搭向肩頭上也勝時人著錦衣林泉道少賣弄好昔須菩提華房百鐙憍陳如弊服五錢或曰迦葉波亦爾乞食貧里智囊掃衣行頭陁行故如是也這僧見恁麽道不免隨言生解逐語分宗識情礙塞作可憐愍道太貧寒生阿育便以本分事相爲道祖代如此非是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亦非學條攀例敗辱門風待要這僧向實際理地不受纖塵抄直處疾會其奈轉生疑慮審問根由道如何施設阿育須索將無作有打發這僧道隨家豐儉可謂老作家手段終別俗諺云待客不可不豐治家不可不儉豐儉合宜果能施設還委悉麽更窮須道搊搜字爭肯敎人下眼看頌曰

祖代家風沒一文（豈知皮裏珍珠）淸貧終是更淸貧（早是）那堪著衣喫飯隨豐儉（要不閑依本分）物物頭頭用最親（信手拈來無非恰好）

師擧釋迦如來傳法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所以道釋迦慳無物與人

（也好惡四）

（也皮被塵破布）

也論至於斯何至五文端的一文也無龍牙居遁禪師頌云學道先須且學貧學貧貧後道方親一朝得成貧道道用還如貧底人此豈非淸貧終是更淸貧汝但二六時中著衣喫飯隨家豐儉甚生次第不見道萬事信緣安樂法不須費力强追求若然則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若解如斯放下不教塵境相謾物物頭頭皆堪使用恁麼看來且道有一文沒一文把住放行全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足知阿育能施設美語甜言不皺眉

第七十六則　四海晏淸（對機）

示衆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二障永斷六國安寧子細看來由未勦絶有了幹者麼

擧僧問金峰志禪師四海晏淸時如何且（莫無風起浪）峰云酒是塔下漢（擧頭盡是見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師云撫州金峰玄明從志禪師嗣曹山僧問如何是金峰正主曰此去鎭縣不遙闍黎莫造次云何不道取曰口如磉盤林泉道深談實相善說法要又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峰乃祈額林泉道遠觀不審近觀分明復問四海晏淸時如何汝豈不聞道皇道太平無忌諱縱橫何處不風流非止河淸海晏其由國泰民安六賊歸降四臣不昧雖是一了百當難逃萬別千差皆不出乎建化玄門安得不爲塔下漢邪汝還欲識至尊金容麼東宮雖至的不面舜堯顏寂寂簾垂處丹墀費仰攀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至道無爲）當軒明月照人寒（靜極光通達）
大功不賜將軍賞（聖情難測）寶馬金槍頤懶觀（成而不處）

師云這邊冷淡那畔相應應須坐斷十方莫使迷惑三界不有纖毫堪介意了無一法可當情頤弃萬緣勦絶諸趣何止四海烟塵晏然而已哉直得回光返照攤手歸來披透戶淸風對當軒皓月蕭條侵骨冷皎潔逼人寒機盡功忘控寶馬而孰能賞鑑神疲意懶擲金鎗而誰解觀瞻塔下漢祇得其名寰中旨豈容觸犯莫有再敢當風者麼若解塵中能作主須知化外自來賓

第七十七則　非思量處（對機）

示衆云口談辭喪胷中空有五車書心緣慮忘言外

不知三昧法有會領略者麼

學僧問蜀州西禪禪師如何是非思量處（勘破禪了也）

云誰見虛空夜點頭（除是丹霞）

師舉三祖大師信心銘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自無他這僧只知非思量處豈知識情難測由是西禪於眞如境內法界其間離分別心無自他想以虛空夜點頭爲酬看誰可見只如西禪恁麼道是思量非思量識情可測不可測具眼者辨看若此一句語下見諦明白不枉拖條竹杖著鞴草鞋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於禪床脚拂子邊窮玄究妙息慮忘緣離心意識處參出凡聖路處學自然心燈晃晃智炬煌煌儻能達本還源自解回光返照何必區區更問林泉老漢頌曰

一點靈明六不收（千自由百自在）昭然何用更凝眸（眨眼蹉過）

箇中消息人難委（且休歇過）獨有虛空暗點頭（泄漏天機）

師云本來佛性亘古亘今妙覺眞心無蹤無影背之則昏昏蒙蒙向之則明明了了飜手覆手不在他人擧足下足只由自已但肯寸心不昧自然萬法皆明非唯照見五蘊皆空欲使洞達十虛頓現此點靈明何六門而之可攝也既恁昭然無間何消更用凝眸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若論箇中消息就裏行藏非是人難委悉蓋由汝善熒惑被無始劫來妄情埋沒不識家珍唯認茫茫業識甘受輪回見道虛空點頭不解飜爲揑恠可謂是寒山逢拾得拍手咲呵呵

第七十八則　白眉暰熱（歲時）

示衆云一片老婆心爲人無間歇不惜兩莖眉[illegible]唇哈咀舌嚼飯喂嬰兒擧措知時節有知恩報恩風流如雅者麼

擧僧侍立白眉霞禪師次（少當努力）眉云可暰熱（尋常語裏指示分明）僧云是（具實祗對）眉云祗如熱向甚麼處迴避（入草求人）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大丈夫須猛烈）眉云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要識眞金火裏看）僧云衆苦不能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

師云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嗣先曹山本寂禪師僧問佛未出世及出世答曹山不如不如曹山是此

曹山之語非先曹山答也白眉老漢慈悲心重利物情深於十二時動轉施爲莫不入鄽垂手開發學徒見僧才侍立次猛然提挈道可煞熱他豈不知人人各有寒暑不犯的本來面目這僧披襟當之便道是豈免白眉以養子之緣方來使去待要直明本分一事這僧必是箇久參衲子慣戰作家便道鑊湯爐炭裏迴避雖特以毒去毒以熱去熱執謝情忘本無分別白眉只恐口頭取辦復更逼拶道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這僧敢作敢爲能做能當但向道衆苦不能到眉默置林泉道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方知臨危不變眞大丈夫更看丹霞別推長處頌曰

崑岡片玉火中潤(是眞離滅)　碧落孤蟾水底圓(上下一光通)
一念翛然無異色(塵中能作主)　任從滄海變桑田(化外自來賓)

師舉論才德頌云大圭廉不劌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紅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論才與德詠此知憂劣崑岡片玉火中溫潤信不誣矣又若碧落孤蟾向水底團圝一月印千江千江一月攝若離分別取捨情量自然縱橫得妙左右逢原者也但肯一念翛然愁甚六根解脫既無異色必具威神任滄海之飜騰縱桑田之改變中心樹子依舊根深蒂固葉綴花聯不有榮枯何緣凋謝還知這僧鐵石肝腸松筠節操麼不動金剛體非同敗壞身

第七十九則　透法身句(法身)

示衆云松直棘曲鶴白烏玄水長船高泥多佛大恁麼說話有透脫者麼

舉僧問廣德延禪師如何是透法身句(熊翻斤斗鵰舞柘枝)

德云無力登山水茆戸絕知音(勿謂秦無人)

師云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一日不安僧問和尚患甚麼曰無私不墜云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曰你道老僧患甚麼云和尚忌口好師便打林泉道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又問透法身句其實法身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若有纖毫妄情罣礙被玄關固閉金鎖縈纏焉能倜儻縱橫得妙既云法身無

爲不墮諸數何必卽三而一卽一而三向三一不相涉處要汝縱橫透脫左右無拘所以廣德答以無力登山水茆戶絕知音若遇知音端能賞鑒自不以有力無力邊追尋登山涉水畔探摭茆戶寂寥蓬窓慘切神通游戲妙用無方雖則頭頭顯現孰能信手拈來物物全彰誰解全身放下祇如廣德恁麼道是透法身句不是透法身句且待別時來分明向你說丹霞多口多於斯還漏泄頌曰

體妙探玄盡涉程(草鞋跟斷處幾個解還鄉)爭如野老異中行(步步踏着)功忘日用平懷穩(清閑與道本無事小神仙)免事君王寵辱驚(利鎖名韁俱擊斷從今不受五更寒)

師云鳳榮金網趁霄漢以何期龍滯瑤池會風雲而何日若解灑灑落落巍巍堂堂把佛祖言教且權拈放一邊體妙探玄例皆餘事但盡法愛自爾情忘豈涉途程方至寶所況瘦羸野老異類中行兀兀無知騰騰自樂論甚體大相大用大拈放一邊折麼法身報身化身皆歸實際若不功忘機盡安能執謝情休時間逸興逍遙日用平懷自穩那羨縉紳軒冕寧誇爵祿榮華免事君王常榮寵辱之驚罷例朝門不有利名之念若然則優哉悠哉而無以加矣還明此理麼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第八十則　石門家風(家風)

示衆云一日鉢盂兩度洗半肩雲衲十分閑萬緣坐斷忘功業天際白雲任往還莫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衲僧麼

學僧問石門蘊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不勞重學假何必再商量)門云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名聞四海聲震九州)

師云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初問靑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云不會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云種菜來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麼處種云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忻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喏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云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曰不曾見曰既不曾見爭知

不受裁云祇爲不曾見所以不受裁曰如是如是林泉道也是怜兒不覺醜師聞法後居石門山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有甚不知有甚難見汝但一切時中動止起居處能具正眼不被六根六塵使作即俗明眞因事顯理不於意路徒費草鞋錢跳出玄關作箇懆性漢所以向他道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恁麼叮嚀付囑竭力提携幸勿漫錯尋思輙莫左科背聽頌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見半不見半）騎象翻身擊寶鐘（孰是知音）
洪韻上騰三界外（驚天動地）聾夫何事睡猶濃（喚不回頭爭奈何）

師云漢明帝起光明殿以珠璣爲簾箔金屋玉堦晝夜長明雖是烟雲慘淡星月朦朧子細觀瞻孰能具眼這僧既來窮玄究妙爭免石門應緣施設直得橫身物外垂手塵中騎香象於建化門頭擊金鐘於壺天境外洪韻上騰三界淸音普徧十方其奈聵者不聞空勞心力儻能返聞聞處遊觀音入理之門未見見時了普賢無斷之用恁麼會得方信學足下足鳥道無殊坐臥經行莫非玄路赤窮活計不勞根問端由淸白家風何必推窮子細還相委悉麽山中老宿依然在桉上楞嚴久不看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五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空集卷六

後學　性一　閱

生生道人　梓

第八十一則　淨衆蓮花（花葉）

示衆云顯晦殊途終無異轍細細商量欸欸卜度欲出還同未出時任伊水底胡撈摸

擧僧問淨衆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八八六衆十四）
云菡萏滿池流（蔭下接取）僧云出水後如何（九九八衆十一）
云葉落不知秋（無意涼人人自涼）

師擧參同契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若也於斯履踐明白開口動舌自知下落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有僧曾問智門光

祚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天童拈云龜毛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拈淨衆前段云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林泉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若是桶底脫的人自然七通八達了無凝滯不見道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本欲教伊超情離見去僞存眞扳倒繫驢橛掣脫黃金索左右既逢原縱橫難執捉若能恁麼何必隨言定旨逐語分宗本無情緒縈纏豈有意根滋孕論甚池心沼內岸側堤邊風遞淸香波搖素艶任遊人之採折信蘭棹之挨排但能離染絕塵自不拖泥帶水還見麼五月臨平山下路果然無數滿汀洲頌曰

白藕未萌非隱的（隱而彰）紅花出水不當陽（顯而不露）遊人莫用傳消息（何必切切）自有淸風遞遠香（牢收鼻孔）

師云眞如不變何礙隨緣當體本空何妨成事未萌時元非隱的近觀分明出水處那肯當陽遠觀不審若具正法眼必證涅槃心畫船雖唱採蓮歌蘭棹撥殘新水令稀逢賞鑒難遇知音徒勞趂鬨遊人不必妄傳消息自有淸風匝地縹緲連空看時暗遞遠香

寓靈者

來歷劫使伊悄省去休便尋言逐句直須叱妙呵玄當設化城示渠寶所還識芙蕖本來面目麼對人風味渾消洒誰信芳姿似六郎

第八十二則　同安二機（對機）

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忽然樹倒藤枯未審句歸何處非同老鼠入油缸他家別有通霄路且道誰能縱橫自在

舉僧問同安志禪師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不是知音人不知）安云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兩頭俱坐斷獨露一眞常）

師云洪州同安志禪師嗣先同安丕禪師丕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這僧若是動絃別曲何消品笛搊箏爲也認影逐聲不免無事生事所以對他道偏處不逢玄中不失這僧若是無手能遮日釣鰲不犯竿的漢便能委悉不逢不失底道理不見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

沾霑點

花香一則和光惹事一則刮篤成家一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一則不風流處轉風流於此四句語中若不沾牙著齒便能見性識心不消曬霧拏雲何必追風捕影汝若不信請問丹霞頌曰

這邊那畔總難逢(他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一句無私不處中
紅日暮沉西嶂外(爭肯坐着)(箇裏十分忘影像)空留孤影照溪東(就中一點最分明)

師云不居南北與東西透脫無依類莫齊覺照圓明活鱍鱍何勞垂手强提携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豈止這邊那畔難逢而已哉既云一句無私想必十分有理不見道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非彼此之可評量非放縱之可計較飄飄一葉隱顯全該浩浩千江往來無間須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所以道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一任西沉東涌嶂外溪心非唯孤影團團況乃清光耿耿隨流得妙住岸不迷當此之際想四智之難明付二機之不到同安擧唱千載徽猷誰是知音肯來斷和還知麼胡笳不犯宮商曲玉笛同將劫外吹

第八十三則　廣德言語(對機)

示衆云會得也目前包裹會不得也目前包裹若能秉此權衡莫不深明至理有靈龍别透者向未開口時薦取

擧僧問廣德義禪師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低聲)德云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昔本不曾生今亦未嘗滅)

師擧三祖大師信心銘結句云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這僧借此以為問端故廣德不負初心分明指示雖是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不可以有意求不可以無意會不可以尋言逐句違背眞宗不可以究妙窮玄差殊妙趣有偈云薩埵超十一雪山越六變淹泥超八劫餘九石門傍昔釋迦因中為薩埵王子時捨身餧餓虎超彌勒十一劫雪山六年苦行超十二劫值然燈出世布髮淹泥超八劫翹足贊底沙世尊入火光三昧定說偈曰天地此界多聞室逝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門尋地山林遍無等卽超彌勒九劫釋迦未成佛時號護明菩薩離

兜率天宮降迦維羅國隨父王姓故曰釋迦昔與彌勒菩薩同時發心由釋迦修行猛利超彌勒四十劫也今此反用意蓋宗門有所謂也林泉道休從兎角詢長短莫向空花問淺深是是非非何日了本無過現可禁心頌曰

妙湛圓明第一機(落七落八)降生成道涅槃時(原始要終一併拈出)迦維摩竭雙林樹(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認著元來不是伊(枉勞心力)

師云示跡迦維羅成道摩竭陁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羅此皆從妙湛圓明第一機處弄暫時光影應物現形而已昔護明菩薩應運適至卽遣金團天子選示生處乃以迦維羅衛國處閻浮提中白淨飯王種刹帝利家世胄綿遠聖后摩耶具大人相堪爲父母菩薩乃捨天壽聖后是夕夢菩薩乘旃檀樓閣日輪王象趣於右脇及期詣嵐毗尼園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擧手聖自右脇示生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神龍澍水以浴之地涌金蓮以承之周行七步手指天地作師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出家逾城至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無所有處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無上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當穆王二年癸未歲旣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皆證道果自摩竭陀及波羅奈至拘尸那化緣已畢示現有疾於熙連河側娑羅雙樹間右脇累足泊然大寂此皆示相門中誘迷導物擬議認著是皆蹉過不見道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還知言語道斷非去來今處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第八十四則　廣德久貧(鏡扇)

示衆云無價寶珠沉埋衣內甘受貧窮可憐迷昧有朝一日酒醒時方信相知心不背有具眼者麼

學僧問廣德久貧不逢時如何(慚惶殺人)德云扇開人不過陋巷莫能收(難得恰好)

●受疑忌

師云歷歷心珠射斗牛襟懷祕隱幾經秋可怜塵昧人難識覿面相呈祇恁休盡爲情存向背見愛偏枯雖然用意多時爭奈當頭蹉過若解愼初護末返本還源百草頭薦得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不見布袋和尙道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爭免武帝道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這僧問處以己方人自來首身豈干我事所以廣德道廟開人不遇陋巷莫能收此亦偏處不逢玄中不失之本意也雖是隱而彌彰顯而不露亦須定隻宗眼始得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描不成畫不就）　靑霄獨步躡金蓮（悉達猶在）
千華臺上猶慵坐（既能脫塵離俗）　弊垢襴衫豈肯穿（經不黏皮）

（著會）

師云磊磊落落巍巍堂堂具大人相萬德全彰非一朝一夕蘊藉妙體之相好者也盡自無始以來人人本有箇箇不無佀不辜負己靈埋沒家寶何時不於靑霄獨步足躡金蓮所以道高高標不出杳杳望難窮千花臺上懶坐正偏床百寶堦前倦行芳草地何

●耶當作爺

況弊垢襴衫腥膻襟袖出乖弄醜玷辱門風可憐留戀色塵中傷感奔馳形影裏雖是撞頭磕額還同背父尋耶林泉恁麼分析將來汝還認得也無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覷

第八十五則　廣德波浪（舟楫）

示衆云汪汪洋洋莽莽蕩蕩無涯無岸非淺非深莫有截流得度者麼

擧僧問廣德用禪師波浪之中如何得妙（風力扶帆行不）（岸笛聲喚月下漁翁）德云橈棹不施乘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遇道過河須用筏那知到岸不須船）

師云心源浩渺性海澄渟識智掀揚業風飄蕩使六道四生沉淪生死無有出期古不云乎張愚癡帆隨無明流入生死海這僧問處恐中此疾故求妙藥所以廣德依方修合對證評量道橈棹不施乘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只如廣德恁麼道是答他話是與他說是格外說話是就上商量具眼者辨看不見洞山道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

如當時洞山過水覩影大悟此豈非波浪之中得妙者也據洞山具此神通得大三昧何借浮囊而得渡邪其餘道不到處分付丹霞頌曰

一句相關難取則（且息道著）輪王不化閻浮國（至治無爲）無邊刹海浪痕平（一體同觀）獨駕泥牛耕月色（無力始是功）

師云三句明一句一句明三句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只如向上一路合作麼生登陟出門總是長安道緊纂芒鞋慢慢行恁麼相關是堪取則不堪取則諸人試定當看若也定當得下如輪王出世至化無爲遍閻浮提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設使無邊刹海莫不風恬浪靜雖則獨駕泥牛而耕月色一任無中出有空裏拿雲不犯宮商自歌自彈可謂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當於忘功業超語默出是非離得失處著意參詳便見丹霞針線功夫還端的麼無目綉雙鳳沖虛透碧霄

第八十六則　雲光作牛（牛麼）

示衆云因不收果不管逈出常情把得住放得行非同別報當可就中委悉不應相上覩瞻具眼禪和豈容造次

擧僧問石門徹禪師雲光作牛意旨如何門云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却著破襴衫（改頭換面人雖只是舊）（村李二郎）

師云異類橫身作者知休隨形質強支離本來眞性無移易枉被皮毛占殺伊師一日上堂云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明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明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云千聖共傳沒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曰太平曲子如何唱云不墮五音非關六律曰還有人和得麼云請和尚不恡慈悲曰仁者善自保任林泉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聖還他師子兒舊說雲光法師坦率自怡不事戒律誌公謂曰出家何爲光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作牛拽車於泥中誌公召曰雲光牛擧頭公曰何不言拽而非拽牛墮淚號咷而逝林泉道當時解扯芒繩斷踏

角分明棄許伊所以石門道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
却著破襴衫恰似道佛祖位中留不住却於異類受
輪回入鄽垂手悲心重幸勿臨機莫左猜賴有丹霞
爲伊雪屈頌曰
瑞草叢中懶欲眠（任伊野䳱）徐行處處任翛然（縱横自在）披
毛戴角人難識（乎遂明鑑）爲報芒童不用鞭（何消費力）
師云兀兀無知水牯牛縱横爭肯混常流何勞溪上
東西牧一縱鼻繩六不收由是瑞草叢中懶欲眠而
優遊自在靈苗科裏聊舉步而放蕩逍遙著意而來
徐行而往莫不翛然洒落無非豁爾安閑攏雲耕月
而妙絕功勳戴角披毛而微通玄奧溈山書字意在
其中王老横身情知在內何必芒童鞭起那消野父
愁耘空劫地無畔無邊中心樹非榮非悴任伊履踐
看我抽牽在今時而不落今時居物外而豈留物外
非止優哉悠哉況乃快矣樂矣只如恁麼還解受用
也無飢飡嫩草無拘繫渴飲寒泉任往還

第八十七則　太原數家齋粥

示衆云情存向背就中便有高低見處偏枯箇裏非

●例當作列（一本書）

無逆順他既舒心捨施汝應普例均攤莫有不生異
念者麼
擧僧問太原隱禪師數家檀越請未審赴誰家（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原云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師云三祖大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不憎愛洞
然明白既能無意伸三請那比飢鷹待一呼況賓頭
盧尊者日赴四天下供何止數家而已哉這僧小器
不大量僻執不通方都來數家却早應副不下若非
太原卒難祇對雖道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已往
觀來特似將高就下屈已從他借路經過藉言顯理
若能出情量離言詮忽規模超語默邊會得自不破
珠求影記劍刻舟權向今時路頭呼去喝六配紫抽
青莫便作合頭語繫驢橛般折倒舜老夫初自洞山
來武昌求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爲郡所敬意
所與奪莫不從之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
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語問上人語
相契則開疏如不契即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

如何曰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跪歸舉似聰禪師聰爲代語舜即趍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與前答辭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故浮山曾設九帶以一貫之非久參衲子莫可得而知也丹霞所以就虎添斑因齋慶贊爲伊頌出頌曰

妙圓無相劫前人（相逢不對面 對面不相逢）隨類權分百億身（時時示時人 時人皆不識）月夜御樓纔報曉（滑涌 造化）平明六國盡逢春（泄漏天機）

師云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能生死哉況妙圓無相空劫前人非四大之可成豈非六根之可砌合無影無形無示無識雖曰聖人無已而豈知辭所不已故能隨類權分千百億身塵塵爾刹刹爾何啻數家而已哉既承曲爲今時暫別空劫垂手爲人焉能有間端如月夜漏聲長咫尺御樓纔報曉平明六國處處逢春方信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第八十八則　梁山日用（對機）

示衆云張口喫飯粒米不曾嚼舒手穿衣寸絲曾不挂縱橫得妙左右逢原處還會得麼

學僧問梁山觀禪師如何是日用事（頭頭常顯現 物物盡圓通）

山云碧玉點破琉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指示分明）

師云拈匙弁舉筯運水及搬柴物物無非已頭頭用不乖魚軍容問忠國師曰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林泉道却是你謾我瑞巖居常自召云主人公惺惺著莫受人謾汝諸禪者但肯念茲在茲不被色塵所染聲利所惑得失所侵死生所沮日日時時所用之事何慮而不辦哉梁山雖道碧玉點破琉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若非具正法眼得涅槃心者敢只向舌尖口角得少爲足而不能跳出玄關蹈毘義海唱胡笳曲詠無聲詩知無味之味其味恒然願不快哉若然則無師智自然智不待子言而悉知矣由是丹霞於不立一塵處安邦定國立計成家頌曰

劫火洞然無相宅見之則燎却眼孔覩之則蹶歛面門金門不覩玉
樓家司空見慣應爲尋常寶天雲淡銀河冷徹底分明浩浩波瀾
豈動沙識情難測

師云仁王經班足王取千王頭以祀摩訶迦羅大黑
天神已得九百九十九唯少一王末後乃得普明王
其普明王白班足言願聽一日禮敬三寶命百法師
講說般若第一法師爲說偈曰劫火洞然大千俱壞
須彌巨海磨滅無餘此偈凡三十二句宅既無相人
必皆空泯跡忘蹤寧容住著金門恢廓五目不覩其
容玉宇樓遲四智難窮其奧洞明千載炳煥一時光
暎叢林而葉綴花聯影分禪苑而根深蒂固既尺璧
之非寶必寸陰之可競不見道莫向老來方學道孤
墳多是少年人須知日用無多事一念回光妄即眞
還能恁麽麽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第八十九則　梁山祖意話致

示衆云春蘭秋菊香味雖殊夜月朝曦光明無異雖
云顯晦全彰大抵是非一揆鳳凰飛在梧桐樹自有
傍人話短長

〆另下疊說音字

擧僧問梁山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梁云[另]山云金烏
東上人皆貴玉兎西沉佛祖迷出沒任渠分晝夜先窮往來終不離乾坤

師云雲門一日上堂道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路微
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
去好還有悟得底麽出來對衆道看又云盡十方世
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遂
磨西來放過卽不可不放過不消一喝林泉道有旁
神用若會祖意卽是教意若會教意卽是祖意其實
祖意教意本無二岐情封則觸途成滯理契則妙用
縱橫皆屛山贊達磨叙別傳之說云豈吾佛教外復
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眞傳教者也非別傳也
如來末後拈花示衆復以空不空之眞宗有不有之
妙說令一切衆生離妄想執著而證無上正等菩提
若能禪教融通宗說無滯使僻見之流合達人之論
挾江河同歸大海撤藩籬通爲一家何有今日之矛
盾者也故梁山答以金烏玉兎東上西沉人雖皆貴
暫時光影爾佛祖迷者理極之謂歟更看丹霞信手
拈來直教無星秤上兩頭平没底船中同著棹向分

來毫去處試辨別看頌曰

靈山會上言雖普出一人口入萬人耳少室峰前句未親却教得一牛

瑞草蒙茸含月色非無花果志寒松蓊鬱出雲霄必有疑處家心

師云七七年來感聖緣靈山九會演眞詮三乘五教周沙界半滿區分闡妙玄由是言言雖普雙丸塞耳而聞似不聞字字分明兩葉遮睛而見如不見豈憚傾心吐膽寧辭利道拔生應須粉骨碎身不可辜恩負德非止心心相印還會祖祖相傳少室峰前嵩山巖畔九年會不語一句悉能該貫心雖未得豁爾解安排立雪神光幾會蹉過偶見蒙茸瑞草含月色以騰輝灼爍心花藉風光而挺秀未若蒼松蓊鬱奇柏崢嶸任歲寒之不凋保根株之常在聯芳續焰自古及今不見道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第九十則　梁山空劫 法器

示衆云氷河發焰鐵樹開花非從造化之機豈在陰陽之轂向混沌未分之際試定省看

舉僧問梁山如何是空劫已前事不勞闘打鼓切忌謾商量山

云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孤禪無耳却知音

師云無羈木馬高超威音之前沒足石人獨步劫空之後方信道妙有元非有眞空本不空無依活卓卓歷劫用無窮故知此事非空非有非一非二非同非別非即非離擬之則差識之則錯常時拈向面前可惜拋在腦後探懸此龍水中撈月不知月之在天空裏採花不知花之無蒂尋香逐氣認影迷頭盡力推敲分毫不采所以梁山道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林泉道群生雖有耳幾箇是知音更看丹霞如何斷和頌曰

虛空爲鼓須彌槌寥寥擊者雖多聽者稀枉勞心力半夜

髑髏驚破夢休寐語滿頭明月不思歸切忌坐着

師云杭州鹽官齊安禪師示衆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甚麼人打得衆無對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林泉道自是和尚手懶法眼別云王老師打不林泉道只恐傍人不知下數雪竇拈云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

更是懷懼又云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林泉道屈指從頭數莫謾恁麼看來豈免丹霞道盤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髑髏初驚破夢三更露柱偶爾放光有具眼者分明辨取直待滿頭明月兩鬢霜華流落今時不思劫外所以洞山道向道莫去歸來背父且作麼生得箇恰好去還知麼不離花下路遊遍洞中天

第九十一則 大陽上堂示衆

示衆云行取說不得的說取行不得的若能行說俱到何必斷換脈鼻有不識好惡者麼

舉大陽明安禪師上堂云蟭螟萬仭鳥道難通(縱橫)(知得妙左右自逢原)劒刃輕冰誰當履踐(男兒欲要富無事驗處做)宗乘妙句語路難陳(吾師學似且低聲)不二法門淨名杜口(不容)(當處嘉鳥鳴)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仍多幾箇)(水到渠成)大陽今日也太無端珍重(只知開口不覺舌長)

師云郢州大陽警玄禪師(或曰延警闡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無相道場深達玄旨因嗣續焉因一日上堂舉此蟭螟萬仭鳥道難通等語況斯一事非智可知非識可識若蟭螟萬仭劒刃輕冰覩之則眼眩思之則意亂端的宗乘妙句寔語路之難陳祖域玄綱非機關之可隘維摩經不二法門品曰文殊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文殊歎曰善哉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梵語維摩詰此云淨名達磨大士自西而來至金陵見武帝不契渡江至洛京居嵩山少林面壁九年始遇神光立雪斷臂求安心之旨而得髓焉豈非知音者也大陽今日也太無端如斯舉唱皆為剩語故自首身據款結案道各自珍重丹霞終不證父攘羊而反稱贊頌曰

不挂脣皮一句奇(必是舌在口外) 少林冷坐最慈悲(知恩有幾)

人須知此道非傳授(本自圓成) 立雪神光已強為(果是遲人)

檢點

師云若知無說說自解不開門未挂脣皮處分明指示君一自拈花之後面壁已來或豎拂拈槌或揚眉瞬目或吐納言辭或嚬呻謦欬設使千句萬句終不

離此一句是其所以奇特也菩提達摩雖則少林冷
坐九年用盡慈悲未有知恩解報恩者然是人人本
具箇箇圓成理本自如道非傳授亦假無絲玉線穿
沒鼻金針聯古錦於空劫以前鍛丹鳳於成平之際
用斯勤懇未得心安寧不剁肱特來立雪非是神光
勉強不得已而爲之也此乃奮先覺覺後之心興自
利利他之志爲禪苑規模叢林標榜幸勿未得爲得
未證爲證而懶墮不趣無上菩提者也只如到此合
作麼生行履即是還知明安丹霞大意麼妙舞縱饒
回雪態三臺須是大家催

第九十二則　大陽家風（家風）

示衆云密室不通風何消來壁鑿縱横契本眞妙用
無非應有知音可嘉者麼

擧僧問大陽如何是和尙家風（寒雲片片　暮鶴水潺潺）陽云
滿缽傾不出大地沒飢人（圓同太虛　無欠無餘）

師云門庭施設萬別千差入理深談一了百當世尊
在楞伽山告大慧大士曰非一切剎土有言說言說
者是作相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
眉或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謦咳或念剎土或動搖乃
至如是說法得無生法忍及殊勝三昧以至蚊蚋蟲
蟻無言而各辦事又衆跡蓋大士問世尊曰禪門說
要爲有一門爲有多門若有多者法即有二若是一
者云何容受無量無邊衆生而不迫迮世尊曰此禪
要門亦非是一亦非是多一切衆生性同虛空雖同
虛空各于身心自有禪門寬不共修何以故息口不
言冥合于理口爲禪門攝眼分別混合無異眼爲禪
門耳所聞聲了知虛妄畢竟寂滅猶如聾人耳爲禪
門乃至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攝諸塵勞入不二門
廣徹清虛湛然凝定此蓋吾佛略闡家風萬分之一
也故我諸僧門下心心相印祖祖相傳利道拔生妙
用縱横亦非一也大陽道滿缽傾不出大地沒飢人
子細看來所得甚簡施設彌寬不負問端盡情吐露
具眼衲僧分明薦取頌曰

荊山美玉何須辨（非智可知）赤水玄珠不用拈（非識可識）罔
象無心黃帝重（理契則神）卞和有智楚王嫌（情封則物）

師云荊山美玉卞和三獻而禍及於身赤水玄珠罔

象一見而肯加於已抱璞之事巳具投子頌古而脩
逑之益不復云黃帝遊于赤水之北登乎崐崘之丘
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亦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見
莊子喫口僻切詬口豆切罔象當作象罔此謂無心
合道道合無心既大陽家醜外揚惹丹霞如斯評品
幸勿獻直得曲逐句尋言矢上加尖空中著楔問你
諸人作麼生免得不恁麼去熱則趂涼寒向火莫將
閑事挂心頭

第九十三則　投子宗風（法嗣）

示衆云窮源究本豈容纖隙絲毫列祖分宗那許自
護方寸既諳恩歸有地非無稟受承襲欲要大家知
盡情須吐露

擧僧問投子青禪師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如見還不見聞似不曾聞）子云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關（英雄力破重圍）
僧云如何是相付底事（一狐疑了一狐疑）子云全因淮地
月得照郢陽春（淸光遍照左右逢原）僧云恁麼則入水見長
人（認著依然元不是）子云秖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智識徒勞）
（洞上贊得知）子隨後以拂子敲禪床一下（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

師云舒州投子山義青禪師初參蔣山元不契復依
浮山遠會遠預夢蓄俊青鶻既見師至遠爲曰汝應
其鮮矣令看外道問佛因緣前後三載一日遠曰汝
記得話頭麼試擧看師方擧遠驀以手掩其口師豁
然大悟先浮山遠見郢州大陽明安禪師機相契遂
傳宗旨明安以皮履布直裰付之遠辭曰某已有得
處安歎曰吾一枝遂無人也遠曰洞上宗風實難紹
擧和尙年尊無人承嗣某當持此衣信轉相付囑安
許之曰他時得人以吾偈證明遂書偈曰陽廣山頭
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繁茂處深密固靈根其末云得
法後潛衆十年方可闡揚暨師相契付大陽頂相衣
頌囑曰代吾續大陽宗風善自護持嘵迄至於今兒
孫不墜枝葉與榮此豈非應異苗繁茂之遠識者邪
這僧恁麼問投子與麼答宗中辨的量外機事存
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曉會得也無其或莽鹵漫汗
更看丹霞分析頌曰

瑯琊枝上玉花開(異苗翻茂處 千載果香新)風遞祇香遍九垓(無處不聞)勿謂乾坤成委曲(休論曲直)韶陽親見睦州來(有緣)

師云陰陽不測謂之神異種同根漏泄春叢林中金果樹玉花瓊藥葉常新自此聯芳續焰光映叢林匝地普天香分覺苑勿謂乾坤委曲休云根種非同諸方仰羨而接活靈枝一兩普潤而不離心地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初參睦州陳尊宿扣其門陳問曰阿誰門曰文偃陳開門把住曰道道門無語陳曰秦時轆轢鑽遂托開以門掩折右足門因發明大意陳指游雪峰歷堂乃出衆云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峰下座把住曰因甚到與麼門以手拭目後歸雪峰道振叢林後遷雲門名重天下投子雲門異派同流至今源遠不絕續佛慧命大顯曹溪之道者皆出二師道力致之然雖還有知恩報恩者麼笑把金針穿斷線殷勤分付到兒孫

第九十四則　投子示衆(咄走)

示衆云莫沉死水應須換步移身勸落今時切忌走南掠北非止理圓言偏其由言生理喪只如空劫以前合作麼生話會

舉投子示衆云若論此事(老老大大)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跡羚羊挂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一步六門其或賓主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言陳乃玄路傍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從眸不勞相見

師云理極忘情莫可追了無毫忽涉思惟不留蹤跡難為妙點檢將來未是奇不見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直得偏圓互換事理該羅獨處自由縱橫無礙豈留朕跡那墮偏方萬疊群峰倚附空而聳翠一輪杲日昇曉嶠以堆紅由是耀古騰今輝天鑒地直得金龍踴躍玉兎奔馳明暗全彰形容不露提從問答不無玄唱玄提將欲敷揚併却狂情狂解直饒脫體無依未是十成一句還有具通方眼者麼便能覿面相呈畢竟是何眼孔(瞎)頌曰

水澄月滿道人愁(歡喜未盡 煩惱早來)妙盡無依類莫收

（由百自在）劫外正偏象帶路（七通八達）不萌枝上辨春秋（高著眼著）

師云語忌十成正雖正而不應居正機貴回互偏雖偏而莫滯於偏所以道澄源湛水尙棹孤舟古佛場中猶乘車子爭肯教伊向死水裏作活計到此地面活鱍鱍轉轆轆方有少分相應雖則水澄月滿一念萬年正是道人可愁慮處何也有德非爲德無功始是功到這裏直得妙盡無依功成不處萬類千般莫能收管有時橫身劫外有時垂手鄽中正去偏來無非象帶遍邊那畔不滯有無只此建化玄門便是抄直要路若也於斯洒洒落落了了明明不枉向不響山中善通音耗未萌枝上能辨春秋喚還達此意麼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宮商

第九十五則　投子拈香帝王

示衆云金輪統御應須端拱酬恩玉燭垂祥當可殷勤賀德通方衲子何必懷疑本分宗師自知下落有解山呼者麼

擧僧問投子和尙適來拈香祝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芥城劫石知無數在了區區浸挍量）子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瞻之仰之實難思議）

師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不勞思慮雖是言言見諦句句超宗莫使四臣逓相鈍滯他旣舌頭無骨汝合眼裏有筋別辨靑黃品度甘苦自古以來世法佛法了無二體君聖臣賢兮則內外相應河淸海晏兮則中邊寧謐是故曹洞宗風全明尊貴一路傍參回互拱密威嚴不犯當頭潛通妙用由是投子答以月籠丹桂星拱北辰若使向高遠邊折倒徒勞研額枉費精神當於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處得言句總持具游戲三昧不枉輔弼輔國盡孝盡忠更看丹霞若爲話會頌曰

六國淸平賀聖年（萬歲萬歲萬萬歲）珠簾高卷月明前（光含萬象影澄千江）金輪那肯當堂坐（至化無爲）不用丹墀擊靜鞭（宮漏密傳人悄悄宅香經裊院沉沉）

師曰楞嚴經道一處成休復六根皆解脫高沙彌亦云長安雖鬧我國晏然是知心王安帖六賊難侵根根塵塵而不涉干戈莽莽蕩蕩而了無邊徼所以道

十二處忘閑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以此淸平賀聖年則不亦樂乎直得珠簾高卷玉殿深沉國國陵月當天細細淸風聚竹金輪聖主坐不當堂鳳闕朝臣行須出戶何必丹墀報響謳鼓聲催心城穩帖而同賀堯年性海澄渟而咸歌舜德理無不遍事無不周忠孝兩全是非一揆還能如此知恩報恩麼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第九十六則　天寧誰家曲

示衆云一花五葉密固靈根萬古千秋長呈嘉瑞若不侵陵雪色焉能漏泄春光箇中靈利衲僧不可漫汗莽鹵

擧僧問東京天寧楷和尚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知音不在頻頻擧達者須知暗裏驚）寧云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繞露海雲遮（不教人見轉風流）

師云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掩耳淘汰有年遂嗣其法開堂後數遷大剎大興祖道大觀二年春開封尹李公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敕命至師迎謝曰某辭父母出家時嘗陳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授之師確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徙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吏曰何有灸瘢耶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師以法語施之獲益尤衆靈源淸禪師評曰夫楷公大士也其建志立行當業有根本豈悠悠者之所能知因贊其像曰惟唐正觀靈潤投驩匪移所守能適其安乃曰此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今日淄州楷公亦

云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媚草夭花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辜恩者師祗滔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僅數百人日食粥一杯故多引去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花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而逝當遭黜時佛光餞云面皴如冰裂脊骨硬似鐵著輛破草鞋踏退澄潭月韓國餞云不受囊封老古錐到頭脫下祖師衣一場弄險驚天地誰信長空利劍揮恁麼學來還知芙蓉家風麼還知所嗣宗風麼俐利漢領略取當向金鳳夜棲無影樹處子細攷詳試於峰巒纔露海雲遮處分明體究既恁正偏兼帶不無事理融通休做有心知莫作無意會宗中辨的量外轉機者自有丹霞爲伊開解頌曰

等閑無問豈安排何必切切 一句全提隱顯該分身兩下看

薄霧依依籠古徑難辨高低孤峰終不露崔嵬那分向背

師云洪鐘在架任扣擊以騰聲明鏡當臺從嬙妍而現影苟或不扣不擊無妍無孅何聲影而可煩耳目者哉既待臨機不讓應須爲衆全提非圖半暗半明莫便似見不見若解該羅法界休愁不入玄門倜儻縱橫自忘計較可惜依依薄霧籠古徑以萋迷傷嗟矗矗孤峰隱崔嵬而不露雖恁韜光晦跡安排接物利生不消更問誰家試聽無生妙曲汝諸禪者還曾聞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

第九十七則　天寧夜半對機

示衆云空手把鋤頭今秋洪好收步行騎水牛念念不停留擬涉思惟處隄防害口羞

舉僧問天寧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句開口即錯 寧云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但得隨流妙何妨苦撐舟

師云日午猶虧半烏沉始是圓幾人能曉會明暗未分前當於空劫之際眹兆之初一念不生纖塵不立淨躶躶赤洒洒處轉身吐氣不守寒巖不沉死水還心月以恒明使迷雲而殄滅所以道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故向第二門頭入鄽垂手接物利生雖則

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而豈知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是知雖在今時而不落今時這僧若能心不附物語不立玄何必低情下意取覆他人致使天寧搖篙鼓棹罷釣收綸道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可惜不遇金鱗空使虛勞心力寧免丹霞向正明不露處依稀越國彷彿揚州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一點（分明）月印江天明似鏡十分（光彩）隱顯無私位不該二邊（莫立）依稀擬動成偏正（中道難安）

師云眼似流星心如湛水六國安寧非無儀軌向更深夜靜浪止風恬杜絕辭源時慧燈沉影照燭盡天況象皎月復印澄江上下冥通若軒轅之寶鏡內外交徹勝照膽之良規隱顯無私晦明有準雖是排班無位大屈指不倫流其間該括意趣非輕擬之則動落今時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議之則靜沉死水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直得正偏象到事理雙明不偏粘無窒礙放教活鱍鱍免致死郎當方有些子少分相應還能恁麼措置麼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

第九十八則　天寧上堂法身

示衆云法報化三身是非只爲多開口體相用三大煩惱皆因强出頭離心緣莫錯尋思離言說休胡議論有喫火不燒舌的衲僧且道是誰

舉天寧上堂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黃金雖貴落眼成翳）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用藏木杓）若也（作先祖讎醜）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認爲鞍橋作你耶下顎）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塞爲不成驢亦失）法眼未得通明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淸風兩穩竹）山云法身無相（承言者喪）如何是法眼（白露一庭松）山云法眼無瑕（滯句者迷）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明眼人前一場漏逗）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六六三十六）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九九八十一）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水長船高）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泥多佛大）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明（起初不過作家到底番成骨董）如流俗闔閭裏物不能捨却（養病喪軀）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自作自受）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爲憐三歲子用盡一生心）勸汝諸人

不用求眞唯除息見（恒得本 莫逐末）諸見若息昏翳不生（眼中除幻翳 元不有空花）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猶有這箇在）諸仁者還會麽（氣急殺人）良久云（月色靜中見 泉聲深夜聞）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儱能明自已 何必問他人）

師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所以道把住則眞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縱汝恁麽會得須知向上別有一竅只如向上一竅汝還會得麽老僧遙指猿啼處別有靈蹤在上方恁麽看來不是依他作解亦非蒙昧兩岐若要法眼通明除是恁般會取雖夾山住潤州京口竹林時如此祗對法身法眼已被道吾點檢指見華亭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別山不見道起初不遇作家到底驟成骨董所以天寧聘不唧留忍俊不禁向石頭上栽花虛空裏釘橛非唯與伊解黏去縛抑亦教汝脫洒磬快諷不可作靈俗語計較亦不可用理趣研窮不見天寧貢罰夾山學處如流俗閭閻裏物被情關識鎖累帶平生所以天寧向直截緊要處不惜唇皮爲伊指示於良久處再三撈摝苦口叮嚀是汝本有眞性何須向外馳求未免丹霞重宣此義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以一貫之行人何必歷艱難（不勞費力）從今莫買孫賓卜（禍福無門）龜殼無靈不用鑽（唯人自召）

師云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其實道合平常平常合道故云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管不作心決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而杖其萬一者邪修行之人若能如此行歷何必忙拖竹杖緊繫行纏撞東磕西走南掠北向枯骨上咽咬畢竟有甚麽汁恁麽省去不消你相形問命而取吉凶孫賓卜者按本傳孫賓孫武子後善兵法設減竈之術敗龐涓於馬陵以此名播天下世傳其兵法今禪門謂設鋪市卜不知於何而得是說學者詳焉賓因臏其足故更名臏眦忍切臏蓋刑名去膝之謂也鑽龜咨莊子云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自宰路之淵予謂淸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而占之神龜也漁者果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殺龜以卜吉凶及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咦朕兆已前如委悉何消掐筭問陰陽

○證下疑脫上字

第九十九則　保壽上堂 杖笠

示衆云信手拈來無非恰好全身放下何必商量較得擔向面前免致橫檐背後有會得的麼

擧大洪保壽恩禪師上堂拈拄杖云得自天台絕比倫 少實弄 從來無葉又無根 看怎生 有時扶過斷橋水 同行無與伴 幾度伴歸明月村 步步相隨鎖 雖然如是也不得無過 知人得 驀香臺一下便下座 象骨巖前弄蛇手見時做 臨老知證

師云隋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衞之黎陽人族劉氏世以武進家嘗事佛其母禱子夢佛所謂阿羅漢昇之既娠生師果有殊相未冠學方略擢第調官北都忽厭塵境請於朝願謝簪紱求出世法上詰其故師曰臣粗死王事何足以報厚恩唯有熏修之功庶資冥福神宗歎異親灑宸翰賜名報恩就都福壽寺受戒謁投子子問天明也未云明矣曰明則卷簾師從之忽開悟白子子印之巾侍有年丞相韓公請住少林紹聖初詔收大洪律居爲禪林命師爲第一世崇寧二年詔住京之法雲五年復還大洪宗風大振居一日上堂拈拄杖云得自天台絕比倫從來無葉又無根古人爲人至切徹底情深要汝等諸人向拄杖頭驀取本分一事雖無枝葉根苗已早狼藉遍地又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果然克已從他道雖然如是也不得無過知之滅半何必云云故擧禪牀一下便下座方信道不如歸去便歸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嗣雲門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貌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林泉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雖然兩段不同大抵用處不異更看丹霞如何科判頌曰

此樹不從天地生 何處將來 登山涉水承渠力 知恩有幾人
如今撥向亂峰前 甚底大如劉捨 免致叢林爲軌則 已是強生節目

師云人人本有箇箇不無匪假陰陽而可生成豈干造化而能製就不須九節何用過頭此筇竹無影無形類靈壽非長非短雖是登山涉水承他恩力其奈

○樹疑杖

倚墻貼壁伴我安閑不如掛向峰前抛在腦後不勞解虎寧用敲風禪床角ㄙ立多時法座傍暫別少頃路置叢林軌則且停覺苑規模但肯念玆在玆較得無事生事何也幸自可怜生

第百則　三界唯心示衆

示衆云頭頭上顯莫教鵠過新羅物物上明休似蝎螫故紙搥頭磕額兮時時示時人攔街截巷兮時人皆不識有具眼者辨看

擧保壽上堂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檻外雲生簷頭雨滴(過物意移)潤水滿如藍野花開似織(弄假像眞)此時若不究根源謾向當來問彌勒(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還會麼(按牛頭喫草)不勞久立(深對暮擊)

師云神鼎諲禪師少年時與數耆宿遊南嶽一僧擧論宗乘頗博徵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諲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諲曰其義如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摐然諲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諲以筯挾菜置口含胡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諲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林泉道苦口是良藥逆耳是忠言端的了達唯識唯心之旨方寸間何物而可窒礙者耶故保壽云檻外雲生簷頭雨滴潤水滿如藍野花開似織嵩禪師唯心訣亦云殿樹庭柯各挺無邊之妙相猿吟鳥噪皆談不二之圓音此豈非塵塵爾法法爾若也於斯蹉過枉盼龍華不如各自歸堂免勞久立保壽既恁慈悲丹霞怎不讚詠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三界都盧一點心(認著依前還不是)檻外桃花春蝶舞(色即色時經話會)門前楊柳曉鶯吟(聲非聲處細參詳)

師云覺性圓明靈知不昧十世古今無非擧俗過去過去兮雷聲眞空未來未來兮波濤性水何止欲界色界無色界總乎一心盡空法界亦由唯識相分所攝而豈知僧問瑯琊覺和尙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之所謂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至若檻外桃花門前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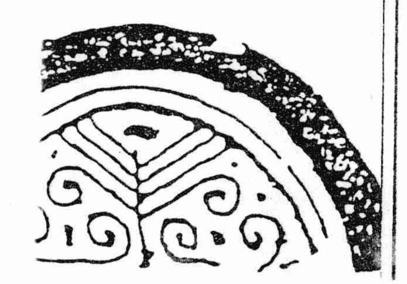
柳任翩翩之蝶舞縱恰恰之鶯啼那消箇聽之不聽聞之不聞聲色純眞了無異念還能如是麼山河草木揚眞歸花月樓臺演妙音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六終



柳塘外集

宋・道璨 撰





晞髮集

宋·謝翱 撰

柳塘外集詳目

提要
卷一
五言古詩
陪山泉登芝山和文正公舊韻
水月軒　題物初蕙闌
仙巢海棠洞　野水横舟
月窟　蘭溪夜泊
贈觀妙道士
題源虚叟廬山行卷
題於潛西菩兼山閣參寥受業
題會稽孫竹閣望梅亭
和雨崖吳提刑奉母夫人雨中登魯公亭
喜雨呈梅石趙都大
寄題瑞昌簿廳景蘇堂墨竹
和臥龍招隱吟
和梅邊汪提幹
和童敬重　潛上人求菊山
送愿上人過雪竇兼呈弁山衆語
雪菊幷序
紀夢　贈明侍者
吳太淸有遠役以詩寄別次韻
蹋雪下雲居山宿崇壽寄草堂
和郭澹溪
送西苑徑上人見深居馮常簿求寺記
七言古詩
和蕭太山韻相士李月齋
和滄洲尙書送坦上人
題饒德操關子長紫芝詩軸
送誠上人　題善住閣
題和山推蓬看梅
寄題趙山台蓮花方丈
和鄭半溪　和騰可趙司戶
賦張寺丞樗寮　樗寮生日
和余山南僉判淸溪觀荷
五言律詩
和陳東廬提幹
和吳山泉知府
和馮叔炎梅桂二首
和致軒送余魁
哭馮深居常簿山即事原韻
和致軒趙使君午日讀騷
七言律詩
西湖除夜　送松岡黃提幹
和恕齋吳提刑秋陽菴居
和鄧講書
賀恕齋除兵部侍郎
和謝君澤題弋陽桃花寺幷弔鄭盤翁
和楊在軒劑院
和君澤謝主簿
和耕道趙制幹與賈秋壑同科
和謝君直新除史館檢閱
和山泉喜雪
和春谷趙泉使賀端齋趙憲使喜雪
和菊隱陳知縣西庵有感
七言絶句
上安晚節丞相三首
迎晦靜湯先生
寄無聞知侍者
題水墨草蟲
過桃花寺懷東叟
疎山問竹　立秋　睡起

過舅氏宅　超師房
悼延慶教僧
送薛野鶴子侄過洛陽秋壑
制使
和南屏湯司戶
寄題高大清東村
和蔡提幹二首
和吳山泉萬竹亭
陳了翁祠
和恕齋濂溪書院二首
和題洪內翰埜航
題信國墨梅
病起和徐處士幷寄致軒二
首
讀陸雲西志供定城墓有感
書呈子勉總幹三首
和淵明祠　和慶兄覽鏡
和紅梅　懷舊業　投筆
爲鄧子煇賦拙齋　釣臺

卷二

銘

硯幷序二首　琴幷序
鳳咮硯　鏡　石鏡幷序
無學寮　書儲
功甫　飲綠閣幷序
薦福刻漏幷序

寶林土地堂鐘
瘞筆塔幷序　雲谷軒幷序
雪廬幷序
見山樓幷序　倚林幷序
竹林幷序
雪嵒幷序　歸雲幷序
越臺幷序　絕岸幷序
初叟　雪岡幷序　梅莊
竹澗幷序
樵廬幷序　寤窗幷序
秀嵒
是亦樓幷序

記

勳節堂記
歸元庵記　錦屏山記
雙竹記　景福寺輪藏記
重修寶華寺記
重修普濟寺記　竹軒記
疎山砌路記
處州麗水縣寶溪濟庵記
慈觀寺記
崇壽寺記

卷三

序

送一侍者歸日本序
橘林詩集序

雲太虛四六序
周衡屋詩集序
潛仲剛詩集序
營玉澗詩集序
韶雪屋詩集序
仙東溪詩集序
送然松麓歸南嶽序
送省東岡歸白雲序
送一怡雲序
送訥蓬寄坦竹州卜築序
送源虛叟歸蜀序
送清溪翁序
贈開圖書翁生序
石門進禪師語錄序
能侍者編無準語錄序
宗門會要序
西湖高僧傳序
大光明藏後序
空明頌集序　無岸序
頑極序　方石序　即山序
瘦岩序
海翁序　洪崖序　古泉序
無照序
止堂序　梅峯序　竹洲序
別峰序

文

薦福法堂上梁文
感山依雲閣上梁文

疏

佛成道　襯火醮靑疏
明州翠崖火后過日本國化
修造疏
求僧疏
正續入內化裝佛藏疏
徑山化楞嚴會香燭疏

書

上方侍郎蛟峰書

卷四

塔銘

天池雪屋韶禪師塔銘
石霜竹崖印禪師塔銘

墓誌

中沙張公先生墓誌銘

壙誌

誥封贈孺人先妣吳氏壙誌

祭文

赴開先告先人墓文
祭逢原兄
笑翁和尙奉安先世祠祝文
靈源叟祭母
祭無準和尙
[illegible]

祭先師塔
祭癡絕和尙五章
祭育王無極和尙
上人祭父　笑翁祭余參政
無準祭開首座
無準小師祭老彰
祭幻庵　祭實上人
東谷祭李寺丞
祭南康昇老宿
天童祭鄉人　祭安危峰
祭明州鼎上人
同參祭明晦室
孚藏主祭壽無量塔
祭徑山滋都監
祭樗寮張寺丞二首
諸山祭雲大師
祭毛提刑　祭珏月窻
諸山祭靈草堂
彌頑極祭豐提刑
下竺諸公祭雪航
祭下竺信閒雲
法眷祭信閒雲
珂上人祭文
祭靈鷲果南澗講師
毛提舉燭湖菴焚黃文

柳塘外集

景清四庫全書鈔本

柳塘外集　別集類三宋

提要

臣等謹按柳塘外集四卷宋釋道璨撰道璨字無文姓陶氏南昌人咸淳間嘗主饒州薦福寺所著別有語錄故此以外集為名釋氏以佛典為內學以儒書為外學也其詩邊幅頗狹未能脫蔬筍之氣而短章絕句善用其

短者亦時有清致如題水墨草蟲陳了翁祠和恕齋濂溪書院諸作未嘗不楚楚可觀沙中金屑固亦不容捐棄矣雜文中送一侍者序一首乃為日本僧作考宋史外國傳所載自太宗時奝然入朝後屢有倭僧奉貢迄南渡后復見僅紀其國舟飄至內境數事至嘉泰三年以後遂絕不復書此序作于淳祐戊申稱其來國六年一日東歸十年來日當王

淳祐三年殆求法東來非充貢使故史不得而載之非漏畧也集凡詩一卷銘記一卷序文疏書一卷墖銘墓誌壙誌祭文一卷宋以來諸家書皆未著錄

國朝康熙甲寅釋大雷始訪得舊本釋元宏燈岱因為校正鋟版書雖晚出而核其格意確為宋末江湖之體不緣贗造考吳師道禮部詩話已載其題蘇堂竹一首則宋代實有其人疑當時名不甚著僅彼教自相傳錄故閱數百年始見于世云乾隆四十三年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柳塘外集卷一

宋 釋道璨 撰

五言古

陪山泉登芝山和文正公舊韻

培塿視崔嵬眼高如許哉舉頭天在上四面景皆來漸老成多病晉山又一回盡供詩世界霽色為君開

水月軒

江水清無底江月明如洗開軒汜清明道人清若此春風不摇江面波春雲不載江頭雨天地無塵夜未央照影軒中惟自許我來風雨夜漫漫水月俱忘無表裏笑拍闌干問阿師水在月兮月在水

題物初蕙蘭

花短秋意長神清顏色少筆端有西風國香來未了

仙巢海棠洞

領客坐花陰飲客酌花露先生自家春八荒一牖户淒其望前修一枝閲世故鶴車來不來東風吹日暮

野水横舟

望之一葉輕即之萬鈞重天風吹不去世波摇不動送盡千帆飛濟川已無夢月冷蘋花秋此興白鷗共

月窟 三題為徐竹堂吟

鑿開渾沌竅豁見天地根舉瓢酌桂漿引足蹈崑崙湛然一精明身外無乾坤我欲從之遊雲深入無門

蘭溪夜泊

我泛浙西船夜泊蘭溪岸蓬窗坐不眠縣鼓鳴夜半橋上趂墟人往來徹清旦辦此朝夕勞不博一日飯複氈睡正煖閉户有人嫌夜短

贈觀妙道士

妙處不可觀可觀非是妙杳杳無方所冥冥無朕兆我觀三十年力盡不能透及其會心時忻然惟一笑碧桃開晚花黄鸝囀春晝大哉衆妙門老子親傳授

題源虚叟廬山行卷

胸中有廬山筆下有廬山窗下有廬山眼中有廬山别

山十七年見山一日間韵險落鬼膽語妙破天慳永懷看山人恨不同躋攀摩娑青石硯負山良厚顔天風幾時來乗之欲西還

題於潛西菩兼山閣参寥受業

青山在屋頭易見甚難識如玉有碎氣如土有正色平生萬里眼付此千丈壁雲行山欲動雲深山更碧動止同一機兼處貴自得心外無青山身外無周易安得識山人倚闌論未畫

題會稽孫竹閣望梅亭

梅溪在屋東梅溪在屋西舉頭東西望古意入雙眉彼溺猶已溺彼饑猶已饑皇皇聖人心萬世同一機誠明與物欲方寸分町畦火然而泉達擴充無邊涯禹亦何人哉勉之宜及時

和雨崖吳提刑奉母夫人雨中登魯公亭

白髮照黃花薄晚散幽步何年乗五雲來自三神嶼膝下千載人富貴等儒素西風天地秋細雨江城莫酒酣拍闌干憂時起愁緒懐哉平原公孫忠乃吾與重此一臂力日月容易去

喜雨呈梅石趙都大

久旱天地焦酷出秦法外一雨中夜來漢兵起豐沛萬物皆吐氣昭蘇脱厄會憂國有天人愛民如子輩心香徹九閽化為雲霧肆生意一萬里直在方寸内老農相與言曉晴坐牛背

寄題瑞昌簿廳景蘇堂墨竹 有序

東坡以黃移汝別潁濱於高安過瑞昌亭子山題字石嵒點墨竹葉上至今環山之竹葉葉有墨點王北麓主瑞昌簿移植廳事扁其堂曰景蘇蓋簿廳東坡夜宿地也

一葉復一葉世道幾翻覆一點復一點書脉要接續親見長公來一節不肯曲見竹如見公北麓能不俗回首熙豐間幾人愧此竹翰墨直枝葉點化到草木長公有深意此事付北麓

和臥龍拾隱吟 孔明卧龍在南陽朱晦菴卧龍在盧山

武侯與晦翁千載兩名流各以一臂力能鎮百世浮神游天地間或為山阿留心期有佳人駕言寫幽憂水流崖華開山空明月秋桂樹影團團乳鹿鳴呦呦薦菊秋盈筐酌茶花滿甌兩翁來不來徘徊駐歸騶

和梅邊汪提幹

我夢稽山陰茂林映修竹鑒湖八百里眼看不盈掬管領天下清此樂梅邊獨幾欲驅車去雲根夜同宿山空

秋月明安期未可卜蓬萊水清淺褰裳同往復徑謁蔡少霞不待青童覆共草新宮銘調髙語圓熟

和童敬重

空山木葉下坐觀不二門茶香舌本甘直探天地根兩袖江海風眼前見夫君十年戎馬間未廢詩與文逐禄士之常一廉戒萬想六經在日用論說漫深廣躬行能尺寸光燄長萬丈世波易溺人外此無保障

潛上人求菊山

具郎號菊山秀色已衰朽潛郎號菊山清香滿襟袖天地一東籬萬古一重九絕愛陶淵明攬之不盈手後人不識秋多向籬邊守璨璨萬黃金把玩豈長久西風容易老回首已如帚因潛憶具郎有淚如苦酒

送愿上人過雪竇兼呈弁山

去年無準死今年癡絕喪二老百世師一去空天壤玉磬與天球滿耳皆新響堂堂萬鍾鳴横列乳峰上愿也天台來雙眉擁青嶂要見乳峰人不作行役相碧樹明

秋花吹香上藤杖長松四十圍懸水一千丈到門相見時為我問無恙

雪菊 并序

山泉圃中有雪菊雪盛乃開今歲雪止再作猶未開也山泉有詩次其韻

大雪凍不死秋風吹不開許大天地間受得一氣歟生意在根本肯赴陽和回要從梅兄游一笑霜雪堆六花已飛舞槁悴如根荄下有返魂香英英死不摧老仙造

化手妙處能奪胎喚醒萬黄金桃李皆奴僕對花酌老
仙高致誰能陪東籬有佳人萬步招不來

坐圓常江天軒聽諶西江示衆語

三洲相接連斷處直如割中洲二十里平沙淨如刷雲
開天四垂雨晴山一抹綠波三萬頃乞與漁翁撥納之
窗戶間道人巧點綴我來不忍去倚闌腕欲脫草青烟
冉冉柳靜浪聒聒天風駕滄海奔突不可遏忻然見此
翁句臉眼能活遡流欲從之水深春岸闊

紀夢

我不識靈溪夢向溪邊去溪遶屋頭流橋通溪上路軒
窗水面開水清石無數者煮茶僧請詩茶香竹當戶花箋
暈淺紅霜毫脫毛兎引筆信手書波峭含韻度置筆喜
語客眼明失沉痼夢覺秋滿床殘月挂庭樹病眩二十
年萬花舞深霧夢中能楷書以我心念故人生孰非夢
百年等是寓便欲驅車去傍溪縛茅住但恐秋雨來溪
深不可渡

贈明侍者

好詩無音律至文難言說學之無他術先要心路絶兀
坐送清晝萬事付一拙如是三十年大巧自發越萬象
赴陶冶百怪乞提挈興來忽運筆妙處無前哲古來翰
墨士外此別無訣明也江南來俊氣方烈烈乘潮觀海
門入越探禹穴須從言外參莫向紙上竊此方吾必秘
爲子輕漏洩慎勿語俗子只可自怡悅

吳太清有遠役以詩寄別次韻

宇宙入八窗芙蓉製衣裳兩眼挂萬古深柱書傳香筆
端膚寸合要作天下凉餘事亦演雅簸弄正未妨顛倒
走百怪陸離羅衆芳氣焰壓牛斗何止萬丈光笑他兒
女曹白道空茫茫秋風三尺劍塵土壓下方斫却月中
桂及此鬢未蒼我欲援北斗酌以椒桂漿文章於此道
太山一毫芒洙泗到伊洛波瀾正泱泱多少遡流人褰
裳復回翔孰知方寸間一葦直可航勉哉吳夫子此事
當毋忘

踢雪下雲居山宿崇壽寄草堂

別山三十年見山雙眼碧山靈喜我來一笑作戲劇縱橫萬花舞變亂山顏色圭璧拔地起自在羣玉國去與紛莫留下足深沒膝凍合坡長短石礙路剞側躋攀脚未穩失勢落數尺平生江海履常患天地窄立處貴穩客取道貴徑直只要緩步行不在多用力秖以到為期半途肯休息須臾到山趾坦途隨意適回看行路處倚天立青壁極愛山上雲長年抱幽石耐得許多清一夜逕相憶

和郭澹溪

秋氣入我窗秋風吹我裳可人溪上來語妙齒頰香餘味徹肝肺散作六月凉苦吟有天知不知正無妨譬如蕿生蘭無人亦自芳明珠遺我把爛爛照乘光疾風駕滄海世波正茫茫老氣蓋九州老眼臨四方黃塵暗長淮蒹葭色蒼蒼醉草馬上檄舉瓢酌天漿雲開帝星明妖彗収光芒長江砥様平鷗鳥水泱泱照影東湖濱矯首看橫翔釣竿拂珊瑚凉意滿歸航到海得明月寄我毋相忘

送西苑徑上人見深居馮常簿求寺記

西苑寶峰麓占地寬一弓梵放縠青冥與峰相長雄鬼域何方來包舉歸提封樓鐘不敢鳴僧趨鄰寺鐘徑也鐵石姿直欲箋天公天高不可叫虎豹守九重六年長安道往來如飛蓬雲開日正杲死草生華風青山復入手畫埽狐兔踪魚鼓發新響松桂還舊容掘地尋泉源鋤荒理菊叢桃李一家春萬古無異宗玉色十丈輝秀潤淨磨礱大書付誰氏千載深居翁他年來讀碑病眼摩朦朧為碑三夕留卧聽寒巖松

七言古

和蕭太山韻相士李月齋

心明於月過於月廣寒有殿無城闕不須更服九轉丹目光射人如月寒凌烟閣上公侯像未必肩如山字様玉川地上蟣虱臣未必文章非此人口眼分明天不夜

輸與月齋擅聲價

和滄洲尚書送坦上人

貂蟬換却韋甫冠十年出入鵷行間天門九重虎豹惡手攜諫疏歸掩關白鷗浩蕩滄波闊冷看諸公治三窟庭院無人春日長尚記向來頻往復平生眼裏無機雲建安餘子不足吞別起枝葉見根本滄洲語上人將底訓公恩

題饒德操爾子長紫芝詩軸

郭家墓田土花碧輪菌紫芝大盈尺淋浪雨淚種得成不識春風生長力晴雲練練依遲岑霽月烱烱懸崖陰苦心實竹誰賞識青山重疊黃泉深兩翁落筆九天上發煇潛德光千丈此卷長留天地間靈芝萬古常無恙

送誠上人

長安城頭秋日黃長安道上秋風涼游子念親從定起一衲卷雲歸故鄉七月八月吳楚路十里五里東南疆遲知子母相見處籬落黃花吹晚香我母今年六十四

千丈白髮應滄浪石田茆屋歸未得西山幾度明斜陽因送君行發深省天地闊遠愁茫茫他年相尋君勿忘楊柳當門水滿塘

題善住閣

閣前溪水聲潺湲閣後山色空嶙岏取之不得舍不得善住道人如是觀浩蕩春風滿天地飛絮游絲無定處去無所至來無踪善住道人如是住有所住兮成守株魚止濼兮鳥栖蘆無所住兮成漫浪空中迹兮鏡中像道人一笑琛琳琅住不住兮吾已忘閒倚闌干春晝長眼看白鳥浮滄浪

題和山推蓬看梅

沙頭寒聲入蘆葦沙際暝烟濕微雨踈花明在樹梢頭吟身卧在船蓬底相看一笑大江横白鳥不飛天似水逃禪英骨閟九原楮郎有神呼得起倔強横枝不受屈玲瓏孤標淨如洗春風滿面吹不開氷雪滿身凍不死歲寒心事誰得知大似和山隱君子我有扁舟蓑笠盟

欽定四庫全書 柳塘外集 卷一 十三

落在吳頭并楚尾挑燈今夜不成眠免得相尋來夢裏

寄題趙山台蓮花方丈

四壁縱横都十尺門對若耶溪水碧晝闌漠漠吹香風
綠窗練練浮秋色中有詩家白玉顏飲露沐芳度朝夕
當軒大坐眼波横只許詩人來入室

和鄭半溪

詞林丈夫安晚氏筆端有口吞餘子阿戎在傍横點頭
萬言不直一杯水文詞於道秖毫芒枉勞平生兩鬢蒼

落花植實願自 缺

和滕可趙司户

可人久別喜逢迎分坐南窗曉放晴竹所多時無此樂
梅兄一笑讓渠清字如晉棣神饒韻詩比唐人語更精
雋永章編有真味更須分我一杯羹

賦張寺丞樗寮

樗寮先生千載士草木有誰同臭味外無刀斧斫削痕
中有冰霜不老氣紅紫紛紛滿上林我自無心趁桃李
蘇秦張儀自縱横寵辱不驚魯連氏梁棟峩峩入阿閣
我自無心為杞梓杜喬李固自黨錮網羅不及徐孺子
故家喬木百世陰有此孫枝能蔽芾落去英華植本根
深培不朽聖賢事犧尊青黄互翻覆眼看世事如醒醉
願言善保丘壑姿留取清風在天地

樗寮生日

長庚流輝千丈強斗南夜氣浮耿光晉唐以前舊人物

翩然乘風下大荒平生厭官不愛做自歌招隱山中住
後園明月手自鋤多種山前老梅樹歲寒心事梅花清
滄浪白髪梅花明有時指花對客道此是吾家難弟兄
上國春風醉桃李過眼紛紛付流水禁得清寒耐後霜
幽獨何曾有如許今年枝間著子無黄金作顆應纍纍
想見日長庭院靜時時繞枝如哺雛摘来不用供調鼎
且與麯生相管領等閑一醉一千年莫遣東風吹酒醒

和佘山南僉判清溪觀荷

東風已老南風急浪蕊浮花和露泣翠袖盈盈波上來
相向美人如玉立軒渠一笑俱動容彼此一樣氷雪蹤
明珠散不論斛斗清溪化作驪龍宮大江以東北山北
時樣新粧皆失色古心一寸誰得知江上晚來數峰碧
普天之下率土濱容著不盡胸中春濂溪愛花我愛葉
難將此意輕語人探尋勝處到深杳兩眼眈眈天地小
不離枝葉見花實紅白紛紛跡如埽膝間不著無絃琴
酒中清濁時自斟興寄超然八方内身在水流香世界

綠雲冉冉撥不開樂地可中能許大中通外直真絶奇
一語能覺千古迷二百年後誰傳衣清溪滚滚通濂溪

五言律

和陳東廬提幹

髮白為憂時思家日念歸涉春問行李隅歲理征衣夜
雨繙書屋秋風把釣磯叮嚀舊僮僕拂拭蘚痕微

和吳山泉知府

亂來誰訪古杖屨竹邊聞小立真堪画閑談亦自文長

翁千載語中允百年墳寂寞廬山下幽尋獨有君

和馮叔炎梅桂二首

色香俱第一知已是華光風味嫌膚淺精神貴斂藏一
生雖抱獨千古却流芳若論調羮事還他一日長
風露透枝葉團團翠滿坡但教秋思足不必月明多騷
在誰招隱山空自放歌故家射科手折取莫蹉跎

和致軒送余甠

眉睫功名氣筆端天地春孰知心念苦秖與聖賢親味

淡有真樂眼高無古人金鑾行夜直坐聽漏聲頻

哭馮深居常簿

泛宅江湖上蕭蕭兩鬢皤秖知衣可典不厭客來多文
富家安有名高實若何身前身後事令我起悲歌

致軒趙使君領客及妻子入山即事原韻

戴家湖上宅近市有山林雨足四郊潤雲低晝日陰竹
蹊和翠溼松老受春深留得行窩住樓頭午漏沉

和致軒趙使君午日讀騷

君王愛不均不信問江濱却是一江水能知千載人仲
連寧蹈海百里忍之秦先死依蘭芷還他不二臣

七言律詩

西湖除夜

又来上國看新元細嚼梅花嚥冷泉阿母在家年六十
孤兒為客路三千身居東海滄波上心在西山落照邊
碧戶朱門楊柳岸不知歸日是何年

送松岡黃提幹

人物如公豈久淹極和平處極森嚴無心為祿長思去
直道從人肯避嫌學務躬行惟恐失貧於未仕不言廉
書邊大有閒田地有口從今只學鉗

和恕齋吳提刑秋陽菴居

截斷人間名利塵横塘深碧護新墳昏明不定霜天月
開合無心竹屋雲風雨對床差可喜乾坤萬事不堪聞
栽松種竹閒功課却為憂時一半分

和鄧講書

楊柳陰陰水一涯無邊天地入窗紗土階過雨苔生潤
竹逕無人草自花聖處工夫期我立吟邊生活賴成家
夜來夢泛滄浪水兩袖清風釣岸沙

賀恕齋除兵部侍郎

面無老色氣精明南海歸來住未成不道山中無宰相
要從恕上做功名雲屯萬騎西風急月浸三更夜柝清
謀國定知有長筴鵷雛不樹向南旌

和謝君澤題弋陽桃花寺并弔鄭盤翁

一曲清　十二闌分明常在画中安千年藥竈和雲暖
五色丹光徹夜寒魂夢不來懷好友山居能久是蒼官
葛翁顏色紅如染不信桃花樹上看

和楊在軒劑院

箭下曾親一鶚來一簑風雨霅川回近詩不逐唐聲變
燕服多依晉樣裁竹屋逢僧閒煮茗梅邊領客慣行盃
終當夜直金鑾去要試平生倚馬才

和君澤謝主簿

掉臂紛紛桃李場聲名暴耀急收藏春風未解瞻顏色
落月長思滿屋梁大學十年心獨苦天門一蹴日爭光
弟兄千載詩書澤染得人間草木香

和耕道趙制幹與賈秋壑同科

家近芝山傍淡湖城居清似隱人廬凌煙閣上同年在
光範門前一字無信口語言多得忌謀身術數不嫌疎
人生要是閒中好軒冕何須苦見拘

和謝君直新除史館檢閱

久矣常嗟豸角冠未應上綴史臣班名高自是難推去
才大如何愛得閒齋閣不須垂絳帳精神留取上蓬山
散人夢落滄浪外白鳥冥冥去不還

和山泉喜雪

高下隨風自在吹縱橫萬里急還遲園林頃刻生春意
天地中間有此奇深入重城垂縛處不持寸刃令行時
夜來竹外生盈尺東損梅花人未知

和春谷趙泉使賀端齋趙憲使喜雪

蕊宮仙子下明湖剪水桃花更滴酥潔白十分天下瑞
光明一片剡溪圖園林春到何嫌早閭闔雲開不待呼
方寸去天纔尺五笑他上界覓元都

和菊隱陳知縣西庵有感 并序

半語未嘗及詩仙翁去逾年矣豈以此為欠
事故為余修未後供耶余平生夢中所作詩
文不能退憶一語而此詩能記六句吁亦異
矣返念夙昔感慨生死泣然書之

輕雲卷雨過簷牙楊柳池塘合亂蛙四壁月華春夜永
一年風物此時嘉詩當淡處工差退心到平時語不誇
睡眼醒來人不見杏花散影滿窗紗

七言絶句

上安晚節丞相三首

相國歸來卧舊山功名雖好不如閒向來北望中原眼
送在滄波白鳥閒
清於獨鶴瘦於梅小袖春衫晉様裁推出柴車人不指

前身曾住洛中來

日食何曾費萬錢只將苜蓿薦春盤俸餘不用肥奴馬
留買青山取性看

迎晦靜湯先生

向來九虎守天關已是無心便出山宇裏春風閑不得
又攜桃李種人間

寄無聞知侍者

手把黃花語後朝孤山雪後早梅時春風不管人無信

又要吹香上北枝

題水墨草蟲

蜻蜓低傍豆花飛絡緯無聲抱竹枝憶得西湖烟雨裏
小園清曉獨行時

過桃花寺懷東叟

主人去後客來過丹竈重重鎖薜蘿滿院碧桃花寂寞
春風不似舊時多

踈山問竹

坐對青青仔細看別來且喜尚平安山中歲晚風霜惡
不易孤標耐得寒

立秋

碧樹蕭蕭涼氣回一年懷抱此時開槿花籬下占秋事
早有牽牛上竹來

睡起

青青岸草綠於袍雨後江流數尺高庭院日長春睡足
幽蘭花底讀離騷

秋思

草根無數候蟲鳴月在梧桐樹上明庭院無人過夜半
自攜團扇繞階行

國祥齋中晚坐

鑪香燒罷欲黃昏風雨瀟瀟頻閉門聽得踈鐘林後發
上方道士正朝元

過舅氏宅

墻頭楊柳老無枝門外新泥淤舊泥因看兒童騎竹馬

憶曾隨母北歸時

趙師房

巖桂花開滿院香青莎葉底有鳴蛩人家只在西林住
鷄犬聲中又夕陽

悼延慶教僧

燈火青青照夜堂誦經辛苦早年亡白蓮花發秋池上
誰住池邊舊日房

送薛野鶴子任過洛陽秋壑制使

笙鶴孤雲宿子園寫詩阿買已能詩舊時先友今誰貴
紅葉花開有牧之

和南屏湯司戶

望斷南屏眼力窮吟邊不見玉璁瓏日長十二闌干外
誰共庭槐一院風

寄題高大清東村

浮花浪蕊易飄零看著桑麻眼便青荷鍤歸來春晝永
案頭重讀相牛經

和蔡提幹二首

新吟痛快底能加八月秋風萬里槎海上詩家無行輩
分明春雨一池蛙

落盡燈花獨倚闌四簷風雨夜漫漫也知憂樂先天下
不是推敲字未安

和吳山泉萬竹亭

風流不減晉諸賢氷雪精神已凜然歲晚莫教氷雪盛
聽他明月下青天

陳了翁祠 諱瓘

一窗南日照芳祠憂國空存兩鬢絲更化早知成紹述
平舟悔不用元龜

和恕齋濂溪書院二首

滿目青山滿面風誰云太極在圖中晦翁去後僧來少
苔滿空堂曉日融

洙泗淵源水一溪蘚花綠遍考亭碑白雲散盡青山出
一卷通書未寫時

和題洪内翰埜航

學海無邊心自謀天風滿櫂去還留夔源以後波瀾小
老却湖邊月一舟

題信國墨梅

太耐氷霜老玉關北風滿面不知寒無邊生意天難泄
春色教人紙上看

病起和徐處士并寄致軒二首

卧聞開到碧桃花病起情懷屬自家報到春風無可得

呼童洗鼎煮新茶

讀易年深眼易花尚餘心力到詩家日長更有幽憂病
臨罷蘭亭品建茶

讀陸雲西志供定城墓有感書呈子勉總幹三
首

汲水傷多井氷渾刈葵放手損葵根不能誤國寧歸去
無愧忠宣直下孫

到家差晚兩眉顰直氣輪菌吐未伸却恨青山埋骨早
不教眼見洛陽人

一艇東來公已仙午天花栁為誰妍深培根本存生意
把握春風有阿連

和淵明祠

一寸歸心酒得知門前官道是危機道傍也有人歸去
不似先生真個歸

和夔兄覽鏡

清癯骨相瘦觀流詩不能工滿面羞鏡裏新愁無一點

却因吟事上眉頭

和紅梅

姑射真人笑臉開肯將顏色涴香腮仙游曾向桃源過
引得春風上面來

懷舊業

雲滿空階書滿床開門對面是清江多時不看梅花影
閒却中庭月一窗

投筆

無心檢點筆頭春踈嬾從教到十分留取半生揮翰手

崖前無事學耕雲

為鄧子煇賦拙齋

歷盡風波學得獃全無伎倆口慵開門前不厭頻來客

要學聰明莫入來

釣臺

漢室興亡一聚塵山河社稷幾翻新獨餘七里灘頭水

只屬嚴家不屬人

柳塘外集卷一

柳塘外集卷二　　　　宋　釋道璨　撰

銘

硯 并序

姜叔堅臨川人其祖平圓公客所收古硯平圓遺物也求銘銘曰

秀潤而文剛方而温蹈德之渾浚道之源波及天下無斧鑿痕誰其似之我思平圓

又

外持正內守堅傳千古文章之印述百聖道德之言極滄海於一壑渺太華於一拳寶之哉淵古源

琴 并序

澄古泉所畜琴蓋治平巳巳惟廣斵後一百八十五年江西某銘銘曰

我英考在御四年聲教之在天下百世如一日和而不失其正樂而不失其節猗歟盛哉

鳳味硯

鳳味一鳴百鳥不敢啼春風矣周旋翰墨林相與鳴世之盛者文章鉅公也某也無文胡為乎相從哉

鏡

明不察淨不滓物以萬來我以一視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石鏡 并序

石鏡之義我友遠無外一序足以盡之矣他說不必可也而況於銘乎或謂無外之文不可無偶何惜乎銘銘曰

謂石即鏡光從何來謂石非鏡本來無埃惟石與鏡於無自性無自性中外明內瑩雲磨雨洗蘚駁苔封顧鏡者誰問取太空

無學寮

行亦學坐亦學無不學無所學如是學名無學

書儲

去聖云遠大道荒蕪爾豈遠哉存乎其書開闔啓鑰回向心初不見一法在門外者其斯之謂乎

功甫

安禪縛念不足以為工晝誦夜講不足以為功休心歛念不足以為甫寒焉而衣饑焉而食無為也無不為焉無不為也無為焉時乃功懋哉

飲綠閣 并序

閏藏主結閣湖光山色間請銘予摭東坡語

扁曰綠飲又從而為之銘銘曰

謂綠可飲山高奈何山果高哉嫩綠浮波夜雨新霽曉光融波翠如潑醅不壓自滴倚闌一笑和風薰人呼吸噏歘百體皆春松在屋頭竹在屋角招之斯來汝酬我酢踏月打門客何人哉我醉欲眠君去勿來

薦福刻漏 并序

坐禪為入道要門緩急後先必中度然後久之而不動予作院以是為先務寺距譙樓數里而中隔重闉風雨晦明遲速疾徐付之一夫之手予病甚比丘淨智自鑑湖山中來為置滴漏為壺五為籌二十有四鳴鼓以限更為丁寧以節點滴凡吐納抑縱之具以脩緩急有度起卧有節予之病至是而辭去予嘉之為飛樓百尺東序南向而貯焉施雖微而所關也大此予所以不易之也予一再來湖寺自門至寢無數室並不書而獨書此可以覘予心之所存矣銘曰

一點一滴神動天隨機括自行操之者誰翁張夜旦盈縮四時千歲日至毫髮不移燈寒夜短月老雲凄咨爾學人無怠無疲熾然作用一物不為坐以待旦何思何惟勿迫而激勿荒而迷勿拘而泥勿肆而支八萬塵勞我其已之十二時辰我其使之辰乎辰乎去速來遲更籌有語勉而勉而

寶林土地堂鐘

形氣斯立神物憑之器云敝矣於神乎何有
淳祐甲辰比丘某祗領院事作新更始與神
為謀作簴之器斯古而陋宣威乞靈大懼弗
稱製而新之昭神貺也銘曰
外圓而正中虛而剛有扣斯應厥聲孔揚聲來耳邊
往何處神而明之與聖為度

壓筆墖 并序

孤竹氏之后渭川為盛徙居臨汝者勇墨戰

其鋒甚銳不以一毫挫於人而毛人氏實為
其嚮道淳祐癸卯褚君將有事於華嚴大集
厥衆以邦之彥氏知言能默者以相其役前
旌戟征深入法界崇山大海不知其幾千萬
重過之砥如也下城一百一十縱橫君長五
十三人明年師還飲觶策勲亷傷者十八九
褚君勞之務與休息鑿崖邑而處之胙之以
西域土田為繭絲焉然慮其室廬瓦合歲久
易毀無以昭後世故序其事而繫之銘
海可竭山可移我此法界無壞無虧謂予不信天實臨
之

雲谷軒 并序

谷以虛心而能受雲以無心而去留閱世遇
物之道無易此也彼外立墻塹內存城府孰
非雲谷之罪人哉軒中主人當作是觀也銘
曰
有窈者谷中虛而通虛而能應通而能容英英飛雲周

行太空從龍來歸洩洩融融白衣蒼狗初無定踪世變
如雲頃刻不同瞻彼空谷伊剡而東我將去之與雲相
從

雪廬 并序

謝太傅戴安道皆鏡湖剡溪高士也東山山
背鏡面剡草木蓊翳則上人縛屋其下扁曰
雪廬有志於道傳風節者也銘曰

甕瓦無蟻浮釜有魚遊大雪塞門老屋打頭我思古人劍
溪之上一榻支離萬世榜樣鐘鼎山林奴隸諸公平生
心事白鳥冥鴻士生世間標準天地舍道與節將何憑
侍太傅舊廬有山可鋤則公居之與古為徒梅兄在前
竹君在後歲晚相看爾癯我瘦客非可人莫來打門我
方擁被有耳不聞

見山樓 井序

嘉熙三年予同故人雲太虛游東山借榻謝

家池館得士曰傑笑雲蓋負一字宗之左券
者築樓曰見山而請銘予方汲汲問醫未暇
後十年來京師時笑雲散席稱心留衆菩提
寺復理前請又明年九月乃克銘銘曰

望之兮孤危即之兮坦夷存乎中也澤而腴發乎外也
華而滋纖濃榮枯雖順乎四時高明博厚儼萬古而不
移此蓋吾心之常分不待智者而後知采菊東籬悠然始
見何其遠且背而嗟夫淵明遠矣吾不及見望其形儀
月在屋梁秋在闌干援北斗兮為盃酌長江兮為酒而
招以楚人之詞待其跨白鶴御冷風翩然而來也以斯
文告之

倚林 井序

不偏不倚聖人之大中也以法為林則周旋
舉措皆此中矣何以倚為哉實際理地一塵
不立於林乎何有上無攀仰下絶已躬於倚
乎何有倚林徵説於予故銘而復之

長林際天煙晞翠贜於焉婆娑大有樂地心法之妙等
彼十虛於林何有倚者誰歟有美一人泯其觀照曰有
曰空二俱不受寒棲瘦坐一種平懷孰談真如清風徐
來

竹林 井序

員其外虛其中學道之要如是而已遠取諸
物近取之身此古之善學者也慶上人方致
力於斯道而以竹林自號其得員外虛中之

旨與乃為銘曰

泛應等受故圓其外去有即空故虛其內我此境界非外非內唯道人慶證此三昧吸清飲翠嚼雪齧氷拔俗千丈不過常情我將與君青眼同横相隈歲晚毋寒此盟

雪岳并序

崖頭雪峯出入諸老間時欽山以英邁俊發之氣實從其游他日道行天下與二老相伯仲猶醍醐飲人無二味也欽侍者尚友千載自號雪岳而請以銘銘曰

夫巍與存百聖之師遂也褰裳溯流從之後千萬年道如白日一即是三三即是一雪覆寒崖面目儼臨則而象之往哉惟欽

歸雲并序

雲無心物也卷舒出没萬有不同何嘗寓意其間哉歸以無心安知不以無心出耶銘曰

山澤氣昇充塞天地飛揚滅没頃刻萬致道人出處雲行太虛度也無心彭澤之徒膚寸聿興澤流天下彼自有人我則不暇龍湫月老雁宕雲深歸與歸與實獲我心

越臺并序

越臺隸南海趙陀僭帝時築也庸法界家於其下故號焉丁未春法界東征屬銘於予秋八月乃克緘寄銘曰

昔在尉陀築臺瀕海陀去臺存俯仰千載刧火熾然亂雲飛揚巋然無恙如魯靈光或曰蓮陀漏於從網抔土未除澤穢天壤厥監不遠何以號為猗歟斯言我不敢知遺臭萬年流芳百世存乎其人臺烏足議越山青青越臺峩峩瞻望弗及悽哉如何

絶岸并序

以静觀動道在其中滄海横流斷岸壁立蓋觀者有取焉天台湘絶岸既謁序於故人定

勝叟游四明日又屬銘於璨後四年來徑山

乃克銘曰

道在天地如柱如砥世故嬰嬰波流風靡逺不可極在天一涯誰其似之語溪斷崖高不可及拔地千尺誰其似之武昌赤壁萬竅並號倒海拔山彼方愕愕我則閔閔百川沸騰駕空沃日彼方揺揺我則屹屹靜以觀動於道庶幾瞻彼絕岸悠悠我思

初叟

惟叟曰初覺上人字之天童老滅翁序之江西璨子銘之初之於人猶稻麻布粟一日不可逺離終身所當佩服今夫安口體之娛從耳目之欲而昧夫厥初者甚樊籠而逾桎梏是以仲尼作易致謹於不逺而復春江縮波秋山落木去枝葉而歸本根收橫流而返溪谷是理之周流天地備於吾身者吏町畦而畧邉幅返而觀之充乎有餘泛而求之惟日不足謂予不信叟其問之天目

雪岡 并序

余居徑山日頴雪岡自天竺來訪留一月常以雪岡謁銘後六年雪岡應部使者命出世住靈源予將有事於四明共載而東乃銘曰

維雪伊何其明皎皎維岡伊何其高矯矯維高維明道體現前渺無方所洞無中邉即之斯逺向之斯背是故昧者望崖而退彼美一人睨視周旋不起於崖徑登其巔歳晚江湖千丈玉立彼美人兮瞻望弗及

梅莊

白雲繞屋青山當戶中有玉人自娛歳暮熟鋤明月深種春風不暴其力不計其工玲瓏疎花槎枒老樹有香可濯有花可茹霜雪貿留生意無邉我寒徹骨我富薰天外無町畦内無屏蔽所蓄者何乾坤清氣

竹澗 并序

予來白雲既銘梅莊又銘竹澗專天下之清者莫甚二物而盡入我翰墨東征筆硯毋乃

太清也歟銘曰

道有本源表裏不二高人太虛深入九地仰觀俯察備於吾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暴長易折驟盈易涸勿矯勿流斯為善學必清而德必直而躬必平而心必虛而中毋茂枝葉毋立涯涘固本浚源聖賢之事波澄沙晚風高露寒我將從君於以考槃

樵廬并序

南昌賓上人號樵廬既謁序於其季父臨武令尹而又請銘於予予曰序即銘也又何加焉賓將北歸必欲予銘以復臨武故不得辭

銘曰

道若大樹直大徑正枝葉茂密斯為大病卑弱支離迂曲紛披云胡爾耶末盛本衰必利而器必竭而力刪繁去蠹其根斯植毋釋爾負毋惑他岐急急歸來夕陽已西山在屋頭泉流屋下門掩西風燈寒深夜一物不為大用熾然如鳶飛天如魚躍淵昔在曹溪道用斯顯執

柯伐柯其則不遠

寤窗并序

天台盧寤窗持陰陽造化之學方行天下使天下昏迷困頓於利害得喪之途者知所覺焉其有補於世道也大矣鶴林先生銘之樗寮先生書之豫章僧璨銘之

天地一窗古今一頃云胡世人漫不加省困於名場昏於利境長夜弗旦大夢弗醒我觀乾象其文有做小大洪纖有操其柄開闔翕張俾正性命如枹在鼓如像在鏡神而非誕辨而非騁惟虛故明惟定故應孰能如此心會神領雲破月來梅花弄影

秀嵒

瞻彼秀崖渾然天成曷為有哉陰陽未形英華外發至剛內凝與秋爭高與春爭明風動籟作雲開霧閉善說般若不談一字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聽法而來雨花滿地

是亦樓 并序

柳塘兄名東閣曰是亦樓而請題於樗寮寺
丞張公子江海歸來多宴其上藏天下於天
下是馬得之銘曰

太山峙雲滄海流天極其至也一滴一拳極小同大極
大同小細入無間大無邊表我登此樓兩眼橫秋日月
一螢天地一漚世間小兒蒼黃鞅掌呼之斯來卧於其
上

記

勳節堂記

昔我先桓公仗節南方任居天下之半晋室存亡且懸
於其手勲名獵獵塞乎天壤社稷之臣也三傳而靖節
先生出冲澹靜晦薄彭澤不為視榮枯得喪不值一杯
酒天地萬物舉而納之詩卷中北牕清風與乃祖勳名
並行天壤千載之人也至今柴桑栗里雲仍猶有存者
朱門碧戶竹房茆舍屬耳皆伊吾弦誦聲西華榮先兄
早有志四方隘高平舊廬將從義豐夜夢訪靖節祠有
紫衣者逆謂之曰義豐土薄水淺不可以族相與前行
至所謂蔡家坪指舊基曰可大可久應在茲乎明日即
其地視之山趨水揖與夢相見無異蓋其曾太母宋夫人
舊宅而從弟得一業也即得一謀之一言而決程工度
役合岐夷穽不數年飛樓華屋突兀後先如畫圖居之
二十年生計視前日益裕像紫衣神祠之扁其堂曰勳
節昭示子孫毋忘乃祖風烈開慶己未賊犯江西榮先

合大姓子弟數千人避地廬山黃石嵒予時主開先寺
實相依為命秋九月訪榮先於西華留兼旬榮先偕予
乘下澤車出入桑疇松塢間手遮落日寒風冽冽吹面
耄氣矍鑠不少餒使得志推而達之天下其成就何如
哉雖然士生世間遭時遇變以勳以節表見於當時亦
其所甚不得已是故斂膝危坐愛惜分陰此余先桓公
運動四海也虎符龍節照映日月公志寧有是哉一琴
五柳他無餘資此靖節之氣行乎萬物表也解印裂冠

巾車往造當其機耳蓋桓公非有意於髙蹈易地而居之安知桓公不為靖節靖節不為桓公哉榮先君子若孫皆有志世學榮先其升諸堂而語之曰朝升夕降於斯會賓友於斯誦詩讀書於斯逕逕兩翁是則是傚其或醉名淫利而不自覺也隨流合汚而不自返也蕩心滅性而不自悔也兩翁有靈洋洋在上

歸元庵記

學道無他術欲歸元而已人之未生寂然本無既生矣強名為有百骸潰散有者安在無者自若也認無為有營營生死周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使人歸元而已學者求乎元也死者歸乎元也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所謂八萬四千云者是豈得已哉去薦福寺後數十百步崇岡蜿蜒來自風雨山至是偃然平伏湖開山闢橋平岸甃浮洲回嶺與湖水相周旋澄湛明潔如圓鏡兩塔離立如筆在架雉堞橫列如屏扆如步障飛檻華屋奮迅出雉堞上如揖讓升降而相顧盼者目力所及境界甚闊頃有囊括封樹開穴營巢若已固有之事聞有司部使者東嘉陳公金華王公察其狀覆巢破穴舉其地歸諸寺予再住山之明年斲石為壇者三而屋其上舉無住壞衲曹源三老遺骨藏其中左則待住山人之來者右則待衆僧之遷化歸焉或問予爾氏之學以無為宗今乃塔百骸於已散豈前所謂認無為有耶予不答已而歌曰山色兮陸離湖光兮敷腴納天地兮庭除付萬古兮須臾元者何物歸者誰歟孰為有耶孰為無乎

錦屏山記

錦屏山在嘉陵大江上奔突馳驟如飲江駿馬中偃傍聳如翔鳳展翅少土多石蒼黛如染松檜出石上盤屈偃蹇與他山不類二小峯倔起絕頂離立不倚昔人著亭其巔全蜀萬里皆闌干上物由二峰而下青攢碧擁斜抑展衍列為橫嶂山半有佛屋曰廣壽軒窗臨水風

颿雨楫巴歌漁唱浮江上下者皆寺僧圖畫唐大山令袁天綱刻字崖石云此山磨滅英靈乃絕寺東有洞曰英靈本此淳熙間漢中信師古為之銘安史亂天下杜少陵展轉兵戈間扁舟入峽避地山中甚久長歌短吟韻護人間日月不能老狂寇犯闕異時名山秀水率為鬼域倚天青壁亦豈獨無恙少陵復作結茅恐無地矣悲夫夔曰菴家在山麓别山十五年念山如一日嘗命牧溪為圖屬予以志非識山之真者不如是之切也世波

方怒未知税駕安得横江大艦同君西上娑娑隱約山之勝處朝游城南暮遊城北裁錦屏之雲以為衣煮玉堂之玉以為食朗誦少陵驚人句張白眼而望青天哉

雙竹記

淳祐癸卯歸自浙右税駕白雲為雜華也精舍小室僅容几硯賓客往來無地寄足氷雪相看唯此君數輩耳夏六月壞垣石砌間青鞭横出可六七尺趨伏几前若驚蛇起蟄而垂首下飲者予甚奇之秋聲西來風枝下隕而中折若勇士赴敵而斷首不悔者予甚惜之無何鞭折之上雙竹並起高逾尋尺不偏不倚若蒼龍聳壑而矯首上翔者予甚異之嗟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此博物君子所由賦也予漫游江海咫尺九洲盛年壯氣可沮金石天下之士見而奇之猶是青鞭之横出也學道得病千里來歸向來心事十忘八九天下之士聞而惜之猶是鞭之中折也收斂英華頓挫精鋭用晦養明以植所學横

翔捷出安知不如二竹哉夫記實録異考往驗來春秋法也是鞭是竹與予出處大畧相似畧而不書是貽主林之愧

景福寺輪藏記

七均師於無聲五和主於無味大經本於無文言語文章聖人不得已而有之門人弟子尊而為經嚴而為律支而為論聖人之道於是衡决矣嗟夫三傳作而春秋散九師興而易道微何獨後世哉函以秘之藏以藏之

輪以轉之介胄之士又從固守之使學者求是道於周旋轉運之間學聖人於口耳文辭之外此桑林大藏所由作也後世遂指為奇貨仰給以為口體之養鄭聲亂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作法於京其弊猶貪使桑林知此其不自悔也幾希景福有藏知山本覺建也曰景福門臨孔道往來如織而晝突無煙過者病焉吾挾越鳳遺書以適四方所售竭於此蓋為游衲一飽之地固非貨殖自封如前者云也嗚呼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覺也

其庶幾矣雖然陽張陰翕無非經也霜晴雪明無非律也百鳥鳴春候蟲鳴秋無非論也天地一函蓋也日月一機軸也玲瓏八面峭峻一方豈曰藏之云乎桑林往矣吾不得而見之矣西山多隱君子覺持此語而問之是耶非歟

重修寶華寺記

拙庵盛時登其門者皆天下奇士南昌祖標其一焉予遊四方見前輩長者必問標無恙乎固知其為南昌望人未知其為寶華徒也歸自長安道經是刹留累日門庭靖深鼓鐘明亮居然宿師老衲之故家也問其廢興巔末則曰寺基於唐昌於五季世異事殊隨葺隨毀嘉泰間景昕始建轉輪藏經太傅劉公嘗記之若堂若寢若佛屋若天像若僧堂鯨閣蓋成於祖標祖機伯仲絲忽無內施毫釐無外入也予曰是故標公舊業耶吾固疑之矣吾聞之頃在江湖一錫之外無餘資費安從出則曰機標世家周氏饒於財然知止為居不貪為室雖

力竭於是無靳色也嗚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予行天下歷觀人物不以財而損益者寡矣二師何絕人哉淳祐甲辰予客臨川其徒師可師璨以記見屬時方有事於華嚴未暇明年冬北歸舊廬復使來告予曰祖機之智慮周物祖標之內外篤實而又皆能斥財興役可書也然吾竊有請焉林居而野處木食而澗飲異時所向大乘氣象謁如也今也丹楹刻桷安居暇食而吾道不及昔者其本安在

重修普濟寺記

豫章城東出少折而北平原沃壤極目無界限林隱岡伏聚青叢碧有寺曰普濟顛末無志可考今額治平天子所賜予西歸時常過之門庭闢殿廬飾像設尊嚴鍾閣步廊從衡數十楹皆堅壯新好內與外稱時德莊以短褐肅客因訊之曰予來自京師道經諸刹皆山荒地老龍象丹青有愧色是刹獨異乎昔者所見豈寺之事力足以給寺之費歟曰非也抑富家大室勇於為善出

力以相繕修之役歟曰非也昔我先師辛勤半世始有此殿未潰於成賚志而沒德莊寸積銖累勉卒先志又二十年盡竟衆役絲忽無外入也嗟夫拓厥父基號稱賢子弟者或弗克搆德莊既能述父志又盡發所積斥卑陋傾覆為高明弘大可表也已昔人嘗謂伐德之斧斤莫如財利若世衰俗降民溺於貨風靡波流舉天下之能扼其衝者子遊四方見役精神於貿遷化居者鮮不聚怨植仇羣不逞之徒日夜眄眄焉窺瞰其室一旦瞑目牖下紛爭豪奪甚至露不及掩并覆巢穴者有之此無他無義理以勝其貪與吝故也德莊專靜好修一足不出戶庭非佛書不讀堅忍精苦制行如頭陀視天地萬物無一可撓其心者於貨利乎何有是故殖之無心而人不以為貪用之有道而人不以為吝心和氣平面無驕色而人不以為怨予然後知義理之在人心而師友講學之功無與焉有子志弘妙空皆游四方亦既有聞而歸矣妙空別予七年書來西湖屬記寺之所以

成與乃祖之所以立因感士之高明英偉者或不免伐其德於貨利之斧斤固不若沉默淵靜者見理明為善果為可書也毋忝爾祖聿修厥德予於妙空不能忘言

竹軒記

霍山住雪竇之明年以架僧堂餘日廣明覺竹軒而表章之叢竹小山蒼然相向異時明覺嗒然一榻之上此君蓋親見氷霜面目高潔嚴冷一見知識充然有抱道者氣象予嘗徘徊軒中想見明覺偶來閒坐時摩雲萬

峯青入箕踞仰觀天地而不知其大俯察毫末而不知其小怡然縱目自以為知我者誰凛姿孤標拔俗千丈第不知當是之時所謂我者又果何人也方與霍山議論及此天籟渺渺自西北來風枝露葉蕭然成聲遂相視軒渠一笑而罷而今而後居此軒也對此竹也仰止古人於千載之上清風一段凛然眉睫間其或耕於空言戰於強辨内焉無所主也外焉無所視也如明覺何如此君何

踈山砌路記

北塔去寺五里而門臨通衢北抵郡治南至金溪傍趨建邑皆由是崇岡蜿蜒中斷復起白石嶢嶢與足為仇行者病之三百祀矣德需住山之四年衆倍多而庶績咸理寺僧崇璉斫石他山躬率力役風雨不廢逾年竣工其直矢如其砥平如也由通衢至塲所岐徑縈迴逵殺通衢之上二僧謀諸耆舊用竟厥役穹者夷隘者闢露裾不濡雨履不塗信步意行足不擇地睨而視之盤旋如垂虹之下飲也跂而望之夭矯如盤龍之上翔也昔持地菩薩平地待佛佛告以當平心地心地平則世界地一切皆平由是悟入二僧之勤可謂至矣無文老子不應久默斯要也不然石豈得無言乎

處州麗水縣寶溪濟庵記

建水自慶源龍泉掠寶溪而下出清田入甌江達於海三衢支江循遂昌松陽而東者亦會與寶溪二水交值犄角不相下奔放湍急浪起欲立舟嬰其鋒飄蕩傾覆

如敗荷如壞葉祟或憑之人舟胥溺歲率不免居民病之斲石為七級浮圖樹溪上以壓之祟無所逞其技舟行安穩如平地結菴塔下遇庚申甲子士女羣集誦法華諸經各遂所願欲上人師善者捐藥石田為常住若稻穀若麥若豆歲收若干春秋二甲子飯誦經者以濟其先善號同叟吳氏子昆弟六夭者四其季以貿遷永嘉善不忍其先為若敖氏之鬼故托祠塔下香火可以不朽善歷參諸老久同予遊別十數年訪予東湖上誦

所以然請書之予笑語之曰至柔而剛至弱而强水之性也為祟所憑威福之柄倒持於其手所謂强於剛者安在依附憑託操竊播弄以舞其怪此鬼神之情狀也昔也何來今也何往善持此語扣塔而問之曰石筍有言豈惟公之先由是而昇昔之逝於川者可以濟愛欲河可以濟陰入坑可以濟生死海坐五色蓮花對紫金天人師說極樂法彼竊勺水以自多者將請命於其手矣公之施猶覆一簣於平地為山九仞實自此始精藍

日以盛福慧日以興凡溺於聲利溺於嗜好溺於貪毒忌嫉者皆將誦經而悟聞經而覺翛然如醉斯醒恍然如夢斯覺豁然如困迷途而出孔道也公之濟豈不溥哉

慈觀寺記

予舊家柳塘上左腋有寺曰慈觀隱然隆起聚青叢碧在西疇南畝間廢興顛末無誌可考其東北隅地勢下趨平曠舒緩置畨湖彭蠡為提封開户縱望數百里無寸碧風寒而氣不聚敗屋數十椽傾欹顛仆與老竹相俯仰僧之居焉者面目無生氣予兒時極厭其卑且陋東游海上三十年而歸視昔所見卑陋益甚而未有志於興起也予眩旣甚無四方萬里志欲庵先壠且買田度僧世守松檟開慶己未予赴開先晨興入室問先妣無恙與柳塘兄擁爐附火予曰墓庵有田異時必廢於子姪之手若與慈觀廢寺奉先可與寺久兄未知所以對先妣卧榻上遽曰慈觀廢甚將安興乎其對曰自門

至寢欲皆新之先妣曰役大費廣恐非汝所及汝生長柳塘果竟是役亦吾所願者予他日有營輙視先妣意可否遂度材賦工明年建兩廊庫堂又明年建山門又明年修佛殿即舊法堂東序營壽祠以祀笑翁無準癡絕三老受業師祀室與焉柳塘兄命家人侍先妣拈香周視殿廡軒楣一笑又五年法堂始崇成中為普陀巖石肖觀音大士像樗寮張公大書清淨願海揭諸楣間欲再奉板輿以游不可得矣悲夫予為不敏所驅早而

從釋去母四十餘年近而數十里遠而千里外一飯不能忘母是故洒埽應對欲進乎學不敢違母教也視聽言動欲由乎禮不敢辱母慈也卷舒出處欲合乎道不敢貽母望也尊皆行之死而後已求無愧於吾母而已矣升忉利天三月而返佛之於母未嘗不極其至而後之為僧者乃曰吾佛子矣母猶路人也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納萬世學者於不孝之域是豈佛之所以為佛哉予行年五十有五築室竹下方塘一弓在竹外

繞數步風行竹上水光竹色俛仰低昂往來户牖若供予清事者予適焉得侍祠以老予志畢矣初番陽彭氏妙信餉予白金百二十兩斥其半買田於寶藥常住餘興是役又竭四方之餽以成之絲忽不求施也寺之徒二宗旋永超予亦度徒奉蒸嘗矣虛名誤予不能遂為寺留朝而香夕而燈諒予所以興寺之意吾徒其勉諸

崇壽寺記

馬祖大寂禪師轉江西法輪度知識八十四輩歸宗居廬山百丈居分寧大梅居四明南泉杉山居九華得法上方散處殘山剩水間皆托其師以名後世建昌崇壽其一也創始於有唐中興於政和大廢於紹熙晦庵朱公鎮南康日檄池陽無沔任起廢事時寺廢已久尺土寸地豪家挾為已有牢不可致無沔奔走臺郡衣無完縷食無完粒五十年盡復舊業自寢至門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備門臨孔道衲子絶江涉淮泛沅渡湘者必過焉鼓鳴飯香衆集如雲將迎至今無倦色予行脚時常

過之長松大石曽見馬祖皆充然有知道氣象西北用武征調繁興江淮間無不廢之寺此獨完美無恙時開慶元年秋狂寇偷渡江許伏黄州十一月襲壽昌犯興國窺南康豕突深入建昌當賊衝受禍甚烈無沔遺跡尺寸不復存夏四月王師逐北江以南無寸矢知山覺煇收合餘燼縛茅集徒誓圖恢復冬十月予致開先事寓柳塘覺煇欲行化四方求予言勸發予嘉其志果而未信其遂也後五年予自義豐登歐阜踢雪下山借榻

山中則其門屹如其廊翼如其堂寢館庫沈沈渠渠堅狀如昔而弘廣則倍於昔矣予環視大駭謂覺煇曰役如是其大也材如是其良也工如是其精也異時四方之施果倍而入乎覺煇曰吾之助得二人焉公安師祐一十二百緡黃龍崇元二百緡餘則竭吾廬之入殫吾地之出無他也佛未有殿僧未有堂吾將復即公安而圖之予去覺煇遂行又明年訪予則曰殿已立矣問祐所授則獲不補忘也覺煇寒瘁堅勁如枯株槁木語言

無枝葉而定見遠識有非口誦詩書者所能及方衆役未興首建旦過後架疏通明潔若治己室或謂其急人所緩笑而不答嗚呼其中所存是豈易與凡子道哉予往來閩浙寺之徒多與之游寺焚之三年永訥始歸自海上又二年一再過予柳塘請記寺之所以重建予心許之今年復自廬山來東湖中前請留數月不去予既書而受之且告之曰天下事無不可為者蔽之一言公而已道喪俗壞人懷侈心利欲之波溺肝挾肺如飴蜜羣居共處講明履踐利外無他營江南山色間十寺九廢使無明信因果之士誰克有成今一寺數百楹使他人為之窮二三十年之力不可辦而覺煇崇壽成於七八年之間其受於人者僅如前所云不過以崇壽與崇壽耳豈有他道哉訥持予說歸復而師且告而徒曰宮庭復古矣鼓鐘復古矣佛香僧飯復古矣爾師爾徒可無憂矣然時不古道不古人心趨向又大不古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馬祖大寂禪師而已矣

柳塘外集卷二

柳塘外集卷三

宋 釋道璨 撰

序

送一侍者歸日本序

淳祐戊申春予自西湖來四明既哭笑翁老子遂訪樗寮隱君於翠巖山中留十日復歸徑山初夏日本一侍者聞予西浙踉蹌來送別至江滸夜漏已二十刻又明日予抵舟次夕陽在西嶺矣一握手別色黯然見於面

目且言去國六年首見癡絕老人於靈隱來育王侍笑翁老師且三年翁今不作莫知所向茅屋石田在扶桑若木間已辦艅艎解維在朝夕予念其請之勤而詞之悲也因謂之曰子踰海越漠萬里西遊昔也何所持而來乎曰無有也駕風御潮一日東歸今也何所持而去乎曰無有也猗歟旨哉無有之義斯言足以蔽之予雖巧為之說無以尚也子歸國中建大法幢擊大法鼓升大法座而以無得之法普告大衆育王有靈必將為子點頭曰如是如是

橘林詩集序

端嘉間予漫遊閩浙橘林挾貧攜病實與偕行山程水堠風亭月驛予方欠申思睡而橘林擁鼻苦吟聲與候蟲俱切予常笑謂之曰速貧致病不在此乎未幾病甚辭歸後五年會於臨川詩與貧病俱長又明年而死矣淳祐丁未予客徑山其季沾上人得遺稿於西行李雖流傳失次不無遺恨然皆未炫珷玞之良玉也噫忍貧

而學詩詩工而身死詩之不虛如此九原不可作予言何益哉悲夫

雲太虛四六序

四六詞人難能之伎變為儷疏尤詞人之所甚難能者蓋體格貴勁正意味貴暴白句法貴蒼老使工於詞學為之不失於優柔綽約必流於怪僻詭俗未見其能也亡友雲太虛用力於此積三十年勁正而婉娩暴白而停蓄蒼老而敷腴敘事無剩詞約理無遺意紆餘不牽

合簡切不窘束蓋太虛以氣為根本學為枝榦詞為花葉此所以兼詞人之能而無詞人之失歟太虛之赴中峯也以其手編寄予於徑山既沒之明年屬四明觀物初擇其工緻精粹者付其孫訥刻梓以惠後學雖然太虛嗜教有味學道有聞能詩有聲今予獨取其四六以掩其大者太虛有靈未必不以是見罪

周衡屋詩集序

詩至於唐風雅已不競元和以後體弱而俳氣憊而索

聲浮而淫詩道幾亡矣天台周衡屋學唐三十年積詩三百篇項見故人南叔凱於南湖為予說衡屋咄咄不絕口吟今觀其詩益信叔凱之不吾欺也或謂衡屋年益日高詩益日富而功名之途日益左宜非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陰陽開闔之機發之太盡故造物乘除之理厄之至此邪予曰不然南溪之上有秫數十畝有菊數百本有書數千卷衡屋未窮於詩也養性使全養心使正養氣使直養吾胸中之清明者塞乎天地之間然後發而為吟則唐季諸子將北面稽首於衡屋之下矣菊田方君方柄嵫能事衡屋東還試舉似之

潛仲剛詩集序

詩天地間清氣非胸中清氣者不足與論詩近時詩家艷麗新美如插花舞女一見非不使人心醉移頃則意敗無他其所自出者有欠耳仲剛生長蘋花汀洲間天地清氣固以染其肺腑久從北澗遊受詩學於東嘉趙紫芝警拔清苦無近世詩家之弊晚登華頂窺鴈蕩酌

飛泉蕭散閒談大異西湖北山但惜北澗紫芝不及見也自風雅之道廢世之善詩者不以性情而以意氣不以學問而以才力甚者務為艱深晦澀謂之託興幽遠斯道日以不競風月三千首自憐心尚在顧予病長學落不得與吾仲剛講明此事

營玉澗詩集序

詩主性情止禮義非深於學者不敢言大歷元和後廢六義專尚浮淫新巧聲固艷矣氣固矯矣詩之道安在

哉然當時君子要未必不學特為風聲習氣所移遂不知返耳數十年東南之言詩者皆襲唐聲而於根本之學未嘗一日用其力是故淺陋而無節亂雜而無章豈其所自出者有欠歟予友瑩玉澗早為諸生游場屋數不利於是以緇易儒胸中所存浩浩不可遏溢而為詩本之禮義以浚其源參之經史以暢其文遊觀遠覽以利其器反聞黙照以導其歸由千煆萬煉以歸於平易自大江大河而入於短淺輕不浮巧不淫肥不腴癯不

瘠吾是以知有本者如是而非前所謂不學者所能也予常謂惟儼詩不傳於後世而托名於歐陽一序忝寥詩可傳者十數解藉東坡一語而盛行世無二公孰知玉澗者雖然玉澗豈托人以傳哉

韶雪屋詩集序

雪屋入天童室已忝活句晚入康山宴坐絶頂一足不印人間地乾坤清氣盡入其手無怪乎詩之清而活也予與雪屋未即一日雅大雪沒屋行吟梅花樹下甚想見其人頃游吴越間見所刋兔園集反覆閲之不無毫髮遺恨欲告雪屋未能今觀此編前之遺恨者毫髮不存豈雪屋晚年所見亦與予暗合邪詩至於清而止於活清之失也癯活之失也放此近日詩家大病無他學不勝才氣不勝識理不勝詞故未得其真先得其似耳學也氣也理也難與今之有唐聲者言也雪屋大肆其力於是三者久故清不癯活不放黎然有當於人心嗚呼微雪屋吾將誰與論哉

仙東溪詩集序

癩可結庵鶴鳴峯下山谷扁曰東溪打頭老屋猶在松聲竹色間斷崖流水至今尚有詩家氣象予東岡走三百里别予姚江上後四年予來京師東岡居乳竇予書招之至再又三年乃來學益老養益正予之欠焉者猶故而病則長矣秋九月東岡以師老東歸白雲受之而不能留也東岡世業儒同産皆佳士伯氏澄古潭挾其所負其失也放季氏玉秀巖矯凡之枉其失也介東岡

行乎二者之中予於三者莫知去取而欲學未能東岡往矣未有期矣予謬而正之者誰乎予跌而挽之者誰乎一堂秋雨四壁白雲步晚雪於東岡候春風於梅塢屋山佳致毋謂不堪持贈而忘予寂寞也

送然松麓歸南嶽序

南岳去江西千餘里去浙三千餘里士之遊江西已少游浙絕少予來江湖不獨少見見之亦不滿人意嘉熙庚子然松麓偕廬陵穎鈍翁訪天童三夕遂別不暇盡

記所蘊然逆知其為佳士後七年相會徑山學問聲實已與年俱長明年侍記又明年掌記蓋沅江九肋鱉也松麓有大志不修細行遇事如暴風迅霆不可禁遏移頃則風休雨霽不見涯涘屬文不凡為歌詩有紀律故先無準喜之無準沒省親西上予語之曰他日登山與子相勞徘徊其處問可行藏於蒼煙白鳥莫有能為予言者方孤悶不自聊南昌東溪以詩集來清整麗密思致風度俱不凡欣然與可酬酢所謂孤悶遂亡去豈可有靈以是慰吾牢落邪不然何東溪詩來與予不自聊者適相偶也或問詩以何為宗予曰心為宗苟得其宗矣可以晉魏可以唐可以宋可以江西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有本者如是難與專門曲學泥紙上死語者論也風來一陣藥花香可晚年所進亦豈在紙上哉東溪曾從吳越諸公遊出語波峭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更於所宗者留意他日能事當不在可下

送省東岡歸白雲序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予持是說閱士天下所謂諤諤者絕不多見竊自歎曰魯國男子何其少耶抑予之不敏士之高明英特者不可得而見歟嘉熙庚子乃得省東岡於四明和而嚴粹而正明目張膽直詞正色常見於苟合詭隨之際蓋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東岡亦謂予風味略相似所欠者和與粹愛之猶伯仲予之行已有物輒敢與諸任齒東岡之教居多三年予病眩有事於臨川苦於天開圖畫者有開石門有南康翁俯

仰三年石門死南翁死今予又舍我而西舊家江南吾亦從此逝矣嶽雲湘水間逸駕無久留方行海上使天下知嶽之有人無徐徐其行也一舸東來經豫章而下近水樓臺在白鷗洲渚之上秋花繞屋老竹當戶而中有絃誦聲者必吾廬也能艤舟而問無恙乎

送一怡雲序

物之無定姿者莫甚雲散之則充塞天地斂之則不膚寸飄忽變沒頃刻萬狀嗟夫天下之事孰非雲哉異時

陶弘景隱約山中下視江表君臣紛紛逐鹿驟起倏滅不啻如浮雲由是無志當世觀陰陽消長之變察草木臭味之良參君臣佐使之義謂時君沉痼已不可療民之疾苦獨不可療乎其曰怡雲者非悅夫雲也今怡雲主人後弘景五百餘歲而生形跡不同而氣味相似是故閱世如雲視身如雲用草木金石之精起人疾痛死生如反掌吾今而後知是理之在人心同一陶冶弘景不能獨有也予十年病眩百藥不靈行當荷鍤從公採藥白雲間矣公其無謂只可自怡不堪持贈

送訥蓬寄坦竹州卜築序

隱居以求其志士之甚不獲已智不勝尤才不勝忌風高波險天湫地隘故自放於殘山剩水間不然千楹萬礎何地不可寄此一息哉吾友訥蓬寄坦竹洲二公負才挾智不忍與衆角借樓讀書於南山之下雖敗簷老壁充然有廣廈萬間氣象然謂入山未深猿鳥尚少又營別業於嶽雲深處將築室數十楹儲書數十卷蒔花

藝果自娛歲寒予方東走西馳悵悵天地間未知稅駕不謂湖上青山先入二妙之手二君尚氣節交遊多名士視黃金如糞土夫豈無人一菴不足憂然隱身易隱名難異時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山空月明水流花開所謂主人者或不在焉北山有靈吾懼其未必不移文也

送源虛叟歸蜀序

自蜀學盛行於天下蜀士之明秀膚敏者袂屬而南前輩長者予不及多見頃於癡絕老人會中得有四人焉

曰沂艮岩迂廉谷定勝叟遠無外盖所謂明秀膚敏者無何艮岩死勝叟又死予哭之哀去京之三年廉谷又死予哀之甚於艮岩勝叟也渝江源虚叟葢癡絶之所愛四君子之所敬予之所畏者一錫西來徧參歷叩久游癡絶之門以才得忌而遂登雙徑周旋二老間冷煖自知猶漱井也上天悔禍蜀道稍通歸袂翩翩挽之不可或謂虚叟見道明白如五紽之素横機迅疾如百煉之金保護固惜曾不少試其伎挾之以歸何果於自閟也耶予曰不然寒暑之節龍蛇之蟄不積不施不屈不伸深培厚畜大有為於斯世也虚叟其以是哉然予竊有憂焉蜀之遺老纔二三人短景滅沒夕陽在山此正蜀學隆替通塞之時也艮岩諸君子不可復見虚叟又自是而西疏通蜀學之淵源發揮諸老之遺響其遂付之誰乎哉此予所以憂也此予所以重為虚叟惜也

送清溪翁序

余汗漫遊四方十有七年才疏意廣學道無得當世奇

士則盡得而友之造物者亦悉舉以見遺不惜也嘉熙丙申得清溪翁於南閩明年會於永嘉又六年會於臨川又三年會於錢塘其才之美衆人未識予獨先知之嗜學工夫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常竊論之古之學者以學成己今之學者以學厲己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讀之自以為吾業已足大言濶步傲倪叢林間謂世不我若倒行逆施弗恤也傷廉害義弗恤也得罪清議受誅名教弗恤也人語之則曰吾能學矣吾能文矣世之議者亦曰彼文學人也可以不論嗟夫率天下之人而禍文學者非此輩耶予生也幸受教師友不可謂不畧涉其瀕然中隘近燥語直近訐簡事近傲所以為吾賊者莫甚三物平而氣養而疾既奉面訓於先圓照低一堦退一步又受筆語於先癡絶今而後知用力矣溪翁學優而不耀氣直而不回此予之所以甚知也深懲痛艾以求無愧於前之所云者亦能一日用其力乎仲尼不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贈開圖書翁生序

書學厄於鍾繇衛夫人輩大壞於王氏父子極弊於褚薛歐虞萬波橫流舉天下莫之能過先秦古書遂流為符璽印籀之學世變使然可與識者論翁生越人少以古學自負秦彝漢鼎之制鳥書蟲篆之文精考熟辨積三十年不退初志其用心亦難矣然時不好古士不師古以風帆陣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媚翁學雖古孰肯過而問哉淳祐己酉自越來杭登徑山留兩月乃

行以所得江湖歌頌謁序予謂曰序不難予有一印號無文其間字義詭然如蛟龍翔蔚然如威鳳躍也翁生識之乎曰不識予曰果若不識則可與論學矣

石門進禪師語錄序

進禪師中葉縣之毒活陷石門山中帶累二十人同入地獄天人怨怒火焚其廬土燥石焦草木百年無生氣樗寮寺丞請命於天子為開地獄門貸其過惡於已失人之後住練溪仁翁得瑞巖才公所抄師末後欵案於故紙堆中大書深刻暴揚其惡於叢林予讀而歎曰此老受於人者毒施於人者亦毒其言如刀上蜜如酒中鴆如塗毒鼓如生鐵蒺藜當時中毒而死者亦豈二十人而已掩耳而去亦脚過溪其毒亦發於草鞋絆樹梩之時吁可畏哉才公受毒最深宜不能掩其惡練溪果何所為而暴揚之殃害乎人未有了日此予之所甚憂也

能侍者編無準語錄序

圓照之道如春行天地萬物咸被其澤華而為草木動而為蜚鳴媚而為山川蓋其迹之可見也寫生像真巧狀妙似又其迹之相似者也嗟夫以迹而觀春色造物已不幸矣即其似者而觀之又何其大不幸也然傳者久在薰陶块圠中化機生意染肺腑故華而草木動而蜚鳴媚而山川狀其本真無二無別因告之曰似則似矣無乃包裹春風耶

宗門會要序

宗門書自傳燈後傳記日出學者既不能盡見亦不暇周覽閩人明介石為書曰宗門會要根以統要參以五燈遠而古宿之代别近而諸方之拈頌旁而佛鑑大圓之法語八方珠玉一展卷而燦焉在目其惠後學不淺矣予嘗侍無準癡絶二老語及近世叢林有書曰類要頗便覽考二老作而曰古人活意寄之言外今指為實法類而編之他日必有指為故事用者古人有靈當不瞑目今觀此編初不區分類次博而不煩約而不畧惜

二老不見之耳大抵宗門之答問抑揚皆自根本而達枝葉善觀者當從枝葉而及根本今有人焉未展卷時機動眼活則古人性命皆懸于陳案舊牘何地可着手哉介石朝勘夕較積三十年始為成書檢閲編摩其子徹侍者實侍其側揚雄草玄而童烏不與後世惜之徹乎何止較昔人三步

西湖高僧傳序

唐之世僧有列傳皆出於太史氏手國朝太平興國中常詔賛寧修僧史及歐陽子修唐書盡去僧傳山林氏名自此不復入史館宣和間覺範傳高僧凡録於傳燈者不復登載西湖佳山水自隋唐以来抱道避世者多隱約其間僧無董狐舊聞放失之矣東嘉復休菴頃寓天竺取其姓名著於耳目者三十二人為傳為賛以詔後學後三年敬節菴始刻之孤山其尊德樂道之心與休菴無二揆也雖然國一鳥窠以道鳴萬世孤山慈雲以教淑天下功在斯文若揭日月而槩以高僧目之已

非諸老所望若鏡清閭大慈若欽山又逸而不書論者於此不能無遺憾焉予出也晚不及同休菴游今又痼奇疾發潛德之幽光已不能畢兹能事矣訪遺德於林丘摩斷碑於草莽奮筆端之鋭而表章之以成一世之大曲天下豈無人乎哉

大光明藏後序

橋州在大慧門如孔門游夏晚以憂患徙天台寓紫微陳公館舍取傳廣續三燈閲之自七佛至大慧凡若干

傳各疏其說於左方目之曰大光明藏凡其師友之淵源證悟之深淺機圓之向背關鍵之堅密異時宿師大衲剖擊不破者皆支分條解之若指諸掌亹亹乎其大有功於名教也然以文章斧斤開知見戶牖論者固不免以此議之矣予嘗反覆觀之其說辨而正其理微而著其出入經史子傳深而遠道明而學不修者無以知其詞之所出學優而道不勝者無以知其理之所存故觀之者如身在上林目炫紅紫造化春色不知何自而

來矣自而去所謂知見戶牖由是而開者又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低徊末路寂寥遺書既不見恕於論者又不見知於學者此予所以重為之太息也

空明頌集序

外不見有法內不見有我此空虛所以得名然名字一立則空即有矣短歌數十丈長句三兩言實其有也空崖道人軒渠而言曰大般若六百卷重宣複演數千言其所詮者性空而已文字語言何嘗與空為礙哉爾乃無說我乃無聞謂此故也諸君遺我以無言之言公當贈我以無文之文空兮有兮烏乎論

無岸序

嘉熙已亥夏五月海若作惡江失故道不由西陵而徑奔蔡市吞食沃野日數百尺拔山轉石莫能已也予客長安常往觀焉狂瀾驚波逆走橫擊大哉偉觀因得以發吾胸中磊磊掀天地者目送萬里神宇仙去駕長風排閶闔凌厲萬化與造物游而後知寬閒之野廣莫之

鄉皆非方外物回視前日之物我兩立町畦私為大可陋也無岸蓋無物我者也平坦處孤危深浚中淺近蓋自得於心而常以告人者雖然泛濫之流方且滔滔天下無岸當障而東之使大川三百支川三千咸復故道鼓棹迷源不失趨向吾將斫額而望曰法海有人

頑極序

聰明智慧者不可與適道頑鈍木訥者乃可與語道回之愚參之魯而佩洙泗左券以此也不然言語文學當

時豈無游夏輩哉越人彌頑極早受頑之見於下竺古雲晚聞頑之道於天童癡絕予久與之遊麤麤見其略外和內嚴如春在雪中是此頑也圓轉委折如水行地上是此頑也落花植實如冬歸木杪是此頑也至其所以為頑予不得以語人頑極不能以示人也舞智憑愚賊夫頑者方天下橐籥一頑奴隸衆巧頑極烏能久闕其頑哉予因於聰明日勝月負而學頑已晚他日操戈而入室頑極何以待之

方石序

刲石一方介然特立圭角森嚴女媧無以措其手四隅平正匠石無所投其刃未有天地已有此石矣吾常摩浮而語之曰能方而不能圓者執而不化能圓而不能方者流而忘返皆非所謂道也非方非圓而能方能圓歷劫常堅者不在茲乎方石點頭曰敬聞命矣

即山序

聖道高遠如泰山如喬岳有望而弗見者有見而弗升者有升而弗至者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則周旋俯仰者在其中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見山而不見我也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見我而不見山也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所謂我者又何物耶天台雁宕之前岷峨衡岳之後舉目為白雲青嶂所迷舉步為懸崖絕壁所礙者幾何人哉開道以來之引手以招之即山他日幸無壁立萬仞

瘦岩序

淳祐戊申二月隆上人自靈隱訪予於徑山以瘦岩謁序時五峯新霽春在千崖萬壑間晚色晴光與天地中和氣蕩摩霄漢大哉偉觀於是可以論瘦岩矣何以言之秋老霜飛樹凋葉零山蒼蒼而翠落石巖巖而露骨異時消彌剝落今日華滋秀媚之機也道學損益之效於此又何加焉消彌其敷腴剝落其浮靡而空洞其中外則華滋秀媚者不可勝用矣予方以是義告隆執筆未下天風忽來飛花冉冉入室几硯管城翁奮髯而言

曰此第一義也隆擊節曰吾得之矣

海翁序

海於天地間大包無外昔者達觀逸游之士咸至焉泛靈槎而上霄漢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心與海為佯身與海為准而二子或未知也海翁家在東國百千大海納在一眉睫不待登科從汗漫已徹海之源底矣來遊大唐受釣竿於徑山老子所謂大身衆生盖其掌握中物也世路迫隘吾將乘槎東遊矣翁歸國中為問津者北道主人聞滄茫廣漠外逐丈魚而畧扶桑瞻蒼龍而索明月必予無疑者翁倘問訊行藏當質之眠沙鷗鷺

洪崖序

洪崖在西山石倚天青壁鳥飛不度昔者藏真翁燒藥其間藥成仙去遺力著草木華滋膚腴至今猶有仙者氣象而翁之精神未必不已隨混沌死矣恭惟仰受活人書於海上諸老歸隱蛩下山上月明夜凉如水酌清泉命楚歌而些之待其跨翰雪精騰躍崖上不惜引臂

推而納諸萬仞之下使之起死還丹在此而不在彼則石橋一灣丹井千尺必將懽喜賛歎踴躍相命曰不謂仙人去后有此主人西山未寂寥也

古泉序

太極未分時醴泉發西域清冷香冽猶醍醐甘露迦葉以上皆祕密惟謹不以飲人後五百世濁惡界中甘澤不降大海枯竭人將渴死達磨大師始開鑿疏導決之東流被無臂人以漏卮汚之器器相傳五世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驟步疾走泛濫溢出於是離為兩脈列為五派滔滔汩汩橫流四達與百川四海同為一味天龍鬼神修羅蚊虫隨其器量悉得充足然後涉其瀬而不識其源者往往皆是四明蒙上人負一錫遊四天下窮其本源經三大阿僧祇刦無尋覓處反覆求之忽於脚跟下沸涌而深不盈尺澄不見底清冷香冽醍醐甘露無二無別或問飲者如何蒙曰死

無照序

予辰與宴坐無垢軒有號無照曰慧者踵門來見曰久不奉教予曰夜來一雨今日便凉又曰今夏多幸獲此同處予曰昨日有人自山下來言蠶麥大熟又曰體中安樂否予指青衣曰置來十餘年矣已而出紙求無照序予謂之曰尤嫌少在

止堂序

止止不須說已是草深一丈殊不知春禽晝啼秋蟲夜鳴戶牖闔闢六通四闢蓋覆之不得穿鑿之不得止止

一字又何地安著哉震風凌雨不動如山大坐當軒闃萬象熾然說法此止堂現行三昧也若曰寂如遥夜萬籟不動湛如古井一波不搖難與論止矣何故止堂止處雷轟電掣不如此說即彼自說

梅峯序

少林一枝到庾嶺遂分南北一花五葉由是大盛三傳至大梅早得春信於江南道中深入四明落花植實自娛歲晚已而七花八裂終不免老麗之口僅存核子散落叢林根荄芽蘖日滋月茂至今數百年動人春色猶滿眼也瑩侍者生長江南山水間色香枝葉無所嗜好獨向百雜碎處微見少林庾嶺所傳消息生機活意盎盎千崖萬壑間如春風行空不見其迹大梅老人於滅盡定中軒渠而言曰咄哉此郎逼我太甚

竹洲序

一擊忘所知須是田地穩密方可進此一步打風打雨說短說長脚根下浮偪偪地人不足議矣竹洲道人久

在江湖間深究本根之學雖未嘗東敲西擊而忘之一字已無著處是故八風浩宕而不屈其身萬波橫流而不失其節我欲從之兮路絕隔秋水兮共明月

別峯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法有別乎仰而觀之則高而無上睨而視之則大而無外同且不可得烏乎別善財失之於未離覺城之時而得之於已登妙高之后何其與此峯相見之晚也別峯道人要識是峯但心無所著生

無處所徐步經行間忽然踏著吾將普告諸人曰德雲比丘者即比丘是

文

薦福法堂上梁文

伏虎師受戴叔倫之施奄有湖山古塔主為范文正而來大興禪學如洪鐘巨鏞聲滿天地如景星霽月光照古今懐哉若人慨焉孤悶起百年之已廢豈一飯之可忘無文長老為母還鄉信緣住持平日不談世故或謂

其踈隨分畧振叢林姑試所學一日必葺三年於茲顧瞻數仞之危堂曾經諸老之說法應菴萬菴不可作矣松源曹源其誰嗣之尚論祖室之興衰大懼宗門之顛覆寥寥千載耿耿寸心花雨諸天笑空生執之失度草深一丈惜長沙散去太奢用埽除建立之機為開示悟入之本孰曰修造而非提持是用作歌未能免俗

諸老難追兩眼空活意生機無恙在一堤楊柳萬絲風

東

一印無文手自提不住語言文字相佛來也放一頭低

西

原闕

南

垂手不能空費力頗怪春風多事生梅子飛來花五色

北

面力全無難近傍客來探水有烏藤與伊拗折歸方丈

上

春染湖波緑如畫岸花汀草長精神伏虎門庭非昔者

下

伏願上梁之后國家閒暇佛法興隆有太原見雪峰底作畧乃登此堂有趙州驗茱萸底眼目乃陞此座舉頭數屋椽山僧不敢放憨背身著草鞋衲子盡教逞俊

感山依雲閣上梁文

展開窓下之溪山地誰云狹放出眼前之境界樓不在高收天涯萬里於一覽之中卧世界小兒於百尺之下

此舉出人意表何為合佳其中花外日長明千聖不傳之事茶邊夜永看一漚未發之機同經異論者揖之使行演雅使騷者麾之使去盍維摩室中無非大士而曹溪門下不許俗談作四方上下之歌頌北道主人之意

一片閒雲卧此中語客興隆乾道士月明樓上有疎鐘

東

案上遺書有紀談只作語言傳誦去懸知老子不能甘

南

碧桃丹杏已成蹊一笻海上横行去回首方知劍氣低

西

雪徑樵歸能領客共倚春風十二闌眼中各自看山色

北

我欲借樓看萬象說與堂堂雲卧翁莫道丈人無輩行

上

舉世炎炎苦長夏清風樹下有高風賣與時人誰著價

下

伏願上梁之後主賓皆一時名勝笑譚極千載風流雲散月明弄畫闌之花影泉香火活候湯鼎之松聲入此門來莫作境會

疏

佛成道

大定如如木槁灰寒於六載明星爍爍雲開天霽於一時與天地生靈同證同修故萬世古今無二無別旨哉聖學允也大成伏願刲濁界昏盆豎光明大藏天荒地

老常轉清淨法輪

禳火醮青疏

仰瞻乾象凜奇禍之可憂內省臣心實吉祥之所舍竊移造化僅在須臾伏念臣某娛侍偏親居連李氏俯見屋廬之成就庶幾母子之安居赤日當空咸謂天星飛墜垂光下燭深疑熒惑流行舉室震驚反躬祗懼與物周旋而豈無謬戾去天咫尺而並在鑒臨或因土木之安輿輒犯乾坤之大禁九閽在望百拜陳詞伏願察伏

櫪之悲鳴念營巢之辛苦陽張陰翕運回天轉地之機弟應兄呼罷曲突徙薪之役

明州翠崖火后過日本國化修造疏

大宋軍州三百餘所惟四明多是名山雪峯弟子一十四人獨老參號稱上首室廬在翠山桃源之上聲價列天童玉几之間雲門大師曾揚錫而來篤素先生實埋玉於此頗怪鬱攸之不恕未信梵剎之難興萬里浮海於東韋有化人之國一舸泛潮而往便成古德之居佛

法不隔絲毫境界何分彼此釣竿直拂珊瑚枝不同汗漫之遊赤手抉取驪龍珠要了莊嚴之事好風吹去即日歸來

求僧疏

出嶺二十年居無所定短髮三千丈老不饒人卧聽窮鬼之揶揄羞見少時之行輩手植青松一萬樹肯退大心氣壓黃梅七百僧只消四句念此道墜地久矣謂後世無人可予以圓覺為伽藍便與麼去盡大地是自己作如是觀現比丘身了丈夫事

正續入内化裝佛藏疏

雲樓月殿寺疑天上移來金榜玉章額自日邊降下前佛後佛同時出現大藏小藏從此流通要見放光動地之祥須藉旋乾轉坤之手素富貴行乎富貴無邊剎境在毫端是莊嚴即非莊嚴萬兩黃金也消得

徑山化楞嚴會香燭疏

水雲普會踞圓覺而住持口耳俱忘用音聞而修證九

十日内不離是定三千年事祇在於今平等發心接續光明之種大家出手發揮知見之香

書

上方侍郎蛟峯書

比稟違後為慈親請田事見賓堂又留兩日乃絕江省洪氏女兄桃花峯下徘徊玉溪柳塘間三月初方還鄱鋒車促覲屢見近詔正人登庸固可為天下國家賀然驟失賢父母又極為西民惜也度闕紫氣已行復輟豈

山川鬼神陰留潛尼以遂斯民所大欲耶其伏奉公移
以上藍缺住持事俾擧所知敢不循名考實以求無負
侍郎主張佛法之意已見之甲牘矣明老領鷲湖於大
壞極弊之時百廢具興内和外悦惟恐其不留而翻然
引去寺僧申邑邑申臺此侍郎曾出公帖留之矣明老
去意不可奪託某申懇乃已今之爲住山者多彌縫錯
刺深根固蔕惟恐不盡其術若僧若俗又惟恐去之不
速於此可以觀明老人品矣侍郎求僧於數百里之外
其以安人應擧不特有愧侍郎亦愧此心也荒荒眼底
求一可人如某意者不可得而況侍郎兩眼空一世乎
此所以舍明老外不復他擧也

柳塘外集卷三

柳塘外集卷四　　　　宋　釋道璨　撰

塔銘

天池雪屋韶禪師塔銘

曹洞諸老以真履實踐與道為配溢為語言葩燁流麗如花透春色真積力久機動籟鳴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揺淺碧柳絲輕眼正句活汔傳洞宗正印甚矣未易以語言觀也嘉定間淨禪師唱足

菴之道於天童懼洞宗玄學或為語言勝以惡拳痛棒陶冶學者肆口縱談擺落枝葉無花滋旨味如蒼松駕壑風雨盤空曹洞正宗為之一變天池雪屋禪師時在侍傍親證是三昧已而横點頭曰吾宗不如是吾祖不如是也吾其紹述宗祖乎宴坐天池十有八年仰觀俯察謂道滿天地間陽舒陰慘秋明春媚皆道之所存點染融化活弄死語精神百倍而俗眼少有識之者師諱正韶番之干越人父謝母柴少從雄峰法慈祝髮遊吴越受心要於天童歴登諸老門以印其所得親老還江南復侍香列岫掌記踈山聲名獵獵不可掩文昌趙公必願以天池請出世山高雲深衆不及百而職分甚修居七年寺燬師不亟不徐尋復舊觀疏通玲瓏悉出心畫口授無或不强人意築菴山阿鑿池引泉環以幽花細竹夷猶其間以遂所樂端明厲公文翁為扁曰明月景定元年四月庚子示寂壽五十九臘四十度弟子若干其徒奉師靈骨舍利及火後頂骨牙齒不壞者塔於

明月菴後若鳳狀師行請予銘予行天下凡三十年多交天下名尊宿獨欠識師東遊海上嘗閲師免園集誦其語想見其人自京還番數交訊番去廬山不遠欲見莫能來開先可以一見而師滅矣師蕭閒凝遠有晉唐人風味工歌詩託物寄興陶冩其胸中至樂意在言外觀者不具眼乃以詩家目之是見師杜清機也道喪千載託於語言紛紛末流能以語言發揮道妙者不多見僅僅有之而世之識真者又絶少淡紅淺碧眼固正矣

句固活矣使居今之世不目為詩家也幾希此予之所以為師太息也銘曰

洞學玄旨日行太空大於丹霞感於芙蓉大休足庵扶持正續似地擎山如石涵玉天童長翁初無寸長無寸長處萬象耿光雪屋空寒春行萬里點染風華散在百卉大癡小黠萃於一門我行芳草汝入深林所同者道不同者迹捉象捉兔各全其力為師滅度指北為南精神照人明月一庵

石霜竹崖印禪師塔銘

昔東山以白雲之道陶冶天下學者開福寧寔捷出其間沉潛博約所挾不下三佛而枯瘁寒瘠剥落華滋如冬在木杪老拳謹握老死不輕售寥語圓悟似明月庵果再傳而月林觀出以行配道方行吴越間開福之門益大以肆竹崖印師其嫡也師諱妙印豫章進賢萬氏子無適俗韻受僧學於邑之龍塘紹曇年十六受僧服杖錫行四方時去乾淳未遠江浙多名宿歷叩其盧留龍門光凝鈍頡浙翁琰會最久用心良苦而不遂其大欲乃見月林於平江靈谷入室次月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答云值甚破燈盞月林可其言而奇其器朝暇夕鍊異時所得尺短寸長悉亡去無影像載道而歸無二月公住南臺致師分座已而復首衆岳麓舍人張公嗣古以長沙谷山請出世劬躬苦節有古住山人風味六年侍郎余公嶸遷住石霜湖南自無二散席衲子悵悵無所歸宿至是雲集如水赴壑未幾建之開元瑞

之黄檗南岳福嚴洪之翠巖寶峯聘命交至率謝不往徙高安洞山行道如石霜時樞相賈公似道鎮九江虛東林屈師為廬山重入院不兩月即去歸卧舊業金樞陳公韡守潭州首以龍牙起師未領事易石霜法道復大振長松片石皆長顔色盡發所積築庵曰紫霞為藏焉修焉之地侍郎楊公為之記時丞相趙公葵燕居里第招師論道無虛月寶祐二年秋退居紫霞明年示寂手書四句偈云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

重八月二十三日荼毘牙齒數珠不壞舍利陸離五色相激射塔於紫霞庵側度小師四十餘輩其徒惠隆以師四偈語走數千里求較於雪竇江西復來番請予銘予周旋諸老間竊聞議論謂月林制行純白視天地萬物皆自已思天下之人一夫不聞道猶已負之故善巧方便誘之趣入而皆粹然一出於誠其徒未得其真取其似焉者嚼飯餵嬰伊阿煦嫗如田翁村媪謂是足以盡先師之道或者反是則曰身不必修行不必果理欲

界限不必嚴誑言偽行於其師之道不啻如氷炭師與二家無所依違謂天下無事外之理住山二十年所至一日必葺而不廢唱道非不慈也而斷之以義非不善誘也而臨之以正機之峻而發於用也大行之力而信於人也深此其真得月林之心歟數十年來二浙無江西尊宿予游京師屢以師道望白之有位者方將令行吴越而師則滅矣悲夫銘曰

道若大路孔平且直躬行實踐無往貴獲發為機用如劍斯劃溢為棒喝如雷斯激厥維伊何躬行之力彼昏不知以舌為的身違行戾舞誑肆惑竹岩曰嘻其究安宅持規挈矩崇道尊德泄衆行已如臨萬敵矯矯一節始終不易後五百世古道顏色於月林門一直千百用不盡施究則無極謂予不信有如此石

墓誌

中沙張公先生墓誌銘

慶元嘉定間大理司直竹齋裘公萬頃以清風亮節聞

天下里之人士耳濡目染多篤行好修表倡後學其生晚不識見聞所及者蓋四人焉竹堂徐公應科北山王公申之竹嵒傅公梓中沙張公祥龍是四君子皆學修行立識不識皆以先生稱之昔者省女兄桃花峰下一再登竹堂竹崖門獨未見北山客有以謬語誦於公者辱印可雖不識猶識矣中沙先生則少嘗執弟子禮者也先生字仲符新建樵舍人父某母某世以書種相授受先生少頴悟不好弄從昭州司法參軍王公若氷學

精敏自强工倍師逸挾所學遊郡泮屢魁諸生郡博士期之以遠先生亦自負一科不難取而命不勝其有裒甲場屋間屢戰屢北氣不少貶受徒講學五十餘年夜誦曉講以道德性命為根本以語言文字為枝葉一時從遊多心領神會去而與偕計者有人翔太學者有人蟄而不奮者亦不失為名勝士庭槐放花必躬率子弟欲背一試以發其所積為有司者多以新巧為程度學深文老賈用不售而歲月逝矣究心易學手集諸儒訓

說遇自得處則疏於左方為歌詩有古作者風味竹齋謂其字字入律天風吹松篁爛熳翳溪光山樊亦多娟素面團春香尤為知丞高公所愛敬寂寞短章舂容大篇韶頀人間洋洋盈耳間誦釋氏書於金剛蕩空破執之學若有所得晚於竹堂北山諸老傚洛下舊制以文字飲為真率會滄浪白髮鮮明相照映笑語流麗花氣揚春醉帽傾欹皆可入畫不數年竹堂死北山死一老雖無恙然驪駒在門僕夫整駕矣寶祐戊午七月二十七日卒臨終索筆書五言詩八句感時傷事辭甚切至娶楊山萬氏先二十七年卒子三人顥灝頊女二長夭次適王夢龍孫男四學子恵子閔子敬子孫女四二出適二未笄諸孫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於大木清塘之先壟治命也先生得於天者清自幼至壯至老嗜書外無他營氣行萬物表權門貴家一足不印其地善善惡惡不以好惡亂其真困頓隱約取分造物固甚廉然有詩文可以名後世有子孫可以昌遺學是取於造

物者已多矣奚其廉平生著述有大易集解四卷金剛經大義一卷星源紀行集鄂渚集家居雜咏皆手澤也端平丙申某將求道四方別先生竹屋下先生以序送之其言有曰勿迮而求也勿迫而索也勿拘而泥也勿肆而誕也嗚呼是豈得於紙上者哉海上二十年一舸來歸欲持所得於諸老者復之先生而先生不可見矣悲夫惟先生修名實行大書深刻當屬之於當世聞人璨也何敢顓等書來謂受教於先生之深者莫如某知

先生之深者又莫如其具銜列爵又先生之素不願聞
也璨不敢辭銘曰
取於學也冨取於世也廉一彼一此輕重懸異於廉乎
何嫌清塘之源草木穲纖鬱然有詩書之氣過者具瞻

壙誌

誥封贈孺人先妣吳氏壙誌

贈孺人吳氏豫章進士陶躍之妻廸功郎瀨州瀨縣
丞叔量之母生於淳祐戊申二月戊子没於咸淳丙寅

正月庚子冬十月戊申叔量率諸孫扶葬同里陽和山
叔量衰荒廢筆硯命弟住持饒州薦福寺僧道璨書歲
月納諸壙曰先妣諱某年十八歸我先君恭順勤儉其
天性則然先君少自負氣行萬物表御事應物不以毫
挫於人年過三十始大悔艾以和易剛赴人患難蹈水
火不自惜鄉里族黨有鬪能以片言析曲直無少長貴
賤皆翕然歸之先妣與有力道璨兄弟稍長先君授之
學四方賓友來柳塘以先君為的殺鷄為黍燒松煮韭
容至輒辦先妣無難色且曰賓客不來門戶俗唐書雖
典可讀也道璨少也曾去從釋氏先妣留莫可則曰既
服僧服當盡僧業今之似僧而非僧者酒祟之汝宜戒
伯兄叔量早有聲場屋以工深多不合有司尺度從主
一張公洽晦靜湯公巾受晦翁書而讀之與功名相忘
與仲弟萬均各築室柳塘上相去數百步風晅日暖先
妣間一往來諸孫前後相追隨嫛婗步柳塘中如畫燒
燈夜坐子孫環侍幾坐不能容待擁衾就枕乃去數年
如一日伯兄登丙辰進士第歸拜堂下先妣無喜容歲

丁巳先君没明年仲弟没稚子幼女長短成列先妣見
輒涕下區畫其家事某先某後某緩某急口授指畫無
倦伯兄除先君服調瀨州縣丞欲將母之職適璨致開
先事而歸不忍母適千里外執不可無何璨又為番守
忠齋孟公之約招之東湖兄弟相望數百里之外庭闈
無兼侍寢食不自安明年冬璨謁告入閩訪樗寮張公
即之不忍別膝下乃白泉使溪山謝公奕壽檄伯兄入

治幕以便奉養先是天子有事於明堂詔子大夫父母贈初品服伯兄請於朝奉詔歸省而洪氏女兄自桃花峰來時先妣病在胸膈厭厭卧榻上子自遠歸詰從天下踉蹡出户外病若辭去既拜受服屬親戚羅拜止卮酒加餐强飲面無老色久之謂伯兄曰吾病且間爾初仕毋畔官離次番毋留且返瀨乎伯兄次番謁溪山具扁舟絶湖欲從豫章而上次魚門水縮不可舟巡北掠西舍舟而徒歸問安否偶膈疾再作遂留侍湯藥起坐

言笑如常而食事日減迄不可為道璨遠在千七百里外後二十七日乃聞訃天乎痛哉壽七十有八子四人長叔量娶萬氏次道璨次萬鈞娶楊氏次萬里奉祖妣命繼伯父女一人妻山谷洪㙉諸孫進士庭桂孫男女七人曽孫男女四人治命合葬梅山先塋拘隂陽莫能異也道璨不肖漫遊四方未能忘母十年還江南志在疾病醫藥一脚出浙遂無相見期巧相避乃如此天高不可叫柰何尚記七八歳時與女兄仲弟俱疾疹先君出未返兒女咿嚶滿室先妣入視醫藥出理門户事待夜篝燈製衣履朝夕樵然無寧晩節末路子女各植立而養不能久天可荒也地可老也母恩不可報也道璨無母可恃江南其能久留然旅死正首丘終當縛茅陽和岡矣謹書歲月誌諸壙又當求立言君子表諸墓

祭文

赴開先告先人墓文

半生病眩已無心涉世矣薄遊人間父命不可違也一

鈞明月甫退還東湖雙礀兩峯又居焉入手去家不遠省母差便可以一行矣尊聞行知不負所學矣敢不自勉仰報親恩

祭逢原兄

族兄逢原宣義没已三月葬且有日矣住持廬山開先華藏禪寺弟道璨不得奔走會葬謹具香茗專遣徒弟惟康奠於几筵曰柳塘之族二十年來日盛且大敏事足以應一鄉之緩急好事足以來四方賓客如兄者可

屈指也我乘天風歸自海上迫於愛母挾病遊人間兄告之以當用晦以養明毋勞心以害明愛之至語之切如兄者又可屈指也滿船明月甫退還東湖又拾枯松煮廬山清氣兄既喜其出又甚惜其行江澄烽淨一舸東歸侍母不一月而還山之檄交至兄僵卧榻上骨見衣表驟馬語離泣焉出涕居者行者皆不能為懷别去兩月僕至而問則曰病且篤矣兄至而問則曰死且殮矣嗚呼惜哉子女已立門庭已張田園已植兄死無憾

矣八十之老母生不得養老不得送謂之無憾可乎哉若夫和以全手足和以安尊幼和以保門户和以却外侮破爾我之籓籬成一家之桃李兄之所以望於後人者想死不能忘言也死不及語殮不及視葬不及送櫬也與兄幾若忘情者矣柳色映門竹色入座歎我於堂送我於路問我於老母之庭他日歸來兄可復見乎悲夫

笑翁和尚奉安先世祠祝文

為王父尸職在冢嫡大經大法萬世遵守也祭非其人其鬼不食反經合道聖人有取焉天禍我家宗師既斬蕙殺蘭藉於豆於登有齋季女懼弗克任欝彼西寺敞厥祠宇爰奉神靈於焉奠居資冥致嚴歲有定製所以反經合道之大權奉先追遠之大孝也猗歟休哉尊嚴像設足以正吾之視於爍鼓鐘足以正吾之聽惟視惟聽乃正厥性夫如是則西日明邊大花深沼猶外物也靈兮欽哉

靈源叟祭母 代

生其夭夭死正其命豺虎無所容其喙鋒鏑無所投其刃母之取於造化已無欠者矣問道四方漫遊忘返身經大亂而不省不幸大故而不知源於吾母有大欠焉前秋西泝需伴九江人或有言吾母已不相待天涯獨哭且信且疑茲焉得書乃知屋頭青山穉松已長而源也方得的訃有聲徹天有淚如雨不足以泄此悲也然自蜀復以來二十年間全蜀之人有首領之可保有墓

之可尋如吾母者幾何人安不及養病不及問聞訃十四年之後望哭一萬里之外如源之為子者又幾何人哉狐死首丘此計以决省白髮於堂上拔宿草於墓前且有日矣蜀天遥遥蜀江迢迢蜀山可磨我恨難消

祭無準和尚

徑山堂上佛鑒禪師入涅槃之明年叅學某追慕不已百拜具奠為文昭告曰維師道德其大無倫如天行春不見其痕斲封破執隨根利鈍峻不設險平不落地刋

陳出新浚道根源少不病簡多不病繁望重當世眇視一己量包天下不遺一士璨也未至師徯其來亦既至止師謂不才相從三年思意千萬從行侍坐朝夕無間耿耿自好師罝不論嗷嗷羣吠師若不聞暴氣增膏嗜書癈道定氣搉書持養之要大哉明訓皎如日星重提復命告戒叮嚀我省癡翁久留建業歸來問安喜泛眉睫曰我出處子合敘之九天遺奏子合具之死生在前談笑自若察其所安如三禪樂去年春莫往哭鄮峰孰云今年又哭師終朞年之間併送二老如此哲人天奪何早守其所學尊其所聞敢不自勉仰愧師門

徑山兩浙祭笑翁和尚

嗚呼道在叢林名在天下公論在衲子藐焉後學何敢睥睨其藩籬哉然觀其進退出處措注設施則萬人之傑一世之師也忿教嫉邪議論不恕如雷霆無心於搏擊而有歎者適自嬰之得謗大如屋孰曰不宜向非智識之高明植立之徑正難乎免於今之時矣嗟夫嘉定

遺老十存二三而師又長往有志之士不如凜其衆芳日無羣艾歲長謂惡不必戒善不必為此論一勝朋千百而從之聖人之道其不大壞而極弊也幾希簠簋五峰之蒼翠俎豆雙磵之漣漪合萬象兮配享師庶幾兮來儀

祭先師塔

問修途而載征望松楸而墮淚歲行十祀矣春入林端宿草漫漫芟荑蘊崇西歸第一義也嗟夫先師靈骨異

時見之於閩山浙水之間矣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果在西山原上哉雖然無事外之理無理外之事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葢謂此也挈挈此劍來刻舟求劍自不容已耳

祭癡絶和尚五章

嗚呼師乎法施如雲雨道鳴如雷霆上而天子下而庶士皆能知之至於有古尊宿之道三世之論者或未知焉曹源門戸荒寒寂寞者獨支卒使之廣大高明福

庇天下雖道盛如松源不以易其素一也氣正而嚴不以辭色少假學者我從我違不爾暇顧二也偃卧一榻泰定清明說偈書贊終日無倦色侍僧以遺頌請則麾斥不顧而以月望自期三也嗟夫是豈志满氣揚嘗試為之者所能及哉常謂勢可以服衆而不可以服善類之口力可以得位而不可以得善類之心今夫方丈其居絢采其衣彼信矣此或不服此服矣彼或不信師不求信而人信之不求服而人服之故其高卧玉山望之者如渴養痾雙徑從之者如市此其必有不依勢而立不恃力而行者矣道秉遺言服役大事煇也何幸身親見之然隳此大法之幢滅此大法之炬壞此大法之棟梁天下將安仰哉悲夫　煇石堂

佛法至密菴謹嚴縝密如金匱石室過者不敢仰視三傳至師暴白宣明若揭日月天下皆得而見焉肆口而說縱筆而書或辯而放或徑而約謂其平易則斷崖絶岸不容趨步也謂其峻峭則通塗坦道不禁往來也猗

歟盲哉自先大慧以來未有盛於師者也是故六座道場不足為師榮三奉明詔不足為師聖甫登徑山即入滅定不足為師惜也雖然去年哭佛鑑今年哭老師天下大老并哭之於期月之内自是而往眼中有淚其將為誰哭歟吁　衆寮

道無方所不可名狀何以求之視師所向我乘天風來從海上師與佛鑑二甘露門說法徑山一音普聞如海流天如山吐雲萬里去國得師如此願言從之至死不

二曽不期年相繼而逝茫茫客路孰訓孰箴豈不懷歸波險岸深斐哉斯文莫寫我心 日本能侍者

侯門相迎歡聲如雷去年歲晚方見師來聚頭相送苦淚如雨今年歲晚又見師去凡今諸老幾何人哉如此送迎能堪幾何悲風滿山愁雲滿目雖欲不哭焉得不哭 門祭

老氣盎而白髮練而一笻秋色師來何遲靈骨燦而征車爛而一道悲風師去何之修途遙遙税駕何時瞻彼

玉山悠悠我思 含暉亭祭骨

祭育王無極和尚

嘉興開禧間先空叟唱江西之學於王几師是時年盛氣鋭振厲其間如文遠之在趙州耽源之在南陽也嗟夫空叟墓田松桂參天矣國中大刹歩武而弁方行吳越發揮家學屬意於師者極不淺也爛遺墨之鮮明羞衆香之芳烈塔中有靈幾何不愴然動色也哉傷今懷古憂心如焚誰其似之江東暮雲

上人祭父

嗚呼生不能承歡於膝下死不能寅奉於几莚朞之罪何如哉然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生死别離如夢不實吾父之訓也異時常以是説質之東南宿師老衲矣歲晚庭闈深譚密語千里遠來之本意也一簪華髮而相見無由秋堂夜深而寒蛩亂泣今夕何夕尚忍見哉雖然綵衣縞服曲盡禮儀非謂養生送死也煙笻雪笠漫浪江湖非謂情忘義斷也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

其後曰父曰子各不相知子道畢矣銜哀茹苦瀝血夫詞昭其禮也

笑翁祭余參政

公自草萊一飛冲天滾滾功名逾三十年身在廟堂心存佛寺覿其規模衛王是似出殿豊沛遺時孔艱惠化傍宣春在花間越人纍纍白骨重肉如冨鄭公作青州牧皇皇衮衣東歸里門扶杖父老咸告子孫今來相公昔我鄰舍爾賈於途我耕於野罷爭休訟毋致甘棠恐

妨相公青温萱堂天子曰都東民已化盍歸乎來牢我天下王音方至奄息已灰山頹梁壞疇能不哀嗟我何人受知一世出幽歸隱曾無二致問其安否訪其衰遅易簀之後何能念之淪茗矢詞神交言外携手同遊大寂滅海

無準祭開首座

才忌大奇德忌大美端嘉之還士喪以此嗟夫元光之死予哭之慟曾日月之幾何忍復以哭元光之淚而哭

子乎青松成陰稚子至止老我未死尚期見之

無準小師祭老彰

石之窪木之瘿乾坤變化各正性命既僂而躬復喪其明天地之大也公獨聆辨斫輪老子巧於造化花自短長春無高下伊彼棠棣偏其反而却立東風哀此一枝

祭幻庵

住如幻境界修如幻法門學如幻三昧幻菴用力於此其已久矣是故周旋給侍於圓照癡絕二老之間觀法如幻也低佪婆娑於萬衆之底觀心如幻也支離磅礴於一榻之上觀身如幻也入如幻世間示如幻方便作如幻佛事所蘊未竟而翛然長往何哉薦如幻詞具如幻供修如幻化幻菴其吐之乎

祭實上人

愿而質柔而栗觀身無常根道甚力與貧相忘與死相敵嗟哉斯人亦宜易得今亡矣夫吁可歎息

東谷祭李寺丞

昔先正樂菴持文獻正印發明道統仁言膏澤至今猶在天下封胡羯末世守舊學崐山之陽堂堂萬鍾簴也公猶力學好修有乃祖風烈白髮千丈而不易其壯青衿一命而不華其色蘋渚借之而不留雲陽望之而不至淮海風高邊城月冷授之以政試其所學逸軌未駕而九原不作噫樂菴詩書之澤何其斬歟老我城寺十有餘年秋堂風露夜窓燈火與公相從盍通家也遺像山立英風凛凛揖之而不前語之而不應平生兩眼不

識有淚卻立几筵潛其如雨

祭南康昇老宿

玲瓏峩峩可礪可磨虎跑涓涓可濯可淵公遊是中受忘其返臨碧倚青婆娑歲晚大江之南人物凋零如殘秋葉如欲旦星嗟公老成夫豈易得譬彼歲寒後凋松柏生耶死耶果何有哉莫雲低佪悲風徐來

天童祭鄉人

曹源正派滙于甬東濯淵之頭角者皆至焉兄亦稍鯉

也鬣翻風而鱗橫海翔青冥而上河漢方且有待天風不來海波不揚困苦枯瘠殆涸轍之不如矣已矣乎以斯人也止於是乎

祭安危峰

仰止雲霄多士如牆兄於其間捷出橫翔挺特自將豪放自許白眼自橫清貧自處紛紛交道如馬牛風槩覷等視僅有危峰豈無他人狎比親昵彼疆此界自為區域相彼三瀘宅西北隅風寒不毛有此人歟訃音東來初疑是夢載問載詢失聲悲慟我慟伊何非愛與私為朋友慟非君而誰曰壽與才天不併授得隴望蜀匙見失笑歷觀古人鮮不若茲猗歟危峰又烏足悲

祭明州端上人

微雨西風黃花時節異時常哭迂兄矣往者不可再見方且惻然入念兄與迂伯仲也亦與此時長往何哉嗟夫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兄既不可免矣酌以寒泉薦之秋菊吾其可免乎

同叅祭明晦室

知進非難知退不易知難與易有道君子師來東南位望方峙逾年謝去與病為侶視其進退如盈科水盈而後進有礙即止我觀今世力挾背取僥倖一得忍死不已聞師之風其額有泚道之與時得此失彼古猶病諸師乎宜矣峩峩鄮峰特立不倚用舍進退曾不與是貽厥後人有此焉耳

孚藏主祭壽無量塔

道術行否係乎時出處久速懸諸天驕我李父得位與時方且大鳴厥道而天固嗇之何哉孚也不敏何足以知之尚記指其從師俾其得度疇昔於我三致意焉大地平沉十三年矣望東南雲揮天際淚無頃焉望之薄遊五峰磅礴數載剪拂松楸有志未遂木杪秋枯風露增感十里問途拜省塔户宿草漫漫而孤免自馴老屋荒荒而烏鳶不下右繞一慟聲震林薄恨不俱殞也雖然博厚高明深固幽遠刦灰載揚而不然世波横流而

自若有大窣堵蓋若此也翬翬比來鷲峰之下拂拭其題碑樹藝其窣木不幾於藻繪明鏡而滓穢清明者歟悲夫

祭徑山滋都監

處淡兮寧氣和兮平老竹兮同壽羸鶴兮同形常隻肩兮任重奇禍巧發兮莫之或攖卧一榻兮澗東挂眼長松兮足了此生水流兮花開山空兮月明嗟樂地兮如許何大夢兮弗醒桂椠兮孔清蘭藉兮孔馨步公兮不來煙渺渺兮雲冥冥

祭樗寮張寺丞二首

我登公門年二十餘公曰可教進之座隅睠焉顧之若撫其雛垂三十年愛我甚初省我還南久留敝廬前年候公桃源之居公健猶昔我眩欲扶喜極而感言與涕俱阿母訃我我車載途四擔夜雨燈寒漏徐忍以別言長揖而趨居者行者心憂焚如歲晚僕回楷字親書曰毋既葬無留東湖亟其來東慰此闊疎駕言相從亦豈

躊躇公乃仙去曾不待予公也天人清明氣䏌視死生際雲行太虛而我何為拉淚盈襟歛不及臨今葬是圖涓吉得報即命我車遥想雪村石徑縈紆梅花自老病鶴自癯主人不來慰藉誰歟我病崖壑竹瘦松枯公今往矣寧久世乎手把芙渠從公淨都首崙闌干花茗芬敫夢公不來嗚呼悲夫

乙丑冬省公於一别十年之後我喜公健公喜我來軒眉相向喜不自禁也周旋繾七十日而先妣訃來揮淚

別公而歸負土種松幸未即死從公桃花源上行矣有日公乃不能忍死相待何歟噫入不能侍母出不能見公天地雖大璨也何所依歸哉公視天地如傳舍視名位如芻狗視身世如露電視死生如夢覺住而雲凝去而風休宜也聞訃後時既不能會葬矣瞻儀形於几席撫馬鬣於松楸此志甚堅且確也名為住山人俯仰不能自用今年春就巢西山下我車東征秋以為期自二月來疾發胸膈晝不能飯夜不能寢今十閱月矣零露

曉裝落日晚炊既非呻吟疾痛者所能而都臺招隱檄至再四扶病此來僅數十日而遽曰謁告咸以為不可前之堅且確者至是遂回且奪矣嗟夫出公門三十年寒而衣之病而藥之饑渴而飲食之契濶而訪問撫存之公之於我猶父之愛子母之念雛也而公死生之際璨乃若此是所謂胸中有義理者乎傾東海不足以洗愢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猶水行地中寺有祠宇案有神主篋有畫像典型儀度又何必遠求東海之濱哉璨自病來氣血凋耗形神枯悴亦將槁死岩谷麾斥八極從公復遊人間三生固未定公雖死於璨未相忘然前不云乎傳舍芻狗露電夢覺公知之深察之審矣夫豈梏於情義淪於生死膠轕鞅掌若是云乎哉璨之行天下從師友所恭所學亦豈膠柱調絃若是云乎哉酌以寒泉薦以秋菊吳越千里如對面目

諸山祭雲大虛

才不與氣合不足為士學不與道合不足為士具是四

者而欲得志於天下雖聖賢不能為蓋天之所必惡人之所必忌也太虛負才高明挾氣正大始而博之以儒學中而參之以聖教終而約之以至道故其發而為文則渾而厚變而為詩則雅而正溢而為駢儷則華而滋犯天之惡而不顧取人之忌而不恤是故住山雖榮而不貸其若取名雖富而不療其貧涉世雖艱而不緩其死由是而言食不知旨太虛之鐘鼎也衣不及完太虛之文繡也髮不及華太虛之壽考也士焉若此可以為

士矣我我小峰翠壓江湖乃翁由是聲徹九天道行四海太虛居之不數月而遽訃告曰惡曰忌不施於翁而獨施於太虛吾又未見天人之能惡能忌也雖然能貧太虛之身而不能貧太虛之道學能嗇太虛之福而不能嗇太虛之才氣能夭太虛之壽而不能夭太虛之詩文翁之而愈張抑之而愈揚吾今而後知凡為仕者惟恐天之弗憖人之弗忌耳犯惡取忌太虛勝天之勝人者不在茲乎揚西湖之清風挹北山之爽氣繪太虛於斯文落遺哀於百世

祭毛提刑

哭公以淚耶我淚無痕哭公以文耶我言無文念我與公相從十有九載愛之至念之篤殆非手足之可倫亟見亟別深談密語此是而彼非心同而論異又非爾汝之可分公所稟者直氣所蘊者正學入而我多出而衣繡孤忠耿耿大肆力於拔山轉石下不愧吾民上不負吾君柰之何晴天霽日開闢清明而遽於尺霧寸雲駕言遄歸面無愧色所志聖賢所忘險易歌行風賦妙語紛綸閉門養痾焚香讀易別去逾年千里九書、告予甚諄諄也我僕未返我書未到何訃音之忽聞哉忠蓋未究孤憤未白子舍未立想賫行於九原越山如染越江如練公不可作我不可往黯黯憂傷心其如焚公雖死矣不死者存求公於死生存沒其也亦幾於失言然情之所鍾自不能忘言

祭珏月窻

浙江以西人物可數秀如公者不偶如許人或有言公胡止斯崇之者貿賊之者詩公聞曰嘻毋悖毋咈成吾所學大哉二物眼不識冨口不絕吟西湖秋晚茂苑春深緩歌短章孰非至道賞音者誰北澗遺老今雖亡矣夫宜真亡精神照人明月一窗

諸山祭靈草堂

蔚然盛年偉然令器如鶴之羸如驥之肆賦之於天秋明春媚得之於天霜凌雪厲十年出處奮不贖蹭一襟

才學挫鋒敵銳半榻白雲四窻秋意與病相疊與死為地所喪者命不喪者氣所隕者身不隕者志士生世間標準道誼摩以百千得以不二厄哉吾黨失此善類情之所鍾云何不祭

彌碩極祭豐提刑

名場宦海遠兮如天公試家學鼓行無前貴不識驕困不失正出不厭煩處不惡靜雷迅風烈膽落肝回西民何幸得公之來雲愁煙昏悲動田里西民何辜速公之

死黼衣玉斧頃次神京我客徑山欲送弗能霜旌雪幢遠還澤國我客西湖欲迎弗克半生受知公德孔揚一埃未報我心孔傷種子得松種石作玉東山墓田我將歸宿春風庭院一第重來公乎不見嗚呼悲哉

下竺諸公祭雪航

在昔實絡師尊道腴公於此時如追風駒降而嘉淳山寒水枯公於此時如水濼魚以行勝言以節勝位是人所非非人所是以布易帛以菴易寺棄人所取取人所棄口不識味身不勝衣視生如浮視死如歸南澗有蘋北澗有薇以羞我勤以寫我悲

祭下竺信聞雲

昔我先師以行配道天下信之而鬼神避之兄也密在近侍入乎目而著乎心者無餘蘊矣後三十年發其所積風動當世鳴鐘曉講燒燈夜讀冬不知寒夏不知暑雖老猶壯也秩秩賜職煒煒賜號煌煌賜衣天子休命對揚無忝矣某也幸少同受經長同問道晚同住山款

傾老墨拳拳忍死之托也嗟夫兄不作矣飾空言而廢實行矣尚任放而廢修潔滔滔末流孰扼其衝哉此吾道之所以可歎也此師門之所以可憂也

法眷祭信聞雲

皇皇兩竺為天下度堂堂二老皆如伯父寬如汾陽嚴如西平一家桃李各自典型昔升此堂雨花濯濯今升此堂愁雲漠漠哀哉二老誰其似之大哉吾宗誰其起之

珂上人祭父

嗚呼吾父其果死邪去年歲晚侍師入京告別庭闈是時甚安且强也去家不數月而或以訃告眇焉一身遠數百里外西向獨哭且信且疑向之安且强如此未信病且亡遽如許也吳江楓落一航來歸二父在庭阿毋在堂諸昆在序而吾父獨不在焉是果死矣嗚呼天乎何為果於奪吾父也不死於珂未入京之前而死於珂甫去家之後又何為果於離吾父子也珂也少命不天

不可以見父身不武不可以贖父學不進不可以報父自是而往養而育之者誰與顧而復之者誰與瀝血失聲矢辭薦羞風悲日慘天昏地愁

祭靈鷲果南澗講師

我昔遊長安見公飛來峰下挾病負貧轍煩車殆公授之館餉之泉石納之圖畫中倏而來忽而逝公不以久數而厭且怠也綠蓑青笠西還大江之南今七年矣量如太山之納雲氣如春風之著物公風度儀軌耿耿心目間也去年秋伯氏還京師公以書來感慨激越與昔者往來書詞大異既讀而疑曰老子遂將厭人間世乎何其言之決不幾何時前之疑者遂信然矣嗚呼悲夫口不必講而心法合於契經衆不必多而光燄壓於靈竺貨不必殖而揮金富於猗頓天地大矣如此人品百年能幾見哉尚記昔者侍坐時升降進退眼中無凡子韻如叔凱清如小山雅如貫卿和如養直顒顒卬卬應接不暇今三子者已不可作小山深入台雲璨也眩甚

亦將槁死江南澤中今北道主人亦不復見矣遙想北山下疏通石户自若也玲瓏臺觀自若也鮮明松桂自若也一世人物能復如昔者之盛乎殮不知何日葬不知何時塔不知何地長安故人既不我若天地澗遠欲問無所也我哀無聲我言無文山中猿鶴聞斯斷魂

毛提舉燭湖菴焚黃文

宿草兮漫山悲風兮滿林大化兮更張春色兮下臨山光兮翠浮湖波兮碧澄休命兮未央山高兮水深

柳塘外集卷四